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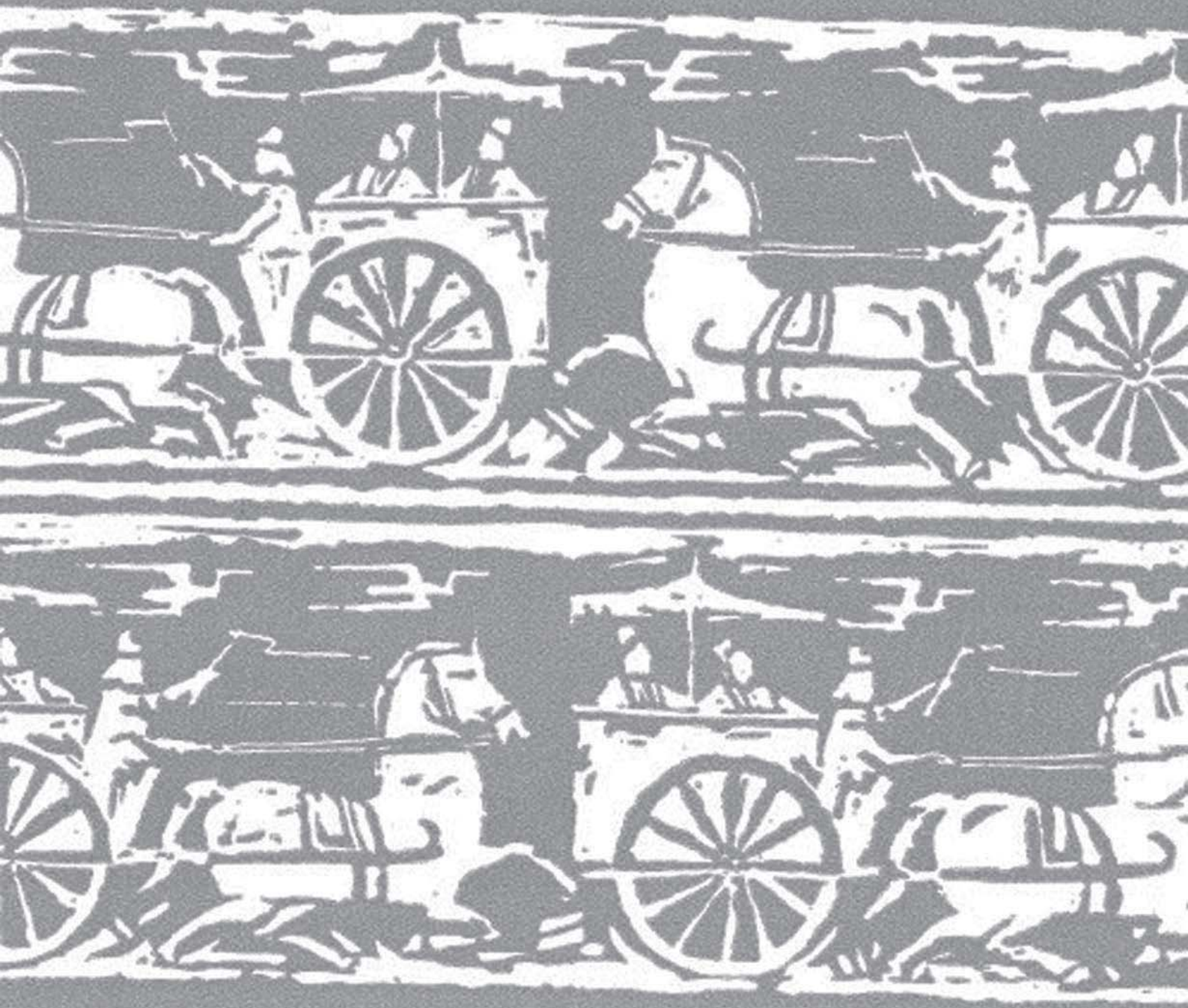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96
书号 K204.3
S94-4 4:19

资治通鉴全译

第十九册

后梁均王乾化三年癸酉起（公元913年）
后晋齐王开运二年乙巳止（公元945年）

卷二百六十九
至二百八十四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六十九

后梁纪四　起昭阳作噩十二月，尽强圉赤奋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均王上[1]

乾化三年

1 十二月，吴镇海节度使徐温、平卢节度使朱瑾帅诸将拒之[2]，遇于赵步。吴征兵未集，温以四千余人与景仁战，不胜而却。景仁引兵乘之[3]，将及于隘，吴吏士皆失色，左骁卫大将军宛丘陈绍援枪大呼曰："诱敌太深，可以进矣。"跃马还斗，众随之，梁兵乃退。温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几困矣。"赐之金帛，绍悉以分麾下。吴兵既集，复战于霍丘，梁兵大败；王景仁以数骑殿，吴人不敢逼[4]。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5]；霍丘守将朱景浮表于木，徙置深渊。及梁兵败还，望表而涉，溺死者太半，吴人聚梁

尸为京观于霍丘[6]。

2 庚午，晋王以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为振武节度使。

燕主守光将奔沧州就刘守奇，涉寒，足肿，且迷失道，至燕乐之境[7]，昼匿坑谷，数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张师造家。师造怪妇人异状，诘知守光处，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晋王方宴，将吏擒守光适至，王语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馆舍，以器服膳饮赐之。王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8]，缄不知故事[9]，书之于布，遣人曳之。

晋王欲自云、代归，赵王镕及王处直请由中山、真定趣井陉[10]，王从之。庚辰，晋王发幽州，刘仁恭父子皆荷校于露布之下[11]。守光父母唾其面而骂之曰："逆贼，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12]。甲申，至定州，舍于关城。丙戌，晋王与王处直谒北岳庙；是日，至行唐，赵王镕迎谒于路。

【注释】

①均王：名朱友贞，后梁太祖朱温之子，同年二月在杨师厚的帮助下，推翻杀父篡位的兄长郢王朱友珪，遂即帝位，史称末帝。因其仍袭用太祖年号，故称均王。

②帅：通"率"。　拒之：拒梁将王景仁，参见上卷

③乘(chéng 成)：乘势、追逐。

④吴人不敢逼：王景仁本吴之名将，后投于梁，吴人知其武猛，故不敢逼。

⑤表：标记、标识。　津：渡口。

⑥京观(guàn 贯)：又称京丘。京，大的意思。古代战争，胜者为了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体，封土成高冢，称作京观。　霍丘：县名，治今安徽霍丘。

⑦燕乐：县名，治今北京密云。

⑧露布：又称露板，是一种不缄封的文书，多用于捷报、檄文等，后演化为一种专门文体。

⑨故事：典故、由来。

⑩井陉(xíng 刑)：地名，治今河北井陉。

⑪荷校(jiào 叫)：以枷加颈。校为古代刑具枷械之统称。

⑫俛(miǎn 免)首：低头。

【译文】

后梁纪四　起癸酉(公元913年)十二月，止丁丑(公元917年)六月，共三年七个月。

均王上

乾化三年(癸酉，公元913年)

1 十二月，吴国的镇海节度使徐温、平卢节度使朱瑾率领将领们迎战王景仁，两军在赵步遭遇。吴国征召的军队还未能会合，徐温率领四千人和王景仁作战，结果未能打胜，就往后撤退，王景仁率兵从后追击，快追到隘口时，吴国的官兵们吓得脸都变了色，这时左骁卫大将军宛丘人陈绍挺着枪大叫说："我们已经把敌人引诱得很深入了，可以反击了。"说完，跃马冲了回去，大家也都跟着他往回冲，这样一来梁兵反而往后退去。事后，徐温拍着他的背表示嘉许说："要不是你有勇有谋，我们几乎被困住了。"于是赐给他很多金帛财物，陈绍把这些赏赐全部拿出来分给部下。吴国的军队集结完毕之后，又和王景仁部在霍丘展开大战，这次梁兵大败，王景仁率领数骑殿后，吴人不敢逼近追击。梁军渡过淮河南下的时候，曾在能涉水而过的津口处做有标记；吴国霍丘守将朱景把这些标记浮置在木头上，然后再把这些木头移到深水处。到了梁兵败退回来的时候，他们看到标记，就对着标记涉水，结果淹死了一大半，吴国人把梁军的尸体聚拢在一起封土，在霍丘做了一座足以炫耀战功的大冢。

2 初三，晋王任命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兼侍中，另外任命李嗣本为振武节度使。

燕主刘守光准备逃奔到沧州去依靠刘守奇，因涉水遇寒，脚都冻肿了，又迷了路，到了燕乐县境内，白天藏匿在山谷中，几天没吃上饭，便叫他的妻子祝氏到一个名叫张师造的农夫家去讨饭。张师造怀疑这个来讨饭的妇女不像普通人，追问之下，知道了刘守光藏身的地方，于是就把他连同三个儿子一并活捉了起来。初六，晋王正在大宴宾客，这时将吏们把刘守光押到，晋王对刘守光说："主人躲客人怎么躲得这样远呀！"把他和刘仁恭一起安置在馆舍里，并赐给他们饮食衣服器物。晋王命令掌书记王缄草拟告捷的露布，王缄不知露布的掌故，竟然把它写在布上，然后再让人拉着。

晋王准备从云州、代州回晋阳去，赵王王镕和王处直都请求他从中山、真定等地前往井陉，晋王答应了他们。十三日，晋王一行从幽州出发，刘仁恭父子都戴着刑具站在露布之下。刘守光父母把口水吐到他脸上并且骂他说："逆贼，你把我家害到这般地步！"刘守光只是低着头，不敢吭声。十七日，到达定州，住在城中。十九日，晋王和王处直一起去拜谒北岳庙；当天，到达行唐县，赵王王镕在路上迎接。

四　年

1 春，正月，戊戌朔，赵王镕诣晋王行帐上寿置酒。镕愿识刘太师面[1]，晋王命吏脱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镕答其拜，又以衣服鞍马酒馔赠之。己亥，晋王与镕畋于行唐之西[2]，镕送境上而别。

2 丙子[3]，蜀主命太子判六军[4]，开崇勋府，置僚属，后更

谓之天策府。

3 壬子,晋王以练绎刘仁恭父子[5],凯歌入于晋阳[6],丙辰,献于太庙[7],自临斩刘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证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8]:"汝内乱禽兽行,亦我教邪!"王怒其无礼,先斩之。守光曰:"守光善骑射,王欲成霸业,何不留之使自效!"其二妻李氏、祝氏让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即伸颈就戮。守光至死号泣哀祈不已。王命节度副使卢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9],然后斩之。

或说赵王镕曰:"大王所称尚书令,乃梁官也,大王既与梁为仇,不当称其官。且自太宗践阼已来[10],无敢当其名者。今晋王为盟主,勋高位卑,不若以尚书令让之。"镕曰:"善!"乃与王处直各遣使推晋王为尚书令,晋王三让,然后受之,始开府置行台如太宗故事。

4 高季昌以蜀夔、万、忠、涪四州旧隶荆南[11],兴兵取之,先以水军攻夔州。时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寿镇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请甲,宗寿但以白布袍给之。成先帅之逆战,季昌纵火船焚蜀浮桥,招讨副使张武举铁绠拒之[12],船不得进。会风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众。季昌乘战舰,蒙以牛革,飞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而遁。荆南兵大败,俘斩五千级。成先密遣人奏宗寿不给甲之状,宗寿获之,召成先,斩之。

5 帝以岐人数为寇,二月,徙感化节度使康怀英为永平

节度使，镇长安。怀英即怀贞也，避帝名改焉。

6 夏，四月，丙子，蜀主徙镇江军治夔州。

7 丁丑，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挟私迁补军校，罢为工部侍郎，再贬莱州司马[13]。

8 吴袁州刺史刘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子也。楚将许贞将万人援之，吴都指挥使柴再用、米志诚帅诸将讨之。

9 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14]，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趣黄州[15]，以绳梯登城，径趣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注释】

①刘太师：即刘仁恭。先前刘守光曾囚禁其父仁恭，上表请求梁国许其父以太师致仕，故王镕称之。

②行唐：县名，治今河北行唐。

③丙子：此年正月无"丙子"，一本作"丙午"，是。

④蜀主：即前蜀皇帝王建。 太子：王建幼子王衍。 判：除指中枢官兼任地方官外，通常指以高官兼低职者。 六军：泛称朝廷的全部军队。

⑤练：白色的熟绢。 纻(chè 彻)：用绳捆绑。

⑥凯歌：战争胜利时所唱之歌。 晋阳：在今山西太原西南，时为晋王治所。

⑦太庙：天子、皇帝的祖庙。

⑧瞋(chēn 琛)目：张目、怒目。

⑨先王：指晋王李存勖之父李克用。

⑩太宗：指唐太宗李世民，曾自尚书令即皇帝位。

⑪夔(kuí 奎)、万、忠、涪(fú 浮)四州: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万州治今四川万县。忠州治今四川忠县。涪州治今四川涪陵。

⑫绠(gěng 耕):两头连贯的粗索。

⑬莱州:治今山东掖县,在后梁为边远之地。

⑭夜分:即夜半。

⑮黄州:治今湖北黄冈。

【译文】

四年(甲戌,公元914年)

1 春,正月,初一,赵王王镕到晋王的营帐中摆设酒宴,敬酒祝寿。王镕表示想见识一下刘太师仁恭,晋王于是令人除去刘仁恭和刘守光的刑具,把他们带到席上一起饮宴;王镕不仅对他们的回拜答礼,又赠送给了他们衣服鞍马酒食等东西。初二,晋王和王镕在行唐县西边打猎,王镕把晋王一直送到边境上才告辞回去。

2 初九,蜀主命令太子掌领六军,开设崇勋府,并且设置属官,以后又改称为天策府。

3 十五日,晋王用练绳绑着刘仁恭父子,一路奏着凯歌回到晋阳城,十九日,到太庙祭祖告捷,并亲自监斩刘守光。刘守光大叫说:"守光死了并没有什么遗憾的,但是叫我不要投降的,是李小喜。"晋王于是把李小喜叫来当面对质,李小喜怒目叱喝刘守光说:"你像禽兽一样胡作非为,难道也都是我教你的吗!"晋王见他对旧主这般无礼,非常生气,就把他先斩杀了。刘守光说:"守光我擅长骑马射箭,大王要想成就霸业,何不留我一条性命,让我为你效劳呢?"他的两个妻子李氏和祝氏责备他说:"皇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活着又有什么用!"说完,就伸长了脖子准备就刑。而刘守光却一直到死都在不停地哭喊哀求。晋王命令节度副使卢汝弼等人押解刘仁恭到代州,先刺取他的心血祭奠先王墓前,然后又把他斩杀了。

有人向赵王王镕建议说："大王的官爵尚书令，这其实是梁朝的官名，大王既然已经和梁朝成为仇敌了，就不应该再用它的官名。况且自唐朝太宗登基以来，一直没人敢再用这个官名。现在晋王是盟主，功勋很高而职位却很低，不如把尚书令让给他。"王镕说："很好！"于是就和王处直分头派遣使者公推晋王为尚书令，晋王再三推辞，最后还是接受了，于是开始建府设署，援唐太宗的旧例设立行台。

4 高季昌认为蜀国的夔州、万州、忠州、涪州这四个州从前都是属于荆南的辖地，于是发动军队想要攻取这四个地方，首先，他率领水军进攻夔州。当时蜀国的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嘉王王宗寿镇守在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向他请求调拨些盔甲，王宗寿却只给了他一些白布袍。王成先率领军队迎战，高季昌放火船顺风过来，想烧蜀军的浮桥，蜀招讨副使张武用大铁索在长江峡中一拦，火船都过不去了。不久碰上风向倒转，荆南的水军被火烧死的和掉到江里淹死的非常多。高季昌乘了一艘战舰，舰上蒙着牛皮以作保护，一块飞来的石块把船尾打坏，高季昌只好另外换上一条小船逃走。荆南的军队吃了一个大败仗，被俘虏和被斩杀的达五千人。事后，王成先秘密地派人向蜀主劾奏王宗寿不肯调拨盔甲这件事，派出的人被王宗寿抓获，王宗寿于是就把王成先叫来斩杀了。

5 皇帝因为岐人老是入侵，于是就在二月把感化节度使康怀英迁为永平节度使，镇守长安。怀英就是怀贞，因为要避皇帝的名讳而更改的。

6 夏，四月，初十，蜀主把镇江军的治所迁移到夔州。

7 十一日，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因为升迁将校时夹杂私心而被治罪，免去原职降为工部侍郎，又被贬为莱州司马。

8 吴国的袁州刺史刘崇景反叛，归降楚国。刘崇景是刘威的儿子。楚国将领许贞率领一万名军队去接应他，吴国的都指挥使柴再用和米志诚则率领将领们前往讨伐刘崇景。

9 楚国的岳州刺史许德勋率领水军巡防边境，到了夜半时分，忽然刮起了一阵强烈的南风，都指挥使王环于是乘着风势一直进逼到吴国的黄州，利用绳梯登上城墙，直取州署，活捉了吴国刺史马邺，并且大肆掠夺了一番才撤退。许德勋说："鄂州的敌军会拦击我们的，最好注意防备一下。"王环说："我们的军队攻入黄州，鄂州的人没能得到消息，现在忽然间从他们的城外经过，他们恐怕自救都来不及，哪里还敢拦击我们！"于是就张旗击鼓，浩浩荡荡地经过鄂州城，城里的人竟然没敢进逼。

10 五月，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颍川王韩逊卒，军中推其子洙为留后[1]。癸丑，诏以洙为节度使。

11 吴柴再用等与刘崇景、许贞战于万胜冈，大破之，崇景、贞弃袁州遁去。

12 晋王既克幽州，乃谋入寇。秋，七月，会赵王镕及周德威于赵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义兵会之。杨师厚引兵救邢州，军于漳水之东。晋军至张公桥，裨将曹进金来奔[2]。晋军退，诸镇兵皆引归。八月，晋王还晋阳。

13 蜀武泰节度使王宗训镇黔州，贪暴不法；擅还成都，庚辰，见蜀主，多所邀求[3]，言辞狂悖。蜀主怒，命卫士殴杀之。戊子，以内枢密使潘峭为武泰节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为礼部尚书，判枢密院。

峡上有堰，或劝蜀主乘夏秋江涨，决之以灌江陵[4]，毛文锡谏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怀天下，忍以邻国之民为鱼鳖食乎！"蜀主乃止。

14 帝以福王友璋为武宁节度使。前节度使王殷，友珪所置也，惧，不受代，叛附于吴；九月，命淮南西北面招讨应接使牛存节及开封尹刘鄩将兵讨之。冬，十月，存节等军于宿州[5]。吴平卢节度使朱瑾等将兵救徐州，存节等逆击，破之，吴兵引归。

15 十一月，乙巳，南诏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范、兼中书令宗播、嘉王宗寿为三招讨以击之。丙辰，败之于潘仓嶂，斩其酋长赵嵯政等；壬戌，又败之于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岭十二寨；辛巳，又败之于大渡河，俘斩数万级，蛮争走渡水，桥绝，溺死者数万人。宗范等将作浮梁济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还。

16 癸未，蜀兴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挥使王宗铎攻岐、阶州及固镇，破细砂等十一寨，斩首四千级。甲申，指挥使王宗俨破岐长城关等四寨，斩首二千级。

17 岐静难节度使李继徽为其子彦鲁所毒而死，彦鲁自为留后。

【注释】

①留后：官名。唐代中晚期始，节度使之子侄或亲信将吏代行职务者，称节度留后，亦有军士或叛将自称留后者，这些事后多由朝廷补行任命为正式的节度使。

②裨(pí 皮)将：副将、偏将。

③邀求：问要求，有要胁之意。

④江陵：治今湖北江陵，时为高季昌南平国首府。

⑤军于宿州：宿州在徐州之南，不攻取吴徐州而屯兵宿州，是为占领冲要之地，以绝吴淮南与徐州之援。

【译文】

10 五月，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颍川王韩逊去世，军中的将领们公推他的儿子韩洙为留后。十七日，皇帝下诏书任命韩洙为节度使。

11 吴国的柴再用等和刘崇景、许贞大战于万胜冈，把他们打得大败，刘崇景和许贞放弃袁州逃走。

12 晋王攻克幽州之后，便计划入侵梁朝。秋，七月，在赵州和赵王王镕及周德威会师，南侵邢州，李嗣昭也率领昭义军前来会合。杨师厚率兵来解救邢州，屯驻在漳水东边。晋军到达张公桥，副将曹进金前来投顺梁朝。晋军于是就撤退了，各路兵马也相继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了。八月，晋王回到晋阳。

13 蜀国的武泰节度使王宗训镇守黔州，一向贪婪残暴，不守国法；又擅离职守，回到成都，十六日，晋见蜀主，对蜀主提出了多项要求，言谈之间态度又很狂妄无礼。蜀主大怒，立刻命令左右卫士把他当场打死了。二十四日，另行任命内枢密使潘峭为武泰节度使、同平章事，又任命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为礼部尚书，并兼管枢密院的事务。

三峡上有堤堰，有人向蜀主建议：应乘夏、秋之际江水上涨之时，决堤淹灌江陵，毛文锡进谏说："高季昌虽然不肯归服，但是他的老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呢？陛下正要以德来怀柔天下，怎么能忍心让邻国的老百姓成为鱼鳖的食物？"蜀主听了，只好作罢。

14 皇帝任命福王朱友璋为武宁节度使。前任节度使王殷，是朱友珪任命的，心里感到害怕，不肯交接，于是反叛投靠了吴国；九月，皇帝命令淮南西北面招讨应接使牛存节和开封府尹刘鄩率兵前往讨伐。冬，十月，牛存节等把军队屯驻在宿州。吴国的平卢节度使朱瑾等率兵援救徐州，牛存节等迎战，把他们打败了，吴国的军队只好撤退回去了。

15 十一月，十三日，南诏入侵黎州，蜀主任命夔王王宗范、兼中

书令王宗播、嘉王王宗寿三人为三路招讨使前去进击。二十四日，在潘仓嶂把敌军打败，并斩杀了他们的酋长赵嵯政等人；三十日，又在山口城把他们打败了；十二月，十三日，攻破了武侯岭的十三个营寨；十九日，又在大渡河打败敌军，俘虏和斩杀了敌人数万名，蛮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渡河，河上的桥断了，掉在河里淹死的也有好几万人。王宗范等人准备搭浮桥渡过大渡河继续追击，蜀主下令让他们班师回去。

16 二十一日，蜀国的兴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挥史王宗铎进攻岐国的阶州和固镇，攻破了细纱等十一个营寨，斩杀了四千个首级。二十二日，指挥史王宗俨攻破岐国长城关等四个营寨，斩杀了二千个首级。

17 岐国静难节度使李继徽被他的儿子李彦鲁所毒死，李彦鲁自立为留后。

贞明元年[1]

1 春，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贤门受蛮俘，大赦。初，黎、雅蛮酋刘昌嗣、郝玄鉴、杨师泰[2]，虽内属于唐，受爵赏，号蜀金堡三王[3]，而潜通南诏，为之调导[4]；镇蜀者多文臣，虽知其情，不敢诘。至是，蜀主数以漏泄军谋[5]，斩于成都市，毁蜀金堡。自是南诏不复犯边。

2 二月，牛存节等拔彭城，王殷举族自焚。

3 三月，丁卯，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为太子太保，致仕[6]。

4 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王杨师厚卒。师厚晚年矜功恃

众，擅割财赋，选军中骁勇，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7]，给赐优厚，欲以复故时牙兵之盛[8]。帝虽外加尊礼，内实忌之，及卒，私于宫中受贺。租庸使赵岩、判官邵赞言于帝曰[9]："魏博为唐腹心之蠹[10]，二百余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广兵强之故也。罗绍威、杨师厚据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时为之计，所谓'弹疽不严，必将复聚'，[11]安知来者不为师厚乎！宜分六州为两镇以弱其权。"帝以为然，以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置昭德军于相州，割澶、卫二州隶焉，以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仍分魏州将士府库之半于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镇，朝廷恐魏人不服，遣开封尹刘邠将兵六万自白马济河，以讨镇、定为名，实张形势以胁之。

魏兵皆父子相承数百年，族姻磐结，不愿分徙。德伦屡趣之[12]，应行者皆嗟怨，连营聚哭。己丑，刘邠屯南乐[13]，先遣澶州刺史王彦章将龙骧五百骑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与谋曰："朝廷忌吾军府强盛，欲设策使之残破耳。吾六州历代藩镇[14]，兵未尝远出河门[15]，一旦骨肉流离，生不如死。"是夕，军乱，纵火大掠，围金波亭，王彦章斩关而走。诘旦[16]，乱兵入牙城[17]，杀贺德伦之亲兵五百人，劫德伦置楼上。有效节军校张彦者，自帅其党，拔白刃，止剽掠。

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异抚谕魏军，许张彦以刺史。彦请复相、澶、卫三州如旧制。异还，言张彦易与，但遣刘邠加兵，立当传首。帝由是不许，但以优诏答之。使者再返，彦裂诏书抵于地，戟手南向诟朝廷[18]，谓德伦曰："天子

愚暗，听人穿鼻[19]。今我兵甲虽强，苟无外援，不能独立，宜投款于晋。”遂逼德伦以书求援于晋。

5 李继徽假子保衡杀李彦鲁，自称静难留后，举邠、宁二州来附。诏以保衡为感化节度使，以河阳留后霍彦威为静难节度使。

6 吴徐温以其子牙内都指挥使知训为淮南行军副使、内外马步诸军副使。

【注释】

①贞明元年：为均王采用的第一个年号，即公元915年，是年十一月始改元贞明。

②黎、雅蛮：即黎、雅二州之蛮。黎州，治今四川汉源。雅州，治今四川雅安。

③鲷(diāo 刁)：多、大的意思，是蛮语的汉译用字。

④讙(xiòng 复)：告密、刺探。

⑤数(shù 复)：责备、数说。

⑥致仕：交还官职，即辞官归居，一般致仕必有恩礼。

⑦银枪效节都：禁卫军名，始见于五代。又称银枪效节、银枪，后代又有金枪之称，均披甲执锐。效节，效忠之意。

⑧牙兵：中军之兵，常指嫡系武装。

⑨租庸使、判官：租庸使为唐玄宗时设置，掌催征各地租税，多由善于聚敛的官员充任。五代时后梁、后唐改为专掌搜聚财物的中枢财政长官，后唐明宗时废去。判官：即租庸判官，为租庸使的属官。

⑩魏博：唐代方镇名，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置，唐昭宗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号为天雄军。

⑪弹疽不严，必将复聚：俗语。即手持砭石拨刮疽疮上的脓血，如一味护疼，脓血不尽，不久脓疮将重新结聚。比喻办事要狠心、果断，不留后患。

⑫趣：催促。

⑬南乐:地名,即魏州昌乐县,后唐避讳改为南乐,距魏州城南四十余里。

⑭六州:即天雄军所辖六州,亦即魏博六州,它们是魏州、相州、博州、卫州、贝州和澶州,为唐代以来的大藩镇。

⑮河门:魏州城外有河门旧堤,其周长约八十里。

⑯诘(jié 结)旦:次日天明。

⑰牙城:主将所居之城,一般指有节度使住宅的第三重城。

⑱戟手:即用食指和中指指点,其形如戟,故名。诟(gòu 够):辱骂。

⑲穿鼻:暗喻为牛,被人穿鼻控制。

【译文】

贞明元年(乙亥,公元915年)

1 春,正月,初八,蜀主到得贤门接受军队呈献的蛮人俘虏,下令大赦境内。起先,黎、雅两州蛮酋刘昌嗣、郝玄鉴、杨师泰等人,虽然臣服于唐朝,并且接受爵位赏赐,号称猡金堡三王,但却私下里勾结南诏,替他们刺探军情;过去镇守蜀地的多是文臣,虽然知道这一情况,也没人敢责问他们。到这时,蜀主将他们以泄漏军情治罪,在成都街市上斩首,并毁掉猡金堡。从此以后,南诏再也不敢来侵犯边境了。

2 二月,牛存节等攻下了彭城,王殷全族放火自焚。

3 三月,初七,任命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为太子太保,并且准许他告老还乡。

4 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王杨师厚去世。杨师厚晚年倚仗着功劳大部众多,擅自搜刮钱财和赋税,并且挑选军中骁勇的壮士,设置了银枪效节都好几千人,并给以优厚的待遇和赏赐,想要恢复过去牙兵的盛况。皇帝虽然表面上对他很尊敬礼遇,内心里却很忌怕他,到了杨师厚一去世,皇帝就私下在宫中接受近臣的恭贺。租庸使赵岩、判官邵赞向皇帝建议说:"魏博这个地方之所以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两百多年都没办法除去,正是因为它土地广大、兵强马壮的缘故。罗绍威、杨师厚先后盘据这个地方,朝廷都没有办法

控制他们。陛下如果不乘这个时候有个好的打算，那就正如俗语所说的'弹疽不严，必将复聚'了，谁能知道后继者不会当第二个杨师厚呢？最好把魏博六州分为两个镇，以便削弱它的实力。"皇帝觉得有道理，于是任命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在相州设置昭德军，把澶、卫两州划出来归它管辖，任命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仍然分出魏州的将士人马和府库财富的一半给相州。张筠是海州人。两人上任以后，朝廷担心魏州的人不服气，于是派开封尹刘郯率领六万名军队从白马津渡过黄河，虽然名义上是要讨伐镇州、定州，实际是对魏州人摆出威胁镇压的架势。

魏博的军队都是父子相承有几百年了，相互之间的宗族、姻亲关系盘根错节，大家都不愿意分离迁徙。贺德伦屡次催促他们，应该要迁出的人都在怨叹，军营里到处都有人们聚在一块儿大哭。二十九日，刘郯率兵进驻南乐，并在此前派遣了澶州刺史王彦章率领龙骧骑兵五百人进入魏州，屯驻在金波亭。魏州的军人们相互商量说："朝廷忌刻我们军府力量强盛，所以变着法子想使我们残破。我们这六个州历代都是藩镇，军队从来也没有远出到河门以外的地方去过，现在却要骨肉离散，真是生不如死。"当晚，军中开始骚乱，乱兵到处放火抢劫，并包围金波亭，王彦章杀出重围逃跑了。第二天一大早，乱兵攻进牙城，杀了贺德伦的亲兵五百个人，劫持了贺德伦并把他安置在城楼上。有个名叫张彦的效节军校，率领他的部属，拔出白刃，制止乱兵们继续掠夺。

夏，四月，皇帝派遣供奉官扈异去安抚魏州的军队，并答应要任命张彦为刺史。张彦请求把相、澶、卫三州恢复如过去一样归天雄军管辖的建制。扈异回朝后，向皇帝报告说张彦这个人容易对付，只要让刘郯再多加派些兵力，立刻就可以把张彦斩首传送到京师来。皇帝听信了这些话，因此也就没有任命张彦为刺史，只是颁发了一道充满褒扬之意的诏书给他。朝廷的使者再次回到魏州，张彦把诏书撕裂了丢在地上，用手指着南方大肆辱骂朝廷，并且对贺

德伦说:"天子愚昧,让人牵着鼻子走。现在我们的兵力虽然强大,如果没有外援,恐怕还是不能独立支撑,我看最好还是向晋国投诚归顺吧。"于是逼迫贺德伦写信向晋国求援。

5 李继徽的养子李保衡杀死了李彦鲁,自称为静难留后,率领邠、宁两州来归附梁朝。梁帝下诏任命李保衡为感化节度使,同时任命河阳留后霍彦威为静难节度使。

6 吴国的徐温任命他的儿子牙内都指挥使徐知训为淮南行军副使、内外马步诸军副使。

7 晋王得贺德伦书,命马步副总管李存审自赵州进据临清。五月,存审至临清,刘邦屯洹水[1]。贺德伦复遣使告急于晋,晋王引大军自黄泽岭东下,与存审会于临清,犹疑魏人之诈,按兵不进。德伦遣判官司空颋犒军[2],密言于晋王曰:"除乱当除根。"因言张彦凶狡之状,劝晋王先除之,则无虞矣。王默然。颋,贝州人也。

晋王进屯永济[3],张彦选银枪效节五百人,皆执兵自卫,诣永济谒见,王登驿楼语之曰:"汝陵胁主帅,残虐百姓,数日中迎马诉冤者百余辈。我今举兵而来,以安百姓,非贪人土地。汝虽有功于我,不得不诛以谢魏人[4]。"遂斩彦及其党七人,余众股栗。王召谕之曰:"罪止八人,余无所问。自今当竭力为吾爪牙[5]。"众皆拜伏,呼万岁。明日,王缓带轻裘而进,令张彦之卒擐甲执兵[6],翼马而从,仍以为帐前银枪都。众心由是大服。

刘邦闻晋军至,选兵万余人,自洹水趣魏县[7];晋王留

李存审屯临清，遣史建瑭屯魏县以拒之，王自引亲军至魏县，与郭爽河为营[8]。

帝闻魏博叛，大悔惧，遣天平节度使牛存节将兵屯杨刘，为郭声援。会存节病卒，以匡国节度使王檀代之。

8 岐王遣彰义节度使刘知俊围邠州，霍彦威固守拒之。

9 六月，庚寅朔，贺德伦帅将吏请晋王入府城慰劳。既入，德伦上印节[9]，请王兼领天雄军，王固辞，曰："比闻汴寇侵逼贵道[10]，故亲董师徒，远来相救；又闻城中新罹涂炭，故暂入存抚。明公不垂鉴信，乃以印节见推，诚非素怀。"德伦再拜曰："今寇敌密迩，军城新有大变，人心未安，德伦心腹纪纲为张彦所杀殆尽，形孤势弱，安能统众！一旦生事，恐负大恩。"王乃受之。德伦帅将吏拜贺，王承制以德伦为大同节度使[11]，遣之官。德伦至晋阳，张承业留之。

时银枪效节都在魏城犹骄横，晋王下令："自今有朋党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杀无赦！"以沁州刺史李存进为天雄都巡按使。有讹言摇众及强取人一钱已上者，存进皆枭首磔尸于市[12]。旬日，城中肃然，无敢喧哗者。存进本姓孙，名重进，振武人也。

晋王多出征讨，天雄军府事皆委判官司空颜决之。颜恃才挟势，睚眦必报[13]，纳贿骄侈。颜有从子在河南，颜密使人召之，都虞候张裕执其使者以白王，王责颜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见欺如是！独不可先相示邪！"揖令归第[14]；是日，族诛于军门，以判官王正言代之。

正言，郓州人也。

魏州孔目吏孔谦，勤敏多计数，善治簿书[15]，晋王以为支度务使。谦能曲事权要，由是宠任弥固。魏州新乱之后，府库空竭，民间疲弊，而聚三镇之兵[16]，战于河上，殆将十年，供亿军须，未尝有阙，谦之力也。然急征重敛，使六州愁苦，归怨于王，亦其所为也。

张彦之以魏博归晋也，贝州刺史张源德不从，北结沧德，南连刘郭以拒晋，数断镇、定粮道。或说晋王："请先发兵万人取源德，然后东兼沧景，则海隅之地皆为我有。"晋王曰："不然。贝州城坚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隶于沧州而无备，若得而戍之，则沧、贝不得往来，二垒既孤[17]，然后可取。"乃遣骑兵五百，昼夜兼行，袭德州。刺史不意晋兵至，逾城走，遂克之，以辽州守捉将马通为刺史。

【注释】

①临清：县名，治今河北临西，在魏州之北；河水：即今河南北部卫河支流安阳河，在魏州西南。

②颋(tǐng 挺)：字意为头挺直的样子。

③永济：县名，治今山东冠县北，在魏州北数十里。

④以谢魏人：以此对魏州人有个交代。谢，告，有道歉之意。

⑤爪牙：爪和牙，是鸟兽赖以攻击和防卫的工具，引申为党羽、得力助手。

⑥擐甲执兵：穿着甲胄，拿着武器。擐，音 huàn 患，又音 guān 关，穿的意思。

⑦魏县：治今河北大名西，东距魏州三十余里。

⑧夹河为营：两军分别以漳河两岸为营。漳河因其流经魏县，故又名魏河。

⑨印节：印为天雄军府印，节为天雄军旌节。

⑩汴寇：指梁朝军队，因梁的东都为汴梁，故称。贵道：此处用旧称，唐代时魏博六州属河北道。

⑪承制：秉承皇帝旨意，此处指晋王代行唐朝天子的命令。

⑫磔(zhé 哲)尸：将犯人分解尸体后示众。

⑬睚眦(yázì 牙字)必报：此喻小怨小忿都不会被忘记，必得报复。睚眦，怒目而视、瞪眼。

⑭揖：拱手为礼，古时常用于宾主间。

⑮簿书：记录财物出入的簿籍、官署文书。

⑯三镇：并州、魏州、镇州。

⑰二垒：即沧州和贝州，两州之间有德州，德州东北距沧州西南距贝州各两百余里。

【译文】

7 晋王收到贺德伦的信后，命令马步副总管李存审从赵州进兵占据临清。五月，李存审到达临清，刘鄩则屯驻在洹水。贺德伦又派遣使者向晋国告急，晋王于是率领大军从黄泽岭往东而下，和李存审在临清会师，但是还有点怀疑魏州人是不是在使诈，于是就按兵不动。贺德伦派遣判官司空颙前去犒劳晋军，偷偷地向晋王表示："除乱应当从根本上消除。"接着就报告了张彦凶狠残暴的情状，劝晋王要先把他除掉，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了。晋王听了之后没有明确表态。司空颙是贝州人。

晋王进驻到永济，张彦挑选了银枪效节五百人，都拿着兵器自卫，到永济请求晋见，晋王登上驿楼，对他说："你欺凌胁逼主帅，又残害虐待老百姓，几天来到我马前来诉冤的已有一百多人了。我这次率兵而来，是为了安定老百姓的，并不是贪取土地。你虽然对我来说是有功劳的，但我也不得不杀你好向魏州的人有个交代。"于是就下令斩杀张彦和他的死党七个人，其余的人都吓得两腿发抖。晋王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有罪的只有这八个人，其余的人概不追究。从今天起你们应该竭力为我效劳。"众人都拜伏在地

上，大呼万岁。第二天，晋王穿着宽松轻便的服装继续往前进军，命令张彦的部属们穿着甲胄，拿着兵器，在坐骑两旁随行保护，并且仍然重用他们为帐前银枪都。众人由此对晋王大为佩服。

刘邿听说晋军到了，于是就挑选了一万多名精锐，从洹水赶赴魏县；晋王留李存审屯守临清，派遣史建瑭屯驻魏县以抵御刘邿，而自己则率领亲军到达魏县，和刘邿隔着漳河相对扎营。

皇帝听说魏博叛变了，大为后悔，又十分恐惧，于是派遣天平节度使牛存节率兵屯驻杨刘，算是为刘邿声援。恰遇牛存节生病去世，于是另外任命匡国节度使王檀代替他。

8 岐王派遣彰义节度使刘知俊围攻邠州，霍彦威坚守城池抵御他。

9 六月，初一，贺德伦率领文官武将们敦请晋王进入府城好慰劳军队。进入府城后，贺德伦奉上府印旌节，请求晋王兼领天雄军，晋王坚决推辞，他说："最近我听说汴梁的贼人侵逼你们，所以亲自率领属下们，远道赶来救援；后来又听说城中百姓新近遭到敌兵的祸害，所以暂且入城来慰抚他们。明公您不加鉴察，竟然要把府印和旌节让给我，这实在不是我的本意啊！"贺德伦再拜请求说："现在敌寇已迫在眼前了，军城中最近又发生过大的变乱，人心还不安定，德伦的心腹下属又都被张彦杀光了，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孤单，力量微弱，怎么能够统率部众呢？一旦要发生变故，恐怕就要辜负您的大恩大德了。"晋王只好接受了。德伦率领一班文臣武将们向晋王恭贺，晋王则承制代行唐朝天子的命令，任命贺德伦为大同节度使，并让他马上去就任。贺德伦到了晋阳，被张承业留住了。

当时银枪效节都在魏州城还十分骄横，晋王于是就下令："从今以后有敢结党、造谣或者抢劫老百姓的，杀无赦！"为此任命了沁州刺史李存进为天雄都巡按使。凡是有散播流言动摇人心者，或者强行索取人钱一文以上者，李存进都把他们抓来在街市上斩首分尸示众。十来天之间，城中便恢复了秩序，没有人再敢喧哗起哄了。

李存进本姓孙，名叫重进，振武人。

晋王经常外出征讨，天雄军府的大小事务都委托给判官司空颜去决定。司空颜仗着有才气又有权势，于是对任何小仇怨都实行报复，又收受贿赂，极端骄横奢侈。他有个侄子在黄河以南的梁朝境内，便秘密地派人把他召来，都虞侯张裕抓到了他的使者，并报告了晋王，晋王责备司空颜说："自从我得到魏博以来，大小事务都委托给你，你怎么还这样欺骗我呢？为什么不事先和我说一声呢？"相别后就让他回家去了；当天，就下令把他全族的人都抓到军门前斩首了，另外任命判官王正言代替他的职务。王正言是郓州人。

魏州孔目吏孔谦，勤劳敏捷，长于算计，特别擅长管理帐目和文书，晋王任命他为支度务使。孔谦能巴结权贵，并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宠信。魏州在不久前的变乱之后，府库空虚，百姓也疲弊不堪，但是，会集三镇的兵马，在黄河一带作战，将近有十年之久，军需粮饷的供应，不曾有过短缺，这些都是孔谦的功劳。然而横征暴敛，使得六州的老百姓穷愁困苦，怨恨晋王，这些也是孔谦所造成的。

张彦以魏博镇归附晋国的时候，贝州刺史张源德不肯服从，他北面结交沧德，南边联合刘郡，共同抵抗晋军，并且几次切断镇州、定州之间的粮道。有人向晋王建议说："请先派一万多军队攻取源德，然后再往东兼并沧景，那么一直到海边一带的土地都将归我们所有了。"晋王说："这可不见得。贝州城池坚固，守军又多，仓卒之间不容易攻下来。德州隶属于沧州，平时又没有什么戒备，如果能拿下来并派军队驻守的话，那么沧州、贝州之间就不能往来互通消息了，两个城如果被各自孤立，那么就很容易把他们攻下了。"于是派遣五百名骑兵，日夜兼程，奇袭德州。德州刺史没想到晋兵一下子赶到了，翻墙逃走，于是晋军就攻下了德州，并且任命辽州守捉将马通为刺史。

秋，七月，晋人夜袭澶州，陷之。刺史王彦章在刘鄩营，晋人获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间使诱彦章[1]，彦章斩其使，晋人尽灭其家。晋王以魏州将李岩为澶州刺史。

晋王劳军于魏县，因帅百余骑循河而上，觇刘鄩营[2]。会天阴晦，鄩伏兵五千于河曲丛林间[3]，鼓噪而出，围王数重。王跃马大呼，帅骑驰突，所向披靡。裨将夏鲁奇等操短兵力战，自午至申乃得出[4]，亡其七骑，鲁奇手杀百余人，伤夷遍体，会李存审救兵至，乃得免。王顾谓从骑曰："儿为虏嗤。"皆曰："适足使敌人见大王之英武耳。"鲁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爱之，赐姓名曰李绍奇。

刘鄩以晋兵尽在魏州，晋阳必虚，欲以奇计袭取之，乃潜引兵自黄泽西去。晋人怪鄩军数日不出，寂无声迹，遣骑觇之，城中无烟火，但时见旗帜循堞往来[5]，晋王曰："吾闻刘鄩用兵，一步百计，此必诈也。"更使觇之，乃缚刍为人，执旗乘驴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诘之，云军去已二日矣。晋王曰："刘鄩长于袭人，短于决战，计彼行才及山下。"亟发骑兵追之。会阴雨积旬，黄泽道险，堇泥深尺余[6]，士卒援藤葛而进，皆腹疾足肿，死者什二三。晋将李嗣恩倍道先入晋阳，城中知之，勒兵为备。鄩至乐平[7]，糗粮且尽；又闻晋有备，追兵在后，众惧，将溃，鄩谕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敌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坠井中，去将何之！惟力战庶几可免，不则以死报君亲耳。"众泣而止。周德威闻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骑救晋阳，至土门，鄩已整众下山，自邢州陈宋口逾漳水而东，屯于宗城。鄩军往

还，马死殆半。

时晋军乏食，郭知临清有蓄积，欲据之以绝晋粮道，德威急追郭，再宿，至南宫，遣骑擒其斥候者数十人[8]，断腕而纵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据临清矣！"郭军大骇。诘朝[9]，德威略郭营而过，入临清，郭引军趋贝州。时晋王出师屯博州，刘郭军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郭军于莘县[10]，晋军踵之，郭治莘城，堑而守之，自莘及河筑甬道以通馈饷[11]；晋王营于莘西三十里，烟火相望，一日数战。

晋王爱元行钦骁健，从代州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献之，以为散员都部署[12]，赐姓名曰李绍荣。绍荣尝力战深入，剑中其面，未解，高行周救之得免。王复欲求行周，重于发言，密使人以官禄啗之，行周辞曰："代州养壮士[13]，亦为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犹事大王也。代州脱行周兄弟于死，行周不忍负之。"乃止。

10 绛州刺史尹皓攻晋之隰州[14]，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与昭义留后贺瓌攻澶州[15]，拔之，执李岩，送东都。帝以杨师厚故将杨延直为澶州刺史，使将兵万人助刘郭，且招诱魏人。

11 晋王遣李存审将兵五千击贝州。张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请堑其城以安耕耘。存审乃发八县丁夫堑而围之[16]。

刘郭在莘久，馈运不给，晋人数抵其寨下挑战，郭不出。晋人乃攻绝其甬道，以千余斧斩寨木，梁人惊扰而出，因俘获而还。

【注释】

①间(jiàn 见)使:负有伺隙行事使命的使者。

②觇(chān 掺):窥看。

③河曲:漳河的转弯处。

④自午至申:从午时至申时。午时即十一时至午后一时,申时即午后三时至五时。

⑤堞(dié 迭):城上如齿状的矮墙,又称女墙。

⑥堇(qín 勤):粘土。

⑦乐平:地名,治今山西昔阳,距晋阳两百余里。

⑧斥候:检行险阻、侦察敌情的士兵。亦作斥堠。

⑨诘朝:次日清晨。

⑩莘县:县名。治今山东莘县。

⑪甬道:两边有墙的驰道或通道。

⑫散员都部署:此名始见于《资治通鉴》,晋王因人设官,是一种地位很高、平时无实际责任的武职,不久即改称行军总帅。

⑬代州:这里代指代州刺史李嗣源。

⑭隰(xí 席)州:地名,治今山西隰县。

⑮昭义留后:依《新五代史·职方考》,梁无昭义军,贺瑰本传言其为宣义留后,故"昭义"当作"宣义"。

⑯八县:即贝州所辖清河、清阳、武城、经城、临清、漳南、历亭、夏津八县。

【译文】

秋,七月,晋国军队利用夜晚偷袭澶州,把它攻下了。刺史王彦章当时在刘邿的军营中,晋军抓到了他的妻子儿女,待他们很优厚,并且派遣秘密使者前去诱降王彦章,王彦章把晋国的使者杀了,晋国人于是也把他的全家大小都杀了。晋王任命魏州的部将李岩为澶州刺史。

晋王到魏县劳军,于是就率领百余名骑兵沿着漳河往上游去侦察刘邿的阵地。碰上那天天气阴沉昏暗,刘邿在河道转弯处的丛林里埋伏了五千名士兵,于是一哄而出,把晋王团团围住。晋王于

是纵马大叫，率领骑兵们冲刺突围，所到之处梁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副将夏鲁奇等人手拿短刀奋战，从午时一直战到申时才冲出重围，共损失了七名骑兵，鲁奇亲手杀死了一百多名敌人，但是自己全身也伤痕累累了，刚好李存审率领救兵赶到，最后才得以脱身。晋王回头对随从们说："差一点出了个洋相给贼人们笑话。"左右都说："这样也正好使敌人见识一下大王的英勇。"夏鲁奇是青州人，晋王从此以后更加喜爱他，赐给他姓名叫李绍奇。

刘鄩认为晋国的军队都在魏州，晋阳一定空虚，于是想用奇计来攻取它，就偷偷地率军从黄泽西进。晋军正在奇怪刘鄩的军队几天都没出战，营中又静悄悄地，便派出骑兵前去窥探，只见城中没有烟火，但城上却不时地出现旗帜来回走动，晋王说："我听说刘鄩用兵，走一步路都会想出一百种计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名堂。"又派人前去侦察，这次算是看清楚了，原来是绑了草人让它拿着旗帜，坐在驴子上在城上来回走动。又抓到城中的老弱，追问之下，说是刘鄩的军队离开此地已有两天了。晋王说："刘鄩带兵擅长偷袭，不擅于对面决战，算算他的行程最多也才走到山下。"随即派出骑兵追赶。碰上十几天都是阴雨连绵，黄泽一带的道路又很险要，烂泥已有一尺多深，士兵们只能抓着藤葛艰难行进，这样一来不是闹肚子痛，就是脚被雨水泡得肿了起来，死的人有十分之二三。晋国的将领李嗣恩兼程赶路先期到达晋阳，于是晋阳城内也知道了这一情况，布置军队防守。刘鄩到达乐平，部队的干粮快要用光了；又听说晋军已经有了防备，后面又有追兵，大家都害怕起来，整个部队几乎就要溃散了，刘鄩训勉他们说："现在离家千里，深入到敌人后方来了，前后都有敌军夹击，山高谷深，就像掉在井里面一样，我们又能往哪里逃呢？现在只有努力奋战，或许还有一线希望，要不然的话只有用战死来报答皇上和亲人们了。"大家听了都激动得掉下眼泪，这才停止骚动。周德威听说刘鄩率军西进，便从幽州率领千余名骑兵前往晋阳救援，到达土门时，刘鄩已经整顿部队撤退下

山，从邢州的陈宋口渡过漳河东进，屯住在宗城。这一来一往，刘郭军队的马匹死了将近一半。

当时晋军缺乏粮食，刘郭知道临清有屯积，就想占据该地以断绝晋军的粮道。周德威火速地追赶刘郭，两天之后就赶到了南宫，派出骑兵把刘郭的侦察部队抓了数十个人去，砍断了他们的手腕再放回，让他们带话回去对刘郭说："周侍中已经占领临清了！"刘郭的军队大吃一惊。第二天清晨，周德威的军队从刘郭的营边掠过，抢先进入临清，刘郭只好率领部队前往贝州。当时晋王出兵屯住在博州，刘郭则扎营在堂邑，周德威攻击他，没能攻下。第二天，刘郭的军队在莘县扎营，晋军随后就追了上来，刘郭于是整治莘县城防，挖了很多战壕以供守备，又从莘县一直到黄河边修筑了一条甬道以运输粮饷；晋王的大营扎在莘县西边三十里的地方，两军相近到可以互相看见对方烧饭的烟火，一天之中双方交战好几次。

晋王喜爱元行钦骁勇善战，于是就向代州刺史李嗣源要求把他调来，李嗣源虽然舍不得但也只好把他呈献给晋王，晋王任命元行钦为散员都部署，并且赐给他姓名叫李绍荣。李绍荣曾经深入敌境奋战，被剑砍中了脸部，不能脱身，靠高行周的解救才保住性命。晋王想再向李嗣源要高行周，又不好意思再开口，于是就私下里派人以高官厚禄引诱高行周，高行周推辞说："代州蓄养壮士，也算是为了要效忠大王，行周侍奉代州，也就等于侍奉大王了。代州曾经救我们兄弟免于一死，我实在不忍心辜负他。"晋王只好作罢。

10 绛州刺史尹皓进攻晋国的隰州，八月，又进攻慈州，都没能够攻下。王檀和宣义留后贺瓌进攻澶州，攻下了，活捉李岩，解送到东都。皇帝任命杨师厚的旧将杨延直为澶州刺史，让他率领一万名士兵前去帮助刘郭，并且招降魏州人。

11 晋王派遣李存审率领五千名军队进攻贝州。张源德在贝州有三千名士兵，每晚都分头出来抢劫，贝州的老百姓都觉得苦不堪言，于是请求挖壕沟把州城和外界隔绝起来，好能够安心地从事生

产。李存审于是发动贝州所属八个县的老百姓挖沟筑壕，把贝州城团团围了起来。

刘鄩驻扎在莘县已经很久了，粮饷的运送时常接济不上，晋人多次逼近到营寨前面来挑战，刘鄩都坚守寨中不肯出来。晋军于是攻击并截断梁军运输的粮道，又用千余把斧子砍着梁军营寨的木栏，梁军受惊骚动，有的人沉不住气往外冲，就被晋军俘虏了去。

帝以诏书让鄩老师费粮[1]，失亡多，不速战，鄩奏："臣比欲以奇兵捣其腹心[2]，还取镇、定，期以旬时再清河朔[3]。无何天未厌乱，淫雨积旬，粮竭士病。又欲据临清断其馈饷，而周杨五奄至[4]，驰突如神。臣今退保莘县，享士训兵以俟进取。观其兵数甚多，便习骑射，诚为劲敌，未易轻也。苟有隙可乘，臣岂敢偷安养寇！"帝复问鄩决胜之策，鄩曰："臣今无策，惟愿人给十斛粮[5]，贼可破矣。"帝怒，责鄩曰："将军蓄米，欲破贼邪，欲疗饥邪？"乃遣中使往督战[6]。

鄩集诸将问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军旅，徒与少年新进辈谋之。夫兵在临机制变，不可预度。今敌尚强，与战必不利，奈何？"诸将皆曰："胜负当一决，旷日何待！"鄩默然，不悦，退，谓所亲曰："主暗臣谀，将骄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复集诸将于军门，人置河水一器于前，令饮之，众莫之测。鄩谕之曰："一器犹难，滔滔之河，可胜尽乎！"众失色。

后数日,郭将万余人薄镇、定营,镇、定人惊扰。晋李存审以骑兵二千横击之,李建及以银枪千人助之,郭大败,奔还。晋人逐之,及寨下,俘斩千计。

12 刘岩逆妇于楚,楚王殷遣永顺节度使存送之。

13 乙未,蜀主以兼中书令王宗绾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兼中书令王宗播为招讨使,攻秦州;兼中书令王宗瑶为东北面招讨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为副使,攻凤州。

14 庚戌,吴以镇海节度使徐温为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都招讨使、守侍中[7]、齐国公,镇润州,以升、润、常、宣、歙、池六州为巡属[8],军国庶务参决如故;留徐知训居广陵秉政。

15 初,帝为均王,娶河阳节度使张归霸女为妃,即位,欲立为后;后以帝未南郊[9],固辞。九月,壬午,妃疾甚,册为德妃,是夕,卒。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谓当为天子,遂谋作乱。冬,十月,辛亥夜,德妃将出葬,友敬使腹心数人匿于寝殿;帝觉之,跳足逾垣而出,召宿卫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壬子,捕友敬,诛之。

帝由是疏忌宗室,专任赵岩及德妃兄弟汉鼎、汉杰、从兄弟汉伦、汉融,咸居近职,参预谋议,每出兵必使之监护。岩等依势弄权,卖官鬻狱[10],离间旧将相,敬翔、李振虽为执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称疾不预事,以避赵、张之族,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16 刘鄩遣卒诈降于晋,谋赂膳夫以毒晋王;事泄,晋王

杀之，并其党五人。

17 十一月，己未夜，蜀宫火。自得成都以来，宝货贮于百尺楼，悉为煨烬[11]。诸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宗侃等帅卫兵欲入救火，蜀主闭门不内[12]。庚申旦，火犹未熄，蜀主出义兴门见群臣，命有司聚太庙神主，分巡都城，言讫，复入宫闭门。将相皆献帷幕饮食。

18 壬戌，蜀大赦。

19 乙丑，改元[13]。

20 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克固镇，与秦州将郭守谦战于泥阳川；蜀兵败，退保鹿台山。辛未，王宗绾等败秦州兵于金沙谷，擒其将李彦巢等，乘胜趣秦州。兴州刺史王宗铎克阶州，降其刺史李彦安。甲戌，王宗绾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彦德。蜀军至上染坊，秦州节度使李继崇遣其子彦秀奉牌印迎降。宗绾入秦州，表排陈使王宗俦为留后[14]。刘知俊攻霍彦威于邠州，半岁不克，闻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迁成都；知俊解围还凤翔，终惧及祸，夜率亲兵七十人，斩关而出，庚辰，奔于蜀军。王宗绾自河池、两当进兵，会王宗瑶攻凤州，癸未，克之[15]。

21 岐义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彦韬知岐王衰弱，十二月，举耀、鼎二州来降[16]。彦韬即温韬也。乙未，诏改耀州为崇州，鼎州为裕州，义胜军为静胜军，复彦韬姓温氏，名昭图，官任如故。

22 丁未，蜀大赦；改明年元曰通正[17]。置武兴军于凤州，割文、兴二州隶之[18]，以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为节度使。

23是岁，清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以吴越王镠为国王而己独为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统，帝不许。岩谓僚属曰："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19]，远事伪庭乎！"自是贡使遂绝。

【注释】

①老师：老，为历时长久之意。意即使军队长期疲于征战。

②捣其腹心：指不久前奔袭晋国首府晋阳的军事行动。

③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地区。

④周杨五：即周德威，其小字杨五。呼人小字有蔑视之意。

⑤十斛(hú 胡)粮：斛，古代量器名，也是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十斛粮数量较大，表明刘邵欲以持久战战胜晋国。

⑥中使：帝王宫廷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充任。

⑦守：署理，指官阶比所任实职低者，含有试用的意思。

⑧六州：升州治今江苏南京、润州治今江苏镇江、常州治今江苏常州、宣州治今安徽宣州、歙州治今安徽歙县、池州治今安徽贵池。

⑨南郊：古人认为帝王只有在京城的南郊祭祀天帝之后，才能代天行事，否则名不正言不顺。南郊大祀必须在冬至日(每年的阴历十一月下旬)才可举行，此时未到，故帝未南郊。

⑩鬻(yù 玉)狱：因讼得贿。

⑪煨烬(weijìn 威尽)：亦作灰烬，东西燃烧后剩下的残余。

⑫闭门不内：蜀主有猜防之意，担心有人乘机叛乱，下文"复入宫闭门"，也是这个意思。内，同"纳"。

⑬改元：即梁朝改元，改乾化五年为贞明元年。

⑭排陈使：即排阵使。

⑮克之：至此蜀国遂有秦州(治今甘肃秦安西北)、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成州(治今甘肃成县)三州之地。

⑯耀、鼎二州：耀州治今陕西耀县、鼎州治今陕西富平东北。

⑰改明年元：是年为前蜀永平五年。

⑱文、兴二州：文州治今甘肃文县、兴州治今陕西略阳。

⑲梯航：梯山航海，形容跋山涉水，历尽艰辛。

【译文】

皇帝下诏书责备刘郭使军队长期在外疲于征战，耗费粮饷，损失很多，却又不肯和敌人速战速决，刘郭上奏说："臣本来想用奇兵直捣敌人的腹心，然后回头再攻取镇州、定州，预计用十天左右的时间来定黄河以北地区。怎奈天不遂人愿，接连下了十来天大雨，我军粮食缺乏，士卒也疲惫不堪。后来又打算占据临清以切断敌人的粮饷供应，却被周杨五迅速赶到了，快得有如神助一般。臣现在撤退回来坚守莘县，让战士们休整一下，同时训练一下士兵，也是为了等待时机再打击敌人。臣观察到敌军人数众多，都擅长骑马射箭，实在是一支劲敌，不能随便地小瞧了他们。假如有隙可乘的话，臣又怎么敢苟且偷安而让敌人消遥自在呢？"皇帝又问他有什么取胜的计划没有，刘郭回奏说："臣现在还没什么计划，只希望能给每个士兵拨发十斛粮饷，那么敌人是一定能够打败的。"皇帝一听大怒，责问刘郭说："将军这样积攒大米，是为了破敌呢，还是为了救饥？"于是就派遣宫中的使者前往督战。

刘郭召集将领们询问他们说："主上深居宫禁之中，不了解军旅中的实际情况，只是和几个年轻新进之辈商议。打仗这件事关键在于随机应变，不可能事先把一切都预料得好好的。现在敌人的势力还很强盛，与他们交战对我们肯定不利，这事该怎么办呢？"将领们都说："不管胜负都应当做一次决战，老是这样拖下去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呢？"刘郭默不作声，心里很不愉快，回来后对自己的亲信们说："主上愚暗，臣下们又阿谀奉迎，将领们狂妄气盛，而士卒又怠惰偷安，这样下去我们要死无葬身之地了！"一天，他又把将领们召集到军营门前，在每个人的面前摆上一容器河水，让大家喝下去，大家都猜不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刘郭这才告诉他们说："一容器

的水都不容易喝下去，更何况滔滔的河水，又怎么能够喝完呢?"众人一听，都大惊失色。

几天后，刘鄩率领万余名军队逼近镇州、定州的营寨，引起了镇州、定州军民的一阵惊扰骚动。晋国的李存审率领两千名骑兵拦截梁军，李建及又率领一千名银枪效节军前来助战，刘鄩的军队被打得大败，赶紧撤退回来。晋国的军队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梁军的营寨下，又俘虏和斩杀了数以千计的梁军。

12 刘岩到楚国去迎娶媳妇，楚王马殷派遣永顺节度使马存护送他回去。

13 初七，蜀主任命兼中书令王宗绾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兼中书令王宗播为招讨使，进攻秦州；兼中书令王宗瑶为东北面招讨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为副使，进攻凤州。

14 二十二日，吴国任命镇海节度使徐温为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都招讨使、守侍中、齐国公，镇守润州，管辖升、润、常、宣、歙、池六个州，并且仍旧参预军国大事的决策；而把徐知训留在广陵主持国政。

15 当初，皇帝当均王的时候，娶了河阳节度使张归霸的女儿为王妃，到了均王登基时，想要立她为皇后；王妃认为皇帝还没有正式去南郊祭祀天帝，就坚决地推辞。九月，二十四日，妃子病得很厉害，皇帝册封她为德妃，当晚，她就去世了。

康王朱友敬，眼睛里有两个瞳孔，自认为应该当皇帝，于是就阴谋作乱。冬，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德妃将要出殡，友敬派了几个心腹躲在皇帝的寝宫内；最终皇帝发觉了，立刻光着脚翻墙逃了出去，召唤禁卫军搜索寝殿中，抓到刺客后亲手把他们一一杀死。二十五日，逮捕朱友敬，并且把他杀了。

皇帝从此以后开始疏远宗室，只信任赵岩和德妃的兄弟张汉鼎、张汉杰，堂兄弟张汉伦、张汉融等人，这些人都官居要职，并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一旦有军队出征，皇帝也一定指派他们监军。

赵岩等人依仗得势，就玩法弄权，公开卖官，因讼得贿，又在旧日的大臣之间挑拨是非，敬翔和李振虽然名义上是执政大臣，但所建议的事情大多不被采用。李振时常推说有病，不参预国事，为的是避开赵、张两家的势力，从此梁朝的国政一天乱似一天，一直乱到它被灭亡为止。

16 刘郭派遣士兵假装投降晋国，阴谋要收买厨师毒杀晋王；这件事后来败露了，晋王把他和同党五个人全杀了。

17 十一月，初三晚上，蜀国的宫中发生火灾。蜀自从占领成都以来，所有的宝物都藏在百尺楼里，这回全被大火烧为灰烬。诸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王宗侃等人率领卫兵们想入宫救火，蜀主却关闭宫门不放他们进去。初四早晨，大火还没有熄灭，蜀主从义兴门出来和群臣见面，又命令主管官员把太庙的神主收拢到一块儿，并分头到都城里各处去巡查一遍，说完，又进宫里把门关上。大臣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大家都纷纷献上帷幕、饮食等物品。

18 初六，蜀国大赦境内。

19 初九，梁朝改年号为贞明。

20 十二日，蜀国的王宗翰率兵出青泥岭，攻克了固镇，和秦州的将领郭守谦大战于泥阳川；蜀兵大败，退守到鹿台山。十五日，王宗绾等人在金沙谷击败了秦州的军队，活捉了他们的将领李彦巢等人，随即乘胜进击秦州。兴州刺史王宗铎攻下了阶州，刺史李彦安投降。十八日，王宗绾攻下了成州，活捉了刺史李彦德。蜀军挺进到上染坊，秦州节度使李继崇派他的儿子李彦秀捧着牌印出来投降。王宗绾进入秦州，上表启奏蜀主任命排陈使王宗俦为留后。刘知俊进攻邠州的霍彦威，半年没攻下来，这时听说秦州投降了蜀国，自己的妻子儿子都被迁往成都；刘知俊于是解除了对邠州的包围回到凤翔，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害怕会被治罪，于是连夜率领七十名亲兵，闯开关门逃出，二十四日，投奔到蜀军那边去了。王宗绾率军从河池、两当同时进军，和王宗瑶会师后一同进攻凤州，二十

七日，攻下了凤州。

21 岐国的义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彦韬知道岐王的势力已经衰弱了，十二月，就率领耀州、鼎州两地来投降梁朝。李彦韬就是温韬。初九，梁帝下诏改称耀州为崇州，鼎州为裕州，义胜军为静义军，并且让李彦韬恢复温姓，改名叫昭图，所任的官职照旧。

22 二十一日，蜀国大赦境内；改明年的年号为通正。又在凤州设置了武兴军，划出了文、兴两州归它管辖，任命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为节度使。

23 这一年，清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认为吴越王钱镠已被封为国王，而唯独自己还是郡王一级的南平王，于是就上表请求封他为南越王并加都统的称号，皇帝不答应。刘岩对他的属僚们说："目前中原战事纷纷，哪一个人能算是真正的天子呢？我们又何必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地去侍奉伪政府呢？"从此就不再和梁朝通使入贡了。

二 年

1 春，正月，宣武节度使、守中书令、广德靖王全昱卒[1]。

2 帝闻前河南府参军李愚学行，召为左拾遗，充崇政院直学士。衡王友谅贵重，李振等见，皆拜之，愚独长揖[2]，帝闻而让之，曰："衡王于朕，兄也，朕犹拜之，卿长揖，可乎？"对曰："陛下以家人礼见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于王无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罢为邓州观察判官[3]。

3 蜀主以李继崇为武泰节度使、兼中书令、陇西王。

4 二月，辛丑夜，吴宿卫将马谦、李球劫吴王登楼，发库兵讨徐知训；知训将出走，严可求曰："军城有变，公先弃众自去，众将何依！"知训乃止。众犹疑惧，可求阖户而寝，鼾息闻于外，府中稍安。壬寅，谦等陈于天兴门外[4]，诸道副都统朱瑾自润州至，视之，曰："不足畏也。"返顾外众，举手大呼，乱兵皆溃，擒谦、球，斩之。

5 帝屡趣刘鄩战，鄩闭壁不出。晋王乃留副总管李存审守营，自劳军于贝州[5]，声言归晋阳。鄩闻之，奏请袭魏州，帝报曰："今扫境内以属将军，社稷存亡，系兹一举，将军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杨延直引兵万人会于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选壮士五百潜出击之，延直不为备，溃乱而走。诘旦，鄩自莘县悉众至城东，与延直余众合，李存审引营中兵踵其后，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战，晋王亦自贝州至，与嗣源当其前。鄩见之，惊曰："晋王邪！"引兵稍却，晋王蹑之，至故元城西[6]，与李存审遇。晋王为方陈于西北，存审为方陈于东南，鄩为圆陈于其中间，四面受敌；会战良久，梁兵大败，鄩引数十骑突围走。梁步卒凡七万，晋兵环而击之[7]，败卒登木，木为之折，追至河上，杀溺殆尽。鄩收散卒自黎阳渡河，保滑州。

匡国节度使王檀密疏请发关西兵袭晋阳[8]，帝从之，发河中、陕、同华诸镇兵合三万，出阴地关，奄至晋阳城下，昼夜急攻；城中无备，发诸司工匠及驱市人乘城拒守，城几陷者数四，张承业大惧。代北故将安金全退居太原[9]，往见承业曰："晋阳根本之地，若失之，则大事去矣。仆虽

老病，忧兼家国，请以库甲见授，为公击之。”承业即与之。金全帅其子弟及退将之家得数百人，夜出北门，击梁兵于羊马城内[10]；梁兵大惊，引却。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闻晋阳有寇，遣牙将石君立将五百骑救之；君立朝发上党，夕至晋阳[11]。梁兵扼汾河桥，君立击破之，径至城下大呼曰：“昭义侍中大军至矣[12]。”遂入城。夜，与安金全等分出诸门击梁兵，梁兵死伤什二三。诘朝，王檀引兵大掠而还。晋王性矜伐[13]，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赏皆不行。

梁兵之在晋阳城下也，大同节度使贺德伦部兵多逃入梁军，张承业恐其为变，收德伦，斩之。

帝闻刘郭败，又闻王檀无功，叹曰：“吾事去矣！”

6 三月，乙卯朔，晋王攻卫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绍走，擒斩之，复以惠州为磁州[14]。晋王还魏州。

7 上屡召刘郭不至[15]，己巳，即以郭为宣义节度使，使将兵屯黎阳。

8 夏，四月，晋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检使袁建丰为洺州刺史。

【注释】

①全昱(yù 郁)：即朱全昱，末帝友贞的伯父。

②拜：下跪叩头；揖：一般的拱手礼，长揖是很郑重的拱手礼。

③抗直：坦率耿直。

④天兴门：即扬州牙城南门。

⑤劳军于贝州：慰问围困贝州张源德的军队。

⑥故元城：即唐代的元城，其址在魏州郭下。

⑦环而击之：因梁军为圆阵，在晋军的两个方阵之间，故环而击之。

⑧关西：泛指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以西地区。

⑨代北故将：代北，唐代方镇名，治代州（今山西代县）。早年安金全跟随晋王李克用起兵代北，故称代北故将。

⑩羊马城：亦称羊马墙、羊马垣，本为敌兵进逼时，城外居民撤退暂时安顿羊马之所，故名，后专指城外加筑的类似城圈的工事。

⑪朝发上党，夕至晋阳：上党距晋阳五百余里，轻骑疾驰，此借用《水经注·江水注》"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句式，朝发夕至，极言其速。

⑫昭义侍中：李嗣昭镇昭义军府，又官侍中，故称之。言"昭义侍中大军至矣"，为震慑梁军。

⑬矜伐：自负贤能，夸耀自己的功劳和才干。

⑭磁州：地名。治今河北磁县。

⑮刘邦不至：刘邦兵败丧师，惧罪不敢入朝。

【译文】

二年（丙子，公元916年）

1 春，正月，宣武节度使、守中书令、广德靖王朱全昱去世。

2 皇帝听说前河南府参军李愚的学问人品都很好，就征召他为左拾遗，并充任崇政院直学士。衡王朱友谅地位极其尊贵，李振等大臣见到他，都行跪拜之礼，唯有李愚见到他只是拱手作揖而已，皇帝听说了这一情况之后就责备他说："衡王是朕的兄长，朕都向他行拜见礼，而你只是拱手作揖，合适吗？"李愚回答说："陛下用自家里的人相见之礼接见衡王，拜他是应当的。李振等人也是陛下的家臣；而臣过去和衡王又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不能随便地表示过份的谦卑。"过了一段时间，李愚终因性情耿直不讨欢心被贬为邓州观察判官。

3 蜀主任命李继崇为武泰节度使、兼中书令、陇西王。

4 二月，十六日晚上，吴国的宿卫将马谦、李球劫持吴王登上城

楼，调拨武库中的武器要讨伐徐知训；徐知训知道消息后准备逃走，严可求对他说："军城发生叛乱，你带头抛弃大家自己先逃走，我们还能依靠谁来领导呢？"徐知训这才放弃逃跑的念头。大家都还在疑虑害怕，只有严可求关起门来睡大觉，打鼾的声音在门外都能听得见，看到他这样，府中才稍微安定了下来。十七日，马谦等人在天兴门外摆开了阵式，这时诸道副都统朱瑾从润州赶回，看了一下阵式，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回过头对着城外的兵众们，抬起手大声高呼，叛军们立刻就溃散了，于是活捉了马谦、李球两人，并把他们斩首了。

5 皇帝屡次催促刘鄩出战，刘鄩却坚守壁垒，不肯出来。晋王于是留下副总管李存审守卫大营，自己到贝州去劳军，并且声称要回晋阳去了。刘鄩听到这一消息，就向皇帝上奏请求进攻魏州，皇帝回复他说："现在把国内的一切人力物力都调归将军指挥了，国家的存亡，在此一举了，将军你要好自为之啊！"刘鄩命令澶州刺史杨延直率领一万名军队到魏州会合，杨延直半夜赶到了魏州城南，城里却挑选了五百名壮士悄悄地出城攻杀梁军，杨延直事前没做防备，结果整个军队被击溃了，只好往后面逃去。第二天清晨，刘鄩从莘县倾巢出动，到达魏县城东，和杨延直的残余部队会合，李存审从营中率兵跟在他的后面，李嗣源率领城中的军队出击，正好这时晋王也从贝州赶回来，和李嗣源从正面攻击。刘鄩一看，大吃一惊说："这是晋王啊！"就率军往后撤退，晋王跟在后面追踪不舍，一直到了故元城的西边，又和李存审的军队遭遇。晋王在西北面布下方阵，李存审在东南面布下方阵，刘鄩在二者之间布下圆阵，四面都受敌；双方混战了很长时间，梁兵终于大败，刘鄩率领数十名亲兵突围逃走。梁军的步兵大约有七万人，被晋兵团团围住四面攻击，败兵们争先恐后地往树上爬，树都被压断了，一路追杀到了黄河边，梁兵在战场上被杀死的和被河水淹死的，几乎被消灭光了。刘鄩搜罗失散的残兵从黎阳渡过黄河，退守到滑州。

匡国节度使王檀秘密地上了一个奏折，请求调发关西地区的军队袭击晋阳，皇帝允许了，于是就征调河中、陕、同华各镇的军队合计有三万人，经过阴地关，迅速地攻到晋阳城下，并且日夜不停地猛烈攻城；晋阳城中没有防备，临时只好征调各衙门中的差役、工匠，并且驱赶城里的百姓登城应战，有好几次城池要被攻陷，张承业感到非常害怕。代北的旧将安金全退休以后住在太原，这时赶到晋阳见张承业说："晋阳是国家的根本之地，如果失守的话，那么大势就去了。老奴虽然年老多病，但是也经常忧国忧家，请你把武库的盔甲兵器拨交给我，我愿意替您去击退梁兵。"张承业当即就给了他。安金全率领他的子弟和退休将领们的子弟家丁共有几百人，乘着夜色从北门出击，进攻羊马城内的梁兵；梁兵大吃一惊，只好往后撤退。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听说晋阳有敌寇入侵，就派牙将石君立率领五百名骑兵前去救援；石君立早晨从上党出发，晚上就到了晋阳。梁兵扼守在汾河桥，石君立把他们击溃了，一直冲到城下，大声喊道："昭义侍中的大军来了。"于是就进入城中。晚上，石君立和安金全等人分别从各城门出击梁兵，梁兵死伤了十分之二三。第二天一早，王檀率兵在各地大肆抢劫一番后就撤退回去了。晋王生性自负其才能，因为晋阳解围的计策不是他自己谋划的，所以对于安金全等人的功劳都没有行赏。

梁军兵临晋阳城下的时候，大同节度使贺德伦部的士兵很多都逃回到梁军那里去了，张承业担心会生变故，就逮捕了贺德伦，并把他杀了。

皇帝听说刘鄩吃了败仗，又听说王檀无功而回，叹气说："我的事情完了！"

6 三月，初一，晋王进攻卫州，初八，刺史米昭投降。接着晋王又进攻惠州，刺史靳绍逃走，被活捉后斩首，又把惠州改称为磁州。晋王返回魏州。

7 皇上屡次召刘鄩入朝不到，十五日，就任命刘鄩为宣义节度

使,让他率兵屯驻在黎阳。

8 夏,四月,晋人攻下洺州,任命魏州都巡检使袁建丰为洺州刺史。

9 刘鄩既败,河南大恐,鄩复不应召,由是将卒皆摇心。帝遣捉生都指挥使李霸帅所部千人戍杨刘,癸卯,出宋门,其夕,复自水门入,大噪,纵火剽掠,攻建国门[1],帝登楼拒战。龙骧四军都指挥使杜晏球以五百骑屯毬场[2],贼以油沃幕,长木揭之,欲焚楼,势甚危;晏球于门隙窥之,见贼无甲胄,乃出骑击之,决力死战,俄而贼溃走。帝见骑兵击贼,呼曰:"非吾龙骧之士乎,谁为乱首?"晏球曰:"乱者惟李霸一都[3],余军不动。陛下但帅控鹤守宫城[4],迟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讨乱者,阖营皆族之,以功除单州刺史[5]。

10 五月,吴越王镠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贡[6]。光业,日休之子也[7]。

11 六月,晋人攻邢州,保义节度使阎宝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挥使张温将兵五百救之,温以其众降晋。

12 秋,七月,甲寅朔,晋王至魏州。

13 上嘉吴越王镠贡献之勤,壬戌,加镠诸道兵马元帅。朝议多言镠之入贡,利于市易,不宜过以名器假之;翰林学士窦梦征执麻以泣[8],坐贬蓬莱尉。梦征,棣州人也。

14 甲子,吴润州牙将周郊作乱,入府,杀大将秦师权等,

大将陈祐等讨斩之。

15 八月，丁酉，以太子少保致仕赵光逢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6 丙午，蜀主以王宗绾为东北面都招讨，集王宗翰、嘉王宗寿为第一、第二招讨，将兵十万出凤州；以王宗播为西北面都招讨，武信军节度使刘知俊、天雄节度使王宗俦[9]、匡国军使唐文裔为第一、第二、第三招讨，将兵十二万出秦州，以伐岐。

17 晋王自将攻邢州，昭德节度使张筠弃相州走；晋人复以相州隶天雄军[10]，以李嗣源为刺史。晋王遣人告阎宝以相州已拔，又遣张温帅援兵至城下谕之，宝举城降[11]；晋王以宝为东南面招讨使，领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审为安国节度使，镇邢州。

18 契丹王阿保机帅诸部兵三十万[12]，号百万，自麟、胜攻晋蔚州，陷之，虏振武节度使李嗣本。遣使以木书求货于大同防御使李存璋，存璋斩其使；契丹进攻云州，存璋悉力拒之。

19 九月，晋王还晋阳。王性仁孝，故虽经营河北，而数还晋阳省曹夫人[13]，岁再三焉。

20 晋人以兵逼沧州，顺化节度使戴思远弃城奔东都；沧州将毛璋据城降晋，晋王命李嗣源将兵镇抚之，嗣源遣璋诣晋阳。晋王徙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镇沧州，以嗣源为安国节度使。嗣源以安重诲为中门使，委以心腹，重诲亦为嗣源尽力。重诲，应州胡人也。

21 晋王自将兵救云州;行至代州,契丹闻之,引去,王亦还。以李存璋为大同节度使。

22 晋人围贝州逾年,张源德闻河北诸州皆为晋有,欲降;谋于其众,众以穷而后降,恐不免死,不从;共杀源德,婴城固守。城中食尽,啖人为粮,乃谓晋将曰:"出降惧死,请擐甲执兵而降,事定而释之。"晋将许之,其众三千出降,既释甲,围而杀之,尽殪[14]。晋王以毛璋为贝州刺史。于是河北皆入于晋,惟黎阳为梁守。

23 晋王如魏州。

24 吴光州将王言杀刺史戴肇,吴王遣楚州团练使李厚讨之。庐州观察使张崇不俟命,引兵趣光州,言弃城走。以李厚权知光州。崇,慎县人也。

25 庚申,蜀新宫成[15],在旧宫之北。

26 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琅邪忠毅王王檀,多募群盗,置帐下为亲兵,己卯,盗乘檀无备,突入府杀檀。节度副使裴彦帅府兵讨诛之,军府由是获安。

【注释】

①宋门:即梁都城东面自南向北第二门,时已改名观化门,此用旧称。水门:即有水闸之门,其址不详,玩其文义,约在都城之西;建国门:宫城正南门。

②毬场:毬为球的异体字,即球,古代的一种游戏用具,以皮为表,中实以毛,蹴踢为戏。毬场即是蹴踢之场所。

③一都:一拨、一部,李霸之部有一千人。

④控鹤:宿卫近侍军的称号,始建于唐代武后之时。

⑤除:拜官授职,除去旧职就任新官。

⑥建、汀、虔、郴、潭、岳、荆南:建州治今福建建瓯,汀州治今福建长汀,虔

州治今江西赣州，郴州治今湖南郴州，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岳州治今湖南岳阳，荆南治今湖北江陵。据《九域志》统计，此次入贡取道迴远，共计行程三千九百余里。

⑦日休：即皮日休，唐代文学家。字逸少，后改袭美，号鹿门子等，襄阳人。咸通八年进士，后参加黄巢起义军。善属文，多讥切时政，有集《皮子文藪》等。

⑧执麻：拿着麻布丧服，有报丧之意。

⑨天雄：军府名，与梁天雄军名同。蜀天雄节度使镇秦州（治今甘肃秦安西北）。

⑩复以相州隶天雄军：相州原隶天雄军，因去年魏州叛梁，故梁分相州立昭德军。

⑪举城降：举邢州城降。位于邢州之南的相州已降，援兵张温已降，坚守无望，亦降。

⑫契丹王阿保机：契丹，古族、古国名，源于东胡，长期在今辽河上游一带游牧，在阿保机领导下建立辽朝（公元916～1125年），经济文化获得很大发展，后为金所灭。阿保机（公元872～926年），即辽太祖，辽王朝的建立者。耶律氏，契丹迭剌部人，10世纪初统一契丹八部，控制邻近少数民族地区。

⑬曹夫人：即晋国夫人曹氏，后唐庄宗李存勖生母，庄宗即位后册尊曹夫人为皇太后，而以太后刘氏为皇太妃。

⑭殪（yì 意）：亦作噎，仆倒，致之于死。

⑮新宫：以去年十一月火焚之，故建新宫。

【译文】

9 刘邠战败以后，黄河以南地区大为恐慌，刘邠仍然不遵照皇帝的召唤入朝，因此将士们都人心动摇。皇帝派遣捉生都指挥使李霸所属的一千名军队前去戍守杨刘，十九日，他们从宋门出发，当晚，又从水门回到都城，乘机起哄，大肆放火抢劫，并进攻皇宫的建国门，皇帝亲自登上城楼应战。龙骧四军都指挥使杜晏球率领五百名骑兵驻守在毬场，乱兵们把油浇在幕布下，再用长竿挑着，准备要放火烧楼，情况十分危急；杜晏球从门缝里往外偷看，看见乱兵们都没有穿戴盔甲，于是就率领骑兵出击，奋力死战，不大一会儿敌

兵就溃败逃走了。皇帝看见骑兵在追杀敌兵,大声喊叫说:"那不是我龙骧军的战士吗?带头作乱的人是谁?"杜晏球回答说:"作乱的只有李霸那一部,其余的都没有动,陛下只管率领控鹤军士们守住宫城,等到天亮,臣一定能彻底打败敌兵。"于是杜晏球就讨伐乱军,把他们全营的人都灭族治罪,因为这次功劳杜晏球被任命为单州刺史。

10 五月,吴越王钱镠派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从建州、汀州、虔州、郴州、潭州、岳州、荆南这一条路线前来入贡。皮光业是皮日休的儿子。

11 六月,晋军进攻邢州,保义节度使阎宝坚守防御;皇帝派遣捉生都指挥使张温率领五百名军队前往救援,张温却率领他的部众们投降了晋国。

12 秋,七月,初一,晋王到达魏州。

13 皇帝褒奖吴越王钱镠能殷勤入贡,初九,加任钱镠为诸道兵马元帅。朝臣们的议论多认为钱镠的入贡,只是因为顺道来做生意有利可图,不应该过份地给他名器爵位;翰林学士窦梦征甚至拿着麻布丧服前来泣谏,因此被贬为蓬莱县尉。窦梦征是棣州人。

14 十一日,吴国的润州牙将周郊发动叛乱,攻进州府中,杀死了大将秦师权等人,大将陈祐等人平定了叛乱,并把周郊斩首。

15 八月,十五日,任命以太子少保退休的赵光逢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6 二十四日,蜀主任命王宗绾为东北面都招讨,集王王宗翰、嘉王王宗寿为第一、第二招讨,率领十万名士兵从凤州出发;任命王宗播为西北面都招讨,武信军节度使刘知俊、天雄军节度使王宗俦、匡国军使唐文裔为第一、第二、第三招讨,率领十二万名士兵从秦州出发,前去讨伐岐国。

17 晋王亲自率军进攻邢州,昭德节度使张筠放弃相州逃走;晋国又把相州重新归属于天雄军府,任命李嗣源为刺史。晋王派人告

诉邢州的阎宝说相州已经被晋军攻下了，又派遣降将张温率领原来的援军到城下告诉他自己已投降晋国了，阎宝于是只好开城投降了；晋王任命阎宝为东南面招讨使，遥领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李存审为安国节度使，镇守邢州。

18 契丹王阿保机率领各部落的军队三十万人，号称有一百万，从麟州、胜州进攻晋国的蔚州，攻陷了，俘虏了振武节度使李嗣本。派遣使者拿着本板文书到大同防御使李存璋处要求财货，李存璋斩杀了来使；于是契丹对云州发动了进攻，李存璋竭力防守。

19 九月，晋王回到晋阳。晋王天性仁孝，所以虽然经营河北，但仍然多次回到晋阳探望生母曹夫人，每年总有好几次。

20 晋国的军队进逼沧州，顺化节度使戴思远放弃城池逃往东都；沧州的部将毛璋占据城池投降了晋国，晋王任命李嗣源率兵前去镇守沧州安抚降卒，李嗣源派遣毛璋到晋阳去。晋王把李存审迁任为横海节度使，镇守沧州，而任命李嗣源为安国节度使。李嗣源任命安重诲为中门使，把他当作心腹，重诲也能够为李嗣源尽心尽力。安重诲是应州的胡人。

21 晋王亲自率兵救援云州；军队行进到代州的时候，契丹人听说了，就率军撤走，晋王也只好回师了。任命李存璋为大同节度使。

22 晋国的军队围困贝州已经有一年多了，张源德听说河北各州都已被晋国占据了，就打算投降；便和部属们商议，大家认为走投无路了再投降，恐怕免不了一死，都不赞成；随后大家共同杀死了张源德，继续坚守城池。城中的粮食终于吃光了，只好吃人肉充饥，最后他们只得对晋军将领说："我们想出城投降但又怕被杀死，请让我们穿着盔甲拿着武器出来投降，事情平定了之后再解除武装。"晋军将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城内的梁军有三千人都出来投降，等他们解除了武装之后，晋军把他们围起来进行屠杀，一个不留地全部杀光。晋王任命毛璋为贝州刺史。到这时，黄河以北地区都归入了晋国版图，只有黎阳一处还是为梁军所把守。

23 晋王回到魏州。

24 吴国的光州将领王言杀了刺史载肇,吴王派遣楚州团练使李厚前往讨伐。庐州观察使张崇不等吴王下命令,自己就率兵进攻光州,王言丢下城池逃走。吴王任命李厚暂时代理光州的事务。张崇是慎县人。

25 初八,蜀国的新皇宫落成,位置在旧皇宫的北面。

26 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琅邪忠毅王王檀,招募了很多强盗,安置在自己的帐下当作亲兵,二十七日,这些强盗们乘着王檀没有防备,冲进军府杀死了王檀。节度副使裴彦率领府兵讨伐诛杀了他们,军府从此才安定了下来。

27 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绾等出大散关,大破岐兵,俘斩万计,遂取宝鸡。己丑,王宗播等出故关,至陇州。丙寅[1],保胜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岌畏岐王猜忌,帅其众二万,弃陇州奔于蜀军。蜀兵进攻陇州,以继岌为西北面行营第四招讨。刘知俊会王宗绾等围凤翔[2],岐兵不出。会大雪,蜀王召军还。复李继岌姓名曰桑弘志。弘志,黎阳人也。

28 丁酉,以礼部侍郎郑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珏,綮之侄孙也。

29 己亥,蜀大赦。

30 晋王遣使如吴,会兵以击梁。十一月,吴以行军副使徐知训为淮北行营都招讨使,及朱瑾等将兵趣宋、亳与晋相应[3]。既渡淮,移檄州县,进围颍州。

31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汉,国号大汉。

32 楚王殷闻晋王平河北，遣使通好；晋王亦遣使报之。

33 是岁，庆州叛附于岐，岐将李继陟据之。诏以左龙虎统军贺瓌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将兵讨之，破岐兵，下宁、衍二州[4]。

34 河东监军张承业既贵用事，其侄瓘等五人自同州往依之，晋王以承业故，皆擢用之。承业治家甚严，有侄为盗，杀贩牛者，承业立斩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瓘为麟州刺史，承业谓瓘曰："汝本车度一民，与刘开道为贼[5]，惯为不法；今若不悛，死无日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贪暴。

35 吴越牙内先锋都指挥使钱传珦逆妇于闽[6]，自是闽与吴越通好。

36 闽铸铅钱，与铜钱并行。

37 初，燕人苦刘守光残虐，军士多归于契丹；及守光被围于幽州，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强大。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7]，国人谓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

述律后勇决多权变，阿保机行兵御众，述律后常预其谋。阿保机尝度碛击党项[8]，留述律后守其帐，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9]；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晋王方经营河北，欲结契丹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机[10]，以叔母事述律后。

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主

怒其不拜,使牧马于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颇知属文。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11]!宜礼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12],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

顷之,延徽逃奔晋阳。晋王欲置之幕府,掌书记王缄疾之;延徽不自安,求东归省母[13],过真定,止于乡人王德明家,德明问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为晋有,当复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复往,得无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诣之,彼手目复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复入契丹。契丹主闻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向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归,恐不听,故私归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称帝,以延徽为相,累迁至中书令。

晋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书于晋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恋英主,非不思故乡,所以不留,正惧王缄之谗耳。"因以老母为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14]。"故终同光之世[15],契丹不深入为寇,延徽之力也。

【注释】

①丙寅:十月无此日,疑误。

②凤翔:府名。治今陕西凤翔,为岐国都城。

③宋、亳:州名。宋州治今河南商丘;亳州治今安徽亳州。

④宁、衍二州:州名。宁州治今甘肃宁县;衍州治今甘肃正宁西南。

⑤刘开道：旧注以为必指梁国开道指挥使刘知俊，其又曾镇守过同州。

⑥牙内：即府内，后世作衙内。

⑦阿保机：史称辽太祖。

⑧党项：中国古民族名。汉代西羌的一支，五代时迁移至今甘肃、宁夏、陕北一带，不久为阿保机所并。后其族人李元昊称帝，建立夏政权（公元1038～1227年）。

⑨室韦：中国古民族名。居住在黑龙江上游两岸及额尔古纳河一带，分数部，以狩猎为生，后为契丹所并。黄头部落是其力量最强大者。

⑩叔父：因为先晋王李克用曾与耶律阿保机结为兄弟，所以现晋王李存勖称其为叔父。

⑪牧圉（yǔ 予）：养马。

⑫建牙开府：兴兵建幕府，辟置僚属。

⑬东归：从晋阳去故乡幽州，是自西往东。

⑭南牧：代指南侵。语出汉代贾谊《过秦论》："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⑮同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年号，公元923～925年。

【译文】

27 冬，十月，初二，蜀国王宗绾等人出大散关，大破岐国的军队，俘虏和斩杀了数以万计的敌兵，随即攻取了宝鸡。初七，王宗播等人出故关，到达陇州。丙寅日，保胜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岌害怕岐王对他猜忌，就率领部属二万人，放弃陇州投奔了蜀军。蜀军进攻陇州，就任命李继岌为西北面行营第四招讨。刘知俊会合王宗绾等人围攻凤翔，岐国的军队坚持不出战。碰上天下起了大雪，蜀主就把军队召回去了。蜀主恢复了李继岌原来的姓名叫桑弘志。桑弘志是黎阳人。

28 十五日，任命礼部侍郎郑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珏是郑綮的侄孙。

29 十七日，蜀国大赦境内。

30 晋王派遣使者到吴国去，希望和吴国军队联合攻打梁国。十

一月，吴国任命行军副使徐知训为淮北行营都招讨使，和朱瑾等人率兵进攻宋州、亳州，以与晋军相呼应。吴军渡过淮河以后，便移送讨伐檄文到各个州县，并围攻颍州。

31 十二月，二十七日，蜀国大赦境内，并改明年的年号为天汉，国号为大汉。

32 楚王马殷听说晋王平定了黄河以北地区，就派遣使者前来表示友好；晋王也派遣使者前去表示同样的意愿。

33 这一年，庆州叛变投靠了岐国，岐国将领李继陟就占据了该地。梁帝下诏任命左龙虎统军贺瓌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率兵前去讨伐，击败了岐国的军队，攻下了宁、衍两州。

34 河东监军张承业在晋国获得了尊贵的地位并且掌了权，他的侄子张瓘等五人从同州前去投靠他，晋王因为张承业的缘故，也都提拔重用了他们。张承业治理家人十分严厉，有个侄子当强盗，杀了贩牛的人，张承业知道后当即就把他斩首了；晋王急忙派人去说情，已经来不及了。晋王任命张瓘为麟州刺史，张承业对张瓘说："你原来不过是车度地方的一个小民百姓，和刘开道一块儿当过强盗，总是干些不法的勾当；现在如果你还不痛改前非的话，死期就不远了。"从此以后张瓘在所到之处再也不敢贪婪残暴了。

35 吴越的牙内先锋都指挥使钱传珦娶了闽国的媳妇，从此闽和吴越就非常友好了。

36 闽国铸造铅钱，和铜钱同时使用。

37 起初，燕国人苦于刘守光的残暴，军士们很多都逃归契丹；到了刘守光被晋军围困在幽州的时候，他北面国境的军民又多被契丹所劫掠；契丹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契丹王阿保机开始自称为皇帝，他的国人尊称他为天皇王，阿保机册封他的妻子述律氏为皇后，并且设置了百官；到这时候，改年号为神册。

述律皇后勇敢果断，善于随机应变，阿保机行军打仗统御部众，述律皇后经常帮着出谋划策。阿保机曾经横越沙漠去攻打党

项；把述律皇后留下来守卫后方，这时黄头、臭泊两个室韦部落乘着契丹后方空虚联合起来入侵；述律皇后事先得知了消息，就布置了人马等待他们的到来，交战之后奋勇杀敌，结果把来犯之敌打得大败，经过这次战斗她的声名威震各个夷族部落。述律皇后有母亲也有婆婆，她都一概地坐在榻上接受他们的跪拜，并且说："我只拜天，不拜人。"晋王当时正在经营河北，想结交契丹作为后援，所以时常以叔父的礼节侍奉阿保机，以叔母的礼节侍奉述律皇后。

刘守光晚年势力衰败，就派遣参军韩延徽到契丹去求援，契丹主对韩延徽不肯下拜非常恼怒，于是就罚他到郊野去牧马。韩延徽是幽州人，有智慧谋略，又擅长文翰。述律皇后对契丹主建议说："韩延徽能够守节而不屈服，这正是当今的贤者，为什么要用让他牧马来侮辱他呢？应该礼遇重用他。"于是契丹主把韩延徽叫来谈话，非常欣赏他，把他当作智囊，一举一动都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韩延徽开始教契丹建立幕府，辟置僚属，建筑城郭，建立城市里巷，用来安置汉族人，让他们都有配偶，开垦种植荒地。从此以后，汉族人都能够安居乐业，逃亡的人更加少了。契丹的国力能够盛慑各国，其中韩延徽帮了不少的忙。

不久，韩延徽逃到晋阳。晋王想把他安排在幕府，掌书记王缄妒忌他；韩延徽觉得很不安，就要求东行去看望母亲，途中经过真定，投宿在同乡王德明的家中，王德明问他今后到哪里去，韩延徽说："现在黄河以北地区都归晋国所有，我看我只能再回到契丹去。"王德明说："你背叛了他们，现在又要回去，这不是自己找死吗？"韩延徽说："他们自从我走了以后，就像失去了手和眼一样；现在我再回去，他们的手和眼就又完整了，怎么肯杀害我呢？"看望了母亲大人之后，他又回到了契丹。契丹主听说他的到来，十分欢喜，就像他是自天而降，拍着他的背说："前一阵子你到哪里去了？"韩延徽回答说："思念老母，想要告假回去，又怕大王不允许，所以我就私自回去了。"从此，契丹主待他更好了。到了契丹主称皇帝的时

候，就任命韩延徽为宰相，后来一直提拔到中书令。

晋王派遣使者到契丹，韩延徽就托他们带信给晋王，解释了自己当初之所以北去契丹的原因，并且说："不是我不留恋英明的主公，也不是我不想念故乡，之所以不愿留在那里，正是害怕王缄的谗言罢了。"同时又把老母亲拜托给晋王照顾，信中又说道："有我韩延徽在这里，契丹一定不会南下侵边。"所以一直到晋王称帝的整个同光年间，契丹都没有深入国境侵扰，这主要是韩延徽出了力。

三　年

1 春，正月，诏宣武节度使袁象先救颍州，既至，吴军引还。

2 二月，甲申，晋王攻黎阳[1]，刘鄩拒之，数日，不克而去。

3 晋王之弟威塞军防御使存矩在新州[2]，骄惰不治，侍婢预政。晋王使募山北部落骁勇者及刘守光亡卒以益南讨之军；又率其民出马，民或鬻十牛易一战马，期会迫促，边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骑，自部送之，以寿州刺史卢文进为裨将[3]。行者皆惮远役，存矩复不存恤。甲午，至祁沟关，小校宫彦璋与士卒谋曰："闻晋王与梁人确斗，骑兵死伤不少。吾侪捐父母妻子，为人客战，千里送死，而使长复不矜恤，奈何？"众曰："杀使长，拥卢将军还新州，据城自守，其如我何？"因执兵大噪，趣传舍，诘朝，存矩寝未起，就杀之。文进不能制，抚膺哭其尸曰："奴辈既害郎君，使我何面复见晋王！"因为众所拥，还新州，守将杨全章拒之；又

攻武州，雁门以北都知防御兵马使李嗣肱击败之。周德威亦遣兵追讨，文进帅其众奔契丹。晋王闻存矩不道以致乱，杀侍婢及幕僚数人。

4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比至进牛口[4]，旧置八防御军，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5]。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6]。德威又忌幽州旧将有名者，往往杀之。

吴王遣使遗契丹主以猛火油[7]，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契丹主大喜，即选骑三万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岂有试油而攻一国乎！"因指帐前树谓契丹主曰："此树无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犹是矣。吾但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动轻举！万一不胜，为中国笑[8]，吾部落亦解体矣。"契丹主乃止。

三月，卢文进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弃城走；文进以其部将刘殷为刺史，使守之。晋王使周德威合河东、镇、定之兵攻之[9]，旬日不克。契丹主帅众三十万救之，德威众寡不敌，大为契丹所败，奔归。

5 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吴上高,俘获而还。

6 契丹乘胜进围幽州,声言有众百万,毡车毳幕弥漫山泽[10]。卢文进教之攻城,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11];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熔铜以洒之,日杀千计,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间使诣晋王告急,王方与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则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谋于诸将,独李嗣源、李存审、阎宝劝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犹擒颉利[12],今吾有猛将三人,复何忧哉!"存审、宝以为虏无辎重,势不能久,俟其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变生于中,何暇待虏之衰!臣请身为先锋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晋王命嗣源将兵先进,军于涞水,阎宝以镇、定之兵继之。

7 吴昇州刺史徐知诰治城市府舍其盛[13]。五月,徐温行部至昇州,爱其繁富。润州司马陈彦谦劝温徙镇海军治所于昇州,温从之,徙知诰为润州团练使。知诰求宣州,温不许,知诰不乐。宋齐丘密言于知诰曰:"三郎骄纵,败在朝夕。润州去广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诰悦,即之官。三郎,谓温长子知训也。温以陈彦谦为镇海节度判官。温但举大纲,细务悉委彦谦,江、淮称治。彦谦,常州人也。

8 高季昌与孔勍修好,复通贡献。

【注释】

①黎阳:县名,治今河南浚县东北。为当时梁在黄河以北地区的唯一驻守

地。

②新州：州名，治今河北涿鹿。晋设威塞军于此。

③寿州：州名，治今安徽寿县。当时寿州在吴国境内，卢文进为遥领刺史。

④比至：胡注以为当作"北至"。

⑤缯(zēng 增)纩(kuàng 矿)：缯是古代丝织品的总称。纩是絮衣服的新丝绵。

⑥营、平之间：即营州和平州之间。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平州治今河北卢龙北。两州之间地势险峻，为关内关外的要冲之地。

⑦猛火油：即今之石油，出自占城国(今越南)，最初用于南方水战。

⑧中国：中原国家，这里主要指晋、梁等国。

⑨河东：方镇名。治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唐开元时置，初号保宁军，后称河东节度使。

⑩毡车毳(cuì 脆)幕：毡车是挂着毡毯的大车，毳是鸟兽的细毛，亦常做毡，毳幕即毡帐。两者都有很好的御寒功能。

⑪然：通燃。

⑫李靖、颉利：李靖(公元571～649年)，唐代名将。京兆三原人，贞观二年为代州行军总管，破突厥，四年俘颉利可汗。又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破吐谷浑。以功封卫国公。精通兵法，著有《李卫公兵法》，久佚。颉利即颉利可汗，东突厥可汗，名咄苾，公元620～630年在位。屡扰唐朝边境。

⑬昇州：州名，治今江苏南京。

【译文】

三年(丁丑，公元917年)

1 春，正月，皇帝下诏命令宣武节度使袁象先救援颍州，到达颍州之后，吴国的军队就自己撤退回去了。

2 二月，初五，晋王进攻黎阳，刘郭率兵抵抗，双方交战了好几天，没有攻下来，晋军只好撤走了。

3 晋王的弟弟威塞军防御使李存矩驻守在新州，骄横怠惰，不理政事，却让手下的侍从奴婢们干预政事。晋王命令他招募燕山北面部落中勇敢善战的人以及刘守光的逃兵，用来扩充南讨的军队；他

又强迫百姓出马，百姓中有的人卖十头牛才能换得一匹战马，加上期限非常紧迫，边境的老百姓都怨声载道。李存矩征得五百匹战马，就亲自押送，并且任命寿州刺史卢文进为他的副将，一道前往。前去送马的人都害怕这趟长途差役，而李存矩对他们又不加体恤。十五日，到达祁沟关，小校宫彦璋和士兵们商量说："听说晋王正和梁国人在旗鼓相当地苦战，骑兵又死伤不少。我们撇下父母妻子儿女，替别人在异乡作战，这真是千里来送死，而使长又不体恤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大家都说："把使长杀掉，保护着卢将军回新州，占据城池防守，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于是拿起武器，大声疾呼，直奔驿站的房舍而去，第二天一大早，李存矩睡觉还没有起床，他们走上前去把他杀了。卢文进控制不住这种局面，他只好捶着胸抚着李存矩的尸首大哭说："奴才们害死了郎君，叫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去见晋王啊！"接着他被大家簇拥着回到新州，新州守将杨全章不让他们进城；于是他们就转而攻打武州，结果被雁门以北都知防御兵马使李嗣肱打败。周德威派遣军队追击讨伐他们，卢文进只好率领众人投奔契丹去了。晋王得知是李存矩暴虐无道才引起了乱子，于是就下令杀了李存矩的侍从奴婢以及幕僚数人。

4 当初，在幽州北面七百里的地方有一个渝关，关下有一条渝水通往大海。从渝关的东北方向沿着海有一条路，路的狭窄处只有几尺宽，两旁都是乱石山，山势高峻不可攀越。从这里往北一直到进牛口，过去曾设置有八防御军，招募当地士兵把守，这里的田租都供给军用，不需送缴到蓟州，幽州每年往这里运送布匹和棉絮以供战士们衣用之需。当地每年都提前收割，坚壁清野后等待契丹的来犯，契丹的军队一到，他们就紧闭壁垒不出战，等到契丹军离开的时候，他们就挑选一些勇敢善战的士兵占据隘口拦击他们，契丹军队常常一无所获地败逃。这些当地的士兵都自己耕种田园，勇敢作战立了功的，会得到加赏封官，因此契丹人不敢轻易来犯。到了周德威任卢龙节度使的时候，他依仗着自己勇敢而不注意加强边防

建设，结果终于丧失了渝关这个天险，契丹人也时常来营州、平州一带割草放牧。周德威还妒忌幽州旧将领中有名望的人，往往找借口把他们杀掉。

吴王派遣使者送给契丹主猛火油，说："攻城的时候，用这种油点燃烧城楼，敌人要用水来浇它，火会烧得更旺。"契丹主听了之后特别高兴，当即就挑选了三万名骑兵准备进攻幽州，述律皇后讥笑他说："哪里有为试验油的效果而去攻打一个国家的道理呢？"于是就指着军帐前的树对契丹主问道："这棵树没有了树皮，它还能生长吗？"契丹主回答说："不能。"述律皇后接着说："幽州城也和这棵树的情况一样。我们只要用三千名骑兵埋伏在幽州城的旁边，抢掠它的四周郊野，使城里没有粮食吃，不用几年，幽州城自然就会处于困境，何必要像你这样轻举妄动呢？万一要是打不胜，只能给中原国家增添笑料，我们的部落也就要解体了。"契丹主于是停止了对幽州的进攻。

三月，卢文进带领契丹军队猛攻新州，新州刺史安金全无法防守，只好弃城逃跑。卢文进任命他的部将刘殷为新州刺史，让他坚守新州。晋王命令周德威会合河东、镇州、定州的军队向新州发起进攻，十几天时间都没能攻下。契丹主又率领三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新州，周德威寡不敌众，被契丹打得大败，逃了回去。

5 楚王马殷派遣他的弟弟马存进攻吴国的上高，俘获了很多人口、财物而回。

6 契丹乘胜进军包围了幽州，扬言有百万大军，挂着毡毯的大车和毡帐满山遍野。卢文进教他们攻城池的方法，挖地道，日夜不停地从四面一起掘进，城里则挖地穴点燃膏油来阻截他们；城外的人又在城边堆起土山以居高临城，城里的人则用熔化了的铜汁投洒敌人，这样每天杀死有上千个敌人，但城外的人仍然攻城不止。周德威派出秘密使者到晋王那里告急，这时晋王正和梁军在黄河流域相持不下，想分兵去救援又怕这里的兵力太少了不行，不去救援

又担心会失去幽州，只好和诸位将领们商量，只有李嗣源、李存审、阎宝劝晋王派兵前去救援。晋王高兴地说："从前唐太宗得到一个李靖还能活捉颉利，现在我有三位猛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李存审、阎宝认为敌人没有带足够的粮草补给，他们的进攻势头不可能坚持很久，等到野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供他们掠夺的时候，粮食吃完了就会自己撤回去，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紧跟其后攻击敌人。李嗣源说："周德威是国家重臣，现在幽州城朝不保夕，恐怕城中要发生变故，哪里还能等到敌人衰弱呢？臣请求担任前锋立刻赶赴幽州。"晋王说："你说得很对。"当天就让他调兵遣将。夏，四月，晋王命令李嗣源率领部队先行出发，驻扎在涞水。阎宝则率领镇州、定州的部队随后赶去。

7 吴国昇州刺史徐知诰把州城街市府署和房屋都建造得非常壮观。五月，徐温巡视到达昇州，喜欢上了这里的繁华和富裕。润州司马陈彦谦劝说徐温把镇海军的治所迁到昇州，徐温听从了他的意见，就把徐知诰调任为润州团练使。徐知诰请求调到宣州去任职，徐温不答应，徐知诰心里很不高兴。宋齐丘私下里对徐知诰说："三郎骄傲放纵，早晚是要败亡的。润州距广陵仅一水之隔，这真是天赐良机啊！"徐知诰听了这话很高兴，马上就去上任了。三郎，指的是徐温的长子徐知训。徐温任命陈彦谦为镇海节度判官。徐温只抓大事情，具体事务全部委托给陈彦谦去办理，从此江、淮地区被治理得井井有条。陈彦谦是常州人。

8 高季昌和孔勍重新和好，又恢复了过去的进奉。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七十

后梁纪五起强圉赤奋若七月，尽屠维单阏九月，凡二年有奇。

均王中

贞明三年

1 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为西北面第一招讨，王宗宏为东北面第二招讨，己未，以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

2 晋王以李嗣源、阎宝兵少，未足以敌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审将兵益之。

3 蜀飞龙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张格附之，与司徒、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权。文锡将以女适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庾传素之子，会亲族于枢密院用乐，不先表闻，蜀主闻乐声，怪之，文扆从而谮之。八月，庚寅，贬文锡茂州司

马，其子司封员外郎询流维州，籍没其家；贬文锡弟翰林学士文晏为荣经尉。传素罢为工部尚书，以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权判内枢密院事。凝绩，传素之再从弟也[1]。

4 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即皇帝位于番禺[2]，国号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赵光裔为兵部尚书，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建三庙，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谦曰代祖圣武皇帝，兄隐曰烈宗襄皇帝；以广州为兴王府。

5 契丹围幽州且二百日[3]，城中危困。李嗣源、阎宝、李存审步骑七万会于易州，存审曰："虏众我寡，虏多骑，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虏以万骑蹂吾陈，吾无遗类矣。"嗣源曰："虏无辎重，吾行必载粮食自随，若平原相遇，虏抄吾粮，吾不战自溃矣。不若自山中潜行趣幽州，与城中合势，若中道遇虏，则据险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逾大房岭[4]，循涧而东。嗣源与养子从珂将三千骑为前锋，距幽州六十里，与契丹遇，契丹惊却，晋兵翼而随之。契丹行山上，晋兵行涧下，每至谷口，契丹辄邀之，嗣源父子力战，乃得进。至山口，契丹以万余骑遮其前，将士失色；嗣源以百余骑先进，免胄扬鞭，胡语谓契丹曰："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5]，灭汝种族！"因跃马奋槊[6]，三入其陈，斩契丹酋长一人。后军齐进，契丹兵却，晋兵始得出。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7]，人持一枝，止则成寨。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将至幽州，契丹列陈待之。存审命步兵陈于

其后，戒勿动，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进，烟尘蔽天，契丹莫测其多少；因鼓噪合战，存审乃趣后陈起乘之，契丹大败，席卷其众自北山去，委弃车帐铠仗羊马满野，晋兵追之，俘斩万计。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见之，握手流涕。

契丹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其后又以为卢龙节度使，文进常居平州，帅奚骑岁入北边[8]，杀掠吏民。晋人自瓦桥运粮输蓟城，虽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则文进帅汉卒为向导，卢龙巡属诸州为之残弊。

6 刘鄩自滑州入朝，朝议以河溯失守责之，九月，落鄩平章事[9]，左迁亳州团练使。

7 冬，十月，己亥，加吴越王镠天下兵马元帅。

【注释】

①再从弟：从弟为堂弟，再从弟为同曾祖之弟。

②清海、建武：方镇名。清海军由唐代岭南东道节度使改名，治今广东广州。建武军由唐代岭南西道节度使改名，治今广西南宁西南；刘岩：初名刘陟，唐末岭南节度使刘隐异母弟；番禺：今之广州。

③日二百日：自本年三月算起。

④大房岭：又作大防岭，在今北京房山西，为大防山的一部分。

⑤西楼：契丹上京西楼，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角，东南距幽州约三千余里。此代指契丹首府。

⑥挝(zhuā 抓)：兵器的一种，即粗木棍。颜师古注《急就篇》："粗者曰挝，细者曰杖。"

⑦鹿角：一种尖角向外的木质障碍物，因其象物故名。都卬《三馀赘笔》："盖鹿性警，群居则环其角，圆围如阵，以防人物之害。"

⑧奚：中国古族名。与契丹同源，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分布在饶乐水(今内蒙古老哈河)流域。

⑨落:罢免、削夺官职的一种称谓。一般指免去所任官职中的某一职务,而其余官职仍存。与"落致仕"不同。

【译文】

后梁纪五起丁丑(公元917年)七月,止己卯(公元919年)九月,共二年三个月。

均王中

贞明三年(丁丑,公元917年)

1 秋,七月,初三,蜀主任命桑弘志为西北面第一招讨,王宗宏为东北面第二招讨。十二日,任命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

2 晋王认为李嗣源、阎宝的兵力太少,不足与契丹抗衡,于是就在二十四日,加派李存审率兵前去增援。

3 蜀国的飞龙使唐文扆在宫廷中得势掌权,张格依附他,与司徒、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夺权力。毛文锡准备把女儿嫁给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庾传素的儿子,于是把亲戚族人们聚集在枢密院演奏音乐,没有事先奏明蜀主,蜀主听到了音乐声,感到很奇怪,唐文扆趁机说毛文锡的坏话。八月,十三日,下诏贬毛文锡为茂州司马,把他的儿子司封员外郎毛询流放到维州,并且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贬毛文锡的弟弟翰林学士毛文晏为荣经县尉。把庾传素降为工商尚书,让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暂时代理枢密院事务。庾凝绩是庾传素的本家弟弟。

4 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在番禺称帝,国号为大越,大赦境内,并且改年号为乾亨。任命梁朝的使者赵光裔为兵部尚书,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三人都为同平章事。修建三座祖庙,追尊祖父刘安仁为太祖文皇帝,父亲李谦为代祖圣武皇帝,哥哥刘隐为烈宗襄皇帝;改广州为兴王府。

5 契丹围攻幽州城将近有二百天了,城里非常危急。李嗣源、阎

宝、李存审率领步兵骑兵七万人在易州会师，李存审说："敌众我寡，敌人的骑兵多，我们的步兵多，如果在平原地带和他们相遇，敌人用一万名骑兵践踏我们阵地，那我们就一个也别想活了。"李嗣源说："敌人没有多少军需，而我们则每当行军必须拉着粮食随军，如果在平原地带和他们相遇，敌人一定会抢我们的粮食，我军就不战自溃了。不如从山中秘密地前进赶赴幽州，与城里的军队里应外合，如果半路上碰到敌人，我们就占据险要的地势抵御他们。"十七日，三人率兵从易州向北出发，二十三日，翻越大房岭，沿着山涧向东行进。李嗣源和他的养子李从珂率领三千名骑兵为前锋部队，在离幽州地还有六十里远的地方，和契丹军队遭遇了，契丹军队因为感到意外而向后退去，晋军在其侧面尾随其后。契丹军在山上行进，晋军则在山涧下行进，每到一处谷口，契丹军都要拦击一下晋军，李嗣源父子奋力拼杀，才能够继续行进。到达山口时，契丹人用一万名骑兵挡住去路，晋军将士吓得脸都变了色；李嗣源率领一百多名骑兵作前锋，他脱去头盔，舞着马鞭，用契丹语对契丹人说："你们无缘无故地侵犯我们的疆土，晋王命令我率兵百万直捣你们的老巢西楼，灭绝你们的种族。"随即跃马挥动着木槌，多次冲进敌人军阵，斩杀契丹酋长一人。后面的军队跟着向前推进，契丹军向后退去，晋军才得以开出山口。李存审命令步兵砍伐树木，做成鹿角，每人拿着一枝，部队停下来时鹿角就可用来围成一个营寨。契丹骑兵从营寨外面经过，寨中的晋军万箭齐发，飞出的箭簇遮天蔽日，契丹军死伤的人马把路都堵塞了。快要到达幽州城时，契丹军已摆好阵势等待他们的到来。李存审命令步兵在后面摆好阵势，告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先让一些老弱士兵拖着树枝和燃烧的枯草在前面走着，一时烟尘遮天滚滚而来，契丹人搞不清晋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于是两军呐喊着混战成一团，这时李存审才督促后面的步兵冲向前去加入拼杀，结果契丹军被打得大败，收拾了残余人马从北山逃走，丢弃的战车、帐篷、铠甲、仪仗、羊、马等满山遍野，晋

军从后面乘胜追击,俘虏和斩杀了数以万计的契丹兵。二十四日,李嗣源等人进入幽州城,周德威看到他们,握着他们的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契丹任命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后来又改任他为卢龙节度使,卢文进经常居住在平州,每年他都要率领奚族的骑兵进入晋国北部边境,杀害官吏抢夺当地的百姓。晋国人从瓦桥运送粮食到蓟城,虽然有军队护送,但仍然免不了要被卢文进抢劫。每当契丹人入侵,卢文进就率领汉族士兵给他们当向导,卢龙所属各州因此都残破不堪。

6 刘鄩从滑州回到京城,朝廷公议要追究他失守河朔的责任,九月,解除刘鄩的平章事,贬为亳州团练使。

7 冬,十月,二十三日,皇帝加封吴越王钱镠为天下兵马元帅。

8 晋王还晋阳[1]。王连岁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委监军使张承业,承业劝课农桑,畜积金谷,收市兵马,征租行法不宽贵戚,由是军城肃清,馈饷不乏。王或时须钱蒲博及给赐伶人[2],而承业靳之,钱不可得。王乃置酒钱库,令其子继岌为承业舞,承业以宝带及币马赠之。王指钱积呼继岌小名谓承业曰:"和哥乏钱,七哥宜以钱一积与之[3],带马未为厚也。"承业曰:"郎君缠头皆出承业俸禄[4],此钱,大王所以养战士也,承业不敢以公物为私礼。"王不悦,凭酒以语侵之,承业怒曰:"仆老敕使耳!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所以佐王成霸业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问仆为!不过财尽民散,一无所成耳。"王怒,顾李绍荣索剑,承业起,挽王

衣泣曰："仆受先王顾托之命[5]，誓为国家诛汴贼[6]，若以惜库物死于王手，仆下见先王无愧矣。今日就王请死！"阎宝从旁解承业手令退，承业奋拳殴宝踣地，骂曰："阎宝，朱温之党[7]，受晋大恩，曾不尽忠为报，顾欲以谄媚自容邪！"曹太夫人闻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头，谢承业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必且得罪于太夫人，七哥为吾痛饮以分其过。"王连饮四巵[8]，承业竟不肯饮。王入宫，太夫人使人谢承业曰："小儿忤特进[9]，适已笞之矣。"明日，太夫人与王俱至承业第谢之。未几，承制授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承业固辞不受，但称唐官以至终身。

掌书记卢质，嗜酒轻傲，尝呼王诸弟为豚犬，王衔之；承业恐其及祸，乘间言曰："卢质数无礼，请为大王杀之。"王曰："吾方招纳贤才以就功业，七哥何言之过也！"承业起立贺曰："王能如此，何忧不得天下！"质由是获免。

晋王元妃卫国韩夫人，次燕国伊夫人，次魏国刘夫人。刘夫人最有宠，其父成安人[10]，以医卜为业。夫人幼时，晋将袁建丰掠得之，入于王宫，性狡悍淫妒，从王在魏；父闻其贵，诣魏宫上谒，王召袁建丰示之。建丰曰："始得夫人时，有黄须丈人护之，此是也。"王以语夫人，夫人方与诸夫人争宠，以门地相高，耻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乡时略可记忆，妾父不幸死敌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11]！"命笞刘叟于宫门。

9 越主岩遣客省使刘塘使于吴[12]，告即位，且劝吴王称帝。

10 闰月，戊申，蜀主以判内枢密院庾凝绩为吏部尚书、内枢密使。

11 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圜丘[13]。

12 晋王闻河冰合，曰："用兵数岁，限一水不得渡，今冰自合，天赞我也。"亟如魏州。

13 蜀主以刘知俊为都招讨使，诸将皆旧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无成功。唐文扆数毁之；蜀主亦忌其才，尝谓所亲曰："吾老矣，知俊非尔辈所能驭也。"十二月，辛亥，收知俊[14]，称其谋叛，斩于炭市。

14 癸丑，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15 壬戌，以张宗奭为天下兵马副元帅。

16 帝论平庆州功，丁卯，以左龙虎统军贺瓌为宣义节度使、同平章事，寻以为北面行营招讨使。

17 戊辰，晋王畋于朝城[15]。是日，大寒，晋王视河冰已坚，引兵骑稍渡。梁甲士三千戍杨刘城，缘河数十里，列栅相望，晋王急攻，皆陷之。进攻杨刘城，使步兵斩其鹿角，负葭苇塞堑，四面进攻，即日拔之，获其守将安彦之。

先是，租庸使、户部尚书赵岩言于帝曰："陛下践阼以来，尚未南郊，议者以为无异藩侯，为四方所轻。请幸西都行郊礼，遂谒宣陵[16]。"敬翔谏曰："自刘鄩失利以来，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礼圜丘，必行赏赉，是慕虚名而受实弊也。且劲敌近在河上，乘舆岂宜轻动！俟北方既平，报本未晚。"帝不听。己巳，如洛阳，阅车服，饰宫阙。郊祀有日，闻杨刘失守，道路讹言晋军已至大梁，扼汜水矣[17]，从官皆

忧其家，相顾涕泣；帝惶骇失图，遂罢郊祀，奔归大梁。

18 甲戌，以河南尹张宗奭为西都留守。

19 是岁，闽王审知为其子牙内都指挥使延钧娶越主岩之女。

【注释】

①还晋阳：自魏州城回晋阳。

②蒱(pú 蒲)博：蒱同蒲，蒱博也作摴蒱，古代博戏的一种，后泛指赌博。

③七哥：胡注以为张承业行七，晋王以兄事之，故呼之为七哥。

④缠头：古代歌舞艺人表演时以锦缠头，演毕，客以罗锦为赠，称缠头。后来作为赠送艺伎财物的通称。

⑤先王：指晋王李克用(公元856～908年)，李存勖之父。

⑥汴贼：指汴梁朱氏王朝。

⑦朱温之党：阎宝早年跟随朱温，在梁任保义节度使，公元916年率邢州降晋，故称其为朱温之党。

⑧卮(zhī 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

⑨特进：官名。位次三公，为文散官之第二阶，相当于正二品，常授予地位优异的老臣。

⑩成安：即魏州成安县，治今河北成安，在魏州之西约一百余里。

⑪田舍翁：也作"田舍公"，老农。

⑫客省使：官名。掌管各国信使的朝见赐宴、四方进奉、外国朝贡和外交礼仪等事宜。

⑬圜丘：古代祭天的圆形高坛。

⑭刘知俊：字希贤，徐州沛(治今江苏沛县)人。初投时溥，后投梁国，再降岐国，最终降蜀，反复无常。

⑮朝城：县名，治今山东莘县西南朝城镇。在魏州东南八十里，距黄河有二十里。

⑯宜陵：在西都河南府伊阙县，治今河南伊川西南。

⑰汜水：汜水源出今河南巩县东南，北流经今荥阳县西北汜水镇(虎牢

关),北注入黄河。为东都和西都间的必经之路,自古为战略要地。

【译文】

8 晋王回到晋阳。晋王连年出征在外,把军府中的事物一概委托给监军使张承业办理,张承业积极鼓励农桑生产,储备钱粮,招兵买马,他征收租税,执行法令,就是对皇帝国戚也不例外,因此军城内外秩序井然,军队粮饷从不缺乏。晋王有时需要钱去赌博或者赏赐给戏子,张承业都舍不得,因此晋王也拿不到钱。于是晋王就在钱库里摆起了酒筵,让他的儿子李继岌给张承业跳舞,张承业赠送给他镶有珠宝的带子和一匹马作为答谢。晋王指着钱库里的钱堆喊着李继岌的小名对张承业说:"和哥缺的是钱,七哥应该给他一堆钱,宝带和马匹可不算厚礼啊!"张承业回答说:"给公子的礼物都是从我的俸禄中支出的,这些钱,都是大王用来抚养战士们用的,承业不敢拿公家的财物作为私人的送礼。"晋王听了这话不高兴了,就借着几分酒意出言挖苦张承业,张承业生气地说道:"我只不过是个老差官罢了!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儿孙作打算,珍惜这些库钱,也是为了要帮助大王成就霸业,要不然的话,大王你自己拿去用好了,还来问我干什么?大不了钱财用完了,百姓散伙了,一事无成而已。"晋王听后十分恼怒,回过头来向李绍荣要剑,张承业站了起来,拉着晋王的衣服流着泪说:"我受了先王的临终嘱托,发誓要为国家诛灭汴梁贼子,如果因为吝惜国库中的钱物而死在大王手下,我在九泉之下见到先王心里也无愧了。今日就请大王处死好了!"阎宝在一旁掰开张承业的手叫他退下去,张承业挥起老拳把阎宝打倒在地,大骂他说:"阎宝,你这个朱温的同党,受了我们晋国的大恩大德,还没有尽忠报国,反而想用谄媚来求安身吗?"曹太夫人听到了这件事,急忙找人来召晋王过去,晋王一听慌了神,赶忙叩头向张承业赔罪说:"我因为多喝了点酒冒犯了七哥,这事一定要被太夫人怪罪,现在请七哥为了我痛饮几杯也好替我分担点

罪过。"说完，晋王一连喝了四杯，张承业到底连一杯也没有喝。晋王入宫后，曹太夫人派人来向张承业道歉说："小儿冒犯了特进，刚才我已经打了他一顿。"第二天，曹太夫人又和晋王一道来张承业府上赔罪。不久，晋王又代行唐朝天子的旨意授予张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张承业一再推辞不接受，终其一生都自称是唐朝的官吏。

掌书记卢质，爱好喝酒举止轻佻傲慢，曾经称呼晋王的弟弟们为猪狗，晋王怀恨在心；张承业害怕他招惹祸害，便找机会对晋王说："卢质这个人多次对大王无礼，请让我为大王把他杀了吧。"晋王说："我正在招纳天下的贤才来帮助我成就大业，七哥为什么说这种过头话？"张承业立刻站起来向晋王祝贺说："大王能够如此，还怕得不到天下吗？"卢质因此得以免祸。

晋王的元妃是卫国的韩夫人，其次是燕国伊夫人，又其次是魏国的刘夫人。刘夫人最受晋王宠爱，她的父亲是成安人，以行医占卜为业。刘夫人小的时候，被晋国将领袁建丰抢了回来，把她送进了王宫，刘夫人生性狡诈强悍，放荡，好妒忌人，这时跟随晋王在魏州。她的父亲听说她而今已经显贵了，就到魏宫来求见，晋王把袁建丰召来辩认。袁建丰说："当初得到刘夫人的时候，是有一个黄胡子老汉保护着她，就是这个人。"晋王把这些话告诉了刘夫人，刘夫人当时正与其他几位夫人争宠，互相之间比门第的高低，对自己寒微的出身感到耻辱，于是她非常生气地说："我离开家乡时的情景还大概能够记得，我的父亲不幸死于敌兵，我曾守着他的尸体大哭一番后才离开那里，今天这个乡巴佬是个什么东西，竟敢来这里胡言乱语！"于是下令把刘老汉在宫门口鞭打了一顿。

9 大越国主刘岩派遣客省使刘瑭出使吴国，告诉吴王他已经即位了，并且劝吴王也称帝。

10 闰十月，初二，蜀主任命判内枢密院庾凝绩为吏部尚书，内枢密使。

11 十一月，初一，冬至，蜀主在圜丘祭天。

12 晋王听说黄河河面上已经全部结满了冰，说道："打仗好多年了，就是因为一水之隔不能渡河作战，现在河面上自然结冰，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于是他立刻赶往魏州。

13 蜀主任命刘知俊为都招讨使，所统帅的将领都是过去的有功之臣，很多人都不听从他的指挥，而且还妒忌他，所以他没建立什么战功。唐文扆经常诋毁他；蜀主也妒忌他的才能，曾经对身边的亲信说："我老了，刘知俊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能驾驭得了的。"十二月，初六，逮捕了刘知俊，说他要阴谋叛乱，把他在炭市斩首。

14 初八，蜀国大赦境内，把明年的年号改为光天。

15 十七日，皇帝任命张宗奭为天下兵马副元帅。

16 皇帝论平定庆州的战功，二十二日，任命左龙虎统军贺瓌为宣义节度使、同平章事，不久又任命他为北面行营招讨使。

17 二十三日，晋王在朝城打猎。这一天，天气特别寒冷，晋王看到黄河上的冰已经冻得很结实了，就率领步兵骑兵试探着渡河。梁国有甲士三千人驻扎在杨刘城，沿着河数十里都筑有一连串的栅栏，晋王发起猛烈的攻击，把栅栏全部攻了下来。接着进攻杨刘城，先命令步兵砍除梁军营寨外的鹿角，然后背着芦苇去填塞壕沟，从四面发起进攻，当天就攻下了杨刘城，俘虏了城中守将安彦之。

在这以前，租庸使、户部尚书赵岩向皇帝启奏说："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去南郊祭天，谈起这件事情的人们都认为这样就和地方诸侯没有什么区别了，会被天下各国所轻视。恳请陛下临幸西都举行郊祀礼，顺便也可以拜谒一下宣陵。"敬翔却劝谏说："自从刘邦作战失利以来，不论是朝廷还是老百姓都非常穷困，人心惶惶；现在圜丘举行大礼，势必要大行赏赐，这样做实际上是贪慕虚名而活受罪。况且强敌就近在黄河边上，皇上的大驾哪能轻易出动！等到北方的形势平定之后，再去郊祀也不算晚。"皇帝不听他的劝谏。二十四日，皇帝到了洛阳，视察了车驾礼服，修饰了宫殿。离郊祀的日

子没有几天了，突然听说杨刘城失守，路人谣传晋军已经到了大梁，并且扼住汜水了，随行的官员们都在担忧自己的家人，大家相对垂泪；皇帝惶恐之中没了主意，只好停止郊祀，赶快逃回大梁。

18 二十九日，皇帝任命河南尹张宗奭为西都留守。

19 这一年，闽王王审知给他的儿子牙内都指挥使王延钧娶了越王刘岩的女儿。

四　年

1 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复国号曰蜀[1]。

2 帝至大梁。晋兵侵掠至郓、濮而还[2]。敬翔上疏曰："国家连年丧师，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宫之中，所与计事者皆左右近习，岂能量敌国之胜负乎！先帝之时，奄有河北[3]，亲御豪杰之将，犹不得志。今敌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闻李亚子继位以来，于今十年[4]，攻城野战，无不亲当矢石，近者攻杨刘，身负束薪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贺瓌辈敌之，而望攘逐寇仇，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询访黎老，别求异策；不然，忧未艾也。臣虽驽怯，受国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于边垂自效。"疏奏，赵、张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3 吴以右都押牙王祺为虔州行营都指挥使，将洪、抚、袁、吉之兵击谭全播[5]。严可求以厚利募赣石水工，故吴兵奄至虔州城下，虔人始知之。

4 蜀太子衍好酒色[6]，乐游戏。蜀主尝自夹城过[7]，闻太

子与诸王斗鸡击毬喧呼之声,叹曰:"吾百战以立基业,此辈其能守之乎!"由是恶张格,而徐贤妃为之内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杰有才略,屡陈时政,蜀主贤之,有废立意;二月,癸亥,宗杰暴卒,蜀主深疑之。

5 河阳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将兵数万攻杨刘城。甲子,晋王自魏州轻骑诣河上;彦章筑垒自固,决河水,弥浸数里,以限晋兵,晋兵不得进。彦章,许州人也。安彦之散卒多聚于兖、郓山谷为群盗,以观二国成败,晋王招募之,多降于晋。

6 己亥[8],蜀主以东面招讨使王宗侃为东、西两路诸军都统。

7 三月,吴越王镠初立元帅府[9],置官属。

8 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子宗平为忠王,宗特为资王。

9 岐王复遣使求好于蜀[10]。

10 己酉,以吏部侍郎萧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1 保大节度使高万金卒。癸亥,以忠义节度使高万兴兼保大节度使,并镇鄜、延。

12 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

13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剧;以北面行营招讨使兼中书令王宗弼沉静有谋,五月,召还,以为马步都指挥使。乙亥,召大臣入寝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违诸公之请,逾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业,可置诸别宫,幸勿杀之。但王氏子弟,诸公择而辅之。徐妃兄弟,止可优其

禄位，慎勿使之掌兵预政，以全其宗族。

内飞龙使唐文扆久典禁兵[11]，参预机密，欲去诸大臣，遣人守宫门；王宗弼等三十余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见，文扆屡以蜀主之命慰抚之，伺蜀主殂[12]，即作难。遣其党内皇城使潘在迎侦察外事，在迎以其谋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闼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册府掌书记崔延昌权判六军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贬唐文扆为眉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坐附会文扆，削官爵，流泸州。在迎，炕之子也。

丙申，蜀主诏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狱案牍专委庾凝绩，都城及行营军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

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为内枢密使，与兼中书令王宗弼、宗瑶、宗绾、宗夔并受遗诏辅政。初，蜀主虽因唐制置枢密使[13]，专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诸将多许州故人[14]，恐其不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

六月，壬寅，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贤妃为太后，徐淑妃为太妃。以宋光嗣判六军诸卫事。

乙卯，杀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讨副使王全昱杀天雄节度使唐文裔于秦州，免左保胜军使领右街使唐道崇官。

【注释】

①复国号曰蜀：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王建称帝时，国号为蜀，贞明三年（公元917年）改国号为汉，至此恢复旧号。

②郓、濮：州名，为梁河南两州。郓州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杨刘城在郓州

界。濮州治今河南濮阳。

③奄有河北:即拥有黄河以北地区,主要有幽州、沧州、镇州、定州、魏州等。

④"臣闻李亚子"句:李亚子即李鸭子,指李存勖。按此为古人误传,李亚子是李存勖之父李克用的绰号,因其自少骁勇,军中称为"李鹅儿",鹅是鸭的异体。又因其一目眇,故又称"独眼龙";于今十年,李存勖即王位在唐天祐五年,亦即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至此整十年。

⑤洪、抚、袁、吉:州名,均在今江西境内。洪州治今南昌,抚州治今抚州,袁州治今宜春,吉州治今吉安。

⑥太子衍:即王衍(公元? ~926年),初名王宗衍,后去"宗"字,字化源,王建幼子。蜀永平二年(公元912年)立为太子,光天元年(公元918年)六月即位。后唐在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降后唐,寻被杀,前蜀亡。

⑦夹城:宫城两旁的小城。前蜀模仿唐代长安的宫城制度,筑夹城以为诸王府宅。

⑧己亥:二月无此日,疑误。

⑨初立元帅府:贞明二年(公元916年)秋七月梁加钱镠为诸道兵马元帅,次年冬十月又加其为天下兵马元帅。

⑩求好于蜀:岐与蜀断交在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

⑪内飞龙使:官名,职责是掌管皇家马匹。

⑫殂(cú 粗):死亡,一般指帝王的死亡。

⑬枢密使:官名,即枢密院使,与宰相分秉朝政,主管武事。唐代始置,专任宦官,前蜀专用士人。自宋光嗣始又为宦官所掌。

⑭许州故人:指跟随王建起家的功臣宿将。王建为许州舞阳人。

【译文】

四年(戊寅,公元918年)

1 春,正月,初一,蜀国大赦境内,恢复国号为蜀。

2 皇帝回到大梁。晋军一直深入境内抢劫到了邢州、濮州以后才撤回去。敬翔向皇帝上了个奏章说:"国家连年战争失利,疆土日益缩小。陛下深居宫中,和您一起商量大事的都是左右亲幸之人,这

样怎么能估量到敌我的胜负呢?先帝在世的时候,拥有黄河以北的全部疆土,又亲自统帅着豪杰猛将,尽管这样还不能处处顺利如意。现在敌人已经到了郓州,陛下好像还不太在意。我听说李存勖继承王位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年时间了,不论攻城还是野战,他都是亲自冲锋陷阵,就拿最近进攻杨刘城来说,他亲自背着成捆的柴草冲在士卒的前面,所以一鼓作气地就攻下了杨刘城。陛下却儒雅斯文,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只派贺瓌等人去抵抗敌人,指望他们驱逐敌寇,我真不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陛下最好去咨询一下老臣们,另外寻找一个别的御敌之策;要不然的话,边患恐怕是难以平息的。我虽然愚笨怯弱,但也受过国家的厚恩,陛下如果实在缺少人才的话,我请求让我到边疆去为国效力。"奏章呈上去了以后,赵岩、张汉鼎之流说敬翔是在借机发泄不满,因此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3 吴国任命右都押牙王祺为虔州行营都指挥使,让他率领洪州、抚州、袁州、吉州的军队去攻打谭全播。严可求用厚利招募熟悉水道的赣石水工,所以直到吴军全部兵临虔州城下时,虔州人才发觉。

4 蜀国太子王衍嗜酒好色,喜欢游戏。有一次蜀主从夹城路过,听到墙内太子在和诸王斗鸡击球的喧闹之声,叹了口气说:"我身经百战才创立这份基业,这些人能守得住吗?"从此以后厌恶当初主张拥立王衍的张格,但内宫有徐贤妃为他作主,所以也没有办法把他赶走。信王王宗杰有才干有谋略,经常上表陈述对时政的看法,蜀主很器重他,因此产生了废王衍立宗杰的想法;二月,二十日,王宗杰突然病死,蜀主对他的死感到很可疑。

5 梁河阳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率领数万名军队进攻杨刘城。二十一日,晋王率轻骑从魏州赶到黄河边;谢彦章修筑起营垒以作防守,并且决开了黄河堤防,河水淹没了方圆好几里,用来阻挡晋军,晋军无法前进。谢彦章是许州人。安彦之被打败以后,

他的散兵游勇大多聚集在兖州、郓州一带的山谷中当强盗，坐观梁、晋两国的胜负，晋王派人去招募他们，其中有不少人就归顺了晋国。

6 己亥日，蜀主任命东面招讨使王宗侃为东、西两路诸军都统。

7 三月，吴越王钱镠开始设立元帅府，并设置属僚。

8 夏，四月，初一，蜀主册立他的儿子王宗平为忠王，王宗特为资王。

9 岐王又派遣使者到蜀国请求和好。

10 初七，梁帝任命吏部侍郎萧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1 梁保大节度使高万金去世。二十一日，任命忠义节度使高万兴兼任保大节度使，同时镇守鄜州和延州。

12 梁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要告老还乡，二十七日，同意他以司徒的官位退休。

13 蜀主自永平末年得病以来，神智有些昏乱，发展到现在更加厉害了；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兼中书令王宗弼沉着冷静有谋略，五月，就把他召回成都，任他为马步都指挥使。初三，蜀主召大臣们到他的寝殿，告诉他们说："太子生性仁慈懦弱没有什么能耐，我当年无法拒绝各位的请求，超越了长幼的次序而立了他；如果他今后不堪继承大业的话，你们可以把他安置到别宫去，但是希望别杀了他。只要是王氏子弟，诸位可以从中选择一人辅佐他掌政。徐妃的兄弟们，将来只能给他们优厚的俸禄和爵位，千万不能让他们执掌军队或参预政事，这样才能保全他们宗族。"

内飞龙使唐文扆长期以来一直掌管禁卫军，并且参预国家机密大事，他打算除掉诸位大臣，于是就派人把守住宫门；王宗弼等三十多人每天都到朝堂，但就是不能进去看望蜀主，唐文扆每次都以蜀主的命令安抚他们，就等蜀主一死，他就发难。于是派遣他的同党内皇城使潘在迎侦察宫外的动静，潘在迎把他的阴谋报告了王宗弼等人；王宗弼等人于是夺门而入，向蜀主述说了唐文扆的罪

状，蜀主让天册府掌书记崔延昌暂管六军事，并且召太子入宫服侍。初四，把唐文扆贬为眉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因为附会唐文扆，也被削去官爵，流放泸州。潘在迎是潘炕的儿子。

二十四日，蜀主下诏，把朝廷内外的财赋、中枢人事的任免、各官署的案件公文全部委托给庾凝绩办理，把都城的安全管理和行营军旅等事务委托给宣徽南院使宋光嗣负责。

二十五日，削去唐文扆的官爵，流放到雅州。二十九日，任命宋光嗣为内枢密使，并和兼中书令王宗弼、王宗瑶、王宗绾、王宗夔四人一同受遗诏辅政。当初，蜀主虽然依照唐代的官制设置了枢密使，但是却专门任用文人，到了唐文扆犯了罪以后，蜀主认为将领中很多都是家乡许州的故人，怕他们将来不听从幼主的使唤，所以任用宦官宋光嗣取代文人做枢密使。从此宦官开始掌权。

六月，初一，蜀主去世。初二，太子王衍即皇帝位。尊奉徐贤妃为皇太后，徐淑妃为皇太妃。任命宋光嗣兼管六军诸卫的事务。

十四日，杀唐文扆、王保晦。又命令西面招讨副使王全昱在秦州杀了天雄节度使唐文裔，免去左保胜军使领右街使唐道崇的官职。

14 吴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骄倨淫暴。威武节度使、知抚州李德诚有家妓数十，知训求之，德诚遣使谢曰："家之所有皆长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贵人，当更为公求少而美者。"知训怒，谓使者曰："会当杀德诚，并其妻取之！"

知训狎侮吴王，无复君臣之礼。尝与王为优，自为参军，使王为苍鹘[1]，总角弊衣执帽以从。又尝泛舟浊河，王

先起，知训以弹弹之。又尝赏花于禅智寺，知训使酒悖慢，王惧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训乘轻舟逐之，不及，以铁檛杀王亲吏[2]。将佐无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

知训及弟知询皆不礼于徐知诰[3]，独季弟知谏以兄礼事之。知训尝召兄弟饮，知诰不至，知训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剑乎！"又尝与知诰饮，伏甲欲杀之，知谏蹑知诰足，知诰阳起如厕，遁去，知训以剑授左右刁彦能使追杀之；彦能驰骑及于中途，举剑示知诰而还，以不及告。

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朱瑾遣家妓通候问于知训，知训强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训恶瑾位加己上[4]，置静淮军于泗州，出瑾为静淮节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训愈谨。瑾有所爱马，冬贮于幄，夏贮于帱[5]；宠妓有绝色；知训过别瑾，瑾置酒，自捧觞，出宠妓使歌，以所爱马为寿，知训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壮士于户内，出妻陶氏拜之，知训答拜，瑾以笏自后击之踣地[6]，呼壮士出斩之。瑾先系二悍马于庑下，将图知训，密令人解纵之，马相蹄啮，声甚厉，以是外人莫之闻。瑾提知训首出，知训从者数百人皆散走。瑾驰入府，以首示吴王曰："仆已为大王除害。"王惧，以衣障面，走入内，曰："舅自为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与成大事！"以知训首击柱，挺剑将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阖府门勒兵讨之[7]，乃自后逾城，坠而折足，顾追者曰："吾为万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刎。

徐知诰在润州闻难，用宋齐丘策，即日引兵济江[8]。瑾已死，因抚定军府。时徐温诸子皆弱，温乃以知诰代知训

执吴政，沉朱瑾尸于雷塘而灭其族。

瑾之杀知训也，泰宁节度使米志诚从十余骑问瑾所向，闻其已死，乃归；宣谕使李俨贫而困，寓居海陵；温疑其与瑾通谋，皆杀之。严可求恐志诚不受命，诈称袁州大破楚兵，将吏皆入贺，伏壮士于戟门[99]，擒志诚，斩之，并其诸子。

15 壬戌，晋王自魏州劳军于杨刘，自泛舟测河水，其深没枪。王谓诸将曰："梁军非有战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师，当涉水攻之。"甲子，王引亲军先涉[100]，诸军随之，褰甲横枪[101]，结陈而进。是日水落，深才及膝。匡国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帅众临岸拒之[102]，晋兵不得进，乃稍引却，梁兵从之。及中流，鼓噪复进，彦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晋兵因而乘之，梁兵大败，死伤不可胜纪，河水为之赤，彦章仅以身免。是日，晋人遂陷滨河四寨。

16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格内不自安，或劝格称病俟命，礼部尚书杨玢自恐失势，谓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忧也。"庚午，贬格为茂州刺史，玢为荣经尉；吏部侍郎许寂、户部侍郎潘峤皆坐格党贬官。格寻再贬维州司户，庾凝绩奏徙格于合水镇，令茂州刺史顾承郾伺格阴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谓承郾母曰："戒汝子，勿为人报仇，他日将归罪于汝。"承郾从之。凝绩怒，因公事抵承郾罪。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书令王宗弼为钜鹿王，宗瑶为临淄王，宗琯为临洮王，宗播为临颍王，宗裔、宗夔

及兼侍中宗黯皆为琅邪郡王[13]。甲戌,以王宗侃为乐安王。丙子,以兵部尚书庾传素为太子少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亲政事,内外迁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纳贿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宠任之,蜀由是遂衰。

【注释】

①参军、苍鹘(gū 骨):为当时表演以滑稽诙谐为特色的参军戏中的两个角色。参军为主角,绿衣捧简,一般饰主人或官吏;苍鹘为配角,是后世丑角的前身,以麻束发,穿破烂衣服,多饰僮仆或弄臣。

②柱(zhuā 抓):敲打,击。

③徐知诰:徐知诰为徐温养子,而知训、知询及知谏则为亲子。

④位加己上:吴王杨行密先娶朱氏为妻,与朱瑾同姓,后之吴王称朱瑾为舅,故地位在徐知训之上。

⑤幄、帱:幄是篷帐四合围之,可挡风寒;帱是精细的纱帐,既可避暑又防蚊虫。

⑥笏(hù 户):又叫朝笏、手板,是古代大臣朝见时手中所执的狭长的板子,常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用于记事。

⑦子城使:子城是附属于大城之内的小城,子城使职掌内城的治安保卫。

⑧引兵济江:徐知诰所在的润州与吴王所在的扬州广陵仅一江之隔,相距五十余里。

⑨戟门:又称棘门,古代宫门立戟为门,唐代官、阶、勋俱三品以上的亦可在私门立戟。

⑩亲军:即近卫部队,主要有银枪效节军。

⑪褰(qiān 牵):揭,揭起。

⑫谢彦章:胡三省注以为,前书河阳节度使谢彦章,此书匡国节度使,是由河阳改任匡国。

⑬琅邪郡王:胡三省注以为,自东晋司马氏渡江以来,江左以琅邪之王为衣冠甲族,故三人皆封琅邪。

【译文】

14 吴国的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倨傲荒淫而又残暴。威武节度使、知抚州李德诚家中有歌舞伎几十人，徐知训向他要，李德诚派人前去道歉说："我家的女伎年纪都大了，有的又有了孩子，实在不够格来侍奉贵人，我再另外为您挑选一些年轻美貌的。"徐知训对此十分生气，便对来使说："等到我杀了李德诚的时候，我要连他的老婆一起要过来。"

徐知训对吴王戏弄侮辱，根本就不顾君臣之礼。曾经和吴王一起演戏，他自己扮演主角参军，却让吴王当个丑角苍鹘，把头发扎成两个丫角，穿着破旧的衣服、拿着帽子跟在他的后边。又曾经在浊河划船游玩，吴王先上了岸，徐知训就用弹弓打他。又有一次在禅智寺赏花，徐知训借酒装疯，态度粗暴，吴王被他吓得哭了起来，在座的其他人也都吓得两腿发抖；吴王左右侍从赶忙扶着吴王登船先回去，徐知训就乘着一只轻便的船在后面追赶，没追上，就用铁器打死吴王身边的亲信。文臣武将们没有人敢谈论这些事情，徐知训的父亲徐温对此一点都不了解。

徐知训和他的弟弟徐知询都对徐知诰毫不礼貌，唯独三弟徐知谏对待徐知诰像亲兄长一样尊敬。徐知训曾经召集兄弟们在一起喝酒，徐知诰没有到，徐知训大发脾气说："这个叫花子不想喝酒，难道想吃我的剑吗！"后来有一次徐知训和徐知诰在一起喝酒，他埋伏了甲士想乘机杀死徐知诰，徐知谏暗地里踩徐知诰的脚以示意，徐知诰于是假装起身上厕所，逃了出去，徐知训把剑交给他的亲信刁彦能让他追上去把徐知诰杀掉；刁彦能骑马在半路上追到了徐知诰，只是举起剑来让徐知诰看了看就回去了，回来后报告徐知训说是没有追上。

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朱瑾派家里的女伎到徐知训处表示问候，徐知训想要强行霸占她，朱瑾对这件事已经很不高兴了。徐知训对朱瑾的地位比自己高感到很不舒服，于是就在泗州

设立了静淮军，派朱瑾出任静淮节度使，朱瑾因此更加仇恨徐知训，但是在外表上他对徐知训却显得更加恭敬了。朱瑾有一匹非常喜爱的马，冬天把它圈在篷帐里，夏天就把它养在纱帐中；又有个宠伎长得非常漂亮；徐知训到朱瑾家中来向他道别，朱瑾摆下了酒宴，亲自举杯向徐知训敬酒，让那位漂亮的宠伎出来唱歌助兴，又把自己所喜爱的马送给徐知训作为祝寿礼，徐知训大为高兴。朱瑾随后延请徐知训到中堂，在门后埋伏下了壮士，让他的妻子陶氏出来拜见客人，徐知训回拜，就在这时，朱瑾用笏板从后面把徐知训打倒在地，又喊出壮士冲上前来砍下了他的头。朱瑾事先在廊下拴了两匹暴躁的马，在准备干掉徐知训的时候，偷偷地让家人把马解开，两匹暴躁的马互相踢咬着，声音很大，所以外面的人一直没有听见里面的动静。当朱瑾提着徐知训的脑袋走出门外时，徐知训的随从数百人都吓得四处逃散。朱瑾骑着马直奔吴王府，把徐知训的头拿出来对吴王说："我已经为大王除掉了祸害。"吴王感到害怕，拉起衣服挡着脸不敢看，一边往里屋走一边说："舅舅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不想知道这件事！"朱瑾看到这情景，大骂说："这奴才真是不足以和他共成大事！"说完把就徐知训的脑袋向柱子上掼去，就在他要拔出剑来走出吴王府的时候，子城使翟虔等人已经把王府的大门关上正调集军队要讨伐他，朱瑾只好从后面翻越城墙，结果跳下去时把脚骨栽断，跑不动了，他回过头对追赶的人说："我替万人除害，却由我一个人担当灾祸。"说完就刎颈自杀了。

徐知诰在润州听到变乱，就采用了宋齐丘的计策，当天率兵渡过长江。当时朱瑾已死，于是只好前去安抚军府内外。这时徐温的几个儿子都还没有什么能耐，徐温只好让徐知诰代替徐知训执掌吴国的大政，把朱瑾的尸体沉到了雷塘里，并且诛灭了他的家族。

朱瑾杀徐知训的时候，泰宁节度使米志诚带着十来名骑兵打听朱瑾的去向，听说他已经死了，才返了回去；宣谕使李俨当时非常贫困，居住在海陵；徐温怀疑他们与朱瑾同谋，所以把他们都杀

掉。严可求担心米志诚不肯接受命令前来，就谎称袁州兵把楚军打得大败，各地的将吏们都入宫祝贺，同时在戟门内埋伏了壮士，结果活捉了米志诚，把他杀了，同时被杀的还有米志诚的几个儿子。

15 二十一日，晋王从魏州去杨刘慰劳军队，他亲自划船到黄河中测量水的深浅，当时河水的深度仅能淹没一支枪。晋王对诸位将领们说："梁军无意作战，只是想凭借黄河拖垮我们，应该涉水过河去进攻他们。"二十三日，晋王率领亲信部队带头过河，其他部队都紧跟其后，大家都提起甲衣，横着枪，组成军阵向前推进。这一天河水又落了许多，水深刚到膝盖。匡国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阵使谢彦章率领士卒在河对岸抵御晋军，使得晋军不能继续前进，只得稍稍向后退却，梁军就下河追击。到了河中间的时候，晋军突然击鼓呐喊回头反击，谢彦章顶不住，只好撤退上岸；晋军乘势进攻，梁军被打得大败，死伤的士卒不可胜数，黄河的水都被血染红了，谢彦章本人算逃了一条命。这一天，晋军接连攻下了靠近黄河边的四个梁军营寨。

16 蜀国的唐文扆死了以后，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格内心里感到不安，有人劝张格不如声称有病呆在家里等候发落，礼部尚书杨玢害怕自己因此失去势力，便对张格说："您有拥立皇上的大功劳，不必担忧。"二十九日，蜀主把张格贬为茂州刺史，杨玢贬为荣经县尉；吏部侍郎许寂、户部侍郎潘峤都因为是张格的同党而被贬官。张格不久又被贬为维州司户，庾凝绩奏请把张格迁移到合水镇，并且命令茂州刺史顾承郾负责侦察张格的隐私。王宗侃的妻子因为和张格是同姓，就想保全张格，她对顾承郾的母亲说："提醒你的儿子，别替别人报仇，有朝一日别人会归罪于你。"顾承郾听从了她的话。庾凝绩知道后十分生气，另外借着公事失职的名义治了他的罪。

秋，七月，初一，蜀主册封兼中书令王宗弼为钜鹿王，王宗瑶为临淄王，王宗瑄为临洮王，王宗播为临颍王，王宗裔、王宗夔及兼侍

中王宗黯都为琅邪郡王。初三,册封王宗侃为乐安王。初五,任命兵部尚书庾传素为太子少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亲自处理政事,朝廷内外官员的人事任免都由王宗弼决定。王宗弼营私舞弊,上上下下都有怨气。宋光嗣为人机灵而且又善于迎合主上的心意,因而蜀主十分宠爱信任他,蜀国的国势从此就逐渐衰弱了。

17 吴徐温入朝于广陵[1],疑诸将皆预朱瑾之谋,欲大行诛戮。徐知诰、严可球具陈徐知训过恶,所以致祸之由,温怒稍解,乃命网瑾骨于雷塘而葬之,责知训将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独刁彦能屡有谏书,温赏之。戊戌,以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团练使。以徐知谏权润州团练事[2]。温还镇金陵,总吴朝大纲,自余庶政,皆决于知诰。

知诰悉反知训所为,事吴王尽恭,接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约身以俭。以吴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税[3],余俟丰年乃输之。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于是士民翕然归心,虽宿将悍夫无不悦服。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4],钱重物轻,民甚苦之。齐丘说知诰,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输钱,是教民弃本逐末也[5]。请蠲丁口钱;自余税悉输谷帛,绌绢匹直千钱者当税三千[6]。"或曰:"如此,县官岁失钱亿万计。"齐丘曰:"安有民富而国家贫者邪!"知诰从之。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

知诰欲进用齐丘而徐温恶之，以为殿直、军判官[7]。知诰每夜引齐丘于水亭屏语[8]，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独置大炉，相向坐，不言，以铁筯画灰为字，随以匙灭去之，故其所谋，人莫得而知也。

18 虔州险固，吴军攻之，久不下，军中大疫，王祺病，吴以镇南节度使刘信为虔州行营招讨使，未几，祺卒。谭全播求救于吴越、闽、楚。吴越王镠以统军使传球为西南面行营应援使，将兵二万攻信州；楚将张可求将万人屯古亭，闽兵屯雩都以救之。信州兵才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其城。刺史周本，启关张虚幕于门内，召僚佐登城楼作乐宴饮，飞矢雨集，安坐不动；吴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围去。吴以前舒州刺史陈璋为东南面应援招讨使，将兵侵苏、湖[9]，钱传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晋王遣间使持帛书会兵于吴，吴人辞以虔州之难。

19 晋王谋大举入寇，周德威将幽州步骑三万、李存审将沧景步骑万人，李嗣源将邢洺步骑万人，王处直遣将将易定步骑万人，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诸部落奚、契丹、室韦、吐谷浑[10]，皆以兵会之。八月，并河东、魏博之兵，大阅于魏州。

20 蜀诸王皆领军使，彭王宗鼎谓其昆弟曰："亲王典兵[11]，祸乱之本。今主少臣强，才间将兴[12]，缮甲训士，非吾辈所宜为也。"因固辞军使，蜀主许之，但营书舍、植松竹自娱而已。

21 泰宁节度使张万进，轻险好乱。时嬖倖用事，多求赂

于万进,万进闻晋兵将出,己酉,遣使附于晋,且求援。以亳州团练使刘郛为兖州安抚制置使,将兵讨之。

22 甲子,蜀顺德皇后殂[103]。

23 乙丑,蜀主以内给事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朱光葆、宋承蕴、田鲁俦等为将军及军使[104],皆干预政事,骄纵贪暴,大为蜀患,周庠切谏,不听。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风纵火,焚西邻军营数百间,明旦,召匠广其居;蜀主亦不之问。光葆,光嗣之从弟也。

24 晋王自魏州如杨刘,引兵略郓、濮而还,循河而上,军于麻家渡。贺瓌、谢彦章将梁兵屯濮州北行台村[105],相持不战。

晋王好自引轻骑迫敌营挑战,危窘者数四,赖李绍荣力战翼卫之,得免。赵王镕及王处直皆遣使致书曰:"元元之命系于王,本朝中兴系于王[106],奈何自轻如此!"王笑谓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战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

一旦,王将出营,都营使李存审扣马泣谏曰[107]:"大王当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陈,将士之职也,存审辈宜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为之揽辔而还[108]。他日,伺存审不在,策马急出,顾谓左右曰:"老子妨人戏!"王以数百骑抵梁营,谢彦章伏精甲五千于堤下;王引十余骑度堤,伏兵发,围王数十重,王力战于中,后骑继至者攻之于外,仅得出。会李存审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审之言为忠。

25 吴刘信遣其将张宣等夜将兵三千袭楚将张可求于古

亭，破之；又遣梁诠等击吴越及闽兵，二国闻楚兵败，俱引归。

【注释】

①入朝于广陵：从镇海军治所升州（治今江苏南京）入朝。广陵，地名，吴江都府治所，治今江苏扬州。

②权润州团练事：暂时代润州团练事务，此时该州团练使仍是徐知诰。

③蠲（juān 捐）：通"捐"，免去，减免；天祐十三年：即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天祐为唐昭宗年号，此时吴国仍奉唐朝正朔。逋（bū 布阴）：拖欠、拖延。

④丁口钱：人口税，始于汉代，亦称算钱、口赋；计亩输钱：按土地多少交纳土地税。

⑤弃本逐末：放弃农业，从事商业和其它。

⑥绸（chōu 抽）绢：丝织物的总称。绸同绸。

⑦殿直、军判官：殿直即入直吴王殿中，在吴王面前听差；军判官即行军判官。

⑧水亭屏语：屏语，屏退左右两人密语。水亭四面空阔，没有被人偷听的担心。

⑨苏、湖：均在吴越境内。苏州治今江苏苏州，为吴越北部军事重镇。湖州治今浙江湖州。侵苏、湖以牵制吴越救虔州的兵力。

⑩吐谷（tū 突 yù 突玉）浑：亦称吐浑，古族名，鲜卑慕容部的一支，五代时散处蔚州，即今河北蔚县。

⑪亲王：爵位名。其名始于南朝。一般以皇帝的伯叔、兄弟、皇子为亲王。

⑫才间：才，原文为繁体字纔，疑为讒，即简体谗。

⑬顺德皇后：即蜀先主王建的皇后周氏。

⑭朱光葆：胡三省注以为，朱光葆当作宋光葆。观下文"光葆，光嗣之从弟也"可知。

⑮麻家渡、行台村：地名，均在濮州境内，在今山东鄄城东北。其中麻家渡为黄河渡口。

⑯本朝：指唐朝，晋王此时未称帝，仍奉唐正朔，以唐室后裔自称。

⑰都营使:官名,掌理行营事务,为临时设置的官职。

⑱搅辔(pèi 配):搅若驾驭牲口的缰绳。

【译文】

17 吴国的徐温从昇州到广陵入朝,他怀疑诸位将领们都参与了朱瑾的谋划,准备大开杀戒。徐知诰、严可求两人全面地向他报告了徐知训的过错、罪恶以及导致被杀的原因,这样徐温的怒气才稍微缓解了一些,于是让人用鱼网把朱瑾的尸骨从雷塘里打捞出来另行安葬,并且追究徐知训左右的将领和幕僚没能竭力辅佐的过失,把他们都治了罪;唯独刁彦能过去经常上书劝谏徐知训,徐温特别奖赏了他。二十七日,任命徐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府事,兼任江州团练使。又任命徐知谏暂时代理润州团练事务。徐温仍然回到金陵镇守,总掌吴国的大政而已,其他的具体事务,全部都由徐知诰去决定。

徐知诰的所作所为和徐知训完全不同,侍奉吴王非常恭敬,对待士大夫们十分谦和,统御部下特别宽容,自己的生活也很俭朴。他以吴王的名义下令,全部免除百姓在天祐十三年以前所拖欠的租税,在此年以后所欠的租税等到年景丰收时再交纳。他访求贤才,接受建议,铲除奸猾,杜绝请托。从此以后百姓们都一致归心于他,就连那些功臣老将和强悍的武夫们也无不心诚悦服。在此以前,吴国有一种按人口征收的丁口钱,田赋也是按照耕种田地的多少交钱,这样钱就贵了,货物反而轻贱,老百姓都觉得是个沉重负担。宋齐丘劝说徐知诰,他认为:"钱并不是耕田种桑所能直接收获得到的,现在让老百姓交纳现钱,这是迫使他们去舍本逐末。希望能免除丁口钱;其余的租税全部用谷物布帛等实物交纳,绸绢每匹值一千钱的可以抵交税金三千钱。"有人反对说:"这样的话,朝廷每年要损失数以万计的钱。"宋齐丘说:"哪有百姓富足了而国家还贫穷的道理呢?"徐知诰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江、淮之间的

空旷土地都得到了开垦，满山遍野都种上了桑柘树，国家因此也富强了起来。

徐知诰想提拔重用宋齐丘，但是徐温却很厌恶他，于是只好任命他为殿直、军判官。徐知诰每天晚上都把宋齐丘领到水亭中屏退左右密谈，常常谈到半夜，有时候在殿堂上，把堂中的屏障全部撤去，只摆上一个大火炉，两人对面而坐，谁都不说话，用拨火用的铁筷子在灰烬上写字，随即又用灰勺子把字抹掉，所以他俩谋划的事情，外人无法得知。

18 虔州城险要而又坚固，吴国的军队围攻了很久没能攻下，这时军中瘟疫流行，王祺也病倒了，吴国只好任命镇南节度使刘信为虔州行营招讨使，没过多久，王祺就去世了。谭全播向吴越、闽、楚三国求救。吴越王钱镠任命统军使钱传球为西南面行营应援使，率领二万名士兵进攻吴国的信州；楚国将领张可求率领一万名士兵驻扎在古亭，闽国的军队则驻扎在雩都准备救援谭全播。吴国信州的守军只有几百人，出来迎战吴越军，不利；吴越军于是包围了信州城。信州刺史周本，打开城门，在城门里面又支起了空帐篷，然后召集幕僚将佐们登上城楼饮酒奏乐，城外射来的飞箭像雨点一样密集，周本他们仍然安坐不动；吴越军怀疑他们另有埋伏，到了半夜，便解除了包围撤了回去。吴国任命前舒州刺史陈璋为东南面应援招讨使，让他率兵深入吴越境内的苏州、湖州，钱传球从信州南下驻扎在汀州。晋王派遣密使带着帛书到吴国请求会师攻梁，吴国以虔州有战事而推辞。

19 晋王准备大举入侵梁，周德威率领幽州的军队三万人，李存审率领沧州、景州的军队一万人，李嗣源率领邢州、洺州的军队一万人，王处直派遣部将率领易州、定州的军队一万人，以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的奚、契丹、室韦、吐谷浑各部落，把兵会合起来。八月，连同河东、魏博的军队，在魏州举行了盛大的检阅。

20 蜀国的亲王们都担任统军的军使，彭王王宗鼎对他的兄弟们

说:"亲王执掌军队,是引起祸乱的根源。现在主上年少而群臣的权力又很大,挑拨离间的事情将会很多,修缮武器训练士兵,也不是我们这些人所适宜做的。"于是他向蜀主坚决地请求辞去军使的职务,蜀主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就一心一意营建自己的书房,种植些松竹来自寻其乐。

21 梁泰宁节度使张万进,轻佻奸诈喜欢作乱。当时朝廷正是小人专权,很多人都向张万进索求贿赂,张万进听说晋国快要出兵前来,初九,他就派出使者前去表示归降晋国,并请求他们救援。皇帝任命亳州团练使刘郯为兖州安抚制置使,率兵前往讨伐张万进。

22 二十四日,蜀国顺德皇后去世。

23 二十五日,蜀主任命内给事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宋光葆、宋承蕴、田鲁俦等为将军及军使,让他们都参预国家政事,这些人既骄横放纵又贪婪残暴,成了蜀国的大祸害,周庠多次向蜀主痛切地劝谏,蜀主不听。欧阳晃嫌自己的住所不够宽广,在一天夜间,他借风纵火,把宅第西边的军营也烧掉了几百间,第二天一早,他就召来工匠扩建他的房子;蜀主对这件事不闻不问。宋光葆是宋光嗣的堂弟。

24 晋王从魏州到了杨刘,率兵抢掠了郓州、濮州之后又回到驻地,接着又沿着黄河向上游进军,驻扎在麻家渡。贺瓌、谢彦章率领梁朝的军队驻扎在濮州北面的行台村,与晋军相持而不主动出战。

晋王喜欢亲自率领轻装骑兵到敌营跟前去挑战,有好几次都陷入险境,多亏有李绍荣在身边拼命死战保护他,才得以脱身。赵王王镕和王处直都不约而同地派来使者送信劝告他说:"百姓的前途命运维系在大王身上,我们唐朝的中兴也维系在大王身上,大王怎能这样不看重自身的安全呢?"晋王笑着对来使说:"平定天下,不身经百战哪能办得到呢?怎么可以深居帷房中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呢?"

一天清晨,晋王正准备出营挑战,都营使李存审拉住他的马头

哭着劝谏说："大王应当为天下的百姓善自保重。那些攻城掠地冲锋陷阵的事，是将士们的职责，是我李存审这类人所应该做的，而不是大王应该做的。"晋王被他说了一顿，只好拉着马缰绳掉头回来。又一天，晋王乘李存审不在，骑上马急忙跑出营外，并回过头对他的左右亲兵们说："那老家伙就会妨碍别人出来耍耍！"晋王率领数百名骑名直奔梁军营寨，谢彦章在河堤下埋伏了五千名精兵；晋王率领十余名骑兵正要过河堤，梁军的伏兵冲了上来，把晋王一行里里外外包围了几十重，晋王在重围中拼力死战，后来跟上来的骑兵在包围圈外拼杀，这样晋王才冲出包围。这时李存审率领的救兵也赶到了，梁兵只好撤了回去，晋王到这时才认识到李存审原先对他讲的那一番话完全出自一片忠心。

25 吴国的刘信派遣他的部将张宣等人在夜间率领三千名士兵偷袭在古亭的楚国将领张可求，取得了胜利；刘信又派遣梁诠等人率兵进攻吴越和闽国的军队，两国听说楚国的军队已被打败，都把军队撤了回去。

26 梅山蛮寇邵州[1]，楚将樊须击走之。

27 九月，壬午，蜀内枢密使宋光嗣以判六军让兼中书令王宗弼，蜀主许之。

28 吴刘信昼夜急攻虔州，斩首数千级，不能克；使人说谭全播，取质纳赂而还。徐温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彦典亲兵，温授英彦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将十倍之众[2]，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与父同反！"又使升州牙内指挥使朱景瑜与之俱，曰："全播守卒皆农夫，

饥窘逾年，妻子在外，重围既解，相贺而去，闻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

29 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庙号高祖[28]。

30 越主岩祀南郊，大赦，改国号曰汉[1]。

31 刘信闻徐温之言，大惧，引兵还击虔州。先锋始至，虔兵皆溃，谭全播奔雩都，追执之。吴以全播为右威卫将军，领百胜节度使[29]。

先是，吴越王镠常自虔州入贡，至是道绝，始自海道出登、莱[6]，抵大梁。

32 初，吴徐温自以权重而位卑，说吴王曰："今大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虽有都统之名[7]，不足相临制；请建吴国，称帝而治。"王不许。

严可求屡劝温以次子知训代徐知诰知吴政，知诰与骆知祥谋，出可求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见温，说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兴复为辞。今朱、李方争[8]，朱氏日衰，李氏日炽。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为之臣乎？不若先建吴国以系民望。"温大悦，复留可求参总庶政，使草具礼仪。知诰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续。

33 晋王欲趣大梁，而梁军扼其前，坚壁不战百余日。十二月，庚子朔，晋王进兵，距梁军十里而舍[9]。

初，北面行营招讨使贺瓌善将步兵，排陈使谢彦章善将骑兵，瓌恶其与己齐名。一日，瓌与彦章治兵于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栅。"至是，晋军适置栅于其上，瓌疑

彦章与晋通谋。璟屡欲战，谓彦章曰："主上悉以国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赖[10]。今强寇压吾门，而逗留不战，可乎？"彦章曰："强寇凭陵，利在速战。今深沟高垒，据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轻与之战，万一蹉跌，则大事去矣。"璟益疑之，密谮之于帝，与行营马步都虞侯曹州刺史朱珪谋，因享士，伏甲，杀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审澄、别将侯温裕，以谋叛闻。审澄、温裕，亦骑将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为匡国留后，癸丑，又以为平卢节度使兼行营马步副指挥使以赏之[11]。

晋王闻彦章死，喜曰："彼将帅自相鱼肉，亡无日矣。贺璟残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国都，彼安得坚壁不动！幸而一与之战，蔑不胜矣。"王欲自将万骑直趋大梁，周德威曰："梁人虽屠上将，其军尚全，轻行徼利，未见其福。"不从。戊午，下令军中老弱悉归魏州，起师趋汴。庚申，毁营而进，众号十万。

34 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

【注释】

①梅山蛮寇邵州：梅山在今湖南新化东北，邵州治今湖南邵阳，时又称为敏州。梅山蛮人居住在邵州境内。

②居上游之地，将十倍之众：胡三省注以为，刘信本镇洪州（今江西南昌），南江（今称赣江）自洪州至湖口马当而汇入长江，广陵（今江苏扬州）在江下流，所以称刘信所居为上游之地；十倍之众指攻虔州之兵十倍于敌。

③庙号：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所特立的专门名号。

④改国号曰汉：刘岩去年秋七月称帝，国号为大越，今改为汉，史称南汉。

⑤百胜节度使：治所在虔州，即今江西赣州。

⑥登、莱:州名。登州治今山东蓬莱,莱州治今山东掖县,两地均属梁。

⑦都统:官名,唐代置,授吴王杨行密为诸道行营都统,主掌征伐等事宜。其子嗣位亦承受都统之职,而其他节度使则无此名。

⑧朱、李:朱即后梁皇帝朱友贞的朱氏王朝,李指以李存勖为首的晋阳李氏集团。

⑨距梁军十里:自麻家渡进军逼近行台村,相距十里。

⑩社稷(yì 纪):代称国家。社稷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地神和谷物神。

⑪以赏之:朱珪参预谋杀谢彦章有功,由贺瓌表荐,梁帝以官赏之。

【译文】

26 梅山蛮人入侵邵州,楚国将领樊须率兵把他们击退了。

27 九月,十二日,蜀国的内枢密使宋光嗣把兼管六军的职务让给兼中书令王宗弼,蜀主同意了。

28 吴国的刘信日夜不停地猛攻虔州城,虽然斩杀了数千名首级,但还是没能攻下;于是派人前去向谭全播游说,让他送来人质交出财货后就撤军了。徐温知道了以后大发雷霆,把刘信的使者狠狠地揍了一顿。刘信的儿子刘英彦当时正统领亲兵,徐温派给他三千名士兵,对他说:"你的父亲处在上游的地方,又率领着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居然攻不下虔州这座城池,这是存心要造反!你可以率领这些人马前去,也和你父亲一起造反吧!"又派遣升州牙内指挥使朱景瑜和他一同前往,对他们说:"谭全播守城的士兵都是农夫,被围得饥寒交迫已有一年多时间了,妻子儿女又都在城外,现在重重包围已经结束,他们一定相互庆贺然后离城回家,如果听到大军又杀了回去,肯定会四散逃命,那样谭全播所守卫的只是一座空城,你们再去的话一定能够攻下来。"

29 冬,十一月,初三,蜀国把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王建安葬在永陵,庙号为高祖。

30 越主刘岩在南郊祭祀,大赦境内,把国号改为汉。

31 刘信听到了徐温所说的话以后，十分害怕，赶忙率兵回头攻打虔州。先头部队刚刚到达，虔州的守兵便溃逃了，谭全播逃到雩都，也被吴国的追兵活捉了。吴国任命谭全播为右威卫将军，领百胜节度使。

在此以前，吴越王钱镠经常都是从虔州到梁朝入贡，现在这条路断绝了，只好从海路在登州或莱州上岸，到达大梁。

32 起初，吴国的徐温认为自己权力虽大，但是地位却很低，他就劝吴王说："现在大王和各位将领们都是节度使，虽然大王在节度使之上还有都统的名义，但总的说来还是不足以辖制他们；希望大王建立吴国，即位称帝，也好便于治理。"吴王没有答应。

严可求多次劝说徐温，让他任用次子徐知询以取代徐知诰来管理吴国的大政，徐知诰和骆知祥经过一番谋划，决定把严可求派出去担任楚州刺史。严可求接受了命令，到达金陵，晋见徐温，对徐温游说说："我们尊奉唐朝的正朔，常常以兴复唐室为号召。现在朱、李两家正争斗得不可开交，看情势，朱氏一天天衰落下去，李氏一天天兴旺起来。有朝一日李氏取得了天下，我们能甘心向他北面称臣吗？不如抢先一步建立吴国以便维系民心。"徐温听了这一番话非常高兴，又把严可求留了下来让他参与负责国家政务，并且让他草拟建立国家时所需的各项礼仪。通过这件事，徐知诰深深认识到不可能把严可求排挤出去，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严可求的儿子严续。

33 晋王想要进攻大梁，但是梁军却阻挡在他的前面，坚守壁垒不肯出战已经有一百多天了。十二月，初一，晋王率兵推进，在距离梁军营寨只有十里的地方扎了营。

当初，北面行营招讨使贺瓌擅长指挥步兵，排陈使谢彦章擅长指挥骑兵，但是贺瓌对谢彦章与自己齐名一直耿耿于怀。一天，贺瓌和谢彦章在野外一起练兵，贺瓌指着一块高地说："这个地方可以设立一个栅寨。"现在，晋军恰恰在这块高地上建了一处栅寨，于

是贺瓌就怀疑谢彦章私下和晋军通谋。贺瓌几次都想率兵出战，他对谢彦章说："皇上把国家的全部军队都交给了我们两人，可以说国家的命运都依靠我们了。现在强大的敌人已经欺负到我们家门口，而我们却拖延着不肯出战，这怎么可以呢？"谢彦章回答说："强敌入侵，速战速决最有利于他们，现在我们深沟高垒，占据着战略要地，敌人岂敢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轻率地和他们交战，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么大势就全完了。"贺瓌听了这话对他更起了疑心，于是就偷偷地在皇帝那里毁谤谢彦章，并和行营马步都虞侯曹州刺史朱珪进行谋划，趁着犒劳士兵的时机，埋伏下了甲士，杀了谢彦章和濮州刺史孟审澄、别将侯温裕，对外界说是这些人企图阴谋叛乱。孟审澄、侯温裕，也都是骑兵将兵将领中的佼佼者。初八，皇帝任命朱珪为匡国留后，十四日，又任命他为平卢节度使兼行营马步副指挥使，作为对他的奖赏。

晋王听说谢彦章被杀死了，高兴地说："他们的将领自相残杀，要不了多久就会灭亡。贺瓌凶残暴虐，已经失去了士卒的心，我们如果率兵直捣他的国都，他们怎么能坚守壁垒不出来呢？如果能有幸和他们决一死战，可以保证战无不胜。"晋王准备亲自率领一万名骑兵直捣大梁，周德威劝他说："梁人虽然杀了他们的大将，但是军队还是完好无缺的，如果我们轻率行动想占便宜，未必能有好处。"晋王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十九日，下令让军中的老弱将士全部回魏州去，发兵直奔汴梁。二十一日，把军营全部毁掉，率兵进军，号称有十万大军。

34 二十二日，蜀国把明年的年号改为乾德。

35 贺瓌闻晋王已西[1]，亦弃营而踵之。晋王发魏博白丁三万从军[2]，以供营栅之役，所至，营栅立成。壬戌，至胡柳

陂[3]。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后至矣。周德威曰："贼倍道而来，未有所舍，我营栅已固，守备有余，既深入敌境，动须万全，不可轻发。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内怀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难得志。王宜按兵勿战，德威请以骑兵扰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营垒未立，樵爨未具[4]，乘其疲乏，可一举灭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见贼[5]，今贼至不击，尚复何待，公何怯也！"顾李存审曰："敕辎重先发[6]，吾为尔殿后，破贼而去！"即以亲军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从之，谓其子曰："吾死无所矣。"

贺瓌结陈而至，横亘数十里。王帅银枪都陷其陈，冲荡击斩，往返十余里。行营左厢马军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王彦章军先败[7]，西走趣濮阳。晋辎重在陈西，望见梁旗帜，惊溃，入幽州陈，幽州兵亦扰乱，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战死。魏博节度副使王缄与辎重俱行，亦死。

晋兵无复部伍。梁兵四集，势甚盛。晋王据高丘收散兵，至日中，军复振。陂中有土山，贺瓌引兵据之。晋王谓将士曰："今日得此山者胜，吾与汝曹夺之。"即引骑兵先登，李从珂与银枪大将李建及以步卒继之[8]，梁兵纷纷而下，遂夺其山。

日向晡[9]，贺瓌陈于山西[10]，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诸军未尽集，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曰："王彦章骑兵已入濮阳，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趣下击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11]，若复引退，必为所乘。诸军未集者闻梁再

克，必不战自溃。凡决胜料敌，惟观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力取胜，纵收余众北归，河朔非王有也。"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曰："贼无营垒，日晚思归，但以精骑扰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击可破也。我若敛兵还营，彼归整众复来，胜负未可知也。"李建及擐甲横槊而进曰[92]："贼大将已遁[93]，王之骑军一无所失，今击此疲乏之众，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几误计。"嗣昭、建及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元城令吴琼、贵乡令胡裝，各帅白丁万人，于山下曳柴扬尘，鼓噪以助其势。梁兵自相腾藉，弃甲山积，死亡者几三万人。裝，证之曾孙也[94]。是日，两军所丧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

晋王还营，闻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恸，曰："丧吾良将，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军兵马使光辅为岚州刺史。

李嗣源与李从珂相失，见晋军桡败[95]，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将之相州。是日，从珂从王夺山，晚战皆有功。甲子，晋王进攻濮阳[96]，拔之。李嗣源知晋军之捷，复来见王于濮阳，王不悦，曰："公以吾为死邪？渡河安之！"嗣源顿首谢罪。王以从珂有功，但赐大钟酒以罚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36 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拨号北大王，谋作乱于其国。事觉，契丹主数之曰："汝与吾如手足，而汝兴此心，我若杀汝，则与汝何异？"乃囚之期年而释之。撒拉阿拨帅其众奔晋，晋王厚遇之，养为假子[97]，任为刺史；胡柳之战，以其

妻子来奔。

晋军至德胜渡[18]，王彦章败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晋人战胜，将至矣。"顷之，晋兵有先至大梁问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驱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阳，遇夜而止。败卒至者不满千人，伤夷逃散，各归乡里，月余仅能成军。

【注释】

①晋王已西：从濮州行台村向大梁进军，方向是从东往西。

②白丁：一般指平民，没有功名的人。亦称白徒，这里指本无军籍而临时征集起来的壮丁。

③胡柳陂（bēi 杯）：地名，在濮州西临濮县（治今山东鄄城西南）。陂，山坡。

④樵爨（cuàn 窜）：指烧火煮饭。樵为木柴，爨是灶。

⑤恨不见贼：指前在行台村挑战不成，反而被困，险些丧命。

⑥敕（chì 斥）：自上命下之词。多用于帝王的正规命令。

⑦王彦章：字贤明，郓州寿张（治今山东东平西南）人。初从朱温，久掌禁军。作战骁勇，生性刚直，是梁军骑兵中的良将。

⑧银枪大将李建及：银枪大将即银枪（效节）都的将领。李建及原作王建及，今以原校改。下同。

⑨日向晡（bu 铺）：黄昏时，申时，即下午三时至五时。

⑩山西：即胡柳陂土山之西。

⑪偏师不利：指周德威父子所部幽州兵丧败。

⑫槊（shuò 朔）：古代兵器，即长矛。

⑬贼大将已遁：指梁骑兵名将王彦章率军败逃濮阳。

⑭证：胡证，唐代大臣，字启中，河东（治今山西太原西南）人，历事宪宗、穆宗两朝，历位通显，家富于财。

⑮桡（náo 挠）败：战败，挫败。桡，弯曲、屈服。

⑯濮阳：县名，属濮州，在州治之西九十里，治今河南濮阳西南。

⑰假子：义子。

⑲德胜渡:地名。在今河南濮阳,为黄河重要渡口。

【译文】

35 贺瓌听说晋王已经率军西行了,马上也放弃营寨紧跟其后追了上去。晋王征调了魏博三万名平民百姓随军,让他们为军队修筑营垒栅寨,所以晋军所到之处,营垒栅寨马上就修好了。二十三日,晋军到达胡柳陂。二十四日清晨,探子报告说梁军从后面追上来了。周德威说:"敌人兼程赶来,还没有安身的地方,而我们的营栅已经很牢固了,用来守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是深入敌境,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得十分周全,不能轻举妄动。这里离大梁很近,梁军的士兵都很思念他们的家人,心情是激动而又愤慨的,如果不用个很好的方法来对付他们,恐怕很难如愿以偿。大王最好按兵不动,让我周德威率领骑兵先去骚扰他们一下,使他们不能休息,一直拖到黄昏营垒建立不起来,柴火锅灶也没准备齐全,那时再乘他们疲乏不堪,可以一举把他们消灭。"晋王说:"前一阵子在黄河边上只可惜没能和贼军正面交手,现在贼军来了又不打,还等待什么呢?您也太胆小了吧!"晋王回过头来对李存审说:"下令让运粮草的车子先出发,我替你们殿后,打败贼军后我就赶上来!"说完,就率领亲兵冲出营寨。周德威没有办法,只好率领幽州的军队随后跟了上去,边走边对他的儿子说:"我今天很难说会死在什么地方。"

贺瓌率领梁军排着战阵赶到,连绵有几十里路长。晋王率领银枪都冲入战阵,左右冲杀,来来回回跑了有十多里路程。梁军的行营左厢马军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王彦章的骑兵先被击,向西逃往濮阳。晋军运粮草的车队在阵地的西面,他们远远地看见梁军的旗帜向这边奔来,吓得四处逃散,散兵又冲进幽州军队的阵营中,幽州军队也被搅得乱作一团,自相践踏;周德威控制不了这种混乱局面,父子二人都在混乱中战死。魏博节度副使王缄和运粮草的车队

一起走，结果也死于乱军之中。

晋军已经乱得没有队形了。这时梁军又从四面八方围抄了过来，攻势很猛。晋王占据一个高丘上收罗散兵，到了中午的时候，晋军才又重新振作起来。陂中有一座土山，贺瓌率兵占领了它。晋王对他的将士们说："今天能得到这座山的人就能取得胜利，我和各位把它夺下来。"说完，就率领骑兵先攻了上去，李从珂和银枪大将李建及率领步兵紧跟其后，梁军纷纷退却，于是晋军夺取了这座山。

黄昏时刻，贺瓌的军队在土山西面摆好了阵式，晋兵远远看去心里都有点儿害怕。晋军很多将领们都认为，各路大军还没有完全集结，不如先收兵回营去，明天一早再继续战斗。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说："王彦章的骑兵已经逃到濮阳，山下的梁军只有步兵了，天快黑了都想收兵回去，我们如果居高临下冲下去，肯定能把他们打败。如今大王已经深入敌境，侧翼部队又已经失利了，如果再率军撤退，一定会被敌人乘机攻击。我们的一些还没有集结好的军队一听说梁军又打了胜仗，一定会不战自溃。凡是在决战的时候判断敌情，只能认真观察敌我双方的总的情况，如果总的情况搞清楚了，决断时就要毫不犹豫。大王的成功与失败，就在这一战了；如果不奋力死战夺取胜利的话，就算是收拾残兵北返，恐怕河朔一带也就不归大王所有了。"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梁贼还没有修好营垒，天一黑都想收兵回去，我们只要用精锐的骑兵去骚扰他们，使他们吃不上晚饭，等他们撤退的时候，我们就在后面追击，这样就可以打败他们。我们如果收兵回营，他们就会回去调整好军队杀向我们，到那时谁胜谁负就很难说了。"李建及穿着盔甲横握长矛一边向前走一边说："梁贼的大将已经逃了，而大王的骑兵则毫无损失，现在去攻打这些疲乏不堪的敌军步兵，简直像摧枯拉朽那样容易。大王只管呆在山上，看臣为大王破贼。"晋王恍然大悟说："不是诸位提醒我，我差点判断失误。"李嗣昭、李建及率领骑兵呐

喊着冲向山下的梁军阵地，其他部队也紧跟其后冲了上去，梁军大败。元城县令吴琼、贵乡县令胡装，各率一万名平民百姓，在山下拉着树枝扬起漫天尘土，大声喊叫着为晋军助威。梁军士兵自相践踏，丢弃的盔甲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死亡士卒将近有三万人。胡装是胡证的曾孙。这一天，两军都损失三分之二的士卒，一时都难以恢复元气。

晋王回到军营，听说周德威父子二人都战死了，哭得非常悲恸，说："损折了我的一员好将领，这都是我的罪过。"于是任命周德威的另一个儿子幽州中军兵马使周光辅为岚州刺史。

李嗣源和李从珂失散了，李嗣源看见晋军被打败，也不知道晋王到哪里去了，有人告诉他："大王已经北上渡过黄河了。"于是李嗣源也乘着河面结冰渡河北上，准备前往相州。这一天，李从珂跟随晋王攻夺土山，在攻取土山和傍晚的战斗中都立有战功。二十五日，晋王进攻濮阳，攻了下来，李嗣源听说晋军打了胜仗，又到濮阳来见晋王，晋王很不高兴，说道："您以为我死了吗？过了黄河准备去哪里？"李嗣源赶忙叩头请罪。晋王看在他的儿子李从珂有功的份上，只是赐给他一大杯酒喝以示惩罚；但是从此以后晋王对待李嗣源也冷淡了一些。

36 起初，契丹主的弟弟撒剌阿拨号称北大王，在他们国内阴谋作乱。事情败露之后，契丹主责备他说："我和你是手足之亲，而你竟然起了这种念头，我如果杀了你，那又和你有什么差别？"于是把他囚禁了一年之后又释放了他。后来撒剌阿拨率领他的部众投奔了晋国，晋王对他很优厚，把他收为养子，任命他为刺史；在这次胡柳战役之际，他又让他的妻子儿女前来投奔。

晋军到了德胜渡，王彦章部队的败兵有逃到大梁的，他们说："晋国的人打胜了，不久就要赶到这里。"不一会儿，晋军失散的士兵也有冒冒失失闯到大梁打听住处的，在整个京城引起了一阵大恐慌，皇帝立刻驱赶京城的人登城防守，又想逃到洛阳去，只是因

为天黑了下来才只好作罢。梁军被击溃的士兵回来的不到一千人，作战中受伤的士兵都逃回了他们的家乡，过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勉勉强强再凑集一支军队。

五 年

1 春，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

2 晋李存审于德胜南北夹河筑两城而守之[1]。晋王以存审代周德威为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晋王还魏州，遣李嗣昭权知幽州军府事[2]。

3 汉主岩立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殷之女也。

4 三月，丙戌，蜀北路行营都招讨、武德节度使王宗播等自散关击岐，渡渭水，破岐将孟铁山；会大雨而还，分兵戍兴元、凤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陇州，不克。

5 蜀主奢纵无度，日与太后、太妃游宴于贵臣之家，及游近郡名山，饮酒赋诗，所费不可胜纪。仗内教坊使严旭强取士民女子内宫中，或得厚赂而免之，以是累迁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卖刺史、令、录等官，每一官阙，数人争纳赂，赂多者得之。

6 晋王自领卢龙节度使，以中门使李绍宏提举军府事[3]，代李嗣昭。绍宏，宦者也，本姓马，晋王赐姓名，使与知岚州事孟知祥俱为中门使；知祥又荐教练使雁门郭崇韬能治剧，王以为中门副使。崇韬倜傥有智略[4]，临事敢决，王

宠待日隆。先是,中门使吴珪、张虔厚相继获罪,及绍宏出幽州,知祥惧祸,称疾辞位,王乃以知祥为河东马步都虞侯,自是崇韬专典机密。

7 诏吴越王镠大举讨淮南[5]。镠以节度副大使传镠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吴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裨将陈汾拒之。

8 吴徐温帅将吏藩镇请吴王称帝,吴王不许。夏,四月,戊戌朔,即吴国王位。大赦,改元武义;建宗庙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礼。以金继土,腊用丑[6]。改谥武忠王曰孝武王[7],庙号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为太妃;以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东海郡王,以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领江州团练使,以扬府左司马王令谋为内枢密使,营田副使严可求为门下侍郎,盐铁判官骆知祥为中书侍郎,前中书舍人卢择为吏部尚书兼太常卿[8],掌书记殷文圭为翰林学士,馆驿巡官游恭为知制诰,前驾部员外郎杨迢为给事中。择,醴泉人;迢,敬之之孙也。

9 钱传瓘与彭彦章遇;传瓘命每船皆载灰、豆及沙,乙巳,战于狼山江。吴船乘风而进,传瓘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吴回船与战,传瓘使顺风扬灰,吴人不能开目;及船舷相接[9],传瓘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仆。传瓘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彦章战甚力,兵尽,继之以木,身披数十创,陈汾按兵不救;

彦章知不免，遂自杀。传瓘俘吴裨将七十人，斩首千余级，焚战舰四百艘。吴人诛汾，丛没家赀，以其半赐彦章家，禀其妻子终身。

10 贺瓌攻德胜南城，百道俱进，以竹笮联艨艟十余艘[10]，蒙以牛革，设睥睨、战格如城状[11]，横于河流，以断晋之救兵，使不得渡。晋王自引兵驰往救之，陈于北岸，不能进；遣善游者马破龙入南城，见守将氏延赏，延赏言矢石将尽，陷在顷刻。晋王积金帛于军门，募能破艨艟者；众莫知为计，亲将李建及曰："贺瓌悉众而来，冀此一举；若我军不渡，则彼为得计。今日之事，建及请以死决之。"乃选效节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铠操斧，帅之乘舟而进。将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间，斧其竹笮，又以木罂载薪[12]，沃油然火，于上流纵之，随以臣舰实甲士，鼓噪攻之。艨艟既断，随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晋兵乃得渡。瓌解围走，晋兵逐之，至濮州而还。瓌退屯行台村。

11 蜀主命天策府诸将无得擅离屯戍。五月，丁卯朔，左散旗军使王承谔、承勋、承会违命，蜀主皆原之。自是禁令不行。

12 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于吴，吴命镇南节度使刘信等帅洪、吉、抚、信步兵自浏阳趣潭州，武昌节度使李简等帅水军攻复州。信等至潭州东境，楚兵释荆南引归。简等入复州，执其知州鲍唐。

13 六月，吴人败吴越兵于沙山。

【注释】

①德胜南北夹河筑两城:德胜即德胜渡,为黄河重要渡口,在晋澶州南、梁濮州北交界处;夹河,即跨黄河两岸;两城,河南岸称德胜南城或南城,河北岸称德胜北城或北城。

②权知:权,暂时、代理。知,主持、执掌某种官职。在官职称谓中,知与判的区别是:同品为知,隔品为判。

③提举:任官称谓。掌管,为提拔使用。

④倜傥(titǎng 替倘):卓异豪爽,洒脱不拘。

⑤淮南:指吴国,因其境以淮水为界,在淮水以南,其先主杨行密曾任淮南节度使,故称。

⑥以金继土,腊用丑:吴以唐代继承者自居,以五行唐为土德,故吴为金德,以金继土;腊,即腊祭,在每年十二月祭祀祖先和百神。丑为牛,祭祀用牛称太牢,为古代天子的祭礼。

⑦武忠王:杨行密初谥武忠王,为唐朝的赠谥。下"威王"同。

⑧前中书舍人:即唐代的中书舍人。下"前驾部员外郎"同。

⑨船舷:船边。

⑩竹笮联艨艟:笮(zuó 昨),牵引舟的竹索,也写作"筰"。竹笮为生竹成索,强度更高;艨艟又写作蒙冲,即战船。

⑪睥睨(pì 僻 nì 腻)、战格:睥睨为城墙上的小墙。也写作俾倪、辟倪等;战格为战时作设置的防御栏栅,一般列木为之。又称笓格、排杈。

⑫木罂(yīng 婴):一种木制的盛酒器,小口大腹,体积较大。

【译文】

五年(乙卯,公元919年)

1 春,正月,十二日,蜀主到城南郊外祭祀上天,大赦境内。

2 晋国的李存审在德胜渡的黄河南北两岸都修筑了城池用作防守。晋王任命李存审代替周德威为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晋王回到魏州,派遣李嗣昭暂时主持幽州军府的事务。

3 汉主刘岩册立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马氏是楚王马殷的女儿。

4 三月,十八日,蜀国的北路行营都招讨、武胜节度使王宗播等

从散关进攻岐国，他们渡过滑水，打败了岐国将领孟铁山；后来赶上连日下大雨才把部队撤了回来，分兵驻守兴元、凤州和威武城三地。二十日，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进攻陇州，没有攻下来。

5 蜀主奢侈放纵毫无节制，每天和太后、太妃一起在贵臣们的家里游玩饮宴，又到附近的名山去游览，饮酒作诗，所耗费的简直无法计算。仗内教坊使严旭强行夺取平民百姓家的女子送入宫中，有人如果送上厚礼就能幸免，因此他的官一直升到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分别下令公开出卖刺史、县令、录事参军等官职，所以每当有一个官位出现空缺，总有好多人抢着送礼去争取，自然是送礼多的人能得到官职。

6 晋王自己兼领卢龙节度使，任命中门使李绍宏掌管军府的事务，以代替李嗣昭。李绍宏是个宦官，本来姓马，晋王赐给了他现在的姓名，让他和主持岚州事务的孟知祥一同担任中门使；孟知祥又推荐教练使雁门人郭崇韬，说他善于处理繁杂的事务，晋王任命郭崇韬为中门通使。郭崇韬风流倜傥，又有才智谋略，判断事情非常果断，晋王日渐宠信他。在此以前，中门使吴珪、张虔厚两人都先后因不能得晋王欢心而被治罪，现在李绍宏出任幽州，孟知祥害怕引起祸端，就推说生病请求辞职，晋王于是改派孟知祥任河东马步都虞侯，从此以后，郭崇韬就一个人独掌国家机密大事。

7 皇帝下诏，命令吴越王钱镠大举讨伐淮南。钱镠任命节度副大使钱传瓘为诸军都指挥使，率领五百艘战船，从东洲出发攻打吴国。吴国派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和副将陈汾抵御吴越军队。

8 吴国的徐温率领将帅官吏和各路藩镇请求吴王称帝，吴王不答应。夏，四月，初一，吴王登吴国王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武义；修建了宗庙和社稷坛，设置百官，宫中的一切礼乐典章都用天子的礼制。以金德继承唐代的土德，腊月祭祀祖先和百神用太牢祭礼。改谥武忠王杨行密为孝武王，庙号为太祖，改谥威王杨渥为景王，尊奉母亲为太妃；任命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

镇海、宁国节度使，仍担任太尉兼中书令、东海郡王。任命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旧领管江州团练使。任命扬府左司马王令谋为内枢密使，营田副使严可求为门下侍郎，盐铁判官骆知祥为中书侍郎，前中书舍人卢择为吏部尚书兼太常卿，掌书记殷文珪为翰林学士，馆驿巡官游恭为知制诰，前驾部员外郎杨迢为给事中。卢择是醴泉人。杨迢是杨敬之的孙子。

9 钱传瓘和彭彦章两军遭遇。钱传瓘命令每只船上都要装载灰土、豆子和沙子。初八，两军大战于狼山附近的江面上。吴国的船队乘风前进，钱传瓘率领船只躲避开吴船，等到吴国的部队过去之后，他又从吴船之后跟了上去。吴国的船队掉转头来和他们交战，钱传瓘下令士卒们顺风扬灰，弄得吴国士卒睁不开眼睛；等到两军的船舷靠在一起的时候，钱传瓘又让士卒们在自己的船上撒上沙子，而向吴军的甲板上撒豆子，豆子上沾满了战斗中流的血，吴军士卒踩上这些豆子都摔得四脚朝天。钱传瓘于是放火焚烧吴国船队，结果吴军大败。彭彦章拼杀十分用力，武器用坏后又抓起木头继续抵抗，身上有数十处受伤，副将陈汾按兵不动，不肯前来救援；彭彦章知道免不了一死，于是就自杀了。钱传瓘共计俘虏了吴军副将七十人，斩杀了一千多人，焚毁敌战船四百艘。吴国人后来诛杀了陈汾，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分了一半赐给了彭彦章的家属，并给彭彦章的妻子儿女以终身抚恤。

10 贺瓌进攻德胜南城，分兵多路一起推进，用竹索把十多艘战船连接在一起，蒙上生牛皮，并且像城墙一样在上面设置了防御敌军进攻的短墙和木栏栅，把它们横在黄河上，用以阻断晋军救兵，使他们无法渡过黄河。晋王亲自率兵前来救援，列阵于黄河北岸，但无法前进；于是派遣善于游泳的马破龙泅过河去到南城，见守将氏延赏，氏延赏对他说这里的弓箭和石块马上就要用完了，城池不用多久就要陷落。晋王在军营门前堆了一大批金银布帛，悬赏招募能够击破梁军战船的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晋王的

亲军将领李建及说："贺瓌率领他的全部人马而来，就是希望能打胜这一仗；如果我们的大军不渡过黄河，那么他们就要得逞。今天的事态，我李建及请求和他们拼死决个胜负。"说完，他就从晋王亲军效节都中挑选了敢死的士卒共三百人，都披上铠甲拿着斧子，由李建及带领乘着小船向江中进发。快接近梁军战船的时候，迎面的流矢像雨点一样射向他们，李建及让拿斧子的士兵冲上战船，砍断连接战船的竹索，又用木罂装上柴草，浇上油点燃，从上游顺流放下来，随后又用大战船载满士卒，大声呐喊着向梁军战船进攻。梁军连接战船的竹索被砍以后，战船顺着河水往下漂，士卒被烧死的淹死的将近有一半，这时晋军才渡过了黄河。贺瓌突围逃跑，晋军在后面追击，一起追到濮州才收兵。贺瓌撤退驻守在行台村。

11 蜀主命令天策府的各位将领们不得擅自离开驻防之地，五月，初一，左散旗军使王承谔、王承勋、王承会违犯了命令，蜀主都原谅了他们。从此以后蜀主所颁布的禁令就行不通了。

12 楚人向荆南发起进攻，高季昌向吴国请求救援，吴国命令镇南节度使刘信等率领洪州、吉州、抚州、信州的步兵从浏阳进逼潭州、命令武昌节度使李简等率领水军进攻复州。刘信等大军到达潭州的东部边境，楚军就停止了对荆南的进攻而撤退回去。李简等攻入复州，活捉了知州鲍唐。

13 六月，吴军在沙山打败了吴越军。

14 秋，七月，吴越王镠遣钱传瓘将兵三万攻吴常州，徐温帅诸将拒之，右雄武统军陈璋以水军下海门出其后[1]。壬申，战于无锡。会温病热，不能治军，吴越攻中军[2]，飞矢雨集，镇海节度判官陈彦谦迁中军旗鼓于左，取貌类温

者，擐甲胄，号令军事，温得少息；俄顷，疾稍间，出拒之。时久旱草枯，吴人乘风纵火，吴越兵乱，遂大败，杀其将何逢、吴建，斩首万级。传瓘遁去，追至山南，复败之。陈璋败吴越于香弯。

温募生获叛将陈绍者赏钱百万，指挥使崔彦章获之。绍勇而多谋，温复使之典兵。

初，衣锦之役，吴马军指挥曹筠叛奔吴越，徐温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间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过也，汝无以妻子为念。"及是役，筠复奔吴。温自数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问筠去来之罪，归其田宅，复其军职。筠内愧而卒。

知诰请帅步卒二千，易吴越旗帜铠仗，蹑败卒而东[3]，袭取苏州。温曰："尔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诸将皆以为："吴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时也，宜尽步骑之势，一举灭之。"温叹曰："天下离乱久矣，民困已甚，钱公亦未易可轻；若连兵不解，方为诸君之忧。今战胜以惧之，戢兵以怀之[4]，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君臣高枕，岂不乐哉！多杀何为？"遂引还。

吴越王镠见何逢马，悲不自胜，故将士心附之。宠姬郑氏父犯法当死，左右为之请，镠曰："岂可以一妇人乱我法！"出其女而斩之。镠自少在军中，夜未尝寐，倦极则就圆木小枕，或枕大铃，寐熟辄欹而寤[5]，名曰"警枕"。置粉盘于卧内，有所记则书盘中，比老不倦。或寝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纸即寤。时弹铜丸于楼墙之外，以警直更

者[6]。尝微行，夜叩北城门，吏不肯启关，曰："虽大王来亦不可启。"乃自他门入。明日，召北门吏，厚赐之。

15 丙戌，吴王立其弟濛为庐江郡公，溥为丹阳郡公，浔为新安郡公，澈为鄱阳郡公，子继明为庐陵郡公。

16 晋王归晋阳，以巡官冯道为掌书记。中门使郭崇韬以诸将陪食者众[7]，请省其数。王怒曰："孤为效死者设食，亦不得专，可令军中别择河北帅，孤自归太原！"即召冯道令草词以示众。道执笔逡巡不为，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韬所请未至大过；大王不从可矣，何必以此惊动远近，使敌国闻之，谓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会崇韬入谢，王乃止。

17 初，唐灭高丽[8]，天祐初[9]，高丽石窟寺眇僧躬乂，聚众据开州称王[10]，号大封国，至是，遣左良尉金立奇入贡于吴。

18 八月，乙未朔，宣义节度使贺瓌卒。以开封尹王瓒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瓒将兵五万，自黎阳渡河掩击澶、魏，击顿丘，遇晋兵而旋。瓒为治严，令行禁止，据晋人上游十八里杨村[11]，夹河筑垒，运洛阳竹木造浮桥，自滑州馈运相继。晋蕃汉马步副总管、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亦造浮梁于德胜，或曰："浮梁须竹笮、铁牛、石囷[12]，我皆无之，何以能成！"存进不听，以苇笮维巨舰，系于土山巨木，逾月而成，人服其智。

19 吴徐温遣使以吴王书归无锡之俘于吴越；吴越王镠亦遣使请和于吴。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

二十余年[13]。吴王及徐温屡遗吴越王镠书[14],劝镠自王其国;镠不从。

20 九月,丙寅,诏削刘岩官爵[15],命吴越王镠讨之。镠虽受命,竟不行。

21 吴庐江公濛有材气,常叹曰:"我国家而为他人所有[16],可乎!"徐温闻而恶之。

【注释】

①下海门出其后:顺江而下出海门入东海,沿海东南是太湖入海口,由此舟行入太湖,即绕行于敌后。

②中军:古代作战常分左、中、右或上、中、下三军,以主将所在的部分为中军,一般为主力部队,也是发号施令的地方。

③躡(niè 聂):踩、踏,追踪。

④戢(jí 集):收敛、止息。

⑤寐熟辄欹而寤:寐(mèi),睡眠。欹(qī 欺):倾斜,通敧。寤(wù 悟),睡醒。

⑥直更(gèng 庚)者:宫中值夜的人。直更有别于值更,后者为轮值

⑦陪食者众:晋王常与部下同甘苦,每当吃饭,总是邀很多将领坐陪,人多难免鱼龙混杂,所以引起了郭崇韬的担心。

⑧唐灭高丽:高丽为朝鲜高句丽的别称。唐灭高丽在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 668 年)。

⑨天祐:天祐为唐昭宗李晔的最后一个年号(公元 904～907 年)。

⑩开州:高丽州名,亦称开京、开城府、蜀莫郡,治今朝鲜开城。

⑪晋人上游十八里:即晋人所占德胜城上游十八里。

⑫竹笮:竹索。铁牛:古人建桥时铸铁为牛,置于桥畔,用以镇水加固。石囷(qūn 踆):石头所造圆形仓库,如在岸边可系竹索以固定战船和桥梁。

⑬三十余州:泛指吴国全境。吴的辖区有扬、楚、泗、滁、和、光、蕲、黄、舒、庐、濠、寿、泰、海、常、润、升、宣、池、歙、鄂、饶、信、江、洪、抚、袁、吉、虔等州,百胜、昭武、镇南、奉化、武昌、德胜、宁国、忠正、镇海等九节度。二十余年:泛

指，十八年后（即公元937年），南唐代吴。

⑭遗（wèi 畏）：赠予、致送。

⑮诏削刘岩官爵：刘岩初受后梁封爵，任清海、建武节度使，已于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建号称帝，故诏削之。

⑯他人：指皇族以外的人，这里特指以徐温为主的徐氏家族。

【译文】

14秋，七月，吴越王钱镠派遣钱传瓘率领三万名士兵进攻吴国的常州，徐温率领各军将领进行抵御，右雄武统军陈璋率领水军从海门入海绕到了敌人后方。初七，两军在无锡交战。不巧这时徐温生病，不能指挥军队，吴越军就专门进攻徐温所在的中军，流矢像雨点一样密集，镇海节度判官陈彦谦于是把中军的旗鼓转移到了左军，又找了一个长相酷似徐温的人，穿上铠甲，在那里发号施令，这样徐温才稍微能够休息一下；一会儿，徐温的病好了一点，又出来指挥作战。当时长期干旱，草木枯萎，吴军就借着风势放起火来，吴越的军队乱作一团，结果被打得大败。吴军杀死了吴越军的将领何逢、吴建，斩杀吴越士兵一万名。钱传瓘逃走了，吴军一直追击到山南，又把他打败了。陈璋在香弯也打败了吴越的军队。

徐温招募能够活捉叛将陈绍的人，赏钱是一百万，结果指挥使崔彦章抓获了陈绍。陈绍这个人作战勇敢又有谋略，徐温又让他统领军队。

当初，在衣锦战役中，吴国的马军指挥曹筠叛变投奔吴越，徐温赦免了他的妻子儿女，反而待她们很好，并且派去秘使告诉曹筠说："让你不称心如意而离开吴国，这都是我的过错，你不必为妻子儿女操心。"在这次战役中，曹筠又回到了吴军。徐温再三地责备自己过去没有采纳曹筠建议的过错，却绝口不提及曹筠叛逃的罪过，并归还了他的田地房宅，恢复了他的军职。曹筠内心觉得很惭愧，后来就死了。

徐知诰请求率领两千名步兵，换上吴越军的旗帜、铠甲和仪仗，跟在吴越的败兵后面向东进发，偷袭苏州。徐温说："你的计策是很好的；但是我现在只想休兵，没有时间照你说的去做。"将领们都认为："吴越军队所依靠的主要是舟船，现在气候大旱，河道都干涸了，这是老天要灭亡他们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发挥步兵和骑兵的优势，一举消灭他们。"徐温感叹地说："天下战乱已经很长时间了，老百姓已经是够贫困的了，而且钱公也是不能轻易小看他的；如果战争再延续不停的话，才正是各位所应担忧的事。现在我们打胜了让他们害怕，我们又停止继续进攻来怀柔他们，使两国的老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君臣们都高枕无忧，难道不是好事吗？打仗多杀人又为的是什么？"于是就率军回去了。

吴越王钱镠看到何逢的战马回来了，万分悲伤，所以将士们都衷心拥戴他。他的宠姬郑氏的父亲违犯了法律应当处死，左右大臣们都替他求情，钱镠说："怎么能因为一个妇人就乱了我的国法！"于是把郑氏逐出宫去，然后把她的父亲处斩了。钱镠从小就在军旅中生活，夜里从未上床睡过觉，实在困极了就靠在一个圆木做的小枕头上，或者枕在一个大铃上休息，睡熟后小木枕或大铃一斜他就会醒过来，他把这种枕头叫做"警枕"。又在卧房内放置了一个粉盘，有什么事情要记下来的话就写在盘子里，一直到老都是这样孜孜不倦。有时候睡得正熟，外面有人来报告事情，让侍女抖动一下纸张就能醒过来。有时他把铜丸弹射到楼墙外面去，以提醒打更的人更提高警觉。有一次他微服出行，半夜里回来要敲开北城门，守门的官吏不肯开门，说："就是大王来了也不能开。"于是他只好从另一个城门进城。第二天，把守北城门的官吏召来，给了他很丰厚的赏赐。

15 二十一日，吴王封他的弟弟杨濛为庐江郡公，杨溥为丹阳郡公，杨浔为新安郡公，杨澈为鄱阳郡公，儿子杨继明为庐陵郡公。

16 晋王回到晋阳，任命巡官冯道为掌书记。中门使郭崇韬认为

陪晋王吃饭的人太多了，请求减少一些人数。晋王听了生气地说："我为打仗不怕死的将领们准备一点饭菜，难道也做不了主吗？那干脆让军中另外推选一个河北的主帅吧，我自己回太原去好了！"说完就把冯道召来让他草拟告示通知大家。冯道拿着笔迟疑徘徊一直不写，说："大王正要平定河南，安定天下，郭崇韬所请求的也不算是大的过错；大王不听他的也就算了，何必拿这件小事去惊动远近的部属呢？如果让敌国知道了，就会说大王君臣不和，这恐怕不是扩大威望的作法。"正巧这时郭崇韬又进来陪罪，晋王只好作罢。

17 当初，唐朝消灭了高丽，天祐初年，高丽石窟寺的独眼和尚躬乂，聚集了一批部众占据开州在那里自称为王，国号叫大封国，到了这个时候，就派遣了左良尉金立奇来向吴国入贡。

18 八月，初一，宣义节度使贺瓌去世。任命开封尹王瓒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王瓒率领了五万名军队，从黎阳渡过黄河准备奇袭澶州、魏州，在攻打顿丘时，发现晋军有了准备才把军队撤了回来。王瓒治军非常严格，令行禁止，占据了晋军德胜城上游十八里处的杨村，在黄河的两岸修筑了营垒，从洛阳运来竹子、木材搭造浮桥，从滑州接连不断地运来粮饷。晋国的蕃汉马步副总管、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也要在德胜渡建造浮桥，有人劝他说："建浮桥需要竹笮、铁牛和石囷，而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怎么能建成浮桥？"李存进不听这些人的话，他用芦苇做成的绳索拴住大战船，另一头则固定在土山的大树上，一个多月时间浮桥就修成了，大家都很佩服他的聪明。

19 吴国徐温派遣使者带着吴王的信把无锡战役中的俘虏送到吴越去；吴越王钱镠也派遣使者来吴国请求和好。从此以后，吴国停止了作战，老百姓也得以休养生息，三十多个州的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长达二十多年。吴王和徐温多次写信给吴越王钱镠，劝钱镠在吴越称王；钱镠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

20 九月，初二，皇帝下诏书削去刘岩的官爵，并且命令吴越王钱

镠去讨伐他。钱镠虽然表面上接受了这项命令,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21 吴国的庐江郡公杨濛很有才气,他常常感叹地说:“我们的国和家竟被外姓人所把持,这怎么可以呢?徐温知道这话后,就对杨濛怀恨在心。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七十一

后梁纪六　起屠维单阏十月，尽玄黓敦牂，凡三年有奇。

均王下

贞明五年

1 冬，十月，出濛为楚州团练使。

2 晋王如魏州，发徒数万，广德胜北城，日与梁人争，大小百余战，互有胜负。左射军使石敬瑭与梁人战于河壖[1]，梁人击敬瑭，断其马甲，横冲兵马使刘知远以所乘马授之[2]，自乘断甲者徐行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亲爱之。敬瑭、知远，其先皆沙陀人[3]。敬瑭，李嗣源之婿也。

3 刘鄩围张万进于兖州经年，城中危窘，晋王方与梁人战河上，力不能救。万进遣亲将刘处让乞师于晋，晋王未

之许，处让于军门截耳曰："苟不得请，生不如死！"晋王义之，将为出兵，会郭已屠兖州，族万进，乃止。以处让为行台左骁卫将军。处让，沧州人也。

4 十一月，吴武宁节度使张崇寇安州。

5 丁丑，以刘郭为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4]。

6 辛卯，王瓒引兵至戚城，与李嗣源战，不利。

7 梁筑垒贮粮于潘张，距杨村五十里。十二月，晋王自将骑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饷者，俘获而还；梁人伏兵于要路，晋兵大败。晋王以数骑走，梁数百骑围之，李绍荣识其旗[5]，单骑奋击救之，仅免。戊戌，晋王复与王瓒战于河南，瓒先胜，获晋将石君立等；既而大败，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6]，失亡万计。帝闻石君立勇，欲将之，系于狱而厚饷之，使人诱之。君立曰："我晋之败将，而为用于梁，虽竭诚效死，谁则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为仇雠用哉！"帝犹惜之，尽杀所获晋将，独置君立。晋王乘胜遂拔濮阳。帝召王瓒还，以天平节度使戴思远代为北面招讨使，屯河上以拒晋人。

8 己酉，蜀雄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宋朗有罪，削夺官爵，复其姓名曰全师朗，命武定节度使兼中书令桑弘志讨之。

9 吴禁民私蓄兵器，盗贼益繁。御史台主簿京兆卢枢上言[7]："今四方分争，宜教民战。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弃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盗也。宜团结民兵，使之习战，自卫乡里。"从之。

六 年

1 春，正月，戊辰，蜀桑弘志克金州，执全师朗，献于成都，蜀主释之。

2 吴张崇攻安州，不克而还。

崇在庐州，贪暴不法。庐江民讼县令受赇[8]，徐知诰遣侍御史知杂事杨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杂端推事[9]，其体至重，职业不可不行。"知诰曰："何如？"廷式曰："械系张崇，使吏如升州，簿责都统。"知诰曰："所按者县令耳，何至于是！"廷式曰："县令微官，张崇使之取民财转献都统耳[10]，岂可舍大而诘小乎？"知诰谢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烦。"以是益重之。廷式，泉州人也。

3 晋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为魏博内外牙都将，将银枪郊节都。建及为人忠壮，所得赏赐，悉分士卒，与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韦令图监建及军，谮于晋王曰："建及以私财骤施，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将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行之自若。三月，王罢建及军职，以为代州刺史。

4 汉杨洞潜请立学校[11]，开贡举，设铨选；汉主岩从之。

【注释】

①左射军使：武官名，所统领的士兵都是用左手射弓的左撇子，故名；河壖（ruán 软阳）：壖亦作堧，河边地、城下田。石敬瑭（公元 892～942 年）：人名，即后来的后晋高祖，五代晋王朝的创建者，公元 936～942 年在位。沙陀部人。后唐时为河东节度使。清泰三年（公元 936 年），勾结契丹灭后唐，并受契丹册封为帝，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国号晋，史称后晋。

②刘知远(公元895～948年):人名,即后来的后汉高祖,五代汉王朝的创建者,公元947～948年在位。沙陀部人。后晋时为河东节度使、北平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契丹灭后晋,他乘机在太原称帝,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国号汉,史称后汉。

③沙陀:中国古代部族名,西突厥的别部,又称沙陀突厥。因其所居之地有大碛名沙陀,故用作部族名。

④"以刘鄩"句:此前刘鄩因河朔丧师被贬为亳州团练使,现在因平定张万进有功,复原职。

⑤识其旗:古时行军打仗,凡是有主将所在的地方都有一种特定的旗帜作为表识,后世又称作"认旗"。

⑥北城:为梁军据守的杨村北城,而非晋军据守的德胜北城。

⑦御史台主簿:官名,御史台属官之一,本为唐官,吴因之。主掌台印、考察台务,负责官署常务及奴婢,为勋散官之职。

⑧受赇(qiú 求):收受贿赂。

⑨杂端推事:杂端,御史台侍御史中知杂事者,称为杂端,又称端公;推事,推论事理,查处案件。

⑩都统:指吴国大丞相、诸道都统徐温。

⑪杨洞潜:初为唐朝岭南节度副使,因其谙熟典礼,深受刘隐、刘岩兄弟礼遇。南汉建国,被任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译文】

后梁纪六　起己卯(公元919年)十月,止壬午(公元922年),共三年三个月。

均王下

贞明五年(己卯,公元919年)

1冬,十月,吴国派杨濛出任楚州团练使。

2晋王到魏州,征调了几万名民工,扩建德胜北城,每天都和梁军进行争夺战,大大小小打了一百多仗,双方各有胜负。左射军使石敬瑭和梁军在黄河边大战,梁军攻击石敬瑭,砍断了他的战马的披甲,横冲兵马使刘知远把自己所乘的战马让给了石敬瑭,而自己

却换上了那匹断了甲的马慢慢地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掩护撤退；梁军怀疑前面有埋伏，没敢追得太紧，于是两人都幸免于难，石敬瑭从此以后就非常喜爱刘知远了。石敬瑭、刘知远，他们的祖先都是沙陀人。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

3 刘鄩围攻兖州的张万进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城里面的情况非常危急，晋王这时正和梁军在黄河一线作战，没有力量前来救援。张万进派遣他的亲信将领刘处让来向晋王请求援兵，晋王没有答应，刘处让在军营门口割下自己的耳朵，说："如果请不到救兵，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晋王被他的义气所感动，答应准备出兵救援，这时得知刘鄩已经对兖州屠城，并且杀了张万进的全家，才停止出兵。晋王任命刘处让为行台左骁卫将军。刘处让是沧州人。

4 十一月，吴国武宁节度使张崇入侵安州。

5 十三日，皇帝任命刘鄩为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

6 二十七日，王瓒率兵到达戚城，与李嗣源交战，没有取得胜利。

7 梁军在潘张修筑营垒，储备粮食，这里距离杨村有五十里路。十二月，晋王亲自率领骑兵从黄河南岸向西行进，拦截梁军的粮饷，俘获了粮饷就要回去；梁军在他们回去的要道上设下了埋伏，结果晋军被打得大败。晋王带领几名骑兵想逃走，却被梁军的几百名骑兵团团包围，李绍荣认出晋王的旗帜，就单枪匹马冲入重围前往救驾，晋王这才勉强脱身。初五，晋王又和王瓒在黄河南岸交战，开始是王瓒取胜，俘虏了晋军将领石君立等人，不久王瓒又被打得大败，只得乘小船渡过黄河，逃到杨村北城坚守，这次战役梁军损失的兵马数以万计。皇帝听说石君立作战非常勇敢，就想让他做梁军的将领，于是把它关在监狱里，给予他优厚的待遇，并派人劝说他归顺。石群立说："我是晋国的败军之将，如果被梁人任用，就算是尽忠报效，又有谁能相信我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君主，我怎能容忍被仇敌所利用呢！"皇帝还是很爱惜他，把所俘虏的晋军将领全都杀了，唯独留下了石君立。晋王乘胜进军，一举攻下了濮阳。皇

帝把王瓒召了回来,任命天平节度使戴思远代替他担任北面招讨使,驻扎在黄河边以抵御晋军。

8十六日,蜀国雄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朗犯了罪,蜀主解除了他的官职和爵位,恢复了他原来的姓名叫全师朗,并且命令武定节度使兼中书令桑弘志率兵前去讨伐他。

9吴国禁止民间私藏兵器,但是盗贼却越来越多。御史台主簿京兆人卢枢上奏说:"现在天下纷争,应该教老百姓熟悉战争。况且善良的人害怕触犯法律,而奸诈之徒却照样可以舞刀弄枪,这是想停止争斗却反而招致盗贼横行。应该团结民间的兵力,让他们熟悉战斗,各自保卫自己的家乡。"吴王采纳了他的建议。

六年(庚辰,公元920年)

1春,正月,初五,蜀国的桑弘志攻克了金州,活捉了全师朗,送到成都,蜀主把他释放了。

2吴国的张崇进攻安州,没有攻下就率兵撤了回去。

张崇在庐州任职期间,贪婪残暴,不守法纪。庐江县的老百姓上诉控告县令有收受贿赂的行为,徐知诰派遣侍御史知杂事杨廷式前往查处,准备借此吓唬一下张崇。杨廷式说:"杂端出面查处案件,身份是很贵重的了,职权和责任不能不认真履行。"徐知诰问道:"你要怎么办才好?"杨廷式说:"把张崇戴上刑具押起来,派官员到升州去,也好责问一下都统。"徐知诰说:"所查处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令罢了。何必要这样兴师动众呢?"杨廷式说:"县令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但张崇却让他榨取民财转献给都统,怎么可以不管大官而去专门追究小吏呢?"徐知诰抱歉地说:"本来我就知道小事情是不会麻烦你的。"通过这件事,徐知诰就更加器重杨廷式了。杨廷式是泉州人。

3晋王自从取得魏州以后,就任命李建及为内外牙都将,统率近卫军银枪效节都。李建及为人忠诚豪壮,从来都是把自己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部下士卒,和他们同甘共苦,所以能得到他们的拼死

效力，每次出战都能立功，但是也遭到了同僚们的妒忌。宦者韦令图任李建及部的监军，他在晋王面前诋毁李建及说："李建及把个人的财物拼命地施舍给部下，这个人的野心不小，不能让他统领近卫军了。"从此晋王对李建及产生了怀疑；李建及知道这件事情后，一举一动仍然像没事的一样。三月，晋王免去了李建及的军职，任命他为代州刺史。

4 汉国杨洞潜奏请建立学校，开科取士，设立铨叙选拔制度；汉主刘岩听从了他的建议。

5 夏，四月，乙亥[1]，以尚书左丞李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琪，珽之弟也，性疏俊，挟赵岩、张汉杰之势，颇通贿赂。萧顷与琪同为相，顷谨密而阴伺其短。久之，有以摄官求仕者，琪辄改摄为守[2]，顷奏之。帝大怒，俗流琪远方，赵、张左右之[3]，止罢为太子少保。

6 河中节度使冀王友谦以兵袭取同州，逐忠武节度使程全晖，全晖奔大梁。友谦以其子令德为忠武留后，表求节钺[4]，帝怒，不许。既而惧友谦怨望，己酉，以友谦兼忠武节度使。制下，友谦已求节钺于晋王，晋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节度使[5]。

7 吴宣王重厚恭恪，徐温父子专政，王未尝有不平之意形于言色，温以是安之。及建国称制，尤非所乐，多沈饮鲜食，遂成寝疾。

五月，温自金陵入朝，议当为嗣者。或希温意言曰："蜀先主谓武侯[6]：'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温正色曰："吾

果有意取之,当在诛张颢之初,岂至今日邪!使杨氏无男,有女亦当立之。敢妄言者斩!"乃以王命迎丹阳公溥监国,徙溥兄濛为舒州团练使。

己丑,宣王殂。六月,戊申,溥即吴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8 丁巳,蜀以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节度使[7]。

9 帝以泰宁节度使刘鄩为河东道招讨使,帅感化节度使尹皓、静胜节度使温昭图、庄宅使段凝攻同州[8]。

10 闰月,庚申朔,蜀主作高祖原庙于万里桥[9],帅后妃、百官用亵味作鼓吹祭之[10]。华阳尉张士乔上疏谏,以为非礼,蜀主怒,欲诛之,太后以为不可,乃削官流黎州,士乔感愤,赴水死。

11 刘鄩等围同州,朱友谦求救于晋;秋,七月,晋王遣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质将兵救之。

12 乙卯,蜀主下诏北巡,以礼部尚书兼成都尹长安韩昭为文恩殿大学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无文学,以便佞得幸,出入宫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数州刺史卖之以营居第[11],蜀主许之。识者知蜀之将亡。

八月,戊辰,蜀主发成都,被金甲,冠珠帽,执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余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远离都邑,当委大臣征讨。"不从。九月,次安远城。

13 李存审等至河中[12],即日济河。梁人素轻河中兵,每战必穷追不置。存审选精甲二百,杂河中兵,直压刘鄩垒,鄩

出千骑逐之；知晋人已至，大惊，自是不敢轻出。晋人军于朝邑[13]。

河中事梁久，将士皆持两端。诸军大集，刍粟踊贵，友谦诸子说友谦且归款于梁，以退其师，友谦曰："昔晋王亲赴吾急，秉烛夜战。今方与梁相拒，又命将星行，分我资粮，岂可负邪！"

晋人分兵攻华州[14]，坏其外城。李存审等按兵累旬，乃进逼刘鄩营，鄩等悉众出战，大败，收余众退保罗文寨。又旬余，存审谓李嗣昭曰："兽穷则搏，不如开其走路，然后击之。"乃遣人牧马于沙苑。鄩等宵遁，追击至渭水，又破之，杀获甚众。存审等移檄告谕关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谒唐帝陵[15]，哭之而还。

河中兵进攻崇州，静胜节度使温昭图甚惧。帝使供奉官窦维说之曰："公所有者华原、美原两县耳[16]，虽名节度使，实一镇将，比之雄藩，岂可同日语也，公有意欲之乎？"昭图曰："然。"维曰："当为公图之。"即教昭图表求移镇，帝以汝州防御使华温琪权知静胜留后。

【注释】

①乙亥：四月无此日，疑误。

②改摄为守：改代理之官为正式任命之官。摄，代理、试用；守，署理。

③左右：与"佐佑"通，保佑、帮助的意思。

④节钺：符节和斧钺，古代授予将帅，以作为加重权力的标志。符节又称节旄，以竹为之，柄长八尺，节上缀牦牛尾饰物；斧钺是古代军法用以杀人的斧子。

⑤墨制：又称墨诏，是由帝王直接发出不经外廷的亲笔手令。除：任官职

称谓,即拜官授职,除去旧官任新官。

⑥蜀先主:指三国蜀先主刘备。武侯:指诸葛亮。

⑦充:任官称谓。充任、担任官职。有时又有以本官兼任它职的意思。

⑧庄宅使:唐代宫内官名,后梁沿用。主要管理两京地区官府掌握的庄田、磨坊、店铺、菜园、车坊等产业,均由宦官领任。

⑨原庙:已立太庙而又再立的太庙叫原庙。万里桥:在成都。三国蜀费祎使吴,诸葛亮送行到此桥,对他说:"万里之路,始于此矣。"因以名桥。

⑩褒味:皇帝喜爱的家常小菜。依礼,此类菜肴不能用于祭祀。

⑪通、渠、巴、集数州:通州治今四川达县,渠州治今四川渠县,巴中治今四川巴中,集州治今四川南江。

⑫河中:即河中节度使治所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西南。

⑬朝邑:县名,治今陕西大荔东南,在同州之东三十余里。

⑭华州:州名,治今陕西华县,在同州西南约八十里。

⑮唐帝陵:在同州奉先县,治今陕西蒲城。

⑯华原、美原两县:唐代旧县名。华原治今陕西耀县,美原治今陕西富平东北。温昭图归岐后,李茂贞改华原为茂州,寻改为耀州,以温为刺史,改美原为鼎州,建义胜军,以温为节度使。温昭图降梁后,梁改耀州为崇州,鼎州为裕州,改义胜军为静胜军。

【译文】

5夏,四月,乙亥日,皇帝任命尚书左丞李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琪是李珽的弟弟,性情放达随意,依仗着赵岩、张汉杰的势力,收了不少贿赂。萧頃和李琪同时担任宰相,萧頃处事谨慎细心,却暗地里在捕捉李琪的短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个担任代理官职的人请求正式派任,李琪收了贿赂之后马上就把代理改为正式派任,萧頃把这件事上奏给了皇帝。皇帝非常生气,准备把李琪流放到远方去,赵岩、张汉杰在旁边帮助说情,最后才未流放,降为太子少保。

6河中节度使冀王朱友谦率兵偷袭夺取了同州,赶走了忠武节度使程全晖,程全晖只得逃到大梁。朱友谦让他的儿子朱令德担任

忠武节度留后，并上表请求皇帝赐给他符节和斧钺，皇帝十分恼怒，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来又害怕朱友谦心怀不满，十七日，任命朱友谦兼任忠武节度使。就在皇帝任命诏书颁布下来的时候，朱友谦已经另外向晋王请求符节和斧钺了，于是晋王直接发出手令任命朱令德为忠武节度使。

7 吴宣王为人厚道谦恭，徐温父子把持朝政，吴宣王从来没有把心中不满的意思表现在言行举止上，徐温因此也就对他很放心。到了建国称帝以后，吴宣王的心里就更加郁郁不乐，经常沉溺于饮酒，很少吃饭，终于卧病在床了。

五月，徐温从金陵入京朝见，参预商议谁可以为嗣君。有人迎合徐温的心思说："蜀先主刘备曾对诸葛武侯说：'嗣子如果不成器的话，先生可以自代王位。'"徐温严肃地说："我如果真有心想取代王位的话，早在诛杀张颢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干了，哪还要等到今天！假如杨氏没有儿子，就是有女儿也应该拥立她即位。今后再有敢胡言乱语的一定处斩！"于是根据吴宣王的命令迎接丹阳公杨溥入京监国，与此同时，把杨溥的哥哥杨濛调到舒州任团练使。

二十八日，吴宣王去世。六月，十八日，杨溥登基为吴王，尊奉他的母亲王氏为太妃。

8 二十七日，蜀国任命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参议国事，并且让他担任永平节度使。

9 皇帝任命泰宁节度使刘鄩为河东道招讨使，率领感化节度使尹皓、静胜节度使温昭图、庄宅使段凝一起攻打同州。

10 闰六月，初一，蜀主在万里桥修建了高祖原庙，率领后妃、百官用平日在宫廷中食用的家常美味并演奏鼓乐来祭祀高祖。华阳县尉张士乔上书劝谏，认为这样做不合乎礼仪，蜀主听后很生气，要杀他，由于太后的阻止，于是就把他削去官职，流放到黎州，张士乔很感慨激愤，就投水自杀了。

11 刘鄩等人包围了同州，朱友谦向晋国请求救援。秋，七月，晋

王派遣李存审、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质率兵前去救援。

12 二十六日，蜀主颁布诏书要亲自北征，任命礼部尚书兼成都尹长安人韩昭为文思殿大学士，地位在翰林承旨之上。韩昭不学无术，只是因为善于阿谀逢迎而博得蜀主的宠信，能随时出入宫禁，他向蜀主乞求拿通州、渠州、巴州、集州的刺史官职来卖钱，用来修建自己的住宅，蜀主答应了他的要求。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蜀国快要灭亡了。

八月，初十，蜀主从成都出发，只见他身披金甲，头戴珠帽，手拿弓箭而行，随从的旌旗人马，连绵有一百多里长。雒县县令段融上奏说："大王不适宜远离京城，应当委派大臣前去征讨。"蜀主没听他的。九月，军队驻扎在安远城。

13 李存审等人到达河中，当天就渡过黄河。梁军一向轻视河中的军队，每次交战都要穷追不舍。这次李存审挑选了二百名精兵，混杂在河中军的士兵中，直逼刘郭的营垒，刘郭出动一千名骑兵出营追击；交战中发现晋军已经来到，大吃一惊，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了。晋军驻扎在朝邑。

河中归顺梁朝的时间已经很长，所以将士们都脚踏两只脚。现在各路兵马都云集在这里，以致粮草价格飞涨，朱友谦的几个儿子劝说朱友谦暂时向梁朝归顺，以此来让梁军撤退，朱友谦说："从前和康怀贞作战时，晋王亲自率兵来解救我们的危难，挑灯夜战。现在我们正和梁军相持，晋王又命令将帅们披星戴月赶来救援，并且还用他们的物资粮食援助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对不起他们呢？"

晋军分兵攻打华州，毁掉了华州的外城。李存审等人按兵不动有几十天以后，才出兵进逼刘郭的营垒，刘郭等人率领全部人马迎战，结果被打得大败，只好收拾剩余部队退守罗文寨。又过十来天，李存审对李嗣昭说："野兽被逼急了走投无路是会反过来和人拼命的，不如放开一条路让他们逃走，然后再从后面追击他们。"于是派出人到沙苑去放马。刘郭等乘着夜色逃去，晋军一直追击到渭水，

又把梁军打败了，斩杀和俘虏了很多人。李存审等移送檄文通告关右，并且率领军队攻占了很多地方，一直到下邽，拜谒了唐朝皇帝的陵墓，在陵前哭祭了一番之后才率军回去。

河中的军队向崇州发起进攻，静胜节度使温昭图十分害怕。皇帝派供奉官窦维向他游说说："您所管辖的只不过是华原、美原两个县而已，虽然名义上是节度使，其实只是一名镇将，比起别的大藩镇，哪能同日而语呢，您是否有意换个大藩镇？"温昭图说："那当然。"窦维说："我来为您想个办法。"随即就让温昭图上书请求换个地方镇守，梁帝于是任命汝州防御使华温琪暂时代理静胜节度留后。

14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军[1]，数日，复还安远。

15 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侍为山南节度使、西北面都招讨、行营安抚使、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宁军使王宗晏、左神勇军使王宗信为三招讨以副之，将兵伐岐，出故关，壁于咸宜[2]，入良原。丁酉，王宗侍攻陇州，岐王自将五千人屯汧阳[3]。癸卯，蜀将陈彦威出散关，败岐兵于箭笮岭[4]，蜀兵食尽，引还。宗昱屯秦州，宗侍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

庚戌，蜀主发安远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阆州团练使林恩谔来朝[5]，请幸所治，从之。癸亥，泛江而下，龙舟画舸[6]，辉映江渚，州县供办，民始愁怨。壬申，至阆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将嫁，蜀主取之，赐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恸而卒。癸未，至梓州[7]。

16 赵王镕自恃累世镇成德[8],得赵人心,生长富贵,雍容自逸。治府第园沼,极一时之盛。多事嬉游,不亲政事,事皆仰成于僚佐,深居府第,权移左右,行军司马李藹、宦者李弘规用事于中外[9],宦者石希蒙尤以谄谀得幸。

初,刘仁恭使牙将张文礼从其子守文镇沧州,守文诣幽州省其父,文礼于后据城作乱,沧人讨之,奔镇州。文礼好夸诞,自言知兵,赵王镕奇之,养以为子,更名德明,悉以军事委之。德明将行营兵从晋王,镕欲寄以腹心,使都指挥使符习代还,以为防城使。

镕晚年好事佛及求仙,专讲佛经,受符箓,广斋醮[10],合炼仙丹,盛饰馆宇于西山[11],每往游之。登山临水,数月方归,将佐士卒陪从者常不下万人,往来供顿,军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还,宿鹘营庄,石希蒙劝王复之他所;李弘规言于王曰:"晋王夹河血战[12],栉风沐雨,亲冒矢石,而王专以供军之资奉不急之费。且时方艰难,人心难测,王久虚府第,远出游从,万一有奸人为变,闭关相距,将若之何?"王将归,希蒙密言于王曰:"弘规妄生猜间,出不逊语以劫胁王,专欲夸大于外,长威福耳。"王遂留,信宿无归志。弘规乃教内牙都将苏汉衡帅亲军,擐甲拔刀,诣帐前白王曰:"士卒暴露已久,愿从王归!"弘规因进言曰:"石希蒙劝王游从不已,且闻欲阴谋弑逆,请诛之以谢众。"王不听,牙兵遂大噪,斩希蒙首,诉于前。王怒且惧,亟归府。是夕,遣其长子副大使昭祚与王德明将兵围弘规及李藹之第[13],族诛之,连坐者数十家。又杀苏汉衡,收其党与,穷

治反状，亲军大恐。

17 吴金陵城成，陈彦谦上费用册籍，徐温曰："吾既任公，不复会计。"悉焚之。

18 初，闽王审知承制如其从子泉州刺史延彬领平卢节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会得白鹿及紫芝[10]，僧浩源以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骄纵，密遣使浮海入贡，求为泉州节度使。事觉，审知诛浩源及其党，黜延彬归私第。

19 汉主岩遣使通好于蜀。

20 吴越王镠遣使为其子传琇求婚于楚，楚王殷许之。

【注释】

①武定军：军府名，治所在洋州，即今陕西洋县。

②壁于咸宜：壁是筑壁垒以驻屯兵马。咸宜在陇州汧源境内，即今陕西陇县。

③汧阳：县名，属陇州，治今陕西千阳。

④箭笴岭：胡三省注引杜佑云：岐山即岐山县，因其山两岐，故俗呼为箭笴岭。

⑤利州：州名，治今四川广元。阆(làng 浪)州：州名，治今四川阆中。阆州距利州东南二百余里。

⑥画舸(gě 葛)：漆绘大船。旧说楚湘人称大船为舸。

⑦梓州：州名，治今四川三台。蜀主此行从利州泛嘉陵江南下阆州，又西南行至梓州，实际走了回程。

⑧成德：方镇名，治今河北正定。

⑨用事于中外：李蔼主掌外事，李弘规主掌宫禁之事。

⑩符箓、斋醮：符录为道家的秘密文书。具体地说，屈曲作篆籀及星雷之文为符，记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为箓；斋醮即是请僧道设斋坛，向神佛祈祷。

⑪西山：胡三省注云："镇州西山谓之房山，上有西王母祠，窭欲求仙，故

数往游之。”

⑫夹河:在黄河两岸。胡三省注云:“或战河南,或战河北,故曰夹河。”

⑬副大使:即成德军副大使。为节度使的一种,位在节度大使下、知节度事上。

⑭白鹿及紫芝:白色的鹿和紫色的灵芝,较为罕见,所以古时常被人们看作是祥瑞之物。

【译文】

14 冬,十月,初三,蜀主到达武定军,几天后,又回到安远城。

15 十一月,初一,蜀主任命兼侍中王宗俦为山南节度使、西北面都招讨、行营安抚使,任命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宁军使王宗晏、左神勇军使王宗信为三位招讨以辅佐王宗俦,率兵讨伐岐国,他们出故关,在咸宜修筑壁垒用以驻屯兵马,之后又进入良原县。初十,王宗俦进攻陇州,岐王亲自率领一万五千人驻扎在汧阳。十六日,蜀军将领陈彦威从散关出兵,在箭筈岭打败了岐军,因为蜀军的粮食吃完了,只好把军队撤了回去。王宗昱驻扎在秦州,王宗俦驻扎在上邽,王宗晏和王宗信驻扎在威武城。

二十三日,蜀主从安远城出发;十二月,初三,到达利州,阆州团练使林恩谔前来朝见,请求蜀主巡幸阆州,蜀主答应了他的请求。初六,乘船顺嘉陵江而下,龙舟彩船金碧辉煌,映照得江的两岸非常壮观,所经州县操办供给劳民伤财,老百姓们开始愁苦抱怨起来。十五日,蜀主一行到达阆州,州民何康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马上就要出嫁了,蜀主就把她强夺了过来,然后赏赐给他的未婚夫家一百匹丝帛,那个未婚夫在极其悲愤下不久就死了。二十六日,蜀主到达梓州。

16 赵王王镕依仗着世代都镇守成德,深得赵地的人心,生长在富贵的环境中,仪态从容温雅,悠然自得。他所修建的府第园池,在当时是第一流的。他经常游玩,不问政事,一切政事都依靠幕僚助

手们去处理，深居在自己的府第中，把大权都交给身边的大臣们，行军司马李藹、宦官李弘规掌管王府内外的事务，而宦官石希蒙则完全是因为拍马奉承得到赵王的宠爱。

起初，刘仁恭派遣部将张文礼随他的儿子刘守文去镇守沧州，刘守文到幽州去看望父亲时，张文礼随后就占据了沧州城发动叛乱，沧州的人讨伐他，于是他就逃到了镇州。张文礼喜欢吹牛说大话，宣称自己通晓军事，赵王王镕很看重他，就把他收为养子，改名字叫王德明，把全部的军事都委托给他。王德明率领行营的军队跟随晋王南征，王镕想把他当作心腹之人，于是就派都指挥使符习前去把王德明替代回来，回来后被任命为防城使。

王镕晚年喜欢拜佛求仙，专门请人讲习佛经，学习道家的符箓，广设斋坛向神佛祈祷，修炼仙丹，在西山把馆宇装饰得非常华丽，经常去那里游玩。他一出去游山玩水，往往几个月都不回来，随行陪从的将士常常不下一万人，来来往往供应挥霍耗资巨大，军民们都深受其苦。这个月，王镕从西山回来，住宿在鹘营庄，石希蒙劝说赵王再到别的地方去玩；李弘规对赵王说："晋王正在黄河两岸和梁军血战，栉风沐雨，迎着箭石身先士卒，而大王您却把供应军需的物资挪用于不急的花费上面。况且眼下正处在艰难困苦时期，人心难测，大王又是长期在外不归府第，远出游玩，万一有奸人乘机叛乱，封锁城门和我们对抗，那该怎么办呢？"赵王听了这番话后正准备回去，石希蒙却偷偷地对赵王说："李弘规凭空猜疑，挑拨离间，口出不逊之言来胁迫大王，一心只想夸大其事在外面造声势，借以增加自己的威望。"赵王于是又留了下来，接连住了几天都没有回去的意思。李弘规于是让内牙都将苏汉衡率领亲兵，穿着盔甲拔出兵刃，到军帐前对赵王说："士卒们离家在外风吹日晒已经很久了，都想跟大王一起回去！"李弘规随即走上前来对赵王建议说："石希蒙劝大王没完没了地出游，而且还听说他准备谋害大王，我们请求把他杀了以平民愤。"赵王不听他的建议，于是亲兵们就大

声喧闹起来，并杀了石希蒙，砍下他的头在赵王面前控诉。赵王心里又是生气又是害怕，急忙赶回府第。当天晚上，赵王就派他的长子副大使王昭祚和王德明率兵包围了李弘规和李藹的住宅，把他们的全家统统杀了，遭受株连的有十几家之多。又杀了苏汉衡，逮捕了他的同党，追究他们反叛的实情，赵王的亲兵们都感到十分恐惧。

17 吴国的金陵城竣工，陈彦谦把修城开支帐册送给徐温审查，徐温说："我既然委托阁下操办，哪里还需要审核开支。"于是就把帐册全部烧了。

18 当初，闽王王审知假借皇帝的意旨让他的侄子泉州刺史王延彬兼领平卢节度使。王延彬治理泉州十七年，官民都能安居乐业。刚好在这个时候，王延彬得到了白鹿和紫芝两件祥瑞物品，和尚浩源认为这是王延彬要做闽王的征兆，王延彬从此就骄傲放纵起来，竟然秘密地派遣使者从海路到梁朝入贡，请求封他为泉州节度使。事情败露以后，王审知诛杀了浩源及其同党，罢免了王延彬的官爵，打发他回了家。

19 汉主刘岩派遣使者到蜀国去要求互通友好。

20 吴越王对钱镠派遣使者到楚国去为他的儿子钱传琇求婚，楚王马殷答应了他的请求。

龙德元年[1]

1 春，正月，甲午，蜀主还成都[2]。

2 初，蜀主之为太子，高祖为聘兵部尚书高知言女为妃，无宠，及韦妃入宫，尤见疏薄，至是遣还家，知言惊仆，不食而卒。韦妃者，徐耕之孙也，有殊色，蜀主适徐氏，见而

悦之，太后因纳于后宫，蜀主不欲娶于母族，托云韦昭度之孙[3]。初为婕妤，累加元妃[4]。

蜀主常列锦步障，击毬其中，往往远适而外人不知。爇诸香，昼夜不绝。久而厌之，更爇皂荚以乱其气[5]。结缯为山，及宫殿楼观于其上，或为风雨所败，则更以新者易之。或乐饮缯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归，令宫女秉蜡炬千余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昼。或酣饮禁中，鼓吹沸腾，以至达旦。以是为常。

3 甲辰，徙静胜节度使温昭图为匡国节度使[6]，镇许昌。昭图素事赵岩，故得名藩。

4 蜀主、吴主屡以书劝晋王称帝，晋王以书示僚佐曰："昔王太师亦尝遗先王书[7]，劝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语余云：'昔天子幸石门，吾发兵诛贼臣，当是之时，威振天下，吾若挟天子据关中，自作九锡禅文[8]，谁能禁我？顾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为耳。汝他日当务以复唐社稷为心，慎勿效此曹所为！'言犹在耳，此议非所敢闻也。"因泣。

既而将佐及藩镇劝进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9]。黄巢之破长安也，魏州僧传真之师得传国宝，藏之四十年，至是，传真以为常玉，将鬻之，或识之，曰："传国宝也。"传真乃诣行台献之，将佐皆奉觞称贺。

张承业在晋阳闻之，诣魏州谏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难，所以老奴三十余年为王捃拾财赋[10]，召补兵马，誓灭逆贼，复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

王遽即大位;殊非从来征伐之意,天下其谁不解体乎!王何不先灭朱氏,复列圣之深仇,然后求唐后而立之,南取吴,西取蜀,汛扫宇内,合为一家,当是之时,虽使高祖、太宗复生,谁敢居王上者?让之愈久则得之愈坚矣。老奴之志无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为王立万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愿,奈群下意何?"承业知不可止,恸哭曰:"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即归晋阳邑[11],成疾,不复起。

5 二月,吴改元顺义。

6 赵王既杀李弘规、李藹,委政于其子昭祚。昭祚性骄愎,既得大权,向时附弘规者皆族之。弘规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语,未知所之。会诸军有给赐,赵王忿亲军之杀石希蒙,独不时与,众益惧。王德明素蓄异志,因其惧而激之曰:"王命我尽坑尔曹。吾念尔曹无罪并命[12],欲从王命则不忍,不然又获罪于王,奈何?"众皆感泣。

是夕,亲军有宿于潭城西门者,相与饮酒而谋之。酒酣,其中骁健者曰:"吾曹识王太保意,今夕富贵决矣!"即逾城入。赵王方焚香受箓,二人断其首而出,因焚府第。军校张友顺帅众诣德明第,请为留后,德明复姓名曰张文礼,尽灭王氏之族[13],独置昭祚之妻普宁公主以自托于梁。

7 三月,吴人归吴越王镠从弟龙武统军镒于钱唐,镠亦归吴将李涛于广陵[14]。徐温以涛为右雄武统军,镠以镒为镇海节度副使。

8 张文礼遣使告乱于晋王,且奉笺劝进[15],因求节钺。晋

王方置酒作乐，闻之，投杯悲泣，欲讨之。僚佐以为文礼罪诚大，然吾方与梁争，不可更立敌于肘腋，宜且从其请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遣节度判官卢质承制授文礼成德留后。

9 陈州刺史惠王友能反，举兵趣大梁，诏陕州留后霍彦威、宣义节度使王彦章、控鹤指挥使张汉杰将兵讨之。友能至陈留，兵败，走还陈州，诸军围之。

10 五月，丙戌朔，改元[16]。

11 初，刘鄩与朱友谦为婚。鄩之受诏讨友谦也，至陕州，先遣使移书，谕以祸福；待之月余，友谦不从，然后进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谮之于帝曰："鄩逗留养寇，俾俟援兵。"帝信之。鄩既败归，以疾请解兵柄，诏听于西都就医[17]，密令留守张宗奭酖之，丁亥，卒。

12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13 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诏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14 晋王既许藩镇之请，求唐旧臣，欲以备百官。朱友谦遣前礼部尚书苏循诣行台，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谓之拜殿。见王呼万岁舞蹈，泣而称臣。翌日，又献大笔三十枚，谓之"画日笔"[18]。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为河东节度副使，张承业深恶之。

【注释】

①龙德：此年五月改元，为末帝朱友贞的第二个年号，共历二年六个月。

②还成都：自梓州回成都。

③韦昭度：唐僖宗时大臣。字正纪，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历司空、侍中，

曾任西川行营招抚使与王建共同平定蜀地。

④婕妤(jié 洁 yú 鱼):亦作倢伃。宫中女官,位视上卿,秩比列侯。元妃:王之妻为妃。元妃即是国君或诸侯的嫡妻。

⑤爇皂荚:爇(ruò 若,又读 rè 热),点燃,放火燃烧;皂荚,植物名,又称皂、皂角,豆科,落叶乔木,可入药。用火燃烧,其气酷烈。

⑥匡国:治今河南许昌。为唐代忠武军治所,领许、陈、汝三州,历来为名藩重镇。

⑦王太师:指蜀主王建,以其有唐代的官名称之。

⑧九锡:传说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的九种器物。具体说法不一,主要有车马、衣服、弓矢、斧钺等。历代掌政大臣在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前,都先受九锡,造成禅让的趋势,成了例行公事。

⑨法物:帝王仪仗队所用的器物,主要是大驾卤簿仪式,如郊庙乐器、葆车等。

⑩二十余年:略计数,张承业自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始监河东军府,至此有二十七年。

⑪晋阳邑:原作"晋王邑",依校记改。

⑫并命:受到同样的发落,指全部坑杀。

⑬尽灭王氏之族:胡三省注云: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王庭凑据成德军,历四世、五帅而灭。王氏之族辖赵地共一百年。

⑭"吴人归"句:钱镠被俘于唐哀帝天祐二年(公元905年)。钱唐为吴越国都,治今浙江杭州;李涛被俘于后梁乾化三年(公元913年)。广陵为吴国都,治今江苏扬州。

⑮笺(jiān 兼):文体的一种,是对上级或尊长者的书札。中古以后多抄写在精美的纸张上。

⑯改元:即改年号为龙德。

⑰西都:后梁西都为洛阳。

⑱画日笔:唐代皇太子监国、天子颁诏下令时均画日,即是天子画可,画日笔即画日专用之笔。献画日笔,即劝即位之意。

【译文】

龙德元年(辛巳,公元921年)

1 春，正月，初七，蜀主回到成都。

2 起初，蜀主王衍还当太子的时候，高祖王建为他聘娶了兵部尚书高知言的女儿做太子妃，太子妃不讨太子喜欢，后来韦妃入宫了，太子对高氏就更加疏远了，这时把她送回娘家，高知言惊吓得瘫倒在地，不吃不喝不久就死了。韦妃是徐耕的孙女，长得特别漂亮，一次蜀主到徐家去，见到了她就非常喜欢，太后于是就把她接到后宫，蜀主不想娶母亲家族的人为妻，就假称她是唐代名臣韦昭度的孙女。开始任她为宫中女官婕妤，后来逐渐升为元妃。

蜀主经常用锦缎挂起长长的屏障，在里面打毬，往往已经离开到别的地方去了，而屏障外边的人还不知道。又喜欢日夜不停地燃烧各种香料，时间久了以后连自己也厌烦了，于是就改用燃烧皂荚来冲淡原有的香气。他还用缯帛结成山形，在这座缯山上又结出宫殿楼阁等形状，缯帛如果被风吹雨打损坏了，就用新的换上。有时在缯山上饮酒作乐，一住十来天都不想下来。在缯山的前面又挖了一条水渠直通宫中，有时晚上乘船回宫中，命令宫女们手拿着千余支大蜡烛在前面一艘船上，面朝后面站着照路，水面上被照得和白天一样明亮。有时在宫中畅饮，鼓乐喧闹，通宵达旦。这些事件都习以为常。

3 十七日，皇帝调任静胜节度使温昭图为匡国节度使，镇守许昌。温昭图一向侍奉巴结赵岩，所以能得到匡国这个名藩。

4 蜀主、吴主多次写信来劝晋王称皇帝，晋王把来信拿给僚属们看，并说："从前王太师也曾经给先王写过信，劝先王说唐室已经灭亡了，应该占据一方即位称帝。先王对我说：'过去天子临幸石门，我出兵讨伐乱臣贼子，在那个时候，声威振天下，我如果挟持天子占据关中，自己起草赐封九锡和禅让的诏书，又有哪个人能阻止得了我？只是考虑到我们家世世代代忠孝，常为朝廷立功，所以誓死也不愿干这种篡逆的事情。你以后一定要把努力恢复唐朝社稷放在心上，千万不能仿效这帮人的做法！'先王的话还在耳边回响，这

类建议我不想再听到。"说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不久,将领幕僚和各路藩镇们又不停地劝晋王称帝,于是他就下令主管部门购买玉石制作传国的宝物。黄巢当年攻破长安的时候,魏州和尚传真的师傅获得了一块传国之宝,收藏了四十年,到现在,传真把它当成一块普通的玉石,准备卖掉,有人认出这块宝玉来,就对他说:"这是传国之宝啊!"于是传真就到行台把传国之宝献给了晋王,将领幕僚们都祝酒向晋王祝贺。

张承业在晋阳听到了这件事,赶到魏州劝谏晋王说:"大王世世代代效忠于唐朝王室,拯救朝廷危难,所以老奴我三十多年来为大王收集财赋,招兵买马,为的是誓死消灭叛逆的贼子,恢复唐朝的宗庙社稷。现在河北才刚刚平定,朱氏逆贼还存在,而大王却要马上即位称帝,这绝不是我们一向出兵征讨逆贼的本意,这样一做天下的人心怎么能不涣散呢?大王何不先消灭朱氏,报了各位先王的深仇大恨,然后再访求唐宗室的后裔拥立为帝,向南攻取吴国,向西攻取蜀国,扫清海内,统一九州,到那个时候,就是高祖、太宗起死回生,又有谁的地位敢在大王之上呢?谦让的时间越久,那么将来所得到的也就越牢固。老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因为我曾经受过先王的大恩大德,想为大王建立万年不朽的基业而已。"晋王回答说:"这样做本来也不是我想干的,但是群臣们的意愿我也不好拒绝啊?"张承业知道说服不了晋王了,痛哭着说:"诸侯们浴血奋战,本来都是为了恢复唐朝天下,现在倒好,大王自己就攫取了帝位,简直是耽误了老奴我啊!"随即动身回到晋阳,一病之下就再也没有起来。

5 二月,吴国改年号为顺义。

6 赵王王镕杀了李弘规、李蔼之后,把大权都交给了他的儿子王昭祚。王昭祚生性骄横刚愎,大权在握以后,把以往依附过李弘规的人都全家斩杀。原李弘规部属有五百人打算逃走,他们聚在一处边哭边小声私语着,不知道该逃到哪里才好。刚好这时各部队都得

到了赏赐，赵王对自己的亲信部队杀了石希蒙这件事还是很生气，偏偏没有同时给他们赏赐，大家更加感到恐惧了。王德明一贯怀有谋叛之心，他乘着大家感到恐惧之机就用话刺激他们说："大王命令我把你们这些人活埋。我觉得你们没有罪却要全被坑杀，想服从大王的命令却又不忍心杀害你们，不杀你们我又得罪了大王，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大家都被他的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天晚上，亲兵中有人住在潭城的西门，他们在一起喝酒并谋划着杀死赵王的事。酒喝到畅快的时候，当中有个骁勇壮健的人说："我们都明白王太保的意思，将来的富贵就决定在今天晚上了！"说完他们就翻过城墙进到城内。这时的赵王正在府内烧香接受符箓，两个人进去砍下了他的脑袋后退了出来，接着放火烧了王府。军校张友顺率领大家来到王德明的住宅，请求他担任节度留后，王德明恢复了他过去的姓名叫张文礼，把王氏家族全部斩尽杀绝，唯独只放过王昭祚的妻子普宁公主，为的是和梁朝保持良好的关系。

7 三月，吴国把吴越王钱镠的堂弟龙武统军钱镒送回钱唐，钱镒也把吴国将领李涛送回广陵。徐温任命李涛为右雄武统军，钱镠任命钱镒为镇海节度副使。

8 张文礼派遣使者向晋王报告发生变乱的情况，同时奉表劝晋王即位称帝，并且请求晋王授予他符节和斧钺。晋王当时摆下筵席正在饮酒作乐，一听到这消息，扔掉酒杯悲痛得哭了起来，准备去讨伐张文礼。左右僚臣们都认为张文礼确实罪大恶极，然而晋国正和梁朝相对抗，不能再在自己的后方树敌，应该暂时答应他的要求好安抚他。晋王不得已，夏，四月，派遣节度判官卢质假称唐朝天子的旨意任命张文礼为成德节度留后。

9 陈州刺史惠王朱友能反叛，率军直逼大梁，皇帝下诏书命令陕州留后霍彦威、宣义节度使王彦章、控鹤指挥使张汉杰率军前往讨伐。朱友能进军到陈留之后，被打败，于是又逃回陈州，各路讨伐大

军随即包围了陈州。

10 五月,初一,皇帝改年号为龙德。

11 当初,刘鄩与朱友谦有姻亲关系。后来刘鄩奉诏讨伐朱友谦的时候,部队到达陕州,刘鄩先派遣使者带信给朱友谦,向他讲明利害关系;等待了一个多月,朱友谦最终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刘鄩只好率兵进攻。随军的尹皓、段凝一向忌恨刘鄩,于是乘机向皇帝毁谤他说:"刘鄩逗留不进是给乱臣以喘息之机,使他们有时间等待援兵的到来。"皇帝相信了他们的话。刘鄩被打败回到大梁以后,自己以有病为理由请求解除兵权,皇帝下诏书准许他到西都洛阳医治,暗地里却又下令西都留守张宗奭把他毒死,初二,刘鄩死去。

12 六月,初一,日食。

13 秋,七月,惠王朱友能投降;十七日,梁帝下诏免去他的死罪,降为房陵侯。

14 晋王答应了藩镇要他即位称帝的请求之后,就开始访求唐朝的旧臣,以便将来充任朝廷的百官。朱友谦派遣前礼部尚书苏循到晋王的行台,苏循到了魏州,一进入牙城,看到行台官府就弯腰拜了起来,说这是拜殿。看到晋王就口呼万岁手舞足蹈,激动得边流泪边自称臣民。第二天,苏循又献给晋王三十管大笔,说是给皇帝批诏书用的"画日笔"。晋王大为高兴,当即命苏循恢复礼部尚书原职并兼河东节度副使,河东监军张承业对苏循非常厌恶。

15 张文礼虽受晋命,内不自安,复遣间使闪卢文进求援于契丹;又遣间使来告曰:"王氏为乱兵所屠,公主无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发精甲万人相助,自德、棣渡河①,则晋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决。敬翔曰:"陛下不乘

此衅以复河北[2]，则晋人不可复破矣。宜徇其请，不可失也。”赵、张辈皆曰：“今强寇近在河上，尽吾兵力以拒之，犹惧不支，何暇分万人以救张文礼乎？且文礼坐持两端，欲以自固，于我何利焉？”帝乃止。

晋人屡于塞上及河津获文礼蜡丸绢书，晋王皆遣使归之，文礼惭惧。文礼忌赵故将，多所诛灭。符习将赵兵万人从晋王在德胜，文礼请召归，以他将代之，且以习子蒙为都督府参军，遣人赍钱帛劳行营将士以悦之[3]。习见晋王，泣涕请留，晋王曰：“吾与赵王同盟讨贼，义犹骨肉，不意一旦祸生肘腋，吾诚痛之。汝苟不忘旧君，能为之复仇乎？吾以兵粮助汝。”习与部将三十余人举身投地恸哭曰：“故使授习等剑[4]，使之攘除寇敌。自闻变故以来，冤愤无诉，欲引剑自刭，顾无益于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辅佐之勤，许之复冤，习等不敢烦霸府之兵[5]，愿以所部径前搏取凶竖，以报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

八月，庚申，晋王以习为成德留后，又命天平节度使阎宝、相州刺史史建瑭将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礼先病腹疽；甲子，晋兵拔赵州，刺史王鋋降，晋王复以为刺史，文礼闻之，惊惧而卒。其子处瑾秘不发丧，与其党韩正时谋悉力拒晋。九月，晋兵渡滹沱[6]，围镇州，决漕渠以灌之，获其深州刺史张友顺[7]。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

晋王欲自分兵攻镇州，北面招讨使戴思远闻之，谋悉杨村之众袭德胜北城，晋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晋王命李嗣源伏兵于戚城[8]，李存审屯德胜，先以骑兵

诱之，伪示羸怯。梁兵竞进，晋王严中军以待之；梁兵至，晋王以铁骑三千奋击，梁兵大败，思远走趣杨村，士卒为晋兵所杀伤及自相蹈藉、坠河陷冰，失亡二万余人。晋王以李嗣源为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同平章事。

16 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处直未有子[9]，妖人李应之得小儿刘云郎于陉邑，以遗处直曰："是儿有贵相。"使养为子，名之曰都。及壮，便佞多诈，处直爱之，置新军，使典之。处直有孽子郁[10]，无宠，奔晋，晋王克用以女妻之，累迁至新州团练使[11]。余子皆幼；处直以都为节度副大使，欲以为嗣。

及晋王存勖讨张文礼，处直以平日镇、定相为唇齿，恐镇亡而定孤，固谏，以为方御梁寇，宜且赦文礼。晋王答以文礼弑君，义不可赦；又潜引梁兵，恐于易定亦不利。处直患之，以新州地邻契丹，乃潜遣人语郁，使赂契丹，召令犯塞，务以解镇州之围；其将佐多谏，不听。郁素疾都冒继其宗，乃邀处直求为嗣，处直许之。

军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虑郁夺其处，乃阴与书吏和昭训谋劫处直。会处直与张文礼使者宴于城东[12]，暮归，都以新军数百伏于府第，大噪劫之，曰："将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请令公归西第[13]。"及并其妻妾幽之西第。尽杀处直子孙在中山及将佐之为处直腹心者。都自为留后，具以状白晋王；晋王因以都代处直。

17 吴徐温劝吴王祀南郊，或曰："礼乐未备；且唐祀南郊，其费巨万，今未能办也。"温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

乎？吾闻事天贵诚，多费何为！唐每郊祀，启南门，灌其枢用脂百斛[14]。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吴王祀南郊，配以太祖[15]。乙丑，大赦；加徐知诰同平章事，领江州观察使[16]。寻以江州为奉化军，以知诰领节度使。

徐温闻寿州团练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17]，欲征之，徐知诰曰：“寿州边隅大镇，征之恐为变，不若使之入朝，因留之。”温怒曰：“一崔太初不能治，如他人何？”征为右雄武大将军。

18 十一月，晋王使李存审、李嗣源守德胜，自将兵攻镇州。张处瑾遣其弟处琪、幕僚齐俭谢罪请服，晋王不许，尽锐攻之，旬日不克。处瑾使韩正时将千骑突围出，趣定州，欲求救于王处直，晋兵追至行唐[18]，斩之。

19 契丹主既许卢文进出兵，王郁又说之曰：“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19]，则皆己物也，不然，为晋王所有矣。”契丹主以为然，悉发所有之众而南。述律后谏曰：“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契丹主不听。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绍宏婴城自守。契丹长驱而南，围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进攻定州。王都告急于晋，晋王自镇州将亲军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挥使王思同将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20 高季昌遣都指挥使倪可福以卒万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视，责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为可福子知进妇，季昌谓其女曰：“归语汝舅[20]，吾欲威众办事耳。”以白金数百两

遗之。

21 是岁,汉以尚书左丞倪曙同平章事。

22 辰、溆蛮侵楚[20],楚宁远节度副使姚彦章讨平之。

【注释】

①德、棣:州名。德州治今山东陵县,棣州治今山东惠民东南,前者在黄河北岸,后者在南岸,均在当时梁、晋战场的东线。

②衅(xin 信):瑕隙、破绽。

③赉(lài 赖):赏赐、赠送。行营:指在德胜城前线的成德军营。

④故使:指赵王王镕。因其已死,称故使。

⑤霸府:本指藩王府邸。晋王在魏州,是河北诸藩镇的盟主,所以称其府为霸府。

⑥滹沱:即滹沱河,在今河北省北部,为子牙河北源,源出山西五台山东北泰戏山。

⑦深州:州名。原为赵王辖地,张文礼于此设都督府,治今河北深县西南。

⑧戚城:县名。在德胜北城之北,治今河南濮阳北。

⑨义武节度使:官名。镇定州,即今河北定县。

⑩孽子:庶子,即妾媵所生之子。

⑪新州:州名。治今河北涿鹿。

⑫使者:原文无"使者"二字,他本有,据章钰校加。

⑬西第:胡三省注云:凡官府第舍以东为上,西第即指安身养闲之地。

⑭灌其枢:用脂灌枢,可使门润滑易转动,并且消除转门时难听的磨擦声。

⑮太祖:指杨行密。杨行密死后,于公元919年被其子吴王杨隆演追尊庙号为太祖。

⑯江州:州名。治今江西九江。

⑰寿州:州名。治今安徽寿县,为吴与后梁间的边境重镇。

⑱行唐:县名。治今河北行唐。

⑲天皇王:指契丹主阿保机,当时契丹国人均称其为天皇王。

⑳舅：古时多称夫的父亲为舅，妻的父亲为外舅。

㉑辰、溆蛮：即生活于湘西辰水、溆水流域的少数民族部落。

【译文】

15 张文礼虽然接受了晋国的任命，但是内心里还是感到不安稳，于是又派遣秘密使者通过卢文进的关系向契丹请求援助；同时也派遣秘密使者来告诉梁朝说："王氏是被乱兵杀死的，但普宁公主安然无恙。现在臣下我已经向北面招请了契丹人，在此也恳请朝廷再调发一万名精锐部队相助，从德州、棣州一线渡过黄河，那么晋军要逃都来不及了。"皇帝犹豫不决。敬翔说："陛下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收复黄河以北地区的话，那么再无机会打败晋人了。最好暂时答应他的要求，机不可失啊！"赵岩、张汉杰等人却都说："现下强寇离我们很近，就在黄河边上，用我们的全部兵力来抵抗他们，还怕支持不下来，哪里还有闲工夫分出一万人马去救张文礼呢？况且张文礼脚踏两只船，想要借此稳固自己的势力，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梁帝对这件事只好作罢。

晋国人多次在北方边塞和黄河渡口处截获张文礼勾结契丹和梁朝的用蜡丸密封、用白绢所写的书信，晋王都派使者把这些东西给张文礼送了回去，张文礼感到又惭愧又害怕。张文礼忌恨赵王原来的将领们，大部分人都被他找借口诛杀了。符习率领一万名赵国士兵正跟随晋王驻扎在德胜城，张文礼请求晋王把他召回去，另派一名将领来代替他，并且任命符习的儿子符蒙为都督府参军，还派人带着钱财布帛到行营来慰劳将士，以博得他们的欢心。符习求见晋王，哭着请求晋王把他留下，晋王对他说："我和赵王曾经订立同盟要共同讨伐逆贼，我们的情义像骨肉手足一般，万没想到一下子在身边出现了祸端，我心里感到十分哀痛。你如果不忘旧君的话，能够替他报仇吗？我可以在兵马粮饷上帮你一把。"符习和部将三十多人一起跪在晋王面前悲恸万分地哭着说道："故使赵王授给我

符习等人宝剑，为的是让我们消灭敌寇。自从听到发生变故以来，一腔的冤屈和仇恨无处诉说，本想举剑自刎，又想到这样做对死去的人并没有什么好处。现在大王还记念故使以前的辅佐之功，答应为他报仇，符习等人不敢劳烦尊府的兵马，只希望率领我们的部属前去捉拿凶手，以报答王氏历代对我们的大恩大德，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八月，初七，晋王任命符习为成德节度留后，又命令天平节度使阎宝、相州刺史史建瑭率军帮助他，自邢州、洺州向北进发。在此之前张文礼肚子上就长了个毒疮；十一日，晋军攻克赵州，赵州刺史王铤投降，晋王仍让他担任刺史，张文礼听到这些消息后，又惊又怕，就死了。他的儿子张处瑾隐瞒着不发布死讯，而与他的死党韩正时谋划如何全力抵抗晋军。九月，晋军渡过滹沱河，包围了镇州，并挖开漕渠用水灌城，又俘虏了深州刺史张友顺。初十，史建瑭被流矢射中而身亡。

晋王想分出一部分兵力自己率领前去攻打镇州，梁朝北面招讨使戴思远知道消息后，就准备出动杨村的全部兵力袭取德胜北城，晋王从梁军来投降的士兵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冬，十月，初七，晋王命令李嗣源率兵埋伏在戚城，李存审率兵驻扎在德胜城，先派出骑兵去引诱梁军，假装着弱小和害怕。梁军见状都争先恐后地往前冲，晋王率领着主力部队严阵以待；等到梁军冲到面前以后，晋王出动三千名铁骑奋力砍杀，结果梁军被打得大败，戴思远逃往杨村，梁军士兵被晋军所杀伤的以及自相践踏的、掉进河里陷入冰中伤亡的，共计损失了两万多人。晋王任命李嗣源为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同平章事。

16 起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处直没有儿子，妖人李应之在陉邑得到一个名叫刘云郎的男孩，就把他送给了王处直，说："这个孩子有贵人之相。"让他收养为义子，起了个名字叫王都。王都长大以后，善于拍马溜须，又很奸诈，很得王处直的欢心，专门为他设置

了一支新军，让他来统领。王处直还有一个庶出的儿子叫王郁，没有得到王处直的宠爱，就投奔了晋国，晋王李克用把女儿嫁给了他，一直把他提拔到新州团练使。王处直的其他儿子都还很小；王处直就任命王都为节度副大使，准备把他当作自己的继承人。

这时晋王李存勖讨伐张文礼，王处直认为平时镇州、定州唇齿相依，害怕镇州被灭亡之后定州的势力孤单，因此他坚决地劝阻晋王，认为眼下正和梁军相对抗，应该暂时赦免张文礼。晋王回答他说，张文礼有弑君之罪，毫无赦免的道理；王处直又想暗中勾引梁军，但又怕对易州、定州不利。王处直一直对这件事感到费心思，考虑到新州和契丹相邻，于是就秘密地派人去告诉王郁，让他去贿赂契丹，叫契丹人入侵晋国边境，想以此来解救镇州之围；王处直的部将们很多人都劝说他不能这么做，王处直就是不听。王郁一直忌恨王都冒充继承了他的本宗，于是乘机要挟王处直要把他立为继承人，王处直答应了他的要求。

军府的人们都不愿招引契丹人，王都也担心王郁一来会夺去他的地位，于是就与书吏和昭训密谋劫持王处直。碰巧有一天王处直和张文礼的来使在城东饮宴，傍晚回来的时候，王都把他所统领的几百名新军士兵埋伏在王处直的住所，这时大声叫嚷着冲出来劫持了王处直，并对他说："将士们都不愿意以城招引契丹人，请令公暂时住到西院去吧。"于是把他和他的妻妾们一并幽禁在西院。把王处直在中山的子孙以及心腹部将全部杀了。王都自称为节度留后，并把这些详细情况全部报告了晋王；晋王于是就任命王都代替王处直的原有职位。

17 吴国的徐温劝说吴王到南郊去祭祀上天，有人却说："现在礼乐制度还没有完备；况且过去唐朝在祭祀上天的时候，耗资巨大，我们现在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徐温说："哪有王者不祭祀上天的道理？我听说祭祀上天贵在心诚，耗费这么多又有什么用呢？唐朝每次南郊祭天，在打开南门时，都要用一百斛油脂灌在门枢里。

这都是末世过于奢侈骄泰的流弊，又哪里值得取法呢?"十二日，吴王在京城南郊祭祀上天，并以太祖配享。十三日，大赦境内；加封徐知诰为同平章事，兼领江州观察使；不久又把江州改为奉化军，任命徐知诰兼领节度使。

徐温得知寿州团练使崔太初因过于苛刻细察失去了民心，想要征调他，徐知诰说："寿州是边境重镇，征调他恐怕会引起变故，不如让他入京朝见，就势把他留下来。"徐温十分生气地说："一个崔太初都没办法节制，又能拿其他人怎么办?"最后征调崔太初为右雄武大将军。

18 十一月，晋王让李存审、李嗣源镇守德胜城，他亲自率军去攻打镇州。张处瑾派他的弟弟张处琪、幕僚齐俭向晋王认罪并请求归降，晋王不答应，出动全部精锐继续攻打镇州，结果却十来天也没有攻下来。张处瑾派韩正时率领一千名骑兵冲出重围，直奔定州，打算向王处直请求援救，结果被晋兵一直追到行唐，把他斩杀了。

19 契丹主已经答应了卢文进要出兵南下之后，王郁又向他游说说："镇州的美女如云，金银布帛堆积如山，天皇王如果赶紧前去，那么所有这些就都将是你的东西了，如果去得晚了的话，这些可都是晋王的了。"契丹主觉得这话说得有道理，于是就征调了全部人马准备南下。述律皇后劝他说："我们拥有西楼盛产羊马的宣饶，这里也算是其乐无穷了，何必要劳师远征去乘人之危占取便宜呢?我听说过晋王用兵，天下无敌手，我们万一有什么危险和失败，那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契丹主没有听从她的劝告。十二月，二十日，契丹军进攻幽州，晋将李绍宏据城防守。契丹军又长驱南下，围攻涿州，十来天后攻了下来，活捉了刺史李嗣弼，接着又进攻定州。王都向晋王告急，晋王从镇州率领五千名亲军前往救援，并派遣神武都指挥使王思同率军戍守在狼山南坡以抵御契丹军。

20 高季昌派遣都指挥使倪可福率领一万名士卒修筑江陵的外城，高季昌巡视工地时，责备他工程进度太慢，就打了他一顿棍子。

高季昌的女儿是倪可福儿子倪知进的妻子；高季昌对自己的女儿说："回去告诉你公公：我只是想树立威严，叫众人都认真办事而已。"并且给了数百两银子让她带回去。

21 这一天，汉国任命尚书左丞倪曙为同平章事。

22 辰州、溆州的蛮族入侵楚国，楚国的宁远节度副使姚彦章率军讨伐把他们平定了。

二 年

1 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处直于西第，处直奋拳殴其胸，曰："逆贼，我何负于汝！"既无兵刃，将噬其鼻，都掣袂获免[1]。未几，处直忧愤而卒。

2 甲午，晋王至新城南，候骑白契丹前锋宿新乐，涉沙河而南[2]；将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将斩之不能止。诸将皆曰："虏倾国而来，吾众寡不敌；又闻梁寇内侵，宜且还师魏州以救根本，或请释镇州之围，西入井陉避之。"晋王犹豫未决。中门使郭崇韬曰[3]："契丹为王郁所诱，本利货财而来，非能救镇州之急难也。王新破梁兵[4]，威振夷、夏，契丹闻王至，心沮气索，苟挫其前锋，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强敌在前，吾有进无退，不可轻动以摇人心。"晋王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数万之众平定山东[5]，今遇此小虏而避之，何面目以临四海？"乃自帅铁骑五千先进。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万余骑见之，惊走。晋王分军为二逐之，行数十里，获

契丹主之子。时沙河桥狭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众。是夕,晋王宿新乐。契丹主车帐在定州城下,败兵至,契丹举众退保望都[6]。

晋王至定州,王都迎谒于马前,宴于府第[7],请以爱女妻王子继岌。

戊戌,晋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战,晋王以亲军千骑先进,遇奚酋秃馁五千骑,为其所围。晋王力战,出入数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闻之,引三百骑横击之,虏退,王乃得出。因纵兵奋击,契丹大败,逐北至易州[8]。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契丹主举手指天,谓卢文进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归。晋王引兵蹑之,随其行止,见其野宿之所,布槁于地[9],回环方正,皆如编翦,虽去,无一枝乱者,叹曰:"虏用法严乃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晋王至幽州,使二百骑蹑契丹之后,曰:"虏出境即还。"骑恃勇追击之,悉为所擒,唯两骑自他道走免。

契丹主责王郁,絷之以归[10],自是不听其谋。

晋代州刺史李嗣肱将兵定妫、儒、武等州[11],授山北都团练使。

3 晋王之北攻镇州也,李存审谓李嗣源曰:"梁人闻我在南兵少,不攻德胜,必袭魏州。吾二人聚于此何为!不若分军备之。"遂分军屯澶州[12]。戴思远果悉杨村之众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军于狄公祠下[13],遣人告魏州,使为之备。思远至魏店[14],嗣源遣其将石万全将骑兵挑战。思远知有

备，乃西渡洹水，拔成安，大掠而还。又将兵五万攻德胜北城，重堑复垒，断其出入，昼夜急攻之，李存审悉力拒守。晋王闻德胜势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远闻之，烧营遁还杨村。

4 蜀主好为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晋人识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5 晋天平节度使兼侍中阎宝筑垒以围镇州，决滹沱水环之。内外断绝，城中食尽，丙午[15]，遣五百余人出求食。宝纵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长围，宝轻之，不为备，俄数千人继至。诸军未集，镇人遂坏长围而出，纵火攻宝营，宝不能拒，退保赵州。镇人悉毁晋之营垒，取其刍粟，数日不尽。晋王闻之，以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昭为北面招讨使，以代宝。

6 夏，四月，蜀军使王承纲女将嫁，蜀主取之入宫。承纲请之，蜀主怒，流于茂州。女闻父得罪，自杀。

【注释】

①掣袂(mèi 妹)：扯起衣袖。

②沙河：河名。又名泒水，即今河北潴龙河支流大沙河，下游流经新乐、行唐一带。

③中门使：原文无此三字，今据本书校记补入。

④新破梁兵：指贞明五年(公元 919 年)晋军破梁将贺瓌于胡柳、破王瓒于戚城，此年又破戴思远于德胜城。

⑤山东：指黄河下游平原，因其在太行山、常山以东，故称山东。

⑥望都：县名。治今河北望都。据胡三省注引宋范成大《北使录》：过沙河至新乐县，北行四十五里至定州，又北行五十里至望都县。

⑦宴于府第:原文无此四字,以文意和本书校记补入。

⑧易州:州名。治今河北易县。

⑨稿:麦、稻等农作物的秸杆。

⑩絷(zhí 执):拘囚。

⑪妫、儒、武等州:州名。妫州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儒州治今北京延庆,武州治今河北宣化。

⑫澶州:州名。治顿丘(今河南濮县北),在德胜城之北,魏州之南。

⑬狄公祠:古址名。唐代名臣狄仁杰任魏州刺史期间,颇有政绩,后人为他在当地立祠以作纪念。

⑭魏店:地名。在魏州东南,即今河北大名东南。

⑮丙午:二月无此日,疑误。

【译文】

二年(壬午,公元922年)

1春,正月,初一,王都到西院去看望王处直,王处直挥起拳头就朝王都的胸部打去,并愤怒地说:"逆贼!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王处直手中没有兵器,就用嘴去咬王都的鼻子,王都急忙扯起袖子挡住才得以幸免。没过多久,王处直就忧愤而死。

2十三日,晋王到达新城之南,出去侦察的骑兵回来说契丹军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新乐,准备渡过沙河向南进发;将士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很害怕,士兵中出现了临阵逃脱的现象,主将把逃兵杀了一些,但仍然不能阻止。将领们都说:"敌人出动全部兵力前来进犯,我们恐怕寡不敌众;听说梁军也入侵了,我们最好把军队调回魏州以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或者就撤掉对镇州的包围,率军向西进入井陉来回避一下。"晋王听了犹豫不决。中门使郭崇韬说:"契丹人是被王郁所诱使,本来是为了抢夺财物而来的,并不是真能解救镇州的危难。大王最近不断地打败梁军,声威震动夷、夏各国,契丹人一听说大王来了,一定是心惊肉跳的,如果能挫败他们的先头部队,那么他们一定就会逃回去了。"这时李嗣昭从潞州赶来,也说:"现

在大敌当前，我们只能有进无退，不能轻举妄动而动摇人心。”晋王说：“自古帝王的兴起，都自有天命，契丹人能把我怎么样？我用数万之兵就能平定山东，现在遇到这样一群小小毛贼就要回避他，将来还有什么脸面去威临四海？”于是亲自率领五千名精锐铁骑带头进发。到了新城的北面，一半军队刚走出桑林，契丹军一万多名骑兵看到了他们，都吓得逃走了。晋王于是兵分两路追击他们，追了几十里，活捉了契丹主的儿子。当时沙河上桥很狭窄，冰又很薄，契丹人马掉在河里淹死了很多。当天晚上，晋王率军在新乐宿营。契丹主住宿的车帐原来是安扎在定州城下，一看到败兵都纷纷退了回去，契丹军就全部撤退到望都拒守。

晋王到达定州，王都到马前来迎接，在府上大宴宾客，并请求把自己的爱女嫁给晋王的儿子李继岌。

十七日，晋王率兵直逼望都，契丹军迎战，晋王率领一千名亲军骑兵冲在前面，正好碰上奚族酋长秃馁带领的五千名骑兵，被他们所包围。晋王奋力冲杀，出入敌阵好几次，从午时一直打到申时都没有杀出包围。李嗣昭得悉这一情况后，赶忙带领三百骑兵从侧翼攻击敌军，秃馁的骑兵终于退了下去，晋王才得以冲出重围。接着晋军发动全面进攻，奋力拼杀，契丹军被打得大败，一直被晋军向北追赶到易州。碰上连续不断十几天大雪，平地的积雪有几尺深，契丹军的人马得不到粮草，一路上饿死了很多人。契丹主举起手指着天，对卢文进说：“老天不让我到这里来。”于是就往北撤了回去。晋王率兵紧跟其后，契丹人行军晋军也行军，契丹人宿营晋军也宿，晋王看到契丹人野营的地方，在地上铺上农作物的秸杆，摆设得方方正正，都像编起来经过剪刀剪过的一样，人虽然离开这里，地上铺的草却没有一丝杂乱，看到这情景晋王感叹地说：“契丹人执法严格，所以才能这样，这是中原地区的军队所赶不上的。”晋王率军到了幽州之后，派出二百名骑兵尾随在契丹军的后面，并对他们说：“敌人出了边境以后你们就可以回来了。”这些骑兵仗着血

气之勇，边打边追，结果全部被契丹军所俘虏，其中只有两个骑兵从别的路上逃跑才没有被抓着。

契丹主怪罪王郁，把他绑起来带了回去，从此以后再也不听他的主意了。

晋国的代州刺史李嗣肱率兵平定了妫州、儒州、武州等地，晋王让他担任山北都团练使。

3 晋王率兵北上攻打镇州的时候，李存审对李嗣源说："梁军一旦得知我们在南方的兵力减少，如果不攻打德胜，就一定会偷袭魏州。我们两人都集中在这里干什么？不如把军队分开来防备梁军的进攻。"于是就分出一部分军队驻扎在澶州。戴思远果然出动杨村的全部梁军直奔魏州，李嗣源率兵赶走了梁军的前面，驻扎在狄公祠下，又派人向魏州告警，让他们有所防备。戴思远率军到达魏店，李嗣源派部将石万全率领骑兵前去挑战。戴思远知道晋军有了防备，于是就率军往西渡过洹水，攻下了成安县，大肆抢劫一番之后就撤了回去。后来戴思远又率领五万名士兵进攻德胜北城，在城外挖了一条条壕沟修筑了一层层墙垒，切断了城内外的出入之路，昼夜不停地发动猛攻，李存审则是全力坚守。晋王得知德胜的形势非常危急，二月，从幽州率兵赶了回去，五天时间就到了魏州。戴思远听说晋王率军快要到来，就烧掉了军营逃回杨村。

4 蜀主喜欢微服出行，酒肆、妓女家无处不到；又怕别人认出他来，于是就下令让士民们外出时都戴上大帽子。

5 晋国的天平节度使兼侍中阎宝修筑墙垒把镇州包围了起来，又引滹沱河水环绕在城的四周。城内断绝了与城外的联系，城中的粮食也吃光了，丙午日，城中派了五百多人到城外去寻找食物。阎宝故意让他们出来，准备用伏兵活捉他们；但是这些人出来后就开始进攻围城的营垒，阎宝很轻视他们，并没有加以防备，不大一会儿城中又有数千人相继涌了过来。这时阎宝的人马还没有集结起来，镇州的人群于是毁坏了围城的营垒冲了出来，放火攻击阎宝的

军营，阎宝抵挡不住了，只好退守赵州。镇州人把晋军修筑的营垒全部毁掉，并且接收了晋军所留下的粮草，搬运了好几天都没有搬完。晋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就任命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昭为北面招讨使，代替阎宝。

6 夏，四月，蜀国的军使王承纲的女儿正要出嫁，蜀主却把他强夺到宫里。王承纲委婉地向蜀主要人，蜀人大为恼怒，于是把他流放到茂州。王承纲的女儿听说父亲被治罪，就自杀了。

7 甲戌，张处瑾遣兵千人迎粮于九门，李嗣昭设伏于故营[1]，邀击之，杀获殆尽，余五人匿墙墟间，嗣昭环马而射之，镇兵发矢中其脑，嗣昭箙中矢尽[2]，拔矢于脑以射之，一发而殪。会日暮，还营，创流血不止，是夕卒。晋王闻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遗命；悉以泽、潞兵授判官任圜[3]，使督诸军攻镇州。号令如一，镇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

晋王以天雄马步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为北面招讨使。命嗣昭诸子护丧归葬晋阳；其子继能不受命，帅父牙兵数千，自行营拥丧归潞州。晋王遣母弟存渥驰骑追谕之，兄弟俱忿[4]，欲杀存渥，存渥逃归。嗣昭七子：继俦、继韬、继达、继忠、继能、继袭、继远。继俦为泽州刺史，当袭爵，素懦弱。继韬凶狡，囚继俦于别室，诈令士卒劫己为留后，继韬阳让，以事白晋王，晋王以用兵方殷[5]，不得已，改昭义军曰安义，以继韬为留后。

8 阎宝惭愤，疽发于背，甲戌卒。

9 汉主岩用术者言，游梅口镇避灾。其地近闽之西鄙，闽将王延美将兵袭之，未至数十里，侦者告之，岩遁逃仅免。

10 五月，乙酉，晋李存进至镇州，营于东垣渡[6]，夹滹沱水为垒。

11 晋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以俳优得幸于晋王。颇有膂力[7]，晋王赐姓名，以为刺史；专事掊敛，防城卒皆征月课纵归[8]。八月，庄宅使段凝与步军都指挥使张朗引兵夜渡河袭之，诘旦登城，执存儒，遂克卫州。戴思远又与凝攻陷淇门、共城、新乡[9]，于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为梁有；晋人失军储三之一，梁军复振。帝以张朗为卫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12 九月，戊寅朔，张处瑾使其弟处球乘李存进无备，将兵七千人奄至东垣渡。时晋之骑兵亦向镇州城，两不相遇。镇兵及存进营门，存进狼狈引十余人斗于桥上，镇兵退，晋骑兵断其后，夹击之，镇兵殆尽，存进亦战没。晋王以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北面招讨使。

镇州食竭力尽，处瑾遣使诣行台请降，未报，存审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将李再丰为内应，密投缒以纳晋兵[10]，比明毕登，执处瑾兄弟家人及其党高濛、李翥、齐俭送行台，赵人皆请而食之，磔张文礼尸于市[11]。赵王故侍者得赵王遗骸于灰烬中，晋王命祭而葬之。以赵将符习为成德节度使，乌震为赵州刺史，赵仁贞为深州刺史，李再丰为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

符习不敢当成德，辞曰："故使无后而未葬，习当斩衰以葬之[12]，俟礼毕听命。"既葬，即诣行台。赵人请晋王兼领成德节度使，从之。晋王割相、卫二州置义宁军，以习为节度使。习辞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愿得河南一镇，习自取之。"乃以为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加李存审兼侍中。

13 十一月，戊寅，晋特进[13]、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卒，曹太夫人诣其第，为之行服，如子侄之礼。晋王闻其丧，不食者累日。命河东留守判官何瓒代知河东军府事。

14 十二月，晋王以魏博观察判官晋阳张宪兼镇冀观察判官，权镇州军府事。

魏州税多逋负，晋王以让司录济阳赵季良[14]，季良曰："殿下何时当平河南？"王怒曰："汝职在督税，职之不修，何敢预我军事！"季良对曰："殿下方谋攻取而不爱百姓，一旦百姓离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悦，谢之。自是重之，每预谋议。

15 是岁，契丹改元天赞[15]。

16 大封王躬义，性残忍，海军统帅王建杀之，自立，复称高丽王，以开州为东京，平壤为西京。建俭约宽厚，国人安之。

【注释】

①故营：旧营垒，即此前被镇州人所毁的阎宝的营垒。

②箙（fú 福）：盛箭之器，又称矢箙。

③泽、潞：州名。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潞州治今山西长治，为昭义军治所。

④兄弟俱忿:李嗣昭过去治理军府有勋劳,现在又身死战场,死后没有受到晋王的褒奖抚恤,所以导致"兄弟俱忿"。

⑤用兵方殷:指北有镇州未攻下,南与梁军正在黄河沿线对峙,战事频繁。

⑥东垣渡:地名。为滹沱河的重要渡口,在今河北正定南。

⑦膂(lǚ 吕)力:指四肢有力。

⑧课:赋税的一种,又作杂徭。

⑨淇门、共城、新乡:淇门,地名,属滑州,在今河南滑县东南。共城,县名,治今河南辉县。新乡,县名,治今河南新乡。两县均属魏州。

⑩缒(zhuì 坠):本指系在绳子上放下去,后泛指上下城墙所用的绳索。

⑪磔(zhé 哲):中国古代将犯人分裂肢体后悬首张尸示众的刑罚。

⑫斩衰(cuī 崔):衰又作缞,为中国古代丧礼五服中最重的一种。用极粗的生麻布所制成,不缝边。服期三年,适用范围多是子为父、臣为君服斩衰。

⑬特进:为加官之号,多授予有特殊地位的大臣,以示待遇优厚,其本身多另有官职。唐代特进为文官散阶之第二阶,品级为正二品。

⑭司录:官名。与诸州司士、司兵、司功等诸曹,均为判司之类。主掌赋税财务。

⑮改元天赞:此年二月改元,天赞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三个年号,公元922~925年。

【译文】

7 二十四日,张处瑾派遣一千多名士兵到九门迎接所缴获的晋军粮草,李嗣昭在阎宝的旧营中设下了埋伏,截击运粮的士兵,差不多把梁军全都杀死或俘获,剩下的五个人躲藏在城墙的废墟中,李嗣昭盘桓着战马用箭射他们,镇州的士兵一箭射过来,正巧射中李嗣昭的脑袋,这时候李嗣昭箭袋子里的箭用完了,于是就从头部拔出那根箭来射了回去,一箭就把对方射死了。这时天色已晚,李嗣昭回到了军营里,被射伤的地方流血不止,当天晚上他就去世了。晋王得知这一消息,接连好几天都不吃酒肉。李嗣昭留下遗嘱说:把泽州、潞州的兵权全部交给判官任圜,让他统领各路兵马继

续攻打镇州。任圜的指挥和以前完全一样，因此镇州人不知道李嗣昭已经死去。任圜是三原人。

晋王任命天雄马步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为北面招讨使。又下令让李嗣昭的儿子们护送李嗣昭的灵柩回晋阳安葬；李嗣昭的儿子李继能不接受命令，而是率领着父亲的几千名牙兵，从行营保护着灵柩要回潞州。晋王派遣他的同母弟弟李存渥赶快骑马追上去劝说他们，李继能的兄弟们都感到很气愤，想杀了李存渥，李存渥得知后急忙逃了回去。李嗣昭共有七个儿子：李继俦、李继韬、李继达、李继忠、李继能、李继袭、李继远。李继俦任泽州刺史，应当继承父亲的爵位，但他的个性却一向很懦弱。李继韬则凶狠狡猾，他把李继俦囚禁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然后假装让士卒们劫持自己请为留后，李继韬表面上谦让一番，并把这件事情报告了晋王。晋王考虑到当时正是用兵的时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把昭义军改称为安义军，任命李继韬为节度留后。

8 阎宝战败后被免职，觉得又是惭愧又是气愤，背上又长了个毒疮，于二十四日去世。

9 汉主刘岩听信方术之士的话，到梅口镇去巡游以躲避灾祸。这个地方接近闽国的西部边境，闽国的将领王延美率领军队要袭击他，军队还在几十里外的时候，侦察的人赶回来向汉主报告，刘岩赶紧逃跑，这才得以脱身。

10 五月，初六，晋国的李存进到达镇州，在东垣渡扎营，并在滹沱河的两岸修筑营垒。

11 晋国的卫州刺史李存儒，本来姓杨，名叫婆儿，因为会演戏而得晋王的宠爱。他的力气很大，晋王赐给他姓名，让他担任刺史；他专门搜刮民财，守城的士兵只要交月课钱，他都放他们回家。八月，梁朝的庄宅使段凝和步兵都指挥使张朗率兵乘着黑夜渡过黄河偷袭他，天亮的时候攻进城中，活捉了李存儒，攻下了卫州。戴思远又和段凝一道攻下了淇门、共城、新乡，于是澶州以西，相州以南的地

区，又都归梁朝所有了；为此，晋军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军用储备，梁军的声势又重新振作起来。皇帝任命张朗为卫州刺史。张朗是徐州人。

12 九月，初一，张处瑾派他的弟弟张处球乘李存进没有准备之机，率领七千名士兵迅速扑向东垣渡。当时晋军的骑兵也正在向镇州城进发，双方的人马在路上都没有碰面。镇州的士兵攻到了李存进的营门口，李存进仓促地率领着十几个人在桥上抵抗，镇州的军队渐渐后退，这时晋军的骑兵也杀回来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前后夹攻，镇州的士兵几乎被消灭光了，李存进也战死在乱兵之中。晋王任命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为北面招讨使。

镇州城里粮食吃光了，再也没有力气抵抗了，张处瑾派遣使者到行台向晋王请求投降，还没有得到回音，这时李存审的军队已经兵临镇州城下。二十九日夜间，镇州城内的将领李再丰当内应，秘密地放下绳索让晋军攀上城墙，到了天亮的时候，晋军已经全部登上了城，于是活捉了张处瑾的兄弟和家人，以及他们的党羽高濛、李翥、齐俭等人，押送到行台，赵国的人们都强烈要求杀了吃他们的肉，又把张文礼的尸体在街市上车裂示众。赵王从前的侍者在灰烬中找到了赵王的遗骸，晋王命令祭祀赵王然后好好安葬。晋王任命赵国的将领符习为成德节度使，乌震为赵州刺史，赵仁贞为深州刺史，李再丰为冀州刺史。乌震是信都人。

符习不敢接受成德节度使的任命，他辞让说："故使没有留下后代，并且还没有得到安葬，我符习应当服斩衰重服来安葬他，等到丧礼办完以后我再听候大王的差遣。"把赵王安葬了以后，他马上就到了行台。赵国的人都请求晋王兼领成德节度使，晋王答应了这一请求。晋王又割出相州、卫州两地设置了义宁军，任命符习为节度使。符习又辞让说："魏博是大王的霸府，不可以分割，我只希望能封我黄河以南的一个镇，我符习自己去攻占。"于是晋王就任命他为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另外加封李存审兼侍中。

13 十一月，初二，晋国的特进、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去世，曹太夫人亲自到他的宅第去致哀，为他带孝，像自己的子侄辈去世一样服丧礼。晋王得悉张承业的死讯，悲伤得一连数日都吃不下饭。晋王命令河东留守判官何瓒代理河东军府的事务。

14 十二月，晋王任命魏博观察判官晋阳人张宪兼任镇州、冀州观察判官，并且暂时代理镇州军府的事务。

魏州的赋税拖欠得很多，晋王就这件事责备司录济阳人赵季良，赵季良说："殿下什么时候能平定黄河以南？"晋王十分生气地说："你的职责就是督促税收，自己的本职都没干好，怎么敢过问我军事方面的事情！"赵季良回答说："殿下正在计划要平定天下，却不爱惜自己的百姓，一旦百姓对你离心离德，恐怕连黄河以北也不属于殿下所有了，更何况黄河以南呢？"晋王听了这话非常高兴，向他表示了歉意。从此以后非常器重他，每次筹划大事都要听取他的意见。

15 这一天，契丹改年号为天赞。

16 大封王躬义，性情残忍，海军统帅王建把他杀了，自己继位，恢复旧称高丽王，并以开州为东京，以平壤为西京。王建生活节俭，待人宽厚，国内的百姓十分安定。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七十二

后唐纪一[1]　昭阳协洽，一年。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上[2]

同光元年[3]

1 春，二月，晋王下教置百官，于四镇判官中选前朝士族[4]，欲以为相。河东节度判官卢质为之首，质固辞，请以义武节度判官豆卢革、河东观察判官卢程为之；王即召革、程拜行台左、右丞相[5]，以质为礼部尚书。

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协等册命吴越王镠为吴越国王[6]。丁卯，镠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谓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统内曰制敕，将吏皆称臣，惟不改元，表疏称吴越国而不言军。以清海节度使兼侍中传瓘为镇海、镇东留后，总军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郎、客省等使[7]。

2 李继韬虽受晋王命为安义留后，终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将申蒙复从而间之曰："晋朝无人，终为梁所并耳。"会晋王置百官，三月，召监军张居翰、节度判官任圜赴魏州，琢、蒙复说继韬曰："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继韬弟继远亦劝继韬自托于梁，继韬乃使继远诣大梁，请以泽、潞为梁臣[8]。梁主大喜，更命安义军曰匡义，以继韬为节度使、同平章事。继韬以二子为质。

安义旧将裴约戍泽州，泣谕其众曰："余事故使逾二纪[9]，见其分财享士，志灭仇雠。不幸捐馆[10]，柩犹未葬，而郎君遽背君亲，吾宁死不能从也！"遂据州自守。梁主以其骁将董璋为泽州刺史，将兵攻之。

继韬散财募士，尧山人郭威往应募[11]。威使气杀人，系狱，继韬惜其才勇而逸之。

3 契丹寇幽州，晋王问帅于郭崇韬，崇韬荐横海节度使李存审。时存审卧病，己卯，徙存审为卢龙节度使，舆疾赴镇。以蕃汉马步副总管李嗣源领横海节度使。

4 晋王筑坛于魏州牙城之南[12]，夏，四月，己巳，升坛、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国号大唐，大赦，改元[13]。尊母晋国太夫人曹氏为皇太后，嫡母秦国夫人刘氏为皇太妃。以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卢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郭崇韬、张居翰为枢密使，卢质、冯道为翰林学士，张宪为工部侍郎、租庸使，又以义武掌书记李德休为御使中丞。德休，绛之孙也[14]。

诏卢程诣晋阳册太后、太妃。初，太妃无子，性贤，不

妒忌;太后为武皇侍姬[05],太妃常劝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谦退,由是相得甚欢。乃受册,太妃诣太后宫贺,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愿吾儿享国久长,吾辈获没于地,园陵有主,余何足言!"因相向歔欷[06]。

豆卢革、卢程皆轻浅无他能,上以其衣冠之绪,霸府元僚,故用之。

初,李绍宏为中门使,郭崇韬副之。至是,自幽州召还,崇韬恶其旧人位在己上,乃荐张居翰为枢密使[07],以绍宏为宣徽使[08],绍宏由是恨之。居翰和谨畏事,军国机政皆崇韬掌之。支度务使孔谦自谓才能勤效,应为租庸使;众议以谦人微地寒,不当遽总重任,故崇韬荐张宪,以谦副之,谦亦不悦。

以魏州为兴唐府,建东京;又于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镇州为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节度判官王正言为礼部尚书,行兴唐尹[09];太原马步都虞候孟知祥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10];潞州观察判官任圜为工部尚书,兼真定尹,充北都副留守;皇子继岌为北都留守、兴圣宫使,判六军诸卫事。时唐国所有凡十三节度、五十州。

闰月,追尊皇曾祖执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国昌曰献祖文皇帝,考晋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庙于晋阳,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为七室。

【注释】

①后唐:晋王李克用出生于西突厥处月别部,以朱邪为姓,自其祖父归

唐、父亲李赤心有功于唐之后，遂赐姓李，编于属籍。李存勖嗣封，即帝位后，自以为是继承和恢复唐朝的天下，故国号仍称大唐。为有别于建都长安的李唐王朝，史称李存勖所建唐朝为后唐。

②庄宗：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的庙号。李存勖（公元885～926年），晋王李克用长子，公元923～926年在位。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称帝，同年攻灭后梁。同光三年（公元926年）因兵变被杀。

③同光：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四月改元。

④四镇：即晋国所辖四镇，它们是河东、魏博、易定、镇冀。

⑤行台：一般指帝王巡狩所居之处，此处为晋王在魏州所设行使中央职能的机构。

⑥梁主：指梁末帝朱友贞。因《通鉴》自此卷始为《后唐纪》，用后唐年号，故称前晋王为"帝"，梁帝为"梁主"。

⑦客省等使句：丞相为中央政府百官之长，侍郎为各台省的长官之副，郎中为尚书诸曹司的长官，员外郎为诸曹司的次官。客省使掌四方及外国贡率，下有副使。

⑧泽、潞：即安义军所辖的泽州、潞州。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潞州治今山西长治。

⑨故使：指李继韬之父李嗣昭，事见上卷。二纪：十二年为一纪，二纪共二十四年。

⑩捐馆：又称捐馆舍，指舍弃所居之屋舍，为死亡之婉称。

⑪郭威：五代后周王朝的建立者。公元951～954年在位。邢州尧山（治今河北隆尧）人。在《通鉴》中，郭威事迹始见于此。

⑫牙城：主帅所居的第三重小城。

⑬改元：即改唐朝天祐年号为同光，在此之前晋王一直用唐朝年号。

⑭绛：即李绛，唐朝赞皇（治今河北赞皇）人，字深之。贞元间进士，宪宗朝以直言敢谏称誉一时。

⑮武皇：指李存勖之父、已故晋王李克用。同年李克用被追尊为太祖武皇帝，故称。

⑯歔欷（xūxī 虚希）：亦作欷歔，叹气抽咽之声。

⑰枢密使：官名。掌军国要政。始置于唐代宗时，初用宦官，唐昭宗时改用士人。

⑱宣徽使:官名。掌郊祀朝会供帐等。设置及用人同于枢密使,但权力和地位比枢密使相差很多。

⑲行:任官称谓。官阶高而兼任低职称行。

⑳充:任官称谓。充任、担任官职之意,有时指以本官兼任它职。

【译文】

后唐纪一　癸未(公元923年),共一年。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上

同光元年(癸未,公元923年)

1 春,二月,晋王下令设置百官,并且在四镇的判官中挑选前朝的士族,准备任命他们为丞相。河东节度判官卢质名列前茅,但是他却坚决辞让,请求让义武节度判官豆卢革、河东观察判官卢程来充任;晋王于是就征召豆卢革和卢程二人,拜他们为行台左、右丞相,任命卢质为礼部尚书。

梁主派兵部侍郎崔协等人去册封吴越王钱镠为吴越国王。二十二日,钱镠开始建国,仪仗和侍卫的名称大多比照天子的制度,称他所住的地方叫宫殿,府署叫朝廷,给所辖地区内下的命令叫制敕,将吏们对他都自称臣下,只是不更改年号而已,向梁朝上表疏时只自称吴越国而不称镇海、镇东军。任命清海节度使兼侍中钱传瓘为镇海、镇东留后,总管军府的事务。设置了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郎、客省使等职位。

2 李继韬虽然接受了晋王的任命为安义留后,可是内心里一直觉得不踏实,他的幕僚魏琢、牙将申蒙又从中挑拨说:"晋国没有什么人才,迟早会被梁国吞并的。"这时晋王正在筹置百官,三月,征召监军张居翰、节度判官任圜赶赴魏州,魏琢、申蒙又向李继韬游说,说:"晋王急忙征召这两个人,其实情可想而知了。"李继韬的弟弟李继远也劝李继韬要依附梁朝,李继韬于是便派李继远出使前往大梁,请求以泽州、潞州向梁朝归附称臣。梁主大为高兴,下令把

安义军改名为匡义军，任命李继韬为匡义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韬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梁朝作人质。

安义军的旧将领裴约戍守在泽州，哭着告诉他的部下说："我侍奉故使二十四年，看到他把财物分给士卒共享，并立志要消灭仇敌。不幸的是他去世了，现在灵柩还没有安葬，而他的儿子却背叛了国家和亲人，我宁死也不能从命！"于是就占据州城坚守。梁主任命骁勇部将董璋为泽州刺史，率兵攻打裴约。

李继韬散财物招募士卒，尧山人郭威前往应募。郭威因意气用事而杀了人，被逮捕下狱，李继韬爱惜他的才干和勇气，就把他放了。

3 契丹侵犯幽州，晋王问郭崇韬征询主帅人选，郭崇韬推荐了横海节度使李存审。当时李存审正生病卧床，初五，晋王下令改任李存审为卢龙节度使，用车子拉着他带病上任。又任命蕃汉马步副总管李嗣源兼领横海节度使。

4 晋王在魏州牙城的南面修筑了祭坛，夏，四月，二十五日，晋王登上祭坛，祭告天帝，于是就登上了皇帝宝位，国号为大唐，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同光。尊奉生母晋国太夫人曹氏为皇太后，嫡母秦国夫人刘氏为皇太妃。任命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卢程为中书侍郎，两人都为同平章事；郭崇韬、张居翰被任命为枢密使，卢质、冯道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张宪被任命为工部侍郎、租庸使，又任命义武节度掌书记李德休为御史中丞。李德休是李绛的孙子。

皇帝下诏命令卢程到晋阳册封太后、太妃。当初，太妃没有儿子，她性情贤惠，不妬忌别人；太后原来是武皇李克用的侍姬，太妃常常劝说武皇要很好地对待他，太后自己也很谦虚退让，因此两人相处得很欢洽。到了受命册封时，太妃到太后的宫里致贺，脸上显得很高兴，太后反而有些不太好意思，心里有些不安。太妃说："但愿我们的儿子能够长久做皇帝，我们将来死了埋在地下，墓园还能够有人照顾，其它的还有什么好说的！"于是两人面对面地哭泣了

一场。

豆卢革、卢程都是轻佻浅薄的无能之辈，皇帝看在他们是衣冠大族的后代，又是霸府老幕僚的份上，所以才重用了他们。

当初，李绍宏担任中门使、郭崇韬担任中门副使。到这时候，李绍宏从幽州被征召回朝，郭崇韬忌恨原来的老同事地位又在他之上，于是就推荐张居翰担任枢密使，建议任命李绍宏为宣徽使，李绍宏从此对郭崇韬怀恨在心。张居翰生性和气谨慎，怕惹事，军国的机密政事都由郭崇韬掌握。支度务使孔谦自认为才能出众，而且勤敏效力，应当被任命为租庸使；可是大家都认为他地位低微，出身贫寒，不适宜一下子就总管重要的职位，所以郭崇韬就推荐张宪担任租庸使，而任命孔谦为副使，孔谦心里也很不愉快。

把魏州改为兴唐府，建为东京；又把太原府建为西京，同时把镇州改为真定府，建为北都。任命魏博节度判官王正言为礼部尚书，兼任兴唐尹；任命太原马步都虞候孟知祥为太原尹，兼任西京副留守；任命潞州观察判官任圜为工部尚书，兼任真定尹，同时担任北都副留守；任命皇子李继岌为北都留守、兴圣宫使，兼管六军诸卫的事务。这时唐所拥有的地区共有十三个节度镇、五十个州。

闰四月，皇帝追尊曾祖父李执宜为懿祖昭烈皇帝，祖父李国昌为献祖文皇帝，父亲晋王为太祖武皇帝。在晋阳建立宗庙，从先朝高祖、太宗、懿宗、昭宗至本朝懿祖以下三代，共立了七个庙堂。

5 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还。

时契丹屡入寇，抄掠馈运，幽州食不支半年，卫州为梁所取，潞州内叛，人情岌岌，以为梁未可取，帝患之。会邪州将卢顺密来奔。先是，梁天平节度使戴思远屯杨村，

留顺密与巡检使刘遂严、都指挥使燕颙守郓州。顺密言于帝曰："郓州守兵不满千人，遂严、颙皆失众心，可袭取也。"郭崇韬等皆以为："悬军远袭，万一不利，虚弃数千人，顺密不可从。"帝密召李嗣源于帐中谋之曰："梁人志在吞泽潞，不备东方，若得东平[2]，则溃其心腹。东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惭[3]，常欲立奇功以补过，对曰："今用兵岁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胜，大功何由可成！臣愿独当此役，必有以报。"帝悦。壬寅，遣嗣源将所部精兵五千自德胜趣郓州。比及杨刘，日已暮，阴雨道黑，将士皆不欲进，高行周曰："此天赞我也，彼必无备。"夜，渡河至城下，郓人不知，李从珂先登，杀守卒，启关纳外兵，进攻牙城，城中大扰。癸卯旦，嗣源兵尽入，遂拔牙城，刘遂严、燕颙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抚吏民，执知州事、节度副使崔笃、判官赵凤送兴唐[4]。帝大喜曰："总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为天平节度使。

梁主闻郓州失守，大惧，斩刘遂严、燕颙于市，罢戴思远招讨使，降授宣化留后，遣使诘让北面诸将段凝、王彦章等，趣令进战。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绳内靴中，入见梁主曰："先帝取天下[5]，不以臣为不肖，所谋无不用。今敌势益强，而陛下弃忽臣言，臣身无用，不如死。"引绳将自经。梁主止之，问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彦章为大将，不可救也。"梁主从之，以彦章代思远为北面招讨使，仍以段凝为副。

帝闻之，自将亲军屯澶州，命蕃汉马步都虞候朱守殷

守德胜，戒之曰："王铁枪勇决[6]，乘愤激之气，必来唐突，宜谨备之！"守殷，王幼时所役苍头也[7]。

又遣使遗吴王书[8]，告以已克郓州，请同举兵击梁。五月，使者至吴，徐温欲持两端，将舟师循海而北，助其胜者。严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陆为援，何以拒之。"温乃止。

6 梁主召问王彦章以破敌之期，彦章对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出，两日，驰至滑州。辛酉，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于杨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载冶者，具鞁炭[9]，乘流而下。会饮尚未散，彦章阳起更衣，引精兵数千循河南岸趋德胜。天微雨，朱守殷不为备，舟中兵举锁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浮桥断，南城遂破，斩首数千级[10]，时受命适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载甲士济河救之，不及。彦章进攻潘张、麻家口、景店诸寨，皆拔之，声势大振。

帝遣宦者焦彦宾急趣杨刘，与镇使李周固守，命守殷弃德胜北城，撤屋为筏，载兵械浮河东下，助杨刘守备，徙其刍粮薪炭于澶州[11]，所耗失殆半。王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湾曲，辄于中流交斗，飞矢雨集，或全舟覆没，一日百战，互有胜负。比及杨刘，殆亡士卒之半。己巳，王彦章、段凝以十万之众攻杨刘，百道俱进，昼夜不息，连巨舰九艘，横亘河津以绝援兵。城垂陷者数四，赖李周悉力拒之，与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12]，为连营以守之。

【注释】

①岌岌(jíjí 及及):很危险的样子。

②东平:地名。治今山东东平西北。郓州即唐代的东平郡,所以后唐仍称此地为东平。

③渡河之惭:指后梁贞明四年(公元918年)李嗣源在李存勖进攻濮阳之际引兵北渡黄河、脱离战场的耻辱。

④知州事:官名。是"权知某军州事"的简称,为暂时主持一州事务的官职。

⑤先帝:指后梁太祖朱温。

⑥王铁枪:后梁王彦章的绰号。

⑦苍头:奴仆。自汉代以来仆隶均以深青色巾包头,故称。

⑧遗(wèi 未):交付、给予。

⑨鞞(bì 毕):吹炭火所用的鼓风皮囊。

⑩斩首数千级:此句原文无,以本书校记增补。

⑪刍粮:刍为马料,粮为军粮。

⑫城南:指杨刘城南。此时黄河南北交通已断绝,位于河南岸的杨刘更加孤立。

【译文】

5 二十四日,契丹入侵幽州,攻到易定之后又退了回去。

当时契丹人经常入侵,抢掠运输的粮饷,幽州的存粮不够半年之用了,南边的卫州又被梁军攻下,潞州又反叛,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安,都认为梁朝算是攻不下来了,皇帝对此很担忧。这时刚好梁朝的郓州将领卢顺密来归顺。在此之前,梁天平节度使戴思远驻扎在杨村,留下卢顺密和巡检使刘遂严、都指挥使燕颙驻守郓州。卢顺密对皇帝说:"驻守郓州的士兵不足一千人,刘遂严、燕颙都丧尽了民心,可以用偷袭的方法把它攻取下来。"郭崇韬等都认为:"孤军远袭,万一作战失利,会白白地损失几千人,卢顺密的建议听不得。"皇帝私下里把李嗣源召到他的帷帐中谋划说:"梁人的目的是

要吞并泽州、潞州，不会注意防备东边，如果能够取得东平，就是击溃了他的腹心之地。你看东平有可能攻下吗?"李嗣源自从在胡柳战役中因为渡河北撤而一直感到很惭愧，时常想建立奇功以弥补以往的过错，于是他回答皇帝说："现在我们用兵已经多年了，老百姓都疲惫不堪，如果不出奇制胜的话，怎么能够成就大业！臣愿意独立担当这次任务，我保证会对陛下有个交代。"皇帝听了很高兴。二十八日，派遣李嗣源率领他的所属部队五千名精锐士卒从德胜城直奔郓州。到达杨刘的时候，天色已晚，阴雨绵绵，道路漆黑，将士们都不想再继续前进了，高行周说："这是上天助我啊，敌人一定没有防备。"当天夜里，部队渡过黄河兵临郓州城下，城里的人却还不知道，李从珂率先登上城墙，杀死守城门的士卒，打开城门让外面的人马进来，进攻牙城，这时城中大乱。二十九日清晨，李嗣源的人马全部开进城内，随即攻下了牙城，刘遂严、燕颙逃奔回大梁。李嗣源严禁士卒在城里放火抢劫，安抚当地的官吏百姓，活捉了知州事、节度副使崔笃、判官赵凤，派人送往兴唐府。皇帝十分高兴地说："总管真是个奇才，我的大事这下子没有问题了。"当即任命李嗣源为天平节度使。

梁主得悉郓州失守，大为恐惧，下令把刘遂严、燕颙绑到街市上斩首，罢免了戴思远的北面招讨使的官职，降为宣化留后，又派遣使者责备北面招讨的各位将领段凝、王彦章等，催促他们赶快出战。敬翔知道朱梁王室已经很危险了，于是把绳子装在靴子里，入宫晋见梁主说："先帝夺取天下的时候，不认为臣没有才能，臣所提的建议没有不被采纳的。现在敌人的势力更加强大，而陛下却不听取、不重视臣的建议，臣活着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不如死了罢。"说着拿出绳子就要自杀。梁主赶紧劝阻了他，问他究意想说什么，敬翔说道："现在的形势已经很紧急了，如果不起用王彦章为大将的话，事情就不可救药了。"梁主听从了他的这个建议，于是任命王彦章代替戴思远担任北面招讨使，仍旧让段凝担任副招讨使。

皇帝听到这一消息后，亲自率领亲军驻守在澶州，命令蕃汉马步都虞侯朱守殷防守德胜城，并告诫他说："这位王铁枪勇敢果决，他们乘着士卒的愤怒激动的气势，一定会来攻击你，你还是应该谨慎小心地防守！"朱守殷是皇帝小时候使唤的奴才。

皇帝又派遣使者给吴王送去书信，告诉吴王郓州已经被攻下，请他共同出兵攻打梁朝。五月，使者到了吴国，徐温想脚踏两只船，要率领水师沿着海岸北上，看哪边打胜了就帮助哪边。严可求说："如果梁军请求我们登陆去援助他们，我们要用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于是徐温只好作罢。

6 梁主召见王彦章问他多长时间可以击败敌人，王彦章回答说："三天。"左右大臣们听了都哑然失笑。王彦章率兵出发，用了两天时间，就赶到了滑州。十八日，王彦章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酒宴，私下里派人在杨村准备好船只；当天夜里，命令六百名甲士，都拿着大斧，船上载运了一些铁匠，准备了鼓风的皮囊和火炭，顺流而下。这时宴会还没有结束，王彦章借口出去换衣服，实际上却率领几千名精锐士卒沿着黄河南岸直奔德胜城。这时天下着小雨，朱守殷没有一点防备，船上王彦章的士卒把连接浮桥的锁用火烧断，接着又用大斧砍断浮桥，而王彦章则率领人马猛攻德胜南城。这时浮桥被砍断了，德胜南城也随即被攻了下来，共斩杀唐军数千人，这时距王彦章接受命令刚好三天。其间朱守殷曾用小船载着甲士渡过黄河来援救南城，但已经来不及了。王彦章又向位于黄河南岸的潘张、麻家口、景店等后唐军营寨发起进攻，都攻了下来，一时声威大振。

皇帝派遣宦官焦彦宾火速赶往杨刘，与杨刘镇使李周一道在那里固守，命令朱守殷放弃德胜北城，把房屋拆掉做成木筏，载上士兵和武器从上游顺河东下，以加强杨刘的守备力量，又把德胜北城的粮草柴火都转移到澶州，这样一来路途中损失了将近一半。王彦章也把德胜南城的房屋木料拆下做成木筏沿河东下，王彦章和

朱守殷两军各靠一边行船，每遇上黄河的弯曲之处，就要在中流交战一番，射出的箭矢像雨一样密集，有时候全船覆没，一日交战百余次，双方互有胜负。到达杨刘时，差不多都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士卒。二十六日，王彦章、段凝率领十万大军进攻杨刘，多路并进，昼夜不停，又连接九艘大船，横拦在黄河的渡口上用来阻断唐军的援兵。杨刘城好几次都差一点被攻陷，多亏李周全力抵御，和士卒同甘共苦，最后王彦章还是没能攻下，只好率兵退到城南驻扎，建造相连的营寨坚守。

杨刘告急于帝，请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内，何忧！"日行六十里，不废畋猎，六月，乙亥，至杨刘。梁兵堑垒重复，严不可入，帝患之，问计于郭崇韬，对曰："今彦章据守津要，意谓可以坐取东平；苟大军不南，则东平不守矣。臣请筑垒于博州东岸以固河津，既得以应接东平，又可以分贼兵势。但虑彦章诇知[1]，径来薄我，城不能就。愿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战以缀之[2]，苟彦章旬日不东，则城成矣。"时李嗣源守郓州，河北声问不通，人心渐离，不保朝夕。会梁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密请降于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时隶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临漳范延光送延孝蜡书诣帝，延光因言于帝曰："杨刘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请筑垒马家口以通郓州之路。"帝从之，遣崇韬将万人夜发，倍道趣博州。至马家口渡河，筑城昼夜不息。帝在杨刘，与梁人昼夜苦战。崇韬筑新城凡六日，王彦章闻之，将兵数万驰至，戊子，急

攻新城[13]，连巨舰十余艘于中流以绝援路。时板筑仅毕，城犹卑下，沙土疏恶，未有楼橹及守备[14]；崇韬慰劳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战，遣间使告急于帝。帝自杨刘引大军救之，陈于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气，大呼叱梁军，梁人断绁敛舰；帝舣舟将渡[15]，彦章解围，退保邹家口。郓州奏报始通。

李嗣源密表请正朱守殷覆军之罪；帝不从。

7 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彦章等弃邹家口，复趋杨刘。甲寅，游奔将李绍兴败梁游兵于清丘驿南[16]。段凝以为唐兵已自上流渡，惊骇失色，面数彦章，尤其深入[17]。

8 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

9 戊午，帝遣骑将李绍荣直抵梁营，擒其斥候[18]，梁人益恐，又以火筏焚其连舰。王彦章等闻帝引兵已至邹家口，己未，解杨刘围，走保杨村；唐兵追击之，复屯德胜。梁兵前后急攻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万人[19]，委弃资粮、铠仗、锅幕，动以千计。杨刘比至围解，城中无食已三日矣。

10 王彦章疾赵、张乱政，及为招讨使，谓所亲曰："待我成功还，当尽诛奸臣以谢天下！"赵、张闻之，私相谓曰："我辈宁死于沙陀[20]，不可为彦章所杀。"相与协力倾之。段凝素疾彦章之能而谄附赵、张，在军中与彦章动相违戾，百方沮挠之[21]，惟恐其有功，潜伺彦章过失以闻于梁主。每捷奏至，赵、张悉归功于凝，由是彦章功竟无成。及归杨村，梁主信谗，犹恐彦章旦夕成功难制，征还大梁，使将兵

会董璋攻泽州。

甲子,帝至杨刘劳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败矣。"

11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程以私事干兴唐府,府吏不能应,鞭吏背;光禄卿兼兴唐少尹任团,圜之弟,帝之从姊婿也,诣程诉之。程骂曰:"公何等虫豸[19],欲倚妇力邪!"团诉于帝。帝怒曰:"朕误相此痴物,乃敢辱吾九卿!"欲赐自尽;卢质力救之,乃贬右庶子。

12 裴约遣间使告急于帝,帝曰:"吾兄不幸生此枭獍[20],裴约独能知逆顺。"顾谓北京内牙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斌曰:"泽州弹丸之地,朕无所用,卿为我取裴约以来。"八月,壬申,绍斌将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约死,帝深惜之。

13 甲戌,帝自杨刘还兴唐。

14 梁主命于滑州决河,东注曹、濮及郓以限唐兵[21]。

15 初,梁主遣段凝监大军于河上,敬翔、李振屡请罢之,梁主曰:"凝未有过。"振曰:"俟其有过,则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赂赵、张求为招讨使,翔、振力争以为不可;赵、张主之,竟代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于是宿将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马副元帅张宗奭言于梁主曰:"臣为副元帅,虽衰朽,犹足为陛下扞御北方[22]。段凝晚进,功名未能服人,众议汹汹[23],恐贻国家深忧。"敬翔曰:"将帅系国安危,今国势已尔,陛下岂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听。

戊子,凝将全军五万营于王村,自高陵津济河,剽掠澶州诸县,至于顿丘。

梁主命王彦章将保銮骑士及他兵合万人，屯兖、郓之境，谋复郓州，以张汉杰监其军。

【注释】

①诩(xiòng 兄去)：侦察、刺探。

②缀(chuò 淖)：牵制。

③新城：指新建之城，非专有地名。

④楼橹：古代的一种军事设施，即军中用以瞭望敌军的无顶盖高台。亦作"楼楯"。

⑤舣舟：将船泊岸边。"舣"亦作"杙"。

⑥游弈将：官名。负责巡逻的下级军官，一般指水军。"游弈"亦作"游弋"。

⑦尤：责怪、归咎。

⑧斥候：放哨的士兵，也指侦察兵。

⑨暍(hè 贺)：中暑、伤于暴热。

⑩沙陀：指后唐，因后唐帝先祖出于西突厥，曾居沙陀碛，故称。

⑪沮桡：阻止、削弱和挫败。

⑫虫豸(zhì 志)：多指无足的昆虫。《尔雅·释虫》："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

⑬枭獍：传说枭为恶鸟，生而食母；獍乃恶兽，生而食父。枭獍常用来比喻不孝或忘恩负义的人。

⑭曹、濮及郓：指位于五丈河流域的曹州、黄河之滨的濮州、济水之岸的郓州，此三州均在大梁的东北部。

⑮扞(hàn 汗)御：抵御。"扞"亦作"捍"。

⑯讻讻(xiong 凶)：喧扰不安的样子。

【译文】

杨刘方面向皇帝告急，请求军队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前去救援；皇帝率兵前往救援，并且说："有李周在那里防守，有什么可担心的！"于是每天只行军六十里，并且一路上还经常打猎，六月，初二，

援军到达了杨刘。梁军修筑了好几重堑壕营垒，布防得很严密，根本就攻不进去，皇帝很觉棘手，便问郭崇韬有什么好计策，郭崇韬回答说："现在王彦章据守着重要渡口，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攻下东平；如果我们的大军不向南开进的话，那么东平确实就难守了。臣请求在博州东岸修筑营垒以巩固河上的渡口，这样既可以接应东平，又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只是担心王彦章侦探到这一消息，直接逼近我们，那么城就建立不起来了。希望陛下召募敢死的士卒，让他们每天都向后梁军挑战以牵制敌人，如果王彦章能有十天时间不向东开进，那么城就可以建起来了。"当时李嗣源正坚守郓州，与黄河以北一点消息也不通，渐渐地人心涣散了，眼看着早晚就要保不住了。这时刚好梁军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秘密地请求向李嗣源投降，康延孝是太原地区的胡人，曾经因为犯了罪，就逃亡投奔了后梁，当时正属于段凝的部下。李嗣源派押牙临漳人范延光把康延孝请求投降的蜡书送到皇帝那里，范延光于是向皇帝报告说："杨刘的防备已经很稳固了，梁军一定攻不下来，请求在马家堡修建营垒以打通通往郓州的道路。"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崇韬率领一万人连夜出发，兼程赶往博州，从马家口渡过黄河，在那里日夜不停地筑城。这边皇帝在杨刘，与梁军日夜不停地苦战。郭崇韬建造新城才六天时间，王彦章便得到了消息，立即率领数万大军赶往那里，十五日，猛攻新城，并且把十余艘大型战船连起来横在黄河中流，用以断绝郭崇韬的援军。当时城墙才刚刚修好，高度还不够，土石还很疏松，还没有供瞭望和守备的其它设施；郭崇韬慰劳士卒们，并且亲自带头，四面防御，同时也派出密使向皇帝告急。皇帝从杨刘亲率大军赶来救援，在新城的西岸布阵，城里的人远远望见援兵来到顿时士气大振，大声斥骂梁军，梁军只好砍断河中连接战船的绳索，把战船收拢在一起；皇帝的船停在岸边准备渡河，王彦章于是撤除了对新城的包围，退到邹家口防守。郓州向朝廷奏报的道路从此打通了。

李嗣源秘密上表请求查办朱守殷战败的罪责；皇帝没有接受。

7 秋，七月，初五，皇帝率领军队沿着黄河向南挺进，王彦章等放弃邹家口，又奔赴杨刘。十二日，游弈将李绍兴在清丘驿的南面击败了梁军的流动部队。段凝以为唐军已经从上游渡过了黄河，大惊失色，当面就责备起王彦章来，埋怨他不该深入鄆州之境。

8 十三日，蜀国的侍中魏王王宗侃去世。

9 十六日，皇帝派遣骑将李绍荣径直攻到梁军营寨前，活捉了梁军的哨兵，这样一来梁军更加惊恐，唐军又用点着火的木筏顺流而下焚烧了梁军连在一起的战船。王彦章听说唐的皇帝已经率兵到达邹家口，十七日，就解除了对杨刘的包围，逃到杨村去防守；唐军从后追击，又重新收复了德胜城。梁军士兵前后猛攻各城，遭到流矢和飞石的击伤、河水淹溺、中暑而死的将近一万人，丢弃的物资粮食、铠甲仪仗、军锅幕帐等，常常数以千计。杨刘到了解围的时候，城中断粮已有三天时间了。

10 王彦章憎恨赵岩、张汉杰混乱国政，他当了招讨使以后，对自己的亲信说："等我得胜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帮奸臣全部杀光，以此来告谢天下人！"赵岩、张汉杰听到这些话之后，就私下里商量说："我们宁可死在沙陀人手里，也不能让王彦章来杀我们。"于是两人同心协力要搞倒王彦章。段凝平时就妒忌王彦章的才能而献媚附和赵岩、张汉杰，在军中动辄就和王彦章作对，千方百计地损伤他的声誉，惟恐他建立战功，经常暗地里侦伺王彦章的过失报告梁主。每次军中的捷报送到大梁的时候，赵岩、张汉杰都把全部功劳归于段凝，因此王彦章竟然连一点功劳都没有。到后来兵退杨村的时候，梁主听信谗言，同时又担心王彦章一旦大功告成又难以控制，于是就征召他回大梁，让他率兵会合董璋进攻泽州。

二十二日，皇帝到达杨刘慰劳李周说："要不是你善于防守，我的事业就完了。"

11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程拿私人的事情请托于兴唐府，兴唐

府的官吏们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就用鞭子抽打府吏们的背；光禄卿兼兴唐府少尹任团，是任圜的弟弟，也是皇帝堂姐的夫婿，到卢程那里去论理。卢程骂他说："你是个什么东西，想用老婆的力量来压我不成！"任团只好跑去向皇帝报告。皇帝听后非常生气地说："朕错任了这个蠢物为丞相，他竟敢侮辱我的九卿！"准备让他自杀；多亏卢质全力解救，才将他贬为右庶子。

12 裴约派来密使向皇帝告急，皇帝说："我哥哥不幸生下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只有裴约还能知道是非忠奸。"回头对北京内牙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斌说："泽州是个弹丸之地，朕要它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去为我把裴约迎取回来。"八月，初一，李绍斌率领五千名精锐士卒前去援救，结果还没到地方，泽州城已被梁军攻陷，裴约也战死了，皇帝得悉这一消息后深觉惋惜。

13 初三，皇帝从杨刘返回兴唐府。

14 梁主命令在滑州决工黄河河堤，把河水向东引注到曹州、濮州和郓州一带，用来阻止唐军的进攻。

15 当初，梁主曾派遣段凝到黄河一线监督大军作战，敬翔、李振多次向梁主请求罢免他，梁主说："段凝又没有什么过错。"李振说："等到他有过错时，国家就危险了。"这时，段凝用厚礼贿赂赵岩、张汉杰二人请求出任招讨使，敬翔、李振据理力争，认为不能让他担任；最后由于赵岩、张汉杰的一手包办，段凝终于代替王彦章担任了北面招讨使，于是军中的老将们都愤恨不平，士卒们也不服气。天下兵马副元帅张宗奭对梁主说："臣身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虽然已经老朽了，但自信还能替陛下抵御北方的敌人。段凝是个晚辈，他的功名不足以服众人，现在大家对他的任职议论纷纷，这样下去恐怕会给国家带来不小的后患。"敬翔说："军队将帅的任命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现在国家的局势已经很危急了，陛下怎么可以还不留意将帅的人选呢？"梁主对这些建议都不肯理会。

十七日，段凝率领全军五万人马在王村扎营，又从高陵津渡过

黄河，在澶州下属各县大肆抢掠，一直行进到顿丘。

梁主命令王彦章率领保銮骑士和其他部队共计有一万人，驻扎在兖州、郓州境内，准备收复郓州，并派张汉杰任他的监军。

16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1]。

戊戌，康延孝帅百余骑来奔，帝解所御锦袍玉带赐之，以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帝屏人问延孝以梁事，对曰："梁朝地不为狭，兵不为少；然迹其行事，终必败亡。何则？主既暗懦，赵、张兄弟擅权，内结宫掖，外纳货赂，官之高下唯视赂之多少，不择才德，不校勋劳。段凝智勇俱无，一旦居王彦章、霍彦威之右[2]，自将兵以来，专率敛行伍以奉权贵。梁主每出一军，不能专任将帅，常以近臣监之，进止可否动为所制。近又闻欲数道出兵，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自石会关趣太原[3]，霍彦威以汝、洛之兵自相卫、邢洺寇镇定，王彦章、张汉杰以禁军攻郓州，段凝、杜晏球以大军当陛下，决以十月大举。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帅精骑五千自郓州自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帝大悦。

17 蜀主以文思殿大学士韩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军使顾在珣为狎客，陪侍游宴，与宫女杂坐，或为艳歌相唱和[4]，或谈嘲谑浪，鄙俚亵慢，无所不至，蜀主乐之。在珣，彦朗之子也。

时枢密使宋光嗣等专断国事,恣为威虐,务徇蜀主之欲以盗其权。宰相王锴、庾传素等各保宠禄,无敢规正。潘在迎每劝蜀主诛谏者,无使谤国。嘉州司马刘赞献陈后主三阁图[5],并作歌以讽;贤良方正蒲禹卿对策语极切直;蜀主虽不罪,亦不能用也。

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阳宴近臣于宣华苑[6],酒酣,嘉王宗寿乘间极言社稷将危,流涕不已。韩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7]。"因谐笑而罢。

18 帝在朝城,梁段凝进至临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胜失利以来,丧刍粮数百万,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供军,民多流亡,租税益少,仓廪之积不支半岁。泽潞未下。卢文进、王郁引契丹屡过瀛、涿之南,传闻俟草枯冰合,深入为寇。又闻梁人欲大举数道入寇。帝深以为忧,召诸将会议。宣徽使李绍宏等皆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8],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帝不悦,曰:"如此吾无葬地矣。"乃罢诸将,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陛下不栉沐[9],不解甲,十五余年,其志欲以雪家国之仇耻也。今已正尊号,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郓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尽有中原乎!臣恐将士解体,将来食尽众散,虽画河为境,谁为陛下守之!臣尝细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败之机决在今岁。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据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谓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复为备。使王彦章侵逼郓州,其意冀

有奸人动摇，变生于内耳。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10]，则诸将自降矣。不然，今秋谷不登，军粮将尽，若非陛下决志，大功何由可成！谚曰：'当道筑室，三年不成[11]'帝王应运，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吾行决矣！"司天奏："今岁天道不利，深入必无功。"帝不听。

王彦章引兵逾汶水，将攻郓州，李嗣源遣李从珂将骑兵逆战，败其前锋于递坊镇，获将士三百人，斩首二百级，彦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谓郭崇韬曰："郓州告捷，足壮吾气。"己巳，命将士悉遣其家属归兴唐。

19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注释】

①朝城：县名。治今山东莘县西南，在兴唐府东南方向。

②一日：忽然，一时间。

③石会关：地名。位于今山西太谷南吕源河上游。

④艳歌：描写有关爱情的歌词，也常有淫秽下流的内容。

⑤陈后主（公元553～604年）：即陈叔宝。南朝陈皇帝。公元582～589年在位。字元秀。在位时生活奢侈，游宴不已，不理政事。祯明三年（公元589年）隋兵入建康，被俘，后在洛阳病死。

⑥重阳：节日名。农历九月九日，古人以九为阳数，九月而又九日，故称重阳。亦称"重九。"

⑦酒悲：指容易酒后伤感、流涕。

⑧卫州及黎阳：此两地为后梁在黄河以北仅有的地盘，如同后唐在黄河以南仅有郓州一样，都是对方的心腹之患。

⑨不栉(zhi 治)沐:栉为梳头,沐为洗理。不栉沐常用来比喻为了大志放弃起码的生活必需的行为。

⑩授首:指投降或被杀。

⑪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在人来人往的大路旁建房子,三年都建不成。比喻人多嘴杂,众议过多,一事无成。

【译文】

16十九日,皇帝率兵驻扎在朝城。

二十七日,康延孝率领一百多名骑兵前来投奔,皇帝解下自己身上穿的锦袍、玉带赐给了他,任命他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兼领博州刺史。皇帝屏退周围的人,单独向康延孝询问梁朝的情况,康延孝回答说:"梁朝的地盘不算小,兵力也不少;但是考察一下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他们最终是一定要灭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不仅梁主本人昏庸懦弱,赵岩、张汉杰兄弟又专权跋扈,对内勾结后宫近侍,对外广收贿赂,任官职位的高低只看贿赂送的多少而定,根本不看人的才能和品行,也不考虑过去的功勋劳绩。段凝智慧和勇气一样都没有,居然忽然间提升到王彦章、霍彦威之上,自从他率兵以来,一心肆意搜刮士卒用以巴结朝中权贵。梁主每次派军出战,都不肯把军权全部交给将帅,往往派亲信大臣去监军,这样一来,军队的任何行动都要受监军的钳制。近来又听说梁主准备多路出击,命令董璋率领陕州、虢州、泽州、潞州的军队从石会关直驱太原,霍彦威率领汝州、洛州的军队从相州、卫州、邢州、洺州一线进犯镇州、定州,王彦章、张汉杰率领禁军进攻郓州,段凝、杜晏球率领大军抵挡陛下,决定在十月大举进攻。臣认为梁兵集中在一起确实不少,但是一分散开来就不多了。希望陛下养精蓄锐等待他们分兵,然后率领五千名精锐骑兵从郓州直捣大梁,活捉伪梁主,不出十天到一个月,天下就可以平定了。"皇帝听后十分高兴。

17蜀主把文思殿大学士韩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军使顾在

珣当作狎戏之客，让他们陪伴自己吃喝玩乐，他们常和宫女杂坐在一起，有时作一些艳歌相唱和，有时高谈阔论，戏谑放荡，轻慢粗俗，无所不为，而蜀主却很高兴。顾在珣是顾彦朗的儿子。

当时枢密使宋光嗣等垄断国家的政事，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一味地迎合蜀主的欲望以盗取国君的权力。宰相王锴、庾传素等人只知保全自己的地位和俸禄，不敢对蜀主进行规劝和谏议。潘在迎常常劝蜀主诛杀那些进谏的人，以免他们诽谤国家。嘉州司马刘赞献上陈后主三阁图，并作歌讽劝蜀主；贤良方正蒲禹卿在呈奏的对策中所说的话也极为切要直爽；蜀主虽然没有怪罪他们，但是也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

九月，初九，蜀主因为当天是重阳节，就在宣华苑宴请亲近的大臣，酒正喝得高兴的时候，嘉王王宗寿乘空极力陈说国家就要危亡了，说着不停地痛哭流涕。韩昭、潘在迎说道："嘉王喜欢喝了酒后哭哭啼啼的。"于是众人都一笑了之。

18 皇帝驻扎在朝城，梁朝的段凝率兵进军到临河县以南，澶州以西、相州以南地区，天天都有敌人骚扰。唐自从德胜城失利以来，损失粮草数百万，租庸副使孔谦通过横征暴敛来供应军需，很多老百姓都四处逃亡，这样一来租税的收入就更少了，仓库里的积蓄支持不了半年了。泽州、潞州还没有攻下来。卢文进、王郁率领契丹兵多次侵入瀛州、涿州以南，传言说等到秋冬草木凋枯河上结冰时，再深入唐境内攻击。又听说梁军准备分兵数路大举入侵。皇帝为此十分担忧，于是召集诸位将领一起商议对策。宣徽使李绍宏等人都认为鄆州城门之外都是敌人的境地，形势孤立，路途遥远，难以坚守，有它不如没它，建议用它与梁朝交换卫州和黎阳，和他们订约讲和，以黄河为界，停止战争，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等到以后财力稍有积蓄时，再作进一步的打算。皇帝听了很不高兴，说："这样一来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于是让诸位将领都退了下去，单独召见郭崇韬来征询他的意见。郭崇韬说："陛下不梳洗、不解甲，已经

有十五年多了,您的志向是要雪洗国仇家恨。现在已经名正言顺地继立尊位,黄河以北的军民百姓天天都在盼望天下能够太平,现在刚刚才取得郓州这么一块小地方,就不能坚守而要放弃它,将来又怎么能够拥有整个中原呢!臣担心将士们灰心丧气军队解体,将来粮食吃完了大家也要散伙了,虽然能够划河为界,又有谁替陛下防守呢!臣曾经详细询问过康延孝黄河以南的情况,并且权衡着双方的形势,日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认为成败的关键一定就在今年。梁朝现在把全部精锐部队都交给了段凝,占据着我国南部边地,又决开黄河河堤用来防备,认为我们短时间内不可能渡过黄河,他们就依仗这个有利条件便不再设防。梁主派王彦璋率兵逼近郓州,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有奸人作乱,让城内发生叛乱。段凝本来也就不是大将的材料,不能临阵应变,这个人不值得担心。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大梁没有什么兵力,陛下如果留一部分兵力守住魏州,并且固守杨刘,另外亲自率领精锐部队与郓州的兵力会合,长驱直入,直取汴梁,他们的城里本来就很空虚,一定会望风而逃。如果伪主投降或被杀,那么他们的各路将领自然就会投降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今年秋季谷物收成不好,军粮也快要用完了,如果陛下不下定决心,大功如何能够告成?俗谚说:'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帝王奉天承运,都是天意安排的,关键是陛下不能再迟疑了。"皇帝说:"你说的这些正合我的想法。大丈夫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我已经决定行动了!"这时司天监的官员上奏说:"今年的天道不吉利,深入敌境一定不会成功。"皇帝不听信这些。

王彦章率军渡过汶水,准备进攻郓州,李嗣源派李从珂率领骑兵部队前去迎战,在递坊镇打败了梁军的前锋部队,俘虏了三百名将士,斩杀了二百人,王彦章退守中都。二十七日,捷报上奏到朝城,皇帝大为高兴,对郭崇韬说:"郓州首战告捷,足以增强我们的士气。"二十八日,命令将士们全部把家属送回兴唐府。

19冬,十月,初一,日食。

20 帝遣魏国夫人刘氏、皇子继岌归兴唐，与之诀曰："事之成败，在此一决；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仍命豆卢革、李绍宏、张宪、王正言同守东京[1]。

壬申，帝以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中夜，进军逾汶，以李嗣源为前锋，甲戌旦，遇梁兵，一战败之，追至中都，围其城。城无守备，少顷，梁兵溃围出，追击，破之。王彦章以数十骑走，龙武大将军李绍奇单骑追之，识其声，曰："王铁枪也！"拔稍刺之[2]，彦章重伤，马踬[3]，遂擒之，并擒都监张汉杰、曹州刺史李知节、裨将赵廷隐、刘嗣彬等二百余人，斩首数千级。廷隐，开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

彦章尝谓人曰："李亚子斗鸡小儿，何足畏[4]！"至是，帝谓彦章曰："尔常谓我小儿，今日服未？"又问："尔名善将，何不守兖州？中都无壁垒，何以自固？"彦章对曰："天命已去，无足言者。"帝惜彦将之材，欲用之，赐药傅其创，屡遣人诱谕之。彦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将，与皇帝交战十五年；今兵败力穷，死自其分，纵皇帝怜而生我，我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岂有朝为梁将，暮为唐臣！此我所不为也。"帝复遣李嗣源自往谕之，彦章卧谓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5]？"彦章素轻嗣源，故以小名呼之。于是诸将称贺，帝举酒属嗣源曰："今日之功，公与崇韬之力也。向从绍宏辈语，大事去矣。"

帝又谓诸将曰："向所患惟王彦章，今已就擒，是天意灭梁也。段凝犹在河上，进退之计，宜何向而可？"诸将以

为："传者虽云大梁无备，未知虚实。今东方诸镇兵皆在段凝麾下，所余空城耳，以陛下天威临之，无不下者。若先广地，东傅于海[6]，然后观衅而动，可以万全。"康延孝固请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贵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间尚须三日。设若知吾所向，即发救兵，直路则阻决河，须自白马南渡，数万之众，舟楫亦难猝办。此去大梁至近，前无山险，方阵横行，昼夜兼程，信宿可至[7]。段凝未离河上，友贞已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请陛下以大军徐进，臣愿以千骑前驱。"帝从之。令下，诸军皆踊跃愿行。

是夕，嗣源帅前军倍道趣大梁。乙亥，帝发中都，舁王彦章自随[8]，遣中使问彦章曰[9]："吾此行克乎？"对曰："段凝有精兵六万，虽主将非材，亦未肯遽尔倒戈，殆难克也。"帝知其终不为用，遂斩之。

丁丑，至曹州，梁守将降。

王彦章败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彦章就擒，唐军长驱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运祚尽矣！"召群臣问策，皆莫能对。梁主谓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于此。今事急矣，卿勿以为怼[10]。将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将三纪[11]，名为宰相，其实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后献言，莫匪尽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极言不可，小人朋比[12]，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于水北[13]，不能赴救。臣欲请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听从；请陛下出奇合战，陛下必不果决；虽使良、平更生，谁能为陛下计者！臣

愿先赐死，不忍见宗庙之亡也。”因与梁主相向恸哭。

梁主遣张汉伦驰骑追段凝军；汉伦至滑州，坠马伤足，复限水不能进。

时城中尚有控鹤军数千[14]，朱珪请帅之出战；梁主不从，命开封尹王瓒驱市人乘城为备。

初，梁陕州节度使邵王友诲，全昱之子也，性颖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诱致禁军欲为乱，梁主召还，与其兄友谅、友能并幽于别第[15]。及唐师将至，梁主疑诸兄弟乘危谋乱，并皇弟贺王友雍、建王友徽尽杀之。

【注释】

①东京：即魏州。后唐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

②稍(shuò 朔)：长矛，又作槊。《释名·释兵》：“矛长丈八尺曰稍。”

③蹷(zhì 至)：被绊倒。

④李亚子：李存勖小号。据《北梦琐言》载，唐昭宗曾称其可亚其父，故时人号曰亚子。

⑤邈佶烈：李嗣源的小名。此处为蔑称，仍视其为旧时雁门夷狄之人。

⑥东傅于海：傅，通“附”，靠近、到达。

⑦信宿：连宿两夜。《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⑧舁(yú 鱼)：抬、扛。

⑨中使：皇帝的私人使者，因其出自宫中，故称。

⑩怼(duì 队)：怨恨。

⑪三纪：纪为古代的纪年单位，十二年为一纪。三纪为三十六年。

⑫小人朋比：小人们结党营私，指赵岩、张汉杰之流。

⑬限于水：指本年八月梁主下令在滑州所决黄河之水，本为阻止唐军，却成了梁军回师的障碍。

⑭控鹤军：皇帝的禁卫军，掌管宫门警卫等事，常在皇帝左右。

⑮别第:官僚豪门正宅之外的宅邸。

【译文】

20皇帝送魏国夫人刘氏、皇子李继岌回兴唐府,和他们诀别说:"事情的成败,就在此一举;如果不能成功的话,就把我们全家聚集在魏宫举火自焚!"依然任命豆卢革、李绍宏、张宪、王正言一道防守东京。

初二,皇帝率领大军从杨刘渡过黄河,初三,到达郓州,半夜的时候,又率军渡过汶水,任命李嗣源为前锋,初四清晨,与梁兵遭遇,一战就打败了对方,一直追到中都,并包围了中都城。城中没有守备,不一会儿,梁兵冲出包围,唐军紧跟其后追击,把梁兵打得大败。王彦章率领几十名随从骑兵逃走,龙武大将军李绍奇单枪匹马在后追击,他听出了王彦章的声音,说:"原来是王铁枪!"于是拔出长矟向前刺去,王彦章受了重伤,马也被绊倒了,于是被活捉,同时被活捉的有梁军都监张汉杰、曹州刺史李知节、裨将赵廷隐、刘嗣彬等二百余人,斩杀了好几千人。赵廷隐是开封人;刘嗣彬是刘知俊的族子。

王彦章曾经对人说过:"李亚子不过是个斗鸡小儿,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到这时候,皇帝问他说:"你常说我是小儿,今天服气不服气?"又问他:"你号称是一名善战的将领,为什么不坚守兖州?中都城没有壁垒城墙,你怎么能够守得住呢?"王彦章回答说:"天命已去,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皇帝很珍惜王彦章的才干,想起用他,赐药让他治疗创伤,并且多次派人去诱导他。王彦章说:"我本来是一个平民,承蒙梁朝的恩泽,被提升为上将,和你们皇帝交战了十五年;现在兵败被俘,死是当然的事,即使皇帝悯怜我让我活着,我又哪有脸面去见天下的人呢?哪里有早晨还是梁朝的将领,到晚上就是唐的臣子的道理!这样的事我是不干的。"皇帝又派李嗣源亲自去说服他,王彦章躺着问李嗣源道:"你不是邈佶烈吗?"王彦章

一向瞧不起李嗣源，所以叫他的小名。这时，各位将领都向皇帝祝贺这次胜利，皇帝举着酒对李嗣源说："今日的成功，都是您和郭崇韬的功劳。过去如果我听从了李绍宏等人的话，就耽误了我的大事了。"

唐帝又对各位将领说："以往我所担心的只有王彦章，现在他已被活捉，这是天意要灭掉梁朝。段凝目前还在黄河边上，下一步我们大军的行动，应该进军什么地方比较好呢？"各位将领都认为："传言虽然都说大梁没有什么守备，但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梁朝在东方的各镇人马都被集中在段凝的手下，所剩下的都是一些空城罢了，用陛下的天威去攻打这些城池，没有攻不下的。如果能先扩大我们的领土，往东一直到达海边，然后伺机而动，这样就是万全之策了。"康延孝则坚决请求急速进攻大梁。李嗣源说："兵贵神速。现在王彦章被活捉，段凝一定还没有得到消息；即使有人逃去向他报告，他是怀疑是相信也需要三天时间。假使他知道了我军的动向，即刻派出救兵，要走直路就会被他们自己所决开的黄河所阻挡，一定要从白马渡到黄河的南岸，几万名军队，渡河的船只恐怕一下子也难以准备齐全。而我们这里距大梁最近，前面又没有山川险要，排着方阵也能横行无阻，如果昼夜兼程，二三天就能到达。段凝还没有离开黄河边，朱友贞就会被我们活捉了。康延孝所讲的是对的，请陛下率领大军稳步推进，我愿率领一千名骑兵打前锋。"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出师的命令下达后，各路军队都十分踊跃，希望跟着打前锋。

当天晚上，李嗣源率领前锋部队兼程直奔大梁。初五，皇帝从中都出发，让人抬着王彦章随行，又派中使问王彦章说："我此行能够攻下大梁吗？"王彦章回答说："段凝拥有六万精兵，虽然主将没有什么才能，但也不会马上投降，恐怕也难以攻下大梁。"皇帝知道他最终也不会为自己所用，于是就下令把他斩了。

初七，唐军到达曹州，梁军的守将投降了。

王彦章部队的败兵有先逃回大梁的，有人告诉梁主说："王彦章已被活捉，唐军长驱直入，马上就要到来"的消息，梁主聚集族人边哭边说："国家的世运完了！"于是召集群臣向他们询问对策，结果大家都没有什么办法。梁主对敬翔说："朕平时忽视你的建议，才会有今天。现在事情已经很急迫了，你不要再怨恨过去。该怎么办呢？"敬翔流着泪说："臣蒙受先皇帝的厚恩，差不多有三十多年了，名义上是国家的宰相，其实是朱家的老奴，侍奉陛下就像家奴侍奉少主人一般。臣以往所提的种种建议，无一不是忠心耿耿。陛下当初起用段凝时，臣曾极力反对认为不适宜，朝中小人朋比为奸，以致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现在唐兵马上就要攻到，段凝的大军又被阻隔在黄河以北，无法赶来救援。臣想建议陛下暂时出行避一下敌军势头，陛下一定不肯；建议陛下出奇兵和敌军决一死时，陛下一定不会果断决定；这样即使让汉代的张良、陈平重返人世，也难以为陛下想出好办法来了！臣请求陛下赐我先死，我不忍心亲眼看到宗庙的灭亡。"说罢，和梁主君臣相对痛哭了一场。

梁主派张汉伦快马赶往段凝的军队，催促他们回来救援；张汉伦到了滑州时，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脚，又被河水所阻隔，无法再向前进。

当时大梁城中还有几千名控鹤军，朱珪请求率领这些军队出去迎战；梁主没答应，而是命令开封尹王瓒驱赶市民登城守备。

当初，梁陕州节度使邵王朱友海，是朱全昱的儿子，生性聪明，人心多归向他。有人向梁主报告说他和禁军相勾结，想要乘机作乱，梁主于是就把他召回大梁，把他和他的哥哥朱友谅、朱友能一道幽禁在别第。到了唐军快要到来的时候，梁主怀疑这些兄弟们会乘机作乱，于是把他们和皇帝贺王朱友雍、建王朱友徽全部杀掉了。

梁主登建国楼[1]，面择亲信厚赐之，使衣野服，赍蜡诏[2]，促段凝军，既辞，皆亡匿。或请幸洛阳，收集诸军以拒唐，唐虽得都城，势不能久留。或请幸段凝军，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将才，官由幸进，今危窘之际，望其临机制胜，转败为功，难矣。且凝闻彦章败，其胆已破，安知能终为陛下尽节乎！"赵岩曰："事势如此，一下此楼，谁心可保？"梁主乃止。复召宰相谋之，郑珏请自怀传国宝诈降以纾国难[3]，梁主曰："今日故不敢爱宝，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缩颈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为；置传国宝于卧内，忽失之，已为左右窃之迎唐军矣。

戊寅，或告唐军已过曹州，尘埃涨天，赵岩谓从者曰："吾待温许州厚[4]，必不负我。"遂奔许州。

梁主谓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难降首，不可俟彼刀锯。吾不能自裁，卿可断吾首。"麟泣曰："臣为陛下挥剑死唐军则可矣，不敢奉此诏。"梁主曰："卿欲卖我邪？"麟欲自刎，梁主持之曰："与卿俱死。"麟遂弑梁主[5]，因自杀。梁主为人温恭俭约，无荒淫之失；但宠信赵、张，使擅威福，疏弃敬、李旧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亡。

己卯旦，李嗣源军至大梁，攻封丘门[6]，王瓒开门出降，嗣源入城，抚安军民。是日，帝入自梁门[7]，百官迎谒于马首，拜伏请罪，帝慰劳之，使各复其位。李嗣源迎贺，帝喜不自胜，手引嗣源衣，以头触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与尔共之。"帝命访求梁主，顷之，或以其首

献。

李振谓敬翔曰:"有诏洗涤吾辈,相与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为梁宰相,君昏不能谏,国亡不能救,新君若问,将何辞以对!"是夕未曙,或报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8]。"翔叹曰:"李振谬为丈夫!朱氏与新君世为仇雠,今国亡君死,纵新君不诛,何面目入建国门乎!"乃缢而死。

庚辰,梁百官复待罪于朝堂,帝宣敕赦之。

赵岩至许州,温昭图迎谒归第,斩首来献,尽没岩所赍之货。昭图复名韬。

辛巳,诏王瓒收朱友贞尸,殡于佛寺,漆其首,幽之,藏于太社[9]。

段凝自滑州济河入援,以诸军排阵使杜晏球为前锋;至封丘[10],遇李从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将其众五万至封丘,亦解甲请降。凝帅诸大将先诣阙待罪,帝劳赐之,慰谕士卒,使各复其所。凝出入公卿间,扬扬自得无愧色,梁之旧臣见者皆欲眩其面[11],抉其心。

丙戌,诏贬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珏为莱州司户,萧頃为登州司户,翰林学士刘岳为均州司马,任赞为房州司马,姚颜为复州司马,封翘为唐州司马,李怿为怀州司马,窦梦征为沂州司马,崇政学士刘光素为密州司户,陆崇为安州司户,御史中丞王权为随州司户: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贵显故也。岳,崇龟之从子;颜,万年人;翘,敖之孙;怿,京兆人;权,龟之孙也。

段凝、杜晏球上言："伪梁要人赵岩、赵鹄、张希逸、张汉伦、张汉杰、张汉融、朱珪等，窃弄威福，残蠹群生[12]，不可不诛。"诏："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倾唐祚；契丹撒剌阿拔叛兄弃母[13]，负恩背国，宜与岩等并族诛于市；自余文武将吏一切不问。"又诏追废朱温、朱友贞为庶人，毁其宗庙神主。

帝之与梁战于河上也，梁拱宸左厢都指挥使陆思铎善射，常于笴上自镂姓名[14]，射帝；中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铎从众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铎伏地待罪，帝慰而释之，寻授龙武右厢都指挥使。

以豆卢革尚在魏，命枢密使郭崇韬权行中书事。

梁诸藩镇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释之。宋州节度使袁象先首来入朝，陕州留后霍彦威次之。象先赍珍货数十万[15]，遍赂刘夫人及权贵、伶官、宦者，旬日，中外争誉之，恩宠隆异。已且，诏伪庭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及诸将校，并不议改更，将校官吏先奔伪庭者一切不问。

【注释】

①建国楼：大梁宫城南门为建国门，是大臣们入朝的必经之门，其楼称建国楼。

②赍（ji 机）：带着，以物送人。

③传国宝：又称传国玺，即皇帝的印章。

④温许州：即温昭图，初名温韬，降梁后改名，此以官署地望称之。

⑤弑：史书专用语，下杀上为弑。

⑥封丘门：大梁城北面二门之一，又名含曜门。

⑦梁门:大梁城西面北来第一门,又名乾象门。

⑧崇政李太保:即李振,李振任梁崇政使,太保是古时对帝王辅弼之官的称谓。

⑨太社:皇家祭坛。

⑩封丘:县名。治今河南封丘。

⑪龁(hé 核):咬。

⑫蠹(dù 杜):损害、侵蚀。

⑬撒剌阿拨:契丹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弟,因图谋作乱曾被囚禁,率兵投奔李存勖,不久又投奔后梁。

⑭笴(gě 舸,一作 gǎn 赶):箭杆。

⑮辇(niǎn 捻):人力拉的车。

【译文】

梁主登上建国楼,当面挑选亲信并给他们以丰厚的赏赐,让他们穿上百姓的衣服,带着用蜡封着的诏书,去催促段凝的军队回兵救援,可是这些求救的人一离开京城,就都各自逃命去了。有人建议梁主到洛阳去,再召集各路人马抵御唐军,唐军即使占领了都城,但形势也不容许他们在此久留。又有人建议梁主到段凝的军中去,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说:"段凝本来就不是个将才,他的官位是因为得到陛下的宠幸才升任的,现在形势危急窘迫的时候,指望他能临机应变,转败为胜,恐怕很难。况且段凝一得悉王彦章已被击败,他的胆子早已吓破了,谁能知道他是否会在最后关头为陛下尽忠尽节呢?"赵岩说:"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一下此楼,谁的心都难保证。"梁主只好作罢。又召唤宰相来商议,郑珏建议由他带着传国宝向唐军诈降,以此来缓解国难,梁主说:"现在我当然不会再舍不得这宝物了,但照你这个方法,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郑珏低着头沉吟了很久,只好说道:"恐怕不能。"周围的大臣们听了,都缩着脖子偷笑。梁主一天到晚哭哭啼啼,不知怎么办才好;把传国宝放在卧房内,不久就不见了,原来是被身边的近臣偷去迎接唐军去了。

初八，有人报告说唐军已经过了曹州，声势浩大，尘埃满天，赵岩对侍从们说："我过去对温许州不薄，料他不至于对不起我。"于是就投奔许州去了。

梁主对皇甫麟说："李氏是我们朱家的世仇，我绝对没有向他们投降的道理，不能等着让他们来杀我。我又没勇气自杀，你可以把我的头砍下来。"皇甫麟哭着说："臣替陛下挥剑砍杀唐军，这个还能做到，要杀陛下，臣不敢奉命。"梁主说："你难道想出卖我吗？"皇甫麟正要拔剑自刎，梁主拉住他说："朕和你一块儿死。"于是皇甫麟就杀了梁主，然后自杀。梁主为人温和恭敬而简朴，没有荒淫方面的过失；只是宠幸赵岩、张汉杰之流，默许他们作威作福，疏远了敬翔、李振等一班旧大臣，不听他们的建议，所以最终导致灭亡。

初九早晨，李嗣源的大军到了大梁，攻打封丘门，王瓒打开城门出来投降，李嗣源进入城内，安抚城内军民。当天，皇帝从梁门进入城内，梁朝的文武百官都到马前迎接，并跪在地上请罪，皇帝慰劳了他们，让他们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李嗣源出来迎驾并向皇帝恭贺，皇帝高兴得有点按捺不住了，用手拉着李嗣源的衣服，用头碰了一下说："我能拥有天下，是你们父子二人的功劳，我要和你们共享天下。"皇帝下令访求梁主的下落，不一会儿，就有人拿着梁主的头前来献上。

李振对敬翔说："如果皇帝下诏免除我们的过失，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朝见新的国君？"敬翔说："我们二人都是梁朝的宰相，国君昏庸不能进行谏正，国家灭亡了又无力挽救，新国君如果拿这事问我们，我们将怎样回答好呢？"这天晚上天没亮，就有人来告诉敬翔说："崇政使李太保已经入宫朝见去了。"敬翔叹息地说："李振枉为大丈夫！朱氏和新国君世代为仇敌，现在我们国家亡了，国君死了，就算新的国君不诛杀我们，我们又有什么面目再进建国门呢？"于是就上吊自杀了。

初十，梁朝的文武百官又到朝堂上请罪，皇帝下令宣布赦免了

他们。

赵岩到了许州,温昭图迎接他回府第后,就砍下他的头向皇帝呈献,并把赵岩所携带的财物全部吞没了。温昭图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叫温韬。

十一日,皇帝下诏命令王瓒为朱友贞收尸,停灵在佛寺里,把他的脑带涂上油漆,用盒子装起来,藏在太社中。

段凝从滑州渡过黄河赶来救援,命令诸军排阵使杜晏球为前锋;部队到了封丘,和李从珂部相遭遇,杜晏球率先投降了唐军。十二日,段凝率领他的五万大军到了封丘,也解除武装要求归降。段凝带领着将领们先到皇帝的宫殿外请罪,皇帝慰劳并赏赐了他们,并安抚晓谕士卒,让他们都各自回到自己的住处去。段凝出入于唐的公卿之间,扬扬得意,没有一点羞愧的意思,梁朝的旧臣们看到这一情景,都恨不得咬他的脸,挖他的心。

十六日,皇帝下诏贬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珏为莱州司户,萧顷为登州司户,翰林学士刘岳为均州司马,任赞为房州司马,姚颜为复州司马,封翘为唐州司马,李怿为怀州司马,窦梦征为沂州司马,崇政学士刘光素为密州司户,陆崇为安州司户,御史中丞王权为随州司户;贬他们是因为这些人世世代代蒙受过唐朝的恩泽,但是却又在梁朝担任大官显宦的缘故。刘岳是刘崇龟的侄儿;姚颜是万年人;封翘是封敖的孙子;李怿是京兆人;王权是王龟的孙子。

段凝、杜晏球向皇帝上书说:"伪梁的重要人物赵岩、赵鹄、张希逸、张汉伦、张汉杰、张汉融、朱珪等人,窃取权力,作威作福,残害百姓,不可不杀。"皇帝下诏说:"敬翔、李振带头辅佐朱温,共同颠覆唐朝社稷;契丹人撒剌阿泼背叛兄长抛弃母亲,辜负了国家的大恩,应该和赵岩等人一道在街市上诛灭全族;其余的文武将吏一概不予追究。"又下诏追废朱温、朱友贞为平民,毁掉他们的宗庙神主。

皇帝当初和梁军在黄河边作战时,梁军的拱宸左厢都指挥使

陆恩铎擅长射箭，常常在箭杆上刻上自己的姓名，他射皇帝时，射中了皇帝的马鞍，皇帝把箭拔下收藏了起来。现在，陆恩铎随着大家一起投降，皇帝把当初的箭拿给他看，陆恩铎跪在地上请罪，皇帝安慰一番并且赦免了他，不久又任命他为龙武右厢都指挥使。

因为豆卢革还在魏州，皇帝就任命枢密使郭崇韬暂时代理中书事务。

梁朝的各个藩镇都渐渐地入京朝见，有的上表请罪，皇帝都抚慰并且赦免了他们。宋州节度使袁象先是第一个入京朝见的，陕州留后霍彦威稍晚一点。袁象先用车拉着数十万珍宝财货，在京城中广泛贿赂刘夫人和一些权贵们，以及伶官、宦官等，十来天时间，宫廷内外的人都争相说他的好话，他也因此得到了皇帝的特别恩宠。十九日，皇帝下诏表示，伪朝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以及各位将校官员，一律不更换，以往投奔到伪梁的将校、官吏们一律不予追究。

庚寅，豆卢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韬守侍中，领成德节度使。崇韬权兼内外，谋猷规益[1]，竭忠无隐，颇亦荐引人物，豆卢革受成而已，无所裁正。

丙申，赐滑州留后段凝姓名曰李绍钦，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绍虔。

乙酉[2]，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宗奭来朝，复名全义，献币马千计；帝命皇子继岌、皇弟存纪等兄事之[3]。帝欲发梁太祖墓，斫棺焚其尸，全义上言："朱温虽国之深仇，然其人已死，刑无可加，屠灭其家，足以为报，乞免焚斫以存圣

恩。"帝从之,但铲其阙室,削封树而已[4]。

戊戌,加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兼中书令;以北京留守继岌为东京留守、同平章事[5]。

21 帝遣使宣谕诸道,梁所除节度使五十余人皆上表入贡。

楚王殷遣其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希范入见,纳洪、鄂行营都统印,上本道将吏籍。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闻帝灭梁,避唐庙讳[6],更名季兴,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严兵守险,犹恐不自保,况数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旧将,安知彼不以仇敌相遇乎!"季兴不从。

22 帝遣使以灭梁告吴、蜀,二国皆惧。徐温尤严可求曰:"公前沮吾计,今将奈何?"可求笑曰:"闻唐主始得中原,志气骄满,御下无法,不出数年,将有内变,吾但当卑辞厚礼[7],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称诏,吴人不受;帝易其书,用敌国之礼[8],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吴人复书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辞礼如戕表。

23 吴人有告寿州团练使钟泰章侵市官马者,徐知诰以吴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为寿州团练使,以泰章为饶州刺史。徐温召至金陵,使陈彦谦诘之者三,皆不对。或问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杨州,十万军中号称壮士;寿州去淮数里,步骑不下五千,苟有他志,岂王稔单骑能代之乎!我义不负国,虽黜为县令亦行,况刺史乎!何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诰欲以法绳诸

将，请收泰章治罪。徐温曰："吾非泰章，已死于张颢之手，今日富贵，安可负之！"命知诰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

24 彗星见舆鬼[9]，长丈余，蜀司天监言国有大灾。蜀主诏于玉局化设道场[10]，右补阙张云上疏，以为："百姓怨气上彻于天，故彗星见。此乃亡国之征，非祈禳可弭[11]。"蜀主怒，流云黎州，卒于道。

25 郭崇韬上言："河南节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称姓名，未除新官，恐负忧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26 滑州留后李绍钦因伶人景进纳货于宫掖，除泰宁节度使。

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宠，常侍左右；帝或时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以悦刘夫人，优名谓之"李天下"。尝因为优，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优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颊[12]。帝失色，群优亦骇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谁呼邪！"帝悦，厚赐之。帝尝畋于中牟，践民稼，中牟令当马前谏曰："陛下为民父母，奈何毁其所食，使转死沟壑乎！"帝怒，叱去，将杀之。敬新磨追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奈何纵民耕种，以妨吾天子之驰骋乎！汝罪当死！"因请行刑，帝笑而释之。

诸伶出入宫掖，侮弄缙绅[13]，群臣愤嫉，莫敢出气；亦反有相附托以希恩泽者，四方藩镇争以货赂结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进为之首。进好采阎阎鄙细事闻于上[14]，上亦欲知外间事，遂委进以耳目。进每奏事，常屏左右问之，由是进得施其谗慝，干预政事。自将相大臣皆惮之，孔岩常

以兄事之[15]。

27 壬寅,岐王遣使致书,贺帝灭梁,以季父自居[16],辞礼甚倨。

28 癸卯,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入朝,帝与之宴,宠赐无算。

29 张全义请帝迁都洛阳;从之。

30 乙巳,赐朱友谦姓名曰李继麟,命继岌兄事之。

31 以康延孝为郑州防御使,赐姓名曰李绍琛。

32 废北都,复为成德军。

33 赐宣武节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绍安。

匡国节度使温韬入朝,赐姓名曰李绍冲。绍[illegible]帛赂刘夫人及权贵伶宦,旬日,复遣还镇。郭崇韬[illegible]家为唐雪耻,温韬发唐山陵殆遍,其罪与朱温相埒[illegible]得复居方镇,天下义士其谓我何!"上曰:"入汴之初,[illegible]其罪。"竟遣之。

【注释】

①谋猷:一作谋猶,计谋、出谋划策。

②乙酉:十月十五日,依史例此日剧有误。

③兄事之:像侍奉兄长一样对待他。二人一为皇子一为皇弟,皆兄事之,辈份混淆,故旧史家认为长幼之序不明,是李氏爱好宝货,不知纲常的反映。

④阙室、封树:阙室为墓门立柱及其它建筑;聚土为坟叫封,植树为标记叫树,是古代尊者的一种葬礼。

⑤北京、东京:"北京"当作"北都",在镇州;东京为魏州。

⑥避唐庙讳:后唐庄宗李存勖于本年称帝时,追尊自己的祖父李国昌为献祖文皇帝。

⑦但当:此二字原文无,以本书校记补。

⑧敌国：对等之国。

⑨见舆鬼："见"通"现"。舆鬼，星宿名，共有五星所组成，依古天象说，其在地上的对应地区为泰州、雍州。

⑩道场：指佛教或道教诵经礼拜成道修道的地方。

⑪祈禳：对天或神明祈求福祥，祛除灾变。

⑫批其颊：批，反手打；颊，脸的两侧。

⑬缙绅：指士大夫。

⑭闾阎：闾，里门；阎，里中门；泛指民间。

⑮孔岩：误，应为"孔谦"。

⑯季父：父子幼弟，亦即叔父。岐王李茂贞与晋王李克用在唐代同为藩镇，又都是因功赐姓，隶唐属籍，义犹兄弟，故其对李存勖以季父自居。

【译文】

二十日，豆卢革从魏州来到大梁。二十四日，加封郭崇韬守侍中，兼领成德节度使。郭崇韬的权力兼掌朝廷内外大小事务，他对皇帝出谋划策，规劝过失，都能竭尽忠心，毫无保留，也很能向皇帝推荐一些人才，而豆卢革只是坐享成功而已，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为。

二十六日，皇帝赐滑州留后段凝姓名叫李绍钦，赐耀州刺史杜晏球姓名叫李绍虔。

乙酉日，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宗奭到大梁来朝见，恢复了从前的姓名叫张全义，向皇帝呈献的财物马匹数在千计；皇帝命令皇子李继岌、皇弟李存纪等人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皇帝本来打算掘开梁太祖朱温的坟墓，劈开他的棺材，焚烧他的尸体，张全义上书说："朱温虽然是国家的深仇大敌，但是他人已经死了，无法再给他加什么刑罚了，诛灭了他的全家，已经足以报仇了，臣请求不要劈棺焚尸，以体现陛下的圣恩。"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只是铲除了朱温墓的阙室，砍掉了坟上的树而已。

二十八日，加封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兼中书令；任命北京留守李

继岌为东京留守、同平章事。

21 皇帝派遣宣谕使去宣慰晓谕各地藩镇，以往梁朝任命的五十多名节度使都向皇帝上表进贡。

楚王马殷派他的儿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马希范入京朝见，吴交洪州、鄂州行营都统印符，并且献上本道将领官吏的名籍册。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听说皇帝灭了梁朝，为避唐庙讳，就改名叫高委兴，准备亲自到大梁来朝贡，梁震说："唐有吞并天下的野心，我们若整饬军队、据险防守，还恐怕没有办法保全自己，何况跋涉数千里去入朝呢?而且你是朱氏的旧将，怎能知道他们不会把你当作仇敌来对待呢?"高季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22 皇帝派遣使者把灭了梁朝的消息告诉吴、蜀两国，两国都感到害怕。徐温埋怨严可求说："你以往阻止我的计策，现在该怎么办?"严可求笑着回答说："听说唐主刚刚取得中原地区，志高气扬，骄傲自满，统御部下也没有什么原则法度，我看不出数年，他们内部一定会发生变乱，我们暂且用卑下的言辞，厚重的礼物敷衍他，守卫好我们的国土，使百姓得到安定，以此来等待他们发生变化。"唐使带来的文书称为诏书，吴国人不肯接受，皇帝换了份文书，用对等国家的礼仪，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吴国人回书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文辞和礼仪都比照上给皇帝的牋表。

23 吴国有人控告寿州团练使钟泰章侵占盗卖公家的马匹，徐知诰用吴王的命令，派遣滁州刺史王稔去巡察霍丘，于是就代替钟泰章担任了寿州团练使，而任命钟泰章为饶州刺史。徐温把钟泰章召回到金陵，让陈彦谦再三地责问他，钟泰章都不作回答。有人问钟泰章说："为什么不为自己表白一下?"钟泰章说："我在扬州时，在十万大军中另称壮士；寿州离淮水只有几里远，我所掌握的步兵骑兵不下五千人，如果我有别的想法的话，难道王稔能靠他的单枪匹马代替了我? 我决不能对不起国家，即使被贬为县令我也愿意上任，何况还是个刺史呢?为什么要自我表白来张扬朝廷的过失呢?"

徐知诰正要用法令来整肃将领们，就请求逮捕钟泰章予以治罪。徐温说："我如果不是钟泰章的话，早就死在张颢的手里了，现在富贵了，怎么能够对不起他呢？"于是命令徐知诰为他的儿子徐景通娶了钟泰章的女儿，以此来消解两人之间的猜忌。

24 彗星出现在舆鬼五星范围内，有一丈多长，蜀国的司天监报告说国家将会有大灾。蜀主下诏让在玉局化这个地方设置道场，右补阙张云上疏，认为："这是百姓的怨气上达于天，所以才会出现彗星。这是国家要灭亡的征兆，并不是作法祈福就能消除的。"蜀主听后大怒，把张云流放到黎州，张云后来死在半路上。

25 郭崇韬上书说："河南的节度使、刺史上表的时候都只自称姓名，如果不任命新官，恐怕他们免不了心中会有担心和猜疑。"十一月，开始颁布皇帝的命令，任命他们新官。

26 滑州留后李绍钦通过伶人景进向皇帝后宫行贿，结果被任命为泰宁节度使。

皇帝从小就喜欢音律，所以伶人们倍受宠爱，常常随侍在左右；皇帝有时候也自己涂脂抹粉，和优伶们一起在宫内嬉戏，以此来讨刘夫人高兴，艺名叫做"李天下"。有一次扮演优人，他自己喊自己"李天下，李天下"，有一个名叫敬新磨的戏子突然走上前打了他一个耳光。皇帝变了脸色，众戏子也都吓得发呆，敬新磨却慢慢地说："治理天下的只能有一人，你还喊谁呢？"皇帝听了很高兴，并重重地赏赐了他。皇帝有一次在中牟打猎，践踏了百姓的庄稼，中矣县令挡在马前进谏说："陛下是百姓的父母，为什么要毁掉他们的食粮，让他们流离失散而死于沟壑之中呢？"皇帝大怒，厉声把他斥退下去，准备要杀他。敬新磨追上去把他捉回到皇帝马前，责备他说："你是县令，难道不知道我们天子喜欢打猎吗？为什么要放纵百姓四处耕种，而妨碍我们天子驰骋打猎呢？你罪当处死。"随即请求皇帝马上把他杀掉，皇帝笑了笑就把他给释放了。

优伶们时常出入宫禁，侮辱捉弄士大夫，大臣们都非常愤慨，

但是又没人敢吭声;反而也有人依附巴结他们希望能因此得到皇帝恩宠,各地的藩镇则争相以财货贿赂结交他们。优伶中最为败坏朝政、残害忠良的,要数景进。景进喜欢收集一些民间琐细小事向皇帝报告,皇帝也很想知道一些外面的事情,于是就把景进当作自己的耳目。景进每次向皇帝报告事情,皇帝都要屏退左右的近臣再问他,因此景进得以施展其谗毁奸诈的伎俩,干预国家的政事。从将相大臣以下的官员没有不怕他的,孔谦常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

27 初二,岐王李茂贞派遣使者送信来,祝贺皇帝灭了梁朝,但在信中岐王以叔父自居,措词和礼仪都很傲慢。

28 初三,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入朝拜见,皇帝设宴款待了他,非常宠爱他,赏赐给他不计其数的东西。

29 张全义请皇帝把京城迁到洛阳去;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30 初五,赐给朱友谦姓名叫李继麟,让皇子李继岌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

31 任命康延孝为郑州防御使,赐给他姓名叫李绍琛。

32 废除北都,恢复原名成德军。

33 赐给宣武节度使袁象先姓名叫李绍安。

匡国节度使温韬入京朝见,皇帝赐给他姓名叫李绍冲。李绍冲带了很多金银布帛贿赂刘夫人以及权贵、伶人、宦官们,十来天以后,皇帝就派他返回驻守镇所。郭崇韬说:"国家为唐朝洗雪耻辱,温韬当初把唐朝天子的陵墓几乎都挖遍了,他的罪过和朱温相等,怎么能再让他镇守藩镇呢?这样天下的义士们会怎样看待我们?"皇帝说:"当初我们进入汴梁的时候,就已经赦免了他的罪行了。"最终还是派遣他回驻地去了。

34 戊申,中书奏以:"国用未充,请量留三省、寺、监官,

余并停，俟见任者满二十五月，以次代之；其西班上将军以下[1]，令枢密院准此。”从之。人颇咨怨。

35 初，梁均王将祀南郊于洛阳[2]，闻杨刘陷而止，其仪物具在。张全义请上亟幸洛阳，谒庙毕即祀南郊；从之。

36 丙辰，复以梁东京开封府为宣武军汴州。梁以宋州为宣武军，诏更名归德军。

37 诏文武官先诣洛阳。

38 议者以郭崇韬勋臣为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当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荐礼部尚书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尝为太祖册礼使[3]，皆耆宿有文，宜为相。崇韬奏廷珪浮华无相业，琪倾险无士风；尚书左丞赵光胤廉洁方正，自梁末亡，北人皆称其有宰相器。豆卢革荐礼部侍郎韦说谙练朝章。丁巳，以光胤为中书侍郎，与说并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说，岫之子；廷珪，逢之子也。光胤性轻率，喜自矜；说谨重守常而已。

赵光逢自梁朝罢相[4]，杜门不交宾客，光胤时往见之，语及政事；他日[5]，光逢署其户曰：“请不言中书事。”

39 租庸副使孔谦畏张宪公正，欲专使务，言于郭崇韬曰：“东京重地，须大臣镇之，非张公不可。”崇韬即奏以宪为东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戊午，以豆卢革判租庸[6]，兼诸道盐铁转运使。谦弥失望。

40 己未，加张全义守尚书令[7]，高季兴守中书令。时季兴入朝，上待之甚厚，从容问曰：“朕欲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以蜀道险难取，乃对曰：“吴地薄民贫，克之无

益,不如先伐蜀。蜀士富饶,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上曰:"善!"

41 辛酉,复以永平军大安府为西京京兆府[98]。

42 甲子,帝发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阳。

43 吴越王镠以行军司马杜建徽为左丞相。

44 壬申,诏以汴州宫苑为行宫。

45 以耀州为顺义军,延州为彰武军,邓州为威胜军,晋州为建雄军,安州为安远军[99];自余藩镇,皆复唐旧名。

46 庚辰,御史台奏:"朱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廷之法。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100],乞下本道录进。"从之。

47 李继韬闻上灭梁,忧惧,不知所为,欲北走契丹,会有诏征诣阙;继韬将行,其弟继远曰:"兄以反为名,何地自容!往与不往等耳,不若深沟高垒,坐食积粟,犹可延岁月;入朝,立死矣。"或谓继韬曰:"先令公有大功于国[101],主上于公,季父也,往必无虞。"继韬母杨氏,善蓄财,家赀百万,乃与杨氏偕行,赍银四十万两,他货称是,大布赂遗。伶人宦官争为之言曰:"继韬初无邪谋,为奸人所惑耳。嗣昭亲贤,不可无后。"杨氏复入宫见帝,泣请其死,以其先人为言;又求哀于刘夫人,刘夫人亦为之言。及继韬入见待罪,上释之,留月余,屡从游畋,宠待如故。皇弟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诋诃之,继韬心不自安,复赂左右求还镇,上不许。继韬潜遣人遗继远书,教军士纵火,冀天

子复遣己抚安之，事泄，辛巳，贬登州长史，寻斩于天津桥南，并其二子。遣使斩李继远于上党，以李继达充军城巡检。

召权知军州事李继俦诣阙[12]，继俦据有继韬之室，料简妓妾，搜校货财，不时即路。继达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时诛死者四人，大兄曾无骨肉之情，贪淫如此；吾诚羞之，无面视人，生不如死！"甲申，继达衰服[13]，帅麾下百骑坐戟门呼曰："谁与吾反者？"因攻牙宅[14]，斩继俦。节度副使李继珂闻乱，募市人，得千余，攻子城。继达知事不济，开东门，归私第，尽杀其妻子，将奔契丹，出城数里，从骑皆散，乃自刎。

48 甲申，吴王复遣司农卿洛阳卢苹来奉使，严可求豫料帝所问，教苹应对，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苹返，言唐主荒于游畋，啬财拒谏，内外皆怨。

49 高季兴在洛阳，帝左右伶宦求货无厌[15]，季兴忿之。帝欲留季兴，郭崇韬谏曰："陛下新得天下，诸侯不过遣子弟将佐入贡，唯高季兴身自入朝，当褒赏以劝来者；乃羁留不遣，弃信亏义，沮四海之心，非计也。"乃遣之。季兴倍道而去，至许州，谓左右曰："此行有二失：来朝一失，纵我去一失。"过襄州，节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斩关而去。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几不免虎口。"又谓将佐曰："新朝百战方得河南[16]，乃对功臣举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则他人皆无功矣，其谁不解体！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长！吾无忧矣。"乃缮城积粟，招纳梁旧兵，

为战守之备。

【注释】

①西班:指朝会时西边站班的官员,唐以后多指武官。

②祀南郊:其事详见第二百七十卷贞明三年。

③尝为太祖册礼使:太祖,指后唐太祖武皇帝李克用;册礼使,一作册赠使,是唐代临时所置的差遣官,掌奉使册赠,事毕即罢。

④罢相:赵光逢罢相事见第二百六十九卷贞明元年三月。

⑤他日:指赵光胤被任命为中书侍郎以后。

⑥判租庸:即判租庸使;判,任官称谓,除指中枢官兼任地方官外,通常指以高官兼低职者。

⑦守:任官称谓,署理,指官阶比所任实职低者,也时也含有试用的意思。

⑧大安府:府名。后梁太祖于开平三年(公元909年)以京兆府改名。

⑨耀州、延州、邓州、晋州、安州:耀州原后梁崇州静胜军,治今陕西耀县;延州原岐国忠义军,治今陕西延安东;邓州原名梁宣化军,治今河南邓县;晋州原后梁建宁军,治今山西临汾;安州原后梁宣威军,治今四川云阳。

⑩敕(chi 刺)库:敕为皇帝的诏书文告,敕库类似于后世的国家档案馆。

⑪先令公:指李继韬之父李嗣昭。李嗣昭为晋王李克用之义子,官至中书令。

⑫权知:任官称谓,暂时主持、执掌某种官职,通常指京官带职兼任州、府的长官。

⑬衰(cui 催)服:丧服。"衰"通"缞"。

⑭牙宅:官府内的住宅。

⑮伶官:原作"伶官",以校记改。

⑯新朝:指新得天下的后唐。

【译文】

34 初八,中书上奏认为:"国家的财用还不充裕,请求酌量保留三省、寺、监官等官员,其余机构一律撤销,等到现在的官员任满二十五个月之后,再依次替补;西班武官从上将军以下的,也请命令

枢密枢按照这个方法办理。"皇帝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样一来大家都怨声载道。

35 当初，梁均王朱友贞准备到洛阳的南郊去祭天，听说杨刘失陷之后只好作罢，但原先准备的仪仗器物都还在。张全义敦请皇帝赶快临幸洛阳，拜谒过唐朝的太庙后就到南郊祭天；皇帝答应了。

36 十六日，把梁朝的东京开封府又重新改为宣武军汴州。梁朝把宋州改为宣武军，皇帝下诏改名为归德军。

37 皇帝下诏命令文武官员们先到洛阳。

38 有人议论说，郭崇韬因为是功臣而拜为宰相，但他不了解朝廷的典章制度，应当选用一个前朝的名家来协助他。有人推荐礼部尚书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这两个人曾经是册封太祖时的册礼使，都德高望重，又有文采，应该担任宰相。郭崇韬向皇帝启奏说薛廷珪为人华而不实，没有做宰相的本事，而李琪为人则偏颇险恶，没有士君子的风度；反而是尚书左丞赵光胤为人廉洁正直，在梁朝还没灭亡的时候，北方人都说他有做宰相的才略。豆卢革则推荐礼部侍郎韦说，说他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十七日，皇帝任命赵光胤为中书侍郎，与韦说同为同平章事。赵光胤是赵光逢的弟弟；韦说是韦岫的儿子；薛廷珪是薛逢的儿子。赵光胤性格轻率，喜欢自吹自擂；韦说则是谨慎稳重，只会循规蹈矩。

赵光逢自从在梁朝被罢除宰相以后，便闭门不和外界宾客交往，赵光胤时常去看望他，谈话中不免涉及到政事；有一天，赵光逢在自己的门上写上："请不要谈论中书省的事。"

39 租庸副使孔谦很畏惧张宪的为人公正，他想一个人专管租庸使的事务，于是就对郭崇韬说："东京是个重要的地方，需要一位大臣去镇守，这个人还是非张公不可。"郭崇韬当即就奏请皇帝任命张宪为东京副留守，主管留守的事务。十八日，皇帝任命豆卢革兼任租庸使，同时还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孔谦大失所望。

40 十九日，加封张全义为代理尚书令，高季兴为代理中书令。当

时高季兴已经来入朝，皇帝待他很好，一次不经意地问他说："朕想要对吴、蜀两国发动进攻，这两个国家先打哪个呢？"高季兴认为蜀国道路险阻，比较难以攻取，于是就回答说："吴国土地瘠薄，百姓贫穷，夺取它没有什么好处，不如先打攻蜀国。蜀主土地富饶，再加上蜀主荒淫，百姓们都怨恨他，攻打他一定会取得胜利。攻下蜀国之后，再顺流东下，攻取吴国就易如反掌了。"皇帝说："很好！"

41 二十一日，又把梁朝的永平军大安府改为西京京兆府。

42 二十四日，皇帝从大梁出发；十二月，初一，到达洛阳。

43 吴越王钱镠任命行军司马杜建辉为左丞相。

44 初三，皇帝下诏把汴州的宫苑作为行宫。

45 皇帝下诏把耀州改为顺义军，延州改为彰武军，邓州改为威胜军，晋州改为建雄军，安州改为安远军；其余的藩镇，都恢复了唐朝时的旧名称。

46 十一日，御史台上奏说："朱温篡位谋逆，删改了本朝的《律令格式》，并且把本朝的旧本全部收缴焚烧了，现在台司以及刑部、大理寺所使用的都是伪朝的法律条文。听说只有定州的敕库里还藏有本朝的《律令格式》，请求下令让该道抄录进呈。"皇帝批准了。

47 李继韬听说皇帝灭了梁朝，又担忧又害怕，不知怎么办才好，准备逃到北边契丹人那里去，正在这时皇帝下诏征召他到京城去；李继韬准备启程进京，他的弟弟李继远对他说："哥哥已经有了反叛的名声了，哪里又能容得下你！去与不去还不是一个样，不如挖沟修垒，坐吃存粮，还可以拖延一段时间；一旦入朝，马上就会被杀死。"有人却劝李继韬说："你的父亲曾经为国家立有大功，皇上与你又是叔父之亲，你去朝廷一定不会出什么事。"李继韬的母亲杨氏，很会积攒钱财，家产有百万之多，于是李继韬就和他的母亲一同前往，携带了四十万两银子，其它的财物也有这些价值，到了京城就广泛地行贿、馈赠。于是伶人宦官们都争相替他说好话，说："李继韬本来并没有什么邪恶的阴谋，只是被奸人所迷惑。李嗣昭

是至亲，又很贤能，不能没有后嗣。”杨氏又亲自入宫朝见皇帝，哭着请求赦免李继韬的死罪，又抬出死去的先人出来说情；又另外向刘夫人哀求，使得刘夫人也帮着她说好话。等到李继韬入宫当面请罪时，皇帝赦免了他，留他在宫中住了一个多月，多次随从出游打猎，皇帝还是像过去一样宠信他。皇弟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存渥痛斥李继韬，李继韬心里觉得不安，于是他又贿赂皇帝的左右近臣，请求让他回原来的藩镇去，皇帝没有答应。李继韬便私下里派人给李继远送信，叫他安排士卒在军中放火作乱，希望天子能再派自己前去安抚士卒，结果事情败露，十二日，被贬为登州长史，不久又被斩杀于天津桥南，同时被杀的有他两个儿子。皇帝又派使者去上党斩杀了李继远，任命李继达担任军城巡检。

皇帝征召权知军州事李继俦到朝廷来，当时李继俦霸占了李继韬的家室，正在排选安排家妓姬妾，搜刮整理金钱财物，没有立即起程。李继达非常愤怒地说：“我们家兄弟父子同时被斩杀了四个人，大哥不念一点骨肉之情，竟然如此贪婪荒淫；我真是觉得可耻，无脸见人，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十五日，李继达穿着丧服，率领他的部下一百名骑兵坐在李继俦家的戟门前大声叫着：“有谁愿和我一起造反？”接着就攻打李继俦的住宅，杀了李继俦。节度副使李继珂听到发生了叛乱，就招募了一千多名市民，向内城发起进攻。李继达知道大势已去，就打开东门，回到家中，把自己的妻子儿子全部杀掉，准备投奔契丹，出城走了数里路之后，随从的骑兵们都各自逃命去了，李继达只好自刎而死。

48 十五日，吴王又派遣司农卿洛阳人卢苹出使唐朝，严可求预料到了皇帝要问卢苹些什么，便教卢苹到时该怎样回答。卢苹到了唐朝以后，一切都和严可求预料的一样。卢苹回国后，报告说唐主沉溺于出游打猎，又吝啬钱财，拒绝劝谏，朝廷内外大家都有怨言。

49 高季兴在洛阳期间，皇帝身边的伶人宦官们一再地向他索要财物，搞得高季兴非常恼火。皇帝想把高季兴留下来，郭崇韬劝谏

说："陛下新近才得到天下，各地诸侯们都不过是派遣弟子或将领幕僚前来朝贡，只有高季兴亲自前来，应当对他大加褒奖，以鼓励那些后来的人；如果把他扣留下来不让他回去，这样就会背信弃义，让天下的人都很失望，恐怕不是个办法。"于是只好差遣高季兴回去。高季兴日夜兼程往回赶路，到了许州以后，他对左右随从们说："此行有两个失误：来京朝见是一个失误，他放我回去又是一个失误。"路过襄州时，节度使孔勍把高季兴一行挽留下来宴请了一番，半夜时分，高季兴一行斩关开门不辞而别。二十八日，到了江陵，高季兴握着梁震的手说："没听你的话，险些葬身虎口。"他又对将领幕僚们说："新朝经过百战才取得黄河以南地区，但是皇帝却举起手来对功臣们说：'我靠十个指头得到天下'，如此矜夸自己的本事，那么别人都毫无功劳了，这样一来谁不离心离德？而且他又沉溺于打猎和女色，这样下去怎么能够长久统治天下呢？我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于是他修缮城池，积蓄粮食，招纳过去梁朝的士卒，为战争做好准备。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七十三

后唐纪二　起阏逢涒滩，尽旃蒙作噩十月，凡一年有奇。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中

同光二年

1 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桥。以天平军节度使孝嗣源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陕州留后霍彦威副之，宣徽使李绍宏为监军，将兵救幽州。

2 孔谦复言于郭崇韬曰："首座相公方机事繁[1]，居地且远，租庸薄书多留滞，宜更图之。"豆卢革尝以手书便省库钱数十万[2]，谦以手书示崇韬，崇韬微以讽革。革惧，奏请崇韬专判租庸，崇韬固辞。上曰："然则谁可者？"崇韬曰："孔谦虽久典金谷，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请复用张宪。"帝即命召之。谦弥失望。

3 岐王闻帝入洛，内不自安，遣其子行军司马彰义节度使兼侍中继岍入贡，始上表称臣。帝以其前朝耆旧，与太祖比肩，特加优礼，每赐诏但称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继岍中书令，遣还。

4 敕："内官不应居外，应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贵贱，并遣诣阙。"时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祐以来以士人代之[3]，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复置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由是藩镇皆愤怒。

5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师，命泰宁节度使李绍钦、洋州刺史董璋戍瓦桥。

6 李继岍见唐甲兵之盛，归，语岐王，岐王益惧，癸丑，表请正藩臣之礼，优诏不许。

7 孔谦恶张宪之来，言于豆卢革曰："钱谷细事，一健吏可办耳。魏都根本之地，顾不重乎！兴唐尹王正言操守有余，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众人辅之，犹愈于专委方面也。"革为之言于崇韬，崇韬乃奏留张宪于东京。甲寅，以正言为租庸使。正言昏懦，谦利其易制故也。

8 李存审奏契丹去，复得新州。

9 戊午，敕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并隶租庸使。

10 上遣皇弟存渥、皇子继岌迎太后、太妃于晋阳，太妃曰："陵庙在此[4]，若相与俱行，岁时何人奉祀！"遂留不来。太后至，庚申，上出迎于河阳；辛酉，从太后入洛阳。

11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谦欲聚敛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5]，谦复征之。自是每有诏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

郭崇韬初至汴、洛，颇受藩镇馈遗，所亲或谏之，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藉外材[6]！但以伪梁之季，贿赂成风，今河南藩镇，皆梁之旧臣，主上之仇雠也，若拒，其意能无惧乎！吾特为国家藏之私室耳。"及将祀南郊，崇韬首献劳军钱十万缗。先是，宦官劝帝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于是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及有司办郊祀，乏劳军钱，崇韬言于上曰："臣已倾家所有以助大礼，愿陛下亦出内府之财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晋阳自有储积，可令租庸辇取以相助。"于是取李继韬私第金帛数十万以益之，军士皆不满望，始怨恨，有离心矣。

12 河中节度使李继麟请榷安邑、解县盐，每季输省课。己卯，以继麟充制置两池榷盐使[7]。

13 辛巳，进岐王爵为秦王，仍不名、不拜。

【注释】

①首座相公：指豆卢革。时豆氏为首相，故称之。

②便省库钱：即借省库钱。时称借钱为便钱，取其借贷以方便所用之义。

③天祐：唐昭宗年号，始于公元904年。

④陵庙：指李存勖曾祖永兴陵、祖长宁陵和父建极陵。均在代州雁门。

⑤蠲（juān 捐）：通捐，除去、减免。

⑥外材:依本书校记当为"外财"。

⑦榷盐使:官名。亦称税盐使,掌食盐专卖。

【译文】

后唐纪二　起甲申(公元924年),止乙酉(公元925年)十月,共一年十个月。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中

同光二年(甲申,公元924年)

1 春,正月,初五,幽州方面上奏说契丹人入侵,到了瓦桥。皇帝任命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担任北面行营都招讨使,陕州留后霍彦威作他的副帅,宣徽使李绍宏为监军,率领大军前往救援幽州。

2 孔谦又对郭崇韬说:"首座相公豆卢革日理万机,事务繁杂,住的地方离这儿又远,租庸的薄册积压很多,最好是另外想个办法解决。"豆卢革曾经写过借条向省库借钱数十万,现在孔谦把这个借条拿给郭崇韬看,郭崇韬有一回就把这事向豆卢革暗示了一下。豆卢革心里觉得很不安,于是就上书皇帝请求让郭崇韬一个代理租庸的事务,郭崇韬坚决推辞。皇帝问道:"那么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呢?"郭崇韬回答说:"孔谦虽然多年来都在掌管金钱粮谷,但是如果仓促间就委他以大任的话,恐怕难孚众望,还是再任用张宪比较好。"皇帝当即下令征召张宪来。孔谦更加失望了。

3 岐王李茂贞听说皇帝已经迁都洛阳,内心感到不安起来,派他的儿子行军司马彰义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岍入京朝贡,这时才开始上表称臣。皇帝念他是前朝的老臣,又和太祖是同辈人,所以对他特别加以礼遇,每次下诏书时都只称岐王而不直呼他的名字。十一日,加封李继岍为中书令,并差遣他回国。

4 皇帝下令:"宦官不应在外面居住,凡是前朝宦官以及各道监军和私家所蓄养的人,不论贵贱,都一律遣送回京城。"当时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已经有五百人,到这时几乎多达一千人,皇帝赐给他们

优厚的俸禄，并且委以重任，把他们当作心腹。宫内各司使的职务，从前朝天祐年间以来都是由一般士人担任，现在又恢复使用宦官，宦官又逐渐干预起政事来。接着又重新设置各道监军，节度使出去打仗或者留在京城时，军府的政事都由监军决断，这些宦官欺凌主帅，又仗势争权，因此各藩镇对他们都很愤怒。

5 契丹人退出塞外。皇帝征召李嗣源班师回朝，而命令泰宁节度使李绍钦、泽州刺史董璋戍守在瓦桥。

6 李继岍亲眼看到唐朝军队非常强大，回去之后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岐王，岐王听后更加感到害怕，十四日，上表请求正规地行藩臣的礼节；皇帝下了优渥的诏书，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7 孔谦对张宪的再次到来很是不满，就对豆卢革说："金钱粮谷这种小事，一个精干的官吏就能办理了。魏都却是国家的根本之地，难道不更重要吗？兴唐府尹王正言品行有余，才能不足，如果万不得已，可以让他身居朝廷，大众可一起帮助他，还是比委任他独担一面更合适。"豆卢革就替他把这个意思告诉郭崇韬，郭崇韬于是就奏请皇帝把张宪留在东京。十五日，任命王正言为租庸使。王正言糊涂懦弱，孔谦是贪图他好控制，所以才提名让他出任租庸使的。

8 李存审上奏说契丹人已经退去，又重新得到了新州。

9 十九日，皇帝下令让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隶属于租庸使。

10 皇帝派遣皇弟李存渥、皇子李继岌到晋阳迎接太后、太妃，太妃说："祖宗的陵墓、宗庙都在这里，如果我们都走了，每年祭祀的时候谁来奉祀祖宗呢？"于是她就留在晋阳不来了。太后到洛阳，二十一日，皇帝亲自出城到河阳迎接，二十二日，随从太后一起进入洛阳城。

11 二月，初一，皇帝到南郊祭天，大赦天下。孔谦想多聚财物以博取宠信，于是凡是大赦的诏书所免除的租税，孔谦也仍然照征不误，从此皇帝每次诏书颁发，人们都不大相信，百姓们都愁苦怨恨。

郭崇韬刚到汴梁、洛阳的时候，很接受了一些藩镇们给他的馈赠，他的亲信中有人规劝他，郭崇韬说："我的职位兼领将相，俸禄和赏赐有巨万之多，难道还需要依靠这些外财吗？只是因为伪朝的末世，贿赂成风，现在黄河以南的各个藩镇，都是过去梁朝的旧臣，皇上的仇敌，如果拒绝他们的馈赠，他们的心里能不害怕吗？我只是替国家把这些钱财暂时藏在家里罢了。"到了皇帝将要到南郊祭天的时候，郭崇韬带头捐献了十万缗劳军钱。在此之前，宦官们劝皇帝把天下的财富分为内外二府，把州县所上缴的归入外府，充当国家的经费，把各个方镇所贡献的归入内府，供皇上宴会、游猎和赏赐左右近臣之用。这样，就出现外府时常空虚无节余而内府的钱财却堆积如山的局面。等到有关部门筹办郊祀事宜时，却缺乏劳军钱，郭崇韬对皇帝说："臣已经把这所有的家产都拿出来资助郊祀大礼了，希望陛下也能拿出内府的钱财来帮助有司。"皇上听了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最后才说："我在晋阳自有积蓄，可以让租庸使用车运来资助有司。"于是从李继韬家中取了数十万金银布帛来帮助有司。尽管如此，军队的士卒们仍感到没有满足自己的期望，开始怨恨起来，并产生了叛离的念头。

12 河中节度使李继麟奏请抽安邑和解县盐池的税，分季每三个月征缴一次送到省上。十一日，任命李继麟充任制置两池榷盐使。

13 十三日，进封岐王李茂贞的爵位为秦王，依旧允许他上表不称名、朝见不下拜。

14 郭崇韬知李绍宏怏怏[1]，乃置内句使，掌句 [illegible]司财赋，以绍宏为之，冀弭其意，而绍宏终不悦，徒使州县增移报之烦。

崇韬位兼将相，复领节旄，以天下为己任，权侔人主，旦夕车马填门。性刚急，遇事辄发，嬖倖侥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于上；崇韬扼腕，欲制之不能。豆卢革、韦说尝问之曰："汾阳王本太原人徙华阴，公世家雁门，岂其枝派邪？"崇韬因曰："遭乱，亡失谱谍[2]，尝闻先人言，上距汾阳四世耳。"革曰："然则固从祖也。"崇韬由是以膏粱自处，多甄别流品，引拔浮华，鄙弃勋旧。有求官者，崇韬曰："深知公功能，然门地寒素，不敢相用，恐为名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于内，勋旧怨之于外。崇韬屡请以枢密使让李绍宏，上不许；又请分枢密院事归内诸司以轻其权[3]，而宦官谤之不已。崇韬郁郁不得志，与所亲谋赴本镇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龙失水，蝼蚁足以制之。"

先是，上欲以刘夫人为皇后，而有正妃韩夫人在，太后素恶刘夫人，崇韬亦屡谏，上以是不果。于是所亲说崇韬曰："公若请立刘夫人为皇后，上必喜。内有皇后之助，则伶臣辈不能为患矣。"崇韬从之，与宰相帅百官共奏刘夫人宜正位中宫。癸未，立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皇后生于寒微，既贵，专务蓄财，其在魏州，薪苏果茹皆贩鬻之。及为后，四方贡献皆分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宫。以是宝货山积，惟用写佛经，施尼师而已。

是时皇太后诰，皇后教，与制敕交行于藩镇[4]，奉之如一。

15 诏蔡州刺史朱勍浚索水，通漕运。

16 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于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宫

人皆脱冠露髻,喧哗自恣。知制诰京兆李龟祯谏曰:"君臣沉湎,不忧国政,臣恐启北敌之谋[5]。"不听。

17 乙巳,镇州言契丹将犯塞,诏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北京左厢马军指挥使李从珂帅骑兵分道备之;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绍斌本姓赵,名行实,幽州人也。

18 丙午,加高季兴兼尚书令,进封南平王。

19 李存审自以身为诸将之首[6],不得预克汴之功,感愤,疾益甚,屡表求入觐,郭崇韬抑而不许。存审疾亟,表乞生睹龙颜,乃许之。初,帝尝与右武卫上将军李存贤手博,存贤不尽其技,帝曰:"汝能胜我,当授藩镇。"存贤乃奉诏,仅仆帝而止。及许存审入觐,帝以存贤为卢龙行军司马,旬日除节度使,曰:"手博之约,吾不食言矣。"

20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21 勋臣畏伶宦之谗[7],皆不自安。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许。

22 自唐末丧乱,缙绅之家或以告赤鬻于族姻,遂乱昭穆[8],至有舅、叔拜甥、侄者,选人伪滥者众。郭崇韬欲革其弊,请令铨司精加考核。时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才数十人,涂毁告身者十之九。选人或号哭道路,或馁死逆旅。

23 唐室诸陵先为温韬所发,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为长安按视诸陵使。

24 皇子继岌代张全义判六军诸卫事。

25 夏,四月,己巳朔,群臣上尊号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

皇帝。

26 帝遣客省使李严使于蜀，严盛称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9]。且言朱氏篡窃，诸侯曾无勤王之举。王宗俦以其语侵蜀，请斩之，蜀主不从。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晋王有凭陵我国家之志，宜选将练兵，屯戍边鄙，积糗粮，治战舰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为梓州观察使，充武德节度使留后。

27 乙亥，加楚王殷兼尚书令。

28 庚辰，赐前保义留后霍彦威姓名李绍真[10]。

29 秦忠敬王李茂贞卒，遗奏以其子继岷权知凤翔军府事。

30 初，安义牙将杨立有宠于李继韬，继韬诛，常邑邑思乱。会发安义兵三千戍涿州，立谓其众曰："前此潞兵未尝戍边，今朝廷驱我辈投之绝塞，盖不欲置之潞州耳。与其暴骨沙场，不若据城自守，事成富贵，不成为群盗耳。"因聚噪攻子城东门，焚掠市肆；节度副使李继珂、监军张弘祚弃城走，立自称留后，遣将士表求旌节。诏以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部署[11]，帐前都指挥使张廷蕴为马步都指挥使以讨之。

【注释】

①李绍宏怏怏：指后唐立国时郭崇韬表荐李绍宏为宣徽使，而让张居翰任枢密使，权位在己之上。

②谱谍：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

③分枢密院事：枢密使本为张居翰，因其和气胆小，实际由郭崇韬掌理。

见上卷元年。

④诰、教、制敕:均为上对下行文告谕文体的专称。具体说来,诰为文书,教为命令,制敕是由中书省起草的皇帝诏令。

⑤北敌:指后唐。

⑥诸将之首:李存审当时任蕃汉马步军都总管,故称。

⑦伶官:原作"伶官",依本书校记改。

⑧昭穆:古代宗法社会中的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制度。也表示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等。

⑨混一:统一。

⑩保义:保义军为原后梁陕州镇国军所改。

⑪部署:官名。始见于本书,本在招讨使之下,其后有都部署,遂为专任主帅之职。

【译文】

14 郭崇韬知道李绍宏心里不愉快,于是设置了内句使,掌管考核三司的财富,让李绍宏担任这个职务,是希望以此来消除他的不快,但是李绍宏终究还是不高兴,这样一来只是徒然增加了州县移报手续的麻烦。

郭崇韬的职位兼领将相,又掌握着使臣所持的旌节,他以天下为己任,权力几乎和人主相等,每天早晚门前的车马都是满满的。但是他生性刚烈急躁,遇事爱发脾气,皇帝的宠臣们求他办事,大多都遭到严厉拒绝,于是宦官们都憎恨他,一天到晚都在皇帝的面前说他的坏话;郭崇韬非常恼怒,可又拿他们没有办法。豆卢革、韦说有一次问他说:"汾阳王郭子仪本来是太原人,后来才迁居到华阴的,您世代居住在雁门,是否就是他的支脉呢?"郭崇韬顺着话头说:"因为遭到变化,家里的族谱已经丢失,不过曾经听先人们讲过,我上距汾阳王只有四世。"豆卢革说:"如此说来,汾阳王肯定是您的从祖了。"郭崇韬从此以后就以贵族后裔自居,喜欢评判别人的流品,大量提拔了一些华而不实的人,而鄙视和疏远有功劳的旧

臣。有人向他求官职，他却说："我很了解你的才华，但是你出身寒门，我不敢启用你，怕被名流们耻笑。"从此，宫内有皇帝的宠臣们中伤他，外头有功勋旧臣们怨恨他。郭崇韬多次请求把枢密使一职让给李绍宏，皇上都不容许；他又请求把枢密院的事务分出一部分归宫内各司管辖，好减轻自己的一些权力，但是宦官们并没有因此停止对他的中伤。郭崇韬感到愁闷不得志，便和他的亲信们商量准备去本镇回避一下，其中有个人劝他说："千万使不得。蛟龙如果离开了水，地上的小蚂蚁都能制服它。"

在此之前，皇上想把刘夫人立为皇后，但是因为有正妃韩夫人在，太后又一向很讨厌刘夫人，郭崇韬也多次劝谏阻止，因此一直没有结果。这时郭崇韬的亲信劝他说："您如果请求册立刘夫人为皇后，皇上一定很高兴。这样，宫内有皇后帮助您，那么伶人宦官们就不能把您怎么样了。"郭崇韬听从了这个建议，就和宰相一道率领百官向皇帝启奏，请求册立刘夫人为中宫皇后。十五日，皇帝正式册立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皇后出身贫寒，显贵之后，一心只在蓄积钱财，在魏州的时候，连那些柴草水果蔬菜都要进行贩卖。等到立为皇后以后，四方呈献来的贡品都要分为两份，一份呈送给天子，一份呈送给中宫。因此中宫里的宝货堆积如山，皇后也只是用来抄写佛经、施舍尼师而已。

当时皇太后的诰命，皇后的教令，和皇帝的制敕一样并行于藩镇之间，大家都同样遵照执行。

15 皇帝下诏命令蔡州刺史朱勍疏浚索水，好开通漕运。

16 三月，初一，蜀主在怡神亭宴请近臣，喝得酒酣耳热时，君臣和宫女们都脱帽露出发髻，喧哗吵闹无所顾忌。知制诰京兆人李龟祯进谏说："君主大臣沉湎于酒，不忧劳国事，臣担心会诱导北方的敌人算计我们。"蜀主不听规劝。

17 初七，镇州报告说契丹人将要侵犯边塞，皇帝下诏命令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北京左厢马军指挥使李从珂率领骑兵分道前往边

境防备;又命令天平节度使李嗣源驻守在邢州。李绍斌本姓赵,名行实,是幽州人。

18 初八,加任高季兴兼尚书令,并且进封为南平王。

19 李存审自以为自己身为诸将之首,却没能够参与攻克汴梁建立功劳,心中感到懊恨不已,这样一来病情加重,他多次上表请求入京朝见皇帝,都被郭崇韬压了下来没有获得允许。后来李存审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又上表乞求能活着的时候见于皇帝一面,这样才被允许。当初,皇帝曾经与右武卫上将军李存贤角力,李存贤没有把本事全使出来,皇帝说:"你如能胜我,我就让你当藩镇节度使。"李存贤于是奉命,但仅把皇帝击得跌倒在地就住了手。等到允许李存审入京朝见时,皇帝任命李存贤担任卢龙行军司马,十来天之后又任命他为节度使,皇帝还说:"上回角力之约,我不能说话不算数。"

20 十二日,幽州上奏说契丹人侵犯新城。

21 功勋大臣们都害怕伶人宦官的进谗诽谤,心里感到不安。蕃汉内外马步副总管李嗣源请求解除兵权;皇帝没有答应。

22 自从唐朝末年衰乱以来,士大夫之家有人把任官的敕令卖给族人或姻亲,于是乱了礼教,甚至有舅舅和叔叔要拜外甥和侄儿的,候选的官吏假冒顶替的很多。郭崇韬想革除这一弊端,请求皇帝下令吏部严加考核。当时参加南郊祭天的执事官吏有一千二百人,其中经过注籍考选的只有数十人,而涂改委任官职文凭的人占十分之九。候选、候补官职的人有的在道路上哭天喊地,有的甚至饿死在旅店里。

23 唐朝王室的很多陵墓早先都被温韬挖掘过,二十二日,任命工部郎中李途为长安按视诸陵使。

24 皇子李继岌代替张全义兼管六军诸卫事务。

25 夏,四月,初一,群臣给皇帝上尊号叫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

26 皇帝派遣客省使李严出使蜀国，李严在蜀国极力称赞皇帝的威德，并说皇帝有统一天下的志向。同时埋怨朱氏篡位窃国的时候，其他的诸侯都没有一点勤王的举动。王宗俦认为他的话明明是在侵侮蜀国，请求把他斩首，蜀主没有答应。宣徽北院使宋光葆对蜀主说："晋王有侵略我们国家的意向，我们应该选任将领，训练士卒，加强边境守备，积蓄粮谷，整修战舰准备他们来犯。"蜀主于是任命宋光葆为梓州观察使，并且兼任武德节度留后。

27 初七，加封楚王马殷兼任尚书令。

28 十二日，赐给原保义留后霍彦威姓名叫李绍真。

29 秦忠敬王李茂贞去世，在他遗留下的上奏文书中希望让他的儿子李继岍代理凤翔军府的事务。

30 当初，安义军牙将杨立深得李继韬宠爱，李继韬被诛杀之后，杨立常常闷闷不乐，想要作乱。正巧这时朝廷征调三千安义兵前往涿州戍守，杨立就对他的部众们说："在此之前我们潞州兵从来就没有戍守过边境，现在朝廷驱赶我们到很远的边塞去，就是不想让我们呆在潞州了。我们与其暴尸在沙场，不如占据城池自立，如果事情成功了，大家都能安享富贵，如果不成功，我们都去当强盗好了。"随即聚众鼓噪，进攻子城的东门，并且在街市上烧杀抢劫；节度副使李继珂、监军张宏祚弃城而逃，杨立于是自称为留后，派遣将士向皇帝上表请求旌节印信。皇帝下诏任命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部署，帐前都指挥使张廷蕴为马步都指挥使，率兵前去讨伐杨立。

31 孔谦贷民钱，使以贱估偿丝[1]，屡檄州县督之。翰林学士承旨、权知汴州卢质上言："梁赵严为租庸使，举贷诛

敛,结怨于人。陛下革故鼎新,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为,是赵严复生也。今春霜害稼[2],茧丝甚薄,但输正税,犹惧流移,况益以称贷,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颁,省牒频下[3],愿早降明命!"帝不报。

32 汉主引兵侵闽,屯于汀、漳境上;闽人击之,汉主败走。

33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谒见于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就陛下乞二州以报之。"帝许之。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逾年,伶人屡以为言,帝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为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时亲军有从帝百战而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34 乙巳,右谏议大夫薛昭文上疏,以为:"诸道僭窃者尚多,征伐之谋,未可遽息。又,士卒久从征伐,赏给未丰,贫乏者多,宜以四方贡献及南郊羡余,更加颁赉。又,河南诸军皆梁之精锐,恐僭窃之国潜以厚利诱之[4],宜加收抚。又,户口流亡者,宜宽徭薄赋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请择隙地牧马,勿使践京畿民田[5]。"皆不从。

35 戊申,蜀主遣李严还。初,帝因严入蜀,令以马市宫中

珍玩，而蜀法禁锦绮珍奇不得入中国，其粗恶者乃听入中国，谓之“入草物。”严还，以闻，帝怒曰：“王衍宁免为入草之人乎！”严因言于帝曰：“衍童呆荒纵[6]，不亲政务，斥远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谄谀专恣，黩货无厌，贤愚易位，刑赏紊乱，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尚。以臣观之，大兵一临，瓦解土崩，可翘足而待也。”帝深以为然。

36 帝以潞州叛故，庚戌，诏天下州镇无得修城浚隍，悉毁防城之具。

37 壬子，新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卒于幽州。存审出于寒微，常戒诸子曰：“尔父少提一剑去乡里，四十年间，位极将相，其间出万死获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镞者凡百余。”因授以所出镞，命藏之，曰：“尔曹生于膏粱[7]，当知尔父起家如此也。”

38 幽州言契丹将入寇，甲寅，以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充东北面行营招讨使，将大军渡河而北。契丹屯幽州东南城门之外，虏骑充斥，馈运多为所掠。

39 壬戌，以李继岍为凤翔节度使。

40 乙丑，以权知归义留后曹义金为节度使。时瓜、沙与吐蕃杂居[8]，义金遣使间道入贡，故命之。

41 李嗣源大军前锋至潞州，日已暝；泊军方定，张廷蕴帅麾下壮士百余辈逾堑坎城而上，守者不能御，即斩关延诸军入。比明，嗣源及李绍荣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悦。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子，磔杨立及其党于镇国

桥。潞州城池高深,帝使夷之。

42 丙戌,以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归德节度使、同平章事,留宿卫,宠遇甚厚。帝或时与太后、皇后同至其家。帝有幸姬,色美,尝生子矣,刘后妒之。会绍荣丧妻,一日,侍禁中,帝问绍荣:"汝复娶乎?为汝求婚。"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怜绍荣[9],何不以此赐之!"帝难言不可,微许之。后趣绍荣拜谢,比起,顾幸姬,已肩舆出宫矣。帝为之托疾不食者累日。

43 壬辰,以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宣武节度使,代李存审为蕃汉内外马步总管。

【注释】

①贱估:贱价。

②害稼:一本作"害桑",较妥。

③省牒:指租庸使所下文书。

④僭窃之国:指前蜀、吴、南汉等国。

⑤京畿(jī 机):国都所在地及其行政官署所管辖地区,又称京辅。

⑥童呆(ái 挨):童幼痴愚。

⑦膏粱:膏为肉之肥者,粱为食之精者,统指精美的食物;常用来比喻富贵人家。

⑧瓜、沙:地名。瓜州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在今甘肃敦煌西。

⑨大家:宫中近臣或皇后对皇帝的称呼。

【译文】

31 孔谦把钱借贷给百姓,然后让百姓用低价的丝来偿还贷款,而且多次下文各州县督促实行这种方法。翰林学士承旨、代理汴州事务的卢质向皇帝上奏说:"梁朝的赵岩过去任租庸使的时候,利

用借贷搜刮百姓财物，使百姓怨声不断。陛下破旧立新，为民除害，但是有关部门却没有把过去的做法改过来，简直就是赵岩又活回来了一样。今年春季霜寒危害作物，茧丝的收成很差，只缴纳原有的赋税，都怕老百姓要流离失所了，更何况还要加重高利贷的负担呢，百姓们怎么忍受得了？臣只侍奉天子，不侍奉租庸使，现在皇上的敕旨还没有颁下，租庸使的公文却一直在催促，希望皇上能够早作明睿的裁示！"皇帝没有答复他。

32 南汉国主率兵入侵闽国，军队屯扎在闽国汀州、漳州的边境上；闽人予以反击，南汉主战败逃走。

33 当初，在胡柳战役中，伶人周匝被梁军俘获，皇帝经常思念他；在唐军进入汴梁的那一天，周匝赶到皇帝的马前来拜见，皇帝很高兴。周匝哭着向皇帝说："臣之所以能够保全性命，完全是靠梁朝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的帮助，我希望能向陛下乞求两个州封赏他们，以报答他俩的恩情。"皇帝答应了他。郭崇韬进谏说："和皇帝一起攻取天下的，都是英豪忠勇之士。现在大功刚刚告成，还没有开始封赏任何一个人，却先要任命伶人担任刺史，这样恐怕会失去天下的人心。"因此这件事情就没有结果了。一年之后，这个伶人又多次提起这件事，皇帝只好对郭崇韬说："我已经答应过周匝了，这样一来我感到不好意思见到这三个人。您所说的都很正确，但就算为我通融一下，把这件事给办了吧。"五月，初五，任命陈俊为景州刺史，储德源为宪州刺史。当时亲军中有跟随皇帝身经百战而没有封得刺史的人，看到这一情况，无不愤慨叹气。

34 初八，右谏议大夫薛昭向皇帝上疏，认为："诸道藩镇中僭窃名号的还很多，征讨的计划，短时间内不可停止。此外，士卒们长期随从征战，没能得到丰富的赏赐，很多人还很贫穷，应该把四方的贡献和南郊祭祀的剩余物品，再颁赏一些给他们。再者，黄河以南的各路军队都是从前梁朝的精锐，恐怕那些僭窃名号的各国会偷偷地用厚利引诱他们，应该对他们加以安抚。还有，举家流亡失散

在外的，应该宽省徭役、减少赋税，以此来安定他们，把他们聚集回来。再者，对那些不是急需的工程建设，应当加以裁减。最后，请求选择一些无用的空地去放马，不要让马践踏京畿地区的民田。"皇帝对他的建议一律不予采纳。

35 十一日，蜀主让李严回国。当初，皇帝派李严去蜀国，让他用马匹去交换蜀国的宫中珍宝和玩赏之物，但是蜀国的法令禁止让上好的丝织品和珍贵的稀罕之物流入到中原地区去，只有那些粗劣低级的产品才可以随便流入中原，被称为"入草物"。李严回国后，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皇帝非常生气地说："王衍难道不是入草之人吗？"李严接着向皇帝报告说："王衍像孩童一样天真愚顽，荒淫放纵，不理政事，排斥故旧，亲近小人。那些掌权的大臣如王宗弼、宋光嗣等人，只知道一味地讨好主上，对于财货又贪得无厌，朝廷上贤愚颠倒，刑赏混乱，君臣上下只知道以骄奢淫侈来相互攀比。依臣看来，只要大军一到，他们就会土崩瓦解，这是不要多久时间就可以看到的情景。"皇帝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

36 皇帝因为潞州反叛的缘故，十三日，下诏命令全国各州镇不准再修筑城墙、挖浚城沟，并且毁掉所有城防器具。

37 十五日，新任的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蕃汉马步总管李存审在幽州去世。李存审出身贫寒，他经常告诫他的儿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小时候手提一把剑离开家乡，四十年来，地位一直升到将相了，这期间出生入死也不止一次了，从骨头中挖出箭头也有一百多次了。"说着，把这些挖出的箭头郑重地交给了他们，让他们收藏好，并说："你们都是生活在富裕的环境里，应当知道你们的父亲当年就是这样起家的。"

38 幽州报告说契丹人将要入侵，十七日，任命横海节度使李绍斌出任东北面行营招讨使，率领大军渡过黄河向北进发。契丹军队屯扎在幽州东南城门之外，到处都是敌人的骑兵，唐军所运的粮草很多都被他们抢劫而去。

39 二十五日，任命李继岍为凤翔节度使。

40 二十八日，任命代理归义留后的曹义金为归义节度使。当时瓜州、沙州的人和吐蕃人杂居在一起，曹义金派遣使者绕道入贡，所以皇帝特意任命他为节度使。

41 李嗣源大军的前锋到达潞州时，天色已晚；军队刚刚安顿下来，张廷蕴就率领部下百余名壮士越过壕沟，登上城墙，守城士兵抵挡不住，张廷蕴他们就攻占城门把军队放了进来。到了天亮的时候，李嗣源和李绍荣率领大军到达，这时潞州城已经攻了下来，李嗣源等人心里很不高兴。二十九日，李嗣源上奏皇帝说潞州已经平定。六月，初九，在镇国桥杀死了杨立及其同党。潞州城的城墙高、壕沟深，皇帝下令把它铲平。

42 十九日，任命武宁节度使李绍荣为归德节度使、同平章事，把他留在宫中担任警卫，皇帝非常喜欢他。皇帝有时甚至和太后、皇后一起到他家中串门。皇帝有个所爱幸的姬子，长得很漂亮，曾经生过一位皇子，刘皇后很嫉妒她。这时李绍荣的妻子刚好去世。一天，李绍荣在宫中侍卫，皇帝问他："你还要再娶妻子吗？我可以为你求婚。"刘皇后随即用手指着那位宠姬说："皇上可怜绍荣，何不把她赐给他呢？"皇帝不便说不好，就含含糊糊答应了。皇后催促李绍荣赶忙向皇帝拜谢，等到他拜完起身，回头再看那位宠姬，已经被轿子抬出宫去了。皇帝为了这件事假称生病，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43 二十五日，任命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宣武节度使，并接替李存审担任蕃汉内外马步总管。

44 秋，七月，壬寅，蜀以礼部尚书许寂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5 孔谦复短王正言于郭崇韬，又厚赂伶官[1]，求租庸使，终不获，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职；帝怒，以为避事，将置于法，景进救之，得免。

46 梁所决河连年为曹、濮患[2]，甲辰，命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几，复坏。

47 庚申，置威塞军于新州。

48 契丹恃其强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处卢文进。时东北诸夷皆役属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谋入寇，恐勃海掎其后[3]，乃先举兵击勃海之辽东，遣其将秃餒及卢文进据营、平等州以扰燕地。

49 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远军使王宗锷为招讨马步使，帅二十一军屯洋州；乙亥，以长直马军使林思锷为昭武节度使，戍利州以备唐。

50 租庸使王正言病风，恍惚不能治事，景进屡以为言。癸酉，以副使、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右威卫大将军孔循为副使。循即赵殷衡也，梁亡，复其姓名。谦自是得行其志，重敛急征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赐谦号丰财赡国功臣。

51 帝复遣使者李彦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

52 癸卯，帝猎于近郊。时帝屡出游猎，从骑伤民禾稼，洛阳令何泽伏于从薄[4]，俟帝至，遮马谏曰："陛下赋敛既急，今稼穑将成，复蹂践之，使吏何以为理，民何以为生！臣愿先赐死。"帝慰而遣之。泽，广州人也。

53 契丹攻勃海，无功而还。

54 蜀前山南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俦以蜀主失德，与王宗弼谋废立，宗弼犹豫未决。庚戌，宗俦忧愤而卒。宗弼谓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等曰："宗俦教我杀尔曹，今日无患矣。"光嗣辈俯伏泣谢。宗弼子承班闻之，谓人曰："吾家难乎免矣"。

55 乙卯，蜀主以前镇江军节度使张武为峡路应援招讨使。

56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57 冬，十月，辛未，天平节度使李存霸、平卢节度使符习言："属州多称直奉租庸使帖指挥公事，使司殊不知[5]，有紊规程。"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牧守不专奏陈。今两道所奏，乃本朝旧规；租庸所陈，是伪廷近事[6]。自今支郡自非进奉，皆须本道腾奏，租庸征催亦须牒观察使[7]。"虽有此敕，竟不行。

58 易定言契丹入寇。

59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请择诸军骁勇者万二千人，置驾下左、右龙武步骑四十军，兵械给赐皆优异于他军，以承休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以裨将安重霸副之，旧将无不愤耻。重霸，云州人，以狡佞贿赂事承休，故承休悦之。

60 吴越王镠复修本朝职贡[8]，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镠厚贡献，并赂权要，求金印、玉册、赐诏不名、称国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册，王公皆用竹册；又，非四夷无封国王者。"帝皆曲从镠意。

61 吴王如白沙观楼船，便命白沙曰迎銮镇[9]。徐温自金

陵来朝。先是,温以亲吏翟虔为阁门、宫城、武备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对温名雨为水,温请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讳之熟矣。"因谓温曰:"公之忠诚,我所知也,然翟虔无礼,宫中及宗室所须多不获。"温顿首谢罪,请斩之,王曰:"斩则太过,远徙可也。"乃徙抚州。

【注释】

①伶官:一本作"伶宦",较妥。

②梁所决河句:决黄河之事见第二百七十卷均王贞明四年。

③掎(jǐ 己):拖住。

④丛薄:草聚生为丛,草木交错为薄。

⑤使司:指节度使司。

⑥伪廷:指灭亡不久的朱梁王朝。

⑦牒观察使:唐制,节度使掌兵权,观察使掌民事,故制敕要求租庸使征催须牒送观察使司。

⑧复修本朝职贡:吴越王钱镠本是唐朝大臣,唐亡事梁,梁亡又事后唐,故云"复修本朝职贡"。

⑨迎銮镇:由白沙镇所改,即今江苏仪征真州镇。

【译文】

44 秋,七月,初五,蜀国任命礼部尚书许寂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45 孔谦又向郭崇韬说王正言的坏话,同时用丰厚的礼物贿赂那些伶人宦官,想求得租庸使一职,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心里便闷闷不乐,初六,他向皇帝上表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皇帝很生气,认为他是在逃避事务,准备把他绳之于法,多赖景进的求情解救,

才使他得以幸免。

46 当初梁朝所决开的黄河连年成为曹州、濮州的大患，初七，皇帝命令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督导汴州、滑州的军队把决口堵起来。没过多久，堵起的决口又被冲坏了。

47 二十三日，在新州设置威塞军。

48 契丹依仗着自己兵势强盛，派遣使者来向皇帝要求用幽州安置卢文进。当时东北地区各夷族都已经归属契丹，只有渤海国还没有臣服；契丹国主准备入侵中原，又担心渤海国袭击他的后方，于是就先发兵攻打渤海国的辽东地区，并且派遣他的将领秃馁和卢文进占据营州、平州等地，以侵扰唐朝的燕地。

49 八月，初二，蜀主任命右定远军使王宗锷为招讨马步使，率领二十一军驻扎在洋州；初九，任命长直马军使林思锷为昭武节度使，戍守在利州，以防备唐军入侵。

50 租庸使王正言得了中风，精神恍惚，无法处理公务，景进多次向皇帝反映这一情况。初七，皇帝任命租庸副使、卫尉卿孔谦为租庸使，右威卫大将军孔循为租庸副使。孔循就是赵殷衡，梁朝灭亡后才恢复了过去的姓名。孔谦到这时才得以为所欲为，为了满足皇帝的欲望，他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十七日，皇帝赐给孔谦一个封号叫丰财赡国功臣。

51 皇帝又派遣使者李彦稠去蜀国，九月，初二，李彦稠到达成都。

52 初七，皇帝在京城近郊打猎。当时皇帝经常出外游玩打猎，随从的骑兵们践踏了百姓的庄稼，洛阳县令何泽爬在草木丛生的地方等待皇帝的到来，皇帝来到后，他拦住马进谏说："陛下征收赋税一向很急迫，现在庄稼快要长成了，又要践踏它，这让我们小吏们怎么征收呢，百姓怎么活命呢？臣希望皇上先赐我一死。"皇帝慰勉他一番就让他回去了。何泽是广州人。

53 契丹人攻打渤海国，无功而回。

54 蜀国前山南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俦认为蜀主已经丧失了为主的品德,就找王宗弼商量把蜀主废掉,王宗弼还在犹豫不定。十四日,王宗俦忧愤而死。王宗弼便对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等人说:"王宗俦曾叫我把你们杀掉,现在往后不用担心了。"宋光嗣等人跪在地上流着泪向他表示感谢。王宗弼的儿子王承班知道这件事后,对人说:"我们家难免要有一场大祸临头了。"

55 十九日,蜀主任命前镇江军节度使张武为峡路应援招讨使。

56 二十一日,幽州报告说契丹入侵。

57 冬,十月,初六,天平节度使李存霸、平卢节度使符习上奏说:"所属州县多声称,他们直接按照租庸使所下公文处理公务,而节度使的有关部门却根本都不知道这一情况,这样一来把规程都搞乱了。"租庸使上奏说,近年来的惯例,租庸使的公文都是直接下发到州县的。皇帝裁断说:"朝廷的惯例,中央的公文不直接下发到州县,州县的官吏也不能直接上奏。现在天平、平卢两道所讲的事情,是本朝过去的规定;而租庸使所陈述的,是伪梁近来的做法。从今往后,各支郡不得自行上奏,一律都要经过本道转呈,租庸使催办征收赋税也要书写牒文通报观察使。"虽然下达了这道命令,实际上并没有执行。

58 易定报告说契丹入侵。

59 蜀国的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请求从各部队中挑选一万二千名骁勇善战的士卒,成立由蜀主直接管辖的左、右龙威步骑四十军,装备和供给都要远远优于其它部队。于是蜀主任命王承休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任命副将安重霸为副使,旧将们对此无不感到愤怒耻辱。安重霸是云州人,他用狡诈、奉承、贿赂的手段巴结王承休,所以王承休很喜欢他。

60 吴越王钱镠又开始向唐朝进贡物品,十七日,皇帝按照原来梁朝给他的官爵又重新任命了他。钱镠的贡礼很丰富,又贿赂朝中的权要人物,请求皇帝发给他金印、玉册、颁赐诏书时不直呼其名、

可以称国王等。有关部门启奏说："按惯例只有天子能用玉册，王公们都用竹册；此外，不是四方的夷族，也没有被封为国王的。"结果皇帝特别通融，都满足了钱镠的愿望。

61 吴王到白沙去观看楼船，下令把白沙改名叫迎銮镇。徐温从金陵前来朝见吴王。在此之前，徐温让他的亲信官吏翟虔担任阁门、宫城、武备等使，让他监视吴王的举动，翟虔对吴王的防范十分严格。到这时，吴王对徐温说"雨"字时都要改说"水"字，徐温请吴王解释一下这是什么缘故。吴王说："雨是翟虔父亲的名字，我避讳这个字已经成习惯了。"接着又对徐温说："您对我的忠诚，我是很了解的，但是翟虔他却十分无礼，宫中和宗室所需要的东西很多都办不到。"徐温听后赶忙磕头请罪，并请求把翟虔斩了，吴王说："杀他太过份了，把他流放到很远的地方就可以了。"于是就把翟虔流放到抚州。

62 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学士欧阳彬来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彦稠东还。

63 癸卯，帝帅亲军猎于伊阙[1]，命从官拜梁太祖墓。涉历山险，连日不止，或夜合围；士卒坠崖谷死及折伤者甚众。丙午，还宫。

64 蜀以唐修好，罢威武城戍，召关宏业等二十四军还成都。戊申，又罢定武、武兴招讨刘潜等三十七军。

65 丁巳，赐护国节度使李继麟铁券[2]，以其子令德、令锡皆为节度使，诸子胜衣者即拜官，宠冠列藩。

66 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67 辛酉，蜀主罢天雄军招讨，命王承骞等二十九军还成都。

68 十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仆射张格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3]，中书吏王鲁柔乘危窘之，及再为相用事，杖杀之。许寂谓人曰："张公才高而识浅，戮一鲁柔，他人谁敢自保！此取祸之端也。"

69 蜀主罢金州屯戍，命王承勋等七军还成都。

70 己巳，命宣武节度使李嗣源将宿卫兵三万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御契丹。

71 庚午，帝及皇后如张全义第，全义大陈贡献；酒酣，皇后奏称："妾幼失父母[4]，见老者辄思之，请父事全义。"帝许之。全义惶恐固辞，再三强之，竟受皇后拜，复贡献谢恩。明日，后命翰林学士赵凤草书谢全义，凤密奏："自古无天下之母拜人臣为父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自是后与全义日遣使往来问遗不绝。

72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虽盛，未尝有建节者。蜀安重霸劝王承休求秦州节度使，承休言于蜀主曰："秦州多美妇人，请为陛下采择以献。"蜀主许之，庚午，以承休为天雄节度使，封鲁国公；以龙武军为承休牙兵。

73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徐延琼为京城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延琼以外戚代王宗弼居旧将之右，众皆不平。

74 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岚州[5]。

75 辛卯，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

76 卢龙节度使李存贤卒。

77 是岁，蜀主徙普王宗仁为卫王，雅王宗辂为豳王，褒王宗纪为赵王，荣王宗智为韩王，兴王宗泽为宋王，彭王宗鼎为鲁王，忠王宗平为薛王，资王宗特为莒王；宗辂、宗智、宗平皆罢军役。

【注释】

①伊阙：县名。治今河南伊川西南，在洛阳南二百余里。

②铁券：帝王颁赐给功臣授以世代享受某种特权的铁契，多以豁免权为主要内容。

③格之得罪：张格得罪之事见第二百七十卷均王贞明四年。

④幼失父母：所谓"幼失父母"之事，参见第二百七十卷均王贞明三年。

⑤北京：指太原，后唐先以太原为西京，后改为北京。

【译文】

62 十一月，蜀主派遣他的翰林学士欧阳彬前来互通友好。欧阳彬是衡山人。同时又差遣李彦稠返唐。

63 皇帝率领亲军伊阙打猎，命令随从的官吏拜谒在那里的梁太祖朱温的坟墓。皇帝一行在伊阙翻山越岭，连日不歇，有时在夜间合围野兽；随从士卒栽下崖谷摔死的和摔断胳膊腿的很多。十二日，回到宫中。

64 蜀国认为已经和唐朝互通友好了，就撤除了威武的城防，把关宏业等二十四军召唤回成都。十四日，又撤销武定、武兴招讨刘潜等三十七军。

65 二十三日，皇帝赐给护国节度使李继麟铁券，把他的儿子李令德、李令锡都任命为节度使，其他的儿子只要稍大一点的也都封了官，所受恩宠在所有藩镇之上。

66 二十六日，蔚州报告说契丹入侵。

67 二十七日，蜀主罢去天雄军招讨使，命令王承骞等二十九军回成都。

68 十二日，初一，蜀主任命右仆射张格兼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当初，张格被降罪贬官的时候，中书吏王鲁柔曾乘机落井下石；现在张格又当了宰相掌握了权力，就用木杖把王鲁柔活活打死了。许寂对人们说："张公这个人才能高超但见识短浅，杀了一个王鲁柔，其他的人如何能够感到安全？这是他自取祸害的开始。"

69 蜀主撤去金州的防卫，命令王承勋等七军回到成都。

70 初七，皇帝命令宣武节度使李嗣源率领宿卫兵三万七千人赶赴汴州，随即又赶往幽州抵御契丹的侵略。

71 初六，皇帝和皇后到张全义家，张全义大肆向皇帝贡献物品；酒酣耳热之时，皇后向皇帝启奏说："妾从小就失去父母，一见到老年人就想起他们，请求皇上允许我把张全义当做父亲来对待。"皇帝答应了她的请求。张全义诚惶诚恐，再三推辞，经不住皇后的一再坚持，最后还是接受了皇后的参拜，于是又拿出了一些物品贡献以表示感谢皇帝皇后的恩宠。第二天，皇后命令翰林学士赵凤写信向张全义致谢，赵凤私下向皇帝启奏说："自古以来都没有作为天下之母的皇后拜大臣作父亲的。"皇帝表扬了他的耿直，但事情最后还是按皇后的意思办了。从此以后，皇后和张全义每天都派使者往来问候，馈赠东西，从来没有间断过。

72 当初，在唐代僖宗、昭宗时，宦官势力虽然十分强盛，但却始终没有担任节度使的。蜀国的安重霸劝王承休求取秦州节度使，王承休于是对蜀主说："秦州的漂亮女人很多，我愿意为陛下挑选一些献上来。"蜀主答应了他的请求，初六，任命王承休为天雄节度使，进封为鲁国公；把龙武军作为王承休的卫队。

73 十一日，蜀主任命原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徐延琼为京城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徐延琼以外戚的身份接替王宗弼的职务，位居诸位旧将领之上，大家都觉得愤恨不平。

74 十八日，北京报告说契丹入侵岚州。

75 二十七日，蜀主把明年的年号改为咸康。

76 卢龙节度使李存贤去世。

77 这一年，蜀主把普王宗仁改封为卫王，雅王宗辂改封为幽王，褒王宗纪改封为赵王，荣王宗智改封为韩王，兴王宗泽改封为宋王，彭王宗鼎改封为鲁王，忠王宗平改封为薛王，资王宗特改封为莒王；同时免除了王宗辂、王宗智和王宗平三人在军中的职务。

三 年

1 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

2 丙申，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1]，竟以用度不足而止。

3 契丹寇幽州。

4 庚子，帝发洛阳；庚戌，至兴唐。

5 诏平卢节度使符习治酸枣遥堤以御决河[2]。

6 初，李嗣源北征，过兴唐，东京库有供御细铠，嗣源牒副留守张宪取五百领，宪以军兴，不暇奏而给之；帝怒曰："宪不奉诏，擅以吾铠给嗣源，何意也！"罚宪俸一月，令自往军中取之。

帝以义武节度使王都将入朝，欲辟毬场，宪曰："比以行宫阙廷为毛毬场，前年陛下即位于此，其坛不可毁，请辟毬场于宫西。"数日，未成，帝命毁即位坛。宪谓郭崇韬曰："此坛，主上所以礼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毁之！"崇韬从容言于帝，帝立命两虞侯毁之[3]。宪私谓崇韬

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7 二月,甲戌,以横海节度使李绍斌为卢龙节度使。

8 丙子,李嗣源奏败契丹于涿州。

9 上以契丹为忧,与郭崇韬谋,以威名宿将零落殆尽,李绍斌位望素轻,欲徙李嗣源镇真定,为绍斌声援,崇韬深以为便。时崇韬领真定,上欲徙崇韬镇汴州,崇韬辞曰:"臣内典枢机,外预大政,富贵极矣,何必更领藩方?且群臣或从陛下岁久,身经百战,所得不过一州。臣无汗马之劳,徒以侍从左右,时赞圣谟,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勋贤,使臣得解旄节,乃大愿也。且汴州关东冲要,地富人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摄职,何异空城!非所以固国基也。"上曰:"深知卿忠尽,然卿为朕画策,袭取汶阳,保固河津,既而自此路直趋大梁[4],成朕帝业,岂百战之功可比乎!今朕贵为天子,岂可使卿曾无尺寸之地乎!"崇韬固辞不已,上乃许之。庚辰,徙李嗣源为成德节度使。

10 汉主闻帝灭梁而惧,遣宫苑使何词入贡,且觇中国强弱[5]。甲申,词至魏。及还,言帝骄淫无政,不足畏也。汉主大悦,自是不复通中国。

11 帝性刚好胜,不欲权在臣下,入洛之后,信伶官之谗,颇疏忌宿将。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卫州刺史李从珂为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权,居大镇,军政在吾,安得为其子奏请!"乃黜从珂为突骑指挥使,帅数百人戍石门镇。嗣源忧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东京朝觐,不许。郭崇韬以嗣源

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谓人曰："总管令公非久为人下者[6]，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劝帝召之宿卫，罢其兵权，又劝帝除之，帝皆不从。

12 己酉，帝发兴唐，自德胜济河，历杨村、戚城，观昔时战处，指示群臣以为乐。

13 洛阳宫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广嫔御，诈言宫中夜见鬼物，上欲使符咒者攘之[7]，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8]，当是时，六宫贵贱不减万人。今掖庭太半空虚，故鬼物游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进采择民间女子，远至太原、幽、镇，以充后庭，不啻三千人，不问所从来。上还自兴唐，载以牛车，累累盈路。张宪奏："诸营妇女亡逸者千余人[9]，虑扈从诸军挟匿以行。其实皆入宫矣。

庚辰[10]，帝至洛阳；辛酉，诏复以洛阳为东都，兴唐府为邺都。

14 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15 初，五台僧诚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龙，命风召雨；帝尊信之，亲帅后妃及皇帝、皇子拜之，诚惠安坐不起，群臣莫敢不拜[11]。时大旱，帝自邺都迎诚惠至洛阳，使祈雨，士兵朝夕瞻仰，数旬不雨。或谓诚惠："官以师祈雨无验，将焚之。"诚惠逃去，惭惧而卒。

16 庚寅，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胤卒。

17 太后自与太妃别[12]，常忽忽不乐，虽娱玩盈前，未尝解颜；太妃既别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医药相继于道，闻疾稍加，辄不食，又谓帝曰："吾与太妃恩如兄弟，欲

自往省之。"帝以天暑道远,苦谏,久之乃止,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宽譬不离左右。太后自是得疾,又欲自往会太妃葬,帝力谏而止。

18 闽王审知寝疾,命其子节度副使延翰权知军府事。

【注释】

①昭宗及少帝:即唐昭宗李晔和唐少帝李柷,因其被朱温所杀,当时葬仪多阙,故需改葬。

②遥堤:一种距河床较远的堤坝。

③两虞候:官名。一说为马军虞候和步军虞候,一说为左、右虞候。为亲军中的侍卫官。

④直趋大梁:一本"直趋"前有"乘虚"二字。

⑤觇(chān 掺):窥看。

⑥总管令公:指李嗣源。时李嗣源担任中书令、蕃汉内外马步军都总管,故称之。

⑦符呪(zhòu 宙):呪同咒。符呪者,为道士、巫师之类。

⑧咸通、乾符:咸通(公元 860~873 年)为唐懿宗年号;乾符(公元 874~879 年)为唐僖宗年号。

⑨诸营妇女:诸营为魏州诸营,妇女为随军眷属。

⑩庚辰:三月无此日,疑误。

⑪莫敢不拜:一本此句下有"独郭崇韬不拜"六字。

⑫与太妃别:同光二年正月,太后离晋阳。

【译文】

三年(乙酉,公元 925 年)

1 春,正月,初一,蜀国大赦境内。

2 初三,皇帝下令有关部门,对唐昭宗和唐少帝实行改葬,最后

还是因为费用不足而作罢。

3 契丹入侵幽州。

4 初七，皇帝从洛阳出发；十七日，到达兴唐府。

5 皇帝下诏命令平卢节度使符习修筑酸枣的遥堤，以防止黄河决口。

6 当初，李嗣源北征契丹时，路过兴唐府，东京的府库中有一些专供皇帝御用的细铠甲，李嗣源就行文给副留守张宪，请求调拨五百领，张宪因为当时军队正要行动，没有来得及上奏皇帝就先拨给了李嗣源；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后十分生气，说："张宪没得到我的旨意，擅自作主把我的细铠甲给了李嗣源，这是什么意思？"于是罚了张宪一个月的俸禄，命令他亲自去军中把铠甲取回来。

皇帝因为义武节度使王都即将来朝拜，于是就想要开辟一块毬场，张宪说："过去都是在行宫的廷中开辟为毬场，前年陛下在这里即帝位，这个祭坛不能毁掉，请求在行宫的西边另外开辟毬场。"过了几天，新毬场还没建成，皇帝就下令毁去即位用的祭坛。张宪对郭崇韬说："这祭坛，是皇上祭祀上帝，最初接受天命的地方，怎么能把它毁掉呢？"郭崇韬就找机会向皇帝进谏，皇帝反而下令马军和步军的两个虞候立即把坛毁掉。张宪私下里对郭崇韬说："忘天背本，再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事了。"

7 二月，十一日，任命横海节度使李绍斌为卢龙节度使。

8 十三日，李嗣源上奏说他在涿州打败了契丹军队。

9 皇上一直把契丹的存在当作一个忧患，就和郭崇韬一道商议，认为过去一些有威望的老将们差不多都不在了，李绍斌的地位威望一向不高，想调李嗣源去镇守真定，好替李绍斌壮壮声威，郭崇韬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当时郭崇韬兼管真定，皇帝就想把郭崇韬调任兼守汴州，郭崇韬推辞说："臣在朝内掌管机要，在朝廷上又参预军国大事，财富和地位都到了极点，何必还要兼领方镇呢？况且群臣中还有人跟随陛下多年，身经百战，所得到的赏赐不过一个州，

臣毫无汗马功劳，只是因为随侍皇上身边，偶而参赞皇上圣明的决断，就得到了这样的地位，我心里常常感到不安；现在借着要另外委派有功勋的贤臣的机会，使臣得以解除节度使的职务，这才是臣最大的愿望。况且汴州是关东的军事要地，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臣又不能亲自前往治所，只能委派他人代理职务，这样不等于是座空城了吗？恐怕不是巩固国家根基的作法。"皇帝说："朕深知你的一片忠心，但是你替朕出谋划策，攻取了汶阳，保住了黄河的渡口，接着又沿着这条路直取大梁，终于成就了朕的帝业，这哪里是身经百战的功劳所能和你相比的呢？现在朕贵为天子了，怎能让您没有一点点自己的地盘呢？"但是郭崇韬还是坚决地一再推辞，皇帝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十七日，调任李嗣源为成德节度使。

10 汉主听说皇帝灭了梁朝，心里感到害怕，就派遣宫苑使何词来朝进贡，同时窥探一下中原的强弱。二十一日，何词到了魏州。他回去以后向汉主报告说，唐朝皇帝骄奢淫逸，没有什么作为，不值得害怕。汉主听后十分高兴，从此以后断绝了和中原的来往。

11 皇帝生性刚愎好胜，不愿意让权力被臣下所掌握，进入洛阳以后，听信伶人宦官的谗言，对过去的一些旧将领们又疏远又忌恨。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初五，他向皇帝上表，请求调卫州刺史李从珂为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这样对他照顾家里比较方便些，皇帝看了表之后大怒说："李嗣源手握兵权，镇守大镇，但是军职任免的权力还是在我手中，他怎么能够为他的儿子上表求职呢？"于是贬李从珂为突骑指挥使，让他率领数百人戍守石门镇。李嗣源对这件事又担心又害怕，于是就上书表白，过了很长时间这件事才算平息下来。初九，李嗣源恳求到东京来朝见皇帝，没有得到允许。郭崇韬因为李嗣源功劳高，地位重要，也很嫉妒他，私下里对人说："总管令公李嗣源不是一个久为人下的人，皇家弟子都比不上他。"他秘密地劝皇帝把李嗣源召来担任宿卫，好解除他的兵权，后来又劝皇帝干脆把他杀了，皇帝对他这些建议都没采纳。

12 十七日，皇帝从兴唐府出发，从德胜渡过黄河，经过杨村、戚城，重游过去的旧战场，指点着给群臣们看，显得很高兴得意。

13 洛阳的宫殿修建得宏伟深邃，宦官们想让皇帝增加妃嫔的人数，就编造谎言说在宫中夜间出现了鬼物，皇上想让会符咒的人来驱鬼，宦官们说："臣过去侍奉唐朝咸通、乾符天子，那个时候，六宫的人数不论贵贱不下一万人。现在妃嫔们住的地方一大半是空的，所以有鬼物出来四处游荡。"皇上于是命令宦官王允平、伶人景进去民间挑选女子，远的地方到了太原、幽州、镇州，好充实后宫，所选来的不下三千人，也不问他们的来历。皇上从兴唐府回来的时候，用牛车拉了许多女子，挤满了道路。张宪上奏说："各营的妇女逃亡的有一千多人，可能是那些扈从的军士们偷偷地把她们挟持带走了。"事实上这些妇女全都被送进宫里去了。

庚辰日，皇帝到达洛阳；二十九日，下诏又把洛阳改为东都，兴唐府为邺都。

14 夏，四月，初一，日食。

15 当初，五台山的僧人诚惠用虚妄的妖术迷惑众人，自己声称能制服天上的龙，呼风唤雨；皇帝很尊崇相信他，亲自率领皇后、妃子和皇弟、皇子参拜他，诚惠也安然地坐着受礼不起来，随从的大臣们也没有一人敢不跪拜的。当时正好天大旱，皇上从邺都把诚惠迎接到洛阳，让他祈雨，军民们从早到晚都来看他祈雨，结果十几天过去了也没见下雨。有人对诚惠说："皇上认为大师祈雨无效，准备把你烧死。"诚惠吓得逃跑了，后来感到又羞愧又害怕，就死了。

16 二十八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胤去世。

17 太后自从和太妃分别以来，心中常闷闷不乐，虽然娱乐珍玩充满眼前，还是从来没有开心过；太妃自从和太后分手后，也郁闷不乐而病倒。太后派遣宫中的使者送医送药，使者相继于道路上，听说太妃的病情加重，太后难受得吃不下饭，又对皇帝说："我和太妃情同姐妹，我想亲自去探望她。"皇帝借口天气暑热，路途又远，

苦苦地劝阻她，劝了很久太后才作罢，只派遣皇弟李存渥等人前去侍奉。五月，初六，北都上奏说太妃去世了。太后得知这一消息后，悲哀得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皇帝一边劝慰，不离太后左右。太后从此也生了病，又想亲自去参加太妃的葬礼，后经皇帝的再三劝阻才没有去。

18 闽王王审知生病卧床，命令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延翰代管军府的事务。

19 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

20 帝苦溽暑[1]，于禁中择高凉之所，皆不称旨。宦者因言："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观以百数。今日宅家曾无避暑之所，宫殿之盛曾不及当时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宫苑使王允平别建一楼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韬常不伸眉，为孔谦论用度不足，恐陛下虽欲营缮，终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内府钱，无关经费[2]。"然犹虑崇韬谏，遣中使语之曰："今岁盛暑异常，朕昔在河上，与梁人相拒，行营卑湿，被甲乘马，亲当矢石，犹无此暑。今居深宫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对曰："陛下昔在河上，劲敌未灭，深念雠耻，虽有盛暑，不介圣怀。今外患已除，海内宾服，故虽珍台闲馆犹觉郁蒸也。陛下倘不忘艰难之时，则暑气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热也。"帝卒命允平营楼，日役万人，所费巨万。崇韬谏曰："今两河水旱，军食不充，愿且息役，以俟丰

年。”帝不听。

21 帝将伐蜀，辛卯，诏天下括市战马。

22 吴镇海节度判官、楚州团练使陈彦谦有疾，徐知诰恐其遗言及继嗣事，遗之医药金帛，相属于道。彦谦临终，密留书遗徐温，请以所生子为嗣。

23 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成德节度使李嗣源以边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帝不许。壬寅，太后殂[4]。帝哀毁过甚，五日方食。

24 八月，癸未，杖杀河南令罗贯。初，贯为礼部员外郎，性强直，为郭崇韬所知，用为河南令。为政不避权豪，伶宦请托，书积几案，一不报，皆以示崇韬，崇韬奏之，由是伶官切齿。河南尹张全义亦以贯高伉，恶之，遣婢诉于皇后，后与伶宦共毁之，帝含怒未发。会帝自往寿安视坤陵役者，道路泥泞，桥多坏。帝问主者为谁，宦者对属河南。帝怒，下贯狱；狱吏榜掠[1]，体无完肤，明日，传诏杀之。崇韬谏曰：“贯坐桥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灵驾将发，天子朝夕往来，桥道不修，卿言无罪，是党也！”崇韬曰：“陛下以万乘之尊，怒一县令，使天下谓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帝曰：“既公所爱，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宫，崇韬随之，论奏不已；帝自阖殿门，崇韬不得入。贯竟死，暴尸府门，远近冤之。

25 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赐吴越国王玉册、金印、红袍御衣[5]。

26 九月，蜀主与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历丈人观、上清

宫，遂至彭州阳平化、汉州三学山而还。

27 乙未，立皇子继岌为魏王。

28 丁酉，帝与宰相议伐蜀，威胜节度使李绍钦素谄事宣徽使李绍宏，绍宏荐"绍钦有盖世奇才，虽孙、吴不如[6]，可以大任。"郭崇韬曰："段凝亡国之将[7]，奸谄绝伦，不可信也。"众举李嗣源，崇韬曰："契丹方炽，总管不可离河朔。魏王地当储副，未立殊功，请依故事，以为伐蜀都统，成其威名。"帝曰："儿幼，岂能独往，当求其副。"既而曰："无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军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充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凤翔节度使李继岷充都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为行营副招讨使[8]，陕州节度使李绍琛充蕃汉马步军都排陈斩斫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西京留守张筠充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充左厢马步都虞候，邠州节度使董璋充右厢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严充西川管内招抚使，将兵六万伐蜀，仍诏季兴自取夔、忠、万三州为巡属[9]。都统置中军，以供奉官李从袭充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10]，高品李廷安、吕知柔充魏王府通谒[11]。辛丑，以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并参预都统军机。

【注释】

①溽暑：即湿热。

②经费：指由租庸使所管理的属于外府的国家经费。

③殂(cú 出)：对尊者死亡的称谓，常与崩殂、殂落等连用。

④榜掠：亦称榜楚，鞭笞。

⑤赐玉册、金印：吴越国王求赐玉册、金印事在同光二年十月。

⑥孙、吴：指春秋战国时的两位著名军事家孙武、吴起。

⑦段凝：原梁朝北面招讨使，梁亡后降唐，改名为李绍钦。此处郭崇韬称其旧名，有轻蔑之意。

⑧李令德：即朱友谦（李继麟）之子，平蜀之后被魏王李继岌杀于遂州。

⑨自取夔、忠、万三州为巡属：此三州在唐代本属荆南节度，唐末之乱，王建占据蜀地，遂将此三州并为己有。

⑩供奉官：官名。对内侍阶官的称谓，有时也用以称中书、门下两省官及御史台官。

⑪高品：内侍阶官名，由宦官担任。

【译文】

19 从春天到夏天一直天旱，六月，十一日，才开始下雨。

20 皇帝受不了盛夏的湿热，想在宫中挑选一块高敞凉爽的地方，结果都不满意。这时宦官乘机对皇帝说："臣看见过当年长安全盛的时候，大明、兴庆两宫的楼观数以百计。现在皇上起居之所竟然没有一个避暑的地方，宫殿的规模甚至还比不上当时王公贵族的宅第。"皇帝于是命令宫苑使王允平另外修建一座高楼好避暑。宦官又说："郭崇韬经常愁眉不展，是因为孔谦说财政有困难，恐怕陛下就是想建造，最后还是建不成。"皇帝说："我自己用内库里的钱，和国家经费毫不相干。"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担心郭崇韬出来劝阻这件事，于是就派宫中的使者向郭崇韬转达自己的话说："今年夏天特别热，朕从前在黄河沿岸，和梁军相对抗，军营低湿，穿着甲胄骑着马，亲自冲锋陷阵，都没感到有这么热。现在住在深宫之中却热不可挡，真不知怎么办才好？"郭崇韬回答说："陛下过去在黄河边时，因为强敌还没有消灭，心中想的是如何报仇雪恨，虽然也有酷暑，但圣上心里并没有介意。现在外患已经消除了，四海之内都臣服归顺，所以虽然有华丽的高台和空闲的馆所，仍然

觉得很闷热。陛下如果能不忘记过去的艰难时刻,那么暑热就会自然消除了。"皇帝听了这些没有说什么。宦官们又说:"郭崇韬的宅第,和皇宫没什么两样,难怪他不知道圣皇的暑热。"皇帝最终还是命令王允平修筑楼阁,每天动用一万名人工,所耗费的钱财十分巨大。郭崇韬劝谏说:"今年两河一带又有水灾又有旱灾,军粮也不充裕,希望能够暂时停止这项工程,等以后丰收年成再说。"皇帝没听他的规劝。

21 皇帝准备征战蜀国,三十日,下诏天下,收买战马。

22 吴国的镇海节度判官、楚州团练使陈彦谦有病,徐知诰担心他留下遗言涉及到继嗣的事情,于是就派人馈赠他医药和金银布帛,使者相继于路上。陈彦谦临终的时候,秘密地留下一封信给徐温,请求他任命自己亲生的儿子为后嗣。

23 太后病情加重。秋,七月,初三,成德节度使李嗣源以边境战事稍微缓和了一点为理由,上表请求入京看望太后,皇帝不允许。十一日,太后去世。皇帝由于过份悲痛,五天以后才开始吃饭。

24 八月,二十三日,用木杖把河南县令罗贯打死。当初,罗贯曾任礼部员外郎,性情刚直,深得郭崇韬赏识,任用他去当河南县令。罗贯在任河南县令期间,处理政务不怕得罪权贵人物,伶人宦官们向他请托事情,书信堆满了一桌子,他一概不予答复,却把这些信都拿给郭崇韬看,郭崇韬就把这些事向皇帝报告,因此那些伶人宦官们对罗贯恨得咬牙切齿。河南府尹张全义也认为罗贯很高傲,心里对他非常不满,就派奴婢去向皇后诉苦,这样皇后和伶人、宦官们一起在皇帝面前诋毁罗贯,皇帝听了当然很生气,只是表面上忍着暂时没有发作。这时刚好皇帝要亲自前往寿安去察看坤陵的工程,一路上道路泥泞不堪,桥梁大部分也已损坏。皇帝就问这里该谁主管,宦官们回答说是河南县令罗贯。皇帝听后十分生气,下令把罗贯抓入监狱;狱吏们用棍子打他,把罗贯打得体无完肤,第二天,皇帝下诏要把罗贯杀死。郭崇韬进谏说:"罗贯因为道路桥梁不

修而被治罪，依照法律还不致于被处死。”皇帝十分生气地说：“太后的灵驾很快就要出发了，天子早晚都在这条路上往来，桥梁道路却没有修整，你说他无罪，简直就是他的同党。”郭崇韬说：“陛下身为万乘之尊，却对一个小县令生这么大的气，这样会让天下的人议论陛下用法不平允，这是臣的罪过。”皇帝说：“既然你喜欢他，这事就交给你裁断好了。”说完，拂袖而起，回宫去了，郭崇韬紧跟其后，一再地申辨；皇帝干脆自己把殿门关上了，郭崇韬没能进入宫中。罗贯最终还是被活活打死了，尸体被暴置在府门之外，远近的人们都认为他死得冤枉。

25 二十七日，派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人前去颁赐给吴越王玉册、金印、红袍御衣。

26 九月，蜀主和太后、太妃到青城山游玩，经过丈人观、上清宫，又到了彭州阳平化、汉州三学山，然后才回去。

27 初五，册立皇子李继岌为魏王。

28 初七，皇帝和宰相们商议征伐蜀国的事宜，威胜节度使李绍钦一惯巴结讨好宣徽使李绍宏，李绍宏于是就推荐说：“李绍钦有盖世奇才，就是孙子、吴起也比不上他，可以委派他担当大任。”郭崇韬说：“这个段凝是亡国之将，奸诈献媚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不值得信赖。”大家都推荐李嗣源，郭崇韬说：“契丹的势力正很嚣张，总管不能离开河朔。魏王身为君位的继承人，还没有建立过什么特殊的功勋，请按照过去的惯例，任命他为征伐蜀国的都统，好成就他的威名。”皇帝说：“儿子还小，怎么能让他单独前去，还是应该再替他找个副手。”不久又说：“再没有人比你更合适的了。”初十，任命魏王李继岌出任西川四面行营都统，任命郭崇韬出任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把军事方面的全部事务都委托给他处理。又任命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出任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凤翔节度使李继曮出任都供军转运应接等使，同州节度使李令德出任行营副招讨使，陕州节度使李绍琛出任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兼马步军都

指挥使，西京留守张筠出任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华州节度使毛璋出任左厢马步都虞候，邠州节度使董璋出任右厢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严出任西川管内招抚使，率兵六万前往征伐蜀国，又下诏命令高季兴自行攻取蜀国的夔州、忠州、万州，把这三州作为荆南的辖地。都统设置中军，任命供奉官李从袭担任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任命道德高、学问好的李廷安、吕知柔两人担任魏王府的通谒。十一日，任命工部尚书任圜、翰林学士李愚一道参与都统的军机事务。

29 自六月甲午雨[1]，罕见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霁。

30 郭崇韬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荐引旧恩[2]，将行，言于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谋，若得西川而求帅，无逾此人者。"又荐邺都副留守张宪谨重有识，可为相。戊申，大军西行。

31 蜀安重霸劝王承休请蜀主东游秦州。承休到官，即毁府署，作行宫，大兴力役，强取民间女子教歌舞，图形遗韩昭，使言于蜀主；又献花木图，盛称秦州山川土风之美。蜀主将如秦州，群臣谏者甚众，皆不听；王宗弼上表谏，蜀主投其表于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几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艰难创业，欲传之万世。陛下少长富贵，荒色惑酒。秦州人杂羌、胡，地多瘴疠，万众困于奔驰，郡县罢于供亿。凤翔久为仇雠，必生衅隙；唐国方通欢好，恐怀疑贰[3]。先皇未尝无故盘游，陛下率意频离宫阙。秦皇东狩，銮驾不还；炀帝南巡，龙舟不

返。蜀都强盛，雄视邻邦，边庭无烽火之虞，境内有腹心之疾，百姓失业，盗贼公行。昔李势屈于桓温[4]，刘禅降于邓艾[5]，山河险固，不足凭恃。"韩昭谓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归，当使狱吏字字问汝！"王承休妻严氏美，蜀主私焉，故锐意欲行。

32 冬，十月，排陈斩斫使李绍琛与李严将骁骑三千、步兵万人为前锋，招讨判官陈乂至宝鸡，称疾乞留。李愚厉声曰："陈乂见利则进，惧难则止。今大军涉险[6]，人心易摇，宜斩以徇！"由是军中无敢顾望者。乂，蓟州人也。

33 癸亥，蜀主引兵数万发成都，甲子，至汉州。武兴节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为群臣同谋沮己，犹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东行。在道与群臣赋诗，殊不为意。

34 丁丑，李绍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挥使唐景思将兵出降；城使周彦禋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粮二十万斛[7]。绍琛纵其败兵万余人逸去，因倍道趣凤州。李严飞书以谕王承捷。李继岍竭凤翔蓄积以馈军，不能充，人情忧恐。郭崇韬入散关，指其山曰："吾辈进无成功，不得复还此矣。当尽力一决，今馈运将竭，宜先取凤州，因其粮。"诸将皆言蜀地险固。未可长驱，宜按兵观衅。崇韬以问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为之用。宜乘其人心崩离，风驱霆击，彼皆破胆，虽有险阻，谁与守之！兵势不可缓也。"是日李绍琛告捷，崇韬喜，谓李愚曰："公料敌如此，吾复何忧！"乃倍道而进。戊寅，王承捷以凤、

兴、文、扶四州印节迎降[58]，得兵八千，粮四十万斛。崇韬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统牒命承捷摄武兴节度使。

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败卒奔还，始信唐兵之来。王宗弼、宋光嗣言于蜀主曰："东川、山南兵力尚完[59]，陛下但以大军扼利州，唐人安敢悬兵深入！"从之。庚辰，以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王宗俨、兼侍中王宗昱为三招讨，将兵三万逆战。从驾兵自绵、汉至深渡，千里相属，皆怨愤，曰："龙武军粮赐倍于他军，他军安能御敌！"

李绍琛等过长举，兴州都指挥使程奉琏将所部兵五百来降，且请先治桥栈以俟唐军，由是军行无险阻之虞。辛巳，兴州刺史王承鉴弃城走，绍琛等克兴州，郭崇韬以唐景思摄兴州刺史[60]。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走。李绍琛等与蜀三招讨战于三泉[61]，蜀兵大败，斩首五千级，余众溃走。又得粮十五万斛于三泉，由是军食优足。

35 戊子，葬贞简太后于坤陵。

36 蜀主闻王宗勋等败，自利州倍道西走，断桔柏津浮梁[62]；命中书令、判六军诸卫事王宗弼将大军守利州，且令斩王宗勋等三招讨。

李绍琛昼夜兼行趣利州。蜀武德留后宋光葆遗郭崇韬书，"请唐兵不入境，当举巡属内附；苟不如约，则背城决战以报本朝。"崇韬复书抚纳之。乙丑[63]，魏王继岌至兴州，光葆以梓、绵、剑、龙、普五州，武定节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节度使王宗威以梁、开、通、渠、麟五州，阶州刺史王承岳以阶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

余城镇皆望风款附。

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谋掩击唐军，重霸曰："击之不胜，则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万，天下险固，唐兵虽勇，安能直度剑门邪！然公受国恩，闻难不可不赴，愿与公俱西[14]。"承休素亲信之，以为然。重霸请赂羌人买文、扶州路以归；承休从之，使重霸将龙武军及所募兵万二千人以从。将行，州人饯于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于马前曰："国家竭力以得秦、陇[15]，若从开府还朝，谁当守之！开府行矣，重霸请为公留守。"承休业已上道，无如之何，遂与招讨副使王宗汭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战且行，士卒冻馁，比至茂州，余众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陇来降。

37 高季兴常欲取三峡，畏蜀峡路招讨使张武威名，不敢进。至是，乘唐兵势，使其子行军司马从诲权军府事，自将水军上峡取施州。张武以铁锁断江路，季兴遣勇士乘舟斫之。会风大起，舟绁于锁[16]，不能进退，矢石交下，坏其战舰，季兴轻舟遁去。既而闻北路陷败[17]，以夔、忠、万三州遣使诣魏王降。

38 郭崇韬遗王宗弼等书，为陈利害；李绍琛未至利州，宗弼弃城引兵西归。王宗勋等三招讨追及宗弼于白芹[18]，宗弼怀中探诏书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杀尔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谋送款于唐。

【注释】

①六月甲午:六月无甲午日,疑误。

②有荐引旧恩:参见第二百七十卷均王贞明五年。

③恐怀疑贰:指无故举兵东进,会引起后唐怀疑,招致战争。

④李势屈于桓温:参见第九十七卷晋孝宗永和三年。

⑤刘禅降于邓艾:参见第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四年。

⑥大军涉险:从宝鸡入散关,涉栈阁之险,开始了艰难的行程。

⑦斛(hú 胡):本为量器名,常作容量单位,古代多以十斗为一斛。

⑧四州印节:即四州州印和武兴节度使印及其旌节。

⑨东川、山南:唐代旧方镇的简称。这里东川指梓、遂等州,山南指兴、元等州。

⑩摄:任官称谓。代理政事,常为"摄行"、"摄判"连用。

⑪三泉:县名。属兴元府,治今陕西宁强。

⑫桔柏津:在今四川广元西南嘉陵江、白龙江合流处。

⑬乙丑:依体例,"乙丑"有误,当从本书校记作"己丑"。

⑭与公俱西:指自秦州向赶赴成都。

⑮国家竭力以得秦、陇:蜀得秦、陇事参见第二百六十九卷均王贞明元年。

⑯绉(guà 挂):受阻、绊住。

⑰北路陷败:指武德、武定等节度使降后唐。

⑱白芳(tiáo 条):地名。属简州金水县,在今四川金堂境内。

【译文】

29 自从六月甲午日下雨以来,很少能看见太阳和星辰,江河百川的水到处溢流,总共过了七十五天之后才开始放晴。

30 郭崇韬为了报答北都留守孟知祥过去引荐过他的旧恩,临出发的时候,对皇帝说:"孟知祥这个人忠厚诚实,又有谋略,如果攻取西川之后要寻找主帅的话,这个人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又推荐了邺都副留守张宪,认为他稳重有见识,可以当宰相。十八日,伐蜀的大军向西出发。

31 蜀国安重霸劝王承休请蜀主到东边的秦州去游玩。王承休到任以后，马上就拆掉了府署的房子，修建竹宫，大兴土木，又强夺民间女子，教她们学唱歌跳舞，然后把跳舞的情景画成图像送给韩昭，让韩昭向蜀主进言；又把当地花木的样子画成图画献上，盛夸秦州山川风土的美妙。蜀主动了心，准备去秦州，大臣们很多人都出来劝阻，蜀主一概不予理睬；王宗弼上表劝谏，蜀主把他的表章丢在地上；太后哭哭啼啼地不吃饭，想劝阻他，也毫无效果。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上了将近有二千字的奏章，大意是说："先帝创业十分艰难，是希望传国万世。陛下从小生长在富贵的环境里，沉溺于酒色之中。秦州是羌人、胡人杂居的地方，那地方又多有瘴疠之气，陛下这一去，一方面随行有近万人要疲于来往奔波，另一方面沿途郡县要供应所需，怕也吃不消。而凤翔长久以来都是我们的仇敌，这一东去，一定又会因此挑起怨隙；唐朝刚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因为这次大军出动，恐怕也会引起怀疑。先皇帝在世时从来没有无故出游过，而陛下却是经常随便地离开皇宫。当年秦始皇到东方巡狩，銮驾就再也没能回来；隋炀帝南巡，龙舟也再没有北返。我们蜀国国力强盛，足以雄视邻国，边境上没有烽火战乱的忧患，但是国家内部却有心腹之患，百姓们流离失所，盗贼横行。从前李势屈服于桓温，刘禅投降于邓艾，这一切都说明，山河的地势虽然险要牢固，但也不是十分可靠的。"韩昭对蒲禹卿说："我先把你的奏章收下，等到主上从秦州回来，一定让狱吏一个字一个字地来问你！"王承休的妻子严氏长得很漂亮，蜀主过去曾经和她私通过，所以蜀主这次一心一意想去秦州。

23 冬，十月，排阵斩斫使李绍琛和李严率领三千名骁勇善战的骑兵和一万名步兵为前锋，招讨判官陈乂到了宝鸡以后，就声称有病，请求留下来。李愚怒骂他说："陈乂看到有利的时候就前进，害怕困难就要停下来。现在大军就要进入险境了，人心最容易动摇，应该把他斩首示众，以儆效尤！"从此军中再也没有人敢犹豫观望

的了。陈乂是蓟州人。

33 初四,蜀主率领数万大军从成都出发,初五,到达汉州。武兴节度使王承捷报告说唐朝的军队已经向西进发了,蜀主认为这是臣下们为了阻止自己出游而合伙编造的谎言,不肯相信这是真的,并且夸口说:"我正想炫耀一下武力呢!"接着继续向东而行。一路上和群臣们吟诗作赋,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34 十八日,李绍琛率兵攻打蜀国的威武城,蜀国的指挥使唐景思率兵出城投降;城使周彦裡等人知道难以坚守,也投降了。唐景思是秦州人。唐军夺得了城中的军粮二十万斛。李绍琛遣散了蜀军败兵一万多人,随即兼程赶往凤州。李严传快信劝王承捷投降。唐军负责军需的李继岌把凤翔府的所有积蓄的粮草补充给各路军队,还是不能满足需要,这时候人心惶惶。郭崇韬进入散关后,指着这里的山说:"我们这一去如果不能成功,就不能再回这儿来了。各位应当尽力死战。现在军需供应快要完了,应该先攻取凤州,好利用当地的粮食。"将领们都说蜀国的地势险要牢固,不可长驱直入,应该先按兵不动,观察一下敌军动向。郭崇韬征求李愚的意见,李愚说:"蜀国人对于蜀主的荒淫行径苦不堪言,没有人肯替他效力的。应该乘他们人心涣散之际,向他们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强大攻势,这样他们都会吓破胆,即使有山川险阻,又有谁能坚守呢?进军的势头不能缓下来。"这一天,李绍琛那边传来捷报,郭崇韬非常高兴,对李愚说:"您能这样料敌如神,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于是大军日夜兼程向前挺进。十九日,王承捷带着凤、兴、文、扶四州的印信和武兴节度使的印信旌节前来迎接大军,请求归降,这次唐军一下就得到了八千名降兵,四十万斛军粮。郭崇韬说:"平定蜀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了。"当即就以都统的名义任命王承捷代理武兴节度使。

二十日,蜀主到达利州,威武城的败兵逃了回来,这时蜀主才开始相信唐兵已经到来。王宗弼、宋光嗣对蜀主说:"东川、山南诸

州的兵力还很完整，陛下只要用大军扼守住利州，唐兵岂敢孤军深入？”蜀主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二十一日，蜀主任命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王宗俨、兼侍中王宗昱三人为三招讨，率领三万名军队迎战。随从大驾的士卒从绵州、汉州一直到深渡，前后拖拖拉拉有上千里之长，士卒们都愤恨不平，说：“龙武军的粮饷赏赐超过其他军好几倍，其他军队又怎么能够抵御敌人呢？”

李绍琛等人率军经过长举，兴州都指挥使程奉琏率领他的所属部队五百人前来投降，并且请求先修好桥梁栈道等待唐军的到来，这样唐军的推进就不用担心会有什么险阻了。二十二日，兴州刺史王承鉴弃城而逃，李绍琛等人攻下了兴州，郭崇韬让唐景思代理兴州刺史。二十六日，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而逃。李绍琛等人和蜀国的三招讨在三泉大战，结果蜀军大败，被斩杀了五千人，其余的士卒都四处逃散。在这次三泉战役中，唐军又夺得了军粮十五万斛，从此军用的粮草就富足了起来。

35 二十九日，唐朝在坤陵安葬了贞简太后。

36 蜀主得悉王宗勋等人惨败的消息，就从利州兼程往西逃去，并且砍断了桔柏津的浮桥；命令中书令、判六军诸卫事王宗弼率领大军坚守利州，并且下令把王宗勋等三个招讨斩首。

李绍琛日夜兼程直奔利州。蜀国武德留后宋光葆写信给郭崇韬，说：“请求唐兵不要进入我方境内，我将率领所属的辖地归降；如果不这样办的话，那我只有背城一战，以报答我们的国家了。”郭崇韬给他写了回信表示安抚，愿意接纳他。三十日，魏王李继岌到达兴州，宋光葆率领所属的梓、绵、剑、龙、普五个州，武定节度使王承肇率领所属的洋、蓬、壁三个州，山南节度使王宗威率领所属梁、开、通、渠、麟五个州，阶州刺史王承岳率所属阶州，都向唐军投降。王承肇是王宗侃的儿子。其余的各城镇也都望风归顺。

天雄节度使王承休和副使安重霸计划要袭击唐朝军队，安重霸说：“如果这一袭击不能获胜的话，那么大势就无可挽回了。蜀中

有十万精兵,形势险要牢固,唐兵就算再英勇,又怎么能够轻易闯过剑门天险?但是您身受国家的厚恩,知道国家有难不能不去救援,我愿意和您一道率兵西进。"王承休平时很信任安重霸,认为他讲得有道理。安重霸建议用钱财买通羌人,走文州、扶州这条路回去;王承休听从了他的建议,就让安重霸率领龙武军和招募来的士兵共一万二千人随行。即将出发的时候,州里的人在城外为他们饯行。王承休已经上路了,安重霸在他的马前参拜说:"国家用尽全力才得到秦州、陇州,如果我跟着开府您回朝,又有谁来守卫这块地方呢?开府您安心走吧,重霸愿意替您留守在这里。"当时王承休已经上路,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和招讨副使王宗汭从扶州、文州这条路向南进发;沿途一带都是不毛之地,羌人又不断地抢劫他们,他们只好一边自卫一边向前走,士卒们又冻又饿,到达茂州时,只剩下两千人了。安重霸不久就率秦州、陇州投降了唐军。

37 高季兴经常想攻取三峡,只是因为畏惧蜀国峡路招讨使张武的威名,才迟迟不敢动手。现在,借着唐军的兵势,就让他的儿子行军司马高从诲暂时代理军府的事务,而自己亲自率领水军上溯三峡要攻取施州。张武用铁链子封锁了江上的通路,高季兴派遣勇士乘着小船去砍断这些铁链子。这时碰巧刮起了大风,船被风一吹,挂在了铁链子上,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两岸蜀军的箭、石纷纷飞了下来,砸坏了他的战船,高季兴只好乘一只小船逃了回去。不久张武听说蜀军的北路已经战败,于是就率领所属的夔、忠、万三州派遣使者到魏王那里请求投降。

38 郭崇韬给王宗弼等人送去了一封信,向他们说明了利害关系;李绍琛的军队还没有到达利州,王宗弼就放弃城池率兵向西撤退。王宗勋等三位招讨使在白芳追上了王宗弼,王宗弼从怀中掏出诏书给他们看,并对他们说:"宋光嗣命令我杀死你们。"三位招讨和王宗弼相抱成一团哭了起来,最后他们合伙商议准备与唐军议和。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七十四

后唐纪三　起旃蒙作噩十一月，尽柔兆阏茂三月，不满一年。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

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后宫迎于七里亭。蜀主入妃嫔中作回鹘队入宫。丁酉，出见群臣于文明殿，泣下沾襟，君臣相视，竟无一言以救国患。

戊戌，李绍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昭武节度使林思谦先弃城奔阆州，遣使请降。甲辰，魏王继岌至剑州，蜀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合、渝、泸、昌五州降[1]。

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门，严兵自卫。蜀主及太后自往劳之，宗弼骄慢无复臣礼。乙巳，劫迁蜀主及太后后宫诸王于西宫，收其玺绶，使亲吏于义兴门邀取内库金帛，

悉归其家。其子承涓杖剑入宫,取蜀主宠姬数人以归。丙午,宗弼自称权西川兵马留后。

李绍琛进至绵州,仓库民居已为蜀兵所燔,又断绵江浮梁,水深,无舟楫可渡,绍琛谓李严曰:"吾悬军深入,利在速战。乘蜀人破胆之时,但得百骑过鹿头关[2],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缮桥梁,必留数日,或教王衍坚闭近关[3],折吾兵势,倘延旬浃,则胜负未可知矣。"乃与严乘马浮渡江,从兵得济者仅千人,溺死者亦千余人,遂入鹿头关;丁未,进据汉州;居三日,后军始至。

宗弼遣使以币马牛酒劳军,且以蜀主书遗李严曰:"公来吾即降。"或谓严:"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严不从,欣然驰入成都,抚谕吏民,告以大军继至。蜀君臣后宫皆恸哭。蜀主引严见太后,以母妻为托。宗弼犹乘城为守备,严悉命撤去楼橹。

己酉,魏王继岌至绵州,蜀主命翰林学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锴草降书[4],遣兵部侍郎欧阳彬奉之以迎继岌及郭崇韬。

王宗弼称蜀君臣久欲归命,而内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李周辂、欧阳晃荧惑蜀主,皆斩之,函首送继岌。又责文思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成都尹韩昭佞谀,枭于金马坊门[5]。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徐延琼、果州团练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顾在珣及诸贵戚皆惶恐,倾其家金帛妓妾以赂宗弼,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杀之。

辛亥,继岌至德阳。宗弼遣使奉牋,称已迁蜀主于西

第[6]，安抚军城，以俟王师。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后宫及珍玩赂继岌及郭崇韬，求西川节度使，继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献为！"留其物而遣之。

李绍琛留汉州八日以俟都统[7]，甲寅，继岌至汉州，王宗弼迎谒；乙卯，至成都。丙辰，李严引蜀主及百官仪卫出降于升迁桥[8]，蜀主白衣、衔璧、牵羊，草绳萦首，百官衰绖、徒跣、舆榇[9]，哭俟命。继岌受璧，崇韬解缚，焚榇，承制释罪；君臣东北向拜谢。丁巳，大军入成都。崇韬禁军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师至克蜀[10]，凡七十日。得节度十，州六十四，县一百四十九，兵三万，铠仗、钱粮、金银、缯锦共以千万计。

高季兴闻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过也。"梁震曰："不足忧也。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不知其不为吾福！"

楚王殷闻蜀亡，上表称："臣已营衡麓之间为菟裘之地，愿上印绶以保余龄。"上优诏慰谕之。

【注释】

①武信节度使：蜀置武信军治遂州，辖遂、合、渝、泸、昌五州。

②鹿头关：地名。在今四川德阳东北鹿头山上。

③王衍坚守近关：王衍即蜀主；近关指鹿头关。

④降表、降书：降表上呈后唐皇帝，降书送达军前。

⑤金马坊：地名。在成都城中，因有金马碧鸡祠，故以名坊。

⑥西第：因其已奉表请降，所以不敢称西宫，但称西第。

⑦都统：即魏王李继岌，其任伐蜀都统事见第二百七十三卷同光三年九月丁酉。

⑧升迁桥:在成都北五里。

⑨榇(chèn 衬):空棺为榇。

⑩至克蜀句:自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王建取蜀,至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王衍降后唐,前蜀政权共存在三十四年。

【译文】

后唐纪三　起乙酉(公元925年)十一月,止丙戌(公元926年)三月,不满一年。

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乙酉,公元925年)

1十一月,初七,蜀主回到成都,朝廷百官和后宫妃嫔们到七里亭迎接他。蜀主走到妃嫔群中仿效回纥人队形率领她们进入宫中。初八,蜀主出来在文明殿会见群臣,哭得泪水沾湿了衣襟,蜀主和群臣只是脸对脸地呆看着,最终谁也没能说出一句拯救国家危难的话。

初九,李绍琛到达利州,修复桔柏浮桥。蜀国的昭武节度使林思谔在此之前已经弃城逃到阆州,现在又派遣使者回来请求投降。十五日,魏王李继岌到达剑州,蜀国的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率领所属遂、合、渝、泸、昌五个州投降。

王宗弼到达成都,登上大玄门,部署军队自卫。蜀主和太后亲自前去慰劳他,王宗弼非常傲慢,连作人臣的起码礼节都没有。十六日,王宗弼劫持了蜀主、太后和后宫的诸位王子,把他们迁到西宫,没收了他们的玺印,又派遣自己的亲信官吏到义兴门搬取内府的金银布帛,全部搬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他的儿子王承涓拿着剑进入宫中,带走几个蜀主宠爱的姬妾回到家中。十七日,王宗弼自称代理西川兵马留后。

李绍琛进兵到达绵州,这里的仓库和民房已经被蜀兵放火焚烧,绵江浮桥也被破坏,江水很深,又没有船只可以渡河,李绍琛对

李严说："我们孤军深入，只有速战速决才对我们有利。现在乘蜀兵吓破胆的时候，只要有百余名骑兵攻过鹿头关，他们就会接连不断地请求投降；如果我们要等修好浮桥之后再进攻，那一要停留好几天，如果要让王衍牢固地封锁住了鹿头关，就会挫败我军的攻势，倘若再拖延十来天，那胜负就难以预料了。"于是就和李严骑马渡江，跟从他们渡过江的士卒仅有一千人，渡河中淹死在河里的也有一千多人，接着他们就攻进了鹿头关；十八日，占据了汉州，在那里住了三天，后面的大军才赶到。

王宗弼派遣使者带着钱币、马牛、酒肉前来慰劳唐军，又带来了蜀主写的信给李严，说："您到了这里我就投降。"这时有人提醒李严说："您最先提出征伐蜀国的策略，蜀国人对您恨之入骨，您千万不能去。"李严没有听他的劝告，高高兴兴地快马进入成都，抚慰那里的官吏和百姓，告诉他们说唐朝的大军随后就到。蜀国的君臣和后宫妃嫔们都失声痛哭。蜀主领着李严去见太后，把他的母亲和妻子托付给他。王宗弼还在城墙上进行守备，李严命令他把所有的防守器具全部撤去。

二十日，魏王李继岌到达绵州，蜀主命令翰林学士李昊起草送呈唐朝皇帝的降表，又命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锴起草送达唐军的投降书，派遣兵部侍郎欧阳彬拿着去迎接李继岌和郭崇韬。

王宗弼声称蜀国君臣早就想归顺唐朝了，只是因为内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李周辂、欧阳晃等迷惑了蜀主；于是把他们都杀了，把他们的头装在木盒子里送给李继岌。又追究文思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成都尹韩昭奸佞谄谀的行为，把他在金马坊门枭首示众。内外马步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徐延琼、果州团练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顾在珣以及一些皇亲国戚们都惶恐不安，他们把家中所有的金帛妓妾都送来贿赂王宗弼，这样才得以免除一死。凡是平时惹王宗弼不高兴的人，王宗弼都把他们杀了。

二十二日，李继岌到达德阳。王宗弼派遣使者送去书信，说已

经把蜀主迁到了西第，他自己正在安抚城中的军民，以等待王师的到来。又派他的儿子王承班用蜀主的后宫和珍贵玩物来贿赂李继岌和郭崇韬，请求能任命他为西川节度使，李继岌说："这些都是我家的东西，怎么能算是献给我呢？"于是把送来的东西留了下来，而把来人差遣了回去。

李绍琛在汉州滞留了八天时间等待都统李继岌的到来，二十五日，李继岌到达汉州，王宗弼前来迎拜；二十六日，李继岌到达成都。二十七日，李严带着蜀主和百官仪卫整齐地到升迁桥投降，蜀主身穿白衣、口衔玉璧、牵着羊，用草绳缠绕着头，百官也都穿着丧服，光着脚板，用车子拉着一具空棺，他们号哭大哭，等候发落。李继岌接受了蜀主的玉璧，郭崇韬解下了他的草绳，把空棺烧掉，按照皇帝的旨意赦免了他们的罪行；蜀国君臣都向着东北方拜谢了皇帝。二十八日，唐朝的大军进入成都。郭崇韬严禁士卒们侵扰抢掠百姓，所以市面上照常贸易。唐军从出师到攻下蜀国，共用了七十天。夺取十个节度，六十四个州，二百四十九个县，俘获士卒三万，还有铠甲兵仗、钱财粮草、金银钱币、缯锦布帛等数以千万计。

高季兴得知蜀国已经灭亡，当时他正在吃饭，吃惊得跌落了勺子和筷子，说："这是老夫我的过错啊！"梁震说："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唐主得到蜀国以后会更加骄傲，他自己的灭亡也不会太久了，这也难说不是我们的福气呢！"

楚王马殷得知蜀国已经灭亡，就上表声称："臣已经在衡山的山麓准备好了告老退隐的地方，希望能交回印绶以求终老余年。"皇帝下了一道嘉奖诏书安慰了他一番。

2 平蜀之功，李绍琛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与郭崇韬善，崇韬数召璋与议军事。绍琛心不平，谓璋曰："吾有平

蜀之功，公等朴樕相从[1]，反咕嗫于郭公之门[2]，谋相倾害。吾为都将，独不能以军法斩公邪！”璋诉于崇韬。十二月，崇韬表璋为东川节度使，解其军职[3]。绍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险阻，定两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见崇韬言：“东川重地，任尚书有文武才，宜表为帅。”崇韬怒曰：“绍琛反邪，何敢违吾节度！”绍琛惧而退。

初，帝遣宦者李从袭等从魏王继岌伐蜀；继岌虽为都统，军中制置补署一出郭崇韬，崇韬终日决事，将吏宾客趋走盈庭，而都统府惟大将晨谒外，牙门索然，从袭等固耻之。及破蜀，蜀之贵臣大将争以宝货、岐乐遗崇韬及其子廷诲，魏王所得，不过匹马、束帛、唾壶、麈柄而已[4]，从袭等益不平。

王宗弼之自为西川留后也，赂崇韬求为节度使，崇韬阳许之，既而久未得，乃帅蜀人列状见继岌，请留崇韬镇蜀。从袭等因谓继岌曰：“郭公父子专横，今又使蜀人请己为帅，其志难测，王不可不为之备。”继岌谓崇韬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岳[5]，不可离庙堂，岂有弃元老于蛮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请诸人诣阙自陈。”由是继岌与崇韬互相疑。

会宋光葆自梓州来，诉王宗弼诬杀宋光嗣等；又，崇韬征犒军钱数万缗于宗弼，宗弼靳之，士卒怨怒，夜，纵火喧噪。崇韬欲诛宗弼以自明，己巳，白继岌收宗弼及王宗勋、王宗渥，皆数其不忠之罪，族诛之，籍没其家。蜀人争食宗弼之肉。

3 辛未,闽忠懿王审知卒[6],子延翰自称威武留后。汀州民陈本聚众三万围汀州,延翰遣右军都监柳邕等将兵二万讨之。

4 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魏王继岌诘之曰:"居大镇,拥强兵,何以不拒战?"对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则何以不降?"对曰:"王师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几人?"对曰:"万二千人。"曰:"今归者几人?"对曰:"二千人。"曰:"可以偿万人之死矣。"皆斩之,并其子。

5 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阳[7]。帝议选北都留守,枢密承旨段徊等恶邺都留守张宪,不欲其在朝庭,皆曰:"北都非张宪不可。宪虽有宰相器,今国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独系一方安危,不为重也。"乃徙宪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户部尚书王正言为兴唐尹,知邺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彦琼为邺都监军。彦琼,本伶人也,有宠于帝。魏、博等六州军旅金谷之政皆决于彦琼,威福自恣,陵忽将佐,自正言以下皆诌事之。

6 初,帝得魏州银枪效节都近八千人,以为亲军[8],皆勇悍无敌。夹河之战,实赖其用,屡立殊功,常许以灭梁之日大加赏赉。既而河南平,虽赏赉非一,而士卒恃功,骄恣无厌,更成怨望。是岁大饥,民多流亡,租赋不充,道路途潦,漕辇艰涩,东都仓廪空竭,无以给军士。租庸使孔谦日于上东门外望诸州漕运[9],至者随以给之。军士乏食,有雇妻

鬻子者，老弱采蔬于野，百十为群，往往馁死，流言怨嗟，而帝游畋不息。己卯，猎于白沙，皇后、皇子、后宫毕从。庚辰、宿伊阙；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龛涧；癸未，还宫。时大雪，吏卒有僵仆于道路者。伊、汝间饥尤甚，卫兵所过，责其供饷，不得，则坏其什器，撤其室庐以为薪，甚于寇盗，县吏皆窜匿山谷。

7 有白龙见于汉宫；汉主改元白龙，更名曰龚。

8 长和骠信郑旻遣其布燮郑昭淳求婚于汉⑩，汉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长和即唐之南诏也。

9 成德节度使李嗣源入朝。

10 闰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阳，帝宠待甚厚。

【注释】

①朴樕(sù 速)：木名。亦作"樕朴"，小木、散材，此处比喻董璋是小材。

②咕嗫(chè 彻 niè 聂)：低声细语的样子。

③解其军职：解除董璋军职，以防止李绍琛以军法惩治他。

④麈(zhǔ 主)：麈尾的省称，即拂尘。

⑤侍中：指郭崇韬，时郭氏任侍中。

⑥审知：即王审知，五代时闽国的创立者。公元 909～925 年在位。字信通，光州固始人。

⑦促召赴洛阳：促其先至洛阳，而后去成都赴任。

⑧以为亲军：参见第二百六十九卷均王贞明元年。

⑨上东门：洛阳城东面三门之一。

⑩骠信、布燮：长和国职官名。

【译文】

2 平定蜀国的功劳，李绍琛最多，他的地位也在董璋之上；但是

董璋平时和郭崇韬很要好,郭崇韬多次把董璋召来商议军机大事。李绍琛对此心中愤恨不平,他对董璋说:"我有平定蜀国的功劳,而你和一些人只不过是跟从的小角色,却整天在郭公门下叽叽咕咕,想要谋害我。我身为都将,难道不能根据军法杀了你吗?"董璋把这些话告诉了郭崇韬。十二月,郭崇韬上表给皇帝任命董璋为东川节度使,并且解除了他的军职。这样一来,李绍琛更加恼怒,说:"我亲冒白刃,历经险阻,平定东西两川,而董璋却坐享其成!"于是就去找郭崇韬说:"东川是个重要的地方,任圜尚书兼有文武之才,应该上表任命他为军帅。"郭崇韬发怒说:"李绍琛你要造反吗?"你敢不听我的指挥!"李绍琛吓得退了下去。

当初,皇帝派遣宦官李从袭等人随从魏王李继岌征伐蜀国;李继岌虽然名义上是都统,但军中的一切军事谋划和人事安排都取决于郭崇韬,郭崇韬整天处理公务,将领官吏宾客们都纷纷奔走于他的门下,而都统李继岌的府上除了大将们早晨前来拜见请安外,平时衙门之内冷冷清清,李从袭等人本来对此就感到羞辱。到了攻取蜀国之后,蜀国的贵臣大将们都争相把宝货、妓乐赠送给郭崇韬和他的儿子郭廷诲,而魏王李继岌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马匹、束帛、唾壶、麈柄而已,李从袭等人心里更加愤恨不平。

王宗弼自命为西川留后之后,就贿赂郭崇韬请求任命他为节度使,郭崇韬表面上答应了,之后过了很久还是没有动静,王宗弼于是就率领一些蜀人呈文求见李继岌,请求把郭崇韬留下来镇守蜀地。李从袭等人乘机对李继岌说:"郭公的父子都很专横,现在又让蜀人来请求让他当统帅,他的心思恐怕难以预测,大王你不能不作点防备。"李继岌对郭崇韬说:"皇上倚仗着侍中您,就像依靠山岳一样,不会让您远离庙堂的,怎么肯忍心把元老重臣弃置在蛮荒之地呢?况且这事也不是我敢做主的,还是请诸位到朝廷上自己去陈说吧。"从此李继岌和郭崇韬之间就相互产生了猜疑。

正好这时宋光葆从梓州来到,他检举了王宗弼滥杀宋光嗣等

人的情况；又赶上郭崇韬向王宗弼征调数万缗劳军钱，但王宗弼吝啬不肯给，士卒们埋怨愤怒，当夜就纵火喧闹。郭崇韬也想杀掉王宗弼借以表白自己，初十，告诉李继岌收捕了王宗弼、王宗勋、王宗渥，宣判了他们为臣不忠的罪行，然后诛灭全族，抄没了他们所有的全部家产。王宗弼被杀之后，蜀国人争着要吃他的肉。

3 十二日，闽国忠懿王王审知去世，他的儿子王延翰自称威武留后。汀州百姓陈本聚集了三万名部众围攻汀州，王延翰派遣右军都监柳邕等人率兵二万前去讨伐。

4 十四日，王宗休、王宗汭到了成都，魏王李继岌责问他们说："他们驻守大镇，拥有强兵，为什么不抵抗？"他俩回答说："害怕大王的神武"。李继岌问："那么为何又不投降呢？"回答说："大王的军队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辖境。"问："和你们一道进入羌地的共有多少人？回答说："一万二千人。"李继岌又问："现在回来的有多少人？"回答说："二千人"。李继岌最后说："那好，你们可以为这一万人的死偿命了。"于是把两人都杀了，同时被杀的还有他们的儿子。

5 十七日，任命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并催促他先到洛阳。皇帝和臣下们商议另外挑选一位北都留守，枢密承旨段徊等人讨厌邺都留守张宪，不想让他留在朝廷之中，于是都建议说："北都留守非张宪不可。张宪虽然有作宰相的才能，但是现在国家新近得到中原，宰相就在天子眼前，如果有什么事情办得不妥当，还有皇上纠正他，和北都单独维系一方的安危比起来，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于是调张宪出任太原尹，主持北都留守事务。任命户部尚书王正言为兴唐尹，主持邺都留守事务。王正言年老糊涂，皇帝又任命武德使史彦琼为邺都监军。史彦琼本来是个伶人，深受皇帝的宠爱。魏、博等六州的军队钱粮事务都归史彦琼掌管，他作威作福，肆意陵侮将佐们，除王正言外，官吏们都巴结奉承他。

6 当初，皇帝得到魏州的银枪效节都将近有八千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信部队，这些人打起仗来都勇敢强悍，所向无敌。在黄河

两岸的各个战役中，他们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属建奇功，于是皇帝向他们许愿说，等到消灭梁朝的那一天，一定对他们大加赏赐。在平定了黄河以南之后，虽然对他们也不止一次地进行赏赐，但这些人却自恃有功，不仅骄横放肆，而且还贪得无厌，反而对皇帝心怀不满。这一年发生饥荒，很多老百姓都背乡离井，租税更加征收不足，加上道路上到处是积水，水陆交通都不通畅，东都的粮库也空了起来，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分给士卒的。租庸使孔谦每天都到洛阳城的上东门外，眼巴巴地等待各州从水路运来的粮食，只要一运到马上就分发给士卒们。士卒们由于缺乏食物，有的人把妻子典押给别人，有的人卖儿子，年老体弱者就去野外挖野菜充饥，几十上百的人往往成群地饿死在野外，人们怨声载道，而皇帝却照样在外不停地游玩打猎。二十日，皇帝在白沙打猎，皇后、皇子和后宫的妃嫔们都跟随着。二十一日，住在伊阙；二十二日，住在潭泊；二十三，住在龛涧；二十四日，回到宫中。当时天上下着大雪，随行的官吏士卒中有人就冻僵跌倒在路上。伊州、汝州一带的饥荒情况更加严重，皇帝的卫兵在所经过的地方，都要向当地催要一应所需，如果办不到，他们就砸坏主人的日常用具，把别人的房子拆掉当柴烧，凶狠得比强盗还厉害，县里的官吏们都纷纷逃到山谷里躲藏了起来。

7 有一条白龙出现在汉国宫中，汉主于是就改年号为白龙，并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为龚。

8 长和的骠信郑旻派遣他的布燮郑昭淳来向汉国求婚，汉主把女儿增城公主嫁给了他。长和就是过去唐朝时的南诏。

9 成德节度使李嗣源入京朝见。

10 闰十二月，初一，孟知祥到了洛阳，皇帝对他非常宠信优待。

11 帝以军储不足，谋与群臣，豆卢革以下皆莫知为计。吏部尚书李琪上疏，以为："古者量入以为出，计农而发兵，故虽有水旱之灾而无匮乏之忧。近代税农以养兵，未有农富给而兵不足，农捐瘠而兵丰饱者也。今纵未能蠲省租税，苟除折纳、纽配之法[1]，农亦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12 丁酉，诏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无取者悉纵归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韬随事奖任。又赐王衍诏，略曰："固当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13 庚子，彰武、保大节度使兼中书令高万兴卒，以其子保大留后允韬为彰武留后。

14 帝以军储不充，欲如汴州，谏官上言："不如节俭以足用，自古无就食天子。今杨氏未灭[2]，不宜示以虚实。"乃止。

15 辛亥，立皇弟存美为邕王，存霸为永王，存礼为薛王，存渥为申王，存乂为睦王，存确为通王，存纪为雅王。

16 郭崇韬素疾宦官，尝密谓魏王继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骒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尽去之，专用士人。"吕知柔窃听，闻之，由是宦官皆切齿。

时成都虽下，而蜀中盗贼群起，布满山林。崇韬恐大军既去，更为后患，命任圜、张筠分道招讨，以是淹留未还。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韬不出郊迎，及见，礼节又倨，延嗣怒。李从袭谓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万福，

而郭公专权如是。郭廷诲拥徒出入，日与军中骁将、蜀土豪杰狎饮，指天画地，近闻白其父请表已为蜀帅；又言'蜀地富饶，大人宜善自为谋'。今诸军将校皆郭氏之党，王寄身于虎狼之口，一朝有变，吾属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归，具以语刘后，后泣诉于帝，请早救继岌之死。

前此帝闻蜀人请崇韬为帅，已不平，至是闻延嗣之言，不能无疑。帝阅蜀府库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货无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闻蜀破，其珍货皆入于崇韬父子，崇韬有金万两，银四十万两，钱百万缗，名马千匹，他物称是，廷诲所取，复在其外；故县官所得不多耳[33]。"帝遂怒形于色。及孟知祥将行，帝语之曰："闻郭崇韬有异志，卿到，为朕除之。"知祥曰："崇韬，国之勋旧，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无他志则遣还。"帝许之。

壬子，知祥发洛阳。帝寻复遣衣甲库使马彦珪驰诣成都观崇韬去就[1]，如奉诏班师则已，若有迁延跋扈之状，则与继岌图之。彦珪见皇后，说之曰："臣见向延嗣言蜀中事势忧在朝夕，今上当断不断，夫成败之机，间不容发，安能缓急禀命于三千里外乎！"皇后复言于帝，帝曰："传闻之言，未知虚实，岂可遽尔果决！"皇后不得请，退，自为教与继岌，令杀崇韬。知祥行至石壕，彦珪夜叩门宣诏，促知祥赴镇，知祥窃叹曰："乱将作矣！"乃昼夜兼行。

17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凑。湖南地多铅铁，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

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18 吴越王镠遣使者沈瑫致书，以受玉册、封吴越国王告于吴，吴人以其国名与己同⑤，不受书，遣瑫还。仍戒境上无得通吴越使者及商旅。

【注释】

①折纳、纽配之法：折纳即是在货重钱轻之时，折价交纳实物；纽配即是纽数而科配。

②杨氏：指吴国杨溥，后唐最大的敌国。

③县官：近臣对皇帝的称呼。

④衣甲库使：官名。后唐庄宗所置，为内诸司使之一。

⑤以其国名与己同：嫌其地居越境而兼有吴国之名。

【译文】

11 皇帝因为军队的粮食储备不足，就召集群臣商议，豆卢革以下的大臣们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吏部尚书李琪向皇帝上疏，认为："自古以来都是根据收入的情况，再决定支出的多少，根据农时的忙闲再发动战争，所以即便是出现了水涝旱灾，也不会出现缺衣少食的忧虑。近代以来都是靠向农民征税来供养军队，从来都没有过农民富足而兵用不足，或者农民贫困而军队却能丰衣足食的情况。现在即使不能减免租税，如果能把折纳、纽配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先免除，农人们也可以稍微得以喘一口气了。"皇帝当即命令主管部门就按照李琪所讲的去办，然而最终还是没能执行下来。

12 初九，皇帝下诏，把原蜀国所任命四品以上的官员按不同的情况降职安排，五品以下的，如果才干和门第都没有什么特殊的，

一律让他们回家乡去;在唐军入蜀时率先投诚的和有功劳的,都委托郭崇韬根据具体情况来奖励或任用他们。又赐给王衍诏书,大意是说:"本来应当割出一块土地来分给你,绝对不会把你逼上绝路。日、月、星三辰在天作证,一句话也不会欺骗你。"

13 十二日,彰武、保大节度使兼中书令高万兴去世。任命他的儿子保大留后高允韬为彰武留后。

14 因为洛阳的军粮储备不足,皇帝准备去汴州,谏官劝阻说:"不如节俭开支来满足需要,自古以来就没有去找粮食吃的天子,现在杨氏还没有被消灭,不应该让他们看出虚实来。"皇帝这才作罢。

15 二十三日,册立皇弟李存美为邕王,李存霸为永王,李存礼为薛王,李存渥为申王,李存乂为睦王,李存确为通王,李存纪为雅王。

16 郭崇韬一贯痛恨宦官,他曾经私下里对魏王李继岌说:"大王以后主掌天下,骟了的马都不应该骑,何况任用宦官?最好把他们全部除去,专门任用士人。"吕知柔躲在外面偷听,听到了这一番话,从此宦官们对郭崇韬恨得咬牙切齿。

当时成都虽然被攻下来了,但是蜀中到处盗贼并起,布满山林。郭崇韬担心大军撤离之后,这些盗贼就会成为后患,就命令任圜、张筠分路前去讨伐招抚他们,因此停留了很久还没有班师回朝。皇帝派遣宦官向延嗣前来催促起程,郭崇韬没有到郊外去迎接,与向延嗣见面的时候,礼节上又十分傲慢,向延嗣非常生气。李从袭对向延嗣说:"魏王是太子;皇上还健在,而郭公竟然如此专权跋扈。郭廷诲带着随从出入,每天都和军中的骁勇将领、蜀地的豪杰们在一块喝酒胡混,指天画地,胡吹乱捧。最近又听说他让他父亲向皇帝上表,请求任命他为蜀帅,又对他父亲说:'蜀国这个地方很富饶,大人应该好自打算。'现在各军的将领都是郭氏的党羽,大王正寄身在虎狼的口中,一旦有变,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骨

头会丢在什么地方哟!"说完,两人就面对面地哭了起来。向延嗣回到朝廷以后,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刘皇后。皇后又哭着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皇帝,请求及早援救李继岌,使他免于一死。

在此之前皇帝听说蜀人请求委任郭崇韬为蜀地的统帅,心中就已经很不愉快,现在又听了向延嗣的这样一番话,心中不能不起了疑心。皇帝查阅蜀国府库的帐册,怀疑地说:"人们都说蜀中的珍宝数不胜数,怎么这上面登录的却是这么少?"向延嗣回答说:"臣听说蜀国被攻破之后,那里的珍宝财物都到了郭崇韬父子的手中,郭崇韬现有黄金一万两,白银四十万两,钱币百万缗,名贵的马上千匹,其他的东西价值也与此相当,他的儿子郭廷诲所搜刮到的,还在这些数目之外;所以皇上所得到的就所剩不多了。"皇帝听后,气愤得脸都变了颜色。到了孟知祥就要到成都赴任的时候,皇帝对他说:"听说郭崇韬有异心,你到了那里之后,替朕把他杀了。"孟知祥说:"郭崇韬是国家有功勋的元老大臣,不会出现这些情况。等臣到蜀地后仔细观察,如果他没有异心就送他回来。"皇帝同意了他的作法。

二十四日,孟知祥从洛阳出发。皇帝不久不派遣衣甲府使马彦珪赶往成都观察郭崇韬的举动,如果他能遵奉诏令班师回朝就算了,如果稍有拖延或表现出专横跋扈的样子,就和李继岌一道把他解决了。马彦珪又私下求见刘皇后,劝她说:"臣听向延嗣说蜀中的情势危在旦夕,而现在皇上又当断不断,事情成败的关键,这中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在事情紧急的时候又怎么能够在三千里之外请示命令呢?"皇后又把这些告诉了皇帝,皇帝说:"这些都是道听途说的话,难以判断真假,怎么可以立刻就作判断呢?"皇后的企图未能得逞,退下来之后,她就自己给李继岌写了个告谕,命令他杀死郭崇韬。孟知祥走到石壕,马彦珪在夜间敲开他的门宣读了皇帝的诏书,催促他赶快到任,孟知祥私下叹气说:"祸乱就要开始了!"于是他日夜兼程,赶赴成都。

17 当初,楚王马殷取得湖南以后,对于商贩都不征税,因此四面八方的商贩都聚集到湖南来。湖南这块地方盛产铅、铁、马殷采纳军都判官高郁的建议,用铅和铁铸成钱,商贩们一离开楚境,这种钱币到别处不能使用,只有用这些钱再买其他的货物带走,这样楚国就能够用国内所多余的东西交易到天下的百货,国家因此而富裕起来。湖南的百姓原来都不种桑养蚕,高郁就下令人们在交税的时候都要用绢帛来代替钱,不久,民间的纺织业就盛行了起来。

18 吴越王钱镠派遣使者沈瑫给吴国送来一封国书,把接受玉册、被封为吴越国王的事告知吴国,吴国人嫌他的国名和自己国家的名字有部分相同,因此拒绝接受国书,并且把沈瑫遣送回去。仍旧警戒边境,不让吴越国的使者和商贩通行。

明宗圣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1]

天成元年[2]

1 春,正月,庚申,魏王继岌遣李继岍、李严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数千人诣洛阳。

2 河中节度使、尚书令李继麟自恃与帝故旧,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诸伶宦求匄无厌[3],遂拒不与。大军之征蜀也,继麟阅兵,遣其子令德将之以从。景进与宦官谮之曰:"继麟闻大军起,以为讨己,故惊惧,阅兵自卫。"又曰:"崇韬所以敢倔强于蜀者,与河中阴谋,内外相应故也。"继麟闻之惧,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亲止之,继麟曰:"郭侍中功高于我。今事势将危,吾得见主上,面陈至诚,则谗人获罪矣。"癸亥,继麟入朝。

3 魏王继岌将发成都，令任圜权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诸军部署已定，是日，马彦珪至，以皇后教示继岌，继岌曰："大军垂发，彼无衅端，安可为此负心事！公辈勿复言。且主上无敕，独以皇后教杀招讨使，可乎？"李从袭等泣曰："既有此迹，万一崇韬闻之，中途为变[1]，益不可救矣。"相与巧陈利害，继岌不得已从之。甲子旦，从袭以继岌之命召崇韬计事，继岌登楼避之。崇韬方升阶，继岌从者李环挝碎其首，并杀其子廷海、廷信。外人犹未之知。都统推官滏阳李崧谓继岌曰："今行军三千里外，初无敕旨，擅杀大将，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独不能忍之至洛阳邪？"继岌曰："公言是也，悔之无及。"崧乃召书吏数人，登楼去梯，矫为敕书，用蜡印宣之[2]，军中粗定。崇韬左右皆窜匿，独掌书记滏阳张砺诣魏王府恸哭久之。继岌命任圜代崇韬总军政。

4 魏王通谒李廷安献蜀乐工二百余人，有严旭者，王衍用为蓬州刺史，帝问曰："汝何以得刺史？"对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许复故任。

5 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时新杀郭崇韬，人情未安，知祥慰抚吏民，犒赐将卒，去留帖然。

6 闽人破陈本，斩之[3]。

7 契丹主击女真及渤海[4]，恐唐乘虚袭之，戊寅，遣梅老鞋里来修好。

8 马彦珪还洛阳，乃下诏暴郭崇韬之罪，并杀其子廷说、廷让、廷议，于是朝野骇惋，群议纷然，帝使宦者潜察之。

保大节度使睦王存乂，崇韬之婿也；宦者欲尽去崇韬之党，言“存乂对诸将攘臂垂泣，为崇韬称冤，言辞怨望。”庚辰，幽存乂于第，寻杀之。

景进言：“河中人有告变，言李继麟与郭崇韬谋反；崇韬死，又与存乂连谋。”宦官因共劝帝速除之，帝乃徙继麟为义成节度使，是夜，遣蕃汉马步使朱守殷以兵围其第，驱继麟出徽安门外杀之，复其姓名曰朱友谦[8]。友谦二子，令德为武信节度使，令锡为忠武节度使；诏魏王继岌诛令德于遂州，郑州刺史王思同诛令锡于许州，河阳节度使李绍奇诛其家人于河中。绍奇至其家，友谦妻张氏帅家人二百余口见绍奇，曰：“朱氏宗族当死，愿无滥及平人。”乃别其婢仆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张氏又取铁券以示绍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赐也，我妇人，不识书，不知其何等语也。”绍奇亦为之惭。友谦旧将史武等七人，时为刺史，皆坐族诛。

时洛中诸军饥窘，妄为谣言，伶官采之以闻于帝，故朱友谦、郭崇韬皆及于祸。成德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源亦为谣言所属，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谓嗣源曰：“令公勋业振主[9]，宜自图归藩以远祸。”嗣源曰：“吾心不负天地，祸福之来，无所可避，皆委之于命耳。”时伶宦用事，勋旧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数四，赖宣徽使李绍宏左右营护，以是得全。

9 魏王继岌留马步都指挥使陈留李仁罕、马军都指挥使东光潘仁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浚仪张

业、牙内指挥使文水武漳、骁锐指挥使平恩李廷厚戍成都。甲申，继岌发成都，命李绍琛帅万二千人为后军，行止常差中军一舍。

【注释】

①明宗：李嗣源（公元867—933年），五代后唐皇帝，公元926～933年在位。沙陀部人，少名邈佶烈，后为晋王李克用养子，改名嗣源。官至蕃汉马步军总管。即位后改名亶。

②天成元年：此年四月改元，见下卷。

③匄（gài 盖）：同"丐"。乞求。

④中途：指回师京城途中。

⑤用蜡印：用蜡摹刻中书省印，以加盖在伪造的敕书上。

⑥破陈本句：陈本围汀州事见本卷同光二年十二月。

⑦女真：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名，满族的祖先。周时称肃慎氏、汉时称挹娄、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五代时始称女真。

⑧复其姓名：朱友谦改名李继麟事，见第二百七十二卷同光元年。

⑨振主：胡三省原校以为"振"当作"震"。

【译文】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上之上

天成元年（丙戌，公元926年）

1 春，正月，初三，魏王李继岌派遣李继晖、李严带领人马护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数千人前往洛阳。

2 河中节度使、尚书令李继麟依仗自己和皇帝是老相识，并且又有功劳，皇帝待他也很好，同时也苦于那些伶人宦官们对他的贪得无厌，最后就干脆拒绝不给他们。唐朝大军征伐蜀国的时候，李继麟也检阅军队，准备派遣他的儿子李令德率军随同出征。伶人景进和宦官们就毁谤他说："李继麟听说朝廷调动大军，就认为是来讨

伐他的，所以感到惊恐，也就赶快检阅军队准备顽抗”。又说：“郭崇韬之所以敢在蜀中那样跋扈，是与河中节度使暗中密谋、两人内外勾结有密切关系的。李继麟听到这些话后感到很害怕，准备亲自到朝廷上说明情况，他的亲信们都阻止他，李继麟说：“郭崇韬侍中的功劳比我高。现在的情势十分危急，如果我能见到皇上，当面表明我对他的忠诚，那么诬陷人的人就会受到惩罚。”初六，李继麟到了朝廷。

3 魏王李继岌就要从成都出发，他命令任圜暂时代理留守的事务，等待孟知祥的到来。各路军队的去留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就在这一天，马彦珪来到了成都，他把皇后的告谕拿给李继岌看，李继岌说：“大军就要开拔了，郭崇韬他也没有什么异常的迹象，我怎么能够做这种对不起人的事呢？你们不要再说这种事了。况且皇上也没有诏书，只凭皇后的告谕就把招讨使杀了，这怎么能行呢？”李从袭等人哭着劝他说：“既然已经有了这么一回事了，万一郭崇韬知道了，半路上再发生什么变故，那就更加没办法收拾了。”于是李从袭等一帮人一起花言巧语地向李继岌陈说利害关系，李继岌不得已只好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初七早晨，李从袭以李继岌的命令召郭崇韬前来议事，而李继岌却上楼迴避。郭崇韬正要上台阶的时候，李继岌的侍从李环用大铁锤把郭崇韬的脑袋击得粉碎，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郭廷诲、郭廷信。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件事。都统推官滏阳人李崧对李继岌说：“现在行军在三千里之外，也没有皇帝的诏书，就擅自杀了大将，大王怎么能做出这种危险的事情来！难道就不能忍一忍到洛阳再说吗？”李继岌说：“公所说的极是，但我后悔也来不及了。”李崧于是召集了几个负责起草文书的书吏来，让他们上楼，然后抽去梯子，让他们在楼上伪造皇帝的诏书，又用蜡摹刻了个印章盖上，然后再向外面宣谕，这样军中才稍稍安定了下来。郭崇韬的左右亲信们都逃跑躲藏了起来，只有掌书记滏阳人张砺到了魏王府去抚尸痛哭了很久。李继岌任命任圜代替郭崇

韬总管军政事务。

4 魏王的通谒官李廷安献上蜀国的乐工二百人，其中有个名叫严旭的人，王衍曾经任命他为蓬州刺史，皇帝问他说："你是怎么当上刺史的？"他回答说："凭唱歌。"皇帝就让他唱唱看，觉得还真不错，就答应恢复他过去的官职。

5 十一日，孟知祥到达成都。当时因为杀了郭崇韬不久，人们的情绪还没有安定下来，孟知祥慰问抚恤官民，犒劳奖励将士，所以不论班师的或留守的，大家心里都觉得很愉快。

6 闽人打败陈本，并斩杀了他。

7 契丹人进攻女真和渤海国，但又害怕唐朝乘虚偷袭它，二十一日，派遣使者梅老鞋里前来互通友好。

8 马彦珪回到洛阳，皇帝下诏公布郭崇韬的罪状，并且杀了他在洛阳的儿子郭廷说、郭廷让、郭廷议，这样一来朝野上下都惊骇惋惜，大家议论纷纷，皇帝就派宦官暗中侦察。保大节度使睦王李存义是郭崇韬的女婿；宦官们想把郭崇韬的党羽全部清除掉，就向皇帝报告说："李存义对着将领们捋袖挥拳，声泪俱下，在为郭崇韬申冤，言谈之间对朝廷非常不满。"二十三日，皇帝下令把李存义软禁在家中，不久就把他杀了。

景进报告说："河中军镇有人来告说那里将要发生变乱，说李继麟原来和郭崇韬阴谋反叛；郭崇韬死了之后，他又和李存义联合谋反。"于是宦官们一起劝皇帝把李继麟除掉，皇帝随即把李继麟改任为义成节度使，当天夜里，就派遣蕃汉马步使朱守殷用兵包围了李继麟的住宅，把李继麟驱赶到徽安门外杀了，恢复他原来的姓名朱友谦。朱友谦有两个儿子，朱令德担任武信节度使，朱令锡担任忠武节度使；皇帝下诏让魏王李继岌在遂州杀掉朱令德，让郑州刺史王恩同在许州杀掉朱令锡，让河阳节度使李绍奇在河中把朱友谦的家人杀掉。李绍奇来到朱友谦的家中，朱友谦的妻子带着二百多口家人出来见李绍奇，对他说："朱氏的宗族当然难免一死，但

希望不要滥杀这些平民。"于是把她家中的婢女奴仆挑选出来一百多人,而把她家另外一百多名族人全部带出就刑。张氏又拿出皇帝颁赐给朱友谦的世代可享受豁免的铁券给李绍奇看,并说:"这是去年皇帝赏赐给我们家的,我一个妇道人家,不认得字,不知这上面写的是什么话。"李绍奇也为之感到惭愧。朱友谦的旧将史武等七人,当时都担任刺史,也都被连坐而诛杀全族。

当时洛阳的各支军队普遍饥饿窘迫,于是出现了很多谣言,伶官们就把这些谣言收集起来报告皇帝,所以朱友谦、郭崇韬都因此遭祸。成德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嗣源也被谣言所牵涉,皇帝派遣朱守殷前去对他实行侦察;朱守殷私下里对李嗣源说:"令公您的勋劳已经功高震主,应该考虑赶快设法回藩镇去,离开是非之地。"李嗣源说:"我的良心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是祸是福都没有什么好躲避的,一切都听从命运的安排。"当时是伶人宦官掌权,功臣和旧将人人都无法自保,李嗣源有好几次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多亏宣徽使李绍宏的周旋保护,才得以保全身家性命。

9 魏王李继岌留下马步都指挥使陈留人李仁罕、马军都指挥使东光人潘仁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浚仪人张业、牙内指挥使文水人武漳、骁锐指挥使平恩人李延厚戍守成都。二十七日,李继岌从成都出发,命令李绍琛率领一万二千人为后军,行军和住宿经常和中军保持三十里的距离。

10 二月,己丑朔[1],以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

11 魏博指挥使杨仁晸,将所部兵戍瓦桥,逾年代归,至贝州,以邺都空虚,恐兵至为变,敕留屯贝州。

时天下莫知郭崇韬之罪,民间讹言云:"崇韬杀继岌,

自王于蜀，故族其家。”朱友谦子建徽为澶州刺史，帝密敕邺都监军史彦琼杀之[2]。门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驰马出城，不言何往。”又讹言云：“皇后以继岌之死归咎于帝，已杀帝矣，故急召彦琼计事。”人情愈骇。

杨仁晟部兵皇甫晖与其徒夜博不胜，因人情不安，遂作乱，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军力也；魏军甲不去体，马不解鞍者十余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旧劳，更加猜忌，远戍逾年，方喜代归，去家咫尺，不使相见。今闻皇后弑逆，京师已乱，将士愿与公俱归，仍表闻朝廷。若天子万福，兴兵致讨，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为富贵之资乎！”仁晟不从，晖杀之；又劫小校，不从，又杀之。效节指挥使赵在礼闻乱，衣不及带，逾垣而走，晖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礼惧而从之。乱兵遂奉以为帅，焚掠贝州。晖，魏州人；在礼，涿州人也。诘旦，晖等拥在礼南趣临清、永济、馆陶，所过剽掠。

壬辰晚，有自贝州来告军乱将犯邺都者，都巡检使孙铎等亟诣史彦琼，请授甲乘城为备。彦琼疑铎等有异志，曰：“告者云今日贼至临清，计程须六日晚方至，为备未晚。”孙铎曰：“贼既作乱，必乘吾未备，昼夜倍道，安肯计程而行！请仆射帅众乘城，铎募劲兵千人伏于玉莽河逆击之，贼既势挫，必当离散，然后可扑讨也[3]。必俟其至城下，万一有奸人为内应，则事危矣。”彦琼曰：“但严兵守城，何必逆战！”是夜，贼前锋攻北门，弓弩乱发。时彦琼将部兵宿北门楼，闻贼呼声，即时惊溃。彦琼单骑奔洛阳。

癸巳，贼入邺都，孙铎等拒战不胜，亡去。赵在礼据宫城[4]，署皇甫晖及军校赵进为马步都指挥使，纵兵大掠。进，定州人也。

王正言方据案召吏草奏，无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贼已入城，杀掠于市，吏皆逃散，公尚谁呼！"正言惊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马，不能得，乃帅僚佐步出府门谒在礼，再拜谢罪，在礼亦拜，曰："士卒思归耳，尚书重德，勿自卑屈！"慰谕遣之。

众推在礼为魏博留后，具奏其状。北京留守张宪家在邺都，在礼厚抚之，遣使以书诱宪，宪不发封，斩其使以闻。

12 甲午，以景进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13 丙申，史彦琼至洛阳。帝问可为大将者于枢密使李绍宏，绍宏复请用李绍钦，帝许之，令条上方略。绍钦所请偏裨，皆梁旧将，己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烦大将，绍荣可办也。"帝乃命归德节度使李绍荣将骑三千诣邺都招抚，亦征诸道兵，备其不服。

14 郭崇韬之死也，李绍琛谓董璋曰："公复欲呫嗫谁门乎？"璋惧，谢罪。魏王继岌军还至武连，遇敕使，谕以朱友谦已伏诛，令董璋将兵之遂州诛朱令德。时绍琛将后军在魏城，闻之，以帝不委己杀令德而委璋，大惊。俄而璋过绍琛军，不谒。绍琛怒，乘酒谓诸将曰："国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谋而吾之战功也；至于去逆效顺，与国家

犄角以破梁，则朱公也[5]。今朱、郭皆无罪族灭，归朝之后，行及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绍琛所将多河中兵，河中将焦武等号哭于军门曰："西平王何罪，阖门屠脍！我属归则与史武等同诛，决不复东矣。"是日，魏王继岌至泥溪，绍琛至剑州遣人白继岌云："河中将士号哭不止，欲为乱。"丁酉，绍琛自剑州拥兵西还，自称西川节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称奉诏代孟知祥，招谕蜀人，三日间众至五万。

15 戊戌，李继岍至凤翔，监军使柴重厚不以符印与之，促令诣阙。

16 己亥，魏王继岌至利州，李绍琛遣人断桔柏津。继岌闻之，以任圜为副招讨使，将步骑七千，与都指挥使梁汉颙、监军李延安追讨之。

17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赵太等四百人据城自称安国留后；诏东北面招讨副使李绍真讨之。

18 辛丑，任圜先令别将何建崇击剑门关，下之。

【注释】

①己丑朔：此年二月戊子朔，己丑为初二。

②邺都监军史彦琼杀之句：澶州为魏博巡属，所以命邺都魏博监军杀之。

③扑讨：一本作"扑灭"，较妥。

④据宫城：庄宗即位于魏州，以牙城为宫城，所以据宫城即是据魏州牙城。

⑤与国家犄角以破梁句：指朱友谦当年以蒲、同二州归附晋王，相为犄角以破梁。

【译文】

10 二月，初二，任命宣徽南院使李绍宏为枢密使。

11 魏博指挥使杨仁晸率领他所属的部队戍守在瓦桥，过了一年之后要轮换回来，走到贝州的时候，朝廷认为邺都很空虚，怕他的军队回来之后发生叛乱，所以就命令他们留在贝州驻守。

当时天下都还不清楚郭崇韬的罪状，民间谣传说："郭崇韬杀了李继岌，在蜀中自立为王，所以才把他的全家杀了。"朱友谦的儿子朱建徽当时担任濮州刺史，皇帝下密诏命令邺都监军史彦琼把他杀掉。看守城门的人向邺都留守王正言报告说："史彦琼半夜里骑马出了城门，也不讲他要往哪里去。"又有谣传说："皇后把李继岌的死归罪于皇帝，已经把皇帝杀死了，所以火急召见史彦琼去商量事情。"人们感到更加惊骇。

杨仁晸的部属皇甫晖夜里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赌博，输了钱，于是就利用人心惶惶不安之际，乘机发动叛乱，他劫持了杨仁晸，对他说："皇上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下，完全是靠我们魏州兵的力量；我们魏州兵衣不解甲、马不解鞍已经有十多年了，现在天下已经平定，天子不但不体念我们过去的功劳，反而对我们更加猜忌。我们远离家乡在外宿守已有一年多时间了，正高高兴兴地要轮换回家，谁想到家就近在咫尺，却不让我们和家人相见。现在听说皇后已经谋杀了皇帝，京师大乱，将士们都希望和您一起回去，我们仍然向朝廷上表报告。如果天子健在，而兴兵讨伐我们，以我们魏博军的战斗力是能够抵御他们的，说不定这就是重新获得富贵的机会！"杨仁晸不肯依从他，皇甫晖于是就杀了他；皇甫晖又劫持了一个小校官，这个小校官也不依从他，他又把小校官杀了；效节指挥使赵在礼听到发生了叛乱，慌得连衣服的带子都来不及系上，翻墙就要逃走，皇甫晖追上了他，拉住他的脚把他从墙上拖了下来，然后拿出杨仁晸和那个小校官的头给他看，赵在礼感到害怕，只好依从了他。这一帮乱兵随即尊奉赵在礼为主帅，在贝州烧杀抢劫。皇甫晖

是魏州人；赵在礼是涿州人。第二天一早，皇甫等人簇拥着赵在礼向南直奔临清、永济、馆陶等地，他们对所经过的地方都大肆抢劫。

初五晚上，有人从贝州跑来报告说那里的军队发生了叛乱，就要来进犯鄴都了，都巡检使孙铎等人急忙跑去见史彦琼，请求他发给武器好登城守备。史彦琼怀疑他们有异心，就说："来报告的人说今天乱贼到了临清，按照里程估计要到六日晚上才能到这里，到时再防备也不晚。"孙铎说："乱贼既然已经反叛，一定会利用我们没做防备的时候偷袭，所以他们日夜兼程，怎么会按照一般的行程赶路呢？请仆射率领大家登城防守，我另行招募一千名精兵埋伏在王莽河畔狙击他们，乱贼受到打击之后，一定会四处溃散，然后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如果一定要等他们来到城下才作防备，万一有奸人做他们的内应，那么事情就危险了。"彦琼坚持说："只要整顿兵马坚守城池就可以了，何必要出去迎战！"当天夜里，乱兵的前锋攻打鄴都北门，弓箭乱发。当时史彦琼正带着部属睡在北门楼上，听到乱兵的呼喊声，立刻就吓得四处逃散了。史彦琼一人骑马逃奔洛阳去了。

初六，乱贼进入鄴都城内，孙铎等人奋力抵抗，不能取胜，也只好逃走了。赵在礼占据了宫城，委任皇甫晖和军校赵进担任马步都指挥使，并且放纵士卒大肆抢劫。赵进是定州人。

王正言正伏案准备召唤小吏来草拟奏章，叫了半天也没人进来，十分生气，他的家人告诉他："乱贼已经进入城内，在街市上又杀又抢，官吏们都四处逃散了，您还叫谁呀？"王正言惊讶地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么回事。"又要备马，马也没找到，只好带着他的幕僚们步行走出府门前往拜见赵在礼，一再向他叩拜请罪，赵在礼也回拜了他，说："士卒们只不过是想回家罢了，尚书您德高望重，千万不要太谦卑了。"宽慰了他们一番之后就把他们送走了。

众人公推赵在礼为魏博留后，并且把他的情况详细地上奏给皇帝。北京留守张宪的家在鄴都，赵在礼对他的家人厚加抚慰，又

派遣使者送信去诱惑张宪,张宪连信都没拆,就把来使杀了,然后向皇帝报告。

12 初七,任命景进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13 初九,史彦琼到达洛阳。皇帝询问枢密使李绍宏谁可以担任大将,李绍宏再次请求起用李绍钦,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命令他详细起草一份出征方略呈上。李绍钦所提出的副将人选,都是过去梁朝的旧将,和他的关系很好,皇帝对此起了疑心,这事也只好作罢了。皇后说:"这种区区小事,不必麻烦大将,只要李绍荣就可以把事情办好了。"于是皇帝就命令归德节度使李绍荣率领三千名骑兵前去邺都招抚赵在礼等,同时也向各道征调兵马,以防备乱兵不肯归服。

14 郭崇韬死了之后,李绍琛问董璋说:"您又想到谁家门上去窃窃私语呀?"董璋很害怕,赶忙赔罪。魏王李继岌班师走到武连,遇到了宣诏的使者,告诉他们朱友谦已经被诛杀了,又命令董璋率领人马去遂州诛杀朱令德。当时李绍琛正率领后军在魏城,听到这件事后,认为皇帝不委任自己去杀朱令德而却委任董璋,大为吃惊。不一会儿,董璋率军从李绍琛的后军营地旁经过,没有前来拜见。李绍琛大为恼怒,他借着酒力对诸位将领们说:"国家南面攻取大梁,西面平定巴、蜀,这些全靠郭公的谋划和我的战功;至于背弃伪朝,归顺国家,和我们互为犄角最终攻破梁朝的,则是朱公。现在朱、郭二公都是无罪而被诛灭全族,我看回朝之后,大概也要轮到我了。真是冤啊,天哪!该怎么办啊!"李绍琛所属部队大部分都是原籍为河中军镇的士卒,河中将领焦武等人在军门口放声大哭,说:"西平王朱友谦有什么罪过,竟然遭到满门抄斩!我们若回去就会落得和史武等人一样被诛杀的下场,我们宁死也不愿再往东走了。"当天,魏王李继岌到达泥溪,李绍琛到达剑州后派人告诉李继岌说:"河中的将士号哭不停,他们想到叛乱"。初十,李绍琛从剑州

率领部队西返，自称为西川节度、三川制置等使，又移送檄文到成都，自称奉皇帝的命令来替代孟知祥，他招告蜀中百姓，三天之间就聚集了五万民众。

15 十一日，李继岌到达凤翔，监军使柴重厚没有把印信交给他，只是催促他赶快到朝廷那儿去。

16 十二日，魏王李继岌到达利州，李绍琛派人破坏了桔柏津的浮桥。李继岌得知这件事后，就任命任圜为副招讨使，率领步兵骑兵共七千人，和都指挥使梁汉颙、监军李延安一道追击讨伐他。

17 十三日，邢州左右步直兵赵太等四百人，占据了邢州城，自称安国留后。皇帝下诏命令东北面招讨副使李绍真率兵前去讨伐。

18 十四日，任圜首先命令别将何建崇攻打剑门关，结果攻了下来。

19 李绍荣至邺都，攻其南门，遣人以敕招谕之，赵在礼以羊酒犒师，拜于城上曰："将士思家擅归，相公诚善为敷奏，得免于死，敢不自新！"遂以敕遍谕军士。史彦琼戟手大骂曰："群死贼，城破万段！"皇甫晖谓其众曰："观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噪，掠敕书，手坏之，守陴拒战。绍荣攻之不利，以状闻，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遗噍类[1]！"大发诸军讨之。壬寅，绍荣退屯澶州。

20 甲辰夜，从马直军士王温等五人杀军使，谋作乱，擒斩之。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本优人也，优名郭门高。帝与梁相拒于得胜，募勇士挑战，从谦应募，俘斩而还，由是益有宠。帝选诸军骁勇者为亲军，分置四指挥，号从马直，从

谦自军使积功至指挥使。郭崇韬方用事,从谦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从谦为假子。及崇韬、存乂得罪,从谦数以私财飨从马直诸校,对之流涕,言崇韬之冤。及王温作乱,帝戏之曰:"汝既负我附崇韬、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为也?"从谦益惧。既退,阴谓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邺都平定,尽坑若曹。家之所有宜尽市酒肉,勿为久计也。"由是亲军皆不自安。

21 乙巳,王衍至长安,有诏止之[2]。

22 先是,帝诸弟虽领节度使,皆留京师,但食其俸。戊申,始命护国节度使永王存霸至河中[3]。

23 丁未,李绍荣以诸道兵再攻邺都。庚戌,裨将杨重霸帅众数百登城,后无继者,重霸等皆死。贼知不救,坚守无降意。朝廷患之,日发中使促魏王继岌东还。继岌以中军精兵皆从任圜讨李绍琛,留利州待之,未得还。

李绍荣讨赵在礼久无功;赵太据邢州未下。沧州军乱,小校王景戡讨定之,因自为留后;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帝欲自征邺都,宰相、枢密使皆言京师根本,车驾不可轻动,帝曰:"诸将无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为勋旧"。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卫。"皆曰:"他人无可者"。忠武节度使张全义亦言:"河朔多事,久则患深,宜令总管进讨;若倚绍荣辈,未见成功之期。"李绍宏亦屡言之,帝以内外所荐[4],甲寅,命嗣源将亲军讨邺都。

24 延州言绥、银军乱,剽州城。

25 董璋将兵二万屯绵州,会任圜讨李绍琛。帝遣中使崔

延琛至成都，遇绍琛军，绐之曰："吾奉诏召孟郎[5]，公若缓兵，自当得蜀。"既至成都，劝孟知祥为战守备。知祥浚濠树栅，遣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将四万人，骁锐指挥使李延厚将二千人讨绍琛。延厚集其众询之曰"有少壮勇锐，欲立功求富贵者东！衰疾畏懦，厌行阵者西！"得选兵七百人以行。

是日，任圜军追及绍琛于汉州，绍琛出兵逆战；招讨掌书记张砺请伏精兵于后，以羸兵诱之，圜从之，使董璋以东川羸兵先战而却。绍琛轻圜书生，又见其兵羸，极力追之，伏兵发，大破之，斩首数千级。自是绍琛入汉州，闭城不出。

26 三月，丁巳朔，李绍真奏克邢州，擒赵太等。庚申，绍真引兵至邺都，营于城西北，以太等徇于邺都城下而杀之。

27 辛酉，以威武节度副使王延翰为威武节度使。

28 壬戌，李嗣源至邺都，营于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军中，诘旦攻城。是夜，从马直军士张破败作乱，帅众大噪，杀都将，焚营舍。诘旦，乱兵逼中军，嗣源帅亲军拒战，不能敌，乱兵益炽。嗣源叱而问之曰："尔曹欲何为？"对曰："将士从主上十年，百战以得天下。今主上弃恩任威，贝州戍卒思归，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后，当尽坑魏博之军'；近从马直数卒喧竞[6]，遽欲尽诛其众。我辈初无叛心，但畏死耳。今众议欲与城中合势击退诸道之军，请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为军民之主。"嗣源泣谕之，不从。嗣源曰：

"尔不用吾言,任尔所为,我自归京师。"乱兵拔白刃环之,曰;"此辈虎狼也,不识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拥嗣源及李绍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8],皇甫晖逆击张破败,斩之,外兵皆溃。赵在礼帅诸校迎拜嗣源,泣谢曰:"将士辈负令公[9],敢不惟命是听!"嗣源诡说在礼曰:"凡举大事,须藉兵力,令外兵流散无所归,我为公出收之。"在礼乃听嗣源、绍真俱出城,宿魏县,散兵稍有至者。

【注释】

①噍(jiao 叫)类:活人。亦作"遗类"。

②有诏止之:不使其至洛阳。

③至河中:代行不久前被诛杀的西平王、河中节度使朱友谦的职务。

④内外所荐:一本此句下有"久乃许之"四字。

⑤孟郎:指孟知祥。孟氏为后唐太祖侄女婿,故称之,时人呼婿为郎。

⑥从马直数卒喧竞:指从马直军士王温等人谋乱。

⑦令公:对李嗣源的尊称,因李氏官中书令,故称其为令公。

⑧外兵:指城外之兵。不受外兵,不防其诈。

⑨将士辈负令公:李嗣源为蕃汉马步军都总管,辖河北诸镇兵,魏兵谋乱,故称负之。

【译文】

19 李绍荣率军到达邺都,攻打邺都南门,又派人以皇帝的诏书招降他们。赵在礼派人送去羊和酒犒劳大军,并且在城上拜谢说:"将士们思念家人擅自回来,李相公如果能好言替我们向皇上说明情况,使我们得以免于一死,我们怎敢不悔过自新!"于是就把皇帝的赦令通告了全体将士。史彦琼在城下指手画脚地大骂说:"你们这一帮该死的乱贼,攻破城后把你们碎尸万段!"皇甫晖对大家说:"听史武德这话的口气,皇上是不肯赦免我们的了"于是又聚众鼓

噪，抢过皇帝的敕书，把它撕得粉碎，然后拒城防守。李绍荣攻城不利，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皇帝，皇帝得知后大怒说："城破之后，一个活口也别给我留下！"又大举调集各路人马前去讨伐。十五日，李绍荣退到澶州驻扎。

20 十七日晚上，从马直军士王温等五人杀死了军使，阴谋作乱，被抓住斩首。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原来是个艺人，艺名叫郭门高。当年皇帝和梁军在得胜相持的时候，曾招募勇士向梁军挑战，郭从谦应召，后来居然能够斩杀俘虏了敌人回来，从此更加得到皇帝的宠幸。皇帝从各部队中挑选了一些骁勇善战的士卒组成亲军，分别设置了四个指挥使，命名为从马直；郭从谦凭借战功从军使一直升迁到指挥使。当时正值郭崇韬掌权，郭从谦把他当作叔父来侍奉他，睦王李存又把郭从谦当作义子。到了郭崇韬、李存又获罪被杀以后，郭从谦多次把自己的个人财产拿出来赏赐给从马直的各位军校，对着他们痛哭流涕，诉说郭崇韬死得冤枉。到了王温作乱的时候，皇帝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既然背叛了我而投靠郭崇韬、李存又，又让王温造反，下一步打算干什么？"郭从谦听了这话后更加感到恐惧不安。从皇帝那儿回来后，他暗地里对各位军校们说："皇上因为王温造反的缘故，等到邺都平定之后，要把你们全部坑杀。你们家中如果有什么钱财应该全部拿出来买酒买肉吃了，不要作什么长久打算了。"从此，皇帝的这些亲军士卒们都感到惶恐不安。

21 十八日，王衍到达长安，皇帝下诏命令他留在那里。

22 在此之前，皇帝的各位兄弟虽然都兼领节度使，但都留在京师，只是支领俸禄而已。二十一日，皇帝才命令护国节度使永王存霸到河中赴任。

23 二十日，李绍荣率领各道兵马再度攻打邺都。二十三日，副将杨重霸率领数百名士卒登上城头，因为后面的部队没跟上，杨重霸等人全部战死。乱兵们深知朝廷不肯赦免他们，因此一直坚守城池，没作一点投降的打算。朝廷很担忧，每天都派出宫中的使者前

去催促魏王李继岌东返。李继岌把中军的精锐部队都交给任圜带领讨伐李绍琛去了，就留在利州等他们，所以一时还难以回来。

李绍荣讨伐赵在礼费时很久而毫无结果；赵太占据了邢州，也没有办法把他攻下来。沧州的军队发生叛乱，小校王景戡率兵去把他们讨伐平定了下来，接着就自称留后；河朔地区的各个州县接连不断地有人来报告说发生了叛乱。皇帝准备亲自率兵征伐邺都，宰相和枢密使们都说京师是国家的根本之地，皇帝的车驾不能轻易出动。皇帝感叹地说："将领中没有一个管用的了。"大家都说："李嗣源是功劳最大的旧将，应该可用。"皇帝心里一向猜忌李嗣源，就说："我爱惜嗣源，想把他留在身边宿卫。"大家都说："那别人就没有再合适的了。"忠武节度使张全义也说："河朔地区最近多事，拖久了恐怕麻烦更多，应当让李总管率兵前去讨伐；如果指望李绍荣这些人，成功将是遥遥无期的。"李绍宏也多次建议，皇帝因为朝廷内外都推荐李嗣源，于是就在二十七日，命令李嗣源率领皇帝的亲军前去讨伐邺都。

24 延州方面报告说绥州、银州的军队发生了叛乱，并且抢劫了州城。

25 董璋率领三万士卒驻扎在绵州，会同任圜的部队讨李绍琛。皇帝派遣宫中的使者崔延琛前往成都，遇上了李绍琛的部队，就欺骗他说："我奉皇上的命令前去征召孟郎回朝，您如果稍微慢一点再前去，自然能够得到蜀地。"崔延琛到了成都以后，就劝孟知祥赶快防备。孟知祥疏通濠沟，修建栅栏，并派马步都指挥使李仁罕率兵四方，骁锐指挥使李延厚率兵二千前去讨伐李绍琛。李延厚把他的部众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有年轻力壮勇敢善战而又想立功求得富贵的人站在东边，年老有病、胆小怕死或厌倦行军打仗的人站在西边。"最后他挑选出七百名士兵出发了。

这一天，任圜率军追击李绍琛到了汉州，李绍琛出兵迎战；招讨掌书记张砺建议把精锐部队埋伏在后方，而在前面部署老弱士

兵用来引诱敌人，任圜听从了他的建议，让董璋带着东川的老弱士兵先接战，然后退却。李绍琛瞧不起任圜这个书生，又看到对方都是老弱士兵，就奋力追击，这时对方伏兵四起，把他打得大败，被斩杀了好几千人。从此李绍琛躲进了汉州城，紧闭城门，不肯出战。

26 三月，初一，李绍真上奏皇帝说攻克了邢州，活捉了赵太等人。初四，李绍真率兵到达邺都，在城的西北面扎下营寨，把赵太等人绑到邺都城下示众然后杀掉。

27 初五，任命威武节度副使王延翰为威武节度使。

28 初六，李嗣源到达邺都，在城的西南面扎营；初八，李嗣源传令军中，第二天一早攻城。当天夜里，从马直军士张破败发动叛乱，带领很多人大声喧闹，杀死都将，焚烧营寨。第二天早晨，叛乱的士卒逼近中军，李嗣源率领亲军抵抗，结果抵挡不住，乱兵的声势反而更盛。李嗣源大声地责问他们说："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乱兵们回答说："将士们跟随皇上已有十年，身经百战才得到天下。现在皇上不念旧情，只是一味要立威，贝州戍守的士卒想回来，皇上却不赦免他们，还说：'攻下城以后，要把魏博的军队全部坑杀'；最近从马直的几个士卒争逐喧嗣，马上又要把他们全部杀掉。我们这些人从来都没有背叛的想法，只是害怕被杀而已。现在大家商量想和城里的人联合起来，击退各路军队，请皇上在河南称帝，令公您在河北称帝，当我们这里军民的主上。"李嗣源流着泪劝说他们，乱兵不肯听从。李嗣源最后说："你们听不进我的话，那就随你们怎么干好了，我自己回京师去。"乱兵们拔出刀剑把他围了起来，对他说："这些人都是虎狼之辈，也不管尊卑，令公离开这里想到哪里去呢？"于是就簇拥着李嗣源和李绍真要进城，结果城里的人不让外面的军队进去，皇甫晖率兵迎击张破败，把他斩杀了，城外的军队都溃散了。赵在礼率领将校们前来拜见李嗣源，流着泪谢罪说："将士们对不起令公您，怎敢不唯命是从！"李嗣源骗赵在礼说："凡是要成就大事，一定要依靠兵力，现在城外的军队流散后无所归属，我替你

出去把他们召集起来。"赵在礼于是就让李嗣源和李绍真都出城去了，二人住在魏县，被打散的士卒回来了一些。

29 汉州无城堑，树木为栅。乙丑，任圜进攻其栅，纵火焚之，李绍琛引兵出战于金雁桥，兵败，与十余骑奔绵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汉州犒军，与任圜、董璋置酒高会，引李绍琛槛车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饮之，谓曰："公已拥节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贵，而求入此槛车邪！"绍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两川，一旦无罪族诛；如绍琛辈安保首领！以此不敢归朝耳。"魏王继岌既获绍琛，乃引兵倍道而东。

孟知祥获陕虢都指挥使汝阴李肇、河中都指挥使千乘侯弘实，以肇为牙内马步都指挥使，弘实副之。蜀中群盗犹未息，知祥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安集流散，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1]。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张业将兵分讨群盗，悉诛之。

30 李嗣源之为乱兵所逼也，李绍荣有众万人，营于城南，嗣源遣牙将张虔钊、高行周等七人相继召之，欲与共诛乱者。绍荣疑嗣源之诈，留使者，闭壁不应。及嗣源入邺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县，众不满百，又无兵仗；李绍真所将镇兵五千人，闻嗣源得出，相帅归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谓诸将曰："吾明日当归藩，上章待罪，听主上所裁。"李绍真及中门使安重诲曰："此策非宜。公为元帅，

不幸为凶人所劫；李绍荣不战而退，归朝必以公藉口。公若归藩，则为据地邀君，适足以实谗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诣阙[3]，面见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县南趣相州，遇马坊使康福，得马数千匹，始能成军。福，蔚州人也。

31 平卢节度使符习将本军攻邺都，闻李嗣源军溃，引兵归；至淄州，监军使杨希望遣兵逆击之，习惧，复引兵而西。青州指挥使王公俨攻希望，杀之，因据其城。

时近侍为诸道监军者，皆恃恩与节度使争权，及邺都军变，所在多杀之。安义监军杨继源谋杀节度使孔勍，勍先诱而杀之。武宁监军以李绍真从李嗣源，谋杀其元从[4]，据城拒之；权知留后淳于晏帅诸将先杀之。晏，登州人也。

32 戊辰，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税；民不聊生。

33 忠武节度使、尚书令齐王张全义闻李嗣源入邺都，忧惧不食，辛未，卒于洛阳。

34 租庸使以仓储不足，颇朘刻军粮，军士流言益甚。宰相惧，帅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内库有余，诸军室家不能相保，倘不赈救，惧有离心。俟过凶年，其财复集。"上即欲从之，刘后曰："吾夫妇君临万国，虽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于便殿论之，后属耳于屏风后，须臾，出妆具及三银盆、皇幼子二人于外曰："人言宫中蓄积多，四方贡献随以给赐，所余止此耳，请鬻以赡军！"宰相惶惧而退。

35 李绍荣自邺都退保卫州，奏李嗣源已叛，与贼合；嗣

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数辈。嗣源长子从审为金枪指挥使，帝谓从审曰："吾深知尔父忠厚，尔往谕朕意，勿使自疑。"从审至卫州，绍荣囚，欲杀之。从审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请复还宿卫。"乃释之。帝怜从审，赐名继璟，待之如子。是后嗣源所奏，皆为绍荣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惧。石敬瑭曰："夫事成于果决而败于犹豫，安有上将与叛卒入贼城，而他日得保无恙乎！大梁，天下之要会也[3]，愿假三百骑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军亟进，如此始可自全。"突骑指挥使康义诚曰："主上无道，军民怨怒，公从众则生，守节则死。"嗣源乃令安重诲移檄会兵。义诚，代北胡人也。

时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泰宁节度使李绍钦、贝州刺史李绍英屯瓦桥，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屯奉化军，嗣源皆遣使召之。绍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温；审通，金全之侄也。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将王建立先杀其监军，由是获全。建立，辽州人也。李从珂自横水将所部兵由孟县趣镇州，与王建立军合，倍道从嗣源。嗣源以李绍荣在卫州，谋自白皋济河，分三百骑使石敬瑭将之前驱，李从珂为殿，于是军势大盛。嗣源从子从璋自镇州引兵而南，过邢州，邢人奉为留后。

【注释】

①更始：重新开始。

②镇兵：即镇州兵。李嗣源本镇镇州，所以其兵相率归之。

③星行：戴星而行，连夜前往。

④元从：指留在大本营彭城而以往跟随李绍真的将士。

⑤天下之要会：大梁控引黄河、汴河，南通淮水、泗水，北接滑州、魏州，水陆交通便利，又是后梁旧都，故称"天下之要会"。

【译文】

29 汉州城没有防御用的沟堑，只是树立了一些木头作为栅栏。初九，任圜对这些栅栏发起了攻击，放火焚烧栅栏，李绍琛率兵在金雁桥迎战，结果战败，和十多名骑兵逃往绵竹，被追上活捉了。孟知祥亲自到汉州犒赏军队，和任圜、董璋大摆酒宴，把李绍琛用槛车带到席间，孟知祥亲自斟了一大杯酒给李绍琛，对他说："您已经是位拥节旌的大臣了，又有平定蜀国的功劳，还愁不安享富贵吗，为什么还自找坐这种槛车呢？"李绍琛回答说："郭侍中辅佐皇上功劳第一，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取了东西两川，但却突然间无罪而被诛杀全族；像我李绍琛这等人又怎么能够保住脑袋？因此我不敢再到朝廷中去了。"魏王李继岌在抓获了李绍琛之后，就率兵日夜兼程向东进发。

孟知祥得到陕虢都指挥使汝阴人李肇、河中都指挥使千乘人侯弘实，就任命李肇为牙内马步都指挥使，侯弘实为副使。当时蜀中的很多盗贼还没有平息，孟知祥就挑选了一些廉洁的官吏，让他们治理各个州县，下令免除苛捐杂税，召集并安置流散人员，实施一些宽大的政策，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又派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张业率兵分路讨伐盗贼，最后把他们都消灭了。

30 李嗣源被乱兵逼迫的时候，李绍荣有士卒一万人，驻扎在邺都城南，李嗣源派遣牙将张虔钊、高行周等七人相继前去召集他，要和他一道去诛杀乱兵。李绍荣怀疑李嗣源有诈，就扣留了来使，关闭营垒，不肯出兵。到了李嗣源被乱兵簇拥着进入邺都城后，李绍荣就率兵撤离了这里。李嗣源住在魏县，士卒不到百人，又没有武器；李绍真所率领的五千名镇州兵，听说李嗣源从城中出来了，

就相继投奔他来了，从此李嗣源的兵势才开始振作起来。李嗣源流着泪对将领们说："我明天就回藩镇去，然后上表向皇帝请罪，一切都听皇上的裁决。"李绍真和中门使安重诲都说："这不是个好办法。您身为元帅，不幸被乱兵所劫持；李绍荣不战而退，回到朝廷后一定会拿您当借口。您若回到藩镇去，那就成了占据地盘要挟国君，那就正好证实了那些谗言了。不如连夜赶回朝廷，面见天子，这样或许能够表白自己的心志。李嗣源说："对！"十一日，从魏县往南直奔相州，遇到了马坊使康福。从他那儿得到了几千匹马，军队才开始像个样子。康福是蔚州人。

31 平卢节度使符习率领所属军队攻打郓都，得知李嗣源的军队溃散了，也就把自己的人马撤了回去；到了淄州，监军使杨希望派兵迎击他，符习很害怕，又率军向西而去。青州指挥使王公俨进攻杨希望，把他杀了，随即占据了淄州城。

当时近侍中担任诸道监军的人，都依仗着皇帝的恩宠和节度使们争夺权力，到了郓都发生兵变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杀死监军的事。安义监军杨继源阴谋要杀害节度使孔勍，结果却是孔勍先引诱他前来把他杀了。武宁监军因为李绍真随从李嗣源，就阴谋杀害他留在大本营的将士，然后再占据城池抗拒李绍真；权知留后淳于晏率领将领们先下手把他杀了。淳于晏是登州人。

32 十二日，因为军粮不足，皇帝下令河南尹先向百姓预借夏秋的租税；这一来，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

33 忠武节度使、尚书令齐王张全义得知李嗣源被劫进郓都，又担心又害怕，吃不下饭，十五日，在洛阳去世。

34 租庸使因为仓库里的储粮不多了，就开始剋扣军粮，军士们流言纷纷。宰相很害怕，就带领百官向皇帝上奏说："现在租庸的财力已经用完了，宫内的府库中还有剩余，各军的将士们无法养家活口，如果不赶快救济的话，恐怕就会产生叛离之心。等过了这些灾害年成，这些财物还是会再聚集到宫中来的。"皇帝当即就要采纳

这个建议，刘皇后却说："我们夫妇君临万国，虽说是凭借了武功，但也是由于天命的安排。命运既然在天掌握，别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宰相又在偏殿向皇帝劝说，皇后把耳朵贴在屏风后面偷听，一会儿，她把梳妆用具、三个银盆和皇帝的三个幼子都抱到外面，说："大家都说宫里的积蓄很多，但是四面八方的贡献平时都赏赐下去了，所剩下的只有这些了，请把这些东西拿去卖了好养活军队！"宰相见状十分害怕，就赶快退了出来。

35 李绍荣从邺都退到卫州防守，向皇帝上奏说李嗣源已经叛变，与乱兵联合一伙；李嗣源派遣使者上表向皇帝辩白，一天之中派出了好几个人。李嗣源的长子李从审当时担任金银指挥使，皇帝对李从审说："我深知你父亲的忠厚，你前去转达朕的意思，不要让他自己起了疑心。"李从审途中到了卫州，李绍荣把他囚禁了起来，准备把他杀掉。李从审对他说："你们既然不相信我父亲，我也不能到我的父亲那里去，那么请求再让我回京城宿卫好了。"于是李绍荣就放了他。皇帝很怜爱李从审，赐给他名字叫继璟，待他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此后李嗣源的所有奏书，都被李绍荣所拦截，无法送到京城去，李嗣源从此更加深了猜疑和恐惧。石敬塘说："任何事情都成功于迅速果断，失败于犹豫不定，哪里有上将和叛兵一道进入贼城而日后又能安然无事的呢？大梁是天下的要害地方，我请求借三百名骑兵先去把它拿下来；如果能顺利攻取大梁的话，您就率领大军急速赶来，只有这样做才可保全自身的安全。"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皇上无道，军民们都很怨恨愤怒，您只要顺从民意就能够生存下去，若一味讲求保持君臣节操，那就必死无疑。"李嗣源于是下令安重诲传送檄文会集各路军队。康义诚是代北的胡人。

当时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泰宁节度使李绍钦、贝州刺史李绍英都驻守在瓦桥，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通驻守在奉化军，李嗣源都派遣使者去召集他们前来。李绍英是瑕丘人，本来姓房，名叫知温；安审通是安金全的侄子。李嗣源的家属住在真定，多亏了虞

候将王建立先杀了监军，所以李嗣源的家人才得以保全。王建立是辽州人。李从珂从横水率领所属部队取道盂县赶往镇州，与王建立的军队会合，然后日夜兼程朝李嗣源这儿开来。李嗣源因为李绍荣在卫州，就计划从白皋渡过黄河，分出三百名骑兵让石敬塘带领作为前锋，又命令李从珂殿后，于是兵威大振。李嗣源的侄子李从璋从镇州率兵向南进发，经过邢州的时候，邢州的军民尊奉他为留后。

36 癸酉，诏怀远指挥使白从晖将骑兵扼河阳桥，帝乃出金帛给赐诸军，枢密宣徽使及供奉内使景进等皆献金帛以助给赐。军士负物而诟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为！"甲戌，李绍荣自卫州至洛阳，帝如鹑店劳之。绍荣曰："邺都乱兵已遣其党翟建白据博州，欲济河袭郓、汴，愿陛下幸关东招抚之[1]。"帝从之。

37 景进等言于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犹未安；王衍族党不少，闻车驾东征，恐其为变，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赍敕往诛之，敕曰："王衍一行，并从杀戮。"已印画[2]，枢密使张居翰覆视，就殿柱揩去"行"字，改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仆役获免者千余人。延嗣至长安，尽杀衍宗族于秦川驿。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儿以一国迎降，不免族诛，信义俱弃，吾知汝行亦受祸矣！"

38 乙亥，帝发洛阳；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绍荣将骑兵循河而东。李嗣源亲党从帝者多亡去，或劝李继璟宜早

自脱，继璟终无行意。帝屡遣继璟诣嗣源，继璟固辞，愿死于帝前以明赤诚。帝闻嗣源在黎阳，强遣继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绍荣，绍荣杀之。

39 吴越王镠有疾，如衣锦军[3]，命镇海、镇东节度使留后传瓘监国。吴徐温遣使来问疾，左右劝镠勿见，镠曰："温阴狡，此名问疾，实使之觇我也。"强出见之。温果聚兵欲袭吴越，闻镠疾瘳而止。镠寻还钱塘。

40 吴以左仆射、同平章事徐知诰为侍中，右仆射严可求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1 庚辰，帝发汜水。

辛巳，李嗣源至白皋，遇山东上供绢数船，取以赏军。安重诲从者争舟，行营马步使陶玘斩以徇，由是军中肃然。玘，许州人也。嗣源济河，至滑州，遣人招符习，习与嗣源会于胙城[4]，安审通亦引兵来会。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输密款于嗣源，曰："先至者得之。"

先是，帝遣骑将满城西方邺守汴州[5]；石敬瑭使裨将李琼以劲兵突入封丘门，敬瑭踵其后，自西门入，遂据其城，西方邺请降。敬瑭使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

是日，帝至荥泽东，命龙骧指挥使姚彦温将三千骑为前军[6]，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他军前驱，恐扰汝室家。"厚赐而遣之。彦温即以其众叛归嗣源，谓嗣源曰："京师危迫，主上为元行钦所惑[7]，事势已离，不可复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夺其兵。指挥使潘环守王村寨，有刍粟数万，帝遣骑视之，环亦奔大梁。

帝至万胜镇[8],闻嗣源已据大梁,诸军离叛,神色沮丧,登高叹曰:"吾不济矣!"即命旋师[9]。帝之出关也,扈从兵二万五千,及还,已失万余人,乃留秦州都指挥使张唐以步骑三千守关。癸未,帝还过罂子谷,道狭,每遇卫士执兵仗者,辄以善言抚之曰:"适报魏王又进西川金银五十万,到京将尽给尔曹。"对曰:"陛下赐已晚矣,人亦不感圣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带赐从官,内库使张容哥称颁给已尽[10],卫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阉竖辈也。"抽刀逐之;或救之,获免。容哥谓同类曰:"皇后吝财致此,今乃归咎于吾辈;事若不测,吾辈万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

甲申,帝至石桥西[11],置酒悲涕,谓李绍荣等诸将曰:"卿辈事吾以来,急难富贵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无一策以相救乎?"诸将百余人,皆截发置地,誓以死报,因相与号泣。是日晚,入洛城。

李嗣源命石敬瑭将前军趣汜水收抚散兵,嗣源继之;李绍虔、李绍英引兵来会[12]。

丙戌,宰相、枢密使共奏:"魏王西军将至,车驾宜且控扼汜水,收抚散兵以俟之。"帝从之,自出上东门阅骑兵,戒以诘旦东行。

【注释】

①关东:汜水关以东。

②印画:印为中书印,画为皇帝画可。

③衣锦军:又称衣锦乡。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吴越置,治临安(今

浙江临安)。

④胙成:县名。治今河南延津东北。

⑤满城:县名。治今河北满城北。

⑥龙骧:即龙骧军,原属后梁军队,后梁亡归属后唐,均为汴梁籍士兵。

⑦元行钦:即李绍荣。

⑧万胜镇:地名。在中牟县境内,一名万胜寨,东距大梁数十里。

⑨即命旋师:一本此句下有"是夜复至泥水"六字。

⑩内库使:官名。后唐庄宗所置内诸司使之一,掌皇家内库。

⑪石桥:地名。在洛阳城东。

⑫引兵来会:李绍虔、李绍英均自瓦桥引兵来会。

【译文】

36 十七日,皇帝下诏命令怀远指挥使白从晖率领骑兵扼守住河阳桥,于是皇帝这时才拿出部分金银布帛赏赐给各路军队,枢密宣徽使以及供奉内使景进等人都献出了金银布帛以赞助皇帝的赏赐。军士们背着这些赏赐的东西,边走边骂道:"我们的妻子儿女都已经饿死了,现在才拿到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十八日,李绍荣从卫州回到洛阳,皇帝亲自到鹑店去慰劳他。李绍荣对皇帝说:"邺都的乱兵已经派遣他们的党羽翟建白占据了博州,准备渡过黄河攻取郓州、汴州,希望陛下能临幸关东亲自招抚他们。"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37 景进等人向皇帝建议说:"魏王还没有回到京师,康延孝才刚刚讨平,西南方面还不是很安定;王衍的族党不少,如果他们听说陛下的车驾东征,恐怕就会闹乱子,不如把他们杀了。"皇帝于是派遣宫中的使者向延嗣带上诏书前去诛杀他们,诏书上写道:"王衍一行,一律杀戮。"已经中书盖过印并且由皇帝画可了,枢密使张居翰再检视一遍时,就在殿堂的柱子上把"行"字擦去,改写成"家"字,这一来蜀国的百官和王衍的仆役们就有一千多人幸免一死。向延嗣到了长安,在秦川驿把王衍的家族全部诛杀。王衍的母亲徐氏

在临死前，大叫说："我的儿子用一个国家来投降，还是免不了全家被诛杀，你们背信弃义，我看你们也快要遭受这种灾祸了。"

38 十九日，皇帝从洛阳出发。二十一日，住在汜水。二十二日，派遣李绍荣率领骑兵沿着黄河向东进发。李嗣源的亲信同伙中随从皇帝出征的人大多都已逃走；有人劝李继璟应该早点脱身逃走，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走的念头。皇帝多次派遣李继璟到李嗣源那里去，李继璟都一再推辞不去，希望能死在皇帝的面前来表明自己的满腔赤诚。皇帝听说李嗣源在黎阳，就强行派遣李继璟渡过黄河去召见他，李继璟在半路上遇到了李绍荣，李绍荣把他杀了。

39 吴越王钱镠有病，就前往衣锦军，命令镇海、镇东节度使留后钱传瓘监国。吴国徐温派遣使者前来问候他的病情，钱镠的左右大臣都劝他不要接见这位来使，钱镠说："徐温阴险狡猾，这回名义上是来问候我的病情，而实际上是来窥探我的。"于是他强打精神出来会见使者。原来徐温果然集中了兵力准备袭击吴越，听说钱镠病好了就只好作罢。钱镠不久也回到了钱塘。

40 吴国任命左仆射、同平章事徐知诰为侍中，右仆射严可求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1 二十四日，皇帝从汜水出发。

二十五日，李嗣源到达白皋，碰到了几船从山东去入供的绢帛，于是就把这些东西拿来赏赐给了军队。安重诲的随从们抢船，行营马步使陶玘当场把他们斩杀了，从此军中纪律肃然。陶玘是许州人。李嗣源率军渡过黄河，到了滑州，派人去招抚符习，符习和李嗣源在胙城相会，安审通也率兵前来会师。汴州知州孔循派遣使者奉表往西去迎接皇帝的到来，同时也派遣使者秘密地向李嗣源表示投诚，说："谁先到谁就能得到汴州。"

在此之前，皇帝派遣骑将满城人西方邺镇守汴州；石敬瑭派副将李琼率领劲兵突然攻进封丘门，石敬瑭率兵随后赶到，从西门进入城内，终于占领了汴州城，西方邺请求投降。石敬瑭派人去通知

李嗣源，催促他进城。二十六日，李嗣源进入大梁。

就在这一天，皇帝到了荥泽的东面，命令龙骧指挥使姚彦温率领三千名骑兵为前锋，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汴梁人，我进入了你们的地境，不想让其他部队在前，唯恐骚扰你们的家室。"于是重重地赏赐了他们就派他们出发了。姚彦温随即率领这部分士卒背叛了皇帝投奔李嗣源去了，他对李嗣源说："京师非常危急，皇上被元行钦所迷惑，大势已去，不可再侍奉皇上了。"李嗣源说："是你自己不忠，还说这种悖逆的话！"随即夺取了他的兵权。指挥使潘环驻守在王村寨，拥有粮草好几万斤，皇帝派骑兵前去察看，结果潘环也投奔大梁去了。

皇帝到达万胜镇，听说李嗣源已经占据大梁，各路军队纷纷叛离，神色非常沮丧，他登上高丘感叹地说："我不行了！"于是下令班师回朝。皇帝当初出关的时候，随从的军队有两万五千人，等到回师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一万多人，于是留下秦州都指挥使张唐带领三千名步兵骑兵把守关口。二十七日，皇帝回来时经过罂子谷，道路狭窄，每碰到拿着兵器仪仗的卫士，皇帝都要用好话安抚他们说："刚才有报告说魏王又呈献了西川的金银五十万两，等到了京城后一定都全部分给你们。"卫士们回答说："陛下赏赐这些东西已经很晚了，人们也不会感谢圣恩了。"皇帝只是流眼泪而已，又寻找袍带赏赐给随从的官吏，内库使张容哥说用于赏赐的东西已经用光了，卫士们大骂张容哥说："导致我们国君丧失社稷的，都是这一帮阉宦。"拔出刀来就要追杀他；幸好有人救了他，才使他免于一死，张容哥对他的同伙们说："是皇后吝啬财物才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现在却把过错都归罪在我们这些人的头上；一旦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我们都会碎尸万段，我不忍心等到那个时候。"说完，就投河自尽了。

二十八日，皇帝到达石桥西，摆设酒宴，悲伤地流着泪，对李绍荣等将领们说："你们侍奉我以来，急难同当，富贵同享，今天让我

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都没有什么办法能解救我吗？”将领们有一百多人，都割断头发放在地上，发誓要用死来报效皇帝，接着大家哭成一团。当天晚上，进入洛阳城。

李嗣源命令石敬瑭率领前军赶往汜水收集安抚那些逃散的士卒，他自己率军紧跟其后；李绍虔、李绍英率领军队前来会师。

三十日，宰相、枢密使一起上奏说：“魏王所率领的西征军队即将到来，陛下的车驾应当暂时控制扼守住汜水，收集安抚逃散的士卒，以等待魏王的到来。”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亲自到上东门外检阅了骑兵，告诉他们明天早晨向东进发。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七十五

后唐纪四　起柔兆阏茂四月，尽强圉大渊献六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上之下

天成元年

1 夏，四月，丁亥朔，严办将发[1]，骑兵陈于宣仁门外，步兵陈于五凤门外。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不知睦王存义已死，欲奉之以作乱，帅所部兵自营中露刃大呼，与黄甲两军攻兴教门[2]。帝方食，闻变，帅诸王及近卫骑兵击之，逐乱兵出门。时蕃汉马步使朱守殷将骑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与同击贼；守殷不至，引兵憩于北邙茂林之下[3]。乱兵焚兴教门，缘城而入，近臣宿将皆释甲潜遁，独散员都指挥使李彦卿及宿卫军校何福进、王全斌等十余人力战。俄而帝为流矢所中，鹰坊人善友挟帝自门楼下，至绛

霄殿庑下，抽矢，渴漱求水[4]，皇后不自省视，遣宦者进酪，须臾，帝殂。李彦卿等恸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敛庑下乐器覆帝尸而焚之。彦卿，存审之子，福进、全斌皆太原人也。刘后囊金宝系马鞍，与申王存渥及李绍荣引七百骑，焚嘉庆殿，自师子门出走。通王存确、雅王存纪奔南山。宫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宫，选宫人三十余人，各令自取乐器珍玩，内于其家。于是诸军大掠都城。

是日，李嗣源至罂子谷，闻之，恸哭，谓诸将曰："主上素得士心，正为群小蔽惑至此，今吾将安归乎！"

戊子，朱守殷遣使驰白嗣源，以"京城大乱，诸军焚掠不已，愿亟来救之！"乙丑[5]，嗣源入洛阳，止于私第，禁焚掠，拾庄宗骨于灰烬之中而殡之。

嗣源之入邺也，前直指挥使平遥侯益脱身归洛阳，庄宗抚之流涕。至是，益自缚请罪；嗣源曰："尔为臣尽节，又何罪也！"使复其职。

嗣源谓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宫，供给尤宜丰备。吾俟山陵毕，社稷有奉，则归藩为国家捍御北方耳。"

是日，豆卢革帅百官上牋劝进，嗣源面谕之曰："吾奉诏讨贼，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诉，又为绍荣所隔，披猖至此[6]，吾本无他心，诸君遽尔见推，殊非相悉，愿勿言也！"革等固请，嗣源不许。

李绍荣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从兵稍散；庚寅，至平陆，止余数骑，为人所执，折足送洛阳，存霸亦帅众千人奔

镇奔晋阳。

2 辛卯，魏王继岌至兴平，闻洛阳乱，复引兵而西，谋保据凤翔。

3 向延嗣至凤翔，以庄宗之命诛李绍琛[7]。

4 初，庄宗命吕、郑二内养在晋阳，一监兵，一监仓库，自留守张宪以下皆承应不暇。至邺都有变，又命汾州刺史李彦超为北都巡检。彦超，彦卿之兄也。

庄宗既殂，推官河间张昭远劝张宪奉表劝进，宪曰："吾一书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岂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远泣曰："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义不朽矣。"

有李存沼者，庄宗之近属，自洛阳奔晋阳，矫传庄宗之命，阴与二内养谋杀宪及彦超，据晋阳拒守。彦超知之，密告宪，欲先图之。宪曰："仆受先帝厚恩，不忍为此。徇义而不免于祸，乃天也。"彦超谋未决，壬辰夜，军士共杀二内养及存沼于牙城，因大掠达旦。宪闻变，出奔忻州。会嗣源移书至，彦超号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权知太原军府。

【注释】

①严办：皇帝出行前具备戒严诸事。

②兴教门：洛阳皇城南门之一。

③北邙：山名。一作北芒，即邙山，也称芒山、郏山、北山，在洛阳东北。

④渴懑(mèn 闷)：干渴闷躁。

⑤乙丑：四月无"乙丑"，当为"己丑(初一)"，盖为形近致误。

⑥披猖：猖狂、冒失。

⑦庄宗：此时庄宗已死，故不称帝而称庄宗。

【译文】

后唐纪四　起丙戌(公元926年)四月,止丁亥(公元927年)六月,共一年三个月。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上之下

天成元年(丙戌,公元926年)

1夏,四月,初一,内外已经严加整办,皇帝正准备出发,骑兵列阵在宣仁门外,步兵列阵于五凤门外。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还不知道睦王李存义已经被杀,准备拥戴他发动叛乱,于是就率领所属人马,从军营中亮出刀刃大声呼喊着杀将出来,和黄甲两军一起进攻兴教门。当时皇帝正在吃饭,得知外面发生叛乱,就率领诸王和近卫骑兵前去迎击,把乱兵赶出兴教门。当时蕃汉马步使朱守殷率领骑兵驻扎在城外,皇帝派遣宫中的使者赶忙去征召他,想和他一道夹击贼兵;但是朱守殷却不来,竟把部队带到北邙山下的树林中休息去了。叛乱的士兵们开始放火焚烧兴教门,并且攀过城墙进入城内,宫廷中的近臣和宿将们都脱下盔甲偷偷地逃跑了,只有散员都指挥使李彦卿和宿卫军校何福进、王全斌等十多个人还在拼命抵抗。不一会儿,皇帝被流箭射中,鹰坊人善友扶着皇帝从门楼上走了下来,来到了绛霄殿的屋檐下把箭拔了下来,皇帝口渴闷躁要喝水,皇后没有亲自来探视,却派来宦官向皇帝呈上乳浆,皇帝喝了乳浆后很快就死了。李彦卿等人痛哭一阵后离去,左右的近臣们也都四散逃走,善友收拾了屋檐下的乐器盖在皇帝的尸体上,放火把他火化了。李彦卿是李存审的儿子;何福进、王全斌都是太原人。刘皇后把宫中的金银财宝装在袋子中拴在马鞍上,和申王李存渥及李绍荣一道带着七百名随从骑兵,放火焚烧了嘉庆殿、从师子门向城外出逃。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都逃奔到南山。宫里的人大多数都逃跑了,朱守殷进入后宫,从中挑选了三十多个宫女,让她们各自都带上乐器和珍贵的玩物,然后带回他的家中。此时各路军队对都城进行了大肆洗劫。

这一天，李嗣源带军到达罂子谷，得知皇帝已经死去，失声痛哭了起来，他对诸王将领们说："皇上平时深得军士们的心，只是被一群小人蒙蔽迷惑才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现在我将到哪里去好呢？"

初二，朱守殷派遣使者飞速报告李嗣源，说："京城大乱，各路军队烧杀抢掠不已，希望赶快前来救援！"初三，李嗣源进入洛阳，住在自己的私宅中，下令禁止烧杀抢掠，从灰烬中拾了一些庄宗的遗骨，然后把他安葬了。

李嗣源被挟持进郓都城的时候，前直指挥使平遥人侯益逃脱了出来回到洛阳，庄宗抚摩着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到这个时候，侯益把自己绑了起来前来向李嗣源请罪，李嗣源对他说："你作为一个臣子能够尽忠尽节，又有什么罪呢？"还让他继续担任原职。

李嗣源以朱守殷说："你好好巡防内外，以等待魏王回来。淑妃、德妃还在皇宫中，对她们生活所需品的供给尤其要丰富完备。等皇上的陵墓修好了，国家的大统有了继承人，我就回藩镇去为国家捍卫北方领土。"

当天，豆卢革率领百官上表劝李嗣源登基，李嗣源当面告诉他们说："我奉皇上的诏令讨伐叛贼，不幸部下们发动叛乱，军队也失散了；本想到朝廷亲自把事情讲请楚，却被李绍荣所阻隔，所以才狼狈到今天这种地步。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各位却突然间要推举我，简直是太不了解我了，希望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要提了！"豆卢革等人坚决请求，李嗣源还是没有答应。

李绍荣想投奔到河中去依靠永王李存霸，随从的士兵渐渐逃散；初四，到了平陆，只剩下几名骑兵随从，结果被人抓了起来，打断腿后解送到洛阳。李存霸也率领一千多名部众丢下河中军镇逃到晋阳去了。

2 初五，魏王李继岌到达兴平，得知洛阳发生了叛乱，又率领大军回头向西行进，计划据守凤翔。

3 向延嗣到达凤翔,以庄宗的命令诛杀了李绍琛。

4 当初,庄宗命令吕、郑两个内养留在晋阳,一个监管军队,一个监管仓库,自留守张宪以下的官吏都尽力奉承他们。到了邺都发生兵变的时候,皇帝又任命汾州刺史李彦超为北都巡检。李彦超是李彦卿的哥哥。

庄宗去世以后,推官河间人张昭远劝张宪上表拥戴李嗣源登基,张宪说:"我是一个书生,从布衣百姓到今天成为能穿朝服的大臣,都是出自先皇帝的恩泽,怎么能够苟且偷生而不感到惭愧呢!"张昭远感动得流着泪说:"这些都是古人的事迹,而您却能身体力行,您的忠义可以千古不朽了。"

有一个名叫李存沼的人,是庄宗的近亲,他从洛阳跑到晋阳后,假传庄宗的命令,私下里密谋要与两个内养杀死张宪和李彦超,占据晋阳作抵抗。李彦超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悄悄地告诉了张宪,想先下手把他们杀了。张宪说:"我受了先皇帝的厚恩,不忍心做这种事情。我知道坚守信义到头来都免不了遭到灾祸,这也是天命吧。"李彦超正谋划着还没有最后做出决断,初六的晚上,军士们却一起在牙城里杀死了两个内养和李存沼,随后在城内大肆抢掠,一直闹到天亮。张宪听说发生了兵变,就出巡到了忻州。这时正好李嗣源宣抚各地的文书送到了晋阳,李彦超给士卒们下了命令,城里才开始安定下来,于是他就暂时代理太原军府。

5 百官三牋请嗣源监国[1],嗣源乃许之。甲午,入居兴圣宫[2],始受百官班见。下令称教,百官称之曰殿下。庄宗后宫存者犹千余人,宣徽使选其美少者数百献于监国,监国曰:"奚用此为!"对曰:"宫中职掌不可阙也。"监国曰:"宫

中职掌宜谙故事，此辈安知！”乃悉用老旧之人补之，其少年者皆出归其亲戚，无亲戚者任其所适。蜀中所送宫人亦准此。

乙未，以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镇州别驾张延朗为副使。延朗，开封人也，仕梁为租庸吏，性纤巧，善事权贵，以女妻重诲之子，故重诲引之。

监国令所在访求诸王。通王存确、雅王存纪匿民间，或密告安重诲，重诲与李绍真谋曰：“今殿下既监国典丧，诸王宜早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闻。”乃密遣人就田舍杀之。后月余，监国乃闻之，切责重诲，伤惜久之。

刘皇后与申王存渥奔晋阳，在道与存渥私通。存渥至晋阳，李彦超不纳，走至风谷[3]，为其下所杀。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晋阳，从兵逃散俱尽，从霸削发、僧服谒李彦超，“愿为山僧，幸垂庇护。”军士争欲杀之，彦超曰：“六相公来[4]，当奏取进止。”军士不听，杀之于府门之碑下，刘皇后为尼于晋阳，监国使人就杀之。薛王存礼及庄宗幼子继嵩、继潼、继蟾、继蒙，遭乱皆不知所终。惟邕王存美以病风偏枯得免，居于晋阳。

6 徐温、高季兴闻庄宗遇弑，益重严可求、梁震[5]。

梁震荐前陵州判官贵平孙光宪于季兴，使掌书记。季兴大治战舰，欲攻楚，光宪谏曰：“荆南乱离之后，赖公休息士兵，始有生意，若又与楚国交恶，他国乘吾之弊，良可忧也。”季兴乃止。

7 戊戌,李绍荣至洛阳[6],监国责之曰:"吾何负于尔,而杀吾儿?"绍荣嗔目直视曰:"先帝何负于尔?"遂斩之,复其姓名曰元行钦。

8 监国恐征蜀军还为变,以石敬瑭为陕州留后;己亥,以李从珂为河中留后[7]。

9 枢密使张居翰乞归田里,许之。李绍真屡荐孔循之才,庚子,以循为枢密副使。李绍宏请复姓马[8]。

监国下教,数租庸吏孔谦奸佞侵刻穷困军民之罪而斩之,凡谦所立苛敛之法皆罢之,因废租庸使及内勾司,依旧为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专判。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

10 魏王继岌自兴平退至武功,宦官李从袭曰:"祸福未可知,退不如进,请王亟东行以救内难。"继岌从之。还,至渭水,权西都留守张籛已断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吕知柔等皆已窜匿。从袭谓继岌曰:"时事已去,王宜自图。"继岌徘徊流涕,乃自伏于床,命仆夫李环缢杀之[9]。任圜代将其众而东。监国命石敬瑭慰抚之,军士皆无异言。

先是,监国命所亲李冲为华州都监,应接西师。冲擅逼华州节度使史彦镕入朝;同州节度使李存敬过华州,冲杀之,并屠其家;又杀西川行营都监李从袭。彦镕泣诉于安重诲,重诲遣彦镕还镇,召冲归朝。

自监国入洛,内外机事皆决于李绍真。绍真擅收威胜节度使李绍钦、太子少保李绍冲下狱,欲杀之。安重诲谓

绍真曰："温、段罪恶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内难，冀安万国，岂专为公报仇邪[10]！"绍真由是稍沮。辛丑，监国教，李绍冲、绍钦复姓名为温韬，段凝，并放归田里。

11 壬寅，以孔循为枢密使。

12 有司议即位礼。李绍真、孔循以为唐运已尽，宜自建国号。监国问左右："何谓国号？"对曰："光帝赐姓于唐，为唐复雠，继昭宗后，故称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称唐耳。"监国曰："吾年十三事献祖，献祖以吾宗属，视吾犹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经纶攻战，未尝不预；武皇之基业则吾之基业也，先帝之天下则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异国乎！"令执政更议。吏部尚书李琪曰："若改国号，则先帝遂为路人，梓宫安所托乎！不惟殿下忘三世旧君，吾曹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继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礼。"众从之。丙午，监国自兴圣宫赴西宫，服斩衰[11]，于柩前即位。百官缟素。既而御衮冕受册[12]，百官吉服称贺。

【注释】

①监国：代行处理国政。古时帝王出巡，常由太子监国，而监国又是即皇帝位的前提。

②兴圣宫：洛阳兴圣宫，在庄宗停放灵柩的西宫的东边。

③岚谷：胡三省以为当作"岚谷"，即岚谷县。

④六相公：李存霸排行第六，故称之。

⑤益事严可求、梁震：严可求预料后唐有内变事见第二百七十二卷庄宗同光元年；梁震预料庄宗必亡事见第二百七十四卷同光三年。

⑥李绍荣至洛阳：即被陕州人械送至洛阳。

⑦陕州、河中:陕州是征蜀军东进洛阳的必经之路;河中是征蜀军北归晋阳的必经之路。

⑧请复姓马:李绍宏赐姓名事见第二百七十卷均王贞明五年。

⑨李环:即刺杀郭崇韬的李环。

⑩为公报仇:李绍真(霍彦威)旧与李绍冲(温韬)、李绍钦(段凝)不和。

⑪斩衰(cui 崔):旧时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制成,是子为父所服的丧服。

⑫衮冕:衮衣和冠冕,帝王和大夫的礼服和礼帽。

【译文】

5百官们再三上表请求李嗣源称监国,代行国政,李嗣源只好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初八,住进了兴圣宫,开始接受百官的列班朝见。所下的命令称作教,百官称他为殿下,庄宗的后宫所剩妃嫔还有一千多人,宣徽使从中挑选了数百名年轻貌美的献给监国,监国说:"要这些人干什么?"宣徽使回答说:"宫中的职务不能没有人掌理。"监国说:"要掌理宫中的职务必须熟悉过去的典章制度,这些人怎么能够知道呢?"于是全部用过去的旧宫人填补宫中的职务,而那些年轻的宫人都命令她们出宫去投靠亲戚,没有亲戚的任凭她们随便去哪里。蜀中所送来的宫人也照此方法办理。

初九,任命中门使安重诲为枢密使,镇州别驾张延朗为副使。张延朗是开封人,在梁朝时当过租庸吏,生性巧诈,善于巴结权贵,他曾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安重诲的儿子,所以安重诲引荐了他。

监国李嗣源命令各地访求诸王。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藏匿在民间,有人秘密地告诉了安重诲。安重诲和李绍真谋划说:"现在殿下已经代行国政,主持办理丧事,对诸王应该及早做个安置,也好统一人心。殿下性格仁慈,这事不能让他知道。"于是私下派人到农舍中把他们杀了。之后过了一个多月,监国才得知这件事,就痛责了安重诲一场,而且哀伤惋惜了很久。

刘皇后和申王李存渥一起逃往晋阳,在路上就和李存渥通奸

了。李存渥到了晋阳，李彦超不肯接纳他，于是逃到风谷，被他的部下杀死。第二天，永王李存霸也到达晋阳，随从的士兵也都逃光了，李存霸于是剃光头发、穿着和尚的衣服去拜见李彦超，对李彦超说："我情愿当一个荒山野僧，希望能得到您的庇护。"军士们争着想杀李存霸，李彦超说："六相公既然来了我们这里，应当奏请朝廷，听候指示。"军士们不听他的劝告，就在府门的石碑下把李存霸杀了。刘皇后躲在晋阳当了尼姑，监国派人前来把她杀了。薛王李存礼和庄宗的幼子李继嵩、李继潼、李继蟾、李继瓷，在遭受变化之后都不知下落。只有邕王李存美因为得了风湿半身不遂才免于一死，住在晋阳。

6 徐温、高季兴得知庄宗被部下所杀，更加看重严可求、梁震了。

梁震向高季兴推荐前陵州判官贵平人孙光宪，让他掌管书牍记录。高季兴大治战船，准备攻打楚国，孙光宪劝谏他说："荆南经过战乱之后，全靠您才使军民得以休养生息，开始有了一些生机，如果又要和楚国交战，其他国家就会乘我们国力衰竭的时候算计我们，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高季兴于是停止了进攻行动。

7 十二日，李绍荣被押到洛阳，监国李嗣源责问他说："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竟然杀死我的儿子？"李绍荣也怒目圆睁瞪着李嗣源说："先皇帝又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的？"于是杀死了李绍荣，并且恢复了他原来的姓名叫元行钦。

8 监国害怕西征蜀国的军队回来后会发生变乱，于是任命石敬瑭为陕州留后；十三日，又任命李从珂为河中留后。

9 枢密使张居翰请求告老还乡，监国答应了他的请求。李绍真多次推荐孔循的才干，十四日，任命孔循为枢密副使。李绍宏请求恢复他姓马。

监国颁发命令，历数租庸使孔谦奸诈谄佞，侵占剥夺，使军民穷困的罪状，然后把他处死，凡是孔谦所制定的苛刻聚敛的条规一律废除，接着撤销了租庸使和内勾司，按照旧例设置盐铁、户部、度

支三司,委托一位宰相专门管理。又罢除各道的监军使;因为庄宗是由于任用宦官才导致亡国的,所以下令各道把这些监军使全部杀掉。

10 魏主李继岌从兴平退军到了武功,宦官李从袭说:"是福是祸不可预测,但是退却不如前进,请大王赶快东进前去平定京城的内乱。"李继岌听从了他的建议。回师东进,到了渭水之滨,这时代理西都留守的张籤已经把河上的浮桥砍断了;他们只好顺流泅渡过河,当天到达渭南,心腹吕知柔等人都已逃跑躲了起来。这时李从袭对李继岌说:"大势已去,大王还是自己想个办法吧。"李继岌徬徨不知所措,不停地留着眼泪,后来就自己趴伏在床上,命令仆夫李环用绳子把他勒死。任圜代替他率领军队继续东进。监国命令石敬瑭去安抚他们,士卒们都没有什么反感的言论。

在此之前,监国命令自己的亲信李冲担任华州都监,好迎接李继岌率领的西征军。李冲却擅自逼迫华州节度使史彦镕入朝;同州节度使李存敬路过华州时,李冲把他杀了,并且屠杀了他的全家;又杀了西川行营都监李从袭。史彦镕向安重诲哭诉,安重诲派史彦镕再回华州,然后召李冲回朝。

自从监国进入洛阳以来,朝廷内外的大事情都由李绍真作决定。李绍真擅自把威胜节度使李绍钦、太子少保李绍冲拘捕下狱,准备把他们杀掉。安重诲对李绍真说:"温韬、段凝的罪恶都是在梁朝的时候犯下的,现在殿下刚刚平定内乱,正期望能够安定万国,难道只是专为您报私仇的吗?"李绍真从此以后才稍加收敛了一些。十五日,监国下令,李绍冲、李绍钦两人都恢复原来的姓名温韬、段凝,并且把他们免官放归田里。

11 十六日,任命孔循为枢密使。

12 主管官吏商议监国即皇帝位的礼仪。李绍真、孔循认为唐朝的运祚已经完了,应当另外自行建立国号。监国问左右的近臣说:"什么叫国号?"回答说:"先皇帝曾经由唐朝赐姓,后来又灭了梁朝

为唐朝复了仇，承继唐朝昭宗之后，所以国号叫唐。现在曾经在梁朝做过官的人都不希望殿下的国号也称唐。”监国说：“我十三岁时侍奉献祖，献祖把我看成是同一宗族的人，把我当作他自己的儿子一样。我又侍奉武皇将近三十年，侍奉先皇帝将近二十年，不论是筹划朝政还是攻城野战，我没有不参预的；武皇的基业就是我的基业，先皇帝的天下就是我的天下，哪里有同一个家而称两个国号的！”于是下令执政大臣再仔细商议。吏部尚书李琪说：“如果更改国号，那么先皇帝就等于陌生的路人了，他的灵柩又靠谁来料理呢？不单是殿下忘记了三世旧君的恩情，就是我们这些作人臣的心里能感到安宁吗？过去的朝代以旁支入继大统的也很多，应该用嗣子在灵柩前即位的礼仪即位。”大家都赞同他的意见。二十日，监国从兴圣宫前往西宫，穿着斩衰的重丧服，在庄宗的灵柩前即皇帝位，在场的百官们也都一身缟素。一会儿，监国又穿上皇帝的龙袍戴上皇冠，接受玉册，百官们也都换上参加吉礼的朝服向新皇帝拜贺。

13 戊申，敕中外之臣毋得献鹰犬奇玩之类。

14 有司劾奏太原尹张宪委城之罪；庚戌，赐宪死。

15 任圜将征蜀兵二万六千人至洛阳，明宗慰抚之，各令还营。

16 甲寅，大赦，改元[1]。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分遣诸军就食近畿，以省馈运。除夏、秋税省耗[2]。节度、防御等使，正、至、端午、降诞四节听贡

奉[3]，毋得敛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贡奉。选人先遭涂毁文书者，命三铨止除诈伪[4]，余夏旧规。

17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宾客郑珏、工部尚书任圜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忧公如家，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圜每以天下为己任，由是安重诲忌之。

18 武宁节度使李绍真、忠武节度使李绍琼、贝州刺史李绍英、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河阳节度使李绍奇、洛州刺史李绍能，各请复旧姓名为霍彦威、长从简、房知温、王晏球、夏鲁奇、米君立，许之。从简，陈州人也。晏球本王氏子，畜于杜氏，故请复姓王。

19 丁巳，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

20 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或落发为僧，至晋阳者七十余人，诏北都指挥使李从温悉诛之。从温，帝之侄也。

21 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功于晋阳[5]，壬戌，以金全为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

22 丙寅，赵在礼请帝幸邺都。戊辰，以在礼为义成节度使；辞以军情未听，不赴镇。

23 李彦超入朝，帝曰："河东无虞，尔之力也。"庚午，以为建雄留后。

24 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25 帝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乃奏称："臣徒以忠实之心事陛下，得典枢机，今事粗能晓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愿仿前朝侍讲、侍读、近

代直崇政、枢密院[6]，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乃置端明殿学士，乙亥，以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之。

26 丙子，听郭崇韬归葬，复朱友谦官爵；两家货财田宅，前籍没者皆归之。

27 戊寅，以安重诲领山南东道节度使。重诲以襄阳要地[7]，不可乏师，无宜兼领，固辞；许之。

28 诏发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等三千人戍瓦桥[8]。六月，丁酉，出城，复还，作乱，焚掠坊市，杀权知州、推官高逖。逼马步都指挥使、曹州刺史李彦饶为帅，彦饶曰：“汝欲吾为帅，当用吾命，禁止焚掠。”众从之。己亥旦，彦饶伏甲于室，诸将入贺，彦饶曰：“前日唱乱者数人而已，”遂执张谏等四人，斩之。其党张审琼帅众大噪于建国门，彦饶勒兵击之，尽诛其众四百人，军、州始定。即日，以军、州事牒节度推官韦俨权知，具以状闻。庚子，诏以枢密使孔循知汴州，收为乱者三千家，悉诛之。彦饶，彦超之弟也。

29 蜀百官至洛阳，永平节度使兼侍中马全曰：“国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锴等为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马，亦有复归蜀者。

30 辛丑，滑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纵火作乱，攻魏博戍兵三指挥，逐出之。

31 乙巳，敕：“朕二名，但不连称，皆无所避。”

32 戊申，加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33 李继岍至华州，闻洛中乱，复归凤翔；帝为之诛柴重厚。

34 高季兴表求夔、忠、万三州为属郡，诏许之。

35 安重诲恃恩骄横，殿直马延误冲前导[9]。斩之于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闻。秋，七月，重诲白帝下诏，称延陵突重臣，戒谕中外。

36 于可洪与魏博戍将互相奏云作乱，帝遣使按验得实，辛酉，斩可洪于都市，其首谋滑州左崇牙全营族诛，助乱者右崇牙两长剑建平将校百人亦族诛。

37 壬申，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转对奏事[10]。

【注释】

①改元：即改元天成。

②夏、秋税省耗：此前夏、秋二税都有省耗，每斗加收一升，是正税之外的税。

③正、至、端午、降诞：正在元正，即元旦；至为冬至；端午为正月十五；降诞又称应圣节，即皇帝的出生日。

④三铨：唐代选官的一种方式。选官分文选和武选，文选归吏部，武选归兵部。文选三铨一说为尚书铨、中铨、东铨，一说为吏部东、西铨和流外铨；武选三铨为兵部中铨、东铨、西铨。

⑤有功于晋阳：事见第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贞明二年。

⑥侍讲、侍读、直崇政、枢密院：侍讲、侍读为唐朝旧制；直崇政院为梁朝旧制；枢密院为庄宗旧制。

⑦襄阳要地：襄阳西控巴蜀、南扼荆楚，故称要地。

⑧汴州控鹤：此为原梁朝侍卫亲军，习气骄横而害怕远戍，故作乱。

⑨殿直：侍直殿廷的武官，即皇帝侍官。

⑩转对奏事：即依盛唐之制，百官转对各奏本司公事。

【译文】

13 二十二日，皇帝下令朝廷内外的大臣都不准进献鹰犬珍玩之

类的东西。

14 有关部门上奏弹劾太原尹张宪弃城之罪；二十四日，皇帝赐张宪死。

15 任圜率领西征蜀国的军队二万六千人回到洛阳，皇帝慰劳安抚他们，并且命令他们各自回到原先的军营中去。

16 二十八日，大赦天下，改换年号。酌情留下后宫一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的人自己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宫内的各司使务如果有名无实的，一律裁减。分派各军在就近的地方供给粮食，以节省运输的费用。下令免除夏、秋两季税收的省耗。节度、防御等使，在每年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圣诞四个节日准许进贡，但不得借此机会搜刮百姓；刺史以下官员不准向皇帝进贡。候选官吏先前告身文书被涂毁的，命令三个铨叙部门严加查核，去除欺诈和伪造，其余按旧的规定办理。

17 五月，初一，任命太子宾客郑珏、工部尚书任圜一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圜仍旧兼管三司。任圜为公务操心就如同自己家的事一样，选拔贤良才俊，斥退投机侥幸的小人，一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们都很富足，朝廷的纪纲也开始初具规模。任圜常常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安重诲很忌恨他。

18 武宁节度使李绍真、忠武节度使李绍琼、贝州刺史李绍英、齐州防御使李绍虔、河阳节度使李绍奇、洺州刺史李绍能，分别请求恢复他们原来的姓名霍彦威、苌从简、房知温、王晏球、夏鲁奇、米君立，皇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苌从简是陈州人。王晏球本来是姓王的儿子，因为寄养在姓杜的人家，曾一度姓杜，所以现在请求恢复姓王。

19 初二，开始命令百官正衙除了正常的朝见以外，每五天一次进内殿向皇帝问安。

20 数百名宦官逃窜到山林里面躲藏了起来，有的人剃光头发当了和尚，逃到晋阳的有七十多人，皇帝下诏命令北都指挥使李从温

把他们全部杀掉。李从温是皇帝的侄儿。

21 皇帝因为前相州刺史安金全防守晋阳大有功劳，初七，任命安金全为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

22 十一日，赵在礼请求皇帝巡幸邺都。十三日，皇帝任命赵在礼为义成节度使；赵在礼借口军队不赞成他离开，没有前往镇所滑州就任。

23 李彦超入朝，皇帝对他说："河东安然无恙，都是你的功劳。"十五日，任命他为建雄留后。

24 十九日，加封王延翰为同平章事。

25 皇帝不识字，四面八方的奏折都让安重诲读给他听，安重诲也不能完全理解这些奏折的意思，于是启奏说："臣只能以忠诚的心来侍奉陛下，得以位居要职，当代的事情还能大略地知道一点，至于古代的事情，那就不是臣所能知道的了。希望能仿效前朝的侍讲、侍读、近代直崇政、枢密院等制度，挑选一些通晓文学的大臣来共同处理这些事情，以备陛下的垂问。"于是设置了端明殿学士。二十日，任命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端明殿学士。

26 二十一日，准许郭崇韬归葬故乡，恢复了朱友谦的官爵；两家的财货田宅，以前被没收充公的一律发还给他们的后人。

27 二十三日，任命安重诲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安重诲认为襄阳是个重要的地方，不可以没有统帅，不应当兼领，所以他坚决推辞；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28 皇帝下诏征调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等三千人去戍守瓦桥。六月，十二日，军队出了城，后又折返回城，发动叛乱，在街市上烧杀抢掠，杀死了权知州、推官高逖。他们胁迫马步都指挥使、曹州刺史李彦饶当他们的主帅，李彦饶说："你们想要让我当主帅，那就应当听我的命令，禁止烧杀抢掠。"大家听从了他的意见。十四日的早晨，李彦饶在家中埋伏下甲士，各位将领们进来向他拜贺，李彦饶说："前天领头作乱的只是几个人而已。"说完，就把张谏等四个人

抓了起来，把他们斩杀了。张谏的同党张审琼率领很多人在建国门大喊大叫，李彦饶调集军队攻击他们，把这批乱兵有四百人全部杀死，从此军镇和汴州才开始安定下来。当天，把军镇和汴州的事情写成公文报告节度推官韦俨知道，详细写在奏折中报告朝廷。十五日，皇帝下诏任命枢密使孔循掌管汴州，拘捕了三千家作乱的人，把他们全部处死，李彦饶是李彦超的弟弟。

29 蜀国的百官到达洛阳，原蜀国的永平节度使兼侍中马全说："国家灭亡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于是绝食而死。皇帝任命原蜀国的平章事王锴等人担任各州府的刺史、少尹、判官、司马等职务，也有些人又回到了蜀地。

30 十六日，滑州都指挥使于可洪等人纵火作乱，进攻魏博戍守部队的三指挥，把他们赶走了。

31 二十日，皇帝下令说："朕的名字有两个字，只要不是连称，都不需要避讳。"

32 二十三日，加封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33 李继岍到了华州，听说洛阳发生了叛乱，他又回到了凤翔；皇帝替他诛杀了柴重厚。

34 高季兴上表请求把夔、忠、万三州划归为他的属郡，皇帝下诏答应了他的请求。

35 安重诲依仗着皇帝对他的恩宠，十分骄横，殴直马延有一次无意中撞倒了他的前导侍从，他就立刻在马前斩杀了马延，御史大夫李琪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秋，七月，安重诲要求皇帝下诏，声称马延陵辱冲撞了国家重臣，要告诫朝廷内外。

36 于可洪和戍守魏博的将领们都上奏皇帝互相指责对方作乱，皇帝派遣使者前去查验核实，初七，在街市上把于可洪斩首，叛乱的首谋滑州左崇牙全营士卒都被诛灭全族，协助叛乱的左崇牙两长剑建平将校一百人也被诛灭全族。

37 十八日，开始命令百官每隔五天入内殿问一次安，并依次上

奏本部门的公事。

38 契丹主攻渤海，拔其夫余城，更名曰东丹国。命其长子突欲镇东丹，号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楼[1]，号元帅太子。

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闻庄宗为乱兵所害，恸哭曰："我朝定儿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儿及此。"哭不已。虏言"朝定"，犹华言朋友也。又谓坤曰："今天子闻洛阳有急，何不救？"对曰："地远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汉儿喜饰说，毋多谈！"突欲侍侧，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2]，可乎？"坤曰："中国无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犹天皇王初有国，岂强取之乎！"契丹主曰："理当然。"又曰："闻吾儿专好声色游畋[3]，宜其及此。我自闻之，举家不饮酒，散遣伶人，解纵鹰犬。若亦效吾儿所为，行自亡矣。"又曰："吾儿与我虽世旧，然屡与我战争；今天子则无怨，足以修好。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专也。"契丹主怒，囚之，旬余，复召之，曰："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给纸笔趣令为状，坤不可，欲杀之，韩延徽谏，乃复囚之。

39 丙子，葬光圣神闵孝皇帝于雍陵[4]，庙号庄宗。

40 丁丑，镇州留后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刘殷肇不受代，谋作乱，已讨擒之。

41 己卯，置彰国军于应州。

42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豆卢革、韦说奏事帝前，或时礼貌不尽恭；百官俸钱皆折估，而革父子独受实钱；百官自五月给，而革父子自正月给；由是众论沸腾。说以孙为子，奏官；受选人王修略，除近官。中旨以库部郎中萧希甫为谏议大夫，革、说覆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说不忠前朝，阿谀取容"；因诬"革强夺民田，纵田客杀人，说夺邻家井，取宿藏物[5]。"制贬革辰州刺史，说溆州刺史。庚辰，赐希甫金帛，擢为散骑常侍。

43 辛巳，契丹主阿保机卒于夫余城，述律后召诸将及酋长难制者之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问曰："汝思先帝乎？"对曰："受先帝恩，岂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见之。"遂杀之。

44 癸未，再贬豆卢革费州司户，韦说夷州司户。甲申，革流陵州，说流合州。

45 孟知祥阴有据蜀之志，阅库中，得铠甲二十万，置左右牙等兵十六营，凡万六千人，营于牙城内外。

46 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47 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瑞少君守东丹，与长子突欲奉契丹主之丧，将其众发夫余城。

48 初，郭崇韬以蜀骑兵分左、右骁卫等六营，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宁远等二十营，凡二万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冲山等六营，凡六千人，营于罗城内外；又置义宁等二十营，凡万六千人，分戍管内州县就食；又置左、右

牢城四营，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内。

49 王公俨既杀杨希望[6]，欲邀节钺，扬言符习为治严急，军府众情不愿其还。习还，至齐州，公俨拒之，习不敢前。公俨又令将士上表请己为帅，诏除登州刺史。

公俨不时之官，托云军情所留；帝乃徙天平节度使崔彦威为平卢节度使，聚兵淄州，以图攻取，公俨惧，乙未，始之官。丁酉，彦威至青州，追擒之，并其族党悉斩之，支使北海韩叔嗣预焉。其子熙载将奔吴，密告其友汝阴进士李谷，谷送至正阳[7]，痛饮而别。熙载谓谷曰："吴若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谷笑曰："中原若用吾为相，取吴如囊中物耳。"

50 庚子，幽州言契丹寇边，命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将兵御之。

51 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飞棹兵六营，凡六千人，分戍滨江诸州，习水战以备夔、峡。

52 癸酉，卢龙节度使李绍斌请复姓赵，从之，仍赐名德钧。德钧养子延寿尚帝女兴平公主，故德钧尤蒙宠任。延寿本蓨令刘邺之子也。

53 加楚王殷守尚书令。

【注释】

①德光(公元902～947年)：即辽太宗耶律德光，公元927～947年在位。统治期间曾奖励耕织，立后唐叛将石敬瑭为后晋皇帝，后又灭后晋。公元947年，改国号契丹为辽。

②夺之牛句：此引《左传·宣公十一年》申叔言。

③声色游畋：一本此句下有“不恤军民”四字。

④雍陵：陵名。在河南新安（今河南渑池）。

⑤宿藏物：前人所窖藏而不及发取之物。

⑥杀杨希望句：事见上卷本年三月。

⑦正阳：地名。即今安徽寿县西南淮河正阳关，为当时后唐与吴两国边界。

【译文】

38 契丹主进攻渤海国，攻下了夫余城，把它改名叫东丹国。命令他的长子突欲镇守东丹，号称人皇王，命令他的次子德光守备上都西楼，号称元帅太子。

皇帝派遣供奉官姚坤到契丹去报丧。契丹主听说庄宗被乱兵所杀害，悲痛地哭着说：“我‘朝定’的儿啊！我正要想去救援他，只是因为渤海还没有攻下，一时没能去成，以致于我儿竟遭此灾祸。”说完又大哭不止。胡人说“朝定”，就是中国话说“朋友”的意思。他又对姚坤说：“现在的天子得知洛阳有急难，为什么不前去救援？”姚坤回答说：“因为路途太远了来不及救援。”又问：“那为什么后来又自立为帝？”姚坤又向他说明皇帝之所以即位的原因，契丹主说：“汉人就是喜欢粉饰言辞，你不必再多说了！”突欲当时侍立在契丹主的身旁，插了一句话说：“牵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地，田主就把他的牛抢过来，这样做行吗？”姚坤回答说：“中国当时无君主，唐朝天子是不得已才即位的；就好比当年天皇王开始拥有国家一样，难道也是强行夺取的吗？”契丹主只好说：“你说的也有道理。”接着他又说：“听说我儿专门喜欢声色游猎，不爱惜军民，落得这个下场也是可以想象的。我自从听到这件事后，全家都不喝酒，并且遣散了伶人，释放了鹰犬。如果也仿效我儿的所作所为的话，我们也会很快灭亡的。”最后他又说：“我儿虽然和我是世交，却经常和我打仗；我和现在的天子倒是无怨无仇，完全可以建立友好关系。你们如果能

把黄河以北的地方划给我，我就不会再向南侵犯了。"姚坤说："这不是一个使臣所能决定的事情。"契丹主一听大怒，就把他囚禁了起来，十来天之后，又召见他说："黄河以北地区恐怕难以得到，如果能得到镇、定、幽州也可以。"于是拿上纸和笔催逼他写下同意书，姚坤不肯写，契丹主就要把他杀掉，韩延徽出面劝说，于是又把姚坤囚禁了起来。

39 二十二日，在雍陵安葬了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号为庄宗。

40 二十三日，镇州留后王建立上奏说涿州刺史刘殷肇不接受替职的命令，阴谋作乱，已经发兵讨伐并活捉了他。

41 在应州设置了彰国军。

42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豆卢革、韦说两人在皇帝面前上奏事情的时候，有时礼貌不够恭敬；当时百官的俸钱都要折价发放，而豆卢革父子领的却是全额；百官们从五月份领取，而豆卢革父子却从正月份领取；因此大家都议论纷纷。韦说又把孙子假冒成儿子，上奏求官；又接受了候补官员王傪的贿赂，便把他派到近畿的州县任官。按照皇帝的旨意要任命库部郎中萧希甫为谏议大夫，豆卢革、韦说却提出反对意见。萧希甫因此很痛恨他们，于是就向皇帝上奏说："豆卢革、韦说不忠于前朝，只是一味地阿谀奉承，想得到宠幸。"然后又诬告他们说："豆卢革强占民田，又指使他们的佃农杀人；韦说则强夺邻家的水井，为的是抢取井中过去所藏的宝物。"于是皇帝下令贬豆卢革为辰州刺史，贬韦说为溆州刺史。二十六日，皇帝赐给萧希甫金银布帛，并且提升他为散骑常侍。

43 二十七日，契丹主阿保机在夫余城去世，述律皇后把难以节制的将领和酋长们的妻子召集起来，对她们说："我现在已经是寡妇了，你们不能不和我一样。"又把她们的丈夫召集来，哭着问他们说："你们想念先皇帝吗？"大家回答说："我们受先皇帝的厚恩，哪能不想？"皇后说："如果真的想他，那就应该到地下去见他。"于是把他们全部杀死。

44 二十九日，再次把豆卢革贬为费州司户，把韦说贬为夷州司户。三十日，又把豆卢革流放到陵州，把韦说流放到合州。

45 孟知祥暗中有占据蜀中自立的意思，于是整理武库，得到铠甲二十万具，设置了左右牙等军队有十六营，共计一万六千人，驻扎在牙城内外。

46 八月，初一，日食。

47 初三，契丹述律皇后让她的小儿子安端少君镇守东丹，自己和长子突欲一道护送着契丹主的灵柩，率领大军从夫余城出发。

48 当初，郭崇韬把原蜀国的骑兵分别设置为左、右骁卫等六个营，共有三千人；步兵分别设置为左、右宁远等二十个营，共有二万四千人。初六，孟知祥又增设左、右神山等六个营，共有六千人，驻扎在罗城内外；还设置了义宁等二十个营，共有一万六千人，分别戍守在所管辖的州县，并由这些州县就近供给；还设置了牢城四个营，共有四千人，分别戍守在成都境内各处。

49 王公俨杀了杨希望之后，希望皇帝能任命他为节度使，并扬言说符习治理军队非常苛刻，军府里大家的意见都不想让他回来。符习还是要回来，到达齐州，王公俨派兵阻挡他，符习就不敢再往前走了。王公俨又让将士们上表请求皇帝任命自己为军帅，皇帝下诏任命他为登州刺史。

王公俨并不马上去赴任，而是借口说被军队的事情所延留；皇帝于是调天平节度使霍彦威任平卢节度使，把大军集中到淄州，准备攻取青州，王公俨感到害怕了，十一日，才开始去上任。十三日，霍彦威到达青州，追上并活捉了王公俨，于是把他的家族和同党全部斩杀，支使北海人韩叔嗣也参预了这件事情。韩叔嗣的儿子韩熙载将要投奔吴国，便把要走的消息偷偷地告诉了他的朋友汝阴进士李谷，李谷送他到正阳，两人痛饮一番就要告别。韩熙载对李谷说："吴国如果任用我当宰相，我就将率军长驱直入平定中原。"李谷笑着回答说："中原如果用我当宰相，攻取吴国就像探囊取物一

样。"

50 十六日，幽州方面报告说契丹侵犯边境，皇帝命令齐州防御史安审通率兵前往防御。

51 九月，初八，孟知祥设置了左、右飞棹兵六个营，共有六千人，分别戍守在长江沿岸的各个州，练习水上作战，以防守夔州、峡州。

52 十九日，卢龙节度使李绍斌请求恢复姓赵，皇帝批准了，并且赐给他名字叫德钧。赵德钧的养子赵延寿娶了皇帝的女儿兴平公主，所以赵德钧特别得到皇帝的宠任。赵延寿本来是蓟县县令刘邠的儿子。

53 加封楚王马殷署理尚书令。

54 契丹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楼，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辔欢跃曰："愿事元帅太子。"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之为天皇王[1]。突欲愠，帅数百骑欲奔唐，为逻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归东丹。天皇王尊述律后为太后，国事皆决焉。太后复纳其侄为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之不敢见也。以韩延徽为政事令。听姚坤归复命，遣其臣阿思没骨馁来告哀。

55 壬午，赐李继晔名从晔。

56 冬，十月，甲申朔，初赐文武官春冬衣。

57 昭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骄淫残暴[2]，己丑，自称

大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威仪文物皆仿天子之制，群下称之曰殿下。赦境内，追尊其父审知曰昭武王。

58 静难节度使毛璋，骄僭不法，训卒缮兵，有跋扈之志，诏以颍州团练使李承约为节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为昭义节度使。璋欲不奉诏，承约与观察判官长安边蔚从容说谕，久之，乃肯受代。

59 庚子，幽州奏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来奔[3]。初，文进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间使说之，以易代之后，无复嫌怨。文进所部皆华人，思归，乃杀契丹戍平州者，帅其众十余万、车帐八千乘来奔。

60 初，魏王继岌、郭崇韬率蜀中富民输犒赏钱五百万缗，听以金银缯帛充，昼夜督责，有自杀者，给军之余，犹二百万缗。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饶[4]，遣盐铁判官、太仆卿赵季良为孟知祥官告国信兼三川都制置转运使。甲辰，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与，知祥曰："府库他人所聚，输之可也。州县租税，以赡镇兵十万，决不可得。"季良但发库物，不敢复言制置转运职事矣。

安重诲以知祥及东川节度使董璋皆据险要，拥强兵，恐久而难制；又知祥乃庄宗近姻，阴欲图之。客省使、泗州防御使李严自请为西川监军[5]，必能制知祥；己酉，以严为西川都监，文思使太原朱弘昭为东川副使。李严母贤明，谓严曰："汝前启灭蜀之谋[6]，今日再往，必以死报蜀人矣。"

61 旧制，吏部给告身，先责其人输朱胶绫轴钱。丧乱以

来，贫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刘岳上言："告身有褒贬训戒之辞，岂可使其人初不之睹！"敕文班丞、郎、给、谏，武班大将军以上，宜赐告身。其后执政议，以为朱胶绫轴，厥费无多，朝廷受以官禄[67]，何惜小费！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输钱，皆赐告身。"当是时，所除正员官之外，其余试衔、帖号止以宠激军中将校而已[68]，及长兴以后[69]，所除浸多，乃至军中卒伍，使、州、镇、戍胥吏，皆得银青阶及宪官，岁赐告身以万数矣。

62 闽王延翰虐弃兄弟，袭位才逾月，出其弟延钧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后庭，采择不已。延钧上书极谏，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审知养子延禀为建州刺史，延翰与书使之采择，延禀复书不逊，亦有隙。十二月，延禀、延钧合兵袭福州。延禀顺流先至，福州指挥使陈陶帅众拒之，兵败，陶自杀。是夜，延禀帅壮士百余人趣西门，梯城而入，执守门者，发库取兵仗。及寝门，延翰惊匿别室；辛卯旦，延禀执之，暴其罪恶，且称延翰与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谕吏民，斩于紫宸门外[70]。是日，延钧至城南，延禀开门纳之，推延钧为威武留后。

63 癸巳，以卢文进为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

64 庚子，以皇子从荣为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

65 赵季良等运蜀金帛十亿至洛阳，时朝廷方匮乏，赖此以济。

66 是岁，吴越王镠以中国丧乱，朝命不通，改元宝正；其后复通中国，乃讳而不称。

【注释】

①天皇王：即大酋长，契丹国的皇帝。

②昭武节度使："昭武"，胡三省注以为当作"威武"。

③卢文进来奔句：卢文进入契丹事见第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贞明三年。

④知成都富饶：庄宗同光之末任圜曾随军伐蜀，故知成都富饶。

⑤泗州防御使李严：李严为领泗州防御使，当时泗州尚属吴国。

⑥前启灭蜀之谋：事见第二百七十三卷庄宗同光二年。

⑦受以官禄：胡三省注以为"受"当作"授"。

⑧试衔、帖号：试衔指试某官某阶，为入官衔之始；帖号指帖以诸衔将军、郎将之号。寄衔官，无实职，为迁转具备资格。

⑨长兴：后唐明宗年号，公元930～933年。

⑩紫宸门：本为唐朝首都长安内城门之一，此处为闽国仿效其名。

【译文】

51 契丹述律皇后喜欢她的次子德光，想要立他为契丹主，回到上都西楼之后，就让他和长子突欲一起骑着马立在帐前，然后她对各个酋长们说："这两个儿子我都很喜欢，不知道该立谁为好，你们选择一个可以立为契丹主的然后拉住他的马缰绳。"酋长们都知道她的用意，都争着去拉德光的马缰绳，欢呼雀跃地说："愿意侍奉元帅太子。"述律皇后就说："既然是大家的愿望，我又怎么敢违背。"于是就立了德光为天皇王。突欲心中感到不平，率领数百名骑兵想投奔唐朝，结果被边境巡逻的人所阻止；述律皇后并没有治他的罪，只是派遣他回东丹。天皇王尊奉述律皇后为太后，国家的大事都由她作决定。太后又迎娶她的侄女当天皇王后。天皇王生性谨慎孝顺，母亲生病时吃不下饭，他也不吃饭，陪侍在母亲身边，对答有时不符合她的心意，只要母亲扬起眉头看着他，他都会吓得赶快退下，不是母亲召他进来他就不敢再进来见太后。任用韩廷徽为政事令。允许姚坤回唐朝复命，同时派遣使臣阿思没骨馁到唐朝去报丧。

55 二十八日，皇帝赐李继晔名字为从晔。

56 冬，十月，初一，第一次赏赐给文武官员春冬两季的衣服。

57 威武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骄奢淫逸，残暴凶狠，初六，自称为大闽国王。修建宫殿，设置百官，威仪和礼乐典章都仿照天子的制度，群臣们称他为殿下。大赦境内，追尊他的父亲王审知为昭武王。

58 静难节度使毛璋，骄横僭越，不守法度，私下训练士卒，修缮武器，显然有准备造反的意思，因此皇帝下诏任命颍州团练使李承约为节度副使，好就近监视他。初九，把毛璋调任为昭义节度使。毛璋原来不想接受任命，李承约和观察判官长安人边蔚反复地劝他，过了很久，毛璋才肯交割原来的职务。

59 幽州方面报告说契丹卢龙节度使卢文进前来投奔。当初，卢文进为契丹镇守平州，皇帝即位以后，曾派遣密使前去向他游说，告诉他改朝换代之后，再也没有什么猜忌和怨仇了。卢文进的部下都是汉族人，想回家乡，于是他们就杀死了契丹派往平州戍守的人，率领士卒十万人、车帐八千多辆前来投奔。

60 当初，魏王李继岌、郭崇韬向蜀中的有钱人征收犒赏钱五百万缗，允许他们用金银缯帛等物来抵充，并且日夜不停地催促他们上交，有的人甚至被逼自杀，这些钱犒赏军队剩下的，还有二百万缗。到这个时候，任圜判理三司，他知道成都很富饶，于是派遣盐铁判官、太仆卿赵季良入蜀给孟知祥送去加封侍中委任状，并让他留在那里兼任三川都制置转运使。二十一日，赵季良到达成都。蜀人打算一点东西都不给他，孟知祥说："府库里的钱财是别人收集来的，交出去还是可以的。州县交上来的租税，是用来赡养十万名镇守士兵的，绝对不能交出去。"于是赵季良只是调拨出了府库里的钱物，不敢再说制置转运使的事了。

安重诲认为孟知祥和东川节度使董璋都占据着险要的地方，并且拥有强大的军队，恐怕时间长了就难以控制；况且孟知祥又是

庄宗较近的姻亲，因此私下里想要算计他。客省使、泗州防御使李严自己请求出任西川监军，自信一定能够控制孟知祥；二十六日，任命李严为西川都监，文思使太原人朱弘昭为东川副使。李严的母亲非常贤明，她对李严说："你先前挑起了灭亡蜀国的计谋，这一次你再去的话，蜀人一定会把你杀死来作为报应的。"

61 按照旧的规定，吏部在颁发委任官职的文状告身时，先要求所委任的人交朱胶绫轴费。动乱以后，贫穷的人只领取皇帝的任职命令，大部分人都不交钱从吏部领取告身。十一月，二十一日，吏部侍郎刘岳上奏说："告身上面有褒贬训诫之类的话，怎么能让人在开始任职时就不看呢？"于是皇帝下令凡是文官的尚书左右丞及二十四曹郎、给事中、谏议大夫、武官的大将军以上官员，都应当赐给他们告身。此后执政大臣们建议，认为朱胶绫轴的费用不多，朝廷既然授予他们官禄，又何必吝惜这些小钱？于是向皇帝上奏说："以后凡是拜官授职的人不必再让他们交钱，都赐给告身。"当时，所授任的官员除了正员官以外，其它的试衔、帖号等都只是用来宠赐激励军中将校的，到了长兴年间以后，所授予的官员渐渐地多了起来，以致于军中的卒伍，使、州、镇、戍中的小官吏，都能得到银印青绶的官阶和宪官的任命，每年所赏赐的告身数以万计。

62 闽王王延翰轻视疏离他的兄弟们，继承王位才一个多月，就把他的弟弟王延钧赶出去任泉州刺史。王延翰强取了很多民间女子来充实他的后宫，而且无休止的选取。王延钧上书对他极力劝谏，王延翰非常生气，从此兄弟俩之间就有了猜疑。父王审知的养子王延禀当时任建州刺史，王延翰给他写信让他帮助选取宫女，王延禀在回信时出言不逊，两人之间也产生了猜疑。十二月，王延禀、王延钧两人联合兵力袭击福州。王延禀顺流而下先到福州，福州指挥使陈陶率兵抵抗，结果军队被打败，陈陶自杀。当天夜晚，王延禀率领一百多名壮士直奔福州西门，踩着梯子进入城内，活捉了看守大门的人，打开府库，取出武器。攻到寝门的时候，王延翰吓得躲到

了别的房间里;初八的早晨,王延禀抓获了王延翰,公布了他的罪行,并且声称王延翰和他的妻子崔氏一起弑杀了先王,于是通告了军民百姓,然后在紫宸门外把他们斩杀了。当天,王延钧率兵到达福州城南,王延禀打开城门迎接他入城,并且拥戴他为威武留后。

63 初十,任命卢文进为义成节度使、同平章事。

64 十七日,任命皇子李从荣为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

65 赵季良等从蜀中运回的金银布帛价值有十亿之多,到达洛阳,当时朝廷正钱财匮乏,多亏有了这些东西才得以度过难关。

66 这一年,吴越王钱镠认为中原动乱不已,朝廷的命令也不能到达当地,于是就改年号为宝正;后来又和中原恢复了联系,于是就避讳不再提这个年号了。

二 年

1 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亶。

2 孟知祥闻李严来监其军,恶之;或请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绵、剑迎候。会武信节度使李绍文卒,知祥自言尝受密诏许便宜从事[1],壬戌,以西川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李敬周为遂州留后,趣之上道,然后表闻。严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于严有旧恩[2],冀其惧而自回,乃盛陈甲兵以示之,严不以为意。

3 安重诲以孔循少侍宫禁,谓其谙练故事,知朝士行能,多听其言。豆卢革、韦说既得罪,朝廷议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荐郑珏,又荐太常卿崔协。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郑珏素恶琪,故循力沮之,谓重诲曰:"李琪非无

文学，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仪刑多士矣。”他日议于上前，上问谁可相者，重诲以协对。闳曰：“重诲未悉朝中人物，为人所卖。协虽名家，识字甚少。臣既以不学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协，为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辈更审议之。吾在河东时见冯书记多才博学[3]，与物无竞，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径去，曰：“天下事一则任闳，二则任闳，闳何者！使崔协暴死则已，不死会须相之。”因称疾不朝者数日，上使重诲谕之，方入。重诲私谓闳曰：“今方乏人，协且备员，可乎？”闳曰：“明公舍李琪而相崔协，是犹弃苏合之丸[4]，取蛣蜣之转也。”循与重诲共事，日短琪而誉协，癸亥，竟以端明殿学士冯道及崔协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协，邠之曾孙也。

4 戊辰，王延禀还建州，王延钧送之，将别，谓延钧曰：“善守先人基业，勿烦老兄再下！”延钧逊谢甚恭而色变。

5 庚午，初令天下长吏每旬亲引虑系囚[5]。

6 孟知祥礼遇李严甚厚，一日谒知祥，知祥谓曰：“公前奉使王衍，归而请兵伐蜀，庄宗用公言，遂致两国俱亡。今公复来，蜀人惧矣。且天下皆废监军，公独来监吾军，何也？”严惶怖求哀，知祥曰：“众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斩之。又召左厢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惧，知祥指严尸谓曰：“昔严奉使，汝为之副，然则故人也，为我瘗之[6]。”因诬奏：“严诈宣口敕，云代臣赴阙，又擅许将士优赏，臣辄已诛之。”

内八作使杨令芝以事入蜀[7]，至鹿头关，闻严死，奔

还。朱弘昭在东川,闻之,亦惧,谋归洛;会有军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伪辞然后行,由是得免。

7 癸酉,以皇子从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8]。从荣闻之,不悦。

8 己卯,加枢密使安重诲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9 吴马军都指挥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弹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徐知诰阳于便殿误通起居,退而自劾,吴王优诏不问,知诰固请夺一月俸,由是中外肃然。

10 契丹改元天显,葬其主阿保机于木叶山。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辄谓曰:"为我达语于先帝!"至墓所则杀之,前后所杀以百数,最后,平州人赵思温当往,思温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尝亲近,何为不行?"对曰:"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后曰:"吾非不欲从先帝于地下也,顾嗣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乃断一腕,令置墓中,思温亦得免。

11 帝以冀州刺史乌震三将兵运粮入幽州,二月,戊子,以震为河北道副招讨,领宁国节度使[9],屯卢台军,代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房知温归兖州。

12 庚寅,以保义节度使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

13 丙申,以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诛之。

14 高季兴既得三州,请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为之,不许。及夔州刺史潘炕罢官,季兴辄遣兵突入州城,杀戍兵而据之。朝廷除奉圣指挥使西方邺为刺史,不受;又遣

兵袭涪州，不克。魏王继岌遣押牙韩珙等部送蜀珍货金帛四十万，浮江而下，季兴杀珙等于峡口⑩，尽掠取之。朝廷诘之，对曰："珙等舟行下峡，涉数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问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夺季兴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将步骑四万讨之。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邺副之，将蜀兵下峡；仍会湖南军三面进攻。

【注释】

①密诏：指此前受庄宗密诏。

②于严有旧恩：孟知祥曾救李严免于一死，详见第二百六十八卷梁均王乾化二年。

③冯书记：即冯道，在晋王李克用时代曾任河东掌书记，故称之。时任端明殿学士。

④苏合：香料名。传说为大秦国汇煎多种高级香料的汤汁加工而成。

⑤引虑系囚：即是汉代的所谓"录囚徒"，自唐代以后都称"虑囚"。胡三省认为"虑"也读作"录"。

⑥瘞(yi 意)：埋、埋葬。

⑦内八作使：官名。掌京城内宫殿和各衙舍的修缮事务。

⑧判六军诸卫事：一本此句下有"从厚，从荣之母弟也"八字。

⑨领宁国节度使：宁国军时在宣州，属吴国。

⑩峡口：即长江西陵峡口。

【译文】

二年(丁亥，公元 927 年)

1 春，正月，初一，皇帝改名为亶。

2 孟知祥听说李严要来监督他的军队，因此很憎恨他；有人建议

向皇帝上疏阻止他来，孟知祥说："何必要这样，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于是就派遣官吏到绵州、剑州去迎接李严到来。碰巧这时武信节度使李绍文去世，孟知祥就自己宣称说曾经接受过庄宗皇帝的密诏，允许他在一定环境下见机行事。初十，他就任命西川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李敬周为遂州留后，并催促他赶快上路赴任，然后再向皇帝上表报告。李严先派了使者到成都，孟知祥自以为过去他对李严有厚恩，希望他能心中畏惧而自行回朝，于是安排了全副武装的甲士故意向他示威，但李严却一点也不在乎。

3 安重诲认为孔循从小就在宫中当过差，熟悉朝中的典故，知道朝中官员们的品行才能，所以很多事情都听他的意见。豆卢革、韦说获罪被削职以后，朝廷上都在议论设置宰相的事，孔循的意见是不想起用河北人，在此之前他已推荐了郑珏，这时又推荐太常卿崔协。任圜却想起用御史大夫李琪；郑珏平时很忌恨李琪，所以孔循也就极力阻挠这件事，他对安重诲说："李琪这个人不是没有天才，但就是不廉洁。宰相主要是要求端正庄重有器度的人，这样才能够成为朝廷百官的典范。"有一天在皇帝面前议论这件事，皇帝问谁可以当宰相，安重诲推荐了崔协。任圜说："安重诲并不了解朝中的人物，被人出卖了。崔协虽然是名门出身，但是字却没认识几个。臣已经是因为没有学问而忝列相位了，怎么能够再增加一个崔协，而让天下的人笑话呢？"皇帝说："宰相是个重要的职位，各位再仔细地议一议吧。我在河东的时候，曾经看到冯书记多才博学，而且与世无争，这样的人可以任为宰相。"退朝之后，孔循不和别人作揖告别，径自拂袖而去，生气地说："天下的事情，一也是任圜，二也是任圜，任圜是个什么东西！假如崔协突然死去也就算了，如果不死我一定要让他当宰相。"为此，他好几天都托病不肯上朝，皇帝派安重诲去劝他，这样他才上朝。安重诲私下里对任圜说："现在正缺乏人才，崔协就让他暂且作备选人员，好不好？"任圜说："明公您舍弃李琪而让崔协当宰相，就好比抛弃了苏合香丸，而取用屎壳螂推转的

臭粪球。”孔循和安重诲在一起公干，两人每天都说李琪的坏话并吹嘘崔协，十一日，皇帝终于任命端明殿学士冯道和崔协两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协是崔邠的曾孙。

4 十六日，王延禀要回建州，王延钧给他送行，将要分别的时候，王延禀对王延钧说：“好好守住先人创下的基业，不要麻烦老兄我再来了！”王延钧十分谦恭地谢过王延禀，脸色都变了。

5 十八日，开始命令天下长吏每隔十天就要亲自讯问一下在押囚犯。

6 孟知祥对李严的礼节待遇都很优厚，一天李严去拜见孟知祥，孟知祥对他说：“你从前奉诏出使到王衍这里，回去后就请求派兵讨伐蜀国，庄宗听信了你的话，结果致使两国都灭亡了。现在你又来到了这里，蜀人们都感到很害怕。况且天下各地都已废除了监军，只有你却要求监督我的军队，这到底是为什么？”李严听后感到害怕，苦苦哀求，孟知祥说：“众怒我是没办法阻止的啊！”于是把他押下去斩杀了。孟知祥又召来左厢马步都虞候丁知俊，丁知俊吓得半死，孟知祥指着李严的尸体对他说：“过去李严奉命出使蜀国，你是他的副手，也可以说是他的故人了，你替我把他埋了。”接着孟知祥又向皇帝诬奏说：“李严假宣陛下的口头敕令，说要代掌臣的职务而让臣到陛下那里去，又擅自许愿要给将士们以优厚的奖赏，臣已经把他杀了。”

内八作使杨令芝因为有事要到蜀中去，走到鹿头关的时候，听说李严被杀死，吓得赶忙逃了回来。朱弘昭在东川，听到李严被杀死，也感到非常害怕，准备要回到洛阳去；碰巧这时有军务，遣使派他入朝奏报，朱弘昭先假意推辞，然后才受命出发，因此才得免一死。

7 二十一日，任命皇子李从厚为同平章事，充任河南尹，兼管六军诸卫的事务。李从荣得知消息后，心里很不愉快。

8 二十七日，加封枢密使安重诲兼任侍中，孔循为同平章事。

9 吴国马军都指挥使柴再用全副武装进入朝廷，御史弹劾他，柴再用仗着自己功劳大，不服气。侍中徐知诰假装在便殿冒犯了吴王的起居，退朝后自己上表弹劾自己，吴王下了优待诏书不予追究，但徐知诰还是坚决请求扣除自己一个月的俸禄；从此朝廷内外法纪严整。

10 契丹国改年号为天显，把先主阿保机安葬在木叶山。述律太后左右近臣中有凶悍狡诈的人，太后往往就对他说："去替我传话给先帝！"到了墓地就把人杀了，这样先后杀死了上百个人。最后，轮到平州人赵思温去了，赵思温不肯去，太后说："你过去侍奉先帝时很受宠信，为什么不肯去？"赵思温回答说："要论和先帝最亲近的没人能超过太后，太后去，臣一定跟着去。"太后说："我不是不想追随先帝到地下，只是考虑到继任的儿子还很幼弱，国家没有个当家的，所以一时还去不了。"于是砍下了一只手腕，让人放在阿保机的墓中。赵思温也得以免于一死。

11 皇帝因为冀州刺史乌震曾三次率兵运输粮饷到幽州，颇有劳绩，二月，初七，便任命乌震为河北道副招讨，兼领宁国节度使，驻扎在卢台军，接替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房知温，好让他回兖州。

12 初九，任命保义节度使石敬瑭兼任六军诸卫副使。

13 十五日，任命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为景州刺史，等他到任，皇帝又派遣使者诛杀了他的全家。

14 高季兴得到了夔、忠、万三州之后，请求朝廷不要派任刺史，而由他用自家的子弟担任，皇帝没有答应。到了夔州刺史潘炕被罢职时，高季兴当即就派兵攻进州城，杀死了戍守的士兵，并占据了该城。朝廷委派奉圣指挥使西方鄴任夔州刺史，高季兴却不接受；他又派兵袭击涪州，没有攻下来。从前魏王李继岌曾派遣押牙韩珙等人押送蜀国的珍宝货物金帛有四十万回朝廷，顺江而下，高季兴却在峡口杀死了韩珙等人，把这些东西全部强行鲸吞了。现在朝廷又追问起了这件事，高季兴却答复说："韩珙等人乘船下三峡，经过

几千里水路，如果想知道翻船淹死的原因，应该自己去审问水神好了。”皇帝一听大怒，二十一日，下令削去高季兴的官职和爵位，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任命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率领四万步兵骑兵前去讨伐。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任东南面招讨使，新任夔州刺史西方邺为他的副使，率领蜀兵沿三峡而下；并且会合湖南马殷的军队，三面向荆南发动进攻。

15 三月，甲寅，以李敬周为武信留后。

16 丙辰，初置监牧，蓄息国马。

17 初，庄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晖、张破败之乱亦由之。赵在礼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实为其下所制。在礼欲自谋脱祸，阴遣腹心诣阙求移镇，帝乃为之除皇甫晖陈州刺史，赵进贝州刺史，徙在礼为横海节度使；以皇子从荣镇邺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将兵送之，且制置邺都军事。乃出奉节等九指挥三千五百人，使军校龙晊部之，成卢台军以备契丹，不给铠仗，但系帜于长竿以别队伍，由是皆俛首而去。中途闻孟知祥杀李严，军中籍籍[1]，已有讹言；既至，会朝廷不次擢乌震为副招讨使，讹言益甚。

房知温怨震骤来代己，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知温及诸道先锋马军都指挥使、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博于东寨[2]，知温诱龙晊所部兵杀震于席上，其众噪于营外，安审通脱身走，夺舟济河，将骑兵按甲不动。知温恐事不济，亦

上马出门,甲士揽其辔曰:"公当为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温绐之曰:"骑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独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跃马登舟济河,与审通合谋击乱兵,乱兵遂南行。骑兵徐踵其后,部伍甚整。乱者相顾失色,列炬宵行,疲于荒泽,诘朝,骑兵四合击之,乱兵殆尽,余众复趣故寨,审通已焚之,乱兵进退失据,遂溃。其匿于丛薄沟塍得免者什无一二。范延光还至淇门,闻卢台乱,发滑州兵复如邺都,以备奔逸。

18 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传诏安谕孟知祥及吏民[59];甲戌,至成都。

19 刘训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等将水军屯岳州[60]。高季兴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人遣水军援之。

20 夏,四月,庚寅,敕卢台乱兵在营家属并全门处斩。敕至邺都,阖九指挥之门,驱三千五百家凡万余人于石灰窑,悉斩之,永济渠为之变赤。

21 朝廷虽知房知温首乱,欲安反仄[61],癸巳,加知温兼侍中。

22 先是,孟知祥遣牙内指挥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琼华长公主及子仁赞于晋阳[62],及凤翔,李从晔闻知祥杀李严,止之,以闻,帝听其归蜀;丙申,至成都。

23 盐铁判官赵季良与孟知祥有旧,知祥奏留季良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季良为西川节度副使。李昊归蜀,知祥以为观察推官。

24 江陵卑湿,复值久雨,粮道不继,将士疾疫,刘训亦寝

疾；癸卯，帝遣枢密使孔循往视之，且审攻战之宜。

25 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后王延钧为本道节度使、琅邪王[7]。

26 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说高季兴；季兴不逊。丙寅，遣使赐湖南行营夏衣万袭；丁卯，又遣使赐楚王殷鞍马玉带，督馈粮于行营，竟不能得[8]。庚午，诏刘训等引兵还。

27 楚王殷遣中军使史光宪入贡，帝赐之骏马十，美女二。过江陵，高季兴执光宪而夺之，且请举镇自附于吴。徐温曰："为国者当务实效而去虚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阳去江陵不远，唐人步骑袭之甚易，我以舟师泝流救之甚难。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无愧乎！"乃受其贡物，辞其称臣，听其自附于唐。

28 任圜性刚直，且恃与帝有旧，勇于敢为，权倖多疾之。旧制，馆券出于户部[9]，安重诲请从内出[10]，与圜争于上前，往复数四，声色俱厉。上退朝，宫人问上："适与重诲论事为谁？"上曰："宰相。"宫人曰："妾在长安宫中[11]，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耳。"上愈不悦，卒从重诲议。圜因求罢三司，诏以枢密承旨孟鹄充三司副使权判。鹄，魏州人也。

29 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温犀请立太子。

30 丙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罢守太子少保。

31 己丑，以宣徽北院使张延朗判三司。

32 壬辰，贬刘训为檀州刺史。

33 丙申，封楚王殷为楚国王。

34 西方邺败荆南水军于峡中，复取夔、忠、万三州。

【注释】

①籍籍：纷纷扰扰的样子。

②东寨：当时卢台戍军夹黄河东西两岸分别设立两处营寨，东寨即东岸营寨。

③传诏安谕孟知祥句：因孟知祥新杀都监李严，惧其心不自安，故传诏安谕之。

④将水军屯岳州句：用以接应后唐南面招讨使刘训。

⑤反侧：动荡不定。同"反侧"。

⑥仁赞：孟仁赞，字保元，孟知祥第三子，即是后来改名为孟昶的后蜀国君。

⑦本道节度使：一本此句下有"守中书令"四字。

⑧竟不能得：湖南、荆南，唇齿相依，故马殷虽受厚赐，也不肯全力助后唐，致使其馈粮"竟不能得"。

⑨馆券：住宿和一应开销的凭证。按照唐朝旧制，使臣出使，均由户部发给此券。

⑩请从内出：即改由安重诲掌管的枢密院发给。

⑪妾在长安宫中：此宫女谙习长安旧事，定是唐时老宫女。

【译文】

15 三月，初三，任命李敬周为武信留后。

16 初五，开始设置监牧官，繁殖国家的战马。

17 当初，庄宗攻克梁朝，靠的是魏州牙兵的力量；到了他灭亡的时候，皇甫晖、张破败的叛乱也是由于这些牙兵。赵在礼被调任滑州，不去上任，其实也是被他的部下所挟制。赵在礼准备自己想办法摆脱祸患，于是就秘密派遣心腹到朝廷向皇帝请求换个任职的地方，皇帝为了他的缘故就任命皇甫晖为陈州刺史、赵进为贝州刺

史，调任赵在礼为横海节度使；任命皇子李从荣去镇守鄴都，命令宣徽北院使范延光率兵护送他前去，并留在那里掌理鄴都军事。于是派出了奉节第九个指挥的三千五百人，让军校龙晖率领，前往戍守卢台军以防备契丹的入侵，但不发给他们铠甲兵仗，只是在长竿子上拴个旗帜来区别不同队伍，因此大家都在垂头丧气的气氛中出发了。半路上听到孟知祥杀了李严的消息，军中开始骚动不安，已经谣言纷纷；到了卢台军之后，碰巧这时朝廷又不按正常秩序提升乌震担任副招讨使，军中的谣言就更加厉害了。

房知温很怨恨乌震突然来取代自己的职位，乌震来到以后，房知温不肯把印信交出来。二十一日，乌震把房知温和诸道先锋马军都指挥使、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召到东寨赌博，房知温诱使龙晖所属部下在席上杀死乌震，乌震的部下在营外大吵大闹，安审通脱身逃跑，抢了一条船渡过黄河，率领着自己的骑兵在对岸按兵不动。房知温担心事情还是不能成功，也骑上马准备出营门，士兵们拉着他的马缰绳说："您应当成为士兵的主帅，又要到哪里去了？"房知温骗他们说："骑兵们都在黄河西岸，不去收揽他们，光有骑兵，能干成什么事情！"说完就快马加鞭登上船，渡过黄河，和安审通一道商量攻乱兵，乱兵们于是向南撤去。安审通的骑兵慢慢地跟在他们的后头，队伍非常整齐。乱兵们相互看着吓得脸都变了色，只好排好队举着火炬在夜间行走，在荒滩水泽中走得很疲乏，第二天一早，骑兵从四面围杀过来，乱兵几乎全部被杀光了，剩下的人又想逃回到原来的营寨，但是营寨已被安审通放火烧了，乱兵们进退都没有了依靠，于是就四散逃命了。他们之中躲藏在草丛、沟壑里侥倖不死的不到十分之一二。范延光回到淇门，听说卢台军发生兵变，于是立刻征调滑州的部队再回鄴都，以防止乱兵的逃窜。

18 皇帝派遣客省使李仁矩到西川，传达皇帝的诏令，安抚孟知祥和那里的官兵；二十三日，到达成都。

19 刘训率兵到达荆南，楚王马殷派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等人率领

水军驻扎岳州。高季兴坚守在营寨里不出来应战，同时向吴国请求救援，吴国派出水军来援助他。

20 夏，四月，初十，皇帝下令把卢台军乱兵在营寨里的家属全部满门处斩。圣旨到达邺都后，关闭了九指挥的门，驱赶三千五百家共一万多人到石灰窑，全部斩杀，永济渠的水都被人血染成红色的了。

21 朝廷虽然深知房知温是首乱分子，但是为了安定动荡不安的局面，十三日，仍然加封房知温兼任侍中。

22 在此之前，孟知祥派遣牙内指挥使文水人武漳到晋阳去迎接他的妻子琼华长公主和儿子孟仁赞，回来时经过凤翔，李从严听说孟知祥杀死了李严，就把他们扣下了，然后向皇帝报告，皇帝允许他们回到蜀地去；十六日，一行到达成都。

23 盐铁判官赵季良和孟知祥是旧交，孟知祥上奏皇帝请求把赵季良留下担任副使。朝廷不得已，十七日，只好任命赵季良为西川节度副使。李昊回到蜀中，孟知祥任命他为观察推官。

24 江陵地区本来就地势低下，气候潮湿，又赶上接连下雨，所以粮食补给供应不上，将士们都染上了疾病，主帅刘训也生病卧床不起了；二十三日，皇帝派遣枢密使孔循前往视察，并同时指导攻战的事宜。

25 五月，初三，任命威武留后王延钧为本道节度使，并封为琅邪王。

26 孔循到了江陵，也没有攻下城来，就派人到城里去劝说高季兴投降；高季兴的态度非常强硬。十六日，皇帝派遣使者赏赐给湖南行营的士卒夏季衣服一万套；十七日，又派遣使者赐给楚王马殷鞍马玉带，并要求他运送粮草供应给行营的部队，结果马殷最终还是没有把这件事情办成。二十日，皇帝命令刘训等人率兵回朝。

27 楚王马殷派遣中军使史光宪前来入贡，皇帝赏赐给他骏马十匹，美女两人。史光宪回去途中经过江陵，高季兴把他抓了起来，并

抢去了马匹和美女，同时请求率领全镇归附吴国。吴国的徐温说："真正治国的人应当务求实效而抛弃虚名。高氏臣服唐朝已经很久了，洛阳与江陵也相距不远，唐朝的步兵和骑兵要攻击江陵非常容易，而我们用水师溯江而上去救援它却很困难。如果接受了别人的归附而又不能去救援，让他们陷入危亡的境地，我们能不感到惭愧吗？"于是接受了高季兴的贡物，而推辞了他向吴国归附称臣的请求，让他自行归附唐朝。

28 任圜性情刚直，而且又仗着和皇帝是旧交，因此做起事来敢作敢为，权贵宠臣们都很忌恨他。按照以往的规定，使臣外出时所用的信券都是由户部发给，现在安重诲请求改由宫中发给，为此他和任圜两人在皇帝面前争论了起来，反反复复争论了好多次，都是脸红脖子粗的。退朝后，一个宫人问皇帝说："刚才和安重诲争论事情的是谁？"皇帝说："宰相。"宫人说："妾过去在长安的宫中，从没见过宰相、枢密奏请事情敢像这个样子，这是轻视皇上呀！"皇帝听了这话心里更加不高兴了，最终还是采纳了安重诲的建议。任圜因此请求免除三司的兼职，皇帝下诏任命枢密承旨孟鹄充任三司副使，以暂时掌理三司的职务。孟鹄是魏州人。

29 六月，初一，太子詹事温辇请求皇帝册立太子。

30 初七，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被免去太子少保的职务。

31 初十，任命宣徽北院使张延朗兼管三司。

32 十三日，把刘训贬为檀州刺史。

33 十七日，封楚王马殷为楚国王。

34 西方邺在三峡中击败了荆南水军，又夺回了夔、忠、万三州。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七十六

后唐纪五　起强圉大渊献七月，尽屠维赤奋若，凡二年有奇。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中之上

天成二年

1 秋，七月，以归德节度使王晏球为北面副招讨使。

2 丙寅，升夔州为宁江军，以西方邺为节度使。

3 癸巳[1]，以与高季兴夔、忠、万三州为豆卢革、韦说之罪，皆赐死。

4 流段凝于辽州，温韬于德州，刘训于濮州。

5 任圜请致仕居磁州，许之。

6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7 册礼使至长沙，楚王殷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知制诰曰知辞

制，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群下称之曰殿下，令曰教。以姚彦章为左丞相，许德勋为右丞相，李铎为司徒，崔颖为司空，拓跋恒为仆射，张彦瑶、张迎判机要司。然管内官属皆称摄[2]，惟朗、桂节度使先除后请命。恒本姓元，避殷父讳改焉。

8 九月，帝谓安重诲曰："从荣左右有矫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气者。朕以从荣年少临大藩[3]，故择名儒使辅导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斩之；重诲请严戒而已。

9 北部留守李彦超请复姓符，从之。

10 丙寅，以枢密使孔循兼东部留守[4]。

11 壬申，契丹来请修好，遣使报之。

12 冬，十月，乙酉，帝发洛阳，将如汴州；丁亥，至荥阳。

民间讹言帝欲自击吴，又云欲制置东方诸侯。宣武节度使、检校侍中朱守殷疑惧，判官高密孙晟劝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谕之，延光曰："不早击之，则汴城坚矣；愿得五百骑与俱。"帝从之。延光暮发，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与汴人战，汴人大惊。戊子，帝至京水，遣御营使石敬瑭将亲兵倍道继之[5]。

或谓安重诲曰："失职在外之人，乘贼未破，或能为患，不如除之。"重诲以为然，奏遣使赐任圜死。端明殿学士赵凤哭谓重诲曰："任圜义士，安肯为逆！公滥刑如此，何以赞国！"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饮，然后死，神情不挠。

13 己丑，帝至大梁，西面进攻，吏民缒城出降者甚众。守

殷知事不济，尽杀其族，引颈命左右斩之。乘城者望见乘舆，相帅开门降。孙晟奔吴，徐知诰客之。

14 戊戌，诏免三司逋负近二百万缗。

15 辛丑，吴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中书令东海王徐温卒。

初，温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知询以其兄知诰非徐氏子，数请代之执吴政，温曰："汝曹皆不如也。"严可求及行军副使徐玠屡劝温以知询代知诰，温以知诰孝谨，不忍也。陈夫人曰[6]："知诰自我家贫贱时养之，奈何富贵而弃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温欲帅诸藩镇入朝，劝吴王称帝，将行，有疾，乃遣知询奉表劝进，因留代知诰执政。知诰草表欲求洪州节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温闻问至，乃止。知询亟归金陵。吴主赠温齐王，谥曰忠武。

16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筠久疾，将佐请见，不许。副使符彦琳等疑其已死，恐左右有奸谋，请权交符印；筠怒，收彦琳及判官、都指挥使下狱，诬以谋反。诏取彦琳等诣阙，按之无状，释之；徙筠为西部留守[7]。

17 癸卯，以保义节度使石敬瑭为宣武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8]。

【注释】

①癸巳：此年七月无癸巳日，一本"巳"作"酉"，则"癸酉"为本月二十四日。

②称摄：摄为官吏代理政事，称摄即官名全部带有"代理"之意，其用意同于"微更其名"，以示不敢一切模拟天朝。

③临太藩：指本年三月下令李从荣镇守军事重镇鄴都。

④东都：即洛阳。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恢复洛阳为东都。

⑤亲兵：包括侍卫亲军、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三部分。

⑥陈夫人：徐温之妻，徐知诰养母。

⑦西都：即长安。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恢复长安为西都。

⑧以上一句谓以石敬瑭代替因谋反致死的朱守殷。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即总管皇帝全部侍卫部队的官员。

【译文】

后唐纪五　起丁亥（公元927年）七月，止己丑（公元929年），共二年六个月。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中之上

天成二年（丁亥，公元927年）

1 秋，七月，任命归德节度使王晏球为北面副招讨使。

2 十七日，升夔州为江宁军，任命西方邺为节度使。

3 二十四日，把上年给高季兴夔、忠、万三个州这件事当作豆卢革、韦说两人的罪状，都赐死。

4 把段凝流放到辽州，温韬流放到德州，刘训流放到濮州。

5 任圜请求退休，居住在磁州，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6 八月，初一，日食。

7 册礼使到达长沙，楚王马殷开始建国，他建立宫殿，设置百官，都和天子一样，只是在有的方面稍微更改了一个名称：改翰林学士叫文苑学士，改知制诰叫知辞制，改枢密院叫左右机要司，群臣称马殷为殿下，他所下的命令称作教。任命姚彦章为左丞相，许德勋为右丞相，李铎为司徒，崔颖为司空，拓跋恒为仆射，张彦瑶、张迎掌管机要司。但是管内的官属一律称摄，只有朗州武平军、桂州静江军的节度使是先任命而后再呈报朝廷核准的。拓跋恒本来姓元，为了避马殷父亲的名讳而改为拓跋。

8 九月，皇帝对安重诲说："李从荣身边有人假传朕的旨意，要他

不要接近儒生,担心会减弱人的志气。朕是因为李从荣年纪轻轻就去镇守大藩,所以选择了名儒来辅佐他,没想到现在这些奸人竟然讲出这样的话!"皇帝准备把这些假传圣旨的人斩掉;安重诲却请求对这些人只是严加防范就算了。

9 北都留守李彦超请求恢复他姓符,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10 十八日,任命枢密使孔循兼任东都留守。

11 二十四日,契丹派遣使者请求互通友好,唐朝也派遣使者回聘。

12 冬,十月,初七,皇帝从洛阳出发,准备前往汴州;初九,到达荥阳。

民间谣传说皇帝要亲自率兵攻打吴国,又传说要处置东方的诸侯大臣。宣武节度使、检校侍中朱守殷对此感到又怀疑又害怕,判官高密人孙晟劝朱守殷反叛,于是朱守殷就登上汴州城进行防御。皇帝派遣宣徽使范延光前去劝慰朱守殷,范延光向皇帝建议说:"如不及早攻击他们,汴州城就会越发坚固难攻了;我请求带领五百名骑兵一起前往。"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范延光一行在黄昏时出发,到天还没亮时已走了二百里路,抵达汴州城下,和汴州的守军交锋,汴州的守军感到很吃惊。初十,皇帝到达京水,派遣御营使石敬瑭率领侍卫部队日夜兼程赶去增援。

有人对安重诲说:"那些被免除官职而在外面的人,乘着汴州乱贼还没被消灭的时候,有可能成为祸害,不如干脆把他们除掉。"安重诲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就奏请皇帝派遣使者去赐任圜死。端明殿学士赵凤哭着对安重诲说:"任圜是位义士,怎么会造反呢!你如此滥用刑戮,怎么能够辅佐国家!"皇帝的使者到达磁州,任圜把他的家族聚集在一块开怀畅饮一番,然后就自杀了,自始至终神色不变。

13 十一日,皇帝到达大梁,从四面向汴州城发动进攻,城中官吏和百姓缒绳逃出来投降的很多。朱守殷知道大势已去,就把自己的

家族全部杀掉，然后伸长脖子让身边的人把他的头砍了。登城防守的人看到皇帝的乘舆，都一道打开城门出来投降。孙晟逃奔到了吴国，徐知诰对他以客相待。

14 二十日，皇帝下诏免去三司将近二百万缗赋税的拖欠。

15 二十三日，吴国的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中书令东海王徐温去世。

当初，徐温的儿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询认为他的哥哥徐知诰并不是徐家亲生的儿子，多次向徐温请求要代替徐知诰执掌吴国的国政，徐温说："你们的能力都比不上他。"严可求和行军副使徐玠也多次劝徐温用徐知询替代徐知诰，徐温看在徐知诰非常孝顺恭谨的份上，始终不忍心这样做。陈夫人也说："知诰是我们家贫穷时就收养了的，为什么我们富贵了以后要抛弃他呢？"但是严可求等人还是不停地劝说。徐温准备率领各地藩镇入朝劝说吴王即位称帝，正要出发，却得了病，于是就派遣徐知询带着奏章前去劝吴王称帝，自己留下来代替徐知诰掌理政事。徐知诰起草了奏章想请求出任洪州节度使，打算第二天早晨呈送上去，当天晚上，徐温去世的消息传来，于是这件事才被搁置了起来。徐知询也立即赶回金陵。吴王追赠徐温为齐王，谥号为忠武。

16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筠长期生病，将领们请求召见，一概受到拒绝。副将符彦琳等怀疑他已经死了，担心他左右的人会有什么奸谋，于是要求他暂时交出兵符、印信；张筠一听大为生气，就把符彦琳和判官、都指挥使都逮捕下狱，诬告他们要阴谋造反。皇帝下诏要把符彦琳他们提押到京城去，经过进一步核实后并未发现他们有谋反的证据，于是就把他们释放了；接着调任张筠为西都留守。

17 二十五日，任命保义节度使石敬瑭为宣武节度使，兼任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

18 十一月,庚戌,吴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帝,宣王曰宣皇帝[1]。

19 安重诲议伐吴,帝不从。

20 甲子,吴大赦,改元乾贞。

丙子,吴王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询为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

21 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发民丁二十万修成都城。

22 吴王立兄庐江公濛为常山王,弟鄱阳公澈为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为建安王。

23 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帝贵不可言,帝即位,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言陛下当为天子,今已验矣,无所复询。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辏其门,争问吉凶。自古术士妄言,致人族灭者多矣,非所以靖国家也。"帝乃就除光禄卿致仕,厚赐金帛而已。

24 中书舍人马缟请用汉光武故事,七庙之外别立亲庙[2];中书门下奏请如汉孝德、孝仁皇例[3],称皇不称帝。帝欲兼称帝,群臣乃引德明、玄元、兴圣皇帝例[4],皆立庙京师;帝令立于应州旧宅,自高祖孝妣以下皆追谥曰皇帝、皇后,墓曰陵。

25 汉主如康州。

26 是岁,蔚、代缘边粟斗不过十钱。

三 年

1 春,正月,丁巳,吴主立子璲为江都王,璘为江夏王,璆

为宜春王，宣帝子庐陵公玢为南阳王。

2 昭义节度使毛璋所为骄僭，时服赭袍[5]，纵酒为戏，左右有谏者，剖其心而视之。帝闻之，征为右金吾卫上将军。

3 契丹陷平州。

4 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5 帝将如邺都，时扈驾诸军家属甫迁大梁，又闻将如邺都，皆不悦，讹讹有流言；帝闻之，不果行。

6 吴自庄宗灭梁以来，使者往来不绝。庚辰，吴使者至，安重诲以为杨溥敢与朝廷抗礼，遣使窥觇，拒而不受，自是遂与吴绝。

7 张筠至长安，守兵闭门拒之[6]；筠单骑入朝，以为左卫上将军。

8 壬辰，宁江节度使西方邺攻拔归州[7]；未几，荆南复取之。

9 枢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诲亲信之。帝欲为皇子娶重诲女，循谓重诲曰："公职居近密，不宜复与皇子为婚。"重诲辞之。久之，或谓重诲曰："循善离间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阴遣人结王德妃，求纳其女；德妃请娶循女为从厚妇，帝许之。重诲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节度使兼东都留守。

重诲性强愎。秦州节度使华温琪入朝，请留阙下，帝嘉之[8]，除左骁卫上将军，月别赐钱谷。岁余，帝谓重诲曰："温琪旧人，宜择一重镇处之。"重诲对以无阙。他日，帝屡言之，重诲愠曰："臣累奏无阙，惟枢密使可代耳。"帝曰：

"亦可。"重诲无以对。温琪闻之惧,数月不出。

重诲恶成德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与王都交结,有异志。建立亦奏重诲专权,求入朝面言其状,帝召之;既至,言重诲与宣徽使判三司张延朗结婚,相表里,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见重诲,气色甚怒,谓曰:"今与卿一镇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张延朗亦除外官。"重诲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数十年,值陛下龙飞,承乏机密[9],数年间天下幸无事;今一旦弃之外镇,臣愿闻其罪!"帝不怿而起,以语宣徽使朱弘昭,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诲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弃之?愿重三思。"帝寻召重诲慰抚之。明日,建立辞归镇,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忧,今复去何之?"会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郑珏请致仕,己未,以珏为左仆射致仕;癸亥,以建立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注释】

①孝武王、景王、宣王:孝武王即忠武王杨行密,景王即威王杨渥,宣王即杨隆演。

②七庙之外别立亲庙:事见第四十一卷汉光武建武二年。

③如汉孝德、孝仁皇例:孝德皇帝见第五十卷汉安帝建光元年;孝仁皇事见第五十六卷灵帝建宁元年。

④德明、玄元、兴圣皇帝:唐朝尊奉皋陶为德明皇帝,老子为玄元皇帝,西凉武昭王李暠为兴圣皇帝。

⑤赭袍:红袍,为帝王的专用服饰。

⑥守兵闭门拒之:胡三省注认为,守兵如此,是皇帝的特意安排。

⑦归州:地名。治今湖北秭归。时为荆南巡属。

⑧帝嘉之：当时将帅都乐意在藩镇作威作福，唯独已任节度使的华温琪请求留在朝廷，所以皇帝嘉勉他。

⑨承之：谦辞，表示所任职位一时无适当人选，暂由自己充数。

【译文】

18 十一月，初三，吴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为武皇帝，景王为景皇帝，宣王为宣皇帝。

19 安重诲提议要讨伐吴国，皇帝没有答应。

20 十七日，吴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乾贞。

二十九日，吴王尊奉太妃王氏为皇太后，任命徐知询为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加封徐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

21 十二月，初一，孟知祥征调二十万民工修建成都城。

22 吴王册立他的哥哥庐江公杨濛为常山王，弟弟鄱阳公杨澈为平原王，哥哥的儿子南昌公杨珙为建安王。

23 当初，晋阳有个会相面的人叫周玄豹，他曾经说皇帝的相貌贵不可言，皇帝即位以后，想把他召到京城里来；赵凤说："周玄豹说陛下应当会成为天子，现在已经应验了，也没有什么好再向他询问的了。如果把他安置在京城里，那些轻浮狂荡的危险人物就一定会聚集到他的门下，争相去为自己问个吉凶。自古以来，术士们胡言乱语，致使很多人全家被诛灭，这些人根本不能用来安定国家。"皇帝于是派遣使者去周玄豹那里让他以光禄卿的职位退休，只赐给他很多金银布帛而已。

24 中书舍人马缟请求用汉光武帝的旧例，在七庙之外另外再立个亲庙；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像汉孝德、孝仁皇那样，对先祖称皇不称帝。皇帝想让先祖兼称帝，群臣于是援引德明、玄元、兴圣皇帝的例子，建议都在京师立庙；皇帝下令在应州的旧宅立庙，从高祖考妣以下都追谥为皇帝、皇后，他们的墓也都改称为陵。

25 汉主到达康州。

26 这一年,蔚州、代州沿边的粮食每斗不超过十钱。

三年(戊子,公元928年)

1 春,正月,初十,吴王册立他的儿子杨琏为江都王,杨璘为江夏王,杨璆为宜春王,宣帝的儿子庐陵公杨玢为南阳王。

2 昭义节度使毛璋的所作所为骄横僭越,时常穿着只有天子才能穿的赭袍,纵酒戏耍,身边的人有胆敢规劝他的,毛璋就把他的心剖开来看。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把他征调到京城担任右金吾卫上将军。

3 契丹攻陷了平州。

4 二月,初一,日食。

5 皇帝准备到邺都,当时随从各部队的家属刚刚迁到大梁,一听说又要前往邺都,心里都不很愉快,流言议论纷纷。皇帝知道这一情况后,只好作罢。

6 吴国自从庄宗灭了梁朝以来,经常不断地派遣使者前来。初四,吴国的使者到来,安重诲认为是吴王杨溥胆敢和朝廷分庭抗礼,现在又派遣使者前来窥探虚实,于是就拒绝接待来使,从此唐朝就与吴国断绝了往来。

7 张筠到达长安,守城的士兵关起城门不让他进城;张筠只好单人匹马回到朝廷,皇帝任命他为左卫上将军。

8 十六日,宁江节度使西方邺攻下了归州;没过多久,荆南又把归州夺了回去。

9 枢密使、同平章事孔循生性狡猾,善于花言巧语,安重诲很相信他。皇帝想为皇子娶安重诲的女儿为妻子,孔循却对安重诲说:"公的职务已经和皇帝非常亲近密切了,不宜再和皇子结为姻亲。"于是安重诲就推辞了这门婚事。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对安重诲说:"孔循善于挑拨离间,不能把他安排在可以和皇上密切接触的职务上。"孔循知道了这件事,就私下里派人去巴结王德妃,请求她能让皇家迎娶自己的女儿;王德妃于是向皇帝请求迎娶孔循的女儿为

李从厚的妃子，皇帝答应了。安重诲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愤怒，十九日，任命孔循同平章事，外放为忠武节度使兼东都留守。

安重诲生性强横刚愎。秦州节度使华温琪入京朝见皇帝，请求留任京城，皇帝嘉勉了他，任命他为左骁卫上将军，每月还另外赏赐给他一些钱谷。过了一年多，皇帝对安重诲说："温琪也算是老臣了，应该选择一个重镇来安置他。"安重诲回答说没有空缺。后来，皇帝又多次提起这件事，安重诲心里有点不高兴地说："臣已经屡次报告说没有空缺，现在只有我这枢密使一职可以让他替代了。"皇帝说："那也可以。"安重诲一时无言以对。华温琪听到这一情况后感到非常害怕，好几个月都不敢出门。

安重诲很厌恶成德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于是向皇帝上奏说王建立和王都相互勾结，有谋反的迹象。王建立也向皇帝上奏说安重诲独揽大权，请求来朝廷当面向皇帝说明详细情况，皇帝于是召他进京；王建立到了朝廷后，向皇帝说安重诲和宣徽使判三司张延朗结为姻亲，内外勾结，作威作福。三月，初五，皇帝见了安重诲，满脸怒气，对他说："现在我想给你一个外镇让你去休息休息，让王建立来代替你的职位，另外张延朗也放为外任。"安重诲说："臣历尽艰难地侍奉陛下数十年，正值陛下登上帝位，一时无适当人选而由臣任机要职务，数年来天下还算太平；现在忽然间把臣贬斥到外镇去，臣想听听自己到底有什么罪过！"皇帝很不高兴地起身就走了，后来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宣徽使朱弘昭，朱弘昭说："陛下平时待安重诲如同左右手，为什么因为一点小事就要抛弃他？希望陛下三思。"不久，皇帝又把安重诲召来好言安抚他一番。第二天，王建立来向皇帝告别，准备回到藩镇上去，皇帝说："爱卿近来不是上奏说想在朝廷分担朕的忧愁吗？现在又要到哪里去？"这时刚好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郑珏请求退休，十三日，皇帝下令让郑珏以左仆射的职位退休；十七日，任命王建立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10 孟知祥屡与董璋争盐利[1]，璋诱商旅贩东川盐入西川，知祥患之，乃于汉州置三场重征之，岁得钱七万缗，商旅不复之东川。

11 楚王殷如岳州，遣六军使袁诠、副使王环、监军马希瞻将水军击荆南，高季兴以水军逆战。至刘郎洑[2]，希瞻夜匿战舰数十艘于港中；诘旦，两军合战，希瞻出战舰横击之，季兴大败，俘斩以千数，进逼江陵。季兴请和，归史光宪于楚。军还，楚王殷让环不遂取荆南，环曰："江陵在中朝及吴、蜀之间[3]，四战之地也，宜存之以为吾扞蔽。"殷悦。环每战，身先士卒，与众同甘苦；常置针药于座右，战罢，索伤者于帐前，自傅治之。士卒隶环麾下者相贺曰："吾属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12 楚大举水军击汉，围封州。汉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4]，于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苏章将神弩三千、战舰百艘救封州。章至贺江，沉铁绚于水，两岸作巨轮挽绚，筑长堤以隐之，伏壮士于堤中。章以轻舟逆战，阳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轮举绚，楚舰不能进退，以强弩夹水射之，楚兵大败，解围遁去。汉主以章为封州团练使。

13 夏，四月，以邺都留守从荣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冯赞为副留守，夹马指挥使新平杨思权为步军都指挥使以佐之。戊寅，以宣武节度使石敬瑭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枢密使范延光为成德节度使。丙戌，以枢密使安重诲兼河南尹，以河南尹从厚为宣武节度使，仍判六军诸卫事。

14 吴右雄武军使苗璘、静江统军王彦章将水军万人攻楚岳州，至君山[5]，楚王殷遣右丞相许德勋将战舰千艘御之。德勋曰："吴人掩吾不备，见大军，必惧而走。"乃潜军角子湖，使王环夜帅战舰三百，绝吴旧路[6]。迟明，吴人进军荆江口，将会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矶。德勋命战棹都虞候詹信以轻舟三百出吴军后，德勋以大军当其前，夹击之，吴军大败，虏璘及彦章以归。

15 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镇易定十余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赋皆赡本军。及安重诲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7]，恶之。时契丹数犯塞，朝廷多屯兵于幽、易间，大将往来，都阴为之备，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他镇，腹心和昭训劝都为自全之计，都乃求婚于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又知成德节度使王建立与安重诲有隙，遣使结为兄弟，阴与之谋复河北故事[8]，建立阳许而密奏之。都又以蜡书遗青、徐、潞、益、梓五帅[9]，离间之。又遣人说北面副招讨使归德节度使王晏球，晏球不从；乃以金遗晏球帐下，使图之，不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状闻，诏言徽使张延朗与北面诸将议讨之。

16 戊戌，吴徙常山王濛为临川王。

17 庚子，诏削夺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为北面招讨使，权知定州行州事，以横海节度使安审通为副招讨使，以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都监，发诸道兵会讨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关城。都以重赂求救于奚酋秃馁，五月，秃馁以万骑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阳，都与秃馁就攻

之。晏球与战于嘉山下，大破之，悉馁以二千骑奔还定州。晏球追至城门，因进攻之，得其西关城。定州城坚，不可攻，晏球增修西关城以为行府，使三州民输税供军食而守之[10]。

18 辛酉，以天雄节度副使赵敬怡为枢密使。

19 王晏球闻契丹发兵救定州，将大军趣望都，遣张延朗分兵退保新乐。延朗遂之真定，留赵州刺史朱建丰将兵修新乐城。契丹已自他道入定州，与王都夜袭新乐，破之，杀建丰。乙丑，王晏球、张延朗会于行唐，丙寅，至曲阳。王都乘胜，悉其众与契丹五千骑合万余人，邀晏球等于曲阳，丁卯，战于城南。晏球集诸将校令之曰："王都轻而骄，可一战擒也。今日，诸君报国之时也。悉去弓矢，以短兵击之，回顾者斩！"于是骑兵先进，奋槌挥剑，直冲其阵，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过半，余众北走；都与悉馁得数骑，仅免。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邀击契丹，北走者殆无孑遗。

20 吴遣使求和于楚，请苗璘、王彦章；楚王殷以之，使许德勋饯之。德勋谓二人曰："楚国虽小，旧臣宿将犹在，愿吴朝勿以措怀。必俟众驹争皂栈[11]，然后可图也。"时殷多内宠，嫡庶无别，诸子骄奢，故德勋语及之。

【注释】

①争盐利：史载西川有盐井十三所，东川有盐井四百六十所，东川盐利多于西川。

②刘郎洑：地名。在江陵府石首(今湖北石首)境内沙步。

③中朝：即地处中原的后唐王朝，对楚国而言，又是天朝。

④《大有》：为《周易》第十四卦，是该书关于农业的专卦之一。大有即大有年、大丰收之意。

⑤君山：一名洞庭山、湘山，时在洞庭湖中，在今湖南岳阳西南。

⑥绝吴归路：一本此句上有："屯阳林浦"四字。

⑦篡父位：王都囚禁父亲而夺其位之事见第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龙德元年。

⑧复河北故事：即恢复唐代对黄河以北各藩镇的旧有作法，包括官爵世袭、不交贡赋、不受朝廷征发等。

⑨五帅：即青帅霍彦威、徐帅房知温、潞帅毛璋、益帅孟知祥、梓帅董璋五人，均为当时实力人物。

⑩三州：指定、邢、易三州。

⑪众驹争皂栈：指马氏诸子争夺王位。皂栈，泛指马厩。

【译文】

10 孟知祥曾多次和董璋争夺卖盐的利益，董璋鼓励商人们把东川的盐卖到西川去，孟知祥对此感到很头痛，于是就在位于东西川交界的汉州设置了三处场所对商人征收重税，一年可以得到税钱七万缗，从此商贩们不再到东川贩盐了。

11 楚王马殷前往岳州，派遣六军使袁诠、副使王环、监军马希瞻率领水军攻打荆南，高季兴用水军迎战。楚军到了刘郎洑，马希瞻乘夜色在港中偷偷埋伏了数十艘战舰；第二天一早，两军交战，马希瞻开出港中的战舰拦腰截击，结果高季兴被打得大败，楚军俘获和斩杀了数以千计的荆南士兵，然后进逼江陵。高季兴请求讲和，并把史光宪送还楚国。楚军撤回去之后，楚王马殷责备王环为什么不乘胜拿下荆南，王环说："江陵地处中朝和吴、蜀之间，是个四面受敌的地方，应该把它保存下来作为我们的屏障。"马殷听了很高兴。王环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和大家同甘共苦；他时常在座位旁放置一些针和药物，一仗打下来，他就把伤兵们找到帐前，亲自给他们敷药治疗。那些分配到他的部队中的士卒们都互相称贺说：

"我们可找到了值得卖命的地方了。"正因为如此,他的部队每次出战都能建立战功。

12 楚国用水军大举进攻汉国,包围了封州。汉主用《周易》来卜问吉凶,得到《大有》卦,于是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大有;又命令左右街使苏章率领三千名神箭手、一百艘战舰前去援救封州。苏章到达贺江,把大铁索沉在江中,在两岸设置巨轮用于挽揽铁索,并且修筑了很长的堤坝把巨轮隐蔽起来,在堤坝后面又埋伏了壮士。苏章先用轻舟迎战,假装打不赢,楚军就在后面追赶,进入了两岸修筑长堤的地方;汉军转动巨轮拉起铁索,从而使楚军的战舰既不能进又不能退,汉军的神箭手们用强弩从两岸向楚军射击,楚军大败,解除了对封州的包围逃了回去。汉主任命苏章为封州团练使。

13 夏,四月,皇帝任命邺都留守李从荣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又任命客省使太原人冯赞为北都副留守、夹马指挥使新平人杨思权为步军都指挥使来辅佐李从荣。初三,任命宣武节度使石敬瑭为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加封同平章事;任命枢密使范延光为成德节度使。十一日,任命枢密使安重诲兼任河南尹,任命河南尹李从厚为宣武节度使,仍旧兼管六军诸卫事。

14 吴国的右雄武军使苗璘、静江统军王彦章率领水军一万人进攻楚国的岳州,到了君山,楚王马殷派遣右丞相许德勋率领一千艘战舰前去抵御吴军。许德勋说:"吴军是想乘我们没有防备而进行偷袭,如果看见我们的大军,一定会吓得逃走的。"于是就在角子湖埋伏下部队,并派王环乘着夜色率领三百艘战舰前去切断吴军的退路。第二天黎明,吴军进军到位于洞庭湖和长江交汇处的荆江口,准备会合荆南的军队一同攻打岳州,十二月,到达道人矶。许德勋命令战棹都虞候詹信率领三百艘轻便船只出击吴军的后面,许德勋亲自率领大军从正面迎敌,前后夹攻,结果吴军被打得大败,楚军俘虏了苗璘和王彦章,把他们带了回去。

15 当初,义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镇守易定有十多年了,他自

行任命刺史以下的官员，所征收的租税也都用来供给自己的部队。到了安重诲掌权以后，稍微凭借法律条规抑制了他一下；皇帝也因为王都是篡夺了他父亲的职位，非常厌恶他。当时契丹经常侵犯边境，朝廷在幽州、易州一带驻扎了大量军队，大将们来来去去的，王都暗中加以防备，久而久之，和朝廷之间就产生了猜疑。王都担心朝廷会把他调到其他的藩镇去，他的心腹和昭训劝他要有一个保全自己的办法，王都于是向卢龙节度使赵德钧求婚。他又知道成德节度使王建立和安重诲之间有些矛盾，于是派遣使者前去要和王建立结为兄弟，暗中和王建立谋划要恢复过去唐朝末年河北地区藩镇割据的局面，王建立表面上答应了他，但暗中却向皇帝报告了这件事。王都又把用蜡封好的秘密信件分别送给青州、徐州、潞州、益州、梓州的五位统帅，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派人去游说北面副招讨使归德节度使王晏球，王晏球没有听他的；于是他又用金钱收买王晏球手下的人，让他们谋害王晏球，也没获得成功；十八日，王晏球把王都阴谋造反的情况报告了皇帝，皇帝下诏让宣徽使张延朗和北面各将领商议讨伐王都。

16 二十二日，吴国把常山王杨濛改封为临川王。

17 二十五日，皇帝下诏削夺王都的官职和爵位。二十七日，任命王晏球为北面招讨使，并暂时掌理定州的事务，又任命横海节度使安审通为副招讨使，任命郑州防御使张虔钊为都监，征调各路人马会兵讨伐定州。当天，王晏球向定州发起进攻，攻下了定州北关城。王都用厚礼贿赂奚人首领秃馁，向他求援，五月，秃馁率领一万名骑兵闯入定州境内；王晏球撤退到曲阳防守，王都和秃馁一道前来攻打。王晏球和他们在嘉山下交战，大破敌军，秃馁率领二千名骑兵逃回定州。王晏球跟踪追击到定州城门前，随即发起进攻，攻下了西关城。定州城池非常坚固，很难攻下，于是王晏球就扩建了西关城把它作为行府，让定、祁、易三州的百姓交纳赋税以供应这里的军需，准备长期驻守。

18 十七日，任命天雄节度副使赵敬恰为枢密使。

19 王晏球得知契丹人出兵前来救援定州，于是就率领大军赶往望都，同时派遣张延朗率领一部分军队退到新乐坚守。张延朗随即赶往真定，留下赵州刺史朱建丰率领部队修筑新乐城。这时，契丹人已经由另外一条道进入定州，和王都联合在夜晚袭击新乐，攻破了新乐城，杀死了朱建丰。二十一日，王晏球、张延朗在行唐会师，二十二日，到达曲阳。王都借着新胜的余威，调集了自己的全部人马和契丹的五千名骑兵共有一万多人，在曲阳阻击王晏球等人。二十三日，两军在城南交战。王晏球召集诸位将领，下令说："王都轻浮骄傲，这一次战斗中就能把他活捉。今天，正是各位报效国家的时候。都扔掉弓箭，用短兵器进击，有敢回头迟疑不前的一律斩首！"于是骑兵们在前面进攻，挥舞着铁铤短剑，一直冲到敌人的阵地，把敌军打得大败，敌人横尸遍野；契丹的部队死伤过半，其余没死的都向北逃去；王都和秃馁靠着几名骑兵的保护，才勉强脱身。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又在半路上拦击契丹兵，那些往北逃窜的残兵败将们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去的。

20 吴国派遣使者向楚国请求讲和，并且请求放回苗璘、王彦章；楚王马殷答应遣送他们回去，让许德勋为他们设宴饯行。许德勋对他们二人说："楚国虽然很小，但是旧臣、宿将都还健在，希望吴国不要再打什么主意。一定要等到这些小马驹们争夺马厩的时候，然后才能做打算。"当时马殷在宫中有很多宠妾、嫡庶之间没有分别，他的儿子们也都很骄横奢侈，所以许德勋才对他俩谈到了这些。

21 六月，辛巳，高季兴复请称藩于吴[4]，吴进季兴爵秦王，帝诏楚王殷讨之。殷遣许德勋将兵攻荆南，以其子希

范为监军，次沙头；季兴从子云猛指挥使从嗣单骑造楚壁，请与希范挑战决胜，副指挥使廖匡齐出与之斗，拉杀之。季兴惧，明日，请和，德勋还。匡齐，赣人也。

22 王晏球知定州有备，未易急攻，朱弘昭、张虔钊宫言大将畏怯；有诏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杀伤将士三千人。

23 先是，诏发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遣左肃边指挥使毛重威将三千人往。顷之，知祥奏"夔、忠、万三州已平，请召戍兵还[22]，以省馈运。"帝不许。知祥阴使人诱之，重威帅其众鼓噪逃归；帝命按其罪，知祥请而免之。

24 陕州行军司马王宗寿请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23]，赠衍顺正公，以诸侯礼葬之。

25 北面招讨使安审通卒[24]。

26 东都民者犯私曲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请听民造曲，而于秋税亩收五钱；己未，敕从之。

27 壬戌，契丹复遣其酋长惕隐将七千骑救定州，王晏球逆战于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时久雨水涨，契丹为唐所俘斩及陷溺死者，不可胜数。

28 戊辰，以威武节度使王延钧为闽王。

29 契丹北走，道路泥泞，人马饥疲，入幽州境。八月，壬戌[25]，赵德钧遣牙将武从谏将精骑邀击之，分兵扼险要，生擒惕隐等数百人；余众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击之，其得脱归国者不过数十人。自是契丹沮气，不敢轻犯塞。

30 初，庄宗徇地河北，获小儿，畜之宫中，赐姓名李继

陶;帝即位,纵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黄袍坐堞间,谓王晏球曰:"此庄宗皇帝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数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众决战,则束手出降耳,自余无以求生也。"

31 王建立以目不知书,请罢判三司,不许。

32 乙未,吴大赦。

33 吴越王镠欲立中子传瓘为嗣,谓诸子曰:"各言汝功,吾择多者而立之。"传瓘兄传琦、传璙、传瑮皆推传瓘,乃奏请以两镇授传瓘。闰月,丁未,诏以传瓘为镇海、镇东节度使。

34 戊申,赵德钧献契丹俘惕隐等,诸将皆请诛之,帝曰:"此曹皆虏中之骁将,杀之则虏绝望,不若存之以纾边患。"乃赦惕隐等酋长五十人,置之亲卫[6],余六百人悉斩之。

35 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贡。

36 初,卢文进来降,契丹以番汉都提举使张希崇代之为卢龙节度使,守平州,遣亲将以三百骑监之。希崇本书生,为幽州牙将,没于契丹,性和易,契丹将稍亲信之,因与其部曲谋南归。部曲泣曰:"归国寝食所不忘也,然虏众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诱其将杀之,兵必溃去。此去虏帐千余里,比其知而征兵,吾属去远矣。"众曰:"善!"乃先为阱,实以石灰,明日,召虏将饮,醉,并从者杀之,投诸阱中。其营在城北,亟发兵攻之,契丹众皆溃去。希崇悉举其所部二万余口来奔,诏以为汝州刺史[7]。

37 吴王太后殂。

【注释】

①复请称藩于吴：第一次请求向吴称臣见上卷上年五月。

②请召戍兵还：孟知祥担心戍兵被朝廷滞留过久，削弱自己在蜀中的力量，故请召还。

③七月：一本此下有"乙巳"两字。

④北面招讨使安审通：胡三省以为当作北面招讨副使。此时招讨使为王晏球。

⑤壬戌：八月无壬戌日。一本作"甲戌"，本月初二。

⑥亲卫：宿卫宫廷的禁军机构三卫之一，即亲卫、勋卫、翊卫。

⑦汝州刺史：一说为汝州防御使。

【译文】

20 六月，初八，高季兴再次向吴国请求称臣，吴国加封高季兴的爵位为秦王，于是皇帝下诏命令楚王马殷讨伐高季兴。马殷派遣许德勋率兵攻打荆南，任命他的儿子马希范为监军，部队进驻到沙头；高季兴的侄子云猛指挥使高从嗣单枪匹马来到楚军的营寨前，要求单独和马希范一决雌雄，楚国的副指挥使廖匡齐出营和他决斗，当场就把他拉杀了。高季兴于是感到很恐惧，第二天，就派人来讲和，许德勋于是班师回去。廖匡齐是赣县人。

22 王晏球知道定州方面已有防备，不能轻易地发动猛攻，但是朱弘昭、张虔钊却都扬言说这是大将胆小害怕了；皇帝颁下诏书催促他抓紧攻城。王晏球不得已，二十二日，下令攻城，结果损兵折将三千人。

23 在此之前，皇帝下诏征调西川的部队去戍守夔州，以防备高季兴，孟知祥派遣了左肃边指挥使毛重威率领三千人前往。没过多久，孟知祥就上奏说："夔、忠、万三州已经平定了，请求下令把戍守

的部队召回去,这样可以节省运输军需的开销。"皇帝没有同意。孟知祥只好私下里派人去策动他们,于是毛重威率领他的士卒们喧闹着逃回了西川;皇帝下令要追究毛重威的罪责,经过孟知祥的求情才赦免了他。

24 陕州行军司马王宗寿请求安葬前蜀主王衍,秋,七月,朝廷追赠王衍为顺正公,用诸侯的礼仪安葬了他。

25 北面招讨副使安审通去世。

26 东都的百姓有人犯了私自酿酒的罪,留守孔循把他的全家都诛杀了。有人建议让百姓们自由酿酒,可以在秋季的赋税中每亩再加收五钱;十六日,皇帝下令同意。

27 十九日,契丹又派遣其酋长惕隐率领七千名骑兵前来解救定州,王晏球在唐河北面迎战,把契丹人打得大败;二十一日,追击到易州。当时长期下雨,河水上涨,契丹士兵被唐军所俘虏、斩杀以及掉在河中淹死的,不计其数。

28 二十五日,任命威武节度使王延钧为闽王。

29 契丹人向北逃窜,沿途道路泥泞,人困马乏,进入了幽州境内。八月,初三,赵德钧派遣牙将武从谏率领精锐骑兵半路上拦击他们,并且分兵扼守住各处险要路口,活捉了惕隐等数百人;剩余的残兵败将们都逃散到附近的村落中,村民们都用木棍子狠揍他们,最后能够逃脱回国的不过几十个人。从此以后契丹人心惊胆寒,再也不敢轻易侵犯边境了。

30 当初,庄宗在黄河以北地区攻城掠地时,拣到一个小孩,就把他养在了宫中,等他长大以后,赐给他姓名叫李继陶;现在的皇帝即位以后,就把他放出了宫中。王都得到了他,让他穿上了黄袍坐在城上矮墙中间,对在城下的王晏球说:"这是庄宗皇帝的儿子,已经即皇帝位了。公蒙受先朝的厚恩,难道你不感念先朝吗?"王晏球说:"你搞这些小名堂究竟有什么用处?我现在教你两个办法,如果不倾巢出动前来决战,那么就束手就擒好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

的活路。”

31 王建立因为自己没有多少文化，请求解除判三司的职务，皇帝没有答应。

32 二十三日，吴国大赦境内。

33 吴越王钱镠想立他中间的儿子钱传瓘为继承人，就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各人都把自己的功劳说说看，我要选一个功劳最多的人把他立为继承人。”钱传瓘的哥哥钱传琦、钱传璙、钱传瑮都公推钱传瓘的功劳最大，于是钱镠奏请朝廷要把两个方镇授给钱传瓘。闰八月，初五，皇帝下诏任命钱传瓘为镇海、镇东节度使。

34 初六，赵德钧向朝廷献上了契丹的俘虏惕隐等人，将领们都请求把他们杀掉，皇帝却说：“这些人都是契丹人中骁勇的战将，如果杀了他们，契丹人就会断绝了指望，不如把他们留着，也好缓解边境的祸患。”于是赦免了惕隐等大小酋长五十人，把他们安置在亲卫中，其余的六百名俘虏全部斩首。

35 契丹派遣梅老季素等前来入贡。

36 当初，卢文进归降唐朝后，契丹任命蕃汉都提举使张希崇代替他担任卢龙节度使，驻守平州，同时派遣了亲信将领率领三百名骑兵监督他。张希崇本来是个书生，原担任幽州牙将，后来被契丹人俘获，他的性格平易随和，契丹将领们渐渐地亲近信任了他，于是他就和部下们谋划要南归故国。部下们都流着泪说：“回老家去本来是我们连吃饭睡觉时都不会忘记的事，可是敌众我寡，怎么办呢？”张希崇说：“我把他们的将领骗来杀了，他们的士兵一定会溃散逃走。这里离契丹人的大本营有一千多里路，等到他们知道消息再调兵前来，我们已经离开这里很远了。”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于是他们就先挖了个大坑，再在里面填上一些石灰，第二天，把契丹的将领们都召集来喝酒，灌得大醉，然后把他们连同他们的随从人员一起杀掉，把尸体丢进大坑中，契丹人的兵营设在城北，张希崇迅速派出部队前去攻打，契丹士兵都四散逃逸。张希崇率领

自己的全部人马共有二万多人前来投奔唐朝，皇帝下诏任命他为汝州刺史。

37 吴国的王太后去世。

38 九月，辛巳，荆南败楚兵于白田，执楚岳州刺史李廷规，归于吴[1]。

39 乙未，敕以温韬发诸陵，段凝反覆，令所在赐死。

40 己亥，以武宁节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发诸道兵赴襄阳，以讨高季兴。

41 辛丑，徙庆州防御使窦廷琬为金州刺史；冬，十月，廷琬据庆州拒命。

42 丙午，以横海节度使李从敏兼北面行营副招讨使。从敏，帝之从子也。

43 戊申，诏静难节度使李敬通发兵讨窦廷琬[2]。

44 王都据定州，守备固，伺察严，诸将屡有谋翻城应官军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与使者联骑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听外兵登城，亦非梯冲所及[3]。徒多杀精兵，无损于贼，如此何为！不若食三州之租，爱民养兵以俟之，彼必内溃。"帝从之。

45 十一月，有司请为哀帝立庙[4]，诏立庙于曹州。

46 平卢节度使晋忠武公霍彦威卒。

47 忠州刺史王雅取归州[5]。

48 庚寅，皇子从厚纳孔循女为妃，循因之得之大梁，厚

结王德妃之党，乞留。安重诲具奏其事，力排之，礼毕，促其归镇。

49 甲午，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事，充平卢节度使。

50 丙申，上问赵凤："帝王赐人铁券，何也？"对曰："与之立誓，令其子孙长享爵禄耳。"上曰："先朝受此赐者止三人，崇韬、继麟寻皆族灭[6]，朕得脱如毫厘耳。"因叹息久之。赵凤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51 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奏拔庆州，族窦廷琬。

52 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寝疾，命其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从诲权知军府事；丙辰，季兴卒。吴主以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7]。

53 史馆修撰张昭远上言："臣窃见先朝时，皇弟、皇子皆喜俳优，入则饰姬妾，出则夸仆马；习尚如此，何道能贤！诸皇子宜精择师傅，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祸乱之源。今卜嗣建储，臣未敢轻议。至于恩泽赐与之间，昏姻省侍之际，嫡庶长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绝其侥冀。"帝赏叹其言而不能用。

54 闽王延钧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

55 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从荣，年少骄很，不亲政务，亲遣左右素与从荣善者往与之处，使从容讽导之。其人私谓从荣曰："河南相公恭谨好善[8]，亲礼端士，有老成之风；相公齿长，宜自策励，勿令声问出河南之下。"从荣不悦，退，

告步军都指挥使杨思权曰:"朝廷之人皆推从厚而短我,我其废乎!"思权曰:"相公手握强兵,且有思权在,何忧!"因劝从荣多募部曲,缮甲兵,阴为自固之备,又谓帝左右曰:"君每誉弟而抑其兄,我辈岂不能助之邪!"其人惧,以告副留守冯赞,赞密奏之。帝诏思权诣阙,以从荣故,亦弗之罪也。

【注释】

①归于吴:时高季兴已向吴国称臣,所以战俘需交送吴国发落。

②诏静难节度使李敬通:"通",一本作"周";庆州为静难军巡属,故诏其讨之。

③梯冲:梯为云梯,冲为冲车,均为登城的专门工具。

④哀帝:即唐哀帝李柷,公元908年被梁太祖朱温杀于曹州,事见第二百六十六卷。

⑤忠州、归州:忠州属唐西方鄩所部夔州宁江军,归州属高季兴所部荆南军。

⑥崇韬、继麟寻皆族灭:郭崇韬、李继麟(朱友谦)被族灭之事见第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

⑦高从诲(公元891~948年):五代时荆南国君。公元929~948年在位。高季兴长子,字尊圣。即位后归附后唐,被封为南平王,又先后向吴、楚、蜀、闽、南汉等称臣。

⑧河南相公:指李从荣之弟、河南府尹李从厚。

【译文】

38 九月,初九,荆南在白田打败于楚国的军队,活捉了楚国的岳州刺史李廷规,把他解送到了吴国。

39 二十三日,皇帝下诏,因为温韬盗挖唐朝先帝的陵墓,段凝则反复无常,在他们流放的所在地赐死。

40 二十七日，任命武宁节度使房知温兼任荆南行营招讨使，掌理荆南行府事；又分别派遣宫中的使者去征调各道的军队会聚襄阳，好讨伐高季兴。

41 二十九日，调任庆州防御使窦廷琬为金州刺史；冬，十月，窦廷琬占据庆州拒绝接受皇帝的命令。

42 初五，任命横海节度使李从敏兼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李从敏是皇帝的侄儿。

43 初七，下诏命令静难节度使李敬通率兵讨伐窦廷琬。

44 王都占据着定州，守备坚固，对部下的控制也很严密，一些将领们曾多次想翻过城墙出来接应官军，都没能获得成功。皇帝派遣使者前去催促王晏球攻城，王晏球和使者一道骑着马在定州城的四周巡察，他指着城对使者说："城池这么高峻，即便是城里的人任由外面的军队登城，也不是靠着云梯和冲车就能攻上去的。只是白白地损失我们的精锐士卒，而丝毫无损于乱贼，这样做又怎么能行呢？不如依靠三州的租税以供养军队，爱民养兵，等待时机，他们一定会从内部崩溃。"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45 十一月，有关部门建议为唐哀帝立宗庙，皇帝下诏命令在曹州修庙。

46 平卢节度使晋忠武公崔彦威去世。

47 忠州刺史王雅攻取了归州。

48 十九日，皇子李从厚娶孔循的女儿为皇妃，孔循因此有机会去了大梁，他积极巴结王德妃及其党羽，请求能够留在大梁。安重诲把这些情况全部报告给了皇帝，并且极力排斥他，婚礼一办完，就催促他回军镇去。

49 二十三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仍旧担任同平章事，同时充任平卢节度使。

50 二十五日，皇帝问赵凤："帝王赐给臣下铁券，这有什么作用？"赵凤回答说："与他们立下誓言，让他们的子孙们世世代代享

有爵位俸禄。"皇帝说："先朝时得到这种赏赐的只有三个人，郭崇韬、李继麟不久都被满门抄斩，朕也险些不能得脱。"说完后感叹了很久。赵凤说："帝王如果内心里存有大信，本来就不必一定要把誓言刻在金石上。"

51 十二月，初三，李敬周奏报说攻下了庆州，并且斩杀了窦廷琬的全族。

52 荆南节度使高季兴病得很厉害，命令他的儿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高从诲暂时代理军府的事务；十五日，高季兴去世。吴主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任侍中。

53 史馆修撰张昭远上奏说："臣见先朝时，皇弟、皇子都喜欢乐舞艺人，在宫内极力装饰打扮自己的姬妾，外出时就吹嘘自己仆人和车马的排场；这些人习尚就是如此，又怎么能够成为贤能的人呢？皇上的皇子们应当精心地选择好师傅，命令皇子们都谦恭地向他们学习，讲习礼义的经义，讨论国家安危的道理。古时候人君一即帝位就册立太子，是为了要明确嫡庶之间的区别，堵塞祸乱发生的根源。现在通过占卜来确立储君这件事，臣不敢轻率地议论。至于在降恩赏赐、婚姻、晋见、侍养等方面，嫡庶和长幼之间，应该有所区别，明确表示等级权威，以杜绝一切侥幸非分的想法。"皇帝非常欣赏并叹服他的建议，但是终究还是没有付诸实施。

54 闽王王延钧批准二万名百姓脱俗出家，因此闽中的僧人很多。

55 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从荣，年纪轻轻就很骄横暴戾，不亲自料理政务，皇帝从自己身边的亲信中派出一个平时和李从荣要好的人前去和他相处，让他随时能够利用机会劝导他。这个人私下对李从荣说："河南相公恭敬谨慎，礼贤下士，颇有少年老成的风度；相公您是兄长，应该鞭策勉励自己，别让名声低于河南相公之下。"李从荣听了很不愉快，回去以后，对步兵都指挥使杨思权说："朝廷中的人都推崇李从厚而说我的坏话，难道要废掉我吗？"杨思

权说："相公您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军队，而且还有我杨思权在，有什么好担心的！"于是就劝说李从荣多招募一些军队，修缮好武器，暗中做充实自己实力的打算。杨思权又对那位皇帝的亲信说："你总是称誉弟弟而贬抑当哥哥的，我们难道就不能帮助他吗？"那位亲信听到这话感到很害怕，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副留守冯赞，冯赞又秘密地上奏给皇帝。皇帝召杨思权到朝廷中去，因为李从荣的缘故，没有治他的罪。

四　年

1 春，正月，冯赞入为宣徽使，谓执政曰："从荣刚僻而轻易，宜选重德辅之。"

2 王都，秃馁欲突围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开门纳官军，都举族自焚，擒秃馁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为天平节度使，与赵德钧并加兼侍中[1]。秃馁至大梁，斩于市。

3 枢密使赵敬怡卒。

4 甲子，帝发大梁。

5 丁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协卒于须水。

6 庚午，帝至洛阳。

7 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财飨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尝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谢久烦馈运而已。

8 皇子右卫大将军从璨性刚，安重诲用事，从璨不为之

屈。帝东巡[2],以从璨为皇城使。从璨与客宴于会节园,酒酣,戏登御榻,重诲奏请诛之;丙戌,赐从璨死。

9 横山蛮寇邵州[3]。

10 楚王殷命其子武安节度副使、判长沙府希声知政事,总录内外诸军事,自是国政先历希声,乃闻于殷。

11 夏,四月,庚子朔,禁铁锡钱。时湖南专用锡钱,铜钱一直锡钱百,流入中国,法不能禁。

12 丙午,楚六军副使王环败荆南兵于石首。

13 初令缘边置场市党项马[4],不令诣阙。先是,党项皆诣阙,以贡马为名,国家约其直酬之,加以馆谷赐与,岁费五十余万缗;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

14 壬子,以皇子从荣为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从厚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

15 契丹寇云州。

16 甲寅,以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赵凤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7 五月,乙酉,中书言:"太常改谥哀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既称宗则应入太庙,在别庙则不应称宗。"乃去庙号。

18 帝将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诏谕两川,令西川献钱一百万缗,东川五十万缗;皆辞以军用不足,西川献五十万缗,东川献十万缗。仁矩,帝在藩镇时客将也,为安重诲所厚,恃恩骄慢。至梓州[5],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拥妓酣饮。璋怒,从卒徒执兵入驿,立仁矩于阶下而诟之

曰："公但闻西川斩李客省[6]，谓我独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请，仅而得免；既而厚赂仁矩以谢之。仁矩还，言璋不法。末儿，帝复遣通事舍人李彦珣诣东川[7]，入境，失小礼，璋拘其从者，彦珣奔还。

19 高季兴之叛也，其子从诲切谏，不听。从诲既袭位，谓僚佐曰："唐近而吴远[8]，非计也。"乃因楚王殷以谢罪于[illegible]，又遗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书，求保奏，复修职贡。丙申，元信以从诲书闻，帝许之。

20 契丹寇云州。

21 六月，戊申，复以邺都为魏州，留守、皇城使并停。

22 庚申，高从诲自称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上表求内附。秋，七月，甲申，以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己丑，罢荆南招讨使。

【注释】

①并加兼侍中：以奖赏王晏球平定王都之功和赵德钧俘获惕隐之功。

②帝东巡：指明宗于天成二年冬十月入大梁。

③邵州：地名。治今湖南邵阳。时在楚国境内。

④党项：中国古民族名。汉代西羌的一支。当时住在今甘肃、宁夏和陕北一带，部分为辽所兼并。

⑤梓州：地名。治今四川三台。时为东川节度巡属。

⑥西川斩李客省：西川孟知祥斩杀客省使李严之事见上卷天成二年。

⑦通事舍人：官名。主掌传宣诏命。

⑧唐近而吴远：一本此句下有"舍近臣远"四字。

【译文】

四年（己丑，公元929年）

1 春,正月,冯赞调入朝中担任宣徽使,他对执政大臣说:"李从荣性情刚愎险僻,处事又轻举妄动,应该选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辅佐他。"

2 王都、秃馁想突围逃走,但是又冲不出重围。二月,十三日,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打开城门放进官军,王都全族放火自焚而死,唐军活捉了秃馁和二千名契丹士兵。十一日,皇帝任命王晏球为天平节度使,和赵德钧一起都加封兼任侍中。秃馁被押送到大梁,在街市上当众斩首。

3 枢密使赵敬怡去世。

4 二十四日,皇帝从大梁起程。

5 二十七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协在须水去世。

6 三十日,皇帝到达洛阳。

7 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时,每天都用自己个人的钱物犒劳士卒,从开始攻城到攻下城,从未杀过一个士卒。三月,十一日,王晏球回到朝廷,皇帝称赞他的功劳;王晏球只是一味地谦虚说长期以来劳烦了朝廷给他运送粮饷等。

8 皇子右卫大将军李从璨性情刚烈,安重诲掌权后,李从璨不屈从于他。皇帝东巡,任命李从璨在洛阳担任皇城使。李从璨和客人们在会节园宴饮,喝酒喝到高潮时,他开玩笑地坐到了设在园内的御榻上,安重诲向皇帝上奏说应该诛杀他;十六日,皇帝赐李从璨死。

9 横山的蛮族侵犯邵州。

10 楚王马殷命令他的儿子武安节度副使、兼管长沙府的马希声掌理政事,总管内外大小军事,从此以后,国家的大事都是先经过马希声,然后才传达给马殷。

11 夏,四月,初一,下令禁止铁锡钱的流通。当时湖南专门使用锡钱,一个铜钱可以兑换一百个锡钱,这个锡钱渐渐流入了中原,法令难以禁止这些钱的流通

12 初七，楚国的六军副使五环在石首打败了荆南的军队。

13 开始下令在沿边各地设场收购党项人的马匹，不让党项人送到朝廷。在此以前，党项人都直接到朝廷，以进贡马匹为名，朝廷只好估算一下马匹的价钱付酬给他们，再加上馆驿的招待和另外的赏赐，每年都要耗费五十多万缗钱；有关部门苦于这笔耗费，因此下令禁止他们到京城来。

14 十三日，任命皇子李从荣为河南尹、兼管六军诸卫事；任命李从厚为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

15 契丹人侵犯云州。

16 十五日，任命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赵凤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7 五月，十七日，中书上奏说："太常改谥哀帝为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为景宗。既然已经称宗，就应该入祀太庙，在别的庙里就不应该称宗。"于是下令去掉庙号。

18 皇帝准备在南郊祭天，派遣客省使李仁矩带着诏书去告谕两川，命令西川贡献钱一百万缗，东川贡献钱五十万缗；结果两川都借口说军用不足，西川只献上五十万缗，东川才献上十万缗。李仁矩是皇帝当初在藩镇时的一位客将，也被安重厚所器重，他依仗着恩宠，特别骄横傲慢。到达梓州时，董璋摆设了酒宴要招待他，到了中午他还没去赴宴，却正搂着妓女在喝酒。董璋非常生气，就带着随从拿着兵器闯进了驿站，让李仁矩站在台阶下，责骂他说："你只听说过西川斩杀了李客省使，难道就认为我不能这么做吗？"李仁矩吓得痛哭流涕，一再地陪罪求哀，才得免一死；后来董璋又送了很多礼物贿赂李仁矩向他表示歉意。李仁矩回到朝廷后，报告说董璋不遵守法令。不久，皇帝又派遣通事舍人李彦珣到东川，李彦珣入境之后，在小节方面失礼，董璋把他的随从抓了起来，李彦珣吓得逃了回来。

19 高季兴当初叛变，他的儿子高从诲曾极力劝谏，但是高季兴

不听。高从诲继承了爵位以后,对幕僚们说:"唐朝近而吴国远,舍弃近的而去归附远的,这不是好办法。"于是就通过楚王马殷向唐朝谢罪。又写信给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请求他向皇帝保奏,愿意重新称臣纳贡。二十八日,安元信把高从诲的信呈报给了朝廷,皇帝答应了高从诲的请求。

20 契丹侵犯云州。

21 六月,十一日,又把邺都改为魏州,留守、皇城使的官职一并撤销。

22 二十三日,高从诲自称为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上表皇帝请求归附。秋,七月,十七日,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二十二日,废止荆南招讨使。

23 八月,吴武昌节度使兼侍中李简以疾求还江都,癸丑,卒于采石。徐知询,简婿也,擅留简亲兵二千人于金陵,表荐简子彦忠代父镇鄂州[1],徐知诰以龙武统军柴再用为武昌节度使;知询怒曰:"刘崇俊,兄之亲,三世为濠州[2];彦忠吾妻族,独不得邪!"

24 初,楚王殷用都军判官高郁为谋主,国赖以富强,邻国皆疾之。庄宗入洛,殷遣其子希范入贡,庄宗爱其警敏,曰:"比闻马氏当为高郁所夺,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兴亦以流言间郁于殷,殷不听,乃遣使遗节度副使、知政事希声书,盛称郁功名,愿为兄弟。使者言于希声曰:"高公常云'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孙之忧也。"希声信之。行军司马杨昭遂,希声之妻族也,谋代郁任,日潜之于

希声。希声屡言于殷，称郁奢僭，且外交邻藩，请诛之。殷曰："成吾功业，皆郁力也；汝勿为此言！"希声固请罢其兵柄，乃左迁郁行军司马。郁谓所亲曰："亟营西山[3]，吾将归老。猘子渐大[4]，能咋人矣。"希声闻之，益怒，明日，矫以殷命杀郁于府舍，牓谕中外，诬郁谋判，并诛其族党。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雾，殷谓左右曰："吾昔从孙儒渡淮[5]，每杀不辜，多致兹异，马步院岂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抚膺大恸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勋旧横罹冤酷！"既而顾左右曰："吾亦何可久处此乎！"

25 九月，上与冯道从容语及年谷屡登，四方无事。道曰："臣常记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历井陉之险，臣忧马蹶，执辔甚谨，幸而无失；速至平路，放辔自逸，俄至颠陨。凡为天下者亦犹是也。"上深以为然。上又问道："今岁虽丰，百姓赡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惟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人之中最为勤苦[6]，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悦，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

26 鄜州兵戍东川者归本道，董璋擅留其壮者，选羸老归之，仍收其甲兵。

27 癸巳，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为资州税官，坐自盗抵死，观察判官冯瑑、中门副使王处回为之请，孟知祥曰："虽吾弟犯法，亦不可贷，况他人乎！"

28 吴越王镠居其国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则赠遗

丰厚，不然则礼遇疏薄。尝遗安重诲书，辞礼颇倨。帝遣供奉官乌昭遇、韩玫使吴越，昭遇与玫有隙，使还，玫奏："昭遇见镠，称臣拜舞，谓镠为殿下，乃私以国事告镠。"安重诲奏赐昭遇死。癸巳，制镠以太师致仕，自余官爵皆削之，凡吴越进奏官、使者、纲吏，令所在系治之。镠令子传瓘等上表讼冤，皆不省。

29 初，朔方节度使韩洙卒，弟澄为留后。未几，定远军使李匡宾聚党据保静镇作乱，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韩澄遣使赍绢表乞朝廷命帅。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语，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访以时事，福以胡语对；安重诲恶之[7]，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会当斩汝！"福惧，求外补。重诲以灵州深入胡境，为帅者多遇害，戊戌，以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福见上，涕泣辞之；上命重诲为福更他镇，重诲曰："福自刺史无功建节，尚复何求！且成命已行，难以复改。"上不得已，谓福曰："重诲不肯，非朕意也。"福辞行，上遣将军牛知柔、河中都指挥使卫审嵘等将兵万人卫送之。审嵘，徐州人也。

【注释】

①鄂州：地名。武昌节度使治所，在今湖北武汉。

②三世为濠州：吴国初用刘金为濠州刺史，刘金卒，子刘仁规代任，刘仁规卒，子刘崇峻代任。

③西山：指长沙西面岳麓诸山。

④猘(zhì 字)：疯狗。

⑤从孙儒渡淮：事见第二百五十七卷唐昭宗光启三年。

⑥四人：即士、农、工、商四民，唐避太宗李世民讳，一律称"民"为"人"。

二安重诲恶之：恶其用胡语奏事，旁人难知其详。

【译文】

23 八月，吴国的武昌节度使兼侍中李简因病请求回江都，十七日，在采石去世。徐知询是李简的女婿，他擅自把李简的亲兵二千人留在金陵，又上表推荐李简的儿子李彦忠代替他的父亲镇守鄂州，结果徐知诰却任命龙武统军柴再用担任武昌节度使；徐知询非常生气地说："刘崇俊是哥哥的亲戚，就能父子三代镇守濠州，李彦忠是我妻子家里的人，难道就不能被任用吗？"

24 当初，楚王马殷重用都军判官高郁，把他当作主要的谋臣，国家依靠他从而富强起来，以致邻国对他都产生了嫉妒。庄宗入主洛阳以后，马殷派他的儿子马希范前去入贡，庄宗很喜欢马希范的机智敏捷，就对他说："以往听人传说马氏的天下终究要被高郁所篡夺，现在看有你这么出色的儿子，高郁又怎么能够得逞呢？"高季兴也用流言蜚语离间马殷和高郁之间的关系，马殷没有听信这些，于是高季兴又派人送信给节度副使、知政事马希声，故意夸赞高郁的功劳和名声，表示愿意和他结为兄弟。使者并且对马希声说："我们高公常常说：'马氏的政务都是由高郁决定的'，这是你们马氏子孙最大的忧患。"马希声很相信他说的话。行军司马杨昭遂，是马希声妻子的娘家人，图谋替代高郁的职务，于是每天就在马希声面前说他的坏话。马希声也多次向他的父亲马殷报告，说高郁奢侈僭越，并且在外面交结邻国，请求把他杀了。马殷说："成就我的功业的，全靠高郁的出力；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马希声又一再请求罢除高郁的兵权，于是马殷只好把高郁降职为行军司马。高郁对他的亲信们说："赶快给我营造好西山，我就要退休了。狗崽子慢慢长大了，能咬人了。"马希声听到这话以后，更加生气，第二天，就假传马殷的命令在军府的署舍中杀死了高郁，并张榜告示中外，诬陷说高郁要阴谋造反，同时把高郁的全家以及同党全部杀死。到了傍晚，

马殷还不知道这些情况，这一天，起了大雾，马殷对身边的人说："我从前跟随孙儒渡淮河时，每次如果冤杀了那些无辜的人，都会出现这种奇异的征候。马步院里难道又有人冤死了吗？"第二天，官吏们把高郁的死讯报告了他，马殷捶胸大哭说："我已经太昏老了，国家的大事也当不了家了，竟然使我有功的旧臣横遭这样的冤死！"一会儿又回过头来对自己身边的人说："我又怎么能长期坐在这个位子上呢？"

25 九月，皇帝和冯道闲谈中聊起近年来五谷丰登，四方无事。冯道说："臣常常记起从前在先皇帝幕府任掌书记时，奉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天险的时候，臣担心马会摔倒，就小心谨慎地拉住马缰绳，幸好没有出什么事情；到了平路时，我就放开缰绳让马驰骋，不久我就从马上跌了下来。凡是治理天下国家也是这个道理。"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对。皇帝又问冯道说："今年虽然丰收了，百姓们过得富足吗？"冯道说："种庄稼的人遇到灾荒年景就死于流离或饥饿，遇到丰收年景又会因谷价太低而受损害，不论年景好与坏都要受损害的，只有种庄稼的人是这样啊！臣记得进士聂夷中的诗中写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语言虽然粗俗，但也道尽了农家的甘苦。农人是士、农、工、商四种人之中最为辛勤劳苦的，作为人主不能不了解这些情况。"皇帝听了很高兴，命令身边的人把这首诗抄录下来，自己时常讽诵。

26 戍守在东川的鄜州士兵该回本道去了，董璋擅自把他们之中年轻力壮的留了下来，而挑选了一些年老体弱的人放他们回去，同时收缴了他们的兵器。

27 二十七日，西川右都押牙孟容的弟弟当时担任资州的税官，因为监守自盗而被判处死罪，观察判官冯瑑、中门副使王处回都替他求情，孟知祥说："即使是我的弟弟犯了法，也不能宽恕，何况是别人呢？"

28 吴越王钱镠在他的国内喜欢自夸自大，朝廷派来的使者如果

曲意奉承他，那么就会得到很丰厚的奖赏，否则的话，礼遇就很低。他曾经写信给安重诲，在文辞和礼节上都很傲慢。皇帝派遣供奉官乌昭遇和韩玫出使吴越，乌昭遇和韩玫两人之间不和，出使回来后，韩玫上奏说："乌昭遇见到钱镠后，称臣拜舞，称钱镠为殿下，又私下把朝廷的大事告诉给钱镠。"安重诲奏请皇帝赐乌昭遇死。二十七日，皇帝下令钱镠以太师的身份退休，其余的官职爵位全部免去，凡是过去吴越所推举的官吏、使者、纲吏等，都命令所在地的官员把他们抓起来治罪。钱镠让他的儿子钱传瓘等人上表朝廷，诉说冤屈，皇帝却一概不予理睬。

29 当初，朔方节度使韩洙去世后，他的弟弟韩澄担任留后。没过多久，定远军使李匡宾聚集同党占据了保静镇发动叛乱，朔方地区很不安定；冬，十月，初二，韩澄派遣使者带着绢表前来请求朝廷任命他为节度使。

前磁州刺史康福，精通胡语，皇帝退朝之后，经常把他召入便殿，询问他时事，康福就用胡语回答了起来；安重诲很讨厌他这样做，常常警告他说："康福，你尽管在皇帝面前胡乱奏事，到时候我要砍了你的脑袋！"康福吓得不轻，赶忙请求补缺放外任。安重诲认为灵州深入胡人的地域，在那里当主帅的人大多被杀害，初三，任命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康福求见皇帝，痛哭流涕地想辞去这个职务；皇帝命令安重诲再为康福换一个镇所，安重诲却回答说："康福没有什么特殊的功绩，却从刺史升为节度使，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况且任命已经发布了，难以再更改了。"皇帝不得已，只好对康福说："安重诲不肯更改成命，这可不是朕的意思啊！"康福告辞出发，皇帝派遣将军牛知柔、河中都指挥使卫审峦等率领一万名军队护送他上任。卫审峦是徐州人。

30 辛亥,割阆、果二州置保宁军,壬子,以内客省使李仁矩为节度使。

先是,西川常发急粮馈峡路,孟知祥辞以本道兵自多,难以奉他镇[1],诏不许,屡督之;甲寅,知祥奏称财力乏,不奉诏。

31 吴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徐知询自以握兵据上流,意轻徐知诰,数与知诰争权,内相猜忌,知诰患之;内枢密使王令谋曰:"公辅政日久,挟天子以令境内,谁敢不从!知询年少,恩信未洽于人,无能为也。"知询待诸弟薄,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询不可辅,反持其短以附和诰[2]。吴越王镠遗知询金玉鞍勒、器皿,皆饰以龙凤;知询不以为嫌,乘用之。知询典客周廷望说知询曰:"公诚能捐宝货以结朝中勋旧,使皆归心于公,则彼谁与处!"知询从之,使廷望如江都谕意。廷望与知诰亲吏周宗善,密输款于知诰,亦以知诰阴谋告知询。知询召知诰诣金陵除父温丧,知诰称吴主之命不许,周宗谓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之事[3],宜亟入谢!"廷望还,以告知询。十一月,知询入朝,知诰留知询为统军,领镇海节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挥使柯厚征金陵兵还江都,知诰自是始专吴政。知询责知诰曰:"先王违世[4],兄为人子,初不临丧,可乎?"知诰曰:"尔挺剑待我,我何敢往!尔为人臣,奋乘舆服御物,亦可乎?"知询又以廷望所言诘知诰,知诰曰:"以尔所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斩廷望。

32 壬辰,吴主加尊号曰睿圣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

大和。

33 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击走之；至青刚峡，遇吐蕃野利、大虫二族数千帐[5]，皆不觉唐兵至，福遣卫审嵘掩击，大破之，杀获殆尽。由是威声大振，遂进至灵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34 十二月，吴加徐知诰兼中书令，领宁国节度使[6]。知诰召徐知询饮，以金钟酌酒赐之，曰："愿弟寿千岁。"知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跽献知诰曰："愿与兄各享五百岁。"知诰变色，左右顾，不肯受，知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为，伶人申渐高径前为诙谐语，掠二酒合饮之，怀金钟趋出，知诰密遣人以良药解之，已脑溃而卒。

35 奉国节度使、知建州王廷禀称疾退居里第，请以建州授其子继雄[7]；庚子，诏以继雄为建州刺史。

36 安重诲既以李仁矩镇阆州，使与绵州刺史武虔裕皆将兵赴治。虔裕，帝之故吏，重诲之外兄也。重诲使仁矩诇董璋反状，仁矩增饰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节度使夏鲁奇治遂州城隍，缮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惧，时道路传言，又将割绵、龙为节镇，孟知祥亦惧。璋素与知祥有隙，未尝通问，至是，璋遣使诣成都，请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许之，谋并力以拒朝廷。

【注释】

①难以奉他镇：他镇指守江军治所峡路，又称峡西路，在今四川三台。

②以附知诰：徐玠原是劝说徐温任用徐知询取代徐知诰的人，现在弃旧从新，参见第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三年十月。

③侍中:指徐知询。徐知询替代其父镇守金陵,官加侍中,故以称之。

④先王:指他们的父亲齐王徐温。

⑤吐蕃(bō 驳):中国古代藏族政权名。源出西羌,世居今西藏、甘肃、青海一带。

⑥领宁国节度使:宁国节度使原为徐知询所任。史称徐知诰自此始夺徐知询兵权而自任。

⑦请以建州授其子:王延禀兵强权重,为保持上游建州对下游福州的控制权,对闽王王延钧施以压力,所以不请示王延钧而直接请示朝廷同意其子代其官职。

【译文】

30 十六日,划出闽、果两个州设置保宁军,十七日,任命内客省使李仁矩为节度使。

在此之前,西川经常调拨一些粮草供给峡路,现在孟知祥却推辞说因为本道的兵员很多,难以再供应其他的藩镇了,皇帝下诏不答应,多次催促他继续调拨;十九日,孟知祥上奏声称自己实在是财力困乏,不肯执行诏令。

31 吴国的诸道副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兼侍中徐知询自认为手中握有重兵,又地处金陵上游,心里很轻视徐知诰,多次和徐知诰争权夺利,兄弟之间互相猜忌,徐知诰觉得很不安;内枢密使王令谋对徐知诰说:"公辅政也这么久了,又挟天子以令境内,哪一个敢不听你的?徐知询年纪轻轻,威望和信义都不足以服人,他干不了什么名堂。"徐知询待他的弟弟们很刻薄,弟弟们都对他不满。徐玠深知徐知询不值得辅佐,反倒掌握着他的短处投靠了徐知诰。吴越王钱镠派使者赠送给徐知询用金玉制作的马鞍、马勒、器皿,上面都装饰有龙凤图案;徐知询不避嫌避,就拿来使用。徐知询的典客周廷望规劝徐知询说:"公如果能拿出宝货来结交朝中元老大臣,让他们都能归心于您,那么他徐知诰还能依靠谁呢?"徐知询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就派周廷望到江都去进行这件事。周廷望和徐知

诰的亲信官吏周宗交情很好，便私下通过他向徐知诰表达自己的忠诚，但他同时也把徐知诰的阴谋报告给徐知询。徐知询叫徐知诰到金陵去参加他们的父亲徐温的除丧仪式，徐知诰推辞说吴主有命令不答应他去，周宗对周廷望说："人们都说侍中有七件事是不遵守人臣的本分，最好让他赶快到京城来请罪！"周廷望回到金陵，把这话告诉了徐知询。十一月，徐知询入京朝见，徐知诰把他留了下来担任统军，兼领镇海节度使，同时又派遣右雄武都指挥使柯厚征调金陵的守军回镇江都，徐知诰从此开始独揽吴国的政权。徐知询责问徐知诰说："先王去世，哥哥作为当儿子的，办丧事的时候却不去参加，这样做合适吗？"徐知诰也责问他说："你剑拔弩张地等我前去，我怎么敢去？你作为人臣，竟敢私藏使用天子的车驾袍服，这样做难道就合适吗？"徐知询又用周廷望报告给他的情况来质问徐知诰，徐知诰说："把你的所作所为报告给我的，也是这个周廷望。"于是就斩杀了周廷望。

32 二十七日，吴主加尊号为睿圣文明光孝皇帝，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大和。

33 康福一行进到方渠的时候，羌族人出兵拦截他，康福把他们击退了。到了青刚峡，碰上了吐蕃野利、大虫两个部族有几千顶营帐驻扎在那里，但他们都不知道唐朝军队的到来，康福派遣卫审峦率兵对他们发起突然袭击，把他们打得大败，几乎全部都被斩杀和俘虏了。从此康福声威大振，于是继续前进到了灵州，从此以后朔方这块地方才肯接受朝廷的命官。

34 十二月，吴国加封徐知诰兼任中书令，同时兼领宁国节度使。徐知诰请徐知询来一起喝酒，用金子做的酒杯斟了一杯酒送给他喝，并说："祝愿弟弟能活一千岁。"徐知询怀疑酒里有毒，就另外拿了一个杯子把酒平均分开，长跪在地献给徐知诰，并说："希望和哥哥每人分享五百岁。"徐知诰的脸色都变了，只是来回地看着左右，就是不肯接杯子，但徐知询却一直捧着酒杯坚持让他喝。左右侍从

们都不知这时该怎么办才好,伶人申渐高急忙走上前来说了几句风趣的话,同时夺过两杯酒倒在一起喝了下去,然后把金酒杯揣在怀里急忙向外走去,徐知诰偷偷地派人送良药去为他解毒,但这时申渐高已经脑子溃烂而死亡。

35 奉国节度使、知建州王延禀声称有病辞职回家乡休养,请求朝廷把建州交给他的儿子王继雄掌管;初五,皇帝下诏任命王继雄为建州刺史。

36 安重诲在任命李仁矩镇守阆州之后,就让他和绵州刺史武虔裕都率领部队前去赴任。武虔裕是皇帝从前的老部下,也是安重诲的表兄。安重诲让李仁矩刺探董璋谋反的证据,李仁矩就把一些情况添枝加叶地向皇帝打小报告。朝廷又派武信节度使夏鲁奇修建遂州的城池,修缮武器,并且增派兵力防守。董璋感到很害怕。当时人们又道听途说地谣传说,朝廷准备再划出绵、龙两个州另建一个节镇,于是孟知祥也感到害怕起来。董璋以往和孟知祥有矛盾,两人从不来往,到了这个时候,董璋派遣使者到成都,为自己的儿子请求迎娶孟知祥的女儿为妻;孟知祥答应了他,并且计划两人联合力量抗拒朝廷。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七十七

后唐纪六　起上章摄提格，尽玄黓执徐六月，凡二年有奇。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中之下

长兴元年

1 春，正月，董璋遣兵筑七寨于剑门。辛巳，孟知祥遣赵季良如梓州修好。

2 鸿胪少卿郭在徽奏请铸当五千、三千、一千大钱；朝廷以其指虚为实，无识妄言，左迁卫尉少卿、同正。

3 吴徙平原王澈为德化王。

4 二月，乙未朔，赵季良还成都，谓孟知祥曰："董公贪残好胜，志大谋短，终为西川之患。"

都指挥使李仁罕、张业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将谋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诘之，无状，丁酉，推始言者

军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斩之。戊戌，就宴，尽去左右，独诣仁罕第；仁罕叩头流涕曰："老兵惟尽死以报德。"由是诸将皆亲附而服之。

5 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两川闻朝廷于阆中建节，绵、遂益兵[2]，无不忧恐。"上以诏书慰谕之。

6 乙卯，上祀圜丘，大赦，改元[3]。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李从曮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从曮为宣武节度使。

7 癸酉，吴王立江都王琏为太子。

8 丙子，以宣徽使朱弘昭为凤翔节度使。

9 康福奏克保静镇，斩李匡宾。

10 复以安义为昭义军。

11 帝将立曹淑妃为后，淑妃谓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烦，倦于接对，妹代我为之。"德妃曰："中宫敌偶至尊，谁敢干之！"庚寅，立淑妃为皇后。德妃事后恭谨，后亦怜之。

初，王德妃因安重诲得进，常德之。帝性俭约，及在位久，宫中用度稍侈，重诲每规谏。妃取外库锦造地衣，重诲切谏，引刘后为戒[4]；妃由是怨之。

12 高从诲遣使奉表诣吴，告以坟墓在中国[5]，恐为唐所讨，吴兵援之不及，谢绝之。吴遣兵击之，不克。

13 董璋恐绵州刺史武虔裕窥其所为，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军司马，囚之府廷。

14 宣武节度使符习，自恃宿将[6]，论议多抗安重诲，重诲求其过失，奏之，丁酉，诏习以太子太师致仕。

15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书令，夏鲁奇同平章事。

16 初，帝在真定，李从珂与安重诲饮酒争言，从珂殴重诲，重诲走免；既醒，悔谢，重诲终衔之。至是，重诲用事，自皇子从荣、从厚皆敬事不暇。时从珂为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重诲屡短之于帝，帝不听。重诲乃矫以帝命谕河东牙内指挥使杨彦温使逐之[7]。是日，从珂出城阅马，彦温勒兵闭门拒之，从珂使人叩门，诘之曰："吾待汝厚，何为如是？"对曰："彦温非敢负恩，受枢密院宣耳。请公入朝！"从珂止于虞乡[8]，遣使以状闻。使者至，壬寅，帝问重诲曰："彦温安得此言？"对曰："此奸人妄言耳，宜速讨之。"帝疑之，欲诱致彦温讯其事，除彦温绛州刺史。重诲固请发兵击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将兵讨之。帝令彦稠："必生致彦温，吾欲面讯之。"召从珂诣洛阳。从珂知为重诲所构，驰入自明。

17 加安重诲兼中书令。

18 李从珂至洛阳，上责之使归第，绝朝请。

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斩杨彦温[9]，癸丑，传首来献。上怒药彦稠不生致，深责之。

安重诲讽冯道、杨凤素从珂失守[10]，宜加罪。上曰："吾儿为奸党所倾，未明曲直，公辈何为发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间邪？此皆非公辈之意也。"二人惶恐而退。他日，赵凤又言之，上不应。明日，重诲自言之，上曰："朕昔为小校，家贫，赖此小儿拾马粪自赡，以至今日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处之于卿为便？"重诲曰："陛下父子之间，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闲居私第亦可矣，何用

复言!”

丙辰,以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自通至镇,承重诲指,籍军府甲仗数上之,以为从珂私造;赖王德妃居中保护,从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与从珂往来,惟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吕琦居相近,时往见之,从珂每有奏请,皆咨琦而后行。

19 戊午,帝加尊号曰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20 安重诲言昭义节度使王建立过魏州有摇众之语,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21 董璋阅集民兵,皆剪发黥面,复于剑门北置永定关,布列烽火。

22 孟知祥累表请割云安等十三盐监隶西州,以盐直赡宁江屯兵,辛卯,许之。

【注释】

①同正:即“员外置同正员”的省称。区别于正员官而言,指不在正员额内的官。多用于安置受贬责的官员。

②阆中建节,绵、遂益兵:阆中建节指在阆中设置保宁军;绵、遂益兵指绵州刺史武虔裕带兵戍城和武信节度使夏鲁奇修筑遂州城。参见上卷上年十二月。

③改元:即改元长兴。

④刘后:指后唐庄宗刘皇后。

⑤坟墓在中国:指祖坟在中原唐朝境内。高季兴为陕州硖石人,故如此说。

⑥白侍宿将:符习原是成德军旧将,跟随庄宗转战黄河流域,所以“白侍宿将”。

⑦河东牙内指挥使:胡三省注认为当作“河中牙内指挥使”,为节度使李

从珂的部属。

⑧虞乡：地名。治今山西永济。在河中府东六十里。

⑨斩杨彦温：此为索自通受安重诲密令，杀人以灭口。

⑩杨凤：原文失校，当为"赵凤"，凤下文可知。

【译文】

后唐纪六，起庚寅（公元930年），止壬辰（公元932年）六月，共二年六个月。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中之下

长兴元年（庚寅，公元930年）

1 春，正月，东川节度使董璋派兵在剑门修筑了七个营寨。十六日，孟知祥派遣赵季良去梓州与董璋结交友好。

2 鸿胪少卿郭在徽上奏请求铸造面值分别为五千、三千、一千的大钱；朝廷认为他指虚为实，是胡说八道，把他贬为卫尉少卿、同正。

3 吴国把平原王杨澈改封为德化王。

4 二月，初一，赵季良回到成都，对孟知祥说："董公为人贪婪残忍，争强好胜，志大才疏，终究会成为我们西川的祸害。"

孟知祥的部属都指挥使李仁罕、张业准备置办筵席宴请孟知祥，此前两天，有个尼姑密告说这两位将军准备要在宴会之时谋害孟知祥；孟知祥下令查究，也没查出什么真凭实据，初三，追查出最早编造这个谣言的军校都延昌、王行本，把两人都腰斩了。初四，孟知祥前去赴宴，随从人员都不带，独自一人前往李仁罕的家中；李仁罕感动得跪地叩头，流着泪说："老兵只有效死命才能报答你的恩德。"通过这件事，孟知祥所部的将领们都亲附并且拥戴他了。

5 十八日，孟知祥、董璋一起上表说："东西两川得知朝廷在阆中设立节度使，在绵州和遂州增派兵力，无不感到担心和恐惧。"皇帝颁下诏书抚慰了他们一番。

6 二十一日，皇帝在圜丘祭天，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长兴。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李从曮入朝陪祭，三月，初八，皇帝下令把李从曮调任为宣武节度使。

7 初九，吴主册立江都王杨璆为太子。

8 十二日，任命宣徽使朱弘昭为凤翔节度使。

9 康福上奏报告攻下了保静镇，斩杀了叛军首领李匡宾。

10 又把安义军改称为昭义军。

11 皇帝准备册立曹淑妃为皇后，淑妃对王德妃说："我历来都有胸中烦热的毛病，厌倦那些接待应对的事，还是请妹妹替我去应酬吧。"王德妃说："中宫的地位和皇帝相当，谁敢去代替？"二十六日，册立曹淑妃为皇后。王德妃对待皇后很恭顺谨慎，皇后也很怜爱她。

当初，王德妃是靠着安重诲的举荐才得以入宫的，所以经常感念他的恩德。皇帝本来习性俭朴，但是在位时间一长，宫中的开销也渐渐奢侈了起来，安重诲经常加以劝谏。王德妃调用外库的锦缎做地毯，安重诲极力谏阻，并且援引庄宗刘皇后的例子作戒鉴，王德妃从此就怨恨起他来。

12 高从诲派遣使者带着奏表到吴国，告诉他们说自己的祖坟在中国，恐怕被唐朝所讨伐，那时吴国的军队也来不及救援他，因此只得和吴国中断往来。吴国一怒之下派兵攻打荆南，结果却毫无所获。

13 董璋害怕绵州刺史武虔裕窥探了他的所作所为，夏，四月，初一，就上表推荐武虔裕兼任他的行军司马，把他诱至梓州，然后把他囚禁在东川府廷。

14 宣武节度使符习，自恃是朝廷宿将，在论事议政时常常和安重诲作对，安重诲也寻找着他的过失，向皇帝报告；初四，皇帝下诏命令符习以太子太师的名衔退休。

15 初五，加封孟知祥兼任中书令，夏鲁奇任同平章事。

16 以前，皇帝镇守真定的时候，其养子李从珂和安重诲在喝酒时争吵起来，李从珂要揍安重诲，安重诲赶忙逃走才免挨一揍；酒醒后，李从珂很后悔，并向安重诲道了歉，但是安重诲心中始终记恨这件事。到这时候，安重诲掌握大权，从皇子李从荣、李从厚以下都忙不迭地巴结他。当时李从珂担任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安重诲多次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皇帝没有听信。安重诲于是假托皇帝的命令，要河中牙内指挥使杨彦温驱逐李从珂。这一天，李从珂出城去视察战马，杨彦温就部署军队关起城门不让他进城，李从珂派人上前叩门，并质问他说："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杨彦温回答说："我杨彦温并不敢忘恩负义，我是接到了枢密院的密令才不得不如此。请您入京去吧！"李从珂只好在虞乡住下，同时派遣使者去朝廷报告情况。使者到达京城后，初九，皇帝问安重诲说："杨彦温从哪里得到的这种说法？"安重诲回答说："这是奸人杨彦温的胡言乱语，应该赶快去讨伐他。"皇帝觉得这件事很可疑，想把杨彦温引诱来查问详情，于是就调杨彦温任绛州刺史。安重诲坚持请求派兵讨伐杨彦温，皇帝只好下令西都留守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率兵前去讨伐。皇帝面示药彦稠："务必把杨彦温活着抓回来，我要当面讯问他。"并且征召李从珂到洛阳来。李从珂知道自己是被安重诲所陷害，于是赶忙进京向皇帝澄清事实真象。

17 加封安重诲兼任中书令。

18 李从珂到了洛阳，皇帝责备了他一通，并且要他回自己的府第里呆着，不准他上朝请见。

十八日，索自通等攻下河中，斩杀了杨彦温，二十日，把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城献给朝廷。皇帝对药彦稠没能把杨彦温活着送到京城来大为恼怒，就严厉地责备了药彦稠。

安重诲鼓动冯道、赵凤两人向皇帝上奏说李从珂失于职守，应该治罪。皇帝回答他们说："我儿被奸党所陷害，是非曲直还没有弄

清楚，你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难道是不想让他再活在世上了吗？我看这绝不是你们自己的意思”。两人吓得赶忙退了下来。过了几天，赵凤又对皇帝谈起此事，皇帝没表态。第二天，安重诲亲自出面论及这件事，皇帝说：“朕从前当小校的时候，家里很穷，靠这个小孩拣拾马粪养家糊口，到今天我当了天子，难道我连他都不能庇护吗？你想怎样处置他才能使你心满意足呢？”安重诲说：“陛下父子之间的事，臣怎么敢胡说话？随陛下裁断好了！”皇帝说：“让他闲居在家里也就可以了，何必再多谈此事！”

二十三日，任命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索自通到了军镇，按照安重诲的授意，清点登记军府里的盔甲兵器的数量呈报给朝廷，说是李从珂私自制造的；多亏王德妃从中保护，才使李从珂免罪。朝中的士大夫们都不敢和李从珂往来了，只有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吕琦因为和他住得近，不时地去看望他，李从珂遇到有事要向皇帝奏请时，都是先问过吕琦然后才办。

19 皇帝加尊号为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20 安重诲上奏说昭义节度使王建立在路过魏州时曾有煽动人心的言论，五月，初三，皇帝下令王建立以太傅的名衔退休。

21 董璋校阅召集来的百姓士卒，把他们都剪除头发，在脸上刺字，又在剑门的北面设置永定关，在各地都设置了传递紧急讯息的烽火。

22 孟知祥多次上表请求划出云安等十二个盐监隶属于西川，用卖盐的收入来供给宁江的屯守部队，二十八日，皇帝批准了。

23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24 辛亥，敕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自

今皆朝廷除之，诸道无得奏荐。

25 董璋遣兵掠遂、阆镇戍，秋，七月，戊辰，两川以朝廷继遣兵屯遂、阆，复有论奏，自是东北商旅少敢入蜀。

26 八月，乙未，捧圣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引告密人边彦温告[1]："安重诲发兵，云欲自讨淮南；又引占相者问命。"帝以问侍卫都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二人曰："此奸人欲离间陛下勋旧耳。重诲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贵，何苦谋反！臣等请以宗族保之。"帝乃斩彦温，召重诲慰抚之，君臣相泣。

27 以前忠武节度使张延朗行工部尚书，充三司使[2]。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28 吴徐知诰以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团练使陈宣罢归，知诰许以传拯代之；既而复遣宣还海州，征传拯还江都。传拯怒，以为宣毁之，己亥，帅麾下入辞宣，因斩宣，焚掠城郭，帅其众五千来奔。知诰曰："是吾过也。"免其妻子。涟水制置使王岩将兵入海州，以岩为威卫大将军，知海州。

传拯，绾之子也，其季父舆为光州刺史。传拯遣间使持书至光州，舆执之以闻，因求罢归；知诰以舆为挖鹤都虞候。时政在徐氏，典兵宿卫者尤难其人，知诰以舆重厚慎密，故用之。

29 壬寅，赵凤奏："窃闻近有奸人，诬陷大臣，摇国柱石，行之未尽。"帝乃收李行德、张俭，皆族之。

30 立皇子从荣为秦王；丙辰，立从厚为宋王。

31 董璋之子光业为宫苑使，在洛阳，璋与书曰："朝廷割吾支郡为节镇，屯兵三千[4]，是杀我必矣。汝见枢要为吾言：如朝廷更发一骑入斜谷[5]，吾必反！与汝诀矣"。光业以书示枢密承旨李虔徽。未几，朝廷又遣别将荀咸乂将兵戍阆州，光业谓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爱，恐烦朝廷调发，愿止此兵，吾父保无他。"虔徽以告安重诲，重诲不从。璋闻之，遂反。利、阆、遂三镇以闻，且言已聚兵将攻三镇。重诲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讨耳。"帝曰："我不负人，人负我则讨之。"

32 九月，癸亥，西川进奏官苏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发兵讨两川。"知祥谋于副使赵季良，季良请以东川兵先取遂、阆，然后并兵守剑门，则大军虽来，吾无内顾之忧矣。知祥从之，遣使约董璋同举兵。璋移檄利、阆、遂三镇，数其离间朝廷，引兵击阆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副之，简州刺史张业为先锋指挥使，将兵三万攻遂州；别将牙内都指挥使侯弘实、先登指挥使孟思恭将兵四千会璋攻阆州。

33 安重诲久专大权，中外恶之者众；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汉琼浸用事，数短重诲于上。重诲内忧惧，表解机务，上曰："朕无间于卿，诬罔者联既诛之矣[6]，卿何为尔？"早朕，重诲复面奏曰："臣以寒贱，致位至此，忽为人诬以反，非陛下至明，臣无种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终不能镇浮言，愿赐一镇以全余生。"上不许；重诲求之不已，上怒曰："听卿去，朕不患无人！"前成德节度使范延光劝上留重诲，且

曰："重诲去，谁能代之？"上曰："卿岂不可？"延光曰："臣受驱策日浅，且才不逮重诲，何敢当此！"上遣孟汉琼诣中书议重诲事，冯道曰："诸公果爱安令[7]，宜解其枢务为便。"赵凤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轻动。

34 东川兵至阆州，诸将皆曰："董璋久蓄谋反，以金帛啗其士卒，锐气不可当，宜深沟高垒以挫之，不过旬日，大军至，贼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当我精卒！"遂出战，兵未交而溃归。董璋昼夜攻之，庚辰，城陷，杀仁矩，灭其族。

初，璋为梁将，指挥使姚洪尝隶麾下，至是，将兵千人戍阆州；璋密以书诱之，洪投诸厕。城陷，璋执洪而让之曰："吾自行间奖拔汝，今日何相负？"洪曰："老贼！汝昔为李氏奴，扫马粪，得脔炙，感恩无穷。今天子用汝为节度使，何负于汝而反邪？汝犹负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负哉！汝奴才，固无耻；吾义士，岂忍为汝所为乎！吾宁为天子死，不能与人奴并生！"璋怒，然镬于前[8]，令壮士十人刲其肉自啗之，洪至死骂不绝声。帝置洪二子于近卫，厚给其家。

【注释】

①十将：官名。一种低级军官，是都一级的都头、副都头或军使、副兵马使的属官。

②三司使：官名。为后唐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的合称，权任极重，仅次执政。

③因求罢归：因侄儿外叛，自己身居边郡，为避嫌疑，故求罢归。

④三千:一本作"三川,"当是。三川即唐代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和山南西道三川的合称。

⑤斜谷(yù 浴):地名。在今陕西眉县西南。为进入三川必经之地。

⑥诬罔者:指李行德、张俭。

⑦安令:指安重诲。时安重诲兼中书令,故称之。

⑧然镬(huò 获):然,通"燃"。镬,一种无足的大鼎。

【译文】

23 六月,初一,日食。

24 十九日,皇帝下令凡是防御使、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一级的官职,今后都由朝廷任命,各道不准上奏推荐。

25 董璋派兵劫掠遂州、阆州的戍守部队,秋,七月,初七,两川因为朝廷陆续不断地增兵驻屯遂州、阆州,再次上书表示反对,从此东北方中原一带的商旅很少有人敢再进入蜀地经商了。

26 八月,初四,捧圣军使李行德、上将张俭带着告密人边彦温向皇帝报告说:"安重诲正在调拨军队,说是要亲自率兵讨伐淮南的吴国;又找3个占卦算命的人为自己算命。"皇帝就这件事询问了侍卫都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两人回答说:"这是奸人要离间陛下和有功勋的旧臣之间的关系。安重诲跟随陛下三十年了,现在有幸安享富贵,他何苦要谋反呢?臣等愿意以全家的性命为他担保。"皇帝于是把边彦温杀了,并召来安重诲慰抚了一番,君臣相对哭泣。

27 任命前忠武节度使张延朗担任工部尚书,充任三司使。三司使的名称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28 吴国的徐知诰认为海州都指挥使王传拯有威信,得人心,当时正好团练使陈宣被罢官回京,徐知诰就许诺由王传拯代替他的职务;但不久却又派遣陈宣回海州,而征召王传拯到江都去。王传拯非常愤怒,认为肯定是陈宣诋毁了他,初八,率领部属到陈宣处辞行,就乘机杀了他,并且放火抢劫州城,然后率领部众五千人前

来投奔唐朝。徐知诰得知后，说："这都是我的过错。"于是赦免了王传拯的妻子儿女。涟水制置使王岩带兵进入海州，于是就任命王岩为威卫大将军，执掌海州的政事。

王传拯是王绾的儿子，他的叔叔王舆任光州刺史。王传拯派遣密使带着他的信到光州，王舆把来使扣留了起来，然后向朝廷报告，同时请求把自己免职回京；徐知诰任命王舆为控鹤都虞候。当时吴国的大政掌握在徐氏手中，掌管禁卫军的人选很难物色，徐知诰认为王舆为人厚重，做事慎密，所以任用了他。

29 十一日，赵凤上奏说："听说近来有奸人诬陷大臣，动摇国家的柱石，还没有完全杀光。"皇帝于是下令收押李行德、张俭，把两人满门抄斩。

30 册封皇子李从荣为秦王；二十五日，册封李从厚为宋王。

31 董璋的儿子董光业担任宫苑使，在洛阳，董璋给他写信说："朝廷把我的支郡割出去另外设置节镇，在三川驻屯军队，看来是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不可了。你见到枢密要员替我传句话：如果朝廷再派一个人马进入斜谷，我就一定造反，我也就算是和你诀别了。"董光业把这封信拿给枢密承旨李虔徽看了。没过多久，朝廷又派遣别将荀咸乂率兵前去戍守阆州，董光业对李虔徽说："不等这支部队到达，我的父亲就会造反。我并不是胆小怕死，只是担心这样一来又要劳烦朝廷调兵遣将，希望能够停止派遣这支部队，我父亲保证不会有什么举动。"李虔徽把这话转告了安重诲，安重诲拒绝了。董璋得知这件事，就干脆造起反来。利州、阆州、遂州三镇都向朝廷报告，并且说董璋已经聚集了人马将要进攻三镇。安重诲对皇帝说："臣早就料到他会如此，只是陛下太容忍他，不肯出兵讨伐。"皇帝说："我不亏负于人，人亏负了我，我就会派兵讨伐。"

32 九月，初三，西川进奏官苏愿向孟知祥报告说："朝廷将要征调大军讨伐两川。"孟知祥和节度副使赵季良谋议对策，赵季良建议先让东川的部队攻取遂州、阆州，然后再和西川的部队联合扼守

剑门,这样,即使朝廷的大军来了,我们也不会有内顾之忧了。孟知祥采纳了这个建议,便派遣使者和董璋约定同时起兵造反。董璋移送檄文到利、阆、遂三镇,指责他们离间朝廷与两川的关系,并且亲自率兵进攻阆州。初十,孟知祥任命都指挥使李仁罕为行营都部署,汉州刺史赵廷隐为他的副手,简州刺史张业为先锋指挥使,率领三万名军队进攻遂州;又派遣别将牙内都指挥使侯弘实、先登指挥使孟思恭率领四千名部队会同董璋进攻阆州。

33 安重诲长时期独揽朝政、朝廷内外怨恨他的人很多;王德妃和武德使孟汉琼渐渐地也掌握了一些权力,多次在皇帝面前贬损安重诲。安重诲感到又担心又害怕,就上表给皇帝请求解除自己的机要职务,皇帝说:"朕对你并没有什么怀疑,以往诬告你的人朕也把他们杀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呢?"十四日,安重诲又当面向皇帝上奏说:"臣以贫寒卑贱的出身,得到今天这样的地位,忽然间又被人诬告说要谋反,不是陛下圣明,臣早就亡族灭种了。但是臣终究是才能小而担任高职,恐怕总是难以阻止别人的议论纷纷,希望陛下能赐给臣一个外镇,让臣能够保全余生。"皇帝没有答应;安重诲又是一再地请求,皇帝发脾气说:"随你去好了,朕不怕找不到人!"前成德节度使范延光劝皇帝挽留安重诲,并且说:"重诲如果走了,有谁能代替他?"皇帝说:"你难道不可以吗?"范延光说:"臣受陛下差遣的时间还很短,况且才能也赶不上安重诲,怎么敢担当此任?"皇帝派孟汉琼到中书去让群臣讨论一下安重诲要辞职的事,冯道说:"诸公如果真的爱惜安令公,还是解除他的枢要职务为好。"赵凤反对说:"公的这话说差了!"于是就向皇帝上奏说大臣不可轻易变动。

34 东川的部队到达阆州,阆州戍守的将领们都说:"董璋早就蓄谋造反,用金银布帛收买他的士卒,他的部队锐气不可阻挡,我们应该用深沟高垒来挫败他的锐气,不用十天,朝廷的大军一到,贼兵自然就要逃散。"李仁矩却说:"蜀兵生性懦弱,怎能抵挡我们的

精兵强卒!"于是就出城迎战,结果还没有交战就溃逃了回来。董璋日夜不停地发动攻击,二十日,阆州城被攻陷,董璋杀死了李仁矩,灭了他的全族。

过去,董璋在梁朝任将领的时候,指挥使姚洪曾经是他的部下,此时姚洪正率领一千名士兵戍守阆州;董璋秘密地派人送信诱他投降,姚洪把信丢到了厕所里;城被攻陷以后,董璋活捉了姚洪,责问他说:"我过去在行伍之间提拔了你,你现在为什么背叛我?"姚洪大骂说:老贼!你从前在李姓富人家当奴才,给人扫马粪,得到一丁点肉吃,你就觉得感恩不尽。现在天子任用你当节度使,有哪点对不起你而你却要造反?你自己背叛了天子,我又受过你什么恩典了,竟然说我背叛了你?你是个奴才,本来就无耻;我是个义士,岂能干你所干的事?我宁可为天子而死,也不能和你这个奴才一起活着!"董璋恼羞成怒,就在他面前烧起了一只大鼎,命令十名壮士割下姚洪身上的肉自己煮来吃,姚洪到死骂声不绝。皇帝把姚洪的两个儿子安置在近卫军中,优厚地抚恤他的家属。

35 甲申,以范廷光为枢密使,安重诲如故。

36 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兴兵讨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供馈使[1]。以天雄节度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2]。以夏鲁奇为之副。

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轻进,败归;璋怒,遣还成都,知祥免其官。

戊子,以石敬瑭权知东川事。庚寅,以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为西都留守兼行营马步都虞候,为伐蜀前锋。

37 汉主遣其将梁克贞、李守鄘攻交州,拔之,执静海节

度使曲承美以归,以其将李进守交州。

38 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围遂州,夏鲁奇婴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帅资州义军二万人筑长城环之。鲁奇遣马军都指挥使康文通出战,文通闻阆州陷,遂以其众降于仁罕。

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粮运不继,还阆州。知祥闻之,惊曰:"比破阆中,正欲径取利州,其帅不武[3],必望风遁去。吾获其仓禀,据漫天之险[4],北军终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处阆州,远弃剑阁,非计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剑门;璋固辞曰:"此已有备。"

39 钱镠因朝廷册闽王使者裴羽还,附表引咎;其子传瓘及将佐屡为镠上表自诉。癸卯,敕听两浙纲使自便[5]。

40 以宣徽北院使冯赞为左卫上将军、北都留守。

41 丁未,族诛董光业。

42 楚王殷寝疾,遣使诣阙,请传位于其子希声。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声为起复武安节度使兼侍中[6]。

43 孟知祥以故蜀镇江节度使张武为峡路行营招收讨伐使,将水军趣夔州,以左飞棹指挥使袁彦超副之。

癸丑,东川兵陷征、合、巴、蓬、果五州。

44 丙辰,吴左仆射、同平章事严可求卒。徐知诰以其长子大将军景通为兵部尚书、参政事,知诰将出镇金陵故也。

45 汉将梁克贞入占城[7],取其宝货以归。

46 十一月,戊辰,张武至渝州,刺史张环降之,遂取泸

州，遣先锋将朱偓分兵趣黔、涪。

47 己巳，楚王殷卒，遗命诸子，兄弟相继；置剑于祠堂，曰："违吾命者戮之！"诸将议遣兵守四境，然后发丧，兵部侍郎黄损曰："吾丧君有君，何备之有！宜遣使诣邻道告终称嗣而已。"

48 石敬瑭入散关，阶州刺史王弘贽、泸州刺史冯晖与前锋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军都指挥使赵在礼引兵出人头山后，过剑门之南，还袭剑门，克之[8]，杀东川兵三千人，获都指挥使齐彦温，据而守之。晖，魏州人也。甲戌，弘贽等破剑州，而大军不继，乃焚其庐舍，取其资粮，还保剑门。

乙亥，诏削孟知祥官爵。

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闻剑门失守，大惧，曰："董公果误我！"庚辰，遣牙内指挥使李肇将兵五千赴之，戒之曰："尔倍道兼行，先据剑州，北军无能为也。"又遣使诣遂州，令赵廷隐将万人会屯剑州[9]。又遣故蜀永平节度使李筠将兵四千趣龙州，守要害。时天寒，士卒恐惧，观望不进，廷隐流涕谕之曰："今北军势盛，汝曹不力战却敌，则妻子皆为人有矣。"众心乃奋。

董璋自阆州将两川兵屯木马寨[10]。

先是，西川牙内指挥使太谷庞福城、昭信指挥使谢锽屯来苏村，闻剑门失守，相谓曰："使北军更得剑州，则二蜀势危矣。"遽引部兵千余人间道趣剑州。始至，官军万余人自北山大下，会日暮，二人谋曰："众寡不敌，逮明则吾属无遗矣。"福诚夜引兵数百升北山，大噪于官军营后，锽

帅余众操短兵自其前急击之;官军大惊,空营遁去,复保剑门,十余日不出。孟知祥闻之,喜曰:"吾始谓弘赞等克剑门,径据剑州,坚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弃阆州奔还;我军失援,亦须解遂州之围。如此则内外受敌,两川震动,势可忧危;今乃焚毁剑州,运粮东归剑门,顿兵不进,吾事济矣。"

官军分道趣文州,将袭龙州,为西川定远指挥使潘福超、义胜都头太原沙延祚所败。

甲申,张武卒于渝州;知祥命袁彦超代将其兵。

朱偓至涪州,武泰节度使杨汉宾弃黔南,奔忠州;偓追至丰都,还取涪州。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权武泰留后。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晖将兵三千会李肇等分屯剑州南山。

49 丙戌,马希声袭位,称遗命去建国之制[91],复藩镇之旧。

50 契丹东丹王突欲自以失职[92],帅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来奔。

51 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剑门。乙未,进屯剑北州山;赵廷隐阵于牙城后山,李肇、王晖阵于河桥[93]。敬瑭引步兵进击廷隐,廷隐择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归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杨旗鼓噪击之,北军退走,颠坠下山,俘斩百余人。敬瑭又使骑兵冲河桥,李肇以强弩射之,骑兵不能过。薄暮,敬瑭引去,廷隐引兵蹑之,与伏兵合击,败之。敬瑭还屯剑门。

52 癸卯，夔州奏复取开州。

53 庚戌，以武安节度使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加兼中书令。

54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军前来，多言道险狭，进兵甚难，关右之人疲于转饷，往往窜匿山谷，聚为盗贼。上忧之，壬子，谓近臣曰："谁能办吾事者！吾当自行耳。"安重诲曰："臣职忝机密，军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请自往督战。"上许之。重诲即拜辞，癸丑，遂行，日驰数百里。西方藩镇闻之[10]，无不惶骇。钱帛、刍粮昼夜辇运赴利州，人畜毙踣于山谷者不可胜纪。时上已疏重诲，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诲离上侧，乃敢累表奏论，以为蜀不可伐，上颇然之。

55 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上悉纵归。

【注释】

①西南供馈使：一本作"西南面供馈使"。

②天雄节度：当作"天雄节度使"。

③其帅：指利州主帅李彦琦。

④漫天之险：漫天即漫天寨，亦称漫天岭，有大漫天寨、小漫天寨，位于利州之北，即今四川广元东北。

⑤两浙纲使自便：系治两浙纲使之事见上卷天成四年九月。

⑥起复：任官称谓。官员因丧已解除官职在家服丧而朝廷特命起用，或已年老告退，或在贬降后朝廷再次擢用，均称为起复。

⑦占城：古国名。地叫占婆。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

⑧克之：一本"克"上有"壬申"二字。

⑨将万人会屯剑州：此为分围遂州之兵会屯剑州。

⑩木马寨：地名。为故东巴州治所，位于阆州西北，剑州东南，即今四川剑

阁东南。

⑪去建国之制:楚王马殷建国事见上卷天成二年八月。

⑫突欲自以失职:突欲不得立之事见第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九月。

⑬河桥:地名。胡三省注以为剑州无河,故无所谓河桥,其据《九国志》云当作"石桥"。

⑭西方藩镇:概指陕州保义军、华州镇国军、同州匡国军、耀州顺义军、凤翔节度使和山南西道节度使等。

【译文】

35 二十四日,任命范延光为枢密使,安重诲仍担任旧职。

36 二十六日,皇帝下令削去董璋的官职爵位,并且发兵前去讨伐他。二十七日,任命孟知祥兼任西南面供馈使。又任命天雄节度使石敬瑭为东川行营都招讨使。任命夏鲁奇作他的副手。

董璋让孟思恭分兵攻打集州,孟思恭轻率进兵,结果大败而归;董璋很恼火,把他遣回成都,孟知祥免去了他的官职。

二十八日,任命石敬瑭暂时执掌东川的事务。三十日,任命右武卫上将军王思同为西都留守兼行营马步都虞候,担任伐蜀的前锋。

37 汉主派遣他的将领梁克贞、李守鄘进攻交州,攻了下来,活捉了静海节度使曲承美而归,汉主任命自己的将领李进驻守交州。

38 冬,十月,初三,李仁罕围攻遂州,夏鲁奇据城坚守;孟知祥命令都押牙高敬柔率领资州的义军两万人修筑一条很长的围墙把遂州团团围住。夏鲁奇派马军都指挥使康文通出城迎战,康文通一听说阆州已经被攻陷,马上就率领他的部众投降了李仁罕。

初八,董璋带着人马扑向利州,途中遇上大雨,粮草运输跟不上,只好又回到阆州。孟知祥得知这一情况后,吃惊地说:"刚刚攻破阆州,正应该要直取利州,利州的守将很懦弱,一定会望风逃去。我们只要占有了那里的储粮,据守住漫天寨的险要,北方来的官军最终也一定不能往西救援武信。现在董公偏促地留处在阆州,却丢

弃了远处的剑阁，这不是个办法。"正要派遣三千名士兵前去帮助防守剑门；董璋却坚决地推辞说："这里已经做好防备了。"

39 钱镠借着朝廷册封闽王王廷钧的使者回朝路经吴越国之便，附呈了一张奏表主动向皇帝请罪；他的儿子钱传瓘和将帅大臣们也多次上表给朝廷替他辩解。十三日，皇帝下WYC，释放被收押治罪的两浙纲使，听其自便。

40 任命宣徽北院使冯赞为左卫上将军、北都留守。

41 十七日，诛杀了董璋之子董光业的全家。

42 楚王马殷病危，派遣使者来到朝廷，请求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马希声。朝廷怀疑马殷已经死了，二十一日，下令起复马希声为武安节度使兼侍中。

43 孟知祥任命从前蜀国的镇江节度使张武为峡路行营招收讨伐使，率领水军进逼夔州，又任命左飞棹指挥使袁彦超为他的副手。

二十三日，东川兵攻陷了微、合、巴、蓬、果五州。

44 二十六日，吴国的左仆射、同平章事严可求去世。徐知诰任命他的长子大将军徐景通为兵部尚书、参政事，这是因为徐知诰要亲自出镇金陵的缘故。

45 汉国的将领梁克贞进入占城，掠取了占城的财宝货物后返回。

46 十一月，初九，张武到达渝州，渝州刺史张环向他投降，张武随即攻取了泸州，又派出先锋将朱偓分兵向黔州、涪州进军。

47 初十，楚王马殷去世，临终留下遗命给他的儿子们，要求他们兄终弟继；又在祠堂里安置了一把宝剑，对他们说："如果有人违背了我的遗命就杀了他！"诸位将领们都在议论着要先派兵加强四方国境的防守，然后再向外发布丧讯，这时兵部侍郎黄损说："我们失去了国君但又有了新的国君，有什么好防备的！应该派遣使者到各个邻道去通告先君去世、新君嗣位就行了。"

48石敬瑭率兵进入散关，阶州刺史王弘赞、泸州刺史冯晖与前锋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军都指挥使赵在礼率领军队绕过人头山后，经过剑门的南面，再回过头来袭击剑门，攻了下来，杀死了东川士兵三千人，并且俘虏了都指挥使章彦温，于是就占据该地防守。冯晖是魏州人。十五日，王弘赞等攻破剑州，但是后面的大部队未能接继上来，他们只好放火把城内的房子烧了，运走了当地的粮草，又退回剑门防守。

十六日，皇帝下诏削去孟知祥的官职爵位。

二十日，董璋派遣使者到成都告急。孟知祥得知剑门失守，大为恐惧，说："董公果然误了我的大事！"二十一日，派牙内都指挥使李肇率领五千名军队赶去救援，临行前告诫他说："你要日夜兼程赶路，先占据剑州，北面的官军就无可奈何了。"又派遣使者到遂州，命令赵廷隐率领一万人前往剑州会师驻守。另外又派遣从前蜀国的永平节度使李筠率领四千名士兵赶赴龙州，把守住要害。当时天气寒冷，士兵们都很害怕，观望徘徊不肯前进，赵廷隐流着泪劝导大家说："现在北面的官军气势强盛，如果你们不奋力作战，击退敌人，那么你们的老婆孩子就都要被别人所有了。"大家听了这话精神才振作起来。

董璋从阆州率领两川的兵马驻扎在木马寨。

在此之前，西川的牙内指挥使太谷人庞福诚、昭信指挥使谢锽驻扎在来苏村，听说剑门失守，两人相互谈论说："如果北面的官军再攻下剑州，那么两蜀的局势就危险了。"于是立刻率领所属部队一千余人抄近路直奔剑州。刚刚到达目的地，只见朝廷的官军有一万多人正从北山上大批地涌下来，当时天色已暗，两人就商量说："敌众我寡，我们的兵力赶不上敌人，要是等到天亮，那么我们就要全部完蛋了"。于是庞福诚乘着夜色带领数百名士兵登上北山，在官军的营寨之后大声喊叫，谢锽则率领其余的士兵手拿着短兵器在营寨的前面发起猛烈的攻击；官军大为惊恐，丢下营寨逃遁而

去，又退回到剑门防守，十多天不敢出来。孟知祥听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地说："我原来认为王弘赞等攻下剑门之后，会直接攻取剑州，坚守剑州城，或者率领军队直取梓州，那样董公就会放弃阆州逃回去。我军失去声援，也就势必要解除对遂州的包围。如果这样，就会内外受敌，两川都要震动，形势就危险；现在他们只是放火烧了剑州，掠走粮草东归剑门，屯扎兵马不再前进了，我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官军分几路扑向文州，准备袭击龙州，被西川的定远指挥使潘福超、义胜都头沙延祚击败。

二十五日，张武在渝州去世；孟知祥命令袁彦超代为统领他的部队。

朱偓即将到达涪州，武泰节度使杨汉宾放弃黔南，逃往忠州；朱偓一直追击到丰都，然后回师占领涪州。孟知祥任命成都支使崔善暂时代理武泰留后。董璋派遣前陵州刺史王晖率领三千名士兵会合李肇等分别驻守在剑州南山。

49 二十七日，马希声继承了马殷的爵位，声称先王留下遗命要废除先前建国的制度，恢复过去藩镇的旧制。

50 契丹的东丹王突欲自认为失去了继承王位的地位，于是率领他的家兵四十人渡过渤海从登州上陆，前来投奔唐朝。

51 十二月，初三，石敬瑭到达剑门。初六，进军屯驻在剑州的北山；赵廷隐的部队部署在牙城的后山，李肇、王晖的部队则布署在河桥。石敬瑭带领步兵进攻赵廷隐，赵廷隐挑选了五百名神箭手埋伏在石敬瑭回去的路上，悄然无声地等待他的来临，到了双方的部队接近到兵矛都快要碰到一起的时候，才扬旗击鼓呐喊出击，北军败退逃走，颠仆坠崖逃下了山，被俘虏和斩杀了一百多人。石敬瑭又派出骑兵冲向河桥，李肇下令用强弩向他们射击，骑兵无法前进。黄昏时分，石敬瑭引兵退去，赵廷隐领兵紧随其后，和埋伏的部队前后夹击，把北军打得大败。石敬瑭退回到石门驻守。

52 十四日，夔州奏报说又收复了开州。

53 二十一日，任命武安节度使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加任兼中书令。

54 石敬瑭征蜀未能取得功效，使者从前线回到朝廷，大多报告说蜀道艰险狭窄，进兵非常困难，关右的人们为了转运粮饷，疲于奔命，往往就逃到山谷中躲藏起来，聚在一块当盗贼。皇帝对这些情况很担忧，二十三日，他对亲近大臣们说："有谁能替我办理朝中的事务，看来我要亲自出征了。"安重诲说："臣的职位有愧于参预机密，现在军威不振，这是臣的罪过，臣请求亲自前往督战"。皇帝答应了他。安重诲当即就拜辞了皇帝，二十四日，起程出发，每天赶路几百里。西方的各个藩镇得知这一消息，无不感到惊惶担心。于是钱财布帛、军用粮草日夜不停地用车运往利州，人马倒毙在山谷之中的不可胜数。当时皇帝已经疏远了安重诲，石敬瑭本来就不愿意西征，到这时安重诲离开了皇帝身边，于是才敢几次上表向皇帝报告，认为对蜀地不可征伐，皇帝认为这话很有道理。

55 西川的士兵原先有一千五百人戍守在夔州，皇帝下令都放他们回去。

二　年

1 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谢[1]。

2 庚午，李仁罕隐遂州，夏鲁奇自杀。

癸酉，石敬瑭复引兵到剑州，屯于北山。孟知祥枭夏鲁奇首以示之。鲁奇二子从敬瑭在军中，泣请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长者，必葬而父，岂不愈于身首异处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与赵廷隐战不利，复还剑

门。

3 丙戌，加高从诲兼中书令。

4 东川归合州于武信军。

5 初，凤翔节度使朱弘昭谄事安重诲，连得大镇。重诲过凤翔，弘昭迎拜马首，馆于府舍，延入寝室，妻子罗拜。奉进酒食，礼甚谨。重诲为弘昭泣言："谗人交构[2]，几不免，赖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诲既去，弘昭即奏："重诲怨望，有恶言，不可令至行营，恐夺石敬瑭兵柄。"又遗敬瑭书，言："重诲举措孟浪，若至军前，恐将士疑骇，不战自溃，宜逆止之。"敬瑭大惧，即上言："重诲至，恐人情有变，宜急征还。"宣徽使孟汉琼自西方还，亦言重诲过恶，有诏召重诲还。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阆既陷，粮运不继，烧营北归。军前以告孟知祥[3]，知祥匿其书，谓赵季良曰："北军渐进，奈何？"季良曰："不过绵州，必遁。"知祥问其故，曰："我逸彼劳，彼悬军千里，粮尽，能无遁乎！"知祥大笑，以书示之。

6 安重诲至三泉，得诏亟归；过凤翔，朱弘昭不内，重诲惧，驰骑而东。

7 两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节度使李彦琦弃城走；甲午，两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赵廷隐为昭武留后，廷隐遣使密言于知祥曰："董璋多诈，可与同忧，不可与共乐，他日必为公患。因其至剑州劳军，请图之。并两川之众，可以得志于天下。"知祥不许。璋入廷隐营，留宿而去。

廷隐叹曰："不从吾谋，祸难未已！"

8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后李仁罕为峡路行营招讨使，使将水军东略地。

9 辛丑，以枢密使兼中书令安重诲为护国节度使[4]。赵凤言于上曰："重诲陛下家臣，其心终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为人所谗；陛下不察其心，死无日矣[5]。"上以为朋党，不悦。

10 乙巳，赵廷隐、李肇自剑州引还，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还东川，留兵三千戍果、阆。

11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12 吴徐知诰欲以中书侍郎、内枢使宋齐丘为相[6]，齐丘自以资望素浅，欲以退让为高，谒归洪州葬父，因入九华山，止于应天寺，启求隐居；吴主下诏征之，知诰亦以书招之，皆不至。知诰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谕，齐丘始还朝，除右仆射致仕，更名应天寺曰征贤寺。

【注释】

①奉表谢：表谢明宗遣返夔州戍守士卒，而蜀中战事如故。

②谗人交构：指李行德、张剑等告其谋反。

③军前：指赵廷隐、李肇之军

④为护国节度使：此为安重诲在被征还京师途中而除任外镇，是明宗不欲其入朝。

⑤死无日矣：一本作"重诲死无日矣"。

⑥内枢使：即内枢密使。

【译文】

二年(辛卯,公元931年)

1 春,正月,初三,孟知祥上表对皇帝遣返西川戍兵道谢。

2 十一日,李仁罕攻陷了遂州,夏鲁奇自杀。

十四日,石敬瑭又率兵到达剑州,驻扎在北山。孟知祥砍下了夏鲁奇的人头向北军示威。夏鲁奇的两个儿子跟随石敬瑭在军中,哭着请求要前去夺取他们父亲的人头回来安葬,石敬瑭说:"孟知祥是一位长者,他一定会安葬你们的父亲的,这样难道不比你们只夺回人头而让你们的父亲身首异处要好吗?"后来孟知祥果然把夏鲁奇收葬了。石敬瑭与赵廷隐交战不利,又退回到剑门。

3 二十七日,加封高从诲兼任中书令。

4 东川把合州归还给武信军。

5 当初,凤翔节度使朱弘昭巴结安重诲,所以接连得到大节镇的职位。安重诲经过凤翔的时候,朱弘昭到他的马前来迎接下拜,让安重诲下榻到府舍内,又把他延请到家中寝室,叫妻子儿女都出来参拜,亲自上菜敬酒,礼节极为恭敬。安重诲流着泪对朱弘昭说:"诸人一再地要陷害我,险些让他们得逞,多亏皇上明察,才得以保全我的宗族。"安重诲离开凤翔以后,朱弘昭就上奏皇帝说:"安重诲心怀不满,说朝廷的坏话,绝对不能让他到行营去,不然恐怕会抢夺石敬瑭的兵权。"又写信告诉石敬瑭说:"安重诲的行动非常粗野,他如果到了军中,恐怕将士们都会惊疑害怕,这样一来大军就会不战自溃,最好能够阻止他前去。"石敬瑭非常害怕,当即就向皇帝上奏说:"安重诲如果到来,恐怕会人心有变,最好赶快把他征召回京。"宣徽使孟汉琼这时从西面战线回到朝廷,也奏说安重诲的过失和罪行,于是皇帝下诏征召安重诲回京。

二月,初一,石敬瑭认为遂州、阆州已经陷落了,粮草的运输又接继不上,于是放火烧了营寨,率军北返。西川的前线部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孟知祥,孟知祥把报告文书藏了起来,故意问赵季良

说："北军渐渐向前逼进，怎么办才好？"赵季良说："到不了绵州，他们就会逃回去的。"孟知祥问是什么原因，赵季良说："我们安逸，敌人疲劳，他们又孤军深入千里，如果粮草用完了，能不逃回去吗？"孟知祥听了大笑，这才把报告文书拿给他看。

6 安重诲到达三泉的时候，得到皇帝的诏书，要他立即赶回朝廷；回去经过凤翔的时候，朱弘昭不让进城，安重诲感到害怕起来，快马加鞭往东赶路。

7 两川兵追击石敬瑭到利州，初四，昭武节度使李彦琦放弃城池逃走；初六，两川兵进入利州城，孟知祥任命赵廷隐为昭武留后，赵廷隐派遣使者前来秘密地向孟知祥建议说："董璋这个人生性多诈，只能和他同忧患，不能和他共享乐，以后一定会成为您的祸患。不如乘他到剑州慰劳军队之机，把他给解决了，然后并吞两川的部队，就可以得志于天下。"孟知祥没有同意。董璋进入赵廷隐的营中，留宿了一个晚上就离开了。赵廷隐叹息说："不听我的计谋，将来一定祸难无穷！"

8 十二日，孟知祥任命武信留后李仁罕为峡路行营招讨使，让他带领水军往东再攻取地盘。

9 十三日，任命枢密使兼中书令安重诲为护国节度使。赵凤对皇帝说："安重诲是陛下的家臣，他的内心是绝对不会背叛陛下的，他只是因为不会完善地处理人际关系，所以被人所诋毁；陛下如果不明察他的心迹，恐怕安重诲他就活不了多久了。"皇帝认为赵凤与安重诲已经结为朋党，很不高兴。

10 十七日，赵廷隐、李肇从剑州带领部队回成都，留下五千名士兵戍守利州。十八日，董璋也回东川，留下三千名士兵戍守果州、阆州。

11 二十九日，李仁罕攻陷忠州。

12 吴国的徐知诰准备任命中书侍郎、内枢密使宋齐丘为宰相，宋齐丘认为自己的资历、声望都很浅，想用谦让的姿态来显示清

高，于是要求回洪州安葬父亲，借此机会进入了九华山，停留在应天寺，上表请求吴主允许他隐居在此；吴主下诏征召他回朝，徐知诰也写信招请他回来，他都没有答应。徐知诰于是派自己的儿子徐景通亲自到九华山去敦促劝说，宋齐丘这才回朝，朝廷任命他为右仆射，然后让他退休，把应天寺改名为征贤寺。

13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万州；庚申，陷云安监[1]。

14 辛酉，赐契丹东丹王突欲姓东丹，名慕华，以为怀化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将惕隐等[2]，皆赐姓名。惕隐姓狄，名怀忠。

15 李仁罕至夔州，宁江节度使安崇阮弃镇，与杨汉宾自均、房逃归；壬戌，仁罕陷夔州[3]。

16 帝既解安重诲枢务，乃召李从珂，泣谓曰："如重诲意，汝安得复见吾！"丙寅，以从珂为左卫大将军。

17 壬申，横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卒。

18 乙酉，复以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遣监门上将军张筱往谕旨，以向日致仕[4]，安重诲矫制也。

19 丁亥，以太常卿李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0 夏，四月，辛卯，以王德妃为淑妃。

21 闽奉国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延禀闻闽王廷钧有疾，以次子继昇知建州留后，帅建州刺史继雄将水军袭福州。癸卯，延禀攻西门，继雄攻东门；延钧遣楼船指挥使王仁达将水军拒之。仁达伏甲舟中，伪立白帜请降，继雄喜，屏左

右，登仁达舟慰抚之；仁达斩继雄，枭首于西门。延禀方纵火攻城，见之，恸哭，仁达因纵兵击之，众溃，左右以斛舁延禀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钧见之曰："果烦老兄再下[5]！"延禀惭不能对。延钧囚于别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抚其党；其党杀使者，奉继昇及弟继伦奔吴越。仁达，延钧从子也。

22 以宣徽北院使赵延寿为枢密使。

23 己酉，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

24 辛亥，以朱弘昭为宣徽南院使。

25 五月，闽王延钧斩王延禀于市，复其姓名曰周彦琛，遣其弟都教练使延政如建州抚慰吏民。

26 丁卯，罢亩税曲钱[6]，城中官造曲减旧半价，乡村听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27 己卯，以孟汉琼知内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汉琼，本赵王镕奴也。时范延光、赵延寿虽为枢密使，惩安重诲以刚愎得罪，每于政事不敢可否；独汉琼与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惮之。先是，宫中须索稍逾常度，重诲则执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绝。至是，汉琼直以中宫之命取府库物，不复关由枢密院及三司，亦无文书，所取不可胜纪。

28 辛巳，以相州刺史孟鹄为左骁卫大将军，充三司使。

29 昭武留后赵延隐自成都赴利州，逾月，请兵进取兴元及素、凤；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许。

30 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安重诲内不自安，表请致仕；闰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师致仕。是日，其子崇赞、崇绪逃奔

河中⑦。

壬辰，以保义节度使李从璋为护国节度使。甲午，遣步军指挥使药彦稠将兵趣河中。

安崇赞等至河中，重诲惊曰："汝安得来？"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为人所使耳。吾以死徇国，夫复何言！"乃执二子表送诣阙。

明日，有中使至，见重诲，恸哭久之；重诲问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异志，朝廷已遣药彦稠将兵至矣。"重诲曰："吾受国恩，死不足报，敢有异志，更烦国家发兵，贻主上之忧，罪益重矣。"崇赞等至陕，有诏系狱。皇城使翟光邺素恶重诲，帝遣诣河中察之，曰："重诲果有异志则诛之。"光邺至河中，李从璋以甲士围其第，自入见重诲，拜于庭下。重诲惊，降阶答拜，从璋奋挝击其首；妻张氏惊救，亦挝杀之。

奏至，己亥，下诏，以重诲离间孟知祥、董璋、钱镠为重诲罪，又诬其欲自击淮南以图兵柄，遣元随窃二子归本道；并二子诛之。

31 丙午，帝遣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将刘澄各还本镇，谕以安重诲专命，兴兵致讨，今已伏辜。

【注释】

①云安监：治今四川云阳，因其地产盐，故置监。

②契丹将惕隐等：惕隐被俘事见上卷天成二年八月。

③仁罕陷夔州：至此孟知祥遂据有夔、忠、万三州。

④向日致仕：钱镠致仕事见上卷天成四年九月。

⑤"果烦老兄再下":王延钧所引此语见第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正月。

⑥亩税曲钱:计亩税曲钱见上卷天成三年七月。

⑦河中:即护国军治所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当时安重诲始在此地。

【译文】

13 三月,初一,李仁罕攻陷万州;初二,又攻陷云安监。

14 初三,皇帝赐契丹的东丹王突欲姓东丹,名叫慕华,并任命他为怀化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他的家丁以及先前被俘虏的契丹将领惕隐等人,也都赐了姓名。惕隐赐姓狄,名叫怀忠。

15 李仁罕到达夔州,宁江节度使安崇阮放弃镇所,与杨汉宾一道从均州、房州逃了回去;初四,李仁罕攻陷夔州。

16 皇帝既已解除了安重诲的枢要职务,就把义子李从珂召到面前,流着眼泪对他说:"如果当初按照安重诲的意思办,你哪里还能见到我!"初八,任命李从珂为左卫大将军。

17 十四日,横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去世。

18 二十七日,重新任命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派遣监门上将军张籤前去宣谕圣旨,同时告诉钱镠过去朝廷强迫他退休,都是安重诲假传圣旨造成的。

19 二十九日,任命太常卿李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0 夏,四月,初三,册封王德妃为淑妃。

21 闽国的奉国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延禀听说闽王王延钧有病,就委任他的次子王继升为建州留后,自己带着建州刺史王继雄率领水军袭击福州。十五日,王延禀攻打西门,王继雄攻打东门;王延钧派遣楼船指挥使王仁达率领水军进行抵抗。王仁达在船上埋伏下甲兵,然后竖起白旗假装投降,王继雄一看,大喜过望,于是连身边的侍卫也不带,就一个人登上王仁达的船要来慰抚他;王仁达斩杀了王继雄,并且砍下他的头悬挂在西门。当时王延禀正在西门放火攻城,一看见人头,就悲伤地痛哭起来,王仁达当即把军队放出城

外发动攻击，王延禀的部队就溃散了，左右亲信用大斛抬着他急忙逃走，十六日，被王仁达追上活捉了。王延钧看到了王延禀对他说："果然是又麻烦你老兄再下福州了！"王延禀惭愧得无话可答。王延钧把他囚押在别室，派遣使者到建州招抚他的党羽；王延禀的党羽杀了来使，然后拥戴着王继升和他的弟弟王继伦投奔吴国去了。王仁达是王延钧的侄儿。

22 任命宣徽北院使赵延寿为枢密使。

23 二十一日，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任六军诸卫副使。

24 二十三日，任命朱弘昭为宣徽南院使。

25 五月，闽王王延钧下令把王延禀押到街市上斩杀了，并且恢复了他原来的姓名叫周彦琛，然后派遣自己的弟弟都教练使王延政到建州去抚慰那里的官员和百姓。

26 初十，废除按亩征收酒曲税钱的办法，城内官造的酒曲按旧价减半，在乡村则听任百姓自己制造；人们都觉得很方便。

27 二十二日，任命孟汉琼掌理内侍省的事务，充任宣徽北院使。孟汉琼本来是赵王王镕的家奴。当时范延光、赵延寿虽然身为枢密使，但是鉴于安重诲因为刚愎自用而被治罪，所以对于朝廷的政事往往都是不置可否；只有孟汉琼和王德妃在宫中主事，深得皇帝信任，人们都很害怕他们。在此以前，宫中的开销如稍微超过正常标准，安重诲就上奏进行劝阻，因此一切非份的索求都几乎被禁绝。现在，孟汉琼直接以中宫的名义索取府库中的财物，不再经由枢密院和三司，也没有文书手续，所取之物多得难以统计。

28 二十四日，任命相州刺史孟鹄为左骁卫大将军，充任三司使。

29 昭武留后赵廷隐从成都前往利州，过了一个月，请求派兵前去攻取兴元及秦州、凤州；孟知祥认为士卒疲乏，百姓困顿，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30 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安重诲内心觉得不安，就上表给皇帝请求退休；闰五月，初三，皇帝下诏让他以太子太师的名衔退休。当

天,安重诲的儿子安崇赞、安崇绪由京城逃往河中。

初五,任命保义节度使李从璋为护国节度使。初七,又派遣步军指挥使药彦稠率兵进军河中。

安崇赞兄弟二人到了河中,安重诲见了大吃一惊,说:"你们怎么可以来这里?"过了一会儿接着说:"我知道了,这不是你们自己的主意,你们是被别人所利用。我要以死殉国,还有什么好说的!"于是把两个儿子抓了起来,并连同奏表一起送往京城。

第二天,有宫中的使者来到,见到安重诲,就大哭不止;安重诲问他是什么缘故,使者说:"人们都传言令公要谋反,朝廷已派遣药彦稠率兵前来。"安重诲说:"我蒙受国家的重恩,到死也不足以报答,怎敢有谋反的野心,又劳烦国家兴师动众,给皇上添忧愁,这样我的罪过就更重了。"安崇赞兄弟二人被押解到陕州的时候,皇帝传来诏书命令把他们囚禁在监狱里。皇城使翟光邺平时很厌恶安重诲,皇帝派遣他到河中府去察看安重诲的情况,嘱咐他说:"安重诲如果真有谋反的迹象就杀了他。"翟光邺到了河中,李从璋派甲士包围了安重诲的府第,然后自己进去见安重诲,拜于庭下。安重诲大吃一惊,赶忙走下台阶答拜,李从璋挥起铁挺击向他的头部;这时安重诲的妻子惊慌之中上前抢救,也被李从璋用挺击毙。

河中的奏报到了朝廷,十二日,皇帝下诏,把安重诲离间孟知祥、董璋、钱镠与朝廷的关系作为安重诲的罪行,又诬说他想自己率兵进攻淮南是为了窃取兵权,又派遣原先押解安崇赞、安崇绪的那班人偷偷地把两人带回河中;在那里把两人一起杀了。

31 十九日,皇帝派遣西川进奏官苏愿、东川军将领刘澄都各回他们的本镇,告谕两川说是由于安重诲的独断专行,才导致了以往朝廷兴兵征讨两川,现在安重诲已经伏罪被杀了。

32 六月，乙丑，复以李从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33 丙子，命诸道均民田税。

34 闽王延钧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巫者徐彦林与盛韬共诱之作宝皇宫，极土木之盛，以守元为宫主。

35 秋，九月，己亥，更赐东丹慕华姓名曰李赞华[1]。

36 吴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谏卒；以诸道副都统、镇海节度使、守中书令徐知询代之，赐爵东海郡王。徐知诰之召知询入朝也[2]，知谏豫其谋。知询遇其丧于途，抚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无憾，然何面见先王于地下乎！"

37 辛丑，加枢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

38 辛亥，敕解纵五坊鹰隼，内外无得更进。冯道曰："陛下可谓仁及禽兽。"上曰："不然。朕昔尝从武皇猎[3]，时秋稼方熟，有兽逸入田中，遣骑取之，比及得兽，余稼无几。以是思之，猎有损无益，故不为耳。"

39 冬，十月，丁卯，洋州指挥使李进唐攻通州，拔之。

40 壬午，以王延政为建州刺史。

41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42 癸巳，苏愿至成都，孟知祥闻甥妫在朝廷者皆无恙[4]，遣使告董璋，欲与之俱上表谢罪。璋怒曰："孟公亲戚皆完，固宜归附；璋已族灭[5]，尚何谢为！诏书皆在苏愿腹中，刘澄安得豫闻，璋岂不知邪！"由是复为怨敌。

43 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还成都。

44 吴中书令徐知诰表称辅政岁久，请归老金陵；乃以知诰为镇海·宁国节度使，镇金陵，余官如故，总录朝政如

徐温故事。以其子兵部尚书、参政事景通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诸军事，留江都辅政；以内枢使、同平章事王令谋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宋齐丘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兼内枢使，以佐景通。

赐德胜节度使张崇爵清河王[6]。崇在庐州贪暴，州人苦之。屡尝入朝，厚以货结权要，由是常得还镇，为庐州患者二十余年。

45 十二月，甲寅朔，初听百姓自铸农器并杂铁器[7]，每田二亩，夏秋输农具一钱。

46 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闻梁太祖嗜食鸡，慕之，既袭位，日杀五十鸡为膳；居丧无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阳，将发引，顿食鸡臛数盘[8]，前吏部侍郎潘起讥之曰："昔阮籍居丧食蒸豚；何代无贤！"

47 癸亥，徐知诰至金陵。

48 昭武留后赵廷隐自孟知祥以利州城堑已完，顷在剑州与牙内都指挥使李肇同功，愿以昭武让肇，知祥褒谕，不许；廷隐三让，癸酉，知祥召廷隐还成都，以肇代之。

49 闽陈守元等称宝皇之命，谓闽王延钧曰："苟能避位受道，当为天子六十年。"延钧信之，丙子，命其子节度副使继鹏权军府事。延钧避位受箓，道名玄锡。

50 爱州将杨廷艺养假子三千人[9]，图复交州；汉交州守将李进知之，受其赂，不以闻。是岁，廷艺举兵围交州，汉主遣承旨程宝救之，未至，城陷。进逃归，汉主杀之。宝围交州，廷艺出战、宝败死。

【注释】

①更赐姓名句：初赐姓名在本年三月。

②召知询入朝：参见上卷天成四年十一月。

③武皇：指晋王李克用。

④甥姨(zhi 侄)：晚辈亲属。姊姐之子称甥，兄弟之子称姨。"姨"同"侄"。

⑤璋已族灭：指朝廷族诛其子董光业，见本卷元年十月。

⑥德胜节度使：吴国德胜军治庐州，即今安徽合肥。

⑦杂铁器：指铁锅和其它日用器物。

⑧臛(huò 霍)：同"臛"，肉羹。

⑨爱州：地名。在今越南清化省清化。

【译文】

32 六月，初九，重新任命李从珂同平章事，充任西都留守。

33 二十四日，命令各道平均百姓的田税负担。

34 闽王王延钧爱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巫师徐彦林与盛韬一起劝诱他兴建宝皇宫道观，工程规模十分浩大，任命陈守元为宫主。

35 秋，九月，十五日，重新赐给东丹慕华姓名叫李崇华。

36 吴国的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谏去世；任命诸道副都统、镇海节度使、守中书令徐知询接替他的职务，并且赐爵号为东海郡王。当初徐知诰征召徐知询入朝的时候，徐知谏参预了谋划。徐知询在去赴任的路上遇见了他的归葬行列，就手抚着棺材哭泣说："老弟对我如此用心，我也没什么怨恨的了，但你又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先王呢？"

37 十七日，加封枢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

38 二十七日，皇帝下令把内廷五坊豢养的鹰隼都放归山林，以后朝廷内外百官都不准再向宫中进献。冯道说："陛下可以称得上仁爱广及禽兽了。"皇帝说："不是这样。朕从前曾跟随武皇打猎，当时秋天的庄稼刚成熟，有一只野兽逃进田里，武皇派遣骑士去抓回

来，等到抓着野兽的时候，田里的庄稼已经被践踏得所剩无几了。因此想到，打猎是件有损而无益的事，所以我不肯干这种事。”

39 冬，十月，十三日，洋州指挥使李进唐进攻通州，攻了下来。

40 二十八日，任命王延政为建州刺史。

41 十一月，初一，日食。

42 初十，苏愿到了成都，孟知祥得知自己在朝廷中任官的甥侄们都平安无事，就派遣使者去告诉董璋，想和他一起向皇帝上表请罪。董璋大怒说：“孟公的亲戚都完好无损，当然可以归附朝廷；我董璋的亲人已经被族灭了，还有什么好请罪的！皇帝的诏书都在苏愿的肚子里，刘澄哪里能够知道，我董璋难道还搞不清这一点吗？”从此，两人又重新成了怨敌。

43 十二日，李仁罕从夔州率兵回成都。

44 吴国的中书令徐知诰上表给吴主，声称自己辅佐朝政时间太久了，请求告老回金陵；吴主于是任命徐知诰为镇海·宁国节度使，镇守金陵，其余的官职照旧，并且总揽朝政像他的父亲徐温过去的作法一样。又任命他的儿子兵部尚书、参政事徐景通为司徒、同平章事，掌理中外左右诸军事，留在江都辅佐朝政；此外还任命内枢使、同平章事王令谋为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任命宋齐丘为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两人都为同平章事，兼任内枢使，以协助徐景通。

赐给德胜节度使张崇爵位叫清河王。张崇在庐州非常贪婪残暴，当地百姓深受其害。由于他曾经多次入朝，用大量的财物结交朝中的权要人物，所以经常又能回到原镇，在庐州为非作歹达二十多年之久，

45 十二月，初一，开始准许百姓自行铸造农具和杂铁器，每两亩田，在夏秋季交纳农具税三钱。

46 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听说梁太祖朱温特别喜欢吃鸡，非常羡慕，等到他继承了马殷的王位之后，就每天杀五十只鸡供膳食

之用；在服丧期间他也没有一点悲伤的样子。初七，在衡阳安葬了武穆王马殷，在出殡的队伍将要出发的时候，他一口气吃了好几盘鸡肉羹，前吏部侍郎潘起讥刺他说："从前阮籍在服丧期间还吃下一只蒸小猪呢；真是哪一代没有贤达的人哪！"

47 初十，徐知诰到达金陵。

48 昭武留后赵廷隐向孟知祥报告说利州的城堑已经修建完毕，不久前在守卫剑州时，牙内都指挥使李肇有与自己同样的功劳，愿意把昭武军镇让给李肇，孟知祥褒奖了他的谦让，但没有同意他的请求；赵廷隐再三地谦让，二十日，孟知祥把赵廷隐召回成都，而让李肇前去接替他的职位。

49 闽国的陈守元等假称是奉宝皇的命令，对闽王王延钧说："您如果能暂时离开王位，接受道术，可以当六十年的天子。"王延钧信以为真，二十三日，命令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继鹏暂时代理军府的事务。王延钧则离开王位接受符箓去了，取了个道名叫玄锡。

50 爱州的将领杨廷艺养了三千名义子，计划要收复交州；汉国的交州守将李进知道这一情况，因为受了杨廷艺的贿赂，没向汉主报告。这一年，杨廷艺发兵围攻交州，汉主派遣承旨程宝前去救援，结果还没赶到，城已被攻陷。李进逃了回来，汉主把他杀了。程宝围攻交州，杨廷艺出城迎战，程宝战败阵亡。

三　年

1 春，正月，枢密使范延光言："自灵州至邠州方渠镇，使臣及外国人入贡者多为党项所掠，请发兵击之。"己丑，遣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前朔方节度使康福将步骑七千讨党项。

2 孟知祥妻福庆长公主卒[1]。

3 孟知祥以朝廷恩意优厚，而董璋塞绵州路，不听遣使入谢，与节度副使赵季良等谋，欲发使自峡江上表，掌书记李昊曰："公不与东川谋而独遣使，则异日负约之责在我矣。"乃复遣使语之，璋不从。

二月，赵季良与诸将议遣昭武都监太原高彦俦将兵攻取壁州，以绝山南兵转入山后诸州者[2]；孟知祥谋于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苏愿等西归，未尝报谢，今遣兵侵轶，公若不顾坟墓[3]、甥姨，则不若传檄举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恶昊。

4 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4]，雕印卖之。

5 药彦稠等奏破党项十九族，俘二千七百人。

6 赐高从诲爵勃海王。

7 吴徐知诰作礼贤院于府舍[5]，聚图书，延士大夫，与孙晟及海陵陈觉谈议时事。

8 孟知祥三遣使说董璋，以主上加礼于两川，苟不奉表谢罪，恐复致讨；璋不从。二月，辛丑，遣李昊诣梓州，极论利害，璋见昊，诟怒，不许。昊还，言于知祥曰："璋不通谋议，且有窥西川之志，公宜备之。"

9 甲辰，闽王延钧复位。

10 吴越武肃王钱镠疾，谓将吏曰："吾疾必不起，诸儿皆愚懦，谁可为帅者？"众泣曰："两镇令公仁孝有功[6]，孰不爱戴！"镠乃悉出印钥授传瓘，曰："将吏推尔，宜善守之。"又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庚戌卒，年

八十一。

传瓘与兄弟同幄行丧，内牙指挥使陆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业，将吏旦暮趋谒，当与诸公子异处。"乃命主者更设一幄，扶传瓘居之，告将吏曰："自今惟谒令公，禁诸公子从者无得妄入。"昼夜警卫，未尝休息。镠末年左右皆附传瓘，独仁章数以事犯之。至是，传瓘劳之，仁章曰："先王在位[29]，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尽节，犹事先王也。"传瓘嘉叹久之。

传瓘既袭位，更名元瓘，兄弟名"传"者皆更为"元"。以遗命去国仪[30]，用藩镇法；除民田荒绝者租税。命处州刺史曹仲达权知政事。置择能院，掌选举殿最[31]，以浙西营田副使沈崧领之。

内牙指挥使富阳刘仁杞及陆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刚，仁杞好毁人短，皆为众所恶。一日，诸将共诣府门请诛之；元瓘使从子仁俊谕之曰："二将事先王久，吾方图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杀之，可乎？吾为汝王，汝当禀吾命；不然，吾当归临安以避贤路！"众惧而退。乃以仁章为衢州刺史，仁杞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书告讦者，元瓘皆置不问，由是将吏辑睦。

11 初，契丹舍利蒯刺与惕隐皆为赵德钧所擒[32]，契丹屡遣使请之。上谋于群臣，德钧等皆曰："契丹所以数年不犯边、数求和者，以此辈在南故也，纵之则边患复生。"上以问冀州刺史杨檀，对曰："蒯刺，契丹之骁将，向助王都谋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为赐已多。契丹失之如丧

手足。彼在朝廷数年，知中国虚实，若得归，为患必深，彼才出塞，则南向发矢矣，恐悔之无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12 上欲授李赞华以河南藩镇，群臣皆以为不可，上曰：“吾与其父约为昆弟，故赞华归我。吾老矣，后世继体之君，虽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赞华为义成节度使，为选朝士为僚属辅之。赞华但优游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虽时有不法亦不问，以庄宗后宫夏氏妻之。赞华好饮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仆小过，或抉目，或刀刲火灼[10]；夏氏不忍其残，奏离婚为尼。

13 乙丑，加宗王从厚兼中书令。

【注释】

①福庆长公主：长兴元年秋，改封孟知祥妻琼华长公主为福庆长公主。

②山后诸州：指巴、蓬、果诸州。

③不顾坟墓：孟知祥先人坟墓在邢州龙冈县，时属朝廷辖境。

④《九经》：儒家典籍总称。它们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此次校经由冯道、李愚提议。

⑤府舍：指在金陵的府舍。

⑥两镇令公：指钱镠之子钱传瓘。天成三年闰月钱镠以镇海、镇东两军镇授钱传瓘，故称之。

⑦先王：此先王指钱镠。

⑧天同仪：吴越建国见第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龙德三年(即后唐同光元年)二月。

⑨殿最：考核官吏军功或政绩的等级。上等为最，下等为殿。

⑩舍利蒯剌(cèlà)：舍利，同于惕隙，均为契丹管军头目名称。蒯剌，人名。

⑪刲(kui 亏):割杀、割取。

【译文】

三年(壬辰,公元 932 年)

1 春,正月,枢密使范延光上奏说:"从灵州到邠州的方渠镇一段,来往的使臣和外国前来进贡的人经常被党项人所抢劫,请求皇帝派兵前去讨伐他们。"初七,皇帝派遣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前朔方节度使康福率领七千名步兵、骑兵前去讨伐党项。

2 十三日,孟知祥的妻子福庆长公主去世。

3 孟知祥认为朝廷对两川恩惠优厚,而董璋却挡住了绵州的通路,不让他派遣使者前往朝廷致谢,于是就和节度副使赵季良等人商议,想派遣使者从峡江出川进京上表,掌书记李昊说:"你不和东川商量而独自派遣使者,那么将来背弃誓约的责任就在我们身上了。"于是又派使者去劝说董璋,董璋仍然是不听他的。

二月,赵季良和诸位将领们商量要派遣昭武都监太原人高彦儔率兵攻取壁州,以断绝山南的部队转入山后等州的通道;孟知祥就这件事和幕僚们商议,李昊说:"朝廷差遣苏愿等人回来,我们还没有上表表示谢意,现在反而要派兵断绝朝廷的通路,您如果不考虑在中原的祖坟和在朝中的甥侄辈们,就干脆传出檄文,发兵直接攻取梁州、洋州,何必要攻壁州呢?"孟知祥只好停止了这次军事行动。而赵季良也从此忌恨起李昊来。

4 十九日,初次命令国子监校定《九经》,并雕版印制出售。

5 药彦稠等奏报说攻破了党项的十九个部族,俘虏了二千七百人。

6 赐予高从诲爵位勃海王。

7 吴国的徐知诰在府舍中建造礼贤院,并且收集图书,延揽士大夫,和孙晟及海陵人陈觉一起谈论时事。

8 孟知祥再三地派遣使者去劝说董璋,认为皇上对两川优礼有

加，如果不上表谢罪的话，恐怕还会遭到朝廷的讨伐；董璋还是听不进去。三月，十九日，孟知祥又派李昊到梓州，极力向董璋陈说利害，董璋见到李昊，把他臭骂了一顿，十分恼怒，仍然不听孟知祥的劝告。李昊回来后，对孟知祥说："董璋这个人丝毫不容商量，而且还有窥伺我们西川的野心，您应该早做防备。"

9 二十二日，闽王王延钧复位。

10 吴越武肃王钱镠生病了，他对文武官员们说："我这次生病一定好不了了，我的几个儿子又都愚笨懦弱，有谁能够继承我当主帅呢？"大家都哭着说："两镇令公性情仁孝，又有功劳，谁不爱戴他！"钱镠于是把所有的印信、钥匙都拿出来交给了钱传瓘，对他说："文武官员们都拥戴你，你要好好守住这份基业。"接着又说："今后子孙们要好好地侍奉中原，不要因为中原改朝换代而放弃了侍奉大国的礼节。"二十八日去世，终年八十一岁。

钱传瓘和兄弟们在同一个幄帐中守丧，内牙指挥使陆仁章说："令公继承先王的霸业，文武官员们早晚都要前来拜见，应该和诸位公子们分开住。"于是命令主持丧事的人另外再设一个幄帐，扶着钱传瓘住进里面，然后对文武官员们宣布说："从今以后这里只能谒见令公，禁止诸位公子和随从们随便进入。"并且亲自日夜不停地在帐外警戒守卫，几乎没有休息过。在钱镠在世的最后几年，左右的大臣们都归附了钱传瓘，只有陆仁章却多次因为一些事情冒犯他。到这时，钱传瓘慰劳他，陆仁章说："先王在世的时候，仁章还不知道侍奉令公，现在为您尽力，就像是当年侍奉令公一样。"钱传瓘听了这话，赞叹了很久。

钱传瓘继承王位以后，改名叫元瓘，兄弟们的名字中有"传"字的一律改为"元"。宣称是先王的遗命，除去建国的议制，而行使藩镇的礼法；免除百姓田地荒芜无收和户绝无主者的租税。任命处州刺史曹仲达代为掌理政事。设置择能院，主管甄别选拔人才，任命浙西营田副使沈崧掌理其事。

内牙指挥使富阳人刘仁杞和陆仁章长时间当权，陆仁章性情刚烈，而杨仁杞却爱好说别人的坏话，两个人都被大家所痛恨。一天，将领们一起来到府门前向钱元瓘请求杀了他们两个人；钱元瓘让他的侄子钱仁俊出来告诉大家说："这两位将军侍奉先王已经很久了，我正指望他们能为我效力，你们竟然想为了却私人恩怨而杀掉他们，这怎么能行呢？我是你们的王，你们应当听从我的命令；要不然的话，我就回我的临安好给贤能的人让路！"大家一听这话，都吓得退了回去。于是钱元瓘任命陆仁章为衢州刺史，杨仁杞为湖州刺史。朝廷内外有人上书进行私人攻击的，钱元瓘都搁置不理，从此文武百官们之间都相互和睦起来。

11 起初，契丹的舍利蒯刺和惕隐都被赵德钧所俘虏，契丹多次派遣使者前来请求遣返他们回去。皇帝和群臣们商议，赵德钧等都说："契丹之所以几年来不敢侵犯边境，而且多次派人前来讲和，就是因为这些人在我们这里的缘故，如果放了他们，那么边患又会重新出现。"皇帝又把这件事征询冀州刺史杨檀，杨檀答复说："蒯刺是契丹的骁勇将领，以往曾帮助王都阴谋危害社稷，幸好活捉了他，陛下免了他一死，赐给他的恩惠已经够多了。契丹失去了他就像失去了手足一样。他在朝廷已经留居多年，了解我们中国的虚实，一旦放归，对我们的危害一定很大，他只要一出边塞，就会向南边发矢进攻，恐怕到那个时候我们后悔就来不及了。"皇帝于是将这事作罢。杨檀是沙陀人。

12 皇帝想授予李赞华河南的藩镇，群臣们都认为不能这样做，皇帝说："我和他的父亲相约结为兄弟，所以李赞华才来投奔我。我老了，身后继承大统的国君，即使想招抚他，难道就一定能招得来吗？"夏，四月，十一日，任命李赞华为义成节度使，并且为他选派了一些朝中的官吏作幕僚好辅佐他。李赞华只是优游享受，不参予政事；皇帝很喜欢他，即便时常有不法行为也不予追究，并且把庄宗的后宫夏氏嫁给他作妻子。李赞华喜欢喝人血，姬妾们常常刺破手

臂流血好让他吸吮;奴婢仆人们一旦有点小过失,或者被挖去眼珠,或者被刀割、火灼;夏氏难以忍受他的这种残暴行为,于是就向皇帝奏请离婚,出家当尼姑。

13 十三日,加封宋王李从厚兼任中书令。

14 东川节度使董璋会诸将谋袭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晖曰:"剑南万里,成都为大,时方盛夏,师出无名,必无成功[1]。"孟知祥闻之,遣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将三千人诣汉州诫之。

璋入境,破白杨林镇,执戍将武弘礼,声势甚盛,知祥忧之,赵季良曰:"璋为人勇而无恩,士卒不附,城守则难克,野战则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锐皆在前锋,公宜以羸兵诱之,以劲兵待之,始虽小衄[2],后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举兵暴至,人心危惧,公当自出御之,以强众心。"赵廷隐以季良言为然,曰:"璋轻而无谋,举兵必败,当为公擒之。"辛巳,以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指挥署,将三万人拒之。

五月,壬午朔,廷隐入辞。董璋檄书至,又有遗季良、廷隐及李肇书,诬之云,季良、廷隐与己通谋,召己令来。知祥以书授廷隐,廷隐不视,投之于地,曰:"不过为反间[3],欲令公杀副使与廷隐耳[4]。"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济矣。"肇素不知书,视之,曰:"璋教我反耳。"因其使者,然亦拥众为自全计。

璋兵至汉州，潘仁嗣与战于赤水，大败，为璋所擒，璋遂克汉州。

癸未，知祥留赵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将兵八千趣汉州，至弥牟镇，赵廷隐陈于镇北。甲申，迟明，延隐陈于鸡踪桥，义胜定远都知兵马使张公铎陈于其后。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陈于武侯庙下[5]，璋帐下骁卒大噪曰："日中曝我辈何为[6]！"璋乃上马，前锋始交，东川右厢马步都指挥使张守进降于知祥，言："璋兵尽此，无复后继，当急击之。"知祥登高冢督战，左明义指挥使毛重威、左冲山指挥使李塘守鸡踪桥，皆为东川兵所杀；赵廷隐三战不利，牙内都指挥副使侯弘实兵亦却，知祥惧，以马箠指后陈。张公铎帅众大呼而进，东川兵大败，死者数千人，擒东川中都指挥使元瓌[7]、牙内副指挥使董光演等八十余人。璋拊膺曰："亲兵皆尽，吾何依乎！"与数骑遁去，余众七千人降，复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东川马步都指挥使元瓌降。西川兵入汉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争璋军资，故璋走得免。赵廷隐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二千人。是夕，知祥宿雒县。命李昊草牓谕东川吏民，及草书劳问璋，且言将知梓州询负约之由，请见伐之罪。乙酉，知祥会廷隐于赤水，遂西还，命廷隐将兵攻梓州。

璋至梓州，肩舆而入，王晖迎问曰："太尉全军出征[8]，今还者无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对。至府第，方食，晖与璋从子牙内都虞侯延浩帅兵三百人大噪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杀。璋至北门楼，呼指挥使潘稠使讨乱兵，

稠引十卒登城，斩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晖，晖举城迎降。赵廷隐入梓州，封府库以待知祥。李肇闻璋败，始斩其使以闻。

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复将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赵廷隐献董璋首。己丑，发玄武[9]，赵廷隐帅东川将吏来迎。

15 康福奏党项抄盗者已伏诛，余皆降附。

【注释】

①必无成功：一本此句下有"璋不从"三字。

②衄(nù 妇)：本义为鼻出血，引申为损伤、挫败。

③反间(jiàn 贱)：一种用计离间敌人，使起内讧的计谋。

④副使：即节度副使赵季良。

⑤武侯庙：即三国蜀诸葛亮庙，因其生前有功于蜀，死后被谥为忠武侯，所以蜀人为其立庙。

⑥目中曝我辈何为：一本此句下有"何不速战"四字。

⑦中都指挥使：即中军都指挥使。

⑧太尉：指董璋。太尉自古主兵，唐末藩镇强盛，所以多称军镇将帅为太尉。

⑨玄武：地名。治今四川中江，在梓州之西近九十里。

【译文】

14 东川节度使董璋会集众将计划要进攻成都，大家都说一定能够把成都攻下来；前陵州刺史王晖却说："剑南幅员万里，以成都最大，现在又正值盛夏，师出无名，一定不会成功的。"孟知祥得知董璋要来进攻，就派遣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率领三千人马到汉州去防备他。

董璋进入西川的地境，攻破白杨林镇，俘虏了戍守在当地的将

须武弘礼，一时间声势很盛，孟知祥开始担心起来，赵季良说："董璋为人勇猛而没有恩德，士卒们心中不肯依附他，如果他据城固守，就很难攻破他，如果他在野外作战，就很容易被活捉。现在他不守着自己的老巢，这对您是有利的。董璋用兵的习惯总是把精锐部队摆在前锋，您最好用老弱残兵在前面引诱他们深入，然后再用精兵强将以逸待劳，这样在开始阶段我们可能会受到小损失，但最后一定会取得大的胜利。董璋一向有威武的名声，现在他率兵一下子变来了，难免会使我们的人心惶恐，您应当亲自率兵前去抵御他的进攻，以增强大家胜利的信心。"赵廷隐认为赵季良的话很有道理，说："董璋为人轻浮而缺乏谋略，这次举兵前来一定要失败，我替你去把他活捉了来。"二十九日，任命赵廷隐为行营马步军都部署，率领三万名士兵前去迎战。

五月，初一，赵廷隐来府署向孟知祥辞行。这时刚好董璋的挑战檄书送到这里，此外还有给赵季良、赵廷隐和李肇的私人信件，信中编造说，赵季良、赵廷隐和他董璋私下有商量，让他带兵前来进攻西川。孟知祥把来信交给赵廷隐，赵廷隐看都不看，就把它扔在地上，说："不过是干点反间的勾当，想让你杀了副使和我廷隐而已"。说完便向孟知祥郑重地拜别就起程了。孟知祥说："事情肯定能够成功。"李肇一向不太认得字，看了来信，便说："董璋这是要我造反。"于是囚禁了董璋派来送信的使者，但是私下里也做了拥兵自我保全的准备。

董璋的部队到了汉州，潘仁嗣和他在赤水大战，结果潘仁嗣被打得大败，人也被董璋俘虏了，董璋随即攻克了汉州城。

初二，孟知祥留下赵季良、高敬柔守备成都，自己率领着八千人马奔赴汉州，到了弥牟镇，赵廷隐的部队在镇北扎营。初二，天刚蒙蒙亮，赵廷隐在鸡踪桥摆开阵势，义胜定远都知兵马使张公铎则把部队部署在他的阵地后面。不一会儿，董璋的部队赶到，他远远望见西川的部队气势很大，就把部队暂时撤退到武侯庙下，这时董

璋帐下的骁勇兵卒乱哄哄地喊叫着说："太阳正当午，把我们晒在太阳底下干什么？还不如赶快打起来算了！"董璋只好上马挥兵前进。前锋部队才刚刚交战，东川的右厢马步都指挥使张守进就投降了孟知祥，并且提供情况说："董璋的人马都在这里了，再也没有后继部队，应该立即对他发起猛攻。"孟知祥登上一座土堆亲自指挥作战，左明义指挥使毛重威、左冲山指挥使李塘把守鸡踪桥，结果都被东川部队所杀；赵廷隐三次交战都失利，牙内都指挥副使侯弘实的部队也退却下来，孟知祥害怕起来，就用马鞭指着后面的预备部队。张公铎于是率领着他的部队大声呼喊着向前冲锋，东川的部队大败，死了几千人，活捉了东川的中军都指挥使元瓒、牙内副指挥使董光演等八十余人。董璋痛心得捶打着自己的胸脯说："这一下我的亲信部队全完了，我还依靠谁啊！"于是带着几名随从骑兵逃遁而去，剩下没逃走的七千多名士卒全部投降，从降兵中救回了潘仁嗣。孟知祥率兵追击董璋到了五侯津，东川的马步都指挥使元瓒投降。西川的部队进入了汉州的府第，四处找不到董璋，于是士卒们争抢着董璋所丢下的军用物资，终于使董璋得以逃脱。赵廷隐率兵追到了赤水，又招降了董璋的士卒三千人。当晚，孟知祥留宿在雒县。命令李昊草拟榜文告谕东川的官吏百姓，又写了封信"慰劳问候"董璋，并告诉他自己就要前往梓州，要当面问问他背弃誓约的原因，请教一下自己被征伐的罪名。初四，孟知祥和赵廷隐在赤水会师，之后自己就西还成都，而命令赵廷隐率兵进攻梓州。

董璋回到梓州，坐着小轿进城，王晖走上前来迎接他，问他说："太尉您带领全部人马出征，现在回来的不到十个人，这是怎么了？"董璋痛哭流涕，答不上话来。到了府第，正在吃饭，王晖和董璋的侄子牙内都虞候董延浩带着三百名士兵大声嚷叫着闯了进来。董璋带着妻子儿女登上城垣，儿子董光嗣自杀身亡。董璋到了北门城楼，呼叫指挥使潘稠，让他去讨伐乱兵，潘稠带着十名士卒登上城楼，走上前来砍了董璋的头，接着又割下董光嗣的头，一起交给

王晖，王晖于是率领全城军民开城迎接赵廷隐，向他投降。赵廷隐进入梓州城，查封了所有的府库以等待孟知祥的到来。李肇听说董璋彻底失败了，这才斩杀了一直被囚禁的董璋的使者，并且报告孟知祥。

初五，孟知祥回到成都，初六，又率领八千名士兵前往梓州。到达新都时，赵廷隐派人前来向他献上董璋的首级。初八，从玄武出发，赵廷隐率领东川的将领、官吏们前来迎接。

15 康福上奏说，过去党项抢掠使者商旅的人已被正法，其余的人都投降归附了朝廷。

16 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门副使王处回侍左右，庖人进食，必空器而出，以安众心。李仁罕自遂州来，赵廷隐迎于板桥[1]；仁罕不称东川之功，侵侮廷隐，廷隐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赏将士，既罢，知祥谓李仁罕、赵廷隐曰："二将谁当镇此？"仁罕曰："令公再与蜀州[2]，亦行耳。"廷隐不对。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将有所推则命一人为留后，昊曰："昔梁祖、庄宗皆兼领四镇[3]，今二将不让，惟公自领之为便耳。公宜亟还府，更与赵仆射议之[4]。"

17 己亥，契丹使者迭罗卿辞归国，上曰："朕志在安边，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荆骨舍利与之俱归。契丹以不得荆刺，自是数寇云州及振武。

18 孟知祥命李仁罕归遂州，留赵廷隐东川巡检，以李昊行梓州军府事。昊曰："二虎方争，仆不敢受命，愿从公

还。"乃以都押牙王彦铢为东川监押[6]。癸卯,知祥至成都,赵廷隐寻亦引兵西还。

知祥谓李昊曰:"吾得东川,为患益深。"昊请其故,知祥曰:"自吾发梓州,得仁罕七状,皆云'公宜自领东川,不然诸将不服'。廷隐言'本不敢当东川,因仁罕不让,遂有争心耳。'君为我晓廷隐,复以阆州为保宁军[7],益以果、蓬、渠、开四州,往镇之。吾自领东川,以绝仁罕之望。"廷隐犹不平,请与仁罕斗,胜者为东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隐为保宁留后。戊午,赵季良帅将吏请知祥兼领东川,许之。季良等又请知祥称王,权行制书,赏功臣,不许。

董璋之攻知祥也[7],山南西道节度使王思同以闻,范延光言于上曰:"若两川并于一贼,抚众守险,则取之益难,宜及其交争,早图之。"上命思同以兴元之兵密规进取[8]。未几,闻璋败死,延光曰:"知祥虽据全蜀,然士卒皆东方人,知祥恐其思归为变,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众,陛下不屈意抚之,彼则无从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为人离间至此[9],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璲赍知祥诏曰:"董璋狐狼,自贻族灭。卿丘园亲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节。"存璲,克宁之子,知祥之甥也。

19 闽王延钧谓陈守元曰:"为我问宝皇:既为六十年天子[10],后当如何?"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宝皇旨,当为大罗仙主。"徐彦林等亦曰:"北庙崇顺王尝见宝皇,

其言与守元同。"延钧益自负，始谋称帝。表朝廷云："钱镠卒，请以臣为吴越王；马殷卒，请以臣为尚书令。"朝廷不报，自是职贡遂绝。

【注释】

①板桥：在梓州东南，即今四川三台东南。

②令公再与蜀州：令公，朝廷曾加封孟知祥中书令，故称之；再与蜀州，此前李仁罕曾兼领蜀州，故言之。

③梁祖、庄宗皆兼领四镇：后梁太祖朱温曾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后唐庄宗李存勖曾领河东、魏博、卢龙、成德四镇。

④赵仆射：指赵季良。

⑤监押：官名。兵马监押的简称，主管一州兵马事务，常为临时差遣，多由中官兼任。

⑥复以阆州为保宁军：原保宁军治阆州，董璋占据阆州后，废止保宁军。现孟知祥欲图恢复，以赏赵廷隐。

⑦董璋之攻知祥：一本"之"下有"屯兵"二字。

⑧兴元：地名。山南西道治所，即今陕西汉中。

⑨为人离间：指被安重海所离间。

⑩六十年天子：此语参见十年十二月，陈守元要王廷钧避位受道，可当天子六十年。

【译文】

16日，孟知祥生病，十二日，病得更厉害了，中门副使王处回在左右服侍，每一次厨师送食物进来，一定要让食器空着拿出来，借此以安定众人的心。李仁罕从遂州赶来，赵廷隐亲自到板桥去迎接他；李仁罕没有称赞赵廷隐在东川所立下的功劳，反而当面侵侮他，赵廷隐十分恼怒。十四日，孟知祥的病好了；十六日，进入梓州城。十七日，犒赏参战将士，事毕之后，孟知祥对李仁罕、赵廷隐说："两位将军谁要留下来镇守这里？"李仁罕说："令公如果再把

蜀州交给我，我也可以去。”赵廷隐则默不作声。孟知祥觉得很意外，回来之后，命令李昊起草任命书，等两位将军有一人推让就任命别一人为留后，李昊说：“从前梁太祖、庄宗都是亲自兼领四个军镇，现在两位将军互不相让，只有您自己兼领才算合适了。您最好尽快回成都府去，再和赵仆射商量一下。”

17 十八日，契丹使者迭罗嚕来向皇帝辞别就要回国，皇帝说：“朕的意思是要安定边境，不能不稍微应付一下他们的请求。”于是就遣返蒯骨舍利，让他和使者一道回国。契丹因为没有得到很想要的蒯刺回国，从此多次侵犯云州和振武。

18 孟知祥命令李仁罕回遂州去，留下赵廷隐担任东川巡检，任命李昊代理梓州军府的事务。李昊说：“两只老虎斗得正凶，在下不敢接受这个任命，还是想跟您一起回成都去。”于是只好任命都押牙王彦铢为东川监押。二十二日，孟知祥回到成都，赵廷隐不久也率兵西返。

孟知祥对李昊说：“我虽然取得了东川，但是烦恼却越来越多了。”李昊问是什么原因，孟知祥说：“自从我离开梓州以来，先后收到了李仁罕的七次报告，都是说‘你应该亲自兼领东川，换了别人将领们心里都不会服气’。而赵廷隐则说‘我本来也不敢说一定要得到镇守东川的职务，只是因为李仁罕毫不谦让，所以才有了和他争一争的念头’。请你替我对赵廷隐讲一下，我要把阆州再恢复为保宁军，增加果、蓬、渠、开四个州，派他前去镇守。我亲自兼领东川，好教李仁罕死了心。”尽管如此，赵廷隐还是对这种安排不满意，他要求和李仁罕决斗，让得胜的一方去镇守东川；李昊反复劝解他，他才接受任命。六月，任命赵廷隐为保宁留后。初七，赵季良带领文武官员前来敦请孟知祥兼领东川，孟知祥答应了。赵季良等人又敦请孟知祥称王，暂时使用制书，并且赏赐功臣，孟知祥则没有答应。

董璋发兵进攻孟知祥的时候，山南西道节度使王思同把这一

情况向朝廷作了报告，范延光对皇帝说："如果两川被其中一个贼人所兼并，然后安抚民众，占据险要，那么我们再攻取它就更加困难了，应该乘着他们相争斗的时候，早点收拾他们。"皇帝命令王思同率领兴元的部队暗中安排进击事宜。没过多久，得知董璋已经战败死亡，范延光又对皇帝说："孟知祥虽然占据了整个蜀地，但是他手下的士卒都是东方人，孟知祥害怕他们想回家乡会酿成叛乱，因此也想依仗朝廷的威望来震慑他们，陛下如果不屈意地安抚他一番，那么他就没有自新的机会了。"皇帝说："孟知祥是我的老朋友，因为被人离间才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有什么'屈意'可言的！"于是派遣供奉官李存瓌前去向孟知祥颁赐诏书，诏书说："董璋是狐狼之辈，自招族灭下场。爱卿的祖宗墓园和亲戚之属都安然无恙，你应该好好保持你们家世的美名，谨守君臣的大节。"李存瓌是李克宁的儿子，孟知祥的外甥。

19 闽王王延钧对道士陈守元说："替我问问宝皇：我当了六十年天子之后，又会怎么样？"第二天，陈守元进宫向他报告说："昨天晚上我替您上了奏章，得到宝皇的降旨，说您六十年后可以当大罗仙主。"徐彦林等人也说："北庙的崇顺王曾经见到宝皇，他讲的话和陈守元讲的一样。"从此王延钧更加自命不凡了，开始谋求称帝。他向朝廷上表说："钱镠去世了，请册封臣为吴越王；马殷去世了，请任命臣为尚书令。"朝廷没有理睬他，从此他就不再向朝廷称臣纳贡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七十八

后唐纪七　起玄黓执徐七月，尽阏逢敦牂闰正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下

长兴三年

1 秋，七月朔[1]，朔方奏夏州党项入寇，击败之，追至贺兰山。

2 己丑，加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元瓘守中书令。

3 庚寅，李存璟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诏。

4 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闭南岳及境内诸神祠门，竟不雨。辛卯，希声卒，六军使袁诠、潘约等迎镇南节度使希范于朗州而立之[2]。

5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璟还，上表谢罪，且告福庆公主之丧[3]。自是复称藩[4]。

6 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

7 废武兴军，复以凤、兴、文三州隶山南西道。

8 丁未，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凤同平章事，充安国节度使。

9 八月，庚申，马希范至长沙；辛酉，袭位。

10 甲子，孟知祥令李昊为武泰赵季良等五留后草表[5]，请以知祥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节，昊曰："比者诸将攻取方镇，即有其地，今又自求节钺及明公封爵，然则轻重之权皆在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请，岂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为己草表，请行墨制，补两川刺史已下；又表请以季良等五留后为节度使。

初，安重诲欲图两川，自知祥杀李严[6]，每除刺史，皆以东兵卫送之，小州不减五百人，夏鲁奇、李仁钜、武虔裕各数千人，皆以牙队为名。及知祥克遂、阆、利、夔、黔、梓六镇，得东兵无虑三万人，恐朝廷征还，表请其妻子。

11 吴徐知诰广金陵城周围二十里。

12 初，契丹既强，寇抄卢龙诸州皆遍，幽州城门之外，虏骑充斥。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虏多伏兵于阎沟，掠取之。及赵德钧为节度使，城阎沟而戍之，为良乡县，粮道稍通。幽州东十里之外，人不敢樵收；德钧于州东五十里城潞县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穑。至是，又于州东北百余里城三河县以通蓟州运路，虏骑来争，德钧击却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毕。边人赖之。

13 壬午，以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为武安节度使，兼侍中。

14 孟知祥令其子仁赞摄行军司马，兼都总辖两川牙内马步都军事。

15 冬，十月，己酉朔，帝复遣李存瓌如成都[7]，凡剑南自节度使、刺史以下官，听知祥差署讫奏闻，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复征也。

16 秦王从荣喜为诗，聚浮华之士高辇等于幕府，与相唱和，颇自矜伐。每宴酒，辄令僚属赋诗，有不如意者面毁裂抵弃。壬子，从荣入谒，帝语之曰："吾虽不知书，然喜闻儒生讲经义，开益人智思。吾见庄宗好为诗，将家子文非素习，徒取人窃笑，汝勿效也。"

17 丙辰，幽州奏契丹屯捺剌泊[8]。

18 前彰义节度使李金全屡献马，上不受，曰："卿在镇为治何如？勿但以献马为事！"金全，吐谷浑人也。

【注释】

①七月朔：月下脱"辛巳"二字，应为辛巳朔

②镇南节度使希范：镇南军治洪州，时属吴国，马希范遥领该军。

③福庆公主：当作"福庆长公主"，卒于本年春正月乙未日。

④自是复称藩：一本此句下有"然益骄倨矣"五字。

⑤武泰赵季良等五留后：指武泰留后赵季良、武信留后李仁罕、保宁留后赵廷隐、宁江留后张业、昭武留后李肇。

⑥知祥杀李严：事见第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春正月。

⑦复遣李存瓌如成都：本年七月李存瓌始自成都回，今又遣之。

⑧契丹屯捺剌泊：因幽州防备甚严，契丹寇掠难遂其志，故西迁至黑榆南之捺剌泊，常寇云、朔诸州。

【译文】

后唐纪七，起壬辰（公元932年）七月，止甲午（公元934年）闰正月，共一年八个月。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下

长兴三年（壬辰，公元932年）

1 秋，七月，初一，朔方守军上奏说夏州的党项入侵，已经击败了他们，并且一直追击到贺兰山。

2 初九，加封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元瓘为中书令。

3 初十，李存璋到达成都，孟知祥感激涕零地拜谢，于地接受诏书。

4 武安、静江节度使马希声因为湖南连年大旱，下令关闭南岳和境内各神祠的庙门，但最终还是没下雨。十一日，马希声去世，六军使袁诠、潘约等人到朗州迎接镇南节度使马希范，拥立他为王。

5 十五日，孟知祥遣李存璋回洛阳，向皇帝上表谢罪，并报告了福庆长公主的死讯。从此以后又成为朝廷的藩镇。

6 二十日，任命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

7 废除武兴军，又重新把凤、兴、文三州归属于山南西道。

8 二十七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凤仍为同平章事，并充任安国节度使。

9 八月，十一日，马希范到达长沙；十二日，继承王位。

10 十五日，孟知祥让李昊替武泰留后赵季良等五位留后起草奏章，请求朝廷册封孟知祥为蜀王，允许他行使墨制诏书的权力，并且各人自己也向朝廷请求赐给节度使的旌节，李昊说："以往将领们攻取了一个方镇，就占据了这块地方，现在又让他们自己向朝廷请求节钺，而且还为您请求封爵，这样一来大小权力都落在下属们手里了；如果您自己向皇帝请求这些事，难道不可以吗？"孟知祥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于是重新让李昊替自己起草一份奏章，向皇帝请求行使墨制诏书的权力，可以补授两川缺员的刺史以下官员；又另

外上表请求任命赵季良等五个留后为节度使。

当初,安重诲想图谋两川,自从孟知祥杀死了李严之后,朝廷每次任命刺史,都要派东方的部队护送他们赴任,小的州不少于五百人,夏鲁奇、李仁矩、武虔裕等人上任则各有几千人,都是用牙队的名义。到了孟知祥攻取了遂、阆、利、夔、黔、梓六个军镇以后,拥有了这些护卫的东方士卒不下三万人,他怕朝廷把这些人征召回去,就上奏请求把这些士卒们的妻子儿女都接到两川来。

11 吴国的徐知诰把金陵城扩建了方圆二十里。

12 当初,契丹强盛起来以后,把卢龙各州都抢掠遍了,幽州城门之外,到处都是契丹骑兵在游荡。每次从涿州运送粮食进入幽州,契丹人大多在阎沟埋伏下兵马,进行抢掠。赵德钧担任节度使以后,就在阎沟修建城池,派兵防守,设立良乡县,于是运粮的道路才渐渐打通。幽州城东十里以外,百姓不敢去打柴放牧;赵德钧在州城之东五十里修建了潞县城,派兵守卫,于是靠近州城的百姓才能够从事耕种。到这时候,又在州城东北一百多里地方修建了三河县城,用以打通到蓟州的运输道路,契丹的骑兵前来抢掠,赵德钧就把他们击退。九月,初一,上奏朝廷说三河县城已经修建完毕。边境的居民靠这些城池得到保护。

13 初三,任命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为武安节度使,兼任侍中。

14 孟知祥任命他的儿子孟仁赞代理行军司马,兼任都总辖两川牙内马步都军事。

15 冬,十月,初一,皇帝又派遣李存璋前往成都,凡是在剑南的将吏,从节度使、刺史以下的官员,都听凭孟知祥派任完毕后再报朝廷备案,朝廷不再派任官员去那里;只是不让戍守士兵的妻子儿女去两川,但是也不再征召这些士兵东还。

16 秦王李从荣喜欢作诗,在幕府中聚集了崇尚浮华的文士高辇等人,同他们相互唱和,他自己还相当自负得意。每次摆酒设宴,都要让幕僚们当场作诗,如果作得不合他的意,就当着众人面把诗稿

撕毁丢在地上。初四，李从荣进宫竭见，皇帝对他说："我虽然不认得字，但是却喜欢听儒生们讲论经文的意义，可以启发人的智慧和思考。我过去看见庄宗喜欢作诗，但武将家的子弟舞文弄墨本来就不在行，只能白白地让人在背地里笑话，你不要学这个样子。"

17 初八，幽州方面奏报说契丹人屯兵捺剌泊。

18 前彰义节度使李金全多次向朝廷进献马匹，皇帝不肯接受，并对他说："你在军镇治理得怎么样？不要只是一心只想着进献马匹！"李金全是吐谷浑人。

19 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书曰："臣闻童谣非祸福之本，妖祥岂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谷生朝[1]，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马长嘶而玉龟告兆[2]，不能延晋祚之长。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阴阳不调不足惧，三辰失行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涸不足惧，蟊贼伤稼不足惧；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不足惧者，愿陛下存而勿论；深可畏者，愿陛下修而靡忒。"优诏奖之。

20 秦王从荣为人鹰视[3]，轻佻峻急；既判六军诸卫事，复参朝政，多骄纵不法。初，安重诲为枢密使，上专属任之。从荣及宋王从厚自襁褓与之亲狎，虽典兵，常为重诲所制，畏事之。重诲死，王淑妃与宣徽使孟汉琼宣传帝命，范延光、赵延寿为枢密使，从荣皆轻侮之。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军诸卫副使，其妻永宁公主与从荣异母，

素相憎疾。从荣以从厚声名出己右，尤忌之[4]；从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见。石敬瑭不欲与从荣共事[5]，常思外补以避之。范延光、赵延寿亦虑及祸，屡辞机要，请与旧臣迭为之，上不许。会契丹欲入寇，上命择帅臣镇河东，延光、延寿皆曰："当今帅臣可往者独石敬瑭、康义诚耳。"敬瑭亦愿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诏，不落六军副使，敬瑭复辞，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东道，代义诚诣阙。

21 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孟鹄为忠武节度使，以忠武节度使冯赞充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鹄本刀笔吏[6]，与范延光乡里厚善，数年间引擢至节度使；上虽知其太速，然不能违也。

22 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边，命趣议河东帅[7]；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赵延寿欲用康义诚，议久不决。权枢密直学士李崧以为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仆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卫耳。"会上遣中使趣之，众乃从崧议。丁亥，以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8]，加兼侍中。

23 己丑，加枢密使赵延寿同平章事。

24 吴以诸道都统徐知诰为大丞相、太师，加领得胜节度使[9]；知诰辞丞相、太师。

25 大同节度使张敬达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南下而还。敬达，代州人也。

26 蔚州刺史张彦超本沙陀人，尝为帝养子，与石敬瑭有隙；闻敬瑭为总管，举城附于契丹，契丹以为大同节度使。

27 石敬瑭至晋阳，以部将刘知远、周瓌为都押衙，委以心腹；军事委知远，帑藏委瓌。瓌，晋阳人也。

28 十二月，戊午，以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以朱弘昭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29 是岁，汉主立其子耀枢为雍王，龟图为康王，弘度为宾王，弘熙为晋王，弘昌为越王，弘弼为齐王，弘雅为韶王，弘泽为镇王，弘操为万王，弘杲为循王，弘昳为思王，弘邈为高王，弘简为同王，弘建为益王，弘济为辩王，弘道为贵王，弘昭为宜王，弘政为通王，弘益为定王；未几，徙弘度为秦王。

【注释】

①雊(gòu 够)雉(zhi 至)升鼎而桑谷生朝：雊为野鸡叫，雉为野鸡，雊雉为求偶的野鸡。商王武丁祭成汤时，有飞雉登鼎耳而叫；商王太戊时，亳都有桑谷共生于朝。二者均为妖祥。

②神马长嘶而玉龟告兆：指晋怀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马嘶于南城门；魏明帝时，张掖水涌，有石马、石龟等出现，时人认为是晋兴之祥。二者均为吉兆。

③鹰视：指目光有飞鹰的特点。飞鹰扑食前，先俯视侧目捕捉目标。

④尤忌之：李从荣忌李从厚见第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三年十二月。

⑤不欲与从荣共事：李从荣判六军诸卫事，石敬瑭为其副使，故说“共事”。

⑥刀笔吏：文书小吏。后世称刀笔吏多含贬义。

⑦趣：通“促”。下文“遣中使趣之”同此。

⑧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大同军治云州，振武军治朔州，彰国军治应州，威塞军治新州。

⑨得胜：当作“德胜”。德胜军治庐州。

【译文】

19 二十四日，大理少卿康澄上书给皇帝说："臣听说童谣并不是判断祸福的根据，妖祥岂能当作兴衰的本原！所以飞雉落于鼎耳、桑谷共生于朝，并不能阻止殷王把国家复兴起来；神马长嘶、水涌玉龟吉兆的出现，也并没有延长晋朝的国运。从此可以看出，国家有五件事情不值得害怕，而有六件事却很值得人担心：阴阳失调不值得害怕，日月星辰运行不正常不值得害怕，小人们乱造谣言不值得害怕，山崩河涸不值得害怕，害虫损害作物不值得害怕；而贤人隐居不出值得担心，士农工商不安居乐业值得担心，上下通同作弊值得担心，社会上人们都寡廉鲜耻值得担心，是非混淆难辨真假值得担心，听不到直言谏论值得担心。不值得害怕的事情，希望陛下把它摆在一边，不加理会；很值得担心的事情，希望陛下能多加注意，不要有所大意。"皇帝颁下嘉许的诏书褒奖了他一番。

20 秦王李从荣看起人来两眼像鹰一样阴狠尖刻，性情轻佻冷酷；自从掌理六军诸卫事务以后，又参与了朝廷的政事，往往骄横不守法纪。当初，安重诲担任枢密使，皇帝把一切大权都委托给他。李从荣和宋王李从厚自从孩提时代就和他非常亲昵，所以即使后来他们掌握了兵权，仍然时常被安重诲所辖制，对他非常敬畏；安重诲死了以后，王淑妃和宣徽使孟汉琼负责宣布传达皇帝的意旨，范延光、赵延寿担任枢密使，李从荣对他们都很轻慢看不起。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任六军诸卫副使，他的妻子永宁公主和李从荣是异母所生，平时相互憎恨看不起。李从荣又认为李从厚的声望超过自己，于是就特别忌恨他；李从厚则很会用谦卑的姿态迁就他，所以两人之间的矛盾没有表面化。石敬瑭不愿意和李从荣共事，常想补任外职好回避他。范延光、赵延寿两人也害怕招惹灾祸，多次要求辞去枢要职务，希望能和勋旧大臣轮流担任，皇帝没有答应。当时正逢契丹人又要来侵边，皇帝命令挑选一个元帅大臣前去镇守河东，范延光、赵延寿都说："当今的元帅大臣可以派往河东镇

守的只有石敬瑭、康义诚了。”石敬瑭本人也想前去，于是皇帝当即就任命委派他去。接受了任命诏书以后，原来的六军副使的职位并没有免除，石敬瑭又向皇帝请辞，皇帝于是任命宣徽使朱弘昭掌理山南东道，以接替康义诚的职务，让康义诚到朝廷来。

21 十一月，初三，任命三司使孟鹄为忠武节度使，任命原忠武节度使冯赟充任宣徽南院使，判理三司。孟鹄最初是一个刀笔小吏，因为和范延光在乡间的时候交情就很好，所以几年之间由于范延光的推荐和提拔，一直升到节度使；皇帝虽然也觉得他提升得太快，但是没有办法阻止。

22 初七，皇帝因为契丹人越来越进逼北部边境，就下令让大臣们赶快议定河东主帅的人选；石敬瑭希望能得到这个职务，但是范延光、赵延寿却想任用康义诚，于是议论了很长时间难以决定。代行枢密直学士李崧认为担任此职的非石太尉不可，范延光说：“在下也多次向皇帝上奏请求任用他，但是皇帝却想把他留在身边统领宿卫军。”正好这时皇帝派遣宫中的使者前来催促，于是大家就采纳了李崧的意见。初九，任命石敬瑭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任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加兼侍中。

23 十一日，加封枢密使赵延寿同平章事。

24 吴国任命诸道都统徐知诰为大丞相、太师，加领德胜节度使；徐知诰辞去丞相、太师二职。

25 大同节度使张敬达在要害关塞屯聚部队，契丹兵最终没敢南下而退了回去。张敬达是代州人。

26 蔚州刺史张彦超本来是沙陀人，曾经是皇帝的养子，一向与石敬瑭不和；他一听说石敬瑭兼任北方各军镇的马步总管，就带领全城军民降附了契丹，契丹任命他为大同节度使。

27 石敬瑭到了晋阳，任命部将刘知远、周瓌为都押衙，把他们当作心腹亲信；军事方面委托给刘知远，财政方面委托给周瓌。周瓌是晋阳人。

28 十二月，十一日，任命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兼任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任命朱弘昭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29 这一年，汉主刘龑封他的儿子刘耀枢为雍王，刘龟图为康王，刘弘度为宾王，刘弘熙为晋王，刘弘昌为越王，刘弘弼为齐王，刘弘雅为韶王，刘弘泽为镇王，刘弘操为万王，刘弘杲为循王，刘弘昳为思王，刘弘邈为高王，刘弘简为同王，刘弘建为益王，刘弘济为辩王，刘弘道为贵王，刘弘昭为宜王，刘弘政为通王，刘弘益为定王；时隔不久，又改封刘弘度为秦王。

四　年

1 春，正月，戊子，加秦王从荣守尚书令，兼侍中。庚寅，以端明殿学士归义刘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1]。

2 闽人有言真封宅龙见者[2]，更命其宅曰龙跃宫[3]。遂诣宝皇宫受册，备仪卫，入府，即皇帝位，国号大闽，大赦，改元龙启；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庙。以春僚属李敏为左仆射、门下侍郎，其子节度副使继鹏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以亲吏吴勖为枢密使。唐册礼使裴杰、程侃适至海门，闽主以杰为如京使；侃固求北还，不许。闽主自以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由是境内差安。

3 二月，戊申，孟知祥墨制以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使[4]。

4 凉州大将拓跋承谦及耆老上表，请以权知留后孙超为节度使。上问使者："超为何人？"对曰："张义潮在河西[5]，朝廷以天平军二千五百人戍凉州，自黄巢之乱，凉州为党项所隔，郭人稍稍物故皆尽，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孙也。"

5 乙卯，以马希范为武安，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

6 戊午，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卒；庚申，军中立其子彝超为留后。

7 癸亥，以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蜀王。

8 先是，河西诸镇皆言李仁福潜通契丹，朝廷恐其与契丹连兵，并吞河右，南侵关中，会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彝超为彰武留后，徙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仍命静塞节度使药彦稠将兵五万[16]，以宫苑使安重益为监军，送从进赴镇。从进，索葛人也。

9 乙酉，始下制除赵季良等为五镇节度使。

10 丁亥，敕谕夏、银、绥、宥将士吏民，以"夏州穷边，李彝超年少，未能扞御，故使之延安[17]，从命则有李从晔、高允韬富贵之福，违命则有王都、李匡宾覆族之祸。"夏，四月，彝超上言，为军士百姓拥留，未得赴镇，诏遣使趣之。

11 言事者请为亲王置师傅，宰相畏秦王从荣，不敢除人，请令王自择。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存兵部侍郎刘瓒于从荣，从荣表请之。癸丑，以瓒为秘书监、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阳鱼崇远为记室[18]。瓒自以左迁，泣诉，不得免。王府参佐皆新进少年，轻脱谄谀，瓒独从容规讽，从荣不悦。瓒虽为傅，从荣一概以僚属待之，瓒有难色；从荣觉之，自是戒门者勿为通，月听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12 李彝超不奉诏，遣其兄阿啰王守青岭门，集境内党项诸胡以自救。药彦稠等进屯芦关，彝超遣党项抄粮运及攻

具，官军自芦关退保金明。

13 闽主璘立子继鹏为福王，充宝皇宫使。

14 五月，戊寅，立皇子从珂为潞王，从益为许王，从子天平节度使从温为兖王，护国节度使从璋为洋王，成德节度使从敏为泾王。

15 庚辰，闽地震，闽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继鹏权总万机。初，闽王审知性节俭，府舍皆庳陋[19]；至是，大作宫殿，极土木之盛。

16 甲申，帝暴得风疾；庚寅，小愈，见群臣于文明殿。

17 壬辰夜，夏州城上举火，比明，杂虏数千骑救之，安从进遣先锋使宋温击走之。

18 吴宋齐丘劝徐知诰徙吴主都金陵，知诰乃营宫城于金陵。

【注释】

①刘昫(xù 续)：五代涿州归义(今河北雄县西北)人，字耿远。后唐时官至端明殿学士、中书侍郎等。后晋时官至司空、同平章事。两朝均监修国史。今传世的《旧唐书》即为其监修。

②真封宅：即闽王王延钧未袭位前所居之所。

③更命其宅：一本此上有"闽王延钧"四字。

④墨制：一般指由皇帝直接发出不经外廷的亲笔手令。此处指孟知祥行使代行的特权。

⑤张义潮在河西：张义潮率河西归附，始见于第二百四十九卷唐宣宗大中五年。

⑥静塞节度使："静塞"当作"静难"。

⑦使之延安：一本作"徙之延安"。

⑧记室：亲王府官，多以常参官兼任。

⑨庳(bei 卑，又读 bi 比)陋：低下，矮小。

【译文】

四年(癸巳，公元 933 年)

1 春，正月，十一日，加封秦王李从荣代理尚书令，兼任侍中。十三日，任命端明殿学士归义人刘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 闽国有人说在闽王王延钧从前住过的真封宅看见了龙，闽王于是就把这所宅子改名为龙跃宫。接着就到宝皇宫接受宝皇的册命，准备了仪仗卫队，然后返回王府，即位称帝，国号叫大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龙启；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璘。上尊号追谥自己的父亲和祖父，修建了五所宗庙。任命他的幕僚李敏为左仆射、门下侍郎，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继鹏为右仆射、中书侍郎，两人都为同平章事；又任命亲信官吏吴勖为枢密使。唐朝的册礼使裴杰、程侃这时刚来到了海门，闽主就任命裴杰为如京使；程侃一再要求北返回家，闽主不答应。闽主深深知道自己国小地偏，实力不强，所以经常十分注意和四面邻国搞好关系，因此闽国境内还大体上能够保持安定。

3 二月，初二，孟知祥以墨制诏书的形式任命赵季良等五位留后分别为五个军镇的节度使。

4 凉州的大将拓跋承谦和当地的父老们一起上奏章，请求皇帝任命暂时代行留后的孙超为节度使。皇帝问来使："孙超是什么人？"使者回答说："张义潮当年在河西的时候，朝廷派出天平军二千五百人戍守凉州，自从发生了黄巢之乱以后，凉州和朝廷的往来被阻绝，戍守当地的邠州人也都渐渐地快死完了，孙超和城中居民都是这部分人的子孙。"

5 初九，任命马希范为武安、武平节度使，兼任中书令。

6 十二日，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去世；十四日，军中拥立他的儿子李彝超为留后。

7 十七日，任命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蜀王。

8 在此之前，河西的各个藩镇都报告说李仁福私下里和契丹相勾结，朝廷也担心他和契丹的军队联合，吞并河右，再往南侵犯关中地区，刚好这时李仁福死了，三月，初九，朝廷任命他的儿子李彝超为彰武留后，而调原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同时任命静难节度使药彦稠率领五万名士兵，以宫苑使安重益为监军，护送安从进前往军镇赴任。安从进是索葛人。

9 初九，皇帝开始正式下诏任命赵季良等人为五个军镇的节度使。

10 十一日，皇帝下诏告谕夏、银、绥、宥几个州的将士吏民，认为"夏州是偏远的边镇，李彝超年纪太轻，难以抵御外敌入侵，所以要把他改任到延安去，服从朝廷调遣的话就能享有李从晔、高允韬那样的富贵福份，违抗命令只能遭到像王都、李匡宾那样灭族的灾福。"夏，四月，李彝超上书说，他被当地的军士百姓所拥戴挽留，无法前去军镇赴任，皇帝下诏派使者再前去催他赴任。

11 言官建议替亲王们设置师傅，宰相害怕秦王李从荣，不敢给他决定人选，请求让他自己挑选师傅。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向李从荣推荐兵部侍郎刘瓒，李从荣上表请求任命他来当师傅。初七，皇帝任命刘瓒为秘书监、秦王傅，又任命前襄州支使山阳人鱼崇远为记室。刘瓒自认为是被贬了官，哭着向皇帝请求辞去任命，但还是没有推辞掉。秦王府里的幕僚们都是一些新进少年之辈，为人轻躁而又以巴结为能事，只有刘瓒能从容冷静地进行规劝，因此李从荣就非常不高兴。刘瓒虽然名义上是师傅，但李从荣却一直把他当作幕僚和属下来对待，这使刘瓒感到很难堪；李从荣觉察到了这一点，从此就告诫守门人不要给他通报，每月只准他来王府一次，有时让他等在王府门外一天也不召见他，也不给他饭吃。

12 李彝超不肯接受诏书的任命，就派遣他的哥哥阿啰王把守青

岭门，然后聚集境内党项诸部胡人进行自保。药彦稠等进驻芦关，李彝超派遣党项人抄掠官军的粮运和攻城器具，官军只好从芦关退守到金明。

13 闽主王璘册封他的儿子王继鹏为福王，并充任宝皇宫使。

14 五月，初三，册封皇子李从珂为潞王，李从益为许王，皇侄天平节度使李从温为兖王，护国节度使李从璋为洋王，成德节度使李从敏为泾王。

15 初五，闽国发生地震，闽主王璘避位修道，命令福王王继鹏暂时总理一切事务。当初，闽王王审知生性非常节俭，宫府住宿都很低矮简陋；到了这时候，闽主王璘却大肆兴建宫殿，建筑豪华极尽一时。

16 初九，皇帝突然得了风疾；十五日，稍微好了一些，就在文明殿接见了群臣。

17 十七日夜间，夏州城上点起了烽火，天刚亮，就有几路胡人骑兵数千人前来救援，安从进派遣先锋使宋温把他们击退。

18 吴国的宋齐丘要徐知诰劝吴主迁都到金陵，徐知诰于是开始在金陵营建宫城。

19 帝旬日不见群臣，都人恟惧，或潜窜山野，或寓止军宫。秋，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广寿殿，人情始安。

20 安从进攻夏州。州城赫连勃勃所筑[1]，坚如铁石，斫凿不能入[2]。又党项万余骑徜徉四野，抄掠粮饷，官军无所刍牧。山路险狭，关中民输斗粟束藁费钱数缗[3]，民间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谓从进曰："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蔡

尔孤城[4]，胜之不武，何是烦国家劳费如此！幸为表闻，若许其自新，或使之征伐，愿为众先。"上闻之，壬午，命从进引兵还。

其后有知李仁福阴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扬言结契丹为援，契丹实不与之通也；致朝廷误兴是役，无功而还。"自是夏州轻朝廷，每有叛臣，必阴与之连以邀赂遗。上疾久未平，征夏州无功，军士颇有流言，乙酉，赐在京诸军优给有差；既赏赉无名，士卒由是益骄[5]。

21 丁亥，赐钱元瓘爵吴王。元瓘于兄弟甚厚，其兄中吴，建武节度使元璙自苏州入见，元瓘以家人礼事之，奉觞为寿，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赐也[6]。"元璙曰："先王择贤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顺而已。"因相与对泣。

22 戊子，闽王璘复位。初，福建中军使薛文杰，性巧佞，璘喜奢侈，文杰以聚敛求媚，璘以为国计使，亲任之。文杰阴求富民之罪，籍没其财，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铜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吴光入朝，文杰利财，求其罪，将治之；光怨怒，帅其众且万人叛奔吴。

23 帝以工部尚书卢文纪、礼部郎中吕琦为蜀王册礼使，并赐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车服旌旗皆拟王者[7]。八月，乙巳朔，文纪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冕冕、备仪卫诣驿，降阶北面受册，升玉辂，至府门，乘步辇以归。文纪，简求之孙也。

24 戊申，群臣上尊号曰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

帝，大赦。在京及诸道将士各等第优给。时一月之间再行优给，由是用度益窘。

25 太仆少卿何泽见上寝疾[8]，秦王从荣权势方盛，冀已复进用，表请立从荣为太子。上览表泣下，私谓左右曰："群臣请立太子，朕当归老太原旧第耳。"不得已，丙戌[9]，诏宰相枢密使议之。丁卯，从荣见上，言曰："窃闻有奸人请立臣为太子；臣幼少，且愿学治军民，不愿当此名。"上曰："群臣所欲也。"从荣退，见范延光、赵延寿曰："执政欲以吾为太子，是欲夺我兵柄，幽之东宫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惧从荣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26 九月，甲戌朔，吴主立德妃王氏为皇后。

27 戊寅，加范延光、赵延寿兼侍中。

28 癸未，中书奏节度使见元帅仪，虽带平章事，亦以军礼廷参。从之。

29 帝欲加宣徽使，判三司冯赞同平章事；赞父名章。执政误引故事[10]，庚寅，加赞同中书门下二品，充三司使。

30 秦王从荣请严卫，捧圣步骑两指挥为牙兵。每入朝，从数百骑，张弓挟矢，驰骋衢路；令文士试草檄淮南书，陈己将廓清海内之意。从荣不快于执政，私谓所亲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赵延寿惧，屡求外补以避之。上以为见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为！"齐国公主复为延寿言于禁中[11]，云："延寿实有疾，不堪机务。"丙申，二人复言于上曰："臣等非敢惮劳，愿与勋旧迭

为之。亦不敢俱去,愿听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称旨,复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许之。戊戌,以延寿为宣武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朱弘昭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复辞,上叱之曰:"汝辈皆不欲在吾侧,吾蓄养汝辈何为!"弘昭乃不敢言。

31 吏部侍郎张文宝泛海使杭州,船坏,水工以小舟济之,风飘至天长;从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吴主厚礼之,资以从者仪服钱币数万,仍为之牒钱氏[1],使于境上迎候。文宝独受饮食,余者辞之,曰:"本朝与吴久不通问,今既非君臣,又非宾主,若受兹物,何辞以谢?"吴主嘉之。竟达命于杭州而还。

32 庚子,以前义成节度使李赞华为昭信节度使,留洛阳食其俸。

33 辛丑,诏大元帅从荣位在宰相上。

34 吴徐知诰以国中水火屡为灾,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独乐?"悉纵遣侍妓,取乐器焚之。

35 闽内枢密使薛文杰说闽王抑挫诸宗室;从子继图不胜忿,谋反,坐诛,连坐者千余人。

【注释】

①州城赫连勃勃所筑:夏州城即赫连勃勃所筑的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参见第一百一十七卷晋安帝义熙九年;赫连勃勃(?~公元425年),十六国时期夏的建立者。公元407~425年在位。匈奴族铁弗部人。公元413年,筑都城统万。

②斫(zhú 竹):大锄。引申为斫。

③藁：音、义同"稿"，稻麦等庄稼的秸秆。

④蕞(zui 最)尔：小的样子。

⑤士卒由是益骄：胡三省认为，唐兵的骄横，始于庄宗同光年间，甚于明宗长兴年间，极于潞王清泰年间。

⑥兄之赐也：钱元瓘让位于钱元瓘，见第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二年八月。

⑦"自作九旒冕"至"皆拟王者"：九旒冕、九章衣分别为皇帝的首饰及服饰；"拟王者"即拟天子。

⑧太仆少卿：一本"少卿"下有"致仕"二字。

⑨丙戌：八月无丙戌日。一本作"壬戌"，即十八日。

⑩执政误引故事：指下文"加赞同中书门下二品"。依唐制，中书门下二省，只有中书令、侍中为正二品，侍郎则为正三品，即便是兼宰相之职，而官则仍依本品。

⑪齐国公主：皇帝之女齐国公主为赵延寿妻。

⑫牒：书札。

【译文】

19 皇帝有十几天没有接见群臣，京城里人心惶惶，人们有种恐惧感，有人跑到山林荒野中躲了起来，有人则呆在军营里不敢外出。秋、七月，初六，皇帝带病强撑着驾临广寿殿，人心才安定下来。

20 安从进攻打夏州。夏州城是当年赫连勃勃所建造的，坚固得像铁石一样，凿都凿不动。又有党项人的万余名骑兵在四野游荡，抢掠官军的粮饷，致使官军无法割草放牧。那里的山路又险峻又狭窄，关中的百姓往那里运输一斗粟、一捆柴草都要耗费好几缗钱，民间都困乏不堪，无力再继续供应。李彝超兄弟登上城墙对城外的安从进说："夏州这个地方非常贫瘠，并没有珍宝蓄积可以充当朝廷的贡赋；我们只是因为祖父、父亲世代都戍守在这块土地，不想失去它而已。这么一座小小的孤城，战胜了它并不足以显示你们的威武，何必要让国家这样兴师动众、耗费钱财呢？希望你能替我们上表报告皇帝，如果允许我们改过自新的话，或者派遣我们去征

战，我们都愿意打先锋。"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后，初八，命令安从进率兵回师。

此后，有个了解李仁福隐私的人，说："李仁福只是因为害怕朝廷把他调任他处，就放风说要联合契丹作为后援，契丹人实际上和他并没有来往；致使朝廷错误地发动这次征讨，结果无功而回。"从此夏州也就瞧不起朝廷，每逢有大臣叛变，也都暗中与之联络交通，好邀取贿赂。皇帝的病拖了很久难以平复，加上征讨夏州又一无所得，军中便出现了很多谣言，十一日，皇帝按等级优厚地赏赐了在京城的各路军队；因为是无功而行赏，从此士卒们更加骄纵了。

21 十三日，赐给钱元瓘爵位为吴王。钱元瓘待他的兄弟们很厚道，他的哥哥中吴、建武节度使钱元璙从苏州前来朝见，钱元瓘用对待家人的亲切礼节接待他，举杯为他祝福，并说："这里本来是哥哥的王位，而现在却被小弟我占据了，这都是哥哥赐给我的。"钱元璙说："先王是挑选了贤能的人而册立的，现在君臣之位已定，元璙我只知道对主上忠顺就行了。"说完，兄弟俩感慨得相对哭泣。

22 十四日，闽主王璘复位。当初，福建中军使薛文杰，为人乖巧谄媚，王璘爱好奢侈挥霍，薛文杰就搜刮民财来讨好他，王璘于是任命他为国计使，十分信任他。薛文杰私下里探查有钱人的罪过，然后公开地抄没他们的家财，被他用刑的人胸和背两面都被拷打，还用烧红了的铜斗烙他们。建州的土豪吴光前来朝见闽王，薛文杰看中了他的家财，就找他的罪过，准备治他的罪；吴光怨恨愤怒，就率领他的部众将近一万人反叛投奔吴国去了。

23 皇帝任命工部尚书卢文纪、礼部郎中吕琦为蜀王册礼使，同时赐给蜀王一品朝服。孟知祥自己制作了九旒冠冕，九章衣、车舆服饰旌旗都仿照天子的样式。八月，初一，卢文纪一行到了成都。初四，孟知祥穿上兖服、冠冕，准备了仪仗卫队，来到了驿馆，走到台阶下面向北，接受了皇帝的册封，然后坐上玉辂专车，到达王府门

前，再换坐人抬的小轿进入府中。卢文纪是卢简求的孙子。

24 初四，群臣给皇帝奉上尊号为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天下。在京城和各道的将士们都各按照不同的等级得到了优厚的赏赐。当时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两次颁发优厚的赏赐，从此朝廷的用度就更加窘困了。

25 从太仆少卿职位上退休的何泽看到皇帝病得很厉害，秦王李从荣的权势正盛极一时，就希望自己能够再次得到起用，于是上表请求皇帝册立李从荣为太子。皇帝看着这份奏表流下了眼泪，私下里对身边的近臣说："群臣们请求册立太子，朕只好回太原的旧宅去养老了。"不得已，只好在十八日，下诏让宰相和枢密使讨论此事。二十三日，李从荣拜见皇帝，说道："臣私下里听说有奸人请求册立臣为太子；臣还年轻，况且还想学习治理军民，不愿担当这个名义。"皇帝说："这是群臣们所要求的"。李从荣退下来以后，去见范延光和赵延寿，对他们说："你们执政大臣们想让我当太子，这是要夺我的兵权，把我幽禁在东宫里。"范延光等人知道皇帝怕失去权力、不想册立太子的意思，而且对李从荣讲的话也感到害怕，于是当即就把这些话报告了皇帝；二十七日，皇帝下诏任命李从荣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26 九月，初一，吴主册立德妃王氏为皇后。

27 初五，加封范延光、赵延寿兼任侍中。

28 初十，中书上奏：节度使见元帅的礼仪，虽然兼带平章事的职位，也应当用军礼参见。皇帝批准了。

29 皇帝准备加封宣徽使、判三司冯赞同平章事；冯赞父亲的名字叫冯章。执政大臣错误地引用了过去的旧制，十七日，加封冯赞同中书门下二品，充任三司使。

30 秦王李从荣请求把严卫、捧圣步骑两指挥作为自己的牙兵。每次他入朝，随从的骑兵有好几百名，都张着弓，带着箭，在大路上奔驰；又令文士替他试着起草讨伐淮南的檄文，文中表达自己将要

平定天下的意思。李从荣对执政大臣很不满意,私下里对自己的亲信说:"有朝一日我作了皇帝,一定要把他们满门抄斩。"范延光、赵延寿听到这话很害怕,就三番五次地向皇帝请求补任外官,好避开李从荣。皇帝误认为他们是看到自己生病了就要求离开朝廷,十分恼怒,说:"要走就走好了,还上表干什么!"赵延寿的妻子齐国公主又替赵延寿在内宫说情,她说:"延寿确实是有病,不能胜任机要职务。"二十三日,范、赵二人又向皇帝表白说:"臣等并不是害怕辛劳,只是希望能和勋旧大臣们轮流担任这个职务。我们也不敢一下子都离开,希望能允许先走一个。如果继任的人不称职,只要再征召臣,臣会马上就到。"皇帝这才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二十五日,任命赵延寿为宣武节度使;另外任命由南东道节度使朱弘昭为枢密使、同平章事。诏书任命颁下之后,朱弘昭也请辞不受,皇帝叱骂他说:"你们都不愿意在我的身边,我供养你们这些人干什么!"朱弘昭于是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31 吏部侍郎张文宝从海路出使吴越国的杭州,途中船坏了,水手用小船载着他,被风吹着漂流到了吴国的天长;随从他出使的有二百个人,现在只剩下五个人了。吴主很优厚地接待了他,资助给他及其随从人员仪礼服装和数万钱币,并且还为他写信通知吴越的钱氏,让他们在边境上迎候。张文宝只接受了一些饮食,其余的都辞谢了,说:"本朝和吴很长时间就不来往了,现在既不是君臣关系,又不是宾主关系,如果接受了这些东西,用什么言辞来致谢呢?"吴主很赞赏他说的话。张文宝最终到杭州完成了使命而回朝。

32 二十七日,任命前义成节度使李赞华为昭信节度使,把他留在洛阳享受俸禄,不到镇所去。

33 二十八日,皇帝下诏规定大元帅李从荣的地位在宰相之上。

34 吴国的徐知诰因为国内接连发生水灾、火灾,就说:"军民们生活非常困苦,我怎么能一个人安享逸乐?"便把所有的侍妓都打发出去了,并且把乐器都拿来烧掉。

35 闽国的内枢密使薛文杰劝说闽王抑制和削弱宗室的力量，闽王的侄子王继图气不过，就阴谋造反，因此以谋反罪被杀，受牵连的有一千多人。

36 冬，十月，乙卯，范延光、冯赞奏："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1]，日用绢无虑五千匹，计耗国用什之七，请委缘边镇戍择诸胡所卖马良者给券，具数以闻。"从之。

37 戊午，以前武兴节度使孙岳为三司使。

38 范延光屡因孟汉琼、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为成德节度使，以冯赞为枢密使。

帝以亲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康义诚为朴忠，亲任之。时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祸，义诚度不能自脱，乃令其子事秦王，务以恭顺持两端，冀得自全。

39 权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谢罪，求昭雪；壬戌，以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

40 十一月，甲戌，上饯范延光，酒罢，上曰："卿今远去，事宜尽言。"对曰："朝廷大事，愿陛下与内外辅臣参决，勿听群小之言[2]"。遂相泣而别。时孟汉琼用事，附之者共为朋党以蔽惑上听，故延光言及之。

41 庚辰，改慎州怀化军[3]。置保顺军于洮州，领洮，鄯等州。

42 戊子，帝疾复作，己丑，大渐，秦王从荣入问疾，帝俛首不能举。王淑妃曰："从荣在此。"帝不应。从荣出，闻宫

中皆哭，从荣意帝已殂，明旦，称疾不入。是夕，帝实小愈，而从荣不知。

从荣自知不为时论所与，恐不得为嗣，与其党谋，欲以兵入侍，先制权臣。辛卯，从荣遣都押牙马处钧谓朱弘昭、冯赞曰："吾欲帅牙兵入宫中侍疾，且备非常，当止于何所？"二人曰："王自择之。"既而私与处钧曰："主上万福[4]，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从荣怒，复遣处钧谓二人曰："公辈殊不爱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汉琼，咸曰："兹事不得康义诚不可济[5]。"乃召义诚谋之，义诚竟无言，但曰："义诚将校耳，不敢预议，惟相公所使。"弘昭疑义诚不欲众中言之，夜，邀至私第问之，其对如初。

壬辰，从荣自河南府常服将步骑千人陈于天津桥。是日黎明，从荣遣马处钧至冯赞第，语之曰："吾今日决入，且居兴圣宫[6]。公辈各有宗族，处事亦宜详允，祸福在须臾耳。"又遣处钧诣康义诚，义诚曰："王来则奉迎。"

赞驰入右掖门，见弘昭、义诚、汉琼及三司使孙岳方聚谋于中兴殿门外，赞具道处钧之言，因让义诚曰："秦王言'祸福在须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儿在秦府，左右顾望！主上拔擢吾辈，自布衣至将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门，置主上何地？吾辈尚有遗种乎？"义诚未及对，监门白秦王已将兵至端门外。汉琼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犹顾望择利邪？吾何爱余生，当自帅兵拒之耳！"即入殿门，弘昭、赞随之，义诚不得已，亦随之入。

汉琼见帝曰："从荣反，兵已攻端门，须臾入宫，则大乱矣。"宫中相顾号哭，帝曰："从荣何苦乃尔？"问弘昭等："有诸？"对曰："有之，适已令门者阖门矣。"帝指天泣下，谓义诚曰："卿自处置，勿惊百姓！"控鹤指挥使李重吉，从珂之子也，时侍侧，帝曰："吾与尔父，冒矢石定天下，数脱吾于厄；从荣辈得何力，今乃为人所教，为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当呼尔父授以兵柄耳。汝为我部闭诸门。"重吉即帅控鹤兵守宫门。孟汉琼被甲乘马，召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使将五百骑讨从荣。

从荣方据胡床[7]，坐桥上，遣左右召康义诚。端门已闭，叩左掖门，从门隙中窥之，见朱洪实引骑兵北来，走白从荣；从荣大惊，命取铁掩心擐之[8]，坐调弓矢。俄而骑兵大至，从荣走归府，僚佐皆窜匿，牙兵掠嘉善坊溃去。从荣与妃刘氏匿床下，皇城使安从益就斩之，并杀其子，以其首献。初，孙岳颇得豫内廷密谋，冯、朱患从荣狼伉[9]，岳尝为之极言祸福之归；康义诚恨之，至是，乘乱密遣骑士射杀之。帝闻从荣死，悲骇，几落御榻，绝而复苏者再，由是疾复剧。从荣一子尚幼，养宫中，诸将请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与之。癸巳，冯道帅群臣入见帝于雍和殿，帝雨泣呜咽，曰："吾家事至此，惭见卿等！"

【注释】

①西北诸胡卖马者往来如织：天成四年四月，于沿边置场市党项马，以禁诸蕃卖马。然而屡禁不止，以致"往来如织"。

②内外辅臣、群小：内辅臣指枢密使；外辅臣指宰相；群小指孟汉琼及其

党羽。

③改慎州怀化军:胡三省认为下脱"为昭化军"四字。

④万福:称人起居无恙为万福。

⑤不得康义诚不可济:康义诚当时总管侍卫亲军,故有此言。

⑥兴圣宫:为明宗皇帝继位前所居之宫,李从荣亦欲效法之。

⑦胡床:也叫交椅、交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因从胡地传入,故名。

⑧铁掩心:一种护胸甲。

⑨狼伉:一作"狼抗",骄傲、乖戾。

【译文】

36 冬,十月,十二日,范延光、冯赞上奏说:"西北的各部胡人前来京城卖马的往来像穿梭,朝廷每天用于买马的绢不下于五千匹,估计耗费了国家费用的十分之七,请求朝廷委托沿边各处镇所,选择胡人所卖马中优良的发给凭证,然后再把数量呈报朝廷。"皇帝同意施行。

37 十五日,任命前武兴节度使孙岳为三司使。

38 范延光多次托孟汉琼、王淑妃向皇帝请求派任外官;十七日,任命范延光为成德节度使,另行任命冯赞为枢密使。

皇帝认为亲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康义诚为人淳朴忠诚,非常信任他。当时朝中重要的和皇帝的亲近大臣很多都要求调任外官以躲避秦王的祸害,康义诚估计自己难以脱身,于是就让他的儿子去侍奉秦王,遇事力求用恭敬顺从、左右两可的态度去对待,希望能够用这种方法来保全自己。

39 暂时主持夏州事务的李彝超上表向皇帝谢罪,并请求为他平反昭雪;十九日,任命李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

40 十一月,初二,皇帝为范延光饯行,酒宴完毕之后,皇帝说:"卿现在要远离了,有什么事情都要说出来。"范延光回答说:"朝廷的大事,希望陛下能和内外辅臣商议决定,不要听那一帮小人的

话。"当即君臣二人相对流涕而后分别。当时孟汉琼把持大权，依附于他的人相互结为朋党，共同蒙蔽迷惑皇帝的听闻，所以范延光说起了他们。

41 初八，把慎州怀化军改为昭化军。同时在洮州设置保顺军，管辖洮、鄯等州。

42 十六日，皇帝的病又复发了，十七日，病情加剧，秦王李从荣进宫探病，皇帝虚弱得低着头，抬不起来。王淑妃说："从荣在这里。"皇帝没有应声。李从荣出宫以后，听到宫里的人都在哭，他心里以为皇帝已经死了，第二天早晨，他就推托说自己有病，不再进宫探问。当天晚上，皇帝的病情实际上已经稍见好转，而李从荣却不知道。

李从荣深知自己不为当时的舆论所推崇，害怕不能继承帝位，于是就和自己的党羽们密谋，准备带兵进宫侍卫，首先要做的是控制住掌权的大臣。十九日，李从荣派遣都押牙马处钧去对朱弘昭、冯赞说："我准备率领牙兵进宫中侍候皇上疾病，同时防备意外情况发生，我应该在哪里居住？"朱、冯两人回答说："大王可以自己选择地方。"之后两人又私下对马处钧说："皇帝平安无事，大王应该尽忠尽孝，不应该轻信别人的胡言乱语。"李从荣一听大怒，又派马处钧去告诉两人说："你们两位难道不爱惜自己的家族吗？怎么竟敢拒绝我呢？"两人听后觉得害怕，就进宫把这件事告诉了王淑妃和宣徽使孟汉琼，大家都说："这事没有康义诚的支持与合作难以办成。"于是就把康义诚召进宫来和他商议办法，康义诚来了之后竟然不表示任何意见，只是说："义诚只是一个带兵的军人，不敢干预朝廷政务，我只听从相公们的差遣。"朱弘昭怀疑康义诚是不想当着众人表态，晚上，把他邀请到自己家里再问他，结果康义诚的回答还是和原来一样。

二十日，李从荣穿着平常的服装，从河南府带领着步骑兵马一千人列阵于天津桥。当天黎明，李从荣派马处钧来到冯赞家，对他

说："我今天决定要进宫，并且要住在兴圣宫。你们各位相公都是有家眷的人，做事可要好好考虑，是福是祸就决定在顷刻之间啊。"又派马处钧到康义诚处，康义诚答复说："只要秦王能来到，我一定奉迎"。

冯赞骑马从右掖门飞奔而入，看见朱弘昭、康义诚、孟汉琼以及三司使孙岳等人正聚集在中兴殿门外商议着事情，冯赞把马处钧所讲的话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他们，接着就正告康义诚说："秦王说了'是福是祸就决定在顷刻之间'，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你不要因为自己的儿子在秦王府供职，就左右观望，皇上提拔我们这些人，从平民百姓高升至将相，如果让秦王的兵马走进这个门，把皇上往哪里摆？我们这些人的家族中难道还有人能活命吗？"康义诚还没来得及答话，守门的官吏来报告说秦王已经带兵到了端门之外。孟汉琼拂袖而起，说："今天的事情，危及到了君父的安全，你还能再犹豫观望，考虑个人利害得失吗？我绝不爱惜自己的余生，自当亲自率兵去抵抗！"说完，就进入了中兴殿门，朱弘昭、冯赞也都跟他走了进去，康义诚不得已，也只好随着他们进去。

孟汉琼见到皇帝，报告说："李从荣造反了，叛兵已经进攻端门了，马上就要打进宫内来，到那时就要大乱了。"宫里的人相视号哭，皇帝说："从荣何苦要这样做？"就问朱弘昭等人："真有这事吗？"大家回答说："有这事，刚才已下令守门人把宫门关上了。"皇帝指着苍天，流下了眼泪，对康义诚说："卿自己去斟情处理吧，只是不要惊扰百姓！"控鹤指挥使李重吉，是李从珂的儿子，当时正侍卫在皇帝身边，皇帝对他说："我和你的父亲，冒着战场上的矢石平定天下，他多次在危急之中救过我；李从荣这等人又出过什么力，现在却被人唆使，干出这样悖逆不道的事！我本来就知道这等人不足以托付大事，真应该把你父亲召来把掌兵的大权交给他。现在你去替我部署把所有宫门都封闭起来"。李重吉于是立即率领控鹤兵把守宫门。孟汉琼披上铠甲，骑上战马，召唤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

让他率领五百名骑兵前去讨伐李从荣。

李从荣这时正靠着胡床，坐在津桥上，派左右侍从去召康义诚前来。当时端门已经关闭，侍从们就去叩打左掖门，并从门缝中向里窥看，只见朱洪实正带着骑兵从北面而来，侍从赶忙跑回去报告李从荣；李从荣大吃一惊，下令手下拿护胸的铁掩心披挂起来，然后坐在那儿调理弓矢。一会儿朱洪实的骑兵掩击过来，李从荣逃回河南府，他的幕僚们都逃散躲了起来，牙兵们则在嘉善坊一带抢掠了一番后也都溃散了。李从荣和他的妃子刘氏吓得躲在床底下，皇城使安从益走上前去把他们杀了，同时杀了他的儿子，然后把他们的首级进献朝廷。当初，孙岳也能够参预内廷的一些密谋，冯赞、宋弘昭担心李从荣乖戾难以应付，孙岳曾经为他们详加分析了祸福的关系；康义诚很怨恨他，到了这个时候，就乘着混乱之际秘密地派遣骑士把他射杀了。皇帝得知李从荣死了，非常惊骇悲恸，险些从御榻上跌落下来，几次昏厥又苏醒过来，从此病情又加重了。李从荣有一个儿子还很幼小，当时养在宫中，将领们都要求把他也杀了，皇帝哭着说："这孩子又有什么罪？"但是最后不得已，还是把孩子交给了他们。二十一日，冯道率领群臣进宫，在雍和殿晋见皇帝，皇帝泪如雨下话声呜咽，说："我家的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无脸见众位公卿！"

宋王从厚为天雄节度使；甲午，遣孟汉琼征从厚，且权知天雄军府事。

丙申，追废从厚为庶人。执政共议从荣官属之罪，冯道曰："从荣所亲者高辇、刘陟、王说而已，任赞到官才半月，王居敏、司徒翊在病告已半年，岂豫其谋！居敏尤为从

荣所恶，昨举兵向阙之际，与辇、陟并辔而行，指日景曰：“来日及今，已诛王詹事矣[1]，自非与之同谋者，岂得一切诛之乎？”朱弘昭曰：“使从荣得入光政门，赞等当如何任使，而吾辈犹有种乎？且首从差一等耳，今首已拏戮而从者不问，主上能不以吾辈为庇奸人乎！”冯赞力争之，始议流贬。时咨议高辇已伏诛。丁酉，元帅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赞、秘书监兼王傅刘瓒、友苏瓒、记室鱼崇远、河南少尹刘陟、判官司徒诩、推官王说等八人并长流，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归田里，六军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晙并贬官。澣，回之族曾孙也[2]；诩，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吴，徐知诰厚礼之。

初，从荣失道，六军判官、司谏郎中赵远谏曰：“大王地居上嗣，当勤修令德，奈何所为如是？勿谓父子至亲为可恃，独不见恭世子、戾太子乎[3]！”从荣怒，出为泾州判官；及从荣败，远以是知名。远，字上交，幽州人也。

43 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与物无竞，登极之年已逾六十，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4]；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辛丑，宋王至洛阳。

44 闽主尊鲁国太夫人黄氏为皇太后。

闽主好鬼神，巫盛韬等皆有宠。薛文杰言于闽主曰：“陛下左右多奸臣，非质诸鬼神，不能知也。盛韬善视鬼，宜使察之。”闽主从之。文杰恶枢密使吴勖[5]，勖有疾，文杰

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罢公近密，仆言公但小苦头痛耳，将愈矣。主上或遣使来问，慎勿以他疾对也。"勖许诺。明日，文杰使韬言于闽主曰："适见北庙崇顺王讯吴勖谋反，以铜钉钉其脑，金椎击之。"闽主以告文杰，文杰曰："未可信也，宜遣使问之。"果以头痛对，即收下狱，遣文杰及狱吏杂治之，勖自诬服，并其妻子诛之。由是国人益怒。

吴光请兵于吴，吴信州刺史蒋延徽不俟朝命，引兵会光攻建州。闽主遣使求救于吴越。

45 十二月，癸卯朔，始发明宗丧，宗王即皇帝位[6]。

46 秦王从荣既死，朱洪实妻入宫，司衣王氏语及秦王[7]，王氏曰："秦王身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归祸，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则厚诬矣。朱司徒最受王恩[8]，当时不为之辨，惜哉！"洪实闻之，大惧，与康义诚以其语白闵帝[9]，且言王氏私于从荣，为之诇宫中事，辛亥，赐王氏死。事连王淑妃，淑妃素厚于从荣，帝由是疑之。

47 丙辰，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询为磁州刺史。朱弘昭以诛秦王立帝为己功，欲专朝政；令询侍帝左右最久，雅为帝所亲信，弘昭不欲旧人在帝侧，故出之。帝不悦而无之何[10]。

48 孟知祥闻明宗殂，谓僚佐曰："宋王幼弱，为政者皆胥史小人，其乱可坐俟也。"

辛未，帝始御中兴殿。帝自终易月之制[11]，即召学士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宽柔少断。李愚私谓同列曰："吾君延访，鲜及吾辈，位高责重，

事亦堪忧。"众惕息不敢应。

49 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钱元珦骄纵不法，每请事于王府不获，则上书悖慢，尝怒一吏，置铁床炙之，臭满城郭。吴王元瓘遣牙将仰仁诠诣明州召之，仁诠左右虑元珦难制，劝为之备，仁诠不从，常服径造听事。元珦见仁诠至，股慄，遂还钱塘，幽于别第。仁诠，湖州人也。

50 闽主改福州为长乐府。

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擒王延禀之功[1]，性慷慨，言事无所避，闽主恶之，尝私谓左右曰："仁达智有余，吾犹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诬以叛，族诛之。

51 初，马希声、希范同日生，希声母曰袁德妃，希范母曰陈氏。希范怨希声先立不让，及嗣位，不礼于袁德妃。希声母弟希旺为亲从都指挥使，希范多谴责之；袁德妃请纳希旺官为道士，不许，解其军职，使居竹屋草门，不得预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忧愤而卒。

【注释】

①王詹事：指秦王府詹事王居敏，称其官名。

②回：李回，唐朝武宗时宰相。

③恭世子、戾太子：春秋时晋献公太子申生，为骊姬陷害而自缢身亡，后谥为恭，人称恭世子；西汉武帝太子刘据，为宰臣江充所陷害，举兵自卫，后兵败逃亡自杀，谥为戾，人称戾太子。

④因乱为众所推：参见第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

⑤吴勖：欧阳修《新五代史》作"吴英"；吴勖本是闽主的亲信宦吏，因典掌机要，所以薛文杰恶之。

⑥宋王：李从厚(公元914～934年)，后唐明宗第五子，一说为第三子。

⑦司衣王氏语及秦王：司衣，官名，属尚服局，掌宫内御服、首饰；一本"王氏"下有"与之"二字。

⑧朱司徒：朱洪实官加检校司徒，故以其官名称之。

⑨闽帝：指新继位的李从厚。

⑩无之何：一本"无"下有"如"字。

⑪易月之制：一种传统丧制，以日代月，二十七日丧期服满。

⑫有擒王延禀之功：王仁达擒王延禀见上卷长兴二年四月。

【译文】

宋王李从厚当时担任天雄节度使；二十二日，皇帝派遣孟汉琼前去征召李从厚，同时替代他暂时掌理天雄军府的事务。

二十四日，皇帝下诏追废李从荣为庶人。执政大臣们共同商议着要追究李从荣属官们的罪责，冯道说："李从荣所亲信的只有高辇、刘陟、王说而已，任赞到职才半个月，王居敏、司徒诩有病告假已经有半年了，这些人怎么能够参豫谋划呢？王居敏更是受到李从荣的厌恶，昨天李从荣率兵向宫中进攻的时候，和高辇、刘陟并马而行，他指着日影说：'明天这个时候，已经把王詹事给杀了'。这就说明王居敏并不是他的同谋者，怎么能够不分是非把所有的人都诛杀了呢？"朱弘昭说："假如李从荣能够打入光政门来，任赞这帮人将会受到何等的重用，而我们这些人还能有活命吗？况且首犯和从犯只能罪差一等，现在首犯已经被杀戮了，而对从犯如果一律不追究，皇上能不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在包庇奸人吗？"冯赞极力与他争辩，这才议定对这批人实行流放和贬官。当时咨议高辇已经伏罪被杀。二十五日，元帅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赞、秘书监兼王傅刘瓒、友苏瓒、记室鱼崇远、河南少尹刘陟、判官司徒诩、推官王说等八人都被长期流放，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被勒令回归田里，六军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晙两人被贬官。李澣是李回的同族曾孙；司徒诩是贝州人；江文蔚是建安人。江文蔚逃奔到了吴国，徐知诰给了他很隆重的礼遇。

当初,李从荣行为不合常道,六军判官、司谏郎中赵远曾劝谏他说:"大王您身处嗣子的地位,应当勤修德业,为何所作所为竟是这个样子呢?不要认为父子关系是至亲就可以仗恃无恐,难道不记得恭世子和戾太子的往事吗?"李从荣听了很生气,就把他贬放为泾州判官;到了李从荣失败以后,赵远也因此而名声大震。赵远字上交,是幽州人。

43 二十六日,皇帝去世。皇帝平生不猜疑忌刻,与人无争,登基的那一年已经过了六十岁,每晚还都在宫中焚香向上天祷告说:"我是个胡人,由于动乱被众人推举登上帝位;愿上天早降圣人,好当百姓的君主。"在位期间连年丰收,也很少用兵,在五代中比较起来,大致还算是个小康局面。

二十九日,宋王到达洛阳。

44 闽主尊奉鲁国太夫人黄氏为皇太后。

闽主相信鬼神,巫盛韬等人都很受宠信。薛文杰向闽主建议说:"陛下的身边有很多好臣,如果不请教鬼神,无法做出辨别。盛韬很会看鬼,最好让他去察看。"闽主采纳了他的建议。薛文杰很厌恶枢密使吴勖,当时吴勖正卧病在家,薛文杰前去探视,对他说:"主上因为你久病不愈,想免去你的枢密职务,在下对主上说你只不过患了头痛的小毛病,就快要好了。主上如果派使者来探问,千万不要说是其它的病。"吴勖答应了他。第二天,薛文杰让盛韬对闽主说:"刚才看见北庙的崇顺王正在审问吴勖谋反的罪状,用铜钉在钉他的脑门,然后再用金椎锤击。"闽主把这件事又告诉了薛文杰,薛文杰说:"不一定可信,最好派个使者去查问一下。"使者去了,吴勖果然回答说是,于是当即就把他收捕下到狱中,闽主派薛文杰和狱吏轮番地拷问他,重刑之下,吴勖只好胡乱认了罪,闽主下令把他和其妻子儿女一起都诛杀。从此以后,闽国的百姓更加愤恨不平了。

吴光请求吴国派兵攻闽,吴国的信州刺史蒋延徽等不得朝廷

正式命令的到达，就率兵会合吴光进攻建州。闽主派遣使者向吴越国求救。

45 十二月，初一，开始发布明宗的死讯，同时宋王即皇帝位。

46 秦王李从荣死了以后，一次朱洪实的妻子进入宫中，司衣王氏和她谈到秦王，王氏说："秦王作为人子，不在皇帝身边侍候疾病，以致被人归加罪名，这是他自找的；如果他是存心要谋反，那简直是太冤枉他了。朱司徒平时是最受秦王思宠的，当时没有为他辨明，真是太可惜了啊！"朱洪实听到这话，感到很恐惧，就和康义诚一道把这话报告给皇帝，并且说王氏私通李从荣，替他刺探宫中的情况，初九，皇帝下诏赐王氏死。这件事牵连到王淑妃，加上平时王淑妃待李从荣就很好，皇帝因此也就怀疑起她来。

47 十四日，任命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询为磁州刺史。宋弘昭把诛灭秦王、迎立皇帝当作是他自己的功劳，想要独揽朝政；宋令询过去侍奉在皇帝身边时间最久，一向得到皇帝的信任，宋弘昭不愿意让这样的旧人呆在皇帝身边，所以就把他调为外任。皇帝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

48 孟知祥得知明宗去世，就对他的幕僚说："宋王年幼懦弱，把持朝政的都是一些掌理文案出身的小人，眼看着那里就会发生动乱。"

二十九日，皇帝第一次到中兴殿处理朝政。皇帝自从服完了以日代月的丧制后，就召来学士为他讲读《贞观政要》、《太宗实录》，怀有谋求天下大治的宏愿；但是他掌握不到要领，又生性宽厚软弱，缺乏决断。李愚私下里对同僚们说："我们的皇上有事找人咨询的时候，很少找到我们，我们地位高，责任也重大，这事也真让人担心。"大家都屏住气息不敢回答。

49 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钱元珦骄横放纵、不守法度，每次到王府请求事情而得不到满足时，就上书发泄不满，言辞傲慢。有一次对一个小吏发怒，就把他摆置在铁床上烤炙，焦臭的气

味弥漫全城。吴王钱元瓘派遣牙将仰仁诠前往明州去征召他，仰仁诠的左右亲信担心钱元珣难以制服，都劝他做点防备，仰仁诠没有听从，只穿着日常服装直接走到他的官府办公的地方去。钱元珣看见仰仁诠来了，吓得两腿发抖，接着就跟着他回到了钱塘，被幽禁在别第里。仰仁诠是湖州人。

50 闽主把福州改为长乐府。

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擒获王延禀的功劳，生性慷慨，说话办事毫无忌讳。闽主很厌恶他，有一次私下里对左右亲信说："仁达这个人智谋太多，我还算能驾驭他，但他以后绝不会甘心当少主的臣子。"到这时，竟然诬陷说他要叛乱，将他满门抄斩。

51 以前，马希声和马希范同一天出生，马希声的母亲是袁德妃，马希范的母亲是陈氏。马希范怨恨马希声先被立为世子而不让给他，等到自己继承了王位以后，便对袁德妃不尊敬。马希声的同母弟弟马希旺当时担任亲从都指挥使，马希范经常借故责骂他；袁德妃请求准许马希旺把官职交还，让他出去当道士，马希范不答应，还解除了他的军职，让他住在竹屋草门之中，不准参加兄弟们之间举行的饮宴聚会。袁德妃死了以后，马希旺不久也忧愤而死。

潞王上[1]

清泰元年[2]

1 春，正月，戊寅，闵帝大赦，改元应顺。

壬午，加河阳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康义诚兼侍中，判六军诸卫事。

2 朱弘昭、冯赟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彦威[3]、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忠正节度使张从宾，甲申，出彦威为护国节度

使，以捧圣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代之；出从宾为彰义节度使，以严卫步军都指挥使皇甫遇代之。彦威，崞人；遇，真定人也。

3 戊子，枢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书门下二品冯赞、河东节度使兼侍中石敬瑭并兼中书令。赞以超迁太过，坚辞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4 壬辰，以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为南平王，武安·武平节度使马希范为楚王。

5 甲午，以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元瓘为吴越王。

6 吴徐知诰别治私第于金陵，乙未，迁居私第，虚府舍以待吴主。

7 凤翔节度使兼侍中潞王从珂，与石敬瑭少从明帝征伐，有功名，得众心；朱弘昭、冯赞位望素出二人下远其，一旦执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屡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辞疾不来，使臣至凤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阴事。时潞王长子重吉为控鹤都指挥使，朱、冯不欲其典禁兵，乙亥，出为亳州团练使。潞王有女惠明为尼，在洛阳，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惧。

8 吴将延徽败闽兵于浦城，遂围建州，闽主璘遣上军使张彦柔、骠骑大将军王延宗将兵万人救建州。延宗军及中途，士卒不进，曰："不得薛文杰，不能讨贼。"延宗驰使以闻，国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继鹏泣谓璘曰："文杰盗弄国权，枉害无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吴兵深入，士卒不进，社稷一旦倾覆，留文杰何益！"文杰亦在侧，互陈利害。璘曰：

"吾无如卿何,卿自为谋。"文杰出,继鹏伺之于启圣门外,以笏击之仆地[6],槛军送军前,市人争持瓦砾击之。文杰善术数,自云过三日则无患。部送者闻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见之踊跃,脔食之;闽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杰以为古制槛军疏阔,更为之,形如木匮,攒以铁璘,内向,动辄触之。车成,文杰首自入焉。并诛盛韬。

蒋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诰以延徽吴太祖之婿[7],与临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图兴复,遣使召之。延徽亦闻闽兵及吴越兵将至,引兵归;闽人追击,败之,士卒死亡甚众,归罪于都虞候张重进,斩之。知诰贬延徽为右威卫将军,遣使求好于闽。

9 闰月,以左谏议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诰陈乂皆为给事中,充枢密直学士。汭以文学从帝,历三镇在幕府[8]。及即位,将佐之有才者,朱、冯皆斥逐之。汭性迂疏,朱、冯恐帝含怒有时而发,乃引汭于密近,以其党陈乂监之。

10 丙午,尊皇后为皇太后[9]。

11 安远节度使符彦超奴王希全、任贺儿见朝廷多事,谋杀彦超,据安州附于吴。夜,叩门称有急递,彦超出至听事[10],二奴杀之,因以彦超之命召诸将,有不从己者辄杀之。己酉旦,副使李端帅州兵讨诛之,并其党。

12 甲寅,以王淑妃为太妃。

13 蜀将吏劝蜀王知祥称帝;己巳,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

【注释】

①潞王：即李从珂（公元885～936年），镇州平山（治今河北平山）人，本姓王，明宗早年为将时在平山掠得之，收为养子。及长，因有战功于唐，被封为潞王。公元934年即位，后世称为末帝。

②清泰：末帝李从珂的年号。此年四月始改元清泰，见下卷元年四月乙酉。

③都指挥使：一本"使"下有"宁国节度使"五字。

④皆忌之：忌李从珂和石敬瑭。

⑤上军使：闽国所置官名，有上军使、中军使、下军使。

⑥笏（hù 户）：古代朝会时所执的手板，有事则书于上，以备遗忘。常用象牙或竹加工而成。

⑦吴太祖：指杨行密。

⑧历三镇：后唐闵帝于开成三年镇宣武，四年镇河东，长兴元年徙镇天雄。

⑨皇后：指明宗曹皇后。

⑩听事：又称厅事，官府办公的地方。

【译文】

潞王上

清泰元年（甲午，公元943年）

1 春，正月，初七，皇帝下诏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应顺。

十一日，加封河阳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康义诚兼任侍中，判六军诸卫事。

2 朱弘昭、冯赞忌恨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彦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忠正节度使张从宾，十三日，把安彦威派出担任护国节度使，任命捧圣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接替他的职务；把张从宾派出担任彰义节度使，任命严卫步军都指挥使皇甫遇接替他的职务。安彦威是崞县人；皇甫遇是真定人。

3 十七日，任命枢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书门下二品冯

赞、河东节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一起兼任中书令。冯赞认为自己升迁得太快了，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十八日，皇帝只好下诏把他改为兼任侍中。

4 二十一日，封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为南严王，封武安·武平节度使马希范为楚王。

5 二十三日，封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元瓘为吴越王。

6 吴国的徐知诰在金陵另外修建了一座私第，二十四日，他迁居到私第，而把府舍腾出来以等待吴主的到来。

7 凤翔节度使兼侍中潞王李从珂，从少年时代就和石敬瑭一道跟随明宗四处征伐，立过战功，很有声望，又得人心；朱弘昭、冯赞的地位和声望与他们二人相比，历来都差得很远，因此，朱、冯一旦执掌了朝政，对他们二人都忌惮起来。明宗生病的时候，潞王多次派他的夫人进宫看望侍奉；到明宗病逝的时候，潞王却推说有病，不肯前来，去过凤翔的使臣中有人自称侦察到了潞王的阴私。当时潞王的长子李重吉担任控鹤都指挥使，朱弘昭、冯赞不想让他掌领禁兵，二十八日，就把他派出去担任亳州团练使。潞王有个女儿叫惠明已经出家当尼姑，住在洛阳，也被召进宫中。潞王由此产生了怀疑和恐惧。

8 吴国的蒋延徽在浦城打败了闽国的部队，接着围攻建州，闽王王璘派遣上军使张彦柔、骠骑大将军王延宗率领军队一万人前去建州救援。王延宗的部队走到半路上，士卒们再也不肯往前走了，扬言："如果不能得到薛文杰，无法前去讨贼。"王延宗派使者火速赶回报告情况，闽国的百姓都感到震惊和恐惧。太后和福王王继鹏哭着对王璘说："薛文杰盗取玩弄国家的大权，冤枉害死了很多无辜的人，全国上下都痛恨他已经很久了。现在吴兵深入国境，我们的士兵不愿前进，国家一旦被颠覆，还留着薛文杰干什么！"薛文杰当时也在场，双方互相陈说着利害关系。王璘最后对薛文杰说："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你自己看着办吧！"薛文杰走出宫来，王继鹏在

启圣门外候着他，用朝笏把他打倒在地，然后用槛车押送至军前，街市上的人们都争着用石头瓦片向他砸去。薛文杰迷信术数，自称再过三天自己就没事了。押送他的人听了这话，就兼程赶路，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到达军前，士卒们见把他押来了都情绪很振奋，就涌上前来把他零刀碎割分吃了；闽主急忙派出使者前去赦免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当初，薛文杰认为按照古代的制度制造的槛车里面太宽阔了，就重新对槛车做了改造，新槛车形状像木柜，四面插上铁针，锋尖朝内，里面的人一动就要被大铁针扎着。这种槛车刚制成，薛文杰首先把自己给装了进去。同时被诛杀的还有盛韬。

蒋延徽围攻建州即将取得成功，徐知诰认为蒋延徽是吴太祖杨行密的女婿，平时和临川王杨濛很要好，担心他一旦攻取了建州就会拥戴杨濛以图恢复吴国的王权，于是就派遣使者把他召回。蒋延徽也听说闽国和吴越国的援兵快要到了，就把部队撤了回去；闽兵乘势追击，把吴兵打得大败，士卒死亡了很多，蒋延徽把受损失的责任归罪于都虞候张重进，把他杀了。徐知诰把蒋延徽贬为右威卫将军，同时派遣使者去和闽国修好。

9 闰正月，任命左谏议大夫唐讷、膳部郎中知制诰陈乂都为给事中，充任枢密直学士。唐讷靠他的文学才能侍从皇帝，经历了三度迁移镇所依然被留在幕府中。到了皇帝继位，将领和幕僚中有才能的人，朱弘昭、冯赞都把他们排斥出外了。唐讷生性迂阔大意，朱弘昭、冯赞担心皇帝心中对他们的怒气有朝一日会发作，于是就把唐讷安排在皇帝身边枢密的位子上，而同时派他们的同党陈乂监视他的言行。

10 初五，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11 安远节度使符彦超的奴仆王希全、任贺儿看到朝廷总是政局动荡不安定，就密谋要杀害符彦超，然后占据安州归附吴国。一天夜里，两人敲门谎称有紧急军情文书到达，符彦超起身出来走到厅事，两个奴才就把他杀了，接着就借用符彦超的名义把将领们召集

来，有不服从他们的马上就把他杀掉。初八早晨，节度副使李端率领本州的士兵讨伐诛杀了他们，同时把他们的同党也都诛杀了。

12 十三日，封王淑妃为太妃。

13 蜀国的将领官吏们都劝孟知祥称帝；二十八日，孟知祥在成都即皇帝位。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七十九

后唐纪八　起阏逢敦牂二月，尽旃蒙协洽，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

1 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节度使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节度使如故。

2 吴人多不欲迁都者[1]，都押牙周宗言于徐知诰曰："主上西迁，公复须东行，不惟劳费甚大，且违众心。"丙子，吴主遣宋齐丘如金陵，谕知诰罢迁都。

先是，知诰久有传禅之志，以吴主无失德，恐众心不悦，欲待嗣君；宋齐丘亦以为然。一旦，知诰临镜镊白髭[2]，叹曰："国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请如江都，微以传禅讽吴主，且告齐丘。齐丘以宗先已，心疾之，遣使

驰诣金陵，手书切谏，以为天时人事未可；知诰愕然。后数日，齐丘至，请斩宗以谢吴主，乃黜宗为池州副使[3]。久之，节度副使李建勋，行军司马徐玠等屡陈知诰功业，宜早从民望，召宗复为都押牙。知诰由是疏齐丘。

3 朱弘昭，冯赞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汉琼，己卯，徙成德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代汉琼，徙潞王从珂为河东节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皆不降制书，但各遣使臣持宣监送赴镇[4]。

4 吴主诏徐知诰还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诰疑有变，勒兵自卫[5]。

5 潞王既与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从璋权知凤翔。从璋性粗率乐祸，前代安重海镇河中，手杀之；潞王闻其来，尤恶之，欲拒命则兵弱粮少，不知所为，谋于将佐，皆曰："主上富于春秋，政事出于朱、冯，大王功名震主，离镇必无全理，不可受也。"王问观察判官滴河马胤孙曰："今道过京师，当何向为便？"对曰："君命召，不俟驾。临丧赴镇，又何疑焉！诸人凶谋，不可从也。"众哂之[6]。王乃移檄邻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杀长立少，专制朝权，别疏骨肉，动摇藩垣[7]，惧倾覆社稷。今从珂将入朝以清君侧之恶，而力不能独办，愿乞灵邻藩以济之。"

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当东出之道[8]，尤欲与之相结，遣推官郝诩，押牙朱廷义等相继诣长安，说以利害，饵以美妓，不从则令就图之。思同谓将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与凤翔同反，借使事成而荣，犹为一时之叛臣，况事

改而辱，流千古之丑迹乎！"遂执诩等，以状闻。时潞王使者多为邻道所执，不则依阿操两端，惟陇州防御使相里金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来计事。金，并州人也。

朝廷议讨凤翔。康义诚不欲出外，恐失军权，请以王思同为统帅，以羽林都指挥使侯益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益知军情将变，辞不行[10]；执政怒之，出为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副之，前绛州刺史苌从简为马步都虞候，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皆为偏裨。晖，魏州人也。

6 蜀主以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

7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凤翔行府；以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行营都监。思同虽有忠义之志，而御军无法；潞王老于行陈，将士微幸富贵者心皆向之。诏遣殿直楚匡祚执亳州团练史李重吉[11]，幽于宋州。洋王从璋行至关西，闻凤翔拒命而还。

【注释】

①不欲迁都：迁都之议始于上卷长兴四年五月。

②髭(zi 支)：嘴上边的胡子。胡子在口上为髭，口下为须，两颊为髯。

③池州副使：即池州团练副使。

④使臣持宣：使臣即诸司使西班中的大使臣或小使臣；宣，枢密院所行文书称宣。

⑤勒兵自卫：一本此句下有"己丑，复入府舍"六字。

⑥哂(shěn 审)：微笑，讥笑。

⑦动摇藩垣：指易置石敬瑭和潞王本人。

⑧东出之道：自凤翔到洛阳，道出长安。

⑨辞不行：一本作"辞疾不行"，"辞疾不行"为妥。

⑩李重吉：潞王李从珂长子。

【译文】

后唐纪八　起甲午(公元934年)二月，止乙未(公元935年)，共一年十一个月。

潞王下

清泰元年(甲午，公元934年)

1二月，初二，蜀主孟知祥任命武泰节度使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仍然兼领节度使。

2吴国人很多都不想迁都，都押牙周宗对徐知诰说："主上如果西迁金陵，公却又要东镇江都，这样一来不仅耗费人力物力巨大，而且也违背了人们的意愿。"初六，吴主派宋齐丘前往金陵，告诉徐知诰迁都之事作罢。

在此之前，徐知诰很早就有了让吴主把皇位传让给他自己的意图，只因吴主没有什么失德的地方，又担心人心不服，就想等嗣君继位之后再说；宋齐丘也认为这样做很好。一天早晨，徐知诰对着镜子夹白胡须，叹气说："国家安定了而我却老了，怎么办？"周宗了解他的意图，就请求前往江都，把禅位的意思向吴主暗示一下，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一下宋齐丘。宋齐丘认为周宗抢了他的先，心里很忌妒他，就派使者骑马赶到金陵，带着他的亲笔信极力劝阻徐知诰，认为天时、人心都还没到时机；徐知诰感到出乎意料，很吃惊。几天之后，宋齐丘来到金陵，向徐知诰请求杀了周宗好向吴主谢罪，于是徐知诰只好把周宗贬为池州团练副使。过了一段时间，节度副使李建勋，行军司马徐玠等人多次陈述徐知诰的功业，认为应该早日顺从民意，于是又把周宗召回恢复了他的都押牙的职务。徐知诰从此就开始疏远宋齐丘了。

3 朱弘昭，冯赟不想让石敬瑭久在太原，同时也想把孟汉琼召回朝廷，初九，就把成德节度使范延光改任为天雄节度使，以代替孟汉琼；把潞王李从珂改任为河东节度使，兼任北都留守；把石敬瑭改任为成德节度使。一律不颁发正式的诏书，只是分别派遣使者带着枢密院的文书护送着前往各个军镇。

4 吴王下诏命徐知诰搬回到原来的府舍中去住。十四日，金陵发生大火；十五日，又发生了一次大火。徐知诰怀疑会有什么变故，就调动兵力进行自我防卫。

5 潞王李从珂已经与朝廷相互猜疑和疏远，朝廷又任命洋王李从璋来暂时主持凤翔事务。李从璋生性粗率，而且又幸灾乐祸，以前代替安重诲镇守河中，就亲手把安重诲杀了；潞王得知他要来，心里对他感到特别厌恶，想要抗拒朝廷命令，而自己却又兵力不足，粮草很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就和自己的将领幕僚们商议，大家都说："皇上年纪还轻，国家大事都由朱弘昭、冯赟两人决断，大王您功高名大，震慑君主，一旦离开军镇肯定没有安全的可能，不能接受别人来代职。"潞王问观察判官滴河人马胤孙说："我现在如果奉命调职，经过京师洛阳，应当朝哪个方向为好？"马胤孙回答说："君主有命相召，不等车马准备好就要出发。应该先在京师参加先皇的葬礼，然后再去河东军镇赴任，又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大家所出的都是坏主意，不能听他们的。"大家都讥笑他的迂腐。潞王于是移送檄文到邻近各道，檄文上说："朱弘昭等人乘着先帝病重之际，杀死长子拥立少子，独揽朝廷大权，离间皇室骨肉至亲，动摇藩镇根基，深怕他们会倾覆唐室的江山社稷。现在我李从珂要去朝廷清除君主身边的坏人，而这样的大事又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得到的，希望请求各位邻近方镇的大力帮助。"

潞王因为西都留守王思同正扼守在从凤翔往东到洛阳的必经之路上，所以特别想和他搞联合，就派推官郝诩、押牙朱廷义等人相继来到长安，向王思同陈说利害关系，并馈赠美貌的女妓作诱

饵,如果他不顺从,就让两人就地把他解决了。王思同对自己的将领官吏们说:"我受过明宗皇帝的大恩,和凤翔一起造反,即使事情成功了能够得到荣华富贵,仍然还是一个叛逆的臣子,更何况事情失败了而蒙受耻辱,在千古传下丑恶行迹呢!"当即就把郝诩等人抓了起来,并把这情况向朝廷报告。当时潞王派出的使者大多都被邻近各道抓了起来,不然的话就是不置可否,心存观望,唯独只有陇州防御使相里金是全心全意地依附他,派判官薛文遇往来商议具体事宜。相里金是并州人。

朝廷商议着要讨伐凤翔。康义诚不想出任在外,怕失去了兵权,就请求任命王思同为统帅,任命羽林都指挥使侯益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侯益深知军情将会发生变故,就找借口不愿起程;执政大臣们很生气,就把他贬为商州刺史。二十一日,任命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为他的副手,任命前绛州刺史长从简为马步都虞候,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人都担任副将。尹晖是魏州人。

6 蜀主任命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

7 二十七日,加封王思同为同平章事,主持凤翔行府;任命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行营都监。王思同虽然有忠义之心,但是统御军队却没有法度;潞王却很熟悉行军打仗,将士们希望能够得到富贵荣华的,内心都愿意依附他。皇帝下诏派殿直楚匡祚把担任亳州团练使的李重吉抓起来,囚禁在宋州。洋王李从璋受命赴任,走到函谷关西,得知凤翔军镇抗拒朝廷命令的消息,就回去了。

8 三月,安彦威与民西道张虔钊、武定孙汉韶、彰义张从宾、静难康福等五节度使奏合兵讨凤翔。汉韶,李存进之

子也。

9乙卯，诸道兵大集于凤翔城下攻之，克东西关城，城中死者甚众。丙辰，复进攻城，期于必取。凤翔城堑卑浅，守备俱乏，众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谓外军曰："吾未冠从先帝百战，出入生死，金创满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从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谗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诛乎！"因恸哭。闻者哀之。

张虔钊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驱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诟，反攻之，虔钊跃马走免，杨思权因大呼曰："大相公[1]，吾王也。"遂帅诸军解甲投兵，请降于潞王，自西门入，以幅纸进潞王曰："愿王克京城日，以臣为节度使，勿以为防、团。"潞王即书"思权可邠宁节度使"授之[2]。王思同犹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晖大呼曰："城西军已入城受赏矣。"众皆弃甲投兵而降，其声辱地。日中，乱兵悉入，外军亦溃，思同等六节度使皆遁去[3]。潞王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丁巳，王思同、药彦稠等走至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闭门不内，乃趣潼关。遂雍，邪之子也。

潞王建大将旗鼓，整众而东，以孔目官虞城刘延朗为腹心[4]。潞王始忧王思同等并力据长安拒守，至岐山，闻刘遂雍不内思同，甚喜，遣使慰抚之。遂雍悉出府库之财于外，军士前至者得给赏令过；比潞王至，前军赏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长安，遂雍迎谒，率民财以充赏。

是日，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自军前奔还，中外大

骇。帝不知所为,谓康义诚等曰:"先帝弃万国,朕外守藩方[5],当是之时,为嗣者在诸公所取耳,朕实无心与人争国。既承大业,年在幼冲,国事皆委诸公。朕于兄弟间不至榛梗[6],诸公以社稷大计见告,朕何敢违!军兴之初,皆自夸大,以为寇不足平;今事至于此,何方可以转祸?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让之,若不免于罪,亦所甘心。"朱弘昭、冯赟大惧,不敢对。义诚欲悉以宿卫兵迎降为己功,乃曰:"西师惊溃,盖主将失策耳。今侍卫诸军尚多,臣请自往扼其冲要,招集离散以图后效,幸陛下勿为过忧!"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将兵拒之。义诚固请自行,帝乃招将士慰谕,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府库不足,当以宫中服玩继之。军士益骄,无所畏忌,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

遣楚匡祚杀李重吉于宋州;匡祚榜棰重吉,责其家财。又杀尼惠明[7]。

初,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为秦王从荣所厚,及朱弘昭为枢密使,洪实以宗兄事之;从荣勒兵天津桥,洪实首为孟汉琼击从荣,康义诚由是恨之[8]。辛酉,帝亲至左藏[9],给将士金帛。义诚、洪实共论用兵利害,洪实欲以禁军固守洛阳,曰:"如此,彼亦未敢径前,然后徐图进取,可以万全。"义诚怒曰:"洪实为此言,欲反邪!"洪实曰:"公自欲反,乃谓谁反!"其声渐厉。帝闻,召而讯之,二人讼于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斩洪实,军士益愤怒。

壬戌,潞王至昭应,闻前军获王思同,王曰:"思同虽

失计，然尽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灵口，前军执思同以至，王责让之，对曰：“思同起行间，先帝擢之，位至节将，常愧无功以报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贵，助朝廷自取祸殃，但恐死之日无面目见先帝于泉下耳。败而衅鼓⑩，固其所也。请早就死！”王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杨思权之徒耻见其面。王之过长安，尹晖尽取思同家资及妓妾，屡言于刘延朗曰：“若留思同，虑失士心。”属王醉，不待报，擅杀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注释】

①大相公：指潞王李从珂。李从珂虽为明宗养子，但在明宗诸子中年岁最长，故称之。

②邠宁：方镇名。号静难军。治今陕西彬县。

③六节度使：据下文，此六节度使除以上所言五节度使之外，尚有副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

④孔目官：官名。掌文书簿记图籍的属吏。因官府大小众事一孔一目皆经其手，故称。

⑤外守藩方：指其镇守天雄军。

⑥榛（zhen 真）梗：榛为灌木或小乔木。榛梗指阻塞不通。

⑦尼惠明：尼姑惠明为李从珂之女，其被召入宫中见王卷本年正月。

⑧康义诚由是恨之：康义诚曾暗许迎降秦王李从荣，而朱洪实击之，故恨之。

⑨左藏：官库名。为国库，掌钱帛、四方贡赋等。

⑩衅鼓：古代新鼓制成，杀牲以祭，用血涂抹缝隙，称衅鼓。这里指被杀。

【译文】

8 三月，安彦威和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武定节度使孙汉韶、

彰义节度使张从宾、静难节度使康福等五人向皇帝上奏请求联合进讨凤翔。孙汉韶是李存进的儿子,李存进是李克用的义子。

9十五日,各道的兵马会集在凤翔城下开始攻城,攻下了东、西关城,城里的人死了很多。十六日,又对凤翔城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希望这一仗能把城池攻下来。凤翔城墙低矮、壕壕浅薄,一应守备器材都很缺乏,大家心中都觉得很危急,潞王上城墙流着泪对城外进攻的军队说:"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就跟随先帝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满身都是创伤,这才创立了今天的国家;你们跟随过我的,都亲眼看见过这些事实。现在朝廷信任谗臣,猜忌自家骨肉,我有什么罪过,却要被诛杀啊!"说完,又伤心得恸哭起来。听了这话的人都很同情他。

张虔钊性情非常急躁,负责攻打城西南,他拿着刀驱逼士卒们攻城,士卒们被惹怒了起来,对他大骂,掉头攻击他,张虔钊赶忙骑上马逃走,才免一死,杨思权于是大声喊叫说:"大相公,才是我们的主公。"随即率领军士们解下盔甲、丢下兵器,向潞王请求归降,从西门进入城中,他拿着一张纸奉送到潞王的面前说:"希望大王在攻下京城的那一天,能够任命臣为节度使,而不要让臣去任防御使、团练使之类的职务。"潞王当即就在纸上写了"思权可以担任邠宁节度使"交给他。王思同不知道这边的情况,还在督促士卒们攻城,尹晖大声喊叫着说:"城西面的军队已经进城接受奖赏了。"大家一听,都丢下了盔甲兵器纷纷投降,那声音响得地动山摇。到了中午,乱兵们都进了城,外面的军队也溃退了,王思同等六名节度使都逃走了。潞王把城中将士吏民的所有财物都征集起来犒赏军队,甚至连鼎、釜之类器物都估了价用来赏给军队。十七日,王思同、药彦稠等人逃回到了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关起了城门不让他们进城,他们只好奔往潼关。刘爱雍是原梁将刘郓的儿子。

潞王设立了大将的旗鼓,整顿军队,向东进发,把孔目官虞城人刘延朗当作心腹。潞王开始还担心王思同等人会联合力量据守

长安进行抵抗，到了岐山，得知刘遂雍不让王思同进城，十分高兴，就派使者前去慰问安抚他。刘遂雍把府库中的财物全部搬到外面来，军士们有先到的就发给他作为奖赏，让他通过；等潞王到达时，前面的部队已经奖赏完毕，都没有进城骚扰。二十日，潞王到达长安，刘遂雍迎接拜见，并把当地百姓的所有财物都聚敛来充作奖赏部队所需。

这一天，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人从前线逃回到京城，朝廷内外都大为震惊。皇帝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就对康义诚等人说："先帝去世的时候，朕正在外头镇守方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由谁来继承帝位，完全在于诸位明公的选择，朕实在没有心思与人争夺国家大权。朕在继承了大业以后，因为年纪还轻，把国家大事都委托给诸位明公。朕和兄弟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猜忌，诸位明公把国家的大计告诉给朕，朕又哪里敢违背众意！当初出兵，大家都随意夸口，认为平定乱寇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用什么方法才能转危为安？朕打算亲自前去迎接潞王，把皇帝大位让给他，如果还是免不了要被治罪，朕也心甘情愿。"朱弘昭、冯赞一听，大为害怕，不敢回答。康义诚想带着全部宿卫部队迎降潞王作为自己的功劳，就说："西征部队惊散溃退，是由于主将的指挥失误造成的。现在侍卫的部队还很多，臣请求亲自前去扼守住冲要之地，召集流散部队，然后再另作打算，请陛下不要过份忧虑！"皇帝派使者前去征召石敬瑭，准备让他率领部队抵抗潞王的进攻。康义诚一再请求自己带兵前去，皇帝于是召集将士们进行慰问和动员，并且把府库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赏赐给他们，许愿说平定了凤翔之后，每人再赏赐二百缗钱，如果府库里的钱不够，就用宫中的锦帛珍玩作赏赐。这样一来，军士们更加骄纵了起来，无所畏忌，他们背着这些赏赐的东西，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扬言说："到了凤翔还要再领一份赏。"

皇帝派遣楚匡祚到宋州把李重吉杀了；楚匡祚对李重吉严刑

拷打,追索他的家财。又派人把在宫中的潞王的女儿、尼姑惠明杀了。

当初,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深得秦王李从荣的厚爱,到了朱弘昭担任枢密使以后,朱洪实又把他当作同宗兄弟来侍奉;李从荣把军队部署在天津桥的时候,朱洪实第一个替孟汉琼攻击李从荣,康义诚因此很憎恨他。二十一日,皇帝亲自到左藏,给将士发放金银布帛。康义诚、朱洪实一起议论这次用兵的利与弊,朱洪实因为主张用禁军固守洛阳,就说:"如果这样,他们就不敢直接进攻洛阳了,然后我们再慢慢想办法反攻,可以万无一失。"康义诚一听,大怒说:"朱洪实说这话,简直是要造反?"朱洪实反驳说:"你自己要造反,还要说别人造反!"两人争吵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皇帝听到了,就把两人召过来问话,两人继续在皇帝面前争辩是非,皇帝无法辨别谁对谁错,就把官阶低的朱洪实处斩了,这样一来军士们更加愤怒。

二十二日,潞王到了昭应,听说先头部队抓获了王思同,潞王说:"王思同做的虽然不对,但是他对主上能尽心尽力,这也是值得赞赏的。"二十三日,到达灵口,先头部队把王思同押了来,潞王责问他,王思同回答说:"思同出身行伍,受到先帝的提拔,升至建节大将的地位,经常惭愧没有建立功劳报答先帝的大恩大德。我并不是不知道归附大王马上就能够得到富贵,帮助朝廷反而会自取祸殃,但只是担心死了以后没脸在九泉之下见到先帝。现在失败了要被杀头,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请早一点把我杀了吧!"潞王听了他的话也很受感动,就说:"您暂时下去休息吧。"潞王本来想赦免他,但杨思权这帮人却都没脸再见他的面。当潞王率兵经过长安的时候,尹晖霸占了王思同的所有家产和妓妾,因此他多次对潞王的心腹刘延朗说:"如果留下王思同,恐怕会失去士卒们的心。"于是就乘着潞王酒醉的时候,也不等待上报,就擅自杀了王思同和他的妻子儿女。潞王酒醒之后,对刘延朗很恼怒,并且为此惋惜了很多天。

10 癸亥，制以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以王思同副之。

甲子，潞王至华州，获药彦稠，囚之。乙丑，至阌乡[1]。朝廷前后所发诸军，遇西军皆迎降，无一人战者。丙寅，康义诚引侍卫兵发洛阳，诏以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为京城巡检；从进已受潞王书，潜布腹心矣。

是日，潞王至灵宝，护国节度使安彦威、匡国节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义节度使康思立谋固守陕城以俟康义诚。先是，捧圣五百骑戍陕西，为潞王前锋，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军十万已奉新帝，尔辈数人奚为！徒累一城人涂地耳。"于是捧圣卒争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

丁卯，潞王至陕，僚佐说王曰："今大王将及京畿，传闻乘舆已播迁[2]，大王宜少留于此，先移书慰安京城士庶。"王从之，移书谕洛阳文武士庶，惟朱弘昭、冯赞两族不赦外，自余勿有忧疑。

康义诚军至新安，所部将士自相结，百什为群，弃甲兵，争先诣陕降，累累不绝。义诚至乾壕，麾下才数十人；遇潞王候骑十余人，义诚解所佩弓剑为信，因候骑请降于潞王。

戊辰，闵帝闻潞王至陕，义诚军溃，忧骇不知所为，急遣使召朱弘昭谋所向[3]，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从进闻弘昭死，杀冯赞于第，灭其族，传弘昭、赞首于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汉琼使诣魏州为先置；汉琼

不应召，单骑奔陕。

初，帝在藩镇，爱信牙将慕容迁，及即位，以为控鹤指挥使；帝将北渡河，密与之谋，使帅部兵守玄武门。是夕，帝以五十骑出玄武门[4]，谓迁曰："朕且幸魏州，徐图兴复，汝帅有马控鹤从我。"迁曰："生死从大家。"乃阳为团结；帝既出，即阖门不行。

己巳，冯道等入朝，及端门，闻朱、冯死，帝已北走；道及刘昫欲归，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辈不预谋。今太后在宫，吾辈当至中书，遣小黄门取太后进止[5]，然后归第，人臣之义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无君而入宫城[6]，恐非所宜。潞王已处处张榜，不若归俟教令。"乃归。至天宫寺，安从进遣人语之曰："潞王倍道而来，且至矣，相公宜帅百官至谷水奉迎[7]。"乃止于寺中，召百官。中书舍人卢导至，冯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劝进文书，宜速具草。"导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设有废立，当俟太后教令，岂可遽议劝进乎？"道曰："事当务实。"导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劝人者邪！若潞王守节北面，以大义见责，将何辞以对！公不如帅百官诣宫门，进名问安，取太后进止，则去就善矣。"道未及对，从进屡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劳矣，安得百官无班？"道等即纷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阳门外[8]，卢导过于前，道复召而语之，导对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辈之罪，擢发不足数。"

康义诚至陕待罪，潞王责之曰："先帝晏驾，立嗣在诸

公；今上亮阴[9]，政事出诸公，何为不能终始，陷吾弟至此乎？”义诚大惧，叩头请死。王素恶其为人，未欲遽诛，且宥之。马步都虞候苌从简、左龙武统军王景戡皆为部下所执，降于潞王，东军尽降。潞王上戕于太后取进止，遂自陕而东。

【注释】

①阌乡：地名。治今河南灵宝。

②播迁：流离迁徙。一般用于尊贵者。

③急遣使：一本作“急遣中使”。

④玄武门：京师洛阳宫城北门。

⑤小黄门：宦官名。一种资浅位卑的宦官，掌关通中宫内外。

⑥入宫城：后唐两京，三省及寺监均在宫城之内，故“至中书”就是“入宫城”。

⑦谷水：水名。在洛阳城西，即今河南洛河支流涧水及其上游澠池南澠水。

⑧三相：指冯道、李愚、刘昫。

⑨亮阴：帝王居丧。常称帝王亮阴，三年不言。亦作谅阴、谅(亮)闇。

【译文】

10 二十三日，皇帝任命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任命王思同为副招讨使。

二十四日，潞王到达华州，抓获了药彦稠，把他囚禁了起来。二十五日，到达阌乡。朝廷前前后后所派出的军队，遇到凤翔来的军队都纷纷迎降，没有一人肯应战的。二十六日，康义诚带领侍卫兵从洛阳出发，皇帝下诏任命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为京巡检；安从进当时已经接到潞王的密信，并且暗中布置心腹之人了。

这一天，潞王到达灵宝，护国节度使安彦威、匡国节度使安从

霸都投降了,唯独只有保义节度使康思立还打算固守陕城以等待康义诚前来增援。在此以前,捧圣军有五百名骑兵戍守在陕西,这时担当了潞王的先头部队,他们来到了陕州城下,对城上的人喊道:"禁军十万人已经拥立新皇帝了,你们这几个还想干什么!白白地连累一城人肝脑涂地而已。"于是捧圣军的士卒们都争先恐后地出来迎降,康思立阻挡不住,不得已,自己也只好出城迎降。

十七日,潞王到达陕州,幕僚们劝潞王说:"现在大王已经快要到京畿了,传闻说皇帝已经离开京师了,大王最好在此稍微停留一下,先送去文告安抚一下京城的军民。"潞王听从了这个建议,于是就发布文告晓谕洛阳的文武军民,除了对朱弘昭、冯赟两个家族不赦免外,其余的人都不要担心害怕。

康义诚的军队到达新安,他所率领的将士都自相结合,成十上百个人为一群,丢下盔甲兵器,争先恐后地前往陕州去投降,一路上络绎不绝。康义诚到达乾壕后,手下只剩几十个人了;这时碰上了潞王的侦察骑兵十多个人,康义诚解下自己佩带的弓、剑作为信物,托这些侦察骑兵回去向潞王请求投降。

二十八日,皇帝听说潞王到了陕州,康义诚的军队已经溃败,又担心又害怕,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急忙派出宫中的使者去召朱弘昭前来商议对策,朱弘昭说:"这么急切地召见我,一定是要降罪于我。"于是就投井自杀了。安从进听说朱弘昭死了,就把冯赟杀死在他的家中,对他满门抄斩,把朱弘昭、冯赟的首级传送呈献给潞王。皇帝准备逃到魏州去,就征召孟汉琼,让他先到魏州安置一下,孟汉琼没理会皇帝的召命,一个人骑着马投奔陕州去了。

当初,皇帝在藩镇的时候,很宠幸牙将慕容迁,到了即位以后,任命他为控鹤指挥使;皇帝准备向北渡过黄河,就秘密地和他商议,让他率领所属人马把守玄武门。当天晚上,皇帝带着五十名骑兵出玄武门,对慕容迁说:"朕暂时去一下魏州,慢慢再图复兴,你率领有马的控鹤军随我走。"慕容迁说:"生死都追随皇上。"于是表

面上装着要召集军队，等到皇帝一出城门，他就立即下令把城门关上，不动身了。

二十九日，冯道等人入宫朝见，刚到端门，就听说朱弘昭、冯赞已经死了，皇帝已经向北逃走；冯道和刘昫正要回家，李愚说："天子出行，我们这些人并没有参预其事。现在太后还在宫中，我们应该到中书去，派小黄门去向太后请示该怎么办，然后再回家，这才是尽了人臣的大义。"冯道说："主上把江山社稷给丢了，为人臣子的只能侍奉君主，没有了君主而再进入宫城，恐怕有时不合适。潞王已经到处在张贴榜文了，我们不如回家去听候命令罢。"于是大家就往回走了。刚走到天宫寺，安从进派人来告诉他说："潞王正在兼程前来，就快要到了，相公应该率领百官到谷水去迎接。"于是冯道就停留在寺中，派人去召集百官。中书舍人卢导到了，冯道说："等舍人等得好久了，现在最急需的是向潞王劝进的文书，应该赶快草拟。"卢导说："潞王来朝廷，百官列班相迎就可以了；假如有废立国君的事情，也应当听候太后的教令，哪能仓促之间就商议劝进的事呢？"冯道说："做事要讲求实际。"卢导说："哪里有天子出行在外，人臣却拿皇帝大位去向人劝进的呢？如果潞王能够谨守臣节北面称臣，用君臣大义来责备我们，到时将用什么话来回答他？您不如率领百官前往皇宫门口，送进名帖向太后问安，然后听从太后的定夺，这样就进退两善了。"冯道还没有来得及表态，安从进又多次派人来催促他说："潞王到了，太后、太妃已经派遣宫中的使者前去慰劳了，百官怎么可以不去呢？"冯道等人于是就纷纷前往。过了一会儿，潞王并没有来到，三个宰相就停留在上阳门外休息，这时卢导从他们面前经过，冯道又把他叫来谈劝进的事，卢导的回答还是和先前一样。李愚说："舍人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些人的罪过，真是拔光了头发来数都数不清了。"

康义诚到了陕州等候发落，潞王责备他说："先帝去世以后，拥立嗣君由你们作主；当今皇帝在居丧期间，国家的政事也由你们安

排，为什么就不能始终如一，而把我弟弟坑害到这种地步呢?”康义诚一听，大为恐惧，伏在地上叩头请求死罪。潞王平时很讨厌康义诚的为人，但是也没想马上就把他杀掉，只是暂时赦免了他的罪责。马步都虞候长从简、左龙武统军王景戡都被他们自己的部下们活捉了起来，向潞王投降，至此，洛阳派来的军队全部都投降了。潞王向太后上书，请示太后的安排，接着就率领大军从陕州向东进发。

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闵帝至卫州东数里，遇石敬唐；帝大喜，问以社稷大计，敬瑭曰：“闻康义诚西讨，何如？陛下何为至此?”帝曰：“义诚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长叹数四，曰：“卫州刺史王弘贽，宿将习事，请与图之。”乃往见弘贽问之，弘贽曰：“前代天子播迁多矣，然皆有将相、侍卫、府库、法物[1]，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皆无之，独以五十骑自随，虽有忠义之心，将若之何?”敬瑭还，见帝于卫州驿，以弘贽之言告。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前责敬瑭曰：“公明宗爱婿，富贵相与共之，忧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2]，委计于公，冀图兴复，乃以此四者为辞[3]，是直欲附贼卖天子耳!”守荣抽佩刀欲刺之，敬瑭亲将陈晖救之，守荣与晖斗死，洪进亦自刎。敬瑭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引兵入，尽杀帝左右及从骑，独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阳。

是日，太后令内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还洛阳。

初，潞王罢河中，旧私第[4]，王淑妃数遣孟汉琼存抚

之。汉琼自谓于王有旧恩，至渑池西，见王大哭，欲有所陈，王曰："诸事不言可知"。仍自预从臣之列，王即命斩于路隅。

11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之讨凤翔也，留武定节度使孙汉韶守兴元。虔钊既败，奔归兴元，与汉韶举两镇之地降于蜀；蜀主命奉銮肃卫马步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李肇将兵五千还利州，右匡圣马步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张业将兵一万屯大漫天以迎之。

12 壬申，潞王至蒋桥，百官班迎于路，传教以未拜梓宫[5]，未可相见。冯道等皆上牋劝进。王入谒太后、太妃，诣西宫，伏梓宫恸哭，自陈诣阙之由。冯道帅百官班见，拜；王答拜。道等复上牋劝进，王立谓道曰："予之此行，事非获已。俟皇帝归阙，园寝礼终，当还守藩服；群公遽言及此，甚无谓也！"

癸酉，太后下令废少帝为鄂王[6]，以潞王知军国事，权以书诏印施行[7]。百官诣至德宫让待罪，王命各复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于柩前。

帝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问三司使王玫以府库之实，对有数百万在。既而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匹；而赏军之费计应用五十万缗。帝怒，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数日，仅得数万缗，帝谓执政曰："军不可不赏，人不可不恤，今将奈何？"执政请据屋为率[8]，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直，从之。

13 王弘赞迁闵帝于州廨，帝遣弘赞之子殿直峦往酖之。

戊寅,峦至卫州谒见,闵帝问来故,不对。弘赞数进酒,闵帝知其有毒,不饮,峦缢杀之。

闵帝性仁厚,于兄弟敦睦,虽遭秦王忌疾,闵帝坦怀待之,卒免于患[9]。及嗣位,于潞王亦无嫌,而朱弘昭、孟汉琼之徒横生猜间,闵帝不能违,以致祸败焉。

孔妃尚在宫中,潞王使人谓之曰[10]:"重吉何在?"遂杀妃,并其四子。

闵帝之在卫州也,惟磁州刺史朱令询遣使问起居,闻其遇害,恸哭半日,自经死。

14 己卯,石敬瑭入朝。

15 庚辰,以刘昫判三司。

16 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

17 帝之起凤翔也,召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至。闻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戍兵以归,自散关以南城镇悉弃之,皆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归,乃赦之。遂清,郭之侄也。

18 甲申,蜀将张业将兵入兴元,洋州。

【注释】

①法物:帝王仪仗队所用的器物。

②播越:即"播迁"义,流离迁徙。

③此四者:指王弘赞所言无将相、侍卫、府库、法物。

④罢河中,归私第:见第二百七十七卷长兴元年四月。

⑤传教以未拜梓宫:传教,即传令,王所下令为教;梓宫,帝后所用以梓木制的棺材,亦代指灵柩。

⑥少帝:即闵帝。

⑦权以书诏印施行：书诏印即皇帝画可所用之印。因闵帝出行时把主要玺印全部带走，所以只好“权以书诏印施行”。

⑧率：计算。

⑨卒免于患：事见上卷明宗长兴三年。

⑩潞王：按照史书体例，此处当称“帝”。

【译文】

夏，四月，初一，天还没有亮，皇帝到了卫州东面几里路的地方，遇上了石敬瑭；皇帝非常高兴，就向他询问军国大计，石敬瑭说：“听说康义诚率兵向西讨伐，怎么样了？陛下怎么到这里来了？”皇帝说：“康义诚也叛变走了。”石敬瑭一再地低头长叹，说：“卫州刺史王弘赞，是位宿将，又懂得很多事情，请让我和他商议一下。”于是石敬瑭就前去会见王弘赞，征求他的意见，王弘赞说：“前代天子出奔的情况很多，但是却都带有将相、侍卫、府库、法物随行，使臣下们有所瞻仰；现在这些都没有，只是带着五十名骑兵随行，即使我们有忠义之心，又能怎么样呢？”石敬瑭只好回去了，在卫州的驿站见到了皇帝，把王弘赞的话向皇帝报告了一遍。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两人走上前来责备石敬瑭说：“你是明宗皇帝的爱婿，皇家富贵时与你同享，患难时也应该相扶持。现在天子流离在外，把一切都寄托给你，希望能够得以复兴，而你竟用这四样小事来做托辞，这简直是要依附叛贼，出卖天子！”说完，沙守荣拔出佩刀就要刺杀石敬瑭，石敬瑭的亲信将领陈晖上前救援，沙守荣与陈晖格斗而死，奔洪进见状也拔剑自刎了。石敬瑭的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带着士卒涌了进来，把皇帝身边的侍卫和随从骑兵全部杀死，然后撇下皇帝一个人扬长而去。石敬瑭赶往洛阳。

这一天，太后命令宫内各司的官员都到乾壕去迎接潞王，潞王赶忙让他们回洛阳。

当初，潞王在河中被罢官，归居洛阳私第，王淑妃多次派遣孟

汉琼前去安慰他。孟汉琼自认为对王有些旧恩，到了渑池西边的时候，见到了潞王，大哭起来，想要向潞王解释，潞王拦住话头说："一些事情不用说我也可想而知了。"孟汉琼依然自认为可以身列随从臣吏之中，潞王当即就下令在路边把他斩杀了。

11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讨伐凤翔的时候，留下武定节度使孙汉韶戍守兴元。张虔钊打了败仗以后，逃回到兴元，和孙汉韶一道用两镇之地投降了蜀国；蜀主命令奉銮肃卫马步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李肇率领五千名士兵回利州，命令右匡圣马步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率领一万名士兵屯驻在大漫天，好迎接他们。

12 初三，潞王到达蒋桥，朝廷百官列队在路边迎接，潞王传来命令说，因为还没有拜谒先帝的灵柩，所以还不能和大家相见。冯道等人上书劝进大位。潞王进宫拜见了太后、太妃，然后到西宫，伏在先帝的灵柩上大哭，自己陈说着这次到朝廷来的原因。冯道率领百官列班拜见，百官礼拜；潞王也答拜了大家。冯道等人又上书劝进，潞王立刻就告诉冯道说："我这次进京，完全是迫不得已。等皇帝回到朝廷，先帝安葬好以后，我就要回去镇守藩镇；各位忽然间提这种事，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初四，太后下令把少帝废为鄂王，任命潞王主持军国大事，暂时使用书诏印发布命令。百官们都到至德宫门前请罪，潞王命令他们都各还原职。初五，太后下令潞王应该即皇帝位；初六，潞王在明宗灵柩前即位。

皇帝从凤翔发兵时候，曾向军士们许愿说，进入洛阳后每人赏一百缗钱。到了洛阳以后，就问三司使王玫府库里究竟还有多少东西，王玫说还有几百万的库存。结果查实之后，金银和布匹的数量都没有超过三万；而赏赐给军士们的费用估计需要五十万缗才行。皇帝非常恼怒，王玫建议征收京城百姓的钱财来补足，搜刮了几天，也只收得几万缗，皇帝对执政大臣们说："军队不能不赏赐，老百姓也不能不体恤，现在该怎么办吧？"执政大臣们建议根据房屋

数再征税，不论官民是住着自己的房子的还是向人租赁房子居住的，一律预交五个月的房租税，皇帝同意这么办。

13 王弘赞把闵帝迁到州舍住下，皇帝派遣王弘赞的儿子殿直王峦前去用毒酒把他毒死。初九，王峦到卫州谒见闵帝，闵帝问他为什么到这里，王峦不回答。王弘赞几次向闵帝进酒，闵帝知道酒里有毒，不愿喝，王峦就把他用绳子勒死了。

闵帝生性仁慈宽厚，和兄弟们非常和睦，虽然受到秦王的猜忌，但闵帝仍然以坦诚的胸怀对待他，所以最终得以避免灾患。继承帝位以后，对潞王也没有什么猜嫌，而朱弘昭、孟汉琼之流无端制造猜忌离间，闵帝不能不听从他们的，所以最终招致了祸败。

孔妃当时不在宫里，潞王派人问她说："李重吉现在哪里？"于是就把孔妃连同她的四个儿子一起杀了。

闵帝在卫州期间，只有磁州刺史宋令询派遣使者前来问候他的生活起居，后来听到闵帝遇害，宋令询痛哭了半天，然后上吊自杀了。

14 初十，石敬瑭入京朝见皇帝。

15 十一日，任命刘昫判理三司。

16 十二日，蜀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明德。

17 皇帝从凤翔起兵时，曾召唤兴州刺史刘遂清，但他迟疑观望没有来。后来听说皇帝进入了洛阳，于是就把三泉、西县、金牛、桑林戍守士卒全部都会集起来回归朝廷，把散关以南的城镇都放弃了，全被蜀国人所接收。十四日，刘遂清入京朝见皇帝，皇帝本来要追究他的罪责，但念其能自动回来归附，于是就赦免了他。刘遂清是刘鄩的侄子。

18 十五日，蜀国将领张业率兵进入兴元、洋州。

19 乙酉,改元[1],大赦。

20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琼权判枢密院、前三司使王玫为宣徽北院使,凤翔节度判官韩昭胤为左谏议大夫、充端明殿学士。

21 戊子,斩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兼侍中康义诚,灭其族。

22 乙丑,诛药彦稠。

23 庚寅,释王景戡、长从简。

24 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至自经、赴井[2]。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曰:"汝曹为主力战,立功良苦,反使我辈鞭胸杖背,出财为赏,汝曹犹扬扬自得,独不愧天地乎!"

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3],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美夜直[4],帝让之曰:"卿名有才,不能为我谋此,留才安所施乎?"专美谢曰:"臣驽劣,陛下擢任过分,然军赏不给,非臣之责也。窃思自长兴之季[5],赏赉亟行,卒以是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于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壬辰,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

菩萨[6]，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

25 丙申，葬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于徽陵[7]，庙号明宗。帝衰经护从至陵所，宿焉。

26 五月，丙午，以韩昭胤为枢密使，以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权知枢密院房暠为宣徽北院使。暠，长安人也。

27 帝与石敬瑭皆以勇力善斗，事明宗为左右；然心竞，素不相悦。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毕，不敢言归。时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国公主屡为之言[8]；而凤翔将佐多劝帝留之，惟韩昭胤、李专美以为赵延寿在汴[9]，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见其骨立，不以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亲，兼自少与吾同艰难；今我为天子，非石郎尚谁托哉！”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

28 戊午，以陇州防御使相里金为保义节度使。

29 丁未，阶州刺史赵澄降蜀。

30 戊申，以羽林军使杨思权为静难节度使[10]。

31 己酉，张虔钊、孙汉韶举族迁于成都。

32 庚戌，以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冯道同平章事，充匡国节度使。

33 以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枢密使。

34 帝之起凤翔也，悉取天平节度使李从䶮家财甲兵以供军[11]。将行，凤翔之民遮马请复以从䶮镇凤翔，帝许之，至是，徙从䶮为凤翔节度使。

35 初，明宗为北面招讨使，平卢节度使房知温为副都部署，帝以别将事之，尝被酒忿争，拔刃相拟。及帝举兵入

洛，知温密与行军司马李冲谋拒之，冲请奉表以观形势，还，言洛中已安定。壬戌⑫，入朝谢罪，帝优礼；知温贡献甚厚。

36 吴镇南节度使、守中书令东海康王徐知询卒。

37 蜀人取成州。

【注释】

①改元：改元清泰。

②至自经：一本"至"上有"贫者"二字。

③簪珥：簪为头饰，珥为耳饰。

④李专美：本为凤翔掌书记，当时任枢密直学士。

⑤长兴：后唐明宗年号，公元930～933年。

⑥菩萨：指闵帝，闵帝小字菩萨。

⑦徽陵：在河南府洛阳县，即今河南洛阳东北。

⑧魏国公主：明宗之女，曹太后所生，为石敬瑭之妻。

⑨以为赵延寿在汴：赵延寿当时任宣武节度使，逼近京师。其父赵德钧在幽州，拥有强兵。建言者认为，若猜忌石敬瑭、赵延寿一定会因恐惧而生异心。

⑩杨思权为静难节度使：此为兑现当初凤翔所书之言。静难节度使初名邠宁节度使。

⑪家财甲兵以供军句：李从曮自其父李茂贞以来两世镇凤翔，家资甚富，李从曮虽移镇，但其家财甲兵仍在故地。

⑫壬戌：一本"壬戌"上有"知温惧"三字。

【译文】

19 十六日，改年号，大赦全国。

20 十八日，任命宣徽南院使郝琼暂时判理枢密院，任命前三司使王玫为宣徽北院使，凤翔节度判官韩昭胤为左谏议大夫、充任端明殿学士。

21 十九日，斩杀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兼侍中康义诚，并对其满门抄斩。

22 二十日，诛杀药彦稠。

23 二十一日，释放了王景戡、长从简。

24 有关官吏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结果只收得六万缗，皇帝大为恼怒，就下令把拖欠税金的人一律关进军巡使的狱中，日夜不停地催索，监狱中都关满了人，以致有人为此上吊、投井自杀。而军士们到街市上游荡满脸都是一副骄横的样子，市民们聚在一块儿，骂他们说："你们为主上奋力作战，立功也确实不容易，但是反过来让我们胸背挨鞭子受棍子，拿出钱财作为给你们的奖赏，你们还显出洋洋自得的样子，难道就不愧对天地良心吗！"

当时，收集了在左藏里所有的旧物和各个藩镇的全部贡献之物，甚至连太后、太妃所用器物服饰头簪耳环也都拿了出来，也才刚够二十万缗，皇帝犯愁了起来，当时李专美夜间正在宫中值班，皇帝就责备他说："你号称有才，却不能替我解决这个问题，你留着才干往哪里用？"李专美谦谢说："臣的才具很低劣，陛下过于提拔任用我了，但是军赏不够充足，却不是臣的责任。我私下认为，自从长兴末年以来，老是赏赐不断，士卒们也因此而骄纵起来；接着又修建皇帝陵寝和出兵打仗，国库中的钱财就枯竭了。即便是有无尽的财富，最终也难以满足这些骄纵士卒们的贪欲，因此，陛下才能够在国家危困之中拱手而得天下。大凡一个国家的存与亡，并不单纯在于是否有优厚的赏赐，还在于能否修明法度，建立纪纲。陛下如果不更改前朝覆车的老路，臣担心只会使老百姓更加穷困，国家的存亡都难以预料。现在的财力也只能这样了，应该根据现有的财物把它平均赏赐下去，何必一定要兑现当初的许诺？"皇帝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二十三日，下诏：禁军中凡是在凤翔就归顺的，从杨思权、尹晖等人开始每人赐给马二匹、骆驼一头、钱七十缗，以下军士们每人赐钱二十缗，那些在京城归顺的人每人十缗。军士们贪得

无厌，仍然有怨言，就编造了一首歌谣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因为闵帝生性仁慈懦弱，而现在的皇帝却刚毅严苛，大家都有点后悔。

25 二十七日，把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安葬在徽陵，庙号叫明宗。皇帝穿着丧服亲自护送灵柩来到陵寝，并且在哪里住了一夜。

26 五月，初七，任命韩昭胤为枢密使，任命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权知枢密院房暠为宣徽北院使。房暠是长安人。

27 皇帝和石敬瑭都是凭着勇敢善战，侍奉明宗为左右近臣；但是两人心里都在相互竞争，平时彼此之间并不和气。皇帝即位以后，石敬瑭是不得已才入京朝见，安排完明宗的丧事以后，一直不敢开口说要回镇所去。当时石敬瑭久病之后瘦得皮包骨，曹太后和魏国公主多次替他讲情；但是皇帝从凤翔带来的将领幕僚们很多人都劝皇帝把他羁留在洛阳，只有韩昭胤、李专美认为赵延寿还镇守在汴梁，在这种情况下，不宜猜忌石敬瑭。皇帝也看到石敬瑭瘦得象副骨头架子，不觉得他会造成危害，于是就说："石郎不仅是内亲，何况从少时就和我同甘共苦；现在我当了天子，不依靠石郎又能依靠谁呢！"于是又任命他为河东节度使。

28 十九日，任命陇州防御使相里金为保义节度使。

29 初八，阶州刺史赵澄投降蜀国。

30 初九，任命羽林军使杨思权为静难节度使。

31 初十，张虔钊、孙汉韶带领全族的人迁居到成都。

32 十一日，任命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冯道仍为同平章事，并充任匡国节度使。

33 任命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枢密使。

34 皇帝从凤翔起兵的时候，把天平节度使李从䖍家中的钱财、盔甲兵器全部征调作为军需。大军将要出发的时候，凤翔的百姓拦住马头请求再让李从䖍回来镇守凤翔，皇帝答应了他们，到这时候，就改任李从䖍为凤翔节度使。

35 当初，明宗任北面招讨使的时候，平卢节度使房知温担任副都部署，当时皇帝作为别将受房知温统领，有一次两人喝酒的过程中发生了争执，以致拔刀相向。等到皇帝起兵进入洛阳以后，房知温秘密地和行军司马李冲谋划要抗拒他，李冲建议先上表到洛阳看一下形势再说，上表的使者回来后，说洛阳已经安定了下来。房知温感到害怕，二十三日，入京请罪，皇帝给了他很高的礼遇；房知温贡献了很多财物。

36 吴国的镇南节度使、守中书令东海康王徐知询去世。

37 蜀国人攻取了成州。

38 六月，甲戌，以皇子左卫上将军重美为成德节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

39 文州都指挥使成延龟举州附蜀。

40 吴徐知诰将受禅，忌昭武节度使兼中书令临川王濛[1]，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历阳公，幽于和州，命控鹤军使王宏将兵二百卫之。

41 刘昫与冯道昏姻。昫性苛察，李愚刚褊；道既出镇，二人论议多不合，事有应改者，愚谓昫曰："此贤亲家所为，更之不亦便乎！"昫恨之，由是动成忿争，至相诟骂，各欲非时求见，事多凝滞。帝患之，欲更命相，问所亲信以朝臣闻望宜为相者，皆以尚书左丞姚颢、太常卿卢文纪、秘书监崔居俭对；论其才行，互有优劣。帝不能决，乃置其名于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筯挟之，首得文纪，次得颢。秋，七月，辛亥，以文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居俭，莞之子

也。

42 帝欲杀楚匡祚[2]，朝昭胤曰："陛下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诏检校重吉家财，不得不尔。今族匡祚，无益死者，恐不厌众心。"乙卯，长流匡祚于登州。

43 丁巳，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

44 回鹘入贡者多为河西杂虏所掠[3]，诏将军牛知柔帅禁兵卫送，与邠州兵共讨之。

45 吴徐知诰召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宋齐丘还金陵，以为诸道都统判官，加司空，于事皆无所关预[4]，齐丘屡请退居，知诰以南园给之。

46 护国节度使洋王从璋，归德节度使泾王从敏，皆罢镇居洛阳私第，帝待之甚薄；从敏在宋州预杀重吉，帝尤恶之。尝侍宴禁中，酒酣，顾二王曰："尔等皆何物，辄据雄藩！"二王大惧，太后叱之曰："帝醉矣，尔曹速去！"

47 蜀置永平军于雅州[5]，以孙汉韶为节度使。复以张虔钊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虔钊固辞不行。

48 蜀主得风疾逾年，至是增剧；甲子，立子东川节度使、同平章事、亲卫马步都指挥使仁赞为太子，仍监国。召司空、同平章事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受遗诏辅政。是夕殂，秘不发丧。

王处回夜启义兴门告赵季良，处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强将握兵[6]，专伺时变，宜速立嗣君以绝觊觎，岂可

但相泣邪!"处回收泪谢之。季良教处回见李仁罕,审其词旨然后告之。处回至仁罕第,仁罕设备而出,遂不以实告。

丙寅,宣遗制,命太子宏赞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

49 初,帝以王玫对左藏见财失实,故以刘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赏钩考穷蠹,皆积年逋欠之数,奸吏利其征责匄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状,且请察其可征者急督之,必无可偿者悉蠲之,韩昭胤极言其便。八月,庚午,诏长兴以前户部及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万,虚烦薄籍,咸蠲免勿征。贫民大悦,而三司吏怨之。

50 辛未,以姚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1 右龙武统军索自通,以河中之隙[7],心不自安,戊子,退朝过洛,自投于水而卒。帝闻之,大惊,赠太尉。

52 丙申,以前安国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凤为太子太保。

【注释】

①昭武节度使:此为遥领。昭武军在利州,当时为蜀国所统辖。

②欲杀楚匡祚:楚匡祚曾受命杀死皇帝之子李重吉。

③回鹘:中国古族名。又称回纥。先居今鄂尔浑河流域,唐末分三支西迁,其中迁往河西走廊的一支,称河西回鹘,世以游牧为业。

④无所关预:徐知诰疏远宋齐丘之事见本卷二月。

⑤雅州:地名。治今四川雅安西。

⑥强将握兵:强将指李罕之、李肇等人。

⑦河中之隙:见第二百七十五卷明宗长兴元年四月。

【译文】

38 六月,初五,任命皇子左卫上将军李重美为成德节度使、同平

章事，兼任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

39 文州都指挥使成延龟率领全州军民归附了蜀国。

40 吴国的徐知诰即将接受吴主的禅让，但是又忌惮昭武节度使兼中书令临川王杨濛，就指使人诬告杨濛藏匿亡命之徒，擅自私造兵器；初七，吴主把杨濛降封为历阳公，幽禁在和州，命令控鹤军使王宏率领二百名士卒看守他。

41 刘昫和冯道是儿女亲家。刘昫生性苛刻精明，李愚则刚愎急躁；冯道出任外镇以后，刘昫和李愚两人的见解很多都不一致，遇到有的事情需要改变，李愚就对刘昫说："这是过去你那亲家翁所办的，改变一下不是很好吗！"刘昫对他很恼恨，从此两人动不动就红着脸争吵起来，以致互相谩骂，都想在不是朝见的时候能谒见皇帝，因此很多政事往往被耽误和拖延。皇帝觉得很为难，想另行任命宰相，就询问身边的亲信，朝臣中有谁的威望声誉适宜当宰相的，大家都认为尚书左丞姚颢、太常卿卢文纪、秘书监崔居俭合适；如果论起三人的才能和品行，则各有优劣。皇帝一时难以决定起用谁，于是就把这三个人的名字写在小纸上放入琉璃瓶中，在晚上焚香向上天祷告，再用筷子到瓶中夹纸条，首先夹到的是卢文纪的名条，其次是姚颢。秋，七月，十三日，任命卢文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居俭是崔蕘的儿子。

42 皇帝想要杀楚匡祚，韩昭胤劝谏说："陛下是天下人之父，天下人都是陛下之子，施用法律一定要至公无私。楚匡祚是接受了诏命才去追索李重吉家财的，不得不那样做。现在要对楚匡祚满门抄斩，对于死去的人并没有什么好处，恐怕还会让人心不服。"十七日，下令把楚匡祚长期流放到登州。

43 十九日，册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

44 回鹘来入贡的使者往往被河西一带的杂胡所抢掠，皇帝下诏命令将军牛知柔率领禁兵护送使者回去，并且会同邠州兵马一起讨伐胡人。

45 吴国的徐知诰征召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宋齐丘回金陵，任命他为诸道都统判官、加任司空，但是一切政事都一概不让他参预，宋齐丘多次请求退休，徐知诰就把南园给了他。

46 护国节度使洋王李从璋、归德节度使泾王李从敏，都被罢去军镇的职务住在洛阳的私宅中，皇帝对他们很苛薄；李从敏在宋州曾参与杀害李重吉，因此皇帝尤其厌恶他。一次两人在宫中陪着皇帝宴饮，正喝得酒酣耳热，皇帝回过头来盯着二王说："你们两个都是些什么东西，竟然也占据着头等的藩镇！"两人见状都很害怕，太后这时叱喝他们说："皇帝醉了，你们俩还不赶快退下去。"

47 蜀国在雅州设置了永平军，任命孙汉韶为节度使。又任命张虔钊重新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张虔钊坚决推辞，不愿赴任。

48 蜀主患风疾有一年多了，到这时病情又加剧了；二十六日，册立他的儿子东川东度使、同平章事、亲卫马步都指挥使孟仁赞为太子，仍旧监国。召来司空、同平章事赵季良、武信节度使李仁罕、保宁节度使赵廷隐、枢密使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接受遗诏，辅佐朝政。当晚蜀主孟祥去世，暂时保密没对外发布死讯。

王处回在晚上打开义兴门出宫来告诉赵季良，王处回哭个不停，赵季良面色严肃地对他说："现在强悍的将领们手里握着兵权，一心等待着时机的到来，我们应该赶快扶立嗣君，好断绝某些人的非分之想，怎么能只在这里相对哭泣呢！"王处回这才止住了眼泪表示歉意。赵季良让王处回去面见李仁罕，根据他的态度再决定怎样把死讯告诉他。王处回到了李仁罕的府第，见李仁罕布置了防备措施后才出来见他，王处回就没有把实情告诉李仁罕。

二十八日，宣读孟知祥的遗命，命令太子孟仁赞改名为昶，二十九日，即皇帝位。

49 当初，皇帝因为王玫回答左藏现存财物数失实，才任命刘昫

代为判理三司。刘昫命令判官高延赏详加核查,发现原来都是一些历年拖欠的老帐,奸吏们因为催收这些欠债的时候可以从中渔利,所以把它们都保留着。刘昫把这一情况详细地向皇帝作了汇报,并且建议经过查实可以征收到的抓紧督促缴纳,实在缴纳不出的干脆全部免除,韩昭胤极力称赞这个办法好。八月,初二,皇帝下诏,规定凡是明宗长兴年间以前户部和各道所拖欠的租税三百三十八万缗老帐,因为只是虚列簿籍,徒增烦乱,所以全部免除,不再征收。这一来贫困的百姓都很高兴,而三司的官吏们却都埋怨不满了。

50 初三,任命姚颂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51 右龙武统军索自通,因为过去在河中军府时曾得罪过皇帝,内心觉得不安,二十日,在退朝之后路经洛水,就投水自杀了。皇帝得知后,大吃一惊,追赠他为太尉。

52 二十八日,任命前安国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凤为太子太保。

53 九月,癸卯,诏凤翔益兵守东安镇以备蜀。

54 蜀卫圣诸军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将有功,复受顾托,求判六军,令进奏吏宋从会以意谕枢密院,又至学士院侦草麻[1]。蜀主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书令,判六军事;以左匡圣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侍中,为之副。

55 己未,云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讨使石敬瑭奏自将兵屯百井以备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节度使杨檀击契丹于境上,却之。

56 蜀奉銮肃卫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闻蜀主即位，顾望，不时入朝，至汉州，留与亲戚燕饮逾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称足疾，扶杖入朝见，见蜀主不拜。

57 戊寅，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罢守本官，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刘昫罢为右仆射。三司吏闻昫罢相，皆相贺[22]，无一人从归第者。

58 蜀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与医官使韩继勋、丰德库使韩保贞、茶酒库使安思谦等皆事蜀主于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谮之，云仁罕有异志；蜀主令继勋等与赵季良、赵廷隐谋，因仁罕入朝，命武士执而杀之。癸未，下诏暴其罪，并其子继宏及宋从会等数人皆伏诛。是日，李肇释仗而拜。

59 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据城叛，果州刺史李延厚讨平之。

60 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请诛之；戊子，以肇为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

61 吴主加徐知诰大丞相、尚父、嗣齐王、九锡[23]；辞不受。

62 雄武节度使张延朗将兵围文州，阶州刺史郭知琼拔尖石寨。蜀李延厚将果州兵屯兴州，遣先登指挥范延晖将兵救文州，延朗解围而归。兴州刺史冯晖自乾渠引戍兵归凤翔[24]。

63 十一月，徐知诰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还金陵，为镇海·宁国节度副大使、诸道副都统、中外诸军事；以次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海州团练使景迁为左右军都军

使、左仆射、参政事，留江都辅政。

64 十二月，己巳，以易州刺史安叔千为振武节度使，齐州防御使尹晖为彰国节度使。叔千，沙陀人也。

65 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罢兵归。

66 乙亥，征雄武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67 辛巳，汉皇后马氏殂[5]。

68 甲申，蜀葬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庙号高祖。

69 乙酉，葬鄂王于徽陵城南[6]，封才数尺；观者悲之。

70 是岁秋、冬旱，民多流亡，同、华、蒲、绛尤甚。

71 汉主命判六军秦王弘度募宿卫兵千人，皆市井无赖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杨洞潜谏曰："秦王，国之冢嫡，宜亲端士。使之治军已过矣，况昵群小乎！"汉主曰："小儿教以戎事，过烦公忧。"终不戒弘度。洞潜出，见卫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诉，叹曰："政乱如此，安用宰相！"因谢病归第；久之，不召，遂卒。

【注释】

①草麻：起草诏书。唐代用黄麻纸书写诏书，故称起草诏书为草麻。

②皆相贺：刘昫代判三司时曾奏免诸道拖欠租税，三司吏无处渔利，皆怨之。今其罢相，故皆相贺。

③九锡：传说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的九种器物。后世掌权大臣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以前，都是先加九锡，成为惯行。

④兴州刺史：当时兴州属蜀国，治所在乾渠，后唐兴州刺史属遥领。

⑤汉皇后马氏：楚王马殷之女。

⑥徽陵城：徽陵为后唐明宗陵墓。陵墓之外，建有垣墙，列植柏树，称为柏城。

【译文】

53 九月，初六，皇帝下诏命令凤翔增派兵力把守东安镇，以防备蜀国入侵。

54 蜀国的卫圣诸军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李仁罕自恃是宿将，有功劳，又受先帝嘱托辅政，就请求判六军，他先指使进奏吏宋从会把他这个意思透露给枢密院，然后又到学士院探听诏书起草的情况。蜀主不得已，只好在十七日，加封李仁罕兼中书令、判六军事；同时任命左匡圣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赵廷隐兼侍中，当他的副手。

55 二十二日，云州守军奏报说契丹入侵，北面招讨使石敬瑭上奏说要亲自率兵屯驻在百井，以防备契丹人。二十四日，石敬瑭上奏说振武节度使杨檀在边境上还击契丹，已经把他们击退了。

56 蜀国的奉銮肃卫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肇听说蜀主孟昶即位，仍然徘徊观望，不及时入京朝见，走到汉州的时候，滞留在那里和亲戚欢宴饮酒过了十多天；冬，十月，初三，才到达成都，又声称脚有毛病，扶着手杖进宫见蜀主，看到蜀主也不跪拜。

57 十一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被罢免本官，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刘昫也被罢职，改任为右仆射。三司的官吏们听说刘昫被罢去了宰相的职务，都相互称贺，刘昫回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肯送他的。

58 蜀国的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和医官使韩继勋、丰德库使韩保贞、茶酒库使安思谦等人都是蜀主还在藩邸时跟随蜀主的，平时就很讨厌李仁罕，于是就一起在蜀主面前说他的坏话，说他有谋反的野心；蜀主命令韩继勋等人和赵季良、赵廷隐谋划，借着李仁罕入京朝见之机，让武士把他抓起来杀掉。十六日，蜀主下诏公布

李仁罕的罪状,同时被诛杀的还有他的儿子李继宏和宋从会等几个人。当天,李肇入宫时就再也不用手杖了,并且向蜀主跪拜。

59 蜀国的源州都押牙文景琛占据着州城反叛,果州刺史李延厚发兵讨伐,平定了叛乱。

60 蜀主的左右近臣认为李肇傲慢无礼,就请求杀了他;二十一日,任命李肇为太子少傅,让他退休,把他迁往邛州。

61 吴主加封徐知诰为大丞相、尚父、嗣齐王,并加赐九锡;徐知诰都辞谢了,没有接受。

62 雄武节度使张延朗率兵包围文州,阶州刺史郭知琼攻克了尖石寨。蜀国的李延厚率领果州的军队屯驻在兴州,并且派先登指挥使范延晖率兵救援文州,张延朗于是解除了对文州的包围,撤了回来。兴州刺史冯晖从乾渠带领戍守的士兵回凤翔。

63 十一月,徐知诰征召他的儿子司徒、同平章事徐景通回金陵,任命他为镇海·宁国节度副大使、诸道副都统、判中外诸军事;任命他的另一个儿子牙内马步都指挥使、海州团练使徐景迁为左右军都军使、左仆射、参政事,留在江都辅佐朝政。

64 十二月,初三,任命易州刺史安叔千为振武节度使,齐州防御使尹晖为彰国节度使。安叔千是沙陀人。

65 初六,石敬瑭奏报说契丹人已经退兵,于是就率兵回晋阳。

66 初九,征召雄武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理三司。

67 十五日,汉国皇后马氏去世。

68 十八日,蜀国在和陵安葬了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孟知祥,庙号为高祖。

69 十九日,把鄂王安葬在徽陵的柏城之南,坟堆只有几尺高;看到的人都替他伤心。

70 这一年的秋、冬两季发生旱灾,百姓很多都逃荒流亡,同、华、蒲、绛四州受灾尤为严重。

71 汉主命令判理六军的秦王刘弘度招募一千名宿卫兵，所招募到的都是一些市井无赖子弟，刘弘度对他们很亲昵。同平章事杨洞潜向汉主进谏说："秦王是国家的皇位继承人，应该接近那些品行端正的士人。让他治理军队已经是不合适了，何况他还亲昵一帮小人呢！"汉主回答说："只不过是教小孩子一点军事，却让你担忧了。"最终还是没有告诫刘弘度。杨洞潜从宫中出来，看见这些卫士们在抢劫商人的金银布帛，商人们都不敢投诉，杨洞潜叹气地说道："国家的朝政混乱这般地步，还要宰相干什么！"于是就称病回家休养；过了很长时间，蜀主也没有再征召他，不久就去世了。

二　年

1 春，正月，丙申朔，闽大赦，改元永和。

2 二月，丙寅朔，蜀大赦。

3 甲戌，以枢密使、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

4 丁丑，夏州节度使李彝超上言疾病[1]，以兄行军司马彝殷权知军州事；彝超寻卒。

5 戊寅，蜀主尊母李氏为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庄宗后宫也，以赐蜀高祖。

6 己丑，追尊帝母鲁国夫人魏氏曰宣宪皇太后。

7 闽主立淑妃陈氏为皇后。初，闽主两娶刘氏，皆士族，美而无宠。陈后，本闽太祖侍婢金凤也，陋而淫，闽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胜为殿使。

8 三月，辛丑，以前宣武节度使兼侍中赵延寿为忠武节

度使兼枢密使。

9 以李彝殷为定难节度使。

10 己酉,赠吴越王元瓘母陈氏为晋国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礼母党,厚加赐与,而未尝迁官,授以重任。

11 壬戌,以彰圣都指挥使安审琦领顺化节度使。审琦,金全之子也。

12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书历诋内外文武之士,请遍加考试,黜陟能否;执政及朝士大怒,卢文纪及补阙刘涛[2]、杨昭俭等皆请加罪。帝谓学士马胤孙曰:"朕新临天下,宜开言路;若朝士以言获罪,谁敢言者!卿为朕作诏书,宣朕意。"乃下诏,略曰:"昔魏征请赏皇甫德参[3],今涛等请黜史在德;事同言异,何其远哉!在德情在倾输,安可责也!"昭俭,嗣复之曾孙也。

13 吴加徐景迁同平章事、知左右军事;徐知诰令尚书郎陈觉辅之,谓觉曰:"吾少时与宋子嵩论议,好相诘难,或吾舍子嵩还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携衣笥望秦淮门欲去者数矣[4],吾常戒门者止之。吾今老矣,犹未遍达时事,况景迁年少当国,故屈吾子以诲之耳。"

14 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中丞龙门毋昭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5 癸未,加枢密使、刑部尚书韩昭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刘延皓为刑部尚书,充枢密使。延皓,皇后之弟也。癸巳以左领军卫大将军刘延朗为本卫上将军,充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

16 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

17 庚戌，赐振武节度使杨檀名光远[5]。

18 六月，吴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尝询其战功，再用曰："鹰犬微效，皆社稷之灵，再用何功之有！"竟不报。

19 契丹寇应州。

20 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既还镇，阴为自全之计。帝好咨访外事，常命端明殿学士李专美、翰林学士李崧、知制诰吕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赵延乂等更直于中兴殿庭[6]，与语或至夜分。时敬瑭二子为内使，曹太后则晋国长公主之母也[7]，敬瑭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谋，事无巨细皆知之。敬瑭多于宾客前自称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

时契丹屡寇北边，禁军多在幽、并，敬瑭与赵德钧求益兵运粮，朝夕相继。甲申，诏借河东人有蓄积者菽粟。乙酉，诏镇州输绢五万匹于总管府，籴军粮，率镇冀人车千五百乘运粮于代州；又诏魏博市籴。时水旱民饥，敬瑭遣使督趣严急，山东之民流散[8]，乱始兆矣。

敬瑭将大军屯忻州，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敬瑭惧，幕僚河内殿希尧请诛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刘知远斩挟马都将李晖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尧，怀州人也。帝闻之，益疑敬瑭。

21 壬辰，诏："窃盗不计赃多少，并纵火强盗，并行极法。"

22 闽福王继鹏私于宫人李春燕，继鹏请之于陈后，后白闽主而赐之。

【注释】

①疾病：轻病为疾，重病为病。

②补阙：官名。掌侍中讽谏。一般分为左、右，左补阙属门下省，右补阙属中书省。

③魏征请赏皇甫德参：参见第一百九十四卷太宗贞观八年。

④子嵩、秦淮门：子嵩即宋齐丘，子嵩为其字；秦淮门即金陵城门。

⑤杨檀名光远：避后唐明宗庙讳"亶"改。明宗初名李嗣源，即位后改为李亶。

⑥翰林天文：官署名。即翰林天文院，掌观测天象、占候卜筮，与司天台的观察结果互相参证。

⑦晋国长公主：即石敬瑭之妻魏国公主，本年四月进封为晋国长公主。

⑧山东：指太行山、常山以东。

【译文】

二年(乙未，公元935年)

1 春，正月，初一，闽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永和。

2 二月，初一，蜀国大赦境内。

3 初九，任命枢密使、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

4 十二日，夏州节度使李彝超上奏说自己病得很厉害，让他的哥哥行军司马李彝殷暂时主持军州的事务；李彝超不久就去世了。

5 十三日，蜀主尊奉他的母亲李氏为皇太后。李太后是太原人，本来是庄宗后宫的妃子，后来赐给了蜀高祖当妻子。

6 二十四日，追尊皇帝的母亲鲁国夫人魏氏为宣宪皇太后。

7 闽主册立淑妃陈氏为皇后。当初，闽主两度娶刘氏之女为妻、

都是士族，虽然长得都很漂亮却得不到闽主的宠爱。陈皇后本来是闽太祖的侍婢叫金凤，长得丑陋却很淫荡，闽主很宠爱她，又任命他的族人陈守恩、陈匡胜为殿使。

8 三月，初九，任命前宣武节度使兼侍中赵延寿为忠武节度使兼枢密使。

9 任命李彝殷为定难节度使。

10 十五日，赠封吴越王钱元瓘的母亲陈氏为晋国太夫人。钱元瓘生性孝顺，对待母亲家族的人给予很高的礼遇，经常给他们很丰厚的赏赐，但从来没有给他们升官，也没委以重任。

11 二十八日，任命彰圣都指挥使安审琦兼领顺化节度使。安审琦是安金全的儿子。

12 太常丞史在德，生性狂放不羁，在上书中把朝廷内外的文武大臣都骂了个遍，建议普遍进行考试，然后选拔有才能的人，罢黜不称职的人；执政大臣和朝中的文武官员们都很恼怒，卢文纪和补阙刘涛、杨昭俭等人都请求皇帝给他治罪。皇帝对翰林学士马胤孙说："朕刚刚君临天下，应该广开言路；如果朝廷之上因为提建议而被治罪，今后谁还敢说话！你替朕起草一份诏书，把朕的这个意思告诉人们。"于是颁下诏书，大意是说："从前魏征为皇甫德参请求奖赏，现在刘涛等人请求罢黜史在德；事情相同而评价却两样，两者的做法相差是多么远啊！史在德的心情是要倾吐自己内心所要说的话，怎么能够责备他呢！"杨昭俭是杨嗣复的曾孙。

13 吴国加封徐景迁同平章事、知左右军事；徐知诰命令尚书郎陈觉辅佐他，徐知诰对陈觉说："我年轻的时候和宋子嵩论议，喜欢互相诘难，有时是我气得撇下子嵩回家，有时是子嵩气得拂袖而去。子嵩有好几次都带着衣箱朝着秦淮门要走了，我常告诫守门的人要留住他。我现在已经老了，还没有做到事事练达，何况徐景迁年纪轻轻就担当国家大事，所以要委屈先生对他进行教诲。"

14 夏，四月，初六，蜀国任命御史中丞龙门人毋昭裔为中书侍

郎、同平章事。

15 十九日，加封枢密使、刑部尚书韩昭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十七日，任命宣徽南院使刘延皓为刑部尚书，充任枢密使。刘延皓是皇后的弟弟。二十九日，任命左领军卫大将军刘延朗为本卫的上将军，充任宣徽北院使，同时兼任枢密副使。

16 五月，初三，契丹入侵新州和振武。

17 十七日，赐给振武节度使杨檀名字叫杨光远。

18 六月，吴国的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柴再用去世。在此以前，史官王振曾经询问他立过的战功，柴再用说："不过是鹰犬为国家效了一点绵薄之力，全靠社稷的在天之灵，再用有什么功劳可言！"最终还是没有告诉他。

19 契丹入侵应州。

20 河东节度使、北面马步军都总管石敬瑭回到镇所太原以后，私下里做着自我保全的打算。皇帝喜欢探查咨询外面的事情，经常让端明殿学士李专美、翰林学士李崧、知制诰吕琦、薛文遇、翰林天文院的赵延义等人轮流在中兴殿庭值班，和他们谈话有时谈到深夜。当时石敬瑭的两个儿子都在宫内担任内诸司使，曹太后又是晋国长公主的母亲，石敬瑭贿赂太后身边的人，让他们暗中刺探皇帝的一切秘密谋议，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都知道。石敬瑭多次在宾客面前说自己身体太差，难以胜任主帅的职务，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法让朝廷不猜忌他。

当时契丹人经常入侵北方边境，朝廷的禁军大多驻守在幽州、并州，石敬瑭和赵德钧向朝廷请求增派军队、运送粮草，日夜不停地催要。二十一日，皇帝下诏向河东有积蓄的人家借调粟粟。二十二日，下诏令镇州输纳五万匹绢给总管府，用来购买军粮，征调镇州、冀州的人夫、车辆一千五百辆运送军粮到代州；又下令魏博开市收购军粮。当时由于水灾、旱灾使得老百姓都饥饿不堪，而石敬瑭又派遣使者督促运送非常紧急，以致太行山以东的百姓都流离

失散，开始出现动乱的苗头了。

石敬瑭率领大军屯扎在忻州，朝廷派使者前来赐给军士们夏衣，并且宣读诏书慰问他们，军士们一再地呼喊万岁。石敬瑭感到害怕起来，他的幕僚河内人段希尧请诛杀那些带头呼喊的人，石敬瑭于是命令都押衙刘远斩杀了挟马都将李晖等三十六个人以儆戒众人。段希尧是怀州人。皇帝得知这件事情后，更加怀疑石敬瑭了。

21 二十九日，皇帝下诏规定："凡是盗窃的不论赃物有多少，以及放火抢劫的，一律处以极刑。"

22 闽国的福王王继鹏和宫女李春燕私通，王继鹏回陈皇后请求把李春燕赐他，陈皇后告诉闽主后就把这个宫女赐给了他。

23 秋，七月，以枢密使刘延皓为天雄节度使。

24 乙巳，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将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权。

25 帝深以时事为忧，尝从容让卢文纪等以无所规赞。丁巳，文纪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与两班旅见，暂获对扬[1]，侍卫满前，虽有愚虑，不敢敷陈。窃见前朝自上元以来[2]，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论，天子欲有咨度[3]，旁无侍卫，故人得尽言。望复此故事，惟听机要之臣侍侧。"诏以"旧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独升，若常事自中敷奏。或事应严密，不以其日，或异日听于阁门奏牓子，当尽屏侍臣，于便殿相待，何必袭延英之名也！"

26 吴润州团练使徐知谔，狎昵小人，游燕废务，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徐知诰闻之怒，召知谔左右诘责；知

谔惧。或谓知诰曰:"忠武王最爱知谔[4],而以后事传于公。往年知询失守,论议至今未息。借使知谔治有能名,训兵养民,于公何利?"知诰感悟,待之加厚。

27 九月,丙申,吴大赦,改元天祚。

28 己酉,以宣徽南院使房暠为刑部尚书,充枢密使;宣徽北院使刘延朗为南院使,仍兼枢密副使。于是延朗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暠与赵延寿虽为使长[5],其听用之言什不三四。暠随势可否,不为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枢密诸人环坐议之,暠多俛首而寐,比觉,引颈振衣,则使者去矣。启奏除授,一归延朗。诸方镇、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赂延朗,后议贡献,赂厚者先,得内地;赂薄者晚,得边陲。由是诸将帅皆怨愤,帝不能察。

29 蜀金州防御使全师郁寇金州,拔水寨。城中兵才千人,都监陈知隐托他事将兵三百沿流遁去;防御使马全节罄私财以给军,出奇死战,蜀兵乃退。戊寅[6],诏斩知隐。

30 初。闽主有幸臣曰归守明,出入卧内;闽主晚年得风疾,陈后与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国人皆恶之,莫敢言。

可殷尝谮皇城使李倣于闽主,后族陈匡胜无礼于福王继鹏,倣及继鹏皆恨之。闽主疾甚,继鹏有喜色。倣以闽主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壮士数人持白挺击李可殷[7],杀之,中外震惊。庚辰,闽主疾少间,陈后诉之。闽主力疾视朝,诘可殷死状,倣惧而出,俄顷,引部兵鼓噪入宫。闽主闻变,匿于九龙帐下,乱兵刺之而出。闽主宛转未

绝，宫人不忍其苦，为绝之。倣与继鹏杀陈后、陈守恩、陈匡胜、归守明及继鹏弟继韬；继韬素与继鹏相恶故也。辛巳，继鹏称皇太后令监国[8]，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谥其父曰齐肃明孝皇帝，庙号惠宗。既而自称权知福建节度事，遣使奉表于唐，大赦境内；立李春燕为贤妃。

初，闽惠宗娶汉主女清远公主，使宦者闽清林延遇置邸于番禺，专掌国信。汉主赐以大第，禀赐甚厚，数问以闽事。延遇不对，退，谓人曰："去闽语闽，去越语越，处人宫禁，可如是乎！"汉主闻而贤之，以为内常侍，使钩校诸司事。延遇闻惠宗遇弑，求归，不许，素服向其国三日哭。

【注释】

①对扬：对答称扬。后来转指臣子在皇帝面前进对。

②上元：唐肃宗年号，公元760～761年。

③欲有咨度：一本此句下有"皆非时召对"五字。

④忠武王：徐温的谥号。

⑤使长：枢密使为枢密院之长。

⑥戊寅：九月无此日，疑误。

⑦白梃：刮去树皮做成的棍棒。

⑧皇太后：即闽主王璘之母黄氏，为王璘长子王继鹏的祖母。

【译文】

23 秋，七月，任命枢密使刘延皓为天雄节度使。

24 十三日，任命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率兵屯驻代州，以分散石敬瑭的兵权。

25 皇帝深为当时的时局所困扰，曾经很平和地责备过卢文纪等人，认为他们没能提出什么好的建议。二十五日，卢文纪等人上书

说:"臣等每五天一次进宫问候皇上起居,和文武两班大臣一起进见,只能得到短暂的当面对答的机会,但眼前又都是侍卫,就算是有一点愚见,也不敢仔细地陈说。曾想到前朝从肃宗皇帝上元年间以后,设置了延英殿,有时宰相有事要报告或谈话,或有时天子有事要询问臣下,因为旁边没有侍卫,所以进见的人得以畅所欲言。希望能够恢复过去这种做法,只让掌管机要的大臣在旁边侍候。"皇帝于是下诏,认为:"过去的制度都是每五天进宫问候一次起居,百官都退朝后,只有宰相单独留下来,如果是一些一般性事情,当然可以仔细地奏陈。有时有事关机密的,可以不按问候起居的日子进宫,也可以在其它的时间里先在阁门申请求见,届时朕将屏退所有侍卫之臣,在便殿里接见,何必一定沿用延英殿的名义!"

26 吴国的润州团练使徐知谔,亲近小人,只知道游赏宴集,废弃了正务,在牙城的西边修建了一大排商栈,亲自参与贸易。徐知诰得知后非常愤怒,就把徐知谔的左右近臣叫来盘问责骂了一通;徐知谔很害怕。有人对徐知诰说:"忠武王当年最喜欢徐知谔,然而却把身后的大业传给了您。前几徐知询失了镇所,到现在人们还都在议论纷纷。如果徐知谔治理政务很有声望,训练士卒,休养百姓,这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徐知诰有所领悟,从此对待徐知谔就更加优厚了。

27 九月,初四,吴国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天祚。

28 十七日,任命宣徽南院使房暠为刑部尚书,充任枢密使;宣徽北院使刘延朗为南院使,仍兼任枢密副使。于是刘延朗和枢密直学士薛文遇等人开始在朝中掌起权来,房暠和赵延寿虽然是枢密院的最高长官,但是他们的意见被皇帝所采纳的不到十分之三四。房暠处事总是随着不同情势的变化而决定可否,凡事绝不争先;每次幽州、并州派遣使者入朝上奏,枢密院的一班大臣都环坐在那里进行议论,房暠总是低着头打盹,等他一觉醒来,伸伸脖脖子,拉拉衣裳,这时使者早已经走了。向皇帝上奏和任免官吏这类事,一律都

归刘延朗办理。各地的方镇、刺史从外来入朝的，都是先贿赂刘延朗，然后再商量呈献给皇帝的，贿赂多的就优先，可以得到内地官职；贿赂少的就后办，只能得到边远的职位。为此将帅们都愤恨不平，但皇帝却并不知道这一情况。

29 蜀国的金州防御使全师郁入侵金州，攻下了州城旁边的水寨。城中的守兵只有一千人，都监陈知隐假称有别的事情，带着三百名士兵沿河逃走了；防御使马全节把自己的全部家财都拿出来供给军用，出奇兵拼命死战，蜀兵这才退了回去。戊寅日，皇帝下诏处斩陈知隐。

30 从前，闽主有个受宠幸的臣子名字叫归守明，经常出入闽主的卧室；闽主晚年得了风疾，陈皇后就和归守明以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闽国人都厌恶他们，但是没有人敢揭发。

李可殷曾经在闽主面前说过皇城使李倣的坏话，皇后的族人陈匡胜对福王王继鹏也很无礼，因此李倣和王继鹏都很恨他们。闽主病情加重，王继鹏高兴得面有喜色。李倣认为闽主这一病肯定好不了了，冬，十月，十八日，他指使几名壮士手持棍棒袭击李可殷，把李可殷打死了，此事震惊了朝廷内外。十九日，闽主的病稍微好了一点，陈皇后向他报告了这件事。闽主强撑着病体临朝视事，追问李可殷被打死的详情，李倣心里害怕，就跑出了宫外，一会儿，带着他属下的士卒吵吵嚷嚷地闯进了宫中，闽主一听说发生了叛乱，就吓得躲到了九龙帐下，乱兵们冲进去刺杀了他后就出了皇宫。闽主挣扎着一时还难以断气，宫女们不忍心看着他痛苦的惨状，就帮他早一点断了气。李倣和王继鹏又杀掉了陈皇后、陈守恩、陈匡胜、归守明以及王继鹏的弟弟王继韬；王继韬被杀是因为他一贯和王继鹏作对。二十日，王继鹏声称皇太后命令他监国，当天，他就即了皇帝位。改名叫王昶。给他的父亲上谥号为齐肃明孝皇帝，庙号为惠宗。接着又自称权知福建节度使，派遣使者向唐朝上表，并且大赦境内；册立李春燕为贤妃。

当初,闽惠宗娶了汉主的女儿清远公主,派宦官闽清人林延遇在番禺建立府邸,专门掌管两国通使的符节文书。汉主赐给他一所大宅,供给赏赐都很丰厚,并且多次向他询问闽国的情况。每当此时,林延遇都是一概不作回答,退下来之后,他对别人说:"离开闽国就透露闽国的机密,离开越国就透露越国的机密,身处别人的宫禁之中,怎么能这样做呢!"汉主听到这话后很赏识他,任命他为自己的内廷常侍,让他负责考核宫内各司的事务。林延遇得知闽惠宗王璘被臣下所杀,就请求回闽国,汉主没答应,他于是只好穿上素服,向着自己国家的方向连续哭了三天。

31 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性明达,亲礼贤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谓从诲为郎君①。

楚王希范好奢靡,游谈者共夸其盛。从诲谓幕佐曰:"如马王可谓大丈夫矣。"孙光宪对曰:"天子诸侯,礼有等差。彼乳臭子骄侈僭忕,取快一时,不为远虑,危亡无日,又足慕乎!"从诲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谓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养,固已过矣。"乃捐去玩好,以经史自娱,省刑薄赋,境内以安。

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属我②。今嗣王能自立,不坠其业,吾老矣,不复事人矣。"遂固请退居。从诲不能留,乃为之筑室于土洲。震披鹤氅,自称荆台隐士,每诣府,跨黄牛至听事。从诲时过其家,四时赐与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属孙光宪。

臣光曰:"孙光宪见微而而谏,高从诲闻善而能

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国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国败家丧身之有。

32 吴加中书令徐知诰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进封齐王，备殊礼，以昇、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州为齐国[3]；知诰辞尚父、丞相，殊礼不受。

33 闽皇城使、判六军诸卫李倣专制朝政，阴养死士，闽主昶与拱宸指挥使林延皓等图之。延皓等祚亲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延皓等伏卫士数百于内殿，执斩之，枭首朝门[4]。倣部兵千余持白梃攻应天门，不克，焚启圣门，夺倣首奔吴越。诏暴倣弑君及杀继韬等罪，告谕中外。以建王继严权判六军诸卫，以六军判官永泰叶翘为内宣徽使、参政事。

翘博学质直，闽惠宗擢为福王友[5]，昶以师傅礼待之，多所裨益，宫中谓之"国翁"。昶既嗣位，骄纵，不与翘议国事。一日，昶方视事，翘衣道士服过庭中趋出，昶召还，拜之，曰："军国事殷，久不接对，孤之过也。"翘顿首曰："老臣辅导无状，致陛下即位以来无一善可称，愿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属公，政令不善，公当极言，奈何弃孤去！"厚赐金帛，慰谕令复位。昶元妃梁国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燕，待夫人甚薄。翘谏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礼，夸何以新爱而弃之！"昶不悦，由是疏之。未几，复上书言事，昶批其纸尾曰："一叶随风落御沟。"遂放归永泰，以寿终。

34 帝嘉马全节之功[6]，召诣阙。刘延朗求赂，全节无以与

之;延朗欲除全节绛州刺史,群议沸腾。帝闻之,乙卯,以全节为横海留后。

35 十二月,壬申,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枢密使韩昭胤同平章事,充护国节度使。

36 乙酉,以前匡国节度使、同平章事冯道为司空。时久无正拜三公者[7],朝议疑其职事;卢文纪欲令掌祭祀扫除,道闻之曰:"司空扫除,职也,吾何惮焉。"既而文纪自知不可,乃止。

37 闽主赐洞真先生陈守元号天师,信重之,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无言不从,其门如市。

【注释】

①郎君:门生故吏称其长官或师门子弟为郎君。梁震曾侍奉高从诲之父高季兴,故称高从诲为郎君。

②先王、嗣王:先王指高季兴,嗣王指高从诲。

③十州为齐国:胡三省注认为,就徐知诰所封十州而论,已有包举吴国之势。

④朝门:正朝之门。

⑤福王:闽主王昶即位前为福王。

⑥马全节之功:指抵御蜀兵、保全金州之功。

⑦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

【译文】

31 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性情开明通达,亲近礼遇贤能之士,把政事都委托给梁震,待他像兄长一样;梁震也常常称呼高从诲为郎君。

楚王马希范喜欢奢侈华靡，和他游乐闲聊的人都夸赞他的排场。高从诲对自己的幕僚们说："能像马王那样气派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了。"孙光宪接过他的话头说："天子和诸侯，在礼仪上是有等级差别的。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如此骄奢僭越，图一时的快活，不做长远考虑，不久就要危险灭亡了，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高从诲过了一段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就说："您的话是对的。"过几天，高从诲对梁震说："我自己反省平日的享受，本来已经是很过份了。"于是舍弃了平时所爱玩和喜好的东西，把阅读经史当作自己的业余爱好，减省刑罚，减轻赋税，从此国境之内得以安定。

梁震说："先王待我和布衣之交一样，把嗣王托付给我。现在嗣王能够自立了，可以使先王的事业不致中断了，我也老了，不能再侍奉人了。"于是就坚决请求退休。高从诲挽留不住他，就替他在土洲修筑了一处房子。梁震身披鹤氅，自称是荆台隐士，每次到王府，都是骑着黄牛一直进到大厅。高从诲时常到他的家中去看望，一年四季的赐赠都非常丰厚。从此，高从诲就把全部政务都委托给孙光宪去办理。

臣司马光以为：孙光宪看到一点不好的苗头就能够劝谏，高从诲听到正确意见就能够改过，梁震功成之后而能够引退，自古以来拥有国家大权的人如果都能这样，又哪里还会有亡国、败家、丧身的事情出现。

32 吴国加封中书令徐知诰为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进封齐王，为他准备了特殊的礼仪，又划出昇、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个州为齐国；徐知诰谦辞了尚父、丞相，也没有接受特殊的礼仪。

33 闽国的皇城使、判六军诸卫李倣独揽朝政，私下里蓄养了一批敢死之徒，闽主王昶和拱宸指挥使林延皓等人合谋要除掉他。林延皓等人假意亲近依附于李倣，李倣对待他们也丝毫不加怀疑。十一月，二十一日，李倣入宫朝见闽主，林延皓等人在内殿埋伏了几

百名卫士,把李倣抓起来杀了,把他的首级挂在朝门示众。李倣的部下有一千多名士兵手拿棍棒攻打应天门,没能攻下来,就放火焚烧启圣门,抢走了李倣的首级投奔吴越国去了。闽主下诏公布李倣以臣弑君和杀死王继韬等罪状,告谕朝廷内外。任命建王王继严暂时判理六军诸卫的事务,任命六军判官永泰人叶翘为内宣徽使、参政事。

叶翘学识渊博,为人质朴正直,闽惠宗提升他为福王友,王昶用师傅的礼仪待他,他对王昶有很多帮助,宫里的人称他为"国翁"。王昶继承王位以后,骄横放纵,不再与叶翘商议国事了。一天早晨,王昶正在处理公务,叶翘穿着道士服装经过庭中匆忙地向外面走去,王昶把他召了回来,向他行拜礼,说:"军国的事情太烦杂,很久没能向您请教了,这都是孤的过错。"叶翘叩头答谢说:"老臣辅导无方,致使陛下即位以来,没有一项善政值得人们称赞,请求让我告老还乡吧。"王昶说:"先帝把孤托付给您,国家的政令如有不善之处,您应当极力进言,怎么能丢下孤不管就走了呢!"于是赐给了他很多金银布帛,安慰劝解了他一番,让他继续担任原来的职位。王昶的原配梁国夫人李氏,是同平章事李敏的女儿,而王昶宠爱李春燕,却待夫人很冷淡。叶翘劝谏他说:"夫人是先帝的外甥女,是经过正礼聘娶过来的,怎么能够因为有了新欢就冷落了他呢!"王昶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从此就疏远了他。没过多久,叶翘又上书建议其它事情,王昶在奏折的末尾批写了一句:"一叶随风落御沟。"于是就把叶翘放归永泰,叶翘后来得以寿终正寝。

34 皇帝为了褒奖马全节的功劳,就把他征召到京城来。刘延朗向他要求贿赂,马全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的;刘延朗于是就想把他派任为绛州刺史,群臣为此议论纷纷。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在二十四日,任命马全节为横海留后。

35 十二月,十一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枢密使韩昭胤仍为同平章事,并充任护国节度使。

36 二十四日，任命前匡国节度使、同平章事冯道为司空。当时已经很久没有正式拜授三公了，朝臣的议论中对他的职掌也弄不太清楚；卢文纪想让他掌管祭祀扫除，冯道听到以后说："司空负责扫除，这是它的职责，我有什么好害怕的。"不久卢文纪自己也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就不提这件事了。

37 闽主赐洞真先生陈守元称号为天师，非常信任倚重他，甚至更换将相、施用刑罚、选拔贤能，都要和他商议；陈守元接受贿赂，为人请托，他说的话闽主没有不听信的，因此他的门庭像街市一样热闹。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　柔兆涒滩，一年。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1]

天福元年[2]

1 春，正月，吴徐知诰始建大元帅府，以幕职分判吏、户、礼、兵、刑、工部及盐铁。

2 丁未，唐主立子重美为雍王[3]。

3 癸丑，唐主以乎春节置酒[4]，晋国长公主上寿毕，辞归晋阳。帝醉，曰："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闻之，益惧。

4 三月，丙午，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胤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胤孙性谨懦，中书事多凝滞，又罕接宾客，时人目为"三不开"，谓口、印、门也。

5 石敬瑭尽收其货之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托言以助

军费，人皆知其有异志。唐主夜与近臣从容语曰："石郎于朕至亲，无可疑者；但流言不释，万一失欢，何以解之？"皆不对。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退谓同僚吕琦曰："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一概观望邪！计将安出？"琦曰："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契丹母以赞华在中国[5]，屡求和亲，但求蒯刺等未获，故和未成耳。今诚归蒯刺等与之和，岁以礼币约直十余万缗遗之，彼必欢然承命。如此，则河东虽欲陆梁[6]，无能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钱谷皆出三司，宜更与张相谋之。"遂告张延朗，延朗曰："如学士计，不惟可以制河东，亦省边费之什九，计无便于此者。若主上听从，但责办于老夫，请从库财之外捃拾以供之。"他夕，二人密言于帝，帝大喜，称其忠，二人私草《遗契丹书》以俟命。

久之，帝以其谋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文遇对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虏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诵戎昱昭君诗曰[7]："安危托妇人。"帝意遂变。一日，急诏崧、琦至后楼，盛怒，责之曰："卿辈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为谋如是！朕一女尚乳臭[8]，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庭，其意安在？"二人惧，汗流浃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报国，非为虏计也，愿陛下察之。"拜谢无数，帝诟责不已。吕琦气竭，拜少止，帝曰："吕琦强项，肯视朕为人主邪！"琦曰："臣等为谋不臧，愿陛下治其罪，多拜何为？"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赐

巵酒罢之，自是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丁巳，以琦为御史中丞，盖疏之也[9]。

6 吴徐知诰以其子副都统景通为太尉、副元帅，都统判官宋齐丘、行军司马徐玠为元帅府左、右司马。

7 闽主昶改元通文，立贤妃李氏为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8 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马希杲有善政[10]，监军裴仁煦谮之于楚王希范，言其收众心，希范疑之。夏，四月，汉将孙德威侵蒙、桂二州，希范命其弟武安节度副使希广权知军府事，自将步骑五千如桂州。希杲惧，其母华夫人逆希范于全义岭，谢曰："希杲为治无状，致寇戎入境，烦殿下亲涉险阻，皆妾之罪也。愿削封邑，洒扫掖庭，以赎希杲罪。"希范曰："吾久不见希杲，闻其治行尤异，故来省之，无他也。"汉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郎州。

【注释】

①高祖：五代后晋高祖石敬瑭(公元892～942年)，后晋王朝的建立者，公元936～942年在位。沙陀部人。后唐时为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公元936年勾结契丹灭后唐，受契丹册封为帝，建都汴梁，国号晋。

②天福元年：本年十一月石敬瑭即位改元。

③唐主：即唐末帝李从珂。自本卷始，称后唐皇帝为"唐主"。

④千春节：唐末帝李从珂以其生日为千春节。其生于唐光启元年(公元885年)阴历正月二十三日，时年五十二岁。

⑤契丹母：即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之妻述律皇后。

⑥陆梁：嚣张、猖獗。

⑦戎昱：唐代诗人。

⑧乳臭(xiù 秀):口中尚有乳味。指幼稚。

⑨疏之:御史中丞居外朝,不得入直禁中,故为"疏之。"

⑩静江:方镇名。治桂州(即今广西桂林)。

【译文】

后晋纪一　丙申(公元936年),共一年。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天福元年(丙申,公元936年)

1 春,正月,吴国的徐知诰开始建置大元帅府,用他的幕僚分别掌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盐铁方面的事务。

2 十七日,唐主册立他的儿子李重美为雍王。

3 二十三日,唐主为庆祝千春节摆酒设宴,晋国长公主为他祝了寿之后,就告辞回了晋阳。当时皇帝已经喝醉,说道:"为什么不多留住一些时候,这样急急忙忙赶回去,难道是想和石郎一起造反吗?"后来石敬瑭听到这话后,心里感到更加害怕。

4 三月,十七日,任命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胤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胤孙生性谨慎懦弱,中书省的事务经常被他耽误,他又很少接见宾客,因此当时人们把他看作是"三不开",即口不开、印不开、门也不开。

5 石敬瑭把他分散在洛阳和各道的全部财物都收拢起来运回到晋阳,借口说是为了补充军费,人们都知道他是心怀异志。唐主在一次与身边近臣的夜谈中平和地对他们说:"石郎和朕是至亲,本来对他没有什么好猜疑的;但是外间的流言蜚语若不加以澄清,万一和他失掉和好,该怎样排解呢?"没人接皇帝的话茬。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退下来之后对他的同事吕琦说:"我们这些人都深受皇上恩宠,怎么能把自己混同于众人,而一味地采取观望的态度呢?"可是又从哪儿能想到办法呢?"吕琦说:"河东那边如果有反叛的举动,一定会勾结契丹作后援。契丹的国母因为他

的儿子赞华还在中国,所以多次要求和亲;只因朝廷没有答应他们所提放回荫刺等人的要求,所以和亲才未能成功。现在如果真能放回荫刺等人并和他们讲和,并且每年用大约值十多万缗的礼物、钱币送给他们,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地答应我们的要求。如果能这样,河东那边即使想轻举妄动,也无能为力了。"李崧说:"这也正是我的想法。但是钱财和谷物都要从三司开支,这事最好再跟张相商量一下。"于是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延郎,张延郎说:"按两位学士的这个计策,不仅可以制约河东,而且还可以节省边防经费的十分之九,没有比这再好的计策了。如果皇上同意的话,只要责成老夫我去办就行了,我将在府库财物之外设法张罗,以供其用。"在一天晚上,两人秘密地向皇帝提出了这个建议,皇帝非常高兴,称赞他们的忠诚,两人于是就私下里草拟了一篇《遗契丹书》以等待皇帝正式诏命的下达。

过了一段时间,皇帝把这个计谋告诉了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薛文遇回答说:"以天子的尊崇,却去弯腰侍奉夷狄,不是太耻辱了吗!况且,胡虏如果按照过去的惯例要求迎娶公主去和亲,又怎么能拒绝他?"接着薛文遇又随口吟诵了戎昱的昭君诗:"安危托妇人。"皇帝随即就改变了主意。一天,皇帝很紧急地把李崧、吕琦召到后楼,大为恼怒,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懂得古今盛衰的,都想辅佐人主取得天下太平的;现在竟然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朕只有一个女儿,还很幼稚,你们难道想把她丢弃在沙漠之中吗?而且还要把养兵的钱财送到胡虏那里去,居心何在?"两人一听感到恐惧起来,吓得冷汗直冒,说道:"臣等的本意也是在竭尽愚智报效国家,并不是在替胡虏作打算,希望陛下明察。"两人无数次地拜谢陪罪,而皇帝却仍在不停地责骂着。吕琦气力不继,叩拜稍有停顿,皇帝就说:"吕琦倔犟,还肯把朕当作人主吗?"吕琦说:"臣等谋划不妥,愿请陛下治罪,多拜有什么用!"皇帝的怒气这才稍有缓解,要他们不要再拜了,每人赐给了一杯酒,喝完之后就让他们回

去了，从此以后，群臣们不敢再提和亲的建议了。二十八日，任命吕琦为御史中丞，这项人事任命是皇帝有意疏远吕琦的结果。

6 吴国的徐知诰任命他的儿子副都统徐景通为太尉、副元帅，都统判官宋齐丘、行军司马徐玠为元帅府左、右司马。

7 闽主王昶改年号为通文，册立贤妃李氏为皇后，尊称皇后为太皇太后。

8 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马希杲政绩很好，监军裴仁煦在楚王马希范面前诬陷他，说他是收买人心，马希范也对他怀疑起来。夏，四月，汉国将领孙德威入侵蒙州、桂州，马希范任命他的弟弟武安节度副使马希广暂时主持军府的事务，自己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前往桂州。马希杲得知这一消息感到很害怕，他的母亲华夫人赶到全义岭去迎接马希范，陪罪说："希杲他处理政务没什么成效，招致敌寇入境，劳烦殿下亲自涉历艰难险阻，这些都是我的罪过。我希望殿下能够取消我的封邑，让我去宫廷里担任洒扫，以此来赎免马希杲的罪过。"马希范说："我很久没有见到希杲了，听说他的治绩很优异，所以特地来看看，没有其他的意思。"后来汉兵从蒙州退了回去，而马希范却把马希杲调到郎州任职。

9 高从诲遣使奉笺于徐知诰，劝即帝位。

10 初，石敬瑭欲尝唐主之意，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1]，移他镇，帝与执政议从其请，移镇邠州。房暠、李崧、吕琦等皆力谏，以为不可，帝犹豫久之。

五月，庚寅夜，李崧请急在外，薛文遇独直，帝与之议河东事，文遇曰："谚有之：'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兹事断自圣志；群臣各为身谋，安肯尽言！以臣观之，河东移亦

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先是，术者言国家今年应得贤佐，出奇谋，定天下，帝意文遇当之，闻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败吾决行之。”即为除目[2]，付学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以马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制出，两班闻呼敬瑭名，相顾失色。

甲午，以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郓州[3]。敬瑭疑惧，谋于将佐曰：“吾之再来河东也，主上面许终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是非如今年千春节与公主所言乎？我不兴乱，朝廷发之，安能束手死于道路乎！今且发表称疾以观其意，若其宽我，我当事之；若加兵于我，我则改图耳。”幕僚段希尧极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责也。节度判官华阴赵莹劝敬瑭赴郓州；观察判官平遥薛融曰：“融书生，不习军旅。”都押牙刘知远曰：“明公久将兵，得士卒心；今据形胜之地[4]，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乎！”掌书记洛阳桑维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岂不知蛟龙不可纵之深渊邪？然卒以河东复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遗爱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之爱婿，今主上以反逆见待，此非首谢可免，但力为自全之计。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5]，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敬瑭意遂决。

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将军宝鼎杨彦询为北京副

留守，敬瑭将举事，亦以情告之。彦询曰："不知河东兵粮几何，能敌朝廷乎？"左右请杀彦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辈勿言也。"

戊戌，昭义节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6]。"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诏答之曰："卿于鄂王固非疏远，卫州之事[7]，天下皆知；许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夺敬瑭官爵。乙巳，以张敬达兼太原四面排陈使，河阳节度使张彦琪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安国节度使安审琦为马军都指挥使，以保义节度使相里金为步军都指挥使，以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壕寨使。丙午，以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以义武节度使杨光远为副部署。丁未，又以张敬达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排陈等使。光远既行，定州军乱，牙将王乘方太讨平之。

张敬达将兵三万营于晋安乡[8]，戊申，敬达奏西北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安审信叛奔晋阳。审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与之有旧[9]。先是，雄义都指挥使马邑安元信将所部六百余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张郎善遇之。元信密说郎曰："吾观石令公长者，举事必成；公何不潜遣人通意，可以自全。"郎不从，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谋杀郎，不克，帅其众奔审信，审信遂帅麾下数百骑与元信掠百井奔晋阳。敬瑭谓元信曰："汝见何利害，舍强而归弱？"对曰："无信非知星识气，顾以人事决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于信。今主上失大信于令公，亲而贵者且不自保[10]，况疏贱乎！其亡

可翘足而待,何强之有!"敬瑭悦,委以军事。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戍代北,帅步骑五百奔晋阳。重荣,朔州人也。以宋审虔为宁国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注释】

①兵柄:指其所任北面马步军都总管一职。

②除目:任免名单。除目有两种形式:一是御笔亲除付外朝执行,一是经宰相奏拟而后执行。

③郓州:地名。治今山东东平西北。为天平军治所。

④形胜:指地势优越便利。

⑤契丹:一本作"契丹主"。

⑥许王:即李从益,后唐明宗之子。

⑦卫州之事:指石敬瑭尽杀闵帝从骑,把闵帝一人丢在卫州。详见上卷清泰元年四月。

⑧晋安乡:地名。在河东军镇治所晋阳城南。

⑨敬瑭与之有旧:石敬瑭与安氏家族是同乡,均为代北人。

⑩亲而贵者:指石敬瑭。身为帝婿谓亲,官至中书令,又建节总兵,谓贵。

【译文】

9 高从诲派遣使者送信给徐知诰,劝他即皇帝位。

10 当初,石敬瑭想试探一下唐主的真实意图,多次上奏表陈说自己体弱多病,请求解除兵权,调到别的镇所去;皇帝和执政大臣们商议决定答应他的请求,把他调到郓州去。房暠、李崧、吕琦等人都极力劝阻这样做,认为不可行,为此皇帝犹豫了很长时间。

五月,初二晚上,李崧有急事请假在外,只有薛文遇一人值班,皇帝和他议论着河东方面的事情,薛文遇说:"有句谚语说:'在道路边盖房子,三年也盖不成。'这种事情只能靠皇上的意志作决断;群臣们都各自为自身的利益作打算,哪里肯什么话都说?以臣看

来，河东方面，移镇他要反，不移镇他也要反，只是早晚的问题，不如先动手把他解决了。”在此之前，术士盛传国家今年会得到一位贤能的大臣辅佐，提出奇谋，安定天下，皇帝意识到薛文遇就是术士所指的这个人，因此，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就说：“你的这番话使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决定这样干了。”当即就决定了任免名单，并把这份名单交付给学士院让他们起草诏令。初三，任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宋审虔为河东节度使。当任命诏令宣布时，文武两班听到宣呼石敬瑭的名字，都相顾失色。

初六，任命建雄节度使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去催促石敬瑭到郓州赴任。石敬瑭对此感到又怀疑又害怕，就和自己的部将和幕僚们商议说：“我第二次来河东的时候，皇上曾当面答应我，在我有生之年决不再委派别人来替代我的职位；现在忽然又下了这样的命令，难道正像千春节时皇上对公主所讲的那样吗？我并没有兴兵作乱，而朝廷却首先发起事端，我怎么能束手待毙地死于道路之间呢？现在我要暂且发送一份奏表推说有病，看看皇上的意图如何，如果朝廷能够宽限我一些时日，我就拥戴他；如果用武力来威胁我，我就要想另外的办法了。”幕僚段希尧极力主张抗拒朝廷的任命，石敬瑭认为他过于朴实直率，没有责怪他。节度判官华阴人赵莹劝石敬瑭到郓州赴任。观察判官平遥人薛融说：“薛融我是个书生，不懂军旅之事。”都押牙刘知远说：“明公长期带兵，深受士卒们的拥戴；现在我们正占据着有利的地势，兵强马壮，如果起兵联合各道，帝王大业就会成功，怎么能因为一纸诏书而去自投虎口呢！”掌书纪洛阳人桑维翰说：“皇上当初即位时，明公入朝进见，皇上岂能不知蛟龙不可放回到深渊的道理？但是最终还是把河东军镇再次交给了您。这简直是上天的意志要把国家的权力交给您。先帝明宗的遗爱还在人间，皇上是以庶子旁支的身份取代帝位，人心并不归附于他。您是先帝明宗的爱婿，现今的皇上却把你当作叛逆

之人来对待,这决不是低头谢罪所能够赦免的,而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极力寻找自我保全的方法。契丹国主一向和先帝明宗以兄弟相称,现在他们的部落就在距此不远的云州、应州,明公如果真能诚心委屈一下自己来讨好他们,万一有了紧急情况,可以早晨叫他们晚上就能来到,还担心事情不能成功吗。"石敬瑭听了这样一番话,便拿定了主意。

在此以前,朝廷怀疑石敬瑭,就任命羽林将军宝鼎人杨彦询为北京副留守,石敬瑭将要起兵造反时,也把实情告诉了他。杨彦询问道:"不知道河东的兵力和粮草有多少,能够抵抗得了朝廷吗?"石敬瑭的亲信们建议杀掉杨彦询,石敬瑭说:"只有副使一个人我可以替他担保,你们大家就不要多说了。"

初十,昭义节度使皇甫立向朝廷奏报说石敬瑭已经叛乱。石敬瑭在给皇帝的上表中说:"皇帝是养子,不应该继承帝位,请传位给许王。"皇帝气得亲手把石敬瑭的奏表撕掉扔在地上,用诏书回答他说:"你与鄂王的关系本来并不疏远,在卫州你的所作所为,天下的人都知道;所谓传位给许王的这些话,谁又肯相信!"十四日,下诏削夺石敬瑭的官职和爵位。十七日,任命张敬达兼任太原四面排阵使,河阳节度使张彦琪为马步军都指挥使,任命安国节度使安审琦为马军都指挥使,任命保义节度使相里金为步军都指挥使,任命右监门上将军武廷翰为壕寨使。十八日,又任命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任命义武节度使杨光远为副部署。十九日,又任命张敬达负责太原行府的事务,任命前彰武节度使高行周为太原四面招抚使、排阵使等。杨光远起程之后,定州的部队发生了叛乱,牙将千乘人方太率兵讨伐平定了叛乱。

张敬达率领三万名军队在晋安乡扎营,二十四日,张敬达奏报说西北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安审信叛变投奔了晋阳。安审信是安金全的侄子,石敬瑭和他是旧交。在此之前,雄义都指挥使马邑人安元信率领他的部下六百多人戍守代州,代州刺史张朗对他很好。安

元信暗中劝告张朗说："我看石令公是个宽厚长者，这次举兵起事一定能够获得成功；明公何不私下里派人与他通款，这样可以保全自己。"张朗不同意，从此两人之间便互相猜忌起来。安元信企图要杀掉张朗，没能成功，于是就带着他的部下投奔了安审信，安审信随即率领麾下数百名骑兵与安元信一道抢掠了百井，然后投奔晋阳。石敬瑭问安元信说："你到底看出了什么利害关系，竟然舍强而归弱呢？"安元信回答说："元信并不会看天象望星气，只是根据人事来做出的决断。帝王之所以能够统御天下，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信誉。现在皇上对令公失去了大信，像您这样的至亲而且又尊贵的人都不能保全自己，何况我们这些关系疏远而又卑贱的人呢！他的灭亡可以翘足而待，哪里还能称得上强大呢！"石敬瑭听了这话很高兴，委托他掌管军事。振武西北巡检使安从荣这时戍守在代北，也率领步兵和骑兵共计五百人投奔晋阳。安从荣是朔州人。朝廷改任宋审虔为宁国节度使，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11 天雄节度使刘延皓恃后族之势[1]，骄纵，夺人财产，减将士给赐，宴饮无度。捧圣都虞候张令昭因众心怨怒，谋以魏博应河东，癸丑未明，帅众攻牙城，克之；延皓脱身走，乱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于抚御，以致军乱；臣以抚安士卒[2]，权领军府，乞赐旌节！"延皓至洛阳，唐主怒，命远贬；皇后为之请，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归私第。

12 辛酉，吴太保，同平章事徐景迁以疾罢，以其弟景遂代为门下侍郎、参政事。

13 癸亥，唐主以张令昭为右千牛卫将军、权知天雄军府

事。令昭以调发未集,且受新命。寻有诏徙齐州防御使,令昭托以士卒所留,实俟河东之成败。唐主遣使谕之,令昭杀使者。甲戌,以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为天雄四面行营招讨使、知魏博行府事,以张敬达充太原四面招讨使,以扬光远为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行营副招讨使。

14 石敬瑭之子右卫上将军重殷、皇城副使重裔闻敬瑭举兵,匿于民间井中。弟沂州都指挥使敬德杀其妻女而逃,寻捕得,死狱中,从弟彰圣都指挥使敬威自杀。秋,七月,戊子,获重殷、重裔,诛之,并族所匿之家。

15 庚寅,楚王希范自桂州北还[33]。

16 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奏应州节度使尹晖逐云州节度使沙彦珣,收其兵应河东。丁酉,彦珣表迁谋叛应河东,引兵围子城。彦珣犯围走出西山,据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击乱兵,迁败走,军城复安。是日,尹晖执迁送洛阳,斩之。

17 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斩张令昭。诏悉诛其党七指挥。

18 张敬达发怀州彰圣军戍虎北口,其指挥使张万迪将五百骑奔河东,丙辰,诏尽诛其家。

19 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34],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敬瑭不从。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儿比梦石郎遣使来,今果然,此天意也。"

乃为复书，许俟仲秋倾国赴援⑤。

20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李周为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

21 癸亥，应州言契丹三千骑攻城。

22 张敬达筑长围以攻晋阳。石敬瑭以刘知远为马步都指挥使，安重荣、张万迪降兵皆隶焉。知远用法无私，抚之如一，由是人无贰心。敬瑭亲乘城，坐卧矢石下，知远曰："观敬达辈高垒深堑，欲为持久之计，无他奇策，不足虑也。愿明公四出间使，经略外事。守城至易，知远独能办之。"敬瑭执知远手，抚其背而赏之。

23 戊寅，以成德节度使董温琪为东北面副招讨使，以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

24 唐主使端明殿学士吕琦至河东行营犒军，杨光远谓琦曰："愿附奏陛下，幸宽宵旰⑥。贼若无援，旦夕当平；若引契丹，当纵之令入，可一战破也。"帝甚悦。帝闻契丹许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屡督张敬达急攻晋阳，不能下。每有营构，多值风雨，长围复为水潦所坏，竟不能合。晋阳城中日窘，粮储浸乏。

【注释】

①刘延皓恃后族之势：刘延皓为刘皇后之弟。

②臣以：胡三省注认为，"臣以"当作"臣已。"

③自桂州北还：马希范四月至桂州。

④间使：负有见机而行特殊使命而又单独行动的使者。

⑤许俟仲秋：秋高而马肥，契丹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一般在秋季，故"许

俟仲秋”。

⑥宵旰(gàn 干):即“宵衣旰食”的省称。指天未明就起来穿衣,傍晚才进食。常用来比喻勤于政务。

【译文】

11 天雄节度使刘延皓依仗皇后家族的势力,骄横放纵,抢夺别人的财产,剋减将士的粮饷和赏赐,摆酒投宴,无休无止。捧圣都虞候张令昭借着人心都在埋怨愤怒之机,打算带领魏博军民响应河东军府造反,二十五日这一天天还没亮,张令昭率领部众攻打牙城,攻了下来;刘延皓脱身逃走,乱兵们大肆抢劫。张令昭奏报朝廷说:“刘延皓恩威处理不当,导致军士们作乱。臣已经对士卒们进行安抚,暂时管理着军府的事务,请求皇上赐以旌节!”刘延皓到了洛阳,唐主大为恼怒,下令把他贬到远方去;皇后出面替他求情,六月,初三,只是削除了刘延皓的官职和爵位,让他回自己的宅第去。

12 初四,吴国的太保、同平章事徐景迁因为有病被罢去官职,而任命他的弟弟徐景遂代替他担任门下侍郎、参政事。

13 初六,唐主任命张令昭为右千牛卫将军、暂时主管天雄军府的事务。张令昭因为当时调发的军队还没有集结完毕,所以只有暂且接受了这项新的任命。不久又有诏令调任他为齐州防御使,张令昭名义上借口说被士卒所强留,实际上是等待河东起兵成败的局势明朗化。唐主派使者前去告谕他,张令昭把使者杀了。十七日,任命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为天雄四面行营招讨使、掌管魏博行府的事务,任命张敬达充任太原四面诏讨使,任命杨光远为副使。十九日,任命西京留守李周为天雄军四面行营副招讨使。

14 石敬瑭的儿子右卫上将军石重殷、皇城副使石重裔听说石敬瑭起兵造反,就躲到民间的一口井里。石敬瑭的弟弟沂州都指挥使石敬德,杀死自己的妻子女儿后逃走,不久又被抓了回来,死在狱中,石敬瑭的堂弟彰圣都指挥使石敬威自杀身亡。秋,七月,初二,

抓获了石重殷、石重裔，诛杀了他们，并把藏匿他们的那一家也满门抄斩。

15 初四，楚王马希范从桂林北返。

16 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奏报说，应州节度使尹晖赶走云州节度使沙彦询，并接收了他的兵马，响应河东造反。十一日，沙彦询上表说，桑迁阴谋叛变响应河东，已经带领兵马包围了子城。沙彦询冲出包围奔往西山，占据了雷公口，第二天，收集兵士进城反击乱兵，桑迁战败逃走，于是军城又恢复了安定。当天，尹晖抓住了桑迁把他解送洛阳，朝廷把他处斩。

17 二十一日，范延光攻下了魏州，斩杀了张令昭。朝廷下诏把他的党羽七个指挥全部杀掉。

18 张敬达调发屯扎在怀州的彰圣军戍守虎北口，结果彰圣军的指挥使张万迪带着五百名骑兵投奔河东去了，三十日，朝廷下诏，把他的一家全部杀掉。

19 石敬瑭派遣间使去向契丹请求救援，他命令桑维翰起草一份奏表向契丹主称臣，并且在奏表中请求用对待父亲的礼节来侍奉他，约定事情成功之日，割让卢龙一个道和雁门关以北的各州给他们。刘知远劝谏说："低头称臣就可以了，把他当父亲来侍奉就太过份了。用丰厚的金银财物收买他，就完全可以把他的援兵招来，不一定要答应给他们土地，恐怕以后会给中国留下无穷的祸患，到那时后悔都来不及。"石敬瑭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奏表送到了契丹，契丹主十分高兴，就告诉他的母亲述律太后说："儿近来做梦，梦见石郎派使者到这里来，现在果然如此，这真是天意啊！"于是马上写了一封回信，答应到仲秋八月一定倾国出动前去援助。

20 八月，初三，任命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李周为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

21 初七，应州奏报说契丹有三千骑兵进攻州城。

22 张敬达为了攻打晋阳修筑了一道长长的围墙。石敬瑭任命刘

知远为马步都指挥使，安重荣、张万迪的降兵都归他指挥。刘知远执法公正无私，爱抚降兵像爱抚亲信部队一样，因此大家都能同心协力。石敬瑭亲自登上城墙，坐卧都在敌人箭石的投射之下，刘知远对他说："看来张敬达这帮人筑设高垒深沟，是想作持久的打算，并没有其他的高招，不值得担心。希望明公能够向各方多派间使出去，经营好对外的事务。守城这件事十分容易，知远一个人就能应付了。"石敬瑭拉着刘知远的手，拍着他的背，对他赞赏了一番。

23 二十二日，任命成德节度使董温琪为东北面副诏讨使，以便帮助卢龙节度使赵德钧。

24 唐主派端明殿学士吕琦到河东行营去犒劳军队，杨光远对吕琦说："请你回去后顺便奏报陛下，希望陛下保重身体，不必为此事早晚过于操劳。叛贼如果没有外援，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他们平定；如果他们勾结契丹来犯，我们就放他们进城，到时可以把他们一鼓歼灭。"皇帝听了这话很高兴。皇帝得知契丹答应石敬瑭仲秋八月前来救援，多次督促张敬达加紧攻打晋阳，但是仍然没能攻下来。每当营建沟垒，总是遇到风雨天气，那道长长的围墙又被雨水的冲刷所破坏，最终也难以合拢。晋阳城里的情况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窘困，粮食和其他储备也渐渐地缺乏起来。

25 九月，契丹主将五万骑，另三十万，自扬武谷而南[1]，旌旗不绝五十余里。代州刺史张郎、忻州刺史丁审琦婴城自守，虏骑过城下，亦不诱胁。审琦，洺州人也。

辛丑，契丹主至晋阳，陈于汾北之虎北口[2]。先遣人谓敬瑭曰："吾欲今日即契贼可乎？"敬瑭遣人驰告曰："南军甚厚[3]，不可轻，请俟明日议战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

与唐骑将高行周、符彦卿合战，敬瑭乃遣刘知远出兵助之。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以步兵陈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轻骑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陈。唐兵见其羸，争逐之，至汾曲[4]，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进，契丹伏兵自东北起，冲唐兵断而为二，步兵在北者多为契丹所杀，骑兵在南者引归晋安寨。契丹纵兵乘之，唐兵大败，步兵死者近万人，骑兵独全。敬达等收余众保晋安，契丹亦引兵归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余人，刘知远劝敬瑭尽杀之。

是夕，敬瑭出北门，见契丹主。契丹主执敬瑭手，恨相见之晚。敬瑭问曰："皇帝远来，士马疲倦，遽与唐战而大胜，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5]，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侦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兵既相接，我气方锐，彼气方沮，若不乘此急击之，旷日持久，则胜负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战而胜，不可以劳逸常理论也。"敬瑭甚叹伏。

壬寅，敬瑭引兵会契丹围晋安寨，置营于晋安之南，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多设铃索吠犬，人跬步不能过[6]。敬达等士卒犹五万人，马万匹，四顾无所之。甲辰，敬达遣使告败于唐，自是声问不复通。唐主大惧，遣彰圣都指挥使符彦饶将洛阳步骑兵屯河阳，诏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将魏州兵二万由青山趣榆次，卢龙节度使、东北面招讨使兼中书令北平王赵德钧将幽州兵出契丹军后[7]，耀州防御使潘环纠合西路戍兵[8]，由晋、绛两乳岭出慈、隰，共救晋安寨。契丹主移帐于柳林，游骑过石会关，不见唐兵。

丁未,唐主下诏亲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未可远涉风沙;臣虽童稚,愿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闻之,颇悦。张延朗、刘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刘延郎皆劝帝行,帝不得已,戊申,发洛阳,谓卢文纪曰:"朕雅闻卿有相业,故排众议首用卿,今祸难如此,卿嘉谋皆安在乎?"文纪但拜谢,不能对。己酉,遣刘延朗监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军赴潞州,为大军后援[9]。诸军自凤翔推戴以来,骄悍不为用,彦饶恐其为乱,不敢束之以法。

帝至河阳,心惮北行,召宰相、枢密使议进取方略,卢文纪希帝旨,言"国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来忽往,不能久留;晋安大寨甚固,况已发三道兵救之[10]。河阳天下津要,车驾宜留此镇抚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战,苟不能解围,进亦未晚。"张延郎欲因事令赵延寿得解枢务,因曰:"文纪言是也。"帝访于余人,无敢异言者。泽州刺史刘遂凝,郓之子也,潜自通于石敬瑭,表称车驾不可逾太行。帝议近臣可使北行者,张延郎与翰林学士须昌和凝等皆曰:"赵延寿父德钧以卢龙兵来赴难,宜遣延寿会之。"庚戌,遣枢密使、忠武节度使、随驾诸军都部署、兼侍中赵延寿将兵二万如潞州。辛亥,帝如怀州。以右神武统军康思立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帅扈从骑兵赵团柏谷[11]。思立,晋阳胡人也。

帝以晋安为忧,问策于群臣,吏部侍郎永清龙敏请立李赞华为契丹主[12],令天雄、卢龙二镇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楼,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内顾之忧,然后选募军

中精锐以击之，此亦解围之一策也。帝深以为然，而执政恐其无成，议竟不决。

帝忧沮形于神色，但日夕酣饮悲歌。群臣或劝其北行，则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堕地！"

【注释】

①扬武谷：地名。一作阳武谷、杨武谷。在今山西原平西北。

②虎北口：地名。在今山西太原北。

③南军：即后唐军。因其自南而来攻打晋阳，故称。

④汾曲：地名。汾水弯曲处。

⑤雁门诸路：指雁门的东陉、西陉等天险，崞县的扬武、石门等关隘。

⑥跬(kuǐ 窥)步：一步为步，半步为跬。一跬相当于今天的一步，约三尺。

⑦幽州兵：一本"幽州兵"下有"由飞狐"三字。

⑧纠：音、义同"纠"。

⑨大军：指晋安寨之军。

⑩三道兵：指范延光、赵德钧、潘环三帅所领之兵。

⑪团柏谷：地名。在太原府祁县团柏镇，即今山西祁县东。

⑫李赞华：即原契丹东丹王耶律突欲，为契丹主耶律德光之兄，后唐朝宗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十一月投奔后唐，赐今姓名，当时在洛阳。

【译文】

25 九月，契丹主率领五万名骑兵，号称有三十万，从扬武谷向南进发，旌旗绵延不断达五十多里。代州刺史张朗、忻州刺史丁审琦都据城自守，敌寇的骑兵经过城下时，也没有诱降威胁他们。丁审琦是洺州人。

十五日，契丹主到达晋阳，把军队部署在汾水北岸的虎北口。先派人去对石敬瑭说："我想今天就攻破贼兵，可以吗？"石敬瑭派人快马前去告诉他："南军力量很雄厚，不可轻视，请等到明天再商

量攻战的事也不算晚。"结果使者还没有赶到，契丹军队就已经和唐军的骑兵将领高行周、符彦卿交战了，石敬瑭只好派刘知远带兵出城助战。张敬达、杨光远、安审琦把步兵部署在城西北的山下，契丹派出轻骑兵三千人，不披铠甲，径直冲向唐军阵列。唐兵看到契丹兵十分单薄，就争着驱逐他们，一直赶到汾水的河弯处，契丹兵涉水而走。唐兵沿着河岸向前推进，这时契丹的伏兵突然从东北方向冲了上来，把唐兵截为两段，在北面的步兵大多被契丹兵所杀，在南面的骑兵则退回晋安寨。契丹兵乘胜追击，唐兵大败，步兵被杀死的将近有一万人，只有骑兵没有受什么损失。张敬达等人收集残兵据守晋安寨，契丹也带兵返回虎北口。石敬瑭俘获唐军降兵一千多人，刘知远劝石敬瑭把他们全部杀掉。

当天晚上，石敬瑭出晋阳城北门，会见契丹主。契丹主拉着石敬瑭的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石敬瑭问契丹主说："皇帝远道而来，兵马疲倦，立刻就与唐军交战而获得大胜，这是为什么？"契丹主说："开始我从北面来的时候，认为唐军一定会切断雁门一线的各条道路，在险要的地方埋伏下骑兵，那样我就无法顺利前进了。我派人前去侦察，结果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才得以长驱直入，知道一定可以大功告成。交战起来以后，我方士气正锐盛，而敌方的士气正低落，如果不乘着这个机会加紧发动攻势，旷日持久，那么胜负就难以预料了。这就是我之所以速战而获胜的道理，不能用劳逸这种常规的道理来推断。"石敬瑭听了，十分感叹和佩服。

十六日，石敬瑭带兵和契丹兵会合包围晋安寨，把军营安扎在晋安寨的南面，长有一百多里，宽五十里，设置了很多带有警铃的绳索和吠犬，人们连半步也休想通过。张敬达等人的士兵共计还有五万人，战马一万匹，但是却四处无路可逃。十八日，张敬达派出使者向唐主报告军队打了败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与朝廷通音讯了。唐主十分恐惧，就派遣彰圣都指挥使符彦饶率领洛阳的步兵和骑兵驻守河阳，诏令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率领魏州兵二万人

由青山赶赴榆次，又命令卢龙节度使、东北面招讨使兼中书令北平王赵德钧率领幽州兵向契丹军的后方进发，耀州防御使潘环纠合西方各路的戍守士兵从晋州、绛州之间的两乳岭向慈州、隰州进发，共同救援晋安寨。契丹主把军帐移到了柳林，侦察骑兵经过石会关时，没有碰见唐兵。

二十一日，唐主下诏，要亲自率兵征讨。雍王李重美说："陛下的眼疾还没有好，不能远路跋涉到风沙之地；儿臣年纪虽然还很小，愿意代替陛下北征。"皇帝的意思本来就不想亲自北征，听了这话，心里很高兴。张延朗、刘延皓以及宣徽南院使刘延朗都劝皇帝亲征，皇帝不得已，二十二日，从洛阳出发，他对卢文纪说："朕一向听说你有宰相的才干，所以力排众议首先重用了你，现在祸难到了如此地步，你的好计谋都跑到哪里去了？"卢文纪只是叩拜谢罪，却答不上话来。二十三日，派刘延朗监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赶赴潞州，作大军的后援。各路军队自从凤翔拥戴潞王当皇帝以来，日益骄横凶悍不听指挥，符彦饶害怕他们闹乱子，所以也不敢用军法来约束他们。

皇帝到达河阳，害怕再往北走，就召集宰相、枢密使商议进攻方略，卢文纪迎合皇帝的意旨，说："国家的根本，一大半在黄河以南。胡人的骑兵忽来忽往，不可能长久停留；晋安大寨十分坚固，况且已经调发了三路兵马前去救援。河阳是天下的津渡要路，皇上的车驾应该坐镇此地以安抚南北方，暂时派一个身边的近臣前去督战，如果仍然不能解围，皇上再北行也不晚。"张延朗想借个因由让赵延寿解除枢密使的职务，就说："文纪讲得很对。"皇帝又征询其他人的意见，结果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泽州刺史刘遂凝，是刘鄩的儿子，暗自和石敬瑭相勾结，因此也上表声称皇上的车驾万万不可越过太行山。皇帝又和大臣们商议近臣中哪一位可以派往北面，张延朗和翰林学士须昌人和凝等人都说："赵延寿的父亲赵德钧率卢龙的兵马前来共赴国难，应该派赵延寿前去与他们会合。"二十四

日，下令派遣枢密使、忠武节度使、随驾诸军都部署、兼侍中赵延寿率兵二万前往潞州。二十五日，皇帝前往怀州。任命右神武统军康思立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率领扈从骑兵开赴团柏谷。康思立是晋阳的胡人。

皇帝被晋安寨的形势所困扰，向群臣询问对策，吏部侍郎永清人龙敏建议立李赞华为契丹国主，命令天雄、卢龙两个军镇分出一部分兵护送他，从幽州直到西楼，朝廷一路上张贴檄文宣布这一消息，这样契丹主一定会有后顾之忧，然后再挑选招募军中的精锐士卒去攻击契丹，这也不失为一个解围的办法。皇帝很欣赏这个建议，但是执政大臣们担心这个计划难以成功，最后竟然是不了了之。

皇帝忧愁和沮丧的心情完全表露在脸上，只是一天到晚不停地酣饮悲歌。群臣中有人劝他北行，他就说："你不要再提了，石郎已经让我心胆掉到地上了！"

26 冬，十月，壬戌，诏大括下将吏及民间马；又发民为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备铠仗，谓之"义军"，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陈州刺史郎万金教以战陈，用张延郎之谋也。凡得马二千余匹，征夫五千人，实无益于用，而民间大扰。

27 初，赵德钧阴蓄异志，欲因乱取中原，自请救晋安寨；唐主命自飞狐踵契丹后，钞其部落，德钧请将银鞍契丹直三千骑[1]，由土门路西入，帝许之。赵州刺史、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先将兵戍易州，德钧过易州，命在明以其众自随。在明，幽州人也。德钧至镇州，以董温琪领招讨副

使，邀与偕行，又表称兵少，须合泽潞兵；乃自吴儿谷趣潞州，癸酉，至乱柳。时范延光受诏将部兵二万屯辽州，德钧又请与魏博军合；延光知德钧合诸军，志趣难测，表称魏博兵已入贼境，无容南行数百里与德钧合，乃止。

28 汉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刘濬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濬，崇望之子也[2]。

29 十一月[3]，以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依前东北面行营招讨使。以赵延寿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使，以翰林学士张砺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为河东道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刘延朗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副使。赵延寿遇赵德钧于西汤，悉以兵属德钧。唐主遣吕琦赐德钧敕告[4]，且犒军。德钧志在并范延光军，逗留不进，诏书屡趣之，德钧乃引兵北屯团柏谷口。

30 癸巳，吴主诏齐王知诰置百官，以金陵府为西都。

31 前坊州刺史刘景岩，延州人也，多财而喜侠，交结豪杰，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强，势倾州县。彰武节度使杨汉章无政，失夷、夏心，会括马及义军，汉章帅部骑数千人将赴军期，阅之于野。景岩潜使人挠之曰："契丹强盛，汝曹有去无归。"众惧，杀汉章，奉景岩为留后。唐主不获已，丁酉，以景岩为彰武留后。

32 契丹主谓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难，必有成功。观汝器貌识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为天子。"敬瑭辞让者数四，将吏复劝进，乃许之。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

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5]，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己亥，制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旧。以节度判官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河东军府事，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观察判官薛融为侍御史知杂事，节度推官白水窦贞固为翰林学士，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6]，客将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7]，延广，陕州人也。立晋国长公主为皇后。

契丹主虽军柳林，其辎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螟辄结束，以备仓猝遁逃，而赵德钧欲倚契丹取中国，至团柏逾月，按兵不战，去晋安才百里，声问不能相通。德钧累表为延寿求成德节度使，曰："臣今远征，幽州势孤，欲使延寿在镇州，左右便于应接[8]。"唐主曰："延寿方击贼，何暇往镇州！俟贼平，当如所请。"德钧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赵氏父子坚欲得镇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虽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毙耳。"德钧闻之，不悦。

【注释】

①银鞍契丹直：军名。赵德钧镇幽州时，简择契丹来降将士之骁勇者所置。

②崇望：即刘崇望，唐昭宗时宰相。

③十一月：一本下有"戊子"二字。

④敕告：皇帝行文给臣僚的委任证明。此敕告内容为任命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

⑤十六州：史称"幽蓟十六州"或"燕云十六州"。范围相当今以北京和山西大同为中心，西界山西神池，东至河北遵化，北到长城，南至天津、河北河间与保定，以及山西繁畤和宁武一线。

⑥军城：指河东军城。

⑦客将：军将的别称，亦称"别将"。

⑧左右便于应接：成德节度使治所在镇州，左可应接蓟门，右可应接团柏谷。

【译文】

26 冬，十月，初七，下诏大肆搜集全国将领官吏以及民间的马匹；又征调百姓当兵，每七户人家出征夫一人，自己置备铠甲兵器，称作"义军"，限期在十一月全部集中起来，命令陈州刺史郎万金训练他们作战布阵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按照张延朗的计谋办的。总共搜得马二千多匹，征夫五千人，远远不够实际需要，但是仍然还给民间造成了很大的惊扰。

27 当初，赵德钧暗中怀有反叛的野心，想乘着动乱夺取中原，因此主动请求救援晋安寨；唐主命令他从飞狐尾随契丹之后，包抄他们的部落，赵德钧请求率领银鞍契丹直的骑兵三千人，从土门路向西进军，皇帝答应了。赵州刺史、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在此之前率兵戍守在易州，赵德钧在经过易州时，命令刘在明带领部下跟着他走。刘在明是幽州人。赵德钧到了镇州，任命董温琪为招讨副使，要挟他和自己一道西行，又向皇帝上表声称兵力很少，必须和泽州、潞州的兵会合；于是就从吴儿谷前往潞州，十八日，到达乱柳。当时范延光已接受诏命率领所部人马二万人驻扎在辽州，赵德钧又请求和范延光的魏博军会合；范延光深知赵德钧会合各路兵马，用意难以预料，就上表声称魏博军已经进入敌境，不容许再往南行数百里去与赵德钧会合，这才作罢。

28 汉主任命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刘濬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濬是刘崇望的儿子。

29 十一月,初三,任命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依旧任东北面行营招讨使。任命赵延寿为河东道南面行营招讨使,任命翰林学士张砺为判官。初五,任命范延光为河东道东南面行营招讨使,而让宣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当他的副使。初六,任命刘延朗为河东道南面行营诏讨副使。赵延寿在西汤和他的父亲赵德钧相遇,把自己所带的兵马全部都归属了赵德钧。唐主派遣吕琦前去赐给赵德钧任职敕告,并且犒劳军队。赵德钧一心要兼并范延光的军队,因此就逗留不肯前进,皇帝下诏书多次进行催促,赵德钧这才带兵北上屯扎在团柏谷的谷口。

30 初八,吴主下诏,命齐王徐知诰设置百官,以金陵府为西都。

31 前坊州刺史刘景岩,是延州人,家境富有,而又喜爱侠义,结交地方豪杰,家中拥有丁夫和兵械,人们都慑服于他的势力强大,整个州县无人能比。彰武节度使杨汉章政绩很糟,不论胡人还是汉人都很失望,正好赶上搜集马匹和征调义军,杨汉章带领步兵、骑兵几千人准备按期去会师,正在野外进行检阅。刘景岩暗中派人去扰乱人心,说:"契丹势力强盛,你们这些人将有去无回。"大家一听都很害怕,就杀死杨汉章,推举刘景岩为留后。唐主不得已,十二日,任命刘景岩为彰武留后。

32 契丹主对石敬瑭说:"我从三千里以外前来救难,一定要有所建树。我看你的器宇、容貌、才识、度量,真正的是一个中原之主的样子。我想扶立你做天子。"石敬瑭推辞谦让了好几次,将领和官吏们又反复地劝他即位,这才答应了下来,契丹主亲自作册封文书,命令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脱下自己的衣服冠冕授给他,在柳林修筑坛台,当天,石敬瑭就即了皇帝之位。割让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个州给契丹,并且还答应每年输送三十万匹帛给他们。十四日,大晋皇帝石敬瑭下制诏,把唐长

兴七年改为晋天福元年，大赦天下。敕命和法规制度，都遵照明宗时的旧规。任命节度判官赵莹为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河东军府事，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观察判官薛融为侍御史掌理杂事，节度推官白水人窦贞固为翰林学士，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客将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景延广是陕州人。册立晋国长公主为皇后。

契丹主虽然把军队屯扎在柳林，但是他们的辎重和老弱士兵都留在虎北口，每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就收拾停当，以便于仓促之间好逃走，但是赵德钧却想借助契丹的力量夺取中国，因此到了团柏一个多月，仍然按兵不动，离晋安寨只有一百里路，但却不能和他们相联系。赵德钧多次向唐主上表替赵延寿祈求成德节度使一职，说："臣现在远征在外，幽州势孤力单，所以想让延寿在镇州，这样就左右都便于接应了。"唐主回答说："延寿正在进击贼兵，哪有时间前往镇州！等到贼寇平定了，一定答应你的要求。"赵德钧还是一再地请求，唐主发怒说："赵氏父子坚持要得到镇州，是什么用意？如果能够击退胡寇，就是想取代我的位置，我也心甘情愿，若是拿敌寇当作要手段的资本，来要挟国君，只怕是犬兔都要完蛋。"赵德钧听到这话后，心里很不高兴。

闰月，赵延寿献契丹主所赐诏及甲马弓剑，诈云德钧遣使致书于契丹主，为唐结好，说令引兵归国；其实别为密书，厚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1]，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契丹主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2]，欲许德钧之请。

帝闻之,大惧,亟使桑维翰见契丹主,说之曰:"大国举义兵以救孤危,一战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栅,食尽力穷。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3],畏大国之强,且素蓄异志,按兵观变,非以死徇国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诞妄之辞,贪豪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岂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尔见捕鼠者乎,不备之,犹或啮伤其手,况大敌乎!"对曰:"今大国已扼其喉,安能啮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约也[4],但兵家权谋不得不尔。"对曰:"皇帝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属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义不终?臣窃为皇帝不取也。"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契丹主乃从之,指帐前石谓德钧使者曰:"我已许石郎,此石烂,可改矣。"

33 龙敏谓前郑州防御使李懿曰:"君,国之近亲,今社稷之危,翘足可待,君独无忧乎?"懿为言赵德钧必能破敌之状。敏曰:"我燕人也[5],知德钧之为人,怯而无谋,但于守城差长耳。况今内蓄奸谋,岂可恃乎!仆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为耳。今从驾兵尚万余人,马近五千匹,若选精骑一千,使仆与郎万金将之[6],自介休山路,夜冒虏骑入晋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则事济矣。张敬达等陷于重围,不知朝廷声问,若知大军近在团柏,虽有铁障可冲陷,况虏骑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龙敏之志极壮,用之晚矣。"

34 丹州义军作乱,逐刺史康承询,承询奔鄜州。

35 晋安寨被围数月,高行周、符彦卿数引骑兵出战,众寡不敌,皆无功。刍粮俱竭,削栉淘粪以饲马[7],马相啗,尾

鬣皆秃[8]，死则将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张敬达性刚，时谓之“张生铁”，杨光远、安审琦劝敬达降于契丹，敬达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为元帅而败军，其罪已大，况降敌乎！今援兵旦暮至，且当俟之。必若力尽势穷，则诸军斩我首[9]，携之出降，自求多福，未为晚也。”光远目审琦欲杀敬达，审琦未忍。高行周知光远欲图敬达，常引壮骑尾而卫之，敬达不知其故，谓人曰：“行周每踵余后，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随之。诸将每旦集于招讨使营，甲子，高行周、符彦卿未至，光远乘其无备，斩敬达首，帅诸将上表降于契丹。契丹主素闻诸将名，皆慰劳，赐以裘帽，因戏之曰：“汝辈亦大恶汉[10]，不用盐酪啗战马万匹！”光远等大惭。契丹主嘉张敬达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谓其下及晋诸将曰：“汝曹为人臣，当效敬达也。”时晋安寨马犹近五千，铠仗五万，契丹悉取以归其国，悉以唐之将卒授帝，语之曰：“勉事而主。”马军都指挥使康思立愤惋而死。

帝以晋安已降，遣使谕诸州，代州刺史张郎斩其使；吕琦奉唐主诏劳北军[11]，至忻州，遇晋使，亦斩之，谓刺史丁审琦曰：“虏过城下而不顾，其心可见，还日必无全理，不若早帅兵民自五台奔镇州。”将行，审琦悔之，闭牙城不从。州兵欲攻之，琦曰：“家国如此，何为复相屠灭！”乃帅州兵趣镇州，审琦遂降契丹。

【注释】

①见兵：指其当时所统有之兵。

②山北诸州:太行山以北诸州,具体指云、应、寰、朔等州。

③赵北平:即赵德钧。因被封为北平王,故称之。

④前约:指扶立石敬瑭为皇帝之约。

⑤燕人:指龙敏,为幽州永清人。

⑥郎万金:即前教义军战阵的陈州刺史,为当时勇将。

⑦削栉(fèi 废)淘粪:削栉为削薄木片,淘粪指淘出马粪中的草筋再用以饲马。

⑧鬣(liè 猎):马颈上的长毛。

⑨诸军:胡三省校,"军,当作君"。

⑩汉:汉时北方人称南方人为"汉"。

⑪北军:指后唐在雁门以北诸州固守的军队。

【译文】

闰十一月,赵延寿向唐主献契丹主赐给他的诏书以及铠甲、战马、弓矢、刀剑,欺骗说赵德钧已派遣使者送信给契丹主,替朝廷缔结和好,并劝契丹率兵回家;而实际上他又另写了一封密信,并派人带着丰厚的金银布帛去贿赂契丹主,说:"假如扶立我当中国的皇帝,我愿用现有的兵力向南去平定洛阳,和契丹结为兄弟之国;仍旧答应让石氏长期镇守河东军镇。"契丹主认为自己已经深入敌境,晋安寨还没有攻下来,赵德钧的兵力还很强,范延光部又在他的东边,同时担心太行山以北各州的唐军会拦截他的退路,就准备答应赵德钧的要求。

晋帝石敬瑭得知这件事后,大为恐惧,赶忙派桑维翰去见契丹主,向他游说说:"契丹大国发动义兵来救援孤危,一次战斗就使唐兵瓦解,退守到一个栅寨里,粮食吃尽,力量穷竭。赵北平父子对唐不忠,对契丹无信,畏惧大国的强盛,又一向怀着野心,所以按兵不动,观望形势的变化,并不是一个有为国牺牲生命的人,有什么值得害怕的,而要相信他的荒诞狂妄的言辞,贪图毫末小利,抛弃就要完成的功业呢?况且如果让晋得了天下,将会竭尽中国的财力奉

献给大国，哪里是这些小利所能比得上的！”契丹主说：“你见过捉老鼠的吗？如果不加以防备，有的还会被他咬伤手，何况是强大的敌人呢？”桑维翰回答说：“现在大国已经卡住了他的喉咙，怎么能再咬人呢！”契丹主说：“我并不是要背弃以前的誓约，这只是兵家的权谋不得不这样做。”桑维翰说：“皇帝是凭着信义来解救人的急难，四海之内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也听到了，为什么要前后做法不一致，让皇帝的大义有始无终呢？臣个人认为皇帝的这种做法不足取。”于是就跪在军帐前面，从早到晚，流着泪与契丹主争辩不已，契丹主最终依从了他，指着帐前的石头对赵德钧的使者说：“我已经应允了石郎，只有这块石头烂了，才能改变主意。”

33 龙敏对前郑州防御使李懿说：“您是皇室的近亲，现在社稷如此危急，眼看就要灭亡，您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李懿向他说明赵德钧肯定能打败敌军的形势。龙敏说：“我是燕地的人氏，知道赵德钧的为人，他胆小而又无谋略，只是在守城方面稍微有点特长。况且他现在内怀奸谋，这种人又怎么能依靠呢！在下倒有个狂妄的计谋，只怕朝廷不肯答应这样做。现在护驾的兵还有一万多人，战马将近五千匹，如果挑选出精锐骑兵一千人，让在下和郎万金率领，从介休的山路行进，乘着夜色冲过敌阵进入晋安寨，只要有一半人马能够冲进去，事情就算成功了。张敬达等人身陷重围，不知道朝廷的消息，如果知道朝廷的大军就近在咫尺的团柏，即便是有铁打的屏障也可以冲破，何况是胡虏的骑兵呢？”李懿把这个建议告诉了唐主，唐主说：“龙敏的志气极为壮烈，可惜现在用这个方法已经晚了。”

34 丹州的义军发动叛乱，驱逐刺史康承询，康承询逃往鄜州。

35 晋安寨被围困已经有好几个月，高行周符彦卿多次带领骑兵出战，都因为寡不敌众而未能取得成功。草料和粮食都用完了，只好削木屑淘马粪中的草筋再来喂马，马吃不饱就互相啃咬，马尾和马鬃都被啃秃了，死了的就由将士分而食之，援兵终究还是没有到

来。张敬达性情刚烈，当时的人们叫他“张生铁”。杨光远、安审琦劝张敬达向契丹投降，张敬达回答说：“我受明宗皇帝和当今皇上的厚恩，为元帅而打了败仗，罪过已经够大的了，何况向敌人投降呢！现在援兵早晚之间就要到了，应该暂时等一下。如果一旦力尽势穷，那么各位可以砍下我的头，拿出去投降，以便求得平安富贵，也不算迟。”杨光远向安审琦递了个眼色要他杀掉张敬达，安审琦不忍心下手。高行周得知杨光远要暗算张敬达，就常带着精壮骑兵尾随在张敬达后面保卫他，张敬达不知其中的缘故，就对人说：“行周常常跟在我的脚后，是什么用意呢？”高行周于是再也不敢跟在他的后面了。将领们每天早晨都要在招讨使的营帐中会集，初九那一天，高行周、符彦卿还没有来到，杨光远乘着张敬达没有戒备，砍下了他的头，然后率领将领们上表向契丹投降。契丹主一向就听过这些将领的大名，因此都加以慰劳，赐给他们皮衣皮帽，并乘机开玩笑地说：“你们也真是大恶汉，不用盐和乳浆作佐料居然也吃掉了上万匹战马！”杨光远等人非常羞惭。契丹主钦佩张敬达的忠烈，下令安葬他的尸体并举行祭奠，对自己的部下和晋的将领们说：“你们当人臣的，都应当效法张敬达。”当时晋安寨的战马有将近五千匹，铠甲兵仗五万具，契丹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回国去，而把唐兵和将领交给了皇帝，并对他们说：“勉力侍奉你们的主上。”马军都指挥使康思立愤恨惋伤而死。

皇帝因为晋安已经投降，就派遣使者告谕各州，代州刺史张朗杀了他的来使；吕琦奉唐主的诏命去慰问雁门关以北的守军，到了忻州，遇到晋的使者，也把使者杀了，他对刺史丁审琦说：“胡虏经过你城下而你不阻拦，用意是明显的，将来回到朝廷的时候，肯定没有保全身家性命的可能，不如早一点率领军民从五台山奔往镇州。”临行时，丁审琦又后悔了，关闭牙城不跟吕琦走。州兵要攻打他，吕琦说：“国与家都落到了这般地步，为什么还要再自相残杀呢！”于是就带领忻州兵直奔镇州，丁审琦则投降了契丹。

36 契丹主谓帝曰："桑维翰尽忠于汝，宜以为相。"丙寅，以赵莹为门下侍郎，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维翰仍权知枢密使事。以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刘知远为保义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

37 帝与契丹主将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东，咨于契丹主，契丹主令帝尽出诸子，自择之。帝兄子重贵，父敬儒早卒，帝养以为子，貌类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贵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契丹以其将高谟翰为前锋，与降卒偕进[1]。丁卯，至团柏，与唐兵战，赵德钧、赵延寿先遁，符彦饶、张彦琦、刘延郎、刘在明继之，士卒大溃，相腾践死者万计。

己巳，延朗、在明至怀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杨光远降。众议以"天雄军府尚完，契丹必惮山东[2]，未敢南下，车驾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与范延光善，召崧谋之，薛文遇不知而继至[3]，唐主怒，变色；崧蹑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见此物肉颤，适几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浅谋误国，刺之益丑。"崧因劝唐主南还，唐主从之。

洛阳闻北军败，众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窜山谷。门者请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国家多难，未能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恶名耳；不若听其自便，事宁自还。"乃出令任从所适，众心差安。

壬申，唐主还至河阳，命诸将分守南、北城[4]。张延郎请幸滑州，庶与魏博声势相接，唐主不能决。

赵德钧、赵延寿南奔潞州，唐败兵稍稍从之，其将时

赛帅卢龙轻骑东还渔阳。帝先遣昭义节度使高行周还具食,至城下,见德钧父子在城上,行周曰:"仆与大王乡曲,敢不忠告!城中无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车驾。"甲戌,帝与契丹主至潞州,德钧父子迎谒于高河,契丹主慰谕之,父子拜帝于马首,进曰:"别后安否?"帝不顾,亦不与之言。契丹主问德钧曰:"汝在幽州所置银鞍契丹直何在?"德钧指示之,契丹主命尽杀之于西郊,凡三千人。遂琐德钧、延寿[5],送归其国。

德钧见述律太后,悉以所赍宝货并籍其田宅献之,太后问曰:"汝近者何为往太原?"德钧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从吾儿求为天子,何妄语邪!"[6]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儿将行,吾戒之云: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须引归,太原不可救也。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所为如此,何面目复求生乎?"德钧俛首不能对。又问:"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钧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属谁?"曰:"属太后。"太后曰:"然则又何献焉"?德钧益惭。自是郁郁不多食,逾年而卒。张砺与延寿俱入契丹,契丹主复以为翰林学士[7]。

帝将发上党,契丹主举酒属帝曰:"余远来徇义,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惊骇;汝宜自引汉兵南下,人必不甚惧。我令太相温将五千骑卫送汝至河梁,欲与之渡河者多少随意。余且留此,俟汝音闻,有急则下山救汝;若洛阳既定,吾即北返矣。"与帝执手相泣,久之不

能别，解白貂裘以衣帝，赠良马二十匹，战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孙勿相忘。"又曰："刘知远、赵莹、桑维翰皆创业功臣，无大故，勿弃也。"

初，张敬达既出师，唐主遣左金吾大将军历山高汉筠守晋州。敬达死，建雄节度副使田承肇帅众攻汉筠于府署，汉筠开门延承肇入，从容谓曰："仆与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为节度使。"汉筠曰："仆老矣，义不为乱首，死生惟公所处。"承肇目左右欲杀之，军士投刃于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谢曰："与公戏耳。"听汉筠归洛阳。帝遇诸途，曰："朕忧卿为乱兵所伤，今见卿甚喜。"

38 符彦饶、张彦琪至河阳，密言于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复浅，人心已离，此不可守。"己丑[18]，唐主命河阳节度使崔从简与赵州刺史刘在明守河阳南城，遂断浮梁，归洛阳。遣宦者秦继旻、皇城使李彦绅杀昭信节度使李赞华于其第。

【注释】

①降卒：指唐晋安寨降卒。

②山东：指在太行山之东的天雄军。

③薛文遇不知而继至：薛文遇和李崧同在直，薛文遇不知只召李崧一人，以为是两人同召，所以继李崧之后来到，讨个没趣。

④分守南、北城：河阳有南、北、中潭三城，南、北城分别在黄河桥两岸。

⑤琐：即锁。

⑥何妄语也：指其意欲请求称帝，却荒称是奉唐主之命。

⑦复以为翰林学士：张砺在后唐明宗时为翰林学士，受唐主潞王所遣督

赵延寿进军于团柏，俱入契丹。

⑧己丑：闰十一月无此日。一本作"丁丑"，当从之。

【译文】

36 契丹主对晋帝说："桑维翰对你很尽忠，应该让他当宰相。"十一日，任命赵莹为门下侍郎，桑维翰为中书侍郎，两人都同平章事；桑维翰仍旧代理枢密使的职务。任命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任命刘知远为保义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

37 皇帝和契丹主将要率兵南下，想留下一个儿子守备河东军镇，征求契丹主的意见，契丹主让皇帝把他的儿子都叫出来，由他亲自选择。皇帝哥哥的儿子石重贵，他的父亲石敬儒早死，皇帝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他的相貌和皇帝很相像，但是身材比较短小，契丹主指着他说："这个大眼睛的可以。"于是就任命石重贵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契丹派他的将领高谟翰为前锋，和晋安寨的降卒一同进发。十二日，到达团柏，和唐兵交战，赵德钧、赵延寿率先逃走，符彦饶、张彦琦，刘延朗、刘在明也都紧跟其后逃跑了，唐军士卒四散溃逃，相互践踏而死的数以万计。

十四月，刘延郎、刘在明到了怀州，唐主这才得知石敬瑭即位称帝、杨光远投降契丹的消息。群臣的议论认为"天雄军府还算完好，契丹一定惧怕山东，不敢轻易南下，因此圣驾应该巡幸魏州。"唐主认为李崧一向和天雄节度使范延光很要好，就召李崧来商议具体事宜。薛文遇不知这是单独召见也跟着进来，唐主立刻大怒，变了脸色。李崧暗地踩了一下薛文遇的脚，薛文遇会意，这才退了下去。唐主说："我一看见这个东西肉都发颤，刚才几乎要拔出佩刀刺他。"李崧说："薛文遇是个小人，浅薄的计谋贻误了国家，刺了他更显得他丑陋不堪。"李崧借机劝唐主南返，唐主采纳了他的意见。

洛阳方面得知北方赵德钧等军队大败的消息后，朝野人心大为震恐，城中的居民四面出走，逃窜到山谷之中。把守城门的人请

求下令禁止百姓外出，河南尹雍王李重美说："国家多难，朝廷没有能替百姓作主，又禁止他们寻找活路，这样只能增加朝廷的恶名；不如听其自便，事情安定了之后他们自动就会回来。"于是下令任凭百姓去任何地方，这样人心才稍微安定了一点。

十七日，唐主回到河阳，命令各位将领分别把守南、北城。张延朗建议唐主巡幸滑州，以便能同魏博声势相接，唐主一时拿不定主意。

赵德钧、赵延寿父子向南逃奔到潞州，唐军败兵渐渐地跟上了他，他的部将时赛带领卢龙的轻骑兵向东回到渔阳。皇帝先派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回潞州备办粮草，到了潞州城下，看见赵德钧父子正在城上，高行周说："在下和大王是同乡，所以不敢不向你提一个忠告！城中已经没有一斗粟可以让你坚守了，不如赶快出来迎接皇上圣驾。"十九日，皇帝和契丹主到达潞州，赵德钧父子到高河迎接，契丹主好言安慰了他们一番，他们父子二人叩拜于皇帝的马前，恭敬地问道："分别以来还好吗？"皇帝没理他，也不和他搭腔。契丹主问赵德钧说："你在幽州设置的银鞍契丹直现在哪里？"赵德钧指给他看，契丹主命令把这些人全部带到潞州城的西郊杀掉，共计有三千人。最后将赵德钧、赵延寿上了枷锁，押送到契丹国。

赵德钧晋见契丹主的母亲述律太后，把所有带来的宝货以及登录自己田宅的簿籍都呈献给她，太后问道："你最近为什么到太原去？"赵德钧回答说："是奉了唐主之命。"太后指着天说："你向我的儿子请求扶立你为天子，为什么还要说瞎话呢？"又指了指自己的心说："这里是欺骗不了的。"又说："我的儿子即将出发时，我告诫他说：赵大王如果带兵向渝关北进的话，就赶紧带兵回来，太原不必去救援了。你想当天子，为什么不先击退我的儿子，再慢慢地谋取也不算晚。你身为人臣，既辜负了你的君主，不能进攻敌人，又想乘着战乱讨取好处，所作所为到了这般地步，还有什么脸面再活着呢？"赵德钧低着头不能回答。太后又问他："你献的器物珍玩都

在这里，田宅在哪里呢？"赵德钧说："在幽州。"太后说："幽州现在属于谁？"回答说："属于太后。"太后说："那么还用你献什么呢？"赵德钧更加羞惭。从此以后，他精神不振，吃得不多，过了一年就死了。张砺和赵德钧一起进入契丹，契丹主仍然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皇帝就要从上党出发，契丹主举起酒杯叮咛皇帝说："我远道而来是为了遵守信义，现在大功已经告成，我如果再向南进兵，黄河以南的人们一定会惊慌恐惧；你应该亲自带领汉兵南下，人们一定不会感到太恐惧。我让太相温率领五千名骑兵护送你到河梁，你想要多少人随你渡河由你决定。我暂时留在这里，等候你的消息，如果有紧急情况，我就下太行山去救援你；如果洛阳已经平定下来，我就回到北方去了。"说完，和皇帝手拉着手，相对而泣，久久不愿分别，又脱下自己身上的白色貂皮大衣披在皇帝身上，另外赠送了良马二十匹，战马一千二百匹，说："希望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不要相忘。"又说："刘知远、赵莹、桑维翰都是创业的功臣，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不要遗弃他们。"

当初，张敬达率军出征之后，唐主派左金吾大将军历山人高汉筠戊守晋州。张敬达死了之后，建雄节度副使田承肇带领部众在府署进攻高汉筠，高汉筠打开府署的大门让田承肇进去，很沉静地对他说："在下和您都是受朝廷的重托，为什么要这样逼迫我呢？"田承肇说："想拥戴你做节度使。"高汉筠说："在下老了，道义上也不能做谋乱的祸首，是活是死都由您处置了。"田承肇使眼色让随行军士下手，军士把刀子丢在地上说："高金吾在几朝都是有德望的，为什么要杀害他！"田承肇见形势不对，这才向他谢罪说："和您开个玩笑而已。"于是听任高汉筠回洛阳。皇帝在路途中遇到了高汉筠，说："朕担心你会被乱兵所伤害，现在见到你，实在令人高兴。"

38 符彦饶、张彦琪到了河阳，秘密地向皇帝进言说："现在胡兵大举南下，黄河又正逢浅水季节，人心已经离散，这个地方不能固守。"二十二日，唐王命令河阳节度使长从简和赵州刺史刘在明戍

守河阳南城，随即切断渡河的浮桥，回洛阳。派遣宦官秦继旻、皇城使李彦绅把昭信节度使李赞华杀死在他的家里。

39 己卯，帝至河阳，苌从简迎降，舟楫已具。彰圣军执刘在明以降，帝释之，使复其所。

40 唐主命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河阳节度使张彦琪、宣徽南院使刘延朗将千余骑至白马阪行战地[1]，有五十余骑奔于北军[2]。诸将谓审虔曰："何地不可战，谁肯立于此？"乃还。庚辰，唐主又与四将议复向河阳，而将校皆已飞状迎帝。帝虑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骑扼渑池。

辛巳，唐主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审虔等携传国宝登玄武楼自焚。皇后积薪欲烧宫室，重美谏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劳民力；死而遗怨，将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谓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3]太后曰："吾子孙妇女一朝至此，何忍独生！妹自勉之。"淑妃乃与许王从益匿于毬场，获免。

是日晚，帝入洛阳，止于旧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释之。帝命刘知远部署京城，知远分汉军使不营，馆契丹于天宫寺，城中肃然，无敢犯令。士民避乱窜匿者，数日皆还复业。

初，帝在河东，为唐朝所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张延朗不欲河东多蓄积，凡财赋应留使之外尽收取

之[4]，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见，独收延郎付御史台，余皆谢恩。

甲申，车驾入宫，大赦："应中外官吏一切不问，惟贼臣张延郎、刘延皓、刘延郎奸邪贪猥，罪难容贷；中书侍郎、平章事马胤孙、枢密使房暠、宣徽使李专美、河中节度使韩昭胤等，虽居重位，不务诡随，并释罪除名；中外臣僚先归顺者，委中书门下别加任使。"刘延皓匿于龙门[5]，数日，自经死。刘延郎将奔南山，捕得，杀之。斩张延郎；既而选三司使，难其人，帝甚悔之。

闽人闻唐主之亡，叹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闻也，将如吾君何！"

41 十二月，辛酉朔[6]，帝如河阳，饯太相温及契丹兵归国。

42 追废唐主为庶人。

43 丁亥，以冯道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4 曹州刺史郑阮贪暴，指挥使石重立因乱杀之，族其家。

45 辛卯，以唐中书侍郎姚颢为刑部尚书。

46 初，朔方节度使张希崇为政有威信，民夷爱之，兴屯田以省漕运；在镇五年，求内徙，唐潞王以为静难节度使。帝与契丹修好，恐其复取灵武，癸巳，复以希崇为朔方节度使。

47 初，成德节度使董温琪贪暴，积货巨万，以牙内都虞候平山秘琼为腹心。温琪与赵德钧俱没于契丹，琼尽杀温

琪家人，瘗于一坎[7]，而取其货，自称留后，表称军乱。

48 同州小校门铎杀节度使杨汉宾，焚掠州城。

49 诏赠李赞华燕王，遣使送其丧归国。

50 张朗将其众入朝。

51 庚子，以唐中书侍郎卢文纪为吏部尚书。以皇城使晋阳周瑰为大将军、充三司使；瑰辞曰："臣自知才不称职，宁以避事见弃，犹胜冒宠获辜。"帝许之。

52 帝闻平卢节度使房知温卒，遣天平节度使王建立将兵巡抚青州。

53 改兴唐府曰广晋府。

54 安远节度使卢文进闻帝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将[8]，辛丑，弃镇奔吴。所过镇戍，召其主将，告之故，皆拜辞而退。

55 徐知诰以镇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李德诚、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帅众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杨氏之危，又使我为此，可乎？"其子弘祚强之，不得已与德诚帅诸将诣江都表吴主，陈知诰功德，请行册命；又诣金陵劝进。宋齐丘谓德诚之子建勋曰："尊公，太祖元勋[9]，今日扫地矣。"于是吴宫多妖，吴主曰："吴祚其终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56 高丽王建用兵击破新罗、百济[10]，于是东夷诸国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节度，百二十郡。

【注释】

①白马阪:当作"白司马阪",即白马山,在今河南洛阳北。

②北军:指石敬瑭的晋兵。因从北方太原而来,故称。

③姑夫:即石敬瑭。他为唐室之婿,尚曹太后之女,故称。

④留使:留为府家用度。唐代诸州财赋分而为三,一为进贡,二为送使,三为留州(府)。

⑤龙门:地名。在河南府河南县龙门镇,即今河南洛阳南。

⑥辛酉朔:十二月无辛酉日,一本作"乙酉",当从之。

⑦瘞(yì 意):埋、埋葬。

⑧本契丹叛将:卢文进自契丹投奔后唐事见第二百七十五卷明宗天成元年十月。

⑨太祖:指吴主杨行密,其庙号为太祖。前此"先王"亦指杨行密。

⑩高丽王建:王建得高丽事见第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龙德三年。

【译文】

39 二十四日,皇帝到达河阳,长从简迎上前来投降,渡河的舟楫都已经准备好了。彰圣军的军士拘拿了刘在明也来投降,皇帝释放了他,仍让他担任原来的职务。

40 唐主命令马军都指挥使宋审虔、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河阳节度使张彦琪、宣徽南院使刘延朗率领一千多名骑兵到白司马阪准备投入战斗的地方,结果有五十多名骑兵渡过黄河投奔了北方的晋军。将领们对宋审虔说:"什么地方不可以作战,谁肯呆在这个鬼地方?"于是就撤了回来。二十五日,唐主又和以上四位将领商议再向河阳派兵的事宜,而这时军中的将校们都已经飞快地呈上降书迎接皇帝去了。皇帝担心唐主会向西逃奔,就派契丹骑兵一千名前去控扼渑池。

二十六日,唐主和曹太后、刘皇后、雍王李重美以及宋审虔等人携带传国宝,登上玄武楼自焚。刘皇后堆积了薪柴想把宫室也烧掉,李重美劝她说:"新的天子来到,一定不会住在外面,以后修建

宫室又要重新耗费民力；我们死了，还要给百姓留下怨恨，又有什么好处呢！”刘皇后这才住手。王淑妃对曹太后说：“情况很紧急了，我们应该暂时躲避一下，等候姑夫来了再说。”曹太后说：“我的儿子，孙子、媳妇、孙女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我怎么忍心一个人活着！妹妹你自己善自保重吧。”王淑妃于是就和许王李从益一道藏在球场，得以幸免。

当天晚上，皇帝进入洛阳，住在自己以前的旧宅里。唐兵都脱下铠甲等待问罪，皇帝安慰了他们并予以释放。皇帝命令刘知远安排处理京城的事务，刘知远分派汉军让他们回到自己的营地去，把契丹兵安顿在天宫寺，城中秩序井然，没有人敢违犯命令。那些为避战乱出城躲藏的人，几天之后都回到城里又各就其业了。

从前，皇帝在河东军镇时，受到唐朝的猜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张延朗不想让河东有过多的积蓄，所有财物赋税除了应留军府的以外，全部都收归朝廷，皇帝因此对他非常怨恨。二十七日，文武百官入宫朝见，皇帝唯独下令把张延朗收押交付御史台究办，其余的人都谢恩免究。

二十九日，皇帝车驾入宫，宣布大赦：“宫中和处廷官吏概不追究，只有贼臣张延朗、刘延皓、刘延朗奸诈邪恶、贪婪猥琐，罪行难以宽贷；中书侍郎、平章事马胤孙、枢密使房暠、宣徽使李专美、河中节度使韩昭胤等人，虽然身居重要地位，但不追求诡诈逢迎，一律免除他们的罪责，加以除名；内外臣僚先归顺的，委令中书和门下两省另行加以任用。”刘延皓藏在龙门，几天之后，就自己上吊自杀。刘延朗准备逃到南山，结果被抓住，杀了。把张延朗斩首。不久选任三司使，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皇帝对匆忙杀死张延朗很后悔。

闽国的人得知唐主死亡的消息后，感叹地说：“潞王的罪行，天下的人没有听说过，像我们的国君又该把他怎么办呢！”

41 十二月，初一，皇帝前往河阳，为太相温和契丹兵饯行，送他

们回家。

42 下诏追废唐主为庶人。

43 初三,任命冯道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44 曹州刺史郑阮贪婪残暴,指挥使石重立乘乱把他杀了,并对他满门抄斩。

46 以前,朔方节度使张希崇治理政务很有威信,无论汉人还是胡人都很爱戴他,他兴办屯田,从而节省了漕运的开支。任职五年之后,请求向内地调任,唐潞王就改任他为静难节度使。皇帝虽然和契丹修好,但仍担心他们又乘势攻取灵武,所以就在初九,又派张希崇担任朔方节度使。

47 当初,成德节度使董温琪贪婪残暴,积蓄的财货达到巨万,他把牙内都虞候平山人祕琼当作心腹。董温琪和赵德钧一起都死在契丹国,祕琼把董温琪的家人全部杀死,合埋在一个坑穴里,然后占有了他的财货,自称为留后,向朝廷上表声称是军士在作乱。

48 同州的小军校门铎杀死了节度使杨汉宾,焚烧并抢掠了州城。

49 下诏追赠李赞华为燕王,派使者护送他的灵柩回国。

50 张朗率领他的部众入朝。

51 十六日,任命唐中书侍郎卢文纪为吏部尚书。任命皇城使晋阳人周瑰为大将军、充任三司使;周瑰推辞说:"臣自知才能和职位不相称,宁可因为躲避任事而被陛下摒弃,也胜于贪图陛下宠幸而失职获罪。"皇帝准许了他。

52 皇帝得知平卢节度使房知温去世,就派天平节度使王建立率兵去巡抚青州。

53 改兴唐府为广晋府。

54 安远节度使卢文进得知皇帝是由契丹人扶立的,考虑到自己本是契丹的叛将,于是就在十七日,撇下军镇投奔吴国去了。途中每经过一处镇戍之地,都召唤其主将,告诉他们投奔吴国的缘故,

结果他们都向他拜辞而退。

55 徐知诰认为镇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李德诚、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周本都地位高声望大，想让他们率领众将吏推戴自己当皇帝，周本说："我蒙受先王的大恩，自从徐温父子把持朝政以来，只恨自己不能解救杨氏的危难，现在又让我干这种事，怎么能行呢？"他的儿子周弘祚强迫他干，不得已只好与李德诚一起率领将领们到江都向吴主上表，陈述徐知诰的大功大德，请求吴主施行册命；又到金陵去劝徐知诰即皇帝位。宋齐丘对李德诚的儿子李建勋说："令尊是太祖的元勋大臣，今天名声扫地了。"接着吴国的宫中出现了很多妖异的现象，吴主说："吴国的祚运就要完了吗！"左右的人告诉他说："这是天意，不是人事所能改变的。"

56 高丽王王建出兵打败了新罗、百济，于是东夷各国都归附了他，共拥有二京、六府、九节度、一百二十个郡。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八十一

后晋纪二　起强圉作噩，尽著雍阏茂，凡二年。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

1 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

2 诏以前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为成德节度使，以祕琼为齐州防御使。遣引进使王景崇谕琼以利害。重荣与契丹将赵思温偕如镇州，琼不敢拒命。丙辰，重荣奏已视事。景崇，邢州人也。

3 契丹以幽州为南京。

4 李崧、吕琦逃匿于伊阙民间[1]。帝以始镇河东，崧有力焉[2]，德之；亦不责琦。乙丑，以琦为秘书监；丙寅，以崧为兵部侍郎、判户部。

5 初，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微时，有术士张生语

之云："必为将相。"延光既贵，信重之。延光尝梦蛇自脐入腹，以问张生，张生曰："蛇者龙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与延光善，及赵德钧败，延光自辽州引兵还魏州，虽奉表请降，内不自安，以书潜结祕琼，欲与之为乱；琼受其书不报，延光恨之。琼将之齐，过魏境，延光欲灭口，且利其货，遣兵邀之于夏津[3]，杀之。丁卯，延光奏称夏津捕盗兵误杀琼；帝不问。

6 戊寅，以李崧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枢密使，桑维翰兼枢密使。时晋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

7 吴太子璟纳齐王知诰女为妃。

知诰始建太庙、社稷，改金陵为江宁府，牙城曰宫城，厅堂曰殿；以左、右司马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马步判官周宗、内枢判官黟人周延玉为内枢使。自余百官皆如吴朝之制。置骑兵八军，步兵九军。

8 二月，吴主以卢文进为宣武节度使[4]，兼侍中。

9 戊子，吴主使宜阳王璪如西都，册命齐王；王受册，赦境内。册王妃曰王后。

10 吴越王元瓘之弟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元珦获罪于元瓘[5]，废为庶人。

11 契丹主自上党过云州，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迎，契丹

主留之，不使还镇。节度判官吴峦在城中，谓其众曰："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众推峦领州事，闭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

契丹主过新州，命威塞节度使翟璋敛犒军钱十万缗。初，契丹主阿保机强盛，室韦、奚、霫皆役属焉[6]。奚王去诸苦契丹贪虐，帅其众西徙妫州，依刘仁恭父子，号西奚[7]。去诸卒，子扫剌立。唐庄宗灭刘守光，赐扫剌姓李名绍威。绍威娶契丹逐不鲁之姊。逐不鲁获罪于契丹，奔绍威，绍威纳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绍威卒，子拽剌立。及契丹主德光自上党北还，拽剌迎降，时逐不鲁亦卒，契丹主曰："汝诚无罪，扫剌、逐不鲁负我。"皆命发其骨，碎而扬之。诸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劳翟璋曰："当为汝除代，令汝南归。"己亥，璋表乞征诣阙。既而契丹遣璋将兵讨叛奚、攻云州，有功，留不遣璋，璋郁郁而卒。

张砺自契丹逃归，为追骑所获，契丹主责之曰："何故舍我去？"对曰："臣华人，饮食衣服皆不与此同，生不如死，愿早就戮。"契丹主顾通事高彦英曰[8]："吾常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复得邪！"笞彦英而谢砺。砺事契丹主甚忠直，遇事辄言，无所隐避，契丹主甚重之。

【注释】

①伊阙：地名。一名阙口，又名龙门。在今河南洛阳南。

②崧有力焉：李崧建议石敬瑭镇守河东事见第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长兴三年十一月。

③夏津：地名。治今山东夏津。

④宣武节度使：宣武军治汴州，时属后晋，卢文进为遥领。

⑤获罪于元瓘：钱元瓘获罪事见第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长兴四年十二月。

⑥霫（xi习）：中国古族名。隋唐时，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及其下游西辽河）以北，以射猎为主，风俗与契丹略同。唐末，霫、奚俱附于契丹，后渐融合。

⑦西奚：相对于居于琵琶山的东奚而言。

⑧通事：官名。主掌在契丹的中国人的事务，多由知汉俗、通汉语的契丹主心腹担任。

【译文】

后晋纪二　起丁酉（公元937年），止戊戌（公元938年），共二年。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丁酉，公元937年）

1 春，正月，初二，日食。

2 下诏任命前北面招收指挥使安重荣为成德节度使，任命祕琼为齐州防御使。派遣引进使王景崇去向祕琼说明利害关系。安重荣和契丹将领赵思温一同前往镇州，祕琼不敢抗拒命令。初二，安重荣上奏说已经开始就职任事。王景崇是邢州人。

3 契丹把幽州当作南京。

4 李崧、吕琦逃藏在伊阙民间。皇帝认为自己当初得以镇守河东，李崧是出过力的，因此很感激他；同时也没有责备吕琦。十二日，任命吕琦为秘书监；十三日，任命李崧为兵部侍郎、判理户部。

5 从前，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微贱的时候，有个名叫张生的江湖术士对他说："你将来一定能做将相。"范延光显贵以后，很

信任器重他。范延光一次梦见一条蛇从肚脐钻入腹中，于是就去询问张生，张生说："蛇就是龙，这是做帝王的征兆。"范延光从此产生了非份之想。唐潞王一向和范延光很友好，在赵德钧败亡之后，范延光从辽州带兵回到了魏州，虽然也上表请求归降，但心里就很不踏实，于是就暗中写信勾结祕琼，想和他一起叛乱。祕琼接到他的信后没有回信，因此范延光对他怀恨在心。祕琼将要去齐州就任，经过魏州境内，范延光想要灭掉活口，同时也贪图他的财货，就派兵在夏津拦截他，把他杀了。十四日，范延光向朝廷上奏，声称是夏津捕捉强盗的士兵误杀了祕琼；皇帝对此没加追究。

6 二十五日，任命李崧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充任枢密使，任命桑维翰兼任枢密使。当时晋刚刚取得天下，大多数藩镇还没有归顺降服；即便有的归顺降服了，也还反覆不定。战争焚掠之余，朝廷府库中已经支用净尽，民间生活困苦贫穷，然而契丹人却征调索求没完没了。桑维翰劝皇帝推诚心、弃旧怨以安抚藩镇，讲好话、送厚礼以侍奉契丹，训士卒、缮甲兵以增强军备，劝务农桑以充实仓储，畅通商贾贸易以积累财货。施行这些政策几年之后，中国渐渐出现了一些安定的局面。

7 吴国的太子杨璆娶齐王徐知诰的女儿为妃子。

8 徐知诰开始修建太庙、社稷坛，改金陵为江宁府，牙城叫作宫城，厅堂叫作殿；任命左、右司马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马步判官周宗、内枢判官黟县人周廷玉为内枢使。其余文武百官都和吴国朝廷的规模制度一样。置建了骑兵八个军，步兵九个军。

8 二月，吴主任命卢文进为宣武节度使，兼任侍中。

9 初五，吴主让宜阳王杨璆去西都金陵，册命齐王；齐王接受了册命，在所辖境内实行大赦。册封齐王的妃子为王后。

10 吴越王钱元瓘的弟弟顺化节度使、同平章事钱元珦得罪于钱元瓘，被废为庶人。

11 契丹主从上党北返经过云州时，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城迎

接，契丹主把他留了下来，不让他返回军镇。节度判官吴峦当时在城内，对他的部属们说："我们是讲究礼义的民族，怎么可以臣服夷狄呢！"大家推举吴峦主持州府的事务，然后关闭城门，不接受契丹的命令，契丹兵攻打州城，没能攻下来。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人郭崇威也耻于向契丹称臣，毅然决然地挺身而起回到南方。

契丹主经过新州，命令威塞节度使翟璋搜刮犒劳军队的钱十万缗。当初，契丹主阿保机强盛的时候，室韦、奚、霫都隶属于他并受其役使。奚王去诸苦于契丹的贪婪和暴虐，就率领他的部众向西迁徙到妫州，投靠刘仁恭父子，称为西奚。去诸死后，他的儿子拉剌继立。唐庄宗灭了刘守光，赐拉剌姓李，名叫绍威。李绍威娶了契丹逐不鲁的姐姐为妻。逐不鲁得罪于契丹，投奔李绍威，李绍威接纳了他；契丹主大为恼怒，发兵攻打他，没能打胜。李绍威死后，他的儿子拽剌继立。等到契丹主耶律德光从上党北返时，拽剌出迎归降，当时逐不鲁也已经去世，契丹主就对拽剌说："你的确没有罪过，只是拉剌、逐不鲁对不起我。"于是下令把两人的尸骨都挖出来，碾碎之后随风抛撒。奚族各部落畏惧契丹的暴虐，大部分都背叛逃跑。契丹主慰劳翟璋说："我一定会找人替代你的职务的，好让你回到南方去。"十六日，翟璋上表请求朝廷征召他回京师。不久契丹主又派翟璋带兵讨代叛变的奚人、攻打云州，有功劳，于是契丹主就干脆把他留下，不放他走了，最后翟璋在郁闷中死去。

张砺从契丹逃归南方，被追上来的骑兵抓获，契丹主责问他说："为什么离我而去？"张砺回答说："臣是中国人，吃饭穿衣都和这里不一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希望能早一点把我杀死。"契丹主回过头来对通事高彦英说："我常常告诫你要好好对待这个人，为什么让他无处安身而离去？如果他真的走掉了，在哪里再能找到这样的人！"于是就鞭笞高彦英而向张砺道歉。张砺侍奉契丹主非常忠诚正直，遇到问题就提建议，从不隐瞒迴避什么，契丹主很器重他。

12 初,吴越王瓘少子元珖数有军功,镠赐之兵仗。及吴越王元瓘立,元珖为土客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1],恃恩骄横,增置兵仗至数千,国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讽元珖请输兵仗,出判温州,元珖不从。铜官庙吏告元珖遣亲信祷神,求主吴越江山;又为蜡丸从水窦出入[2],与兄元珣谋议。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珖宴宫中,既至,左右称元珖有刃坠于怀袖,即格杀之;并杀元珣[3]。元瓘欲按诸将吏与元珣、元珖交通者,其子仁俊谏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绍,皆焚其书疏以安反侧,今宜效之。"[4]元瓘从之。

13 或得唐潞王脅及髀骨献之,庚申,诏以王礼葬于徽陵南。

14 帝遣使诣蜀告即位,且叙姻好[5]。蜀主复书,用敌国礼。

15 范延光聚卒缮兵,悉召巡内刺史集魏州,将作乱。会帝谋徙都大梁,桑维翰曰:"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过十驿[6],彼若有变,大军寻至,所谓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诏,托以洛阳漕运有阙,东巡汴州。

16 吴徐知诰立子景通为王太子;固辞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温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诰。

17 庚辰,帝发洛阳,留前朔方节度使张从宾,为东都巡检使。

18 汉主以疾愈，大赦。

19 交州将皎公羡杀安南节度使杨廷艺而代之。

20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21 吴越王元瓘复建国[7]，如同光故事。丙申，赦境内，立其子弘傳为世子。以曹仲达、沈崧、皮光业为丞相，镇海节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22 丁酉，加宣武节度使杨光远兼侍中。

23 闽主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宝皇宫[8]。又遣使散诣诸州，伺人隐匿。

24 五月，吴徐浩用宋齐丘策，欲结契丹以取中国，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报之。

25 丙辰，敕权署汴州牙城曰大宁宫。

26 壬申，进范延光爵临清郡王，以安其意。

27 追尊四代考妣为帝后。己卯，诏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听亲旧收葬。初，武卫上将军娄继英尝事梁均王，为内诸司使，至是，请其首而葬之[9]。

28 六月，吴诸道副都统徐景迁卒。

29 范延光素以军府之政委元随左都押牙孙锐，锐恃恩专横，符奏有不如意者，对延光手裂之。会延光病经旬，锐密召澶州刺史冯晖，与之合谋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张生之言，遂从之。

甲午，六宅使张言奉使魏州还，言延光反状；义成节度使符彦饶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10]；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昭信节度使白奉进将千五百骑屯白马津以备之。奉

进，云州人也。丁酉，以东都巡检使张从宾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侍卫都军使杨光远将步骑一万屯滑州。己亥，遣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将兵屯卫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乐平长公主。范延光以冯晖为都部署，孙锐为兵马都监，将步骑二万循河西抵黎阳口。辛丑，杨光远奏引兵逾胡梁渡。

【注释】

①土客马步军都指挥使：一本此下有"静江节度使"五字。

②水窦：下水道。

③并杀元珦：钱元瓘被幽禁事见第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长兴四年十月。

④光武、曹公：光武克王郎见第三十九卷汉更始二年，曹公破袁绍见第六十四卷献帝建安五年。

⑤且叙姻好：蜀主孟知祥与晋帝石敬瑭同为唐室之婿，为兄弟行，故叙姻好。

⑥十驿：唐制，三十里为一驿，十驿为三百里。

⑦复建国：钱元瓘初立时曾罢建国，见第二百七十八卷明宗长兴三年二月。

⑧宝皇宫：极盛一时的宝皇宫修建于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年)。

⑨请其首：唐藏梁均王之首于太社，见第二百七十二卷庄宗同光元年十月。

⑩草市：此指滑州城外居民们用草屋构成的市里。

【译文】

12 当初，吴越王钱镠的小儿子钱元珦因多次建立军功，钱镠就赐给他兵器仪仗。等到吴越王钱元瓘继位之后，钱元珦担任土客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他依仗恩宠，十分骄横，把兵器仪仗扩充

到数千具，国人很多都归附他。钱元瓘对他产生了疑忌，就派人委婉地劝他自动捐献一些兵器仪仗出来，出朝去判理温州，钱元珖没答应。铜官庙的官吏检举钱元珖派亲信去向神灵祷告，祈求神灵能够让他做吴越江山的君主；又检举他写信藏在蜡丸里从下水道里流进流出，和他的哥哥钱元珣密谋策划。三月，初五，钱元瓘派使者去召钱元珖来宫中侍宴，到达之后，左右的人说钱元珖带有刀子从袖子中掉了下来，说着就上前一阵撕扯把他杀了；同时也杀了钱元珣。钱元瓘还要查究和钱元珣、钱元珖有往来的一些将领和官吏，他的儿子钱仁俊劝阻他说："从前光武帝打败王郎，曹公击破袁绍，都把他们往来的书信烧掉，以安抚那些犹疑不定的人，现在也应该效法他们这种做法。"钱元瓘采纳了他的意见。

13 有人找到了唐潞王自焚后的脊骨和大腿骨，献给朝廷，初七，下诏用国王的礼仪把他安葬在徽陵的南边。

14 皇帝派遣使者到蜀国去通告自己即位的消息，同时叙及姻亲之好。蜀主写了回信，采用对等国家的礼仪。

15 范延光招募士卒，修缮兵器，把他辖区内的刺史都召集到魏州，准备发动叛乱。这时皇帝正打算要迁都大梁，桑维翰说："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路和陆路都在此相会，物资和财用都很富饶。现在范延光谋反的形迹已经暴露，大梁和魏州相距不过十个驿站的路程，他如果发动事变，朝廷大军马上就可以到达，这正是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啊。"十三日，下诏，借口洛阳漕运不继，皇帝要东巡汴州。

16 吴国的徐知诰册立他的儿子徐景通为王太子；徐景通推辞不接受。徐知诰又追尊他死去的父亲忠武王徐温为太祖武王、死去的母亲明德太妃李氏为王太后。十九日，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徐诰。

17 二十七日，皇帝从洛阳出发，留下前朔方节度使张从宾担任东都巡检使。

18 汉主因为自己病好了，大赦境内。

19 交州将领皎公羡杀了安南节度使杨廷艺，并取而代之。

20 夏，四月，初四，皇帝到达汴州；初五，大赦天下。

21 吴越王钱元瓘恢复建立国号，如同庄宗同光年间一样。十四日，在辖境之内实行大赦，册立他的儿子钱弘傅为世子。任命曹仲达、沈崧、皮光业为丞相，镇海节度判官林鼎执掌教令。

22 十五日，加封宣武节度使杨光远兼任侍中。

23 闽主兴建紫微宫，用水晶做装饰，工程的浩大远远超过宝皇宫。他又派出使者分别到各个州去，侦查人们的隐私。

24 五月，吴国的徐诰采用宋齐丘的计策，想要联合契丹以夺取中原，于是就派使者带着美女、珍宝玩物从海路前去和契丹修好，契丹主也派遣使者进行回访。

25 初五，皇帝下令暂时把汴城的牙城署名为大宁宫。

26 二十一日，进封范延光爵位为临清郡王，想借此稳住他的野心。

27 追尊皇帝前四代死去的父母为皇帝皇后。二十八日，下诏命把太社所藏唐室罪人的首级听任其亲朋故旧领回安葬。从前，武卫上将军娄继英曾经侍奉过梁均王，担任内诸司使，现在，他请求收殓均王的首级加以安葬。

28 六月，吴国诸道副都统徐景迁去世。

29 范延光一向都把军府的政事委托给元随左都押牙孙锐办理，孙锐也就依仗恩宠独断专横起来，符文奏章一有不如他意的，就当着范延光的面把它撕掉。碰巧范延光卧病十几天，孙锐就秘密地召来濮州刺史冯晖，与他合谋商议要逼迫范延光造反；范延光也想着张生替他解梦的一番话，就依从了他们。

十三日，六宅使张言奉皇帝之命出使魏州回来，报告了范延光谋反的情况；义成节度使符彦饶奏报说范延光已经派兵渡过黄河，焚烧草市；皇帝下诏命令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昭信节度使白奉进率领一千五百名骑兵驻扎在白马津以作防备。白奉进是云州人。十

六日，任命东都巡检使张从宾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十七日，派侍卫都军使杨光远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名驻扎滑州。十八日，派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率兵驻扎卫州。杜重威是朔州人，娶皇帝的妹妹乐平长公主为妻。范延光则任命冯晖为都部署，孙锐为兵马都监，率领步兵、骑兵二万名沿着黄河向西挺进，抵达黎阳口。二十四日，杨光远奏报说他已经率领军队过了胡梁渡。

30 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和凝为端明殿学士。凝署其门，不通宾客。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张谊致书于凝，以为"切近之职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绝宾客！虽安身为便，如负国何！"凝奇之，荐于桑维翰，未几，除左拾遗。谊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内谨边备，不可自逸，以启戎心。"帝深然之。

31 契丹攻云州，半岁不能下。吴峦遣使间道奉表求救，帝为之致书契丹主请之，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围去。帝召峦归，以为武宁节度副使。

32 丁未，以侍卫使杨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1]，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候，昭义节度使高行周将本军屯相州，为魏府西面都部署。

军士郭威旧隶刘知远，当从杨光远北征，白知远乞留。人问其故，威曰："杨公有奸诈之才，无英雄之气，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刘公乎！"

33 诏张从宾发河南兵数千人击范延光[2]。延光使人诱从

宾，从宾遂与之同反，杀皇子河阳节度使重信，使上将军张继祚知河阳留后。继祚，全义之子也。从宾又引兵入洛阳，杀皇子权东都留守重乂，以东都副留守、都巡检使张延播知河南府事，从军[33]。取内库钱帛以赏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与，兵众杀之。从宾引兵扼汜水关[34]，将逼汴州。诏奉国都指挥使侯益帅禁兵五千会杜重威讨张从宾；又诏宣徽使刘处让自黎阳分兵讨之。时羽檄纵横，从官在大梁者无不恟惧[35]，独桑维翰从容指画军事，神色自若，接对宾客，不改常度，众心差安。

34 方士言于闽主，云有白龙夜见螺峰；闽主作白龙寺。时百役繁兴，用度不足，闽主谓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闻有司除官皆受赂，有诸？"对曰："浮议无足信也。"闽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择贤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36]，第令纳赂，籍而献之。"守蒙素廉，以为不可；闽主怒，守蒙惧而从之。自是除官但以货多少为差。闽主又以空名堂牒使医工陈究卖官于外[37]，专务聚敛，无有盈厌。又诏民有隐年者仗背，隐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鸡豚，皆重征之。

35 秋，七月，张从宾攻汜水，杀巡检使宋廷浩。帝戎服，严轻骑，将奔晋阳以避之。桑维翰叩头苦谏曰："贼锋虽盛，势不能久，请少待之，不可轻动。"帝乃止。

36 范延光遣使以蜡丸招诱失职者[38]，右武卫上将军娄继英、右卫大将军尹晖在大梁，温韬之子延濬、延沼、延衮居许州，皆应之。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许州，聚徒已及千人。继

英、晖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奸谋，诬汙忠良，自今获延光谍人，赏获者，杀谍人，禁蜡书⑨，勿以闻。晖将奔吴，为人所杀。继英奔许州，依温氏。忠武节度使苌从简盛为之备。延濬等不得发，欲杀继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张从宾。继英知其谋，劝从宾执三温，皆斩之。

【注释】

①侍卫使：即侍卫都军使之省称。

②河南兵：指河南府的军队。

③从军：一本作"从宾"。

④汜水关：地名。即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西北。

⑤无不恟惧：因从官家属均留在东都洛阳，而洛阳已陷，故恟惧。

⑥罔冒者：即期罔伪冒而求官者。

⑦堂牒：亦称堂帖、札子，授官文状。

⑧失职者：指被降任、弃官和居冗散之职的人。

⑨禁蜡书：一本作"焚蜡书"。

【译文】

30 任命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和凝为端明殿学士。和凝在他家的门上写 3 个字条，声明不接见宾客。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人张谊写信给和凝，认为："切近中枢的职位，是天子的耳目，应该知道天下四方的利病得失，怎么能够拒绝宾客呢！虽然对于自己不受干扰是方便了，可是如果辜负了国家的重托该如何是好！"和凝很惊奇，把他推存给桑维翰，没过多久，他就被任命为左拾遗。张谊上书说："北狄对我们有援助和拥立的功劳，应该外表上对他们敦睦友好，而在内部注重边防，不能自己放松警惕，而引起戎狄来犯的野心。"皇帝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

31 契丹攻打云州，历时半年也没能攻下来。吴峦派使者从小路

来朝廷上表求救，皇帝为他写信给契丹主，请求退兵，于是契丹主就命令翟璋解除对云州的包围，撤了回去。皇帝把吴峦征召回京，任命他为武宁节度副使。

32 二十六日，任命侍卫使杨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候，昭义节度使高行周率领本部人马驻扎在相州，但任魏府西面都部署。

军士郭威从前隶属于刘知远，本来应当跟随杨光远北征，但他却向刘知远说明请求留下来。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威说："杨公有奸诈的才能，没有英雄的气概，得到我有什么用?能信任和重用我的大概只有刘公了!"

33 皇帝下诏命令张从宾征调河南府的士兵数千人出击范延光。范延光派人去劝诱张从宾，张从宾竟与范延光一同造起反来，杀死皇子河阳节度使石重信，让上将军张继祚主持河阳留后的事务。张继祚是张全义的儿子。张从宾又带兵进入洛阳，杀死了代理东都留守事务的皇子石重义，让东都副留守、都巡检使张延播主持河南府的事务，但却要他跟随部队行动。又调取内库的钱帛用以犒赏属下的士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肯给，士兵们把他杀死。张从宾带兵扼守汜水关，即将逼近汴州。皇帝下诏命令奉国都指挥使侯益率领五千名禁兵会合杜重威讨伐张从宾；又下诏命宣徽使刘处让从黎阳分出一部兵马去讨伐他。当时军情文书往来纷繁，随从皇帝到大梁的官吏们，无不惊骇恐惧，只有桑维翰神色从容地指挥军事，和往常一样，接待应对宾客不改常态，众人见了情绪才稍微稳定了一些。

34 方士向闽主报告，说有白龙夜晚出现在螺峰；闽主就兴建了白龙寺。当时各种工程频繁进行，费用不够，闽主对吏部侍郎、判三司的侯官人蔡守蒙说："听说有关大臣在任命官吏时都接受贿赂，有这样的事吗?"蔡守蒙回答说："不负责任的议论不值得相信。"闽主说："朕知道这种事已经很久了，现在我把任职授官的权力委托给你，你要选拔贤能的人授予官职，而对那些不良的，以及靠欺罔

伪冒而求官的人，也不要加以拒绝，只要让他们交纳贿赂，就登录他们的名字呈上来。”蔡守蒙一向廉洁，认为不能这么做；闽主发起怒来，蔡守蒙被吓得依从了他。从此以后除授官吏只以交纳的贿赂多少为标准。闽主又拿出未写姓名的空白堂牒让医工陈究到外头去卖官，专门从事搜刮聚敛，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又下诏规定，民间如有隐瞒年龄的杖背，隐瞒人口的处死，逃亡的灭族。对于果、菜、鸡、猪，一律征收重税。

35 秋，七月，张从宾进攻汜水，杀死巡检使宋廷浩。皇帝全副戎装，准备好轻骑，即将逃往晋阳避难。桑维翰向他叩头苦苦地劝谏说：“贼兵的锋芒虽然很强盛，但坚持不了多久，请陛下稍等待一段时间，不可轻率行动。”皇帝这才放弃了逃奔的打算。

36 范延光派遣使者带着用蜡丸封住的密信去招诱那些丢了官职和在仕途上失意的人，右武卫上将军娄继英、右卫大将军尹晖在大梁，温韬的儿子温延濬、温延沼、温延袞在许州，都响应了范延光而造反。范延光命令温延濬兄弟三人攻取许州，招集的徒众已达千人。娄继英、尹晖因为事情泄露，都从大梁逃走。初二，皇帝下令，认为范延光奸诈谋乱，诬陷忠臣，污辱良将，从今以后，凡是捕获替范延光传递蜡书的人，一律奖赏捕获人，杀死传递蜡书的人，并且将蜡书烧掉，不要把蜡书中的内容报告朝廷。尹晖将要投奔吴国，结果被人杀死。娄继英投奔到许州，依附了温氏兄弟。忠武节度使袁从简对他们严加防备，温延濬等人没有找到适当的时机可以发难，就准备杀死娄继英好表白自己的心迹，温延沼阻止了他这样做，于是就一同投奔张从宾。娄继英事后得知了他们的阴谋，就劝张从宾把温氏三兄弟抓了起来，一律斩首。

37 白奉进在滑州，军士有夜掠者，捕之，获五人，其三隶

奉进，其二隶符彦饶，奉进皆斩之；彦饶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进从数骑诣彦饶谢，彦饶曰："军中各有部分，奈何取滑州军士并斩之，殊无客主之义乎！"[1]奉进曰："军士犯法，何有彼我！仆已引咎谢公，而公怒不解，岂非欲与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彦饶不留；帐下甲士大噪，擒奉进，杀之。从骑走出，大呼于外，诸军争擐甲操兵，喧噪不可禁止。奉国左厢都指挥使马万惶惑不知所为，帅步兵欲从乱，遇右厢都指挥使卢顺密帅部兵出营，厉声谓万曰："符公擅杀白公，必与魏城通谋[2]，此去行营才二百里，吾辈及军士家属皆在大梁，奈何不思报国，乃欲助乱，自求族灭乎！今日当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军士从命者赏，违命者诛，勿复疑也！"万所部兵尚有呼跃者，顺密杀数人，众莫敢动。万不得已从之，与奉国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执彦饶，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斩彦饶于班荆馆，其兄弟皆不问。

杨光远自白皋引兵趣滑州，士卒闻滑州乱，欲推光远为主。光远曰："天子岂汝辈贩弄之物！晋阳之降出于穷迫[3]，今若改图，真反贼也。"其下乃不敢言。时魏、孟、滑三镇继叛[4]，人情大震，帝问计于刘知远，对曰："帝者之兴，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晋阳，粮不支五日，俄成大业。今天下已定，内有劲兵，北结强虏，鼠辈何能为乎！愿陛下扶将相以恩，臣请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则枝叶不伤矣。"知远乃严设科禁，宿卫诸军无敢犯者。有军士盗纸钱一幞，主者擒之，左右请释之。知远曰："吾诛

其情，不计其直。”竟杀之。由是众皆畏服。

乙卯，以杨光远为魏府行营都招讨使、兼知行府事，以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河南尹、东京留守[5]，以杜重威为昭义节度使、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侯益为河阳节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马万为首，擢万为义成节度使。丙辰，以卢顺密为果州团练使[6]，方太为赵州刺史；既而知皆顺密之功也，更也顺密为昭义留后。

冯晖、孙锐引兵至六明镇，光远引之渡河，半渡而击之，晖、锐众大败，多溺死，斩首三千级，晖、锐走还魏。

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张从宾众万余人，与战，俘斩殆尽，遂克汜水。从宾走，乘马渡河，溺死；获其党张延播、继祚、娄继英，送大梁，斩之，灭其族。史馆修撰李涛上言，张全义有再造洛邑之功[7]，乞免其族，乃止诛继祚妻子。涛，回之族曾孙也。

38 诏东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8]。

39 杨光远奏知博州张晖举城降。

40 安州威和指挥使王晖闻范延光作乱，杀安远节度使周瑰，自领军府，欲侯延光胜则附之，败则渡江奔吴。帝遣右领军上将军李金全将千骑如安州巡检，许赦王晖为唐州刺史。

41 范延光知事不济，归罪于孙锐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杨光远以闻，帝不许。

42 吴同平章事王令谋如金陵劝徐诰受禅，诰让不受。

43 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恐王晖奔吴，遣行军司马张

朏将兵会复州兵于要路邀之。晖大掠安州，将奔吴，部将胡进杀之。八月，癸巳，以状闻。李金全至安州，将士之预于乱者数百人，金全说谕，悉遣诣阙；既而闻指挥使武彦和等数十人挟赂甚多，伏兵于野，执而斩之。彦和且死，呼曰："王晖首恶，天子犹赦之；我辈胁从，何罪乎？"帝虽知金全之情，掩而不问。

44 吴历阳公濛知吴将亡，甲子[9]，杀守卫军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杀之。以德胜节度使周本吴之勋旧，引二骑诣庐州，欲依之。本闻濛至，将见之，其子弘祚固谏，本怒曰："我家郎君来，何为不使我见！"弘祚合扉不听本出，使人执濛于外，送江都。徐诰遣使称诏杀濛于采石，追废为悖逆庶人，绝属籍[10]。侍卫军使郭悰杀濛妻子于和州，诰归罪于悰，贬池州。

【注释】

①客主之义：符彦饶以义成节度使镇滑州为主，白奉进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屯滑州为客。

②魏城：即魏州城，当时范延光占据魏州谋反。

③晋阳之降：指其上年在晋安寨杀张敬达而投降契丹。

④魏、孟、滑三镇继叛：指魏州范延光、孟州张从宾、滑州符彦饶。

⑤东京留守：当为"东都留守"。

⑥果州团练使：当时果州属蜀国，此为遥领。

⑦再造洛邑之功：见第二百五十七卷唐僖宗光启三年。

⑧悉赴行在：从此即定都大梁。

⑨甲子：八月无此日。一本作"甲午"，当从之。

⑩属籍：家族的名册。

【译文】

37 白奉进驻扎在滑州，军士中有人在夜间进行抢劫的，抓住了他们，一共有五个人，其中三人属于白奉进的部下，另外两人属于符彦饶的部下，白奉进一律将他们斩首；符彦饶认为白奉进没有事前把这件事告诉自己，非常恼怒。第二天，白奉进带着几名随从骑兵到符彦饶处表示道歉，符彦饶说："军中各是各的一部分，为什么把滑州的军士一并处斩了，也太没有主客之分了吧！"白奉进也反唇相讥说："军士犯了法，还分什么你和我！在下已经承担责任向你道歉了，而你还是怒气难消，这难道不是想和范延光一起造反吗！"说完，拂袖而起，符彦饶也没有留他；营帐里的士兵们喧嚷着，捉住白奉进，把他杀了。白奉进的随从骑兵逃出营帐，在外面大声呼喊，各军士卒争相穿着铠甲、操起兵器，喧嚷之声难以禁止。奉国左厢都指挥使马万一时惶恐得不知怎么办好，率领步兵想跟随别人作乱，正好遇上右厢都指挥使卢顺密率领本部人马出营，卢顺密厉声地对马万说："符公擅自杀死了白公，一定是和魏城有通谋。这里相距大梁行宫只有二百里，我们这些人和军士的家属都在大梁，为什么不想着报效国家，竟要想助长祸乱，自取族灭的下场呢！现在我们应当合力捉住符公，押送给天子，建立大功。军士们服从命令的就赏，违抗命令的就斩，不要再迟疑了！"马万部下的士兵还有喊叫跳跃的，卢顺密杀了其中的几个人，众人这才不敢乱动了。马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顺从了他，与奉国都虞候方太等人一起进攻牙城，活捉了符彦饶，命令方太所部派人把他押送到大梁。初四，皇帝下令在班荆馆处斩符彦饶，对于他的兄弟一律不予追究。

杨光远从白皋率兵前往滑州，士卒们听说滑州发生了叛乱，就想推举杨光远为君主。杨光远说："天子岂是你们随意贩卖玩弄之物！当初我在晋阳的投降是出于穷迫无奈，现在如果再有所企图，那就是真正的反贼了。"他的部下这才不敢再议论这件事了。当时，魏州、孟州、滑州三个军镇相继叛变，人心很不稳定，皇帝向刘知远

询问对策，刘知远回答说："帝王的兴起，都是由天命决定的。陛下从前在晋阳，粮食都撑不了五天了，可不久就成就了大业。现在天下已经平定，内有强盛的兵力，在北方又连结了强大的胡虏，这些鼠辈又能成得了什么气候！希望陛下能用恩惠安抚将相，而由臣用威严的军法来管束士卒；这样恩威并施，京城自然就会安定，树干树根深固了，那么树枝树叶就不会有什么伤害。"于是刘知远制定了严格的条律禁令，担任宿卫的各部队没人敢违犯的。有个军士偷了一幞纸钱，纸钱的主人抓住了他，刘知远左右的亲信请求放了他，刘知远说："我是按事情的性质来诛杀他的，不在于他偷的东西有多少价值。"最后还是杀了他。从此以后大家更加敬畏服从他了。

初五，任命杨光远为魏府行营都招讨使、兼理行府事务，任命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河南尹、东都留守，任命杜重威为昭义节度使、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任命侯益为河阳节度使。皇帝因为滑州方面奏报事情都是由马万牵头，就提升马万为义成节度使。初六，任命卢顺密为果州团练使，方太为赵州刺史；不久获悉安定滑州原来都是卢顺密的功劳，于是就改任卢顺密为昭义留后。

冯晖、孙锐率兵到达六明镇，杨光远引诱他们渡黄河，渡了一半就对他们发起攻击，结果冯晖、孙锐的兵众被打得大败，很多人在水中淹死，有三千人被斩首，冯晖、孙锐逃回到魏州。

杜重威、侯益率兵到达汜水，遇上了张从宾的兵众有一万余人，便与他们交战，结果把他们俘虏的俘虏，斩首的斩首，所剩无几，随即攻克了汜水。张从宾逃走，骑马渡黄河，结果被淹死；俘虏了他的党羽张延播、张继祚、娄继英，押送到大梁，处斩，并诛灭了他们的全族。史馆修撰李涛向皇帝上书说，张继祚的父亲张全义有再造洛阳的功劳，请求赦免他的族人，于是就只诛杀张继祚的妻子儿女。李涛是李回的族曾孙。

38 皇帝下诏命令东都留守司的文武百官全部迁赴行在。

39 杨光远奏报说执掌博州事务的张晖带领全城投降。

40 安州威和指挥使王晖听说范延光作乱，就杀死了安远节度使周瑰，自己统领军府，准备等范延光胜利了就依附于他，如果他失败了就渡江投奔吴国去。皇帝派遣右领军上将军李金全率领一千名骑兵前往安州巡视检查，答应赦免王晖的罪行并任命他为唐州刺史。

41 范延光知道大事已去，就归罪于孙锐，杀了他的全族，派使者向朝廷奉表请罪。二十八日，杨光远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皇帝没有答应。

42 吴国的同平章事王令谋前往金陵劝徐诰接受禅让，徐诰推辞不接受。

43 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担心王晖会投奔吴国，就派行军司马张朏率兵会同复州兵在交通要路上拦截他。王晖把安州大肆抢掠了一番，就要去投奔吴国，被他的部将胡进杀了。八月，十三日，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李金全到达安州，安州的将士参与作乱的有好几百人，李金全开导劝说了他们一番，把他们全部遣送到京城等候发落；不久得知指挥使武彦和等数十个人挟带了很多行贿的财物，就在野外埋伏下士兵，把他们抓住杀了。武彦和临死前，大声喊着说："王晖是首恶，天子还赦免了他；我们这些人都是胁从，为什么要被治罪！"皇帝虽然知道李金全的这一作法，还是把事情掩盖了起来，不加以追究。

44 吴国的历阳公杨濛预知吴国即将败亡，就在十四日，杀死了守卫的军使王宏；王宏的儿子率领士兵攻击杨濛，杨濛射杀了他。因为德胜节度使周本是吴国的元勋旧臣，杨濛于是就带领两名骑兵来到庐州，想依附于他。周本听说杨濛来了，就要出门见他，他的儿子周弘祚坚决阻止他不让见，周本发怒说："我家的少主来了，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他！"周弘祚把两扇门关上不让周本出去，并且派人到外面把杨濛抓了起来，解送到江都。徐诰派遣使者前来假称是吴主下了诏令，把杨濛杀害于采石，并追废他为悖逆庶人，把他剔

除出杨氏的属籍。侍卫军使郭悰在知州杀死了杨濛的妻子儿女，徐诰把这些罪名都推到了郭悰的头上，把他贬到池州。

45 乙巳，赦张从宾、符彦饶、王晖之党，未伏诛者皆不问。

梁、唐以来，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赎还其家。

46 吴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内枢使、忠武节度使王令谋老病无齿[1]，或劝之致仕，令谋曰："齐王大事未毕，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劝徐诰受禅。是月，吴主下诏，禅位于齐。李德诚复指金陵帅百官劝进，宋齐丘不署表。九月，癸丑，令谋卒。

47 甲寅，以李金全为安远节度使。

48 娄继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诛死，诏梁故臣右卫上将军安崇阮与王故妃郭氏葬之。

49 丙寅，吴主命江夏王璘奉玺绶于齐。冬，十月，甲申，齐王诰即皇帝位于金陵[2]，大赦，改元昇元，国号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册诣吴主，称受禅老臣诰谨拜稽首上皇帝尊号曰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宫室、乘舆、服御皆如故，宗庙、正朔、徽章、服色悉从吴制。丁亥，立徐知证为江王，徐知谔为饶王[3]。以吴太子璟领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封弘农公。

唐主宴群臣于天泉阁，李德诚曰："陛下应天顺人，惟

宋齐丘不乐。"因出齐丘止德诚劝进书，唐主执书不视，曰："子嵩三十年旧交[4]，必不相负。"齐丘顿首谢。

己丑，唐主表让皇改东都宫殿名，皆取于仙径。让皇常服羽衣，习辟谷术[5]。辛卯，吴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为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吴同平章事张延翰及门下侍郎张居咏、中书侍郎李建勋并同平章事。让皇以唐主上表，致书辞之；唐主表谢而不改。

丁酉，加宋齐丘大司徒。齐丘虽为左丞相，不预政事，心愠怼，闻制词云"布衣之交"，抗声曰："臣为布衣时，陛下为刺史；今日为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还家请罪，唐主手诏谢之，亦不改命。久之，齐丘不知所出，乃更上书请迁让皇于他州，及斥远吴太子璇，绝其婚；唐主不从。

乙巳，立王后宋氏为皇后。戊申，以诸道都统、判元帅府事景通为诸道副元帅、判六军诸卫事、太尉、尚书令、吴王。

50 闽主命其弟威武节度使继恭上表告嗣位于晋，且请置邸于都下。

51 十一月，乙卯，唐吴主景通更名璟。

唐主赐杨琏妃号永兴公主[6]；妃闻人呼公主则流涕而辞。

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为吉王，景达为寿阳公；以景遂为侍中、东都留守、江都尹，帅留司百官赴东都。

52 戊辰，诏加吴越王元瓘天下兵马副元帅，进封吴越国王。

53 安远节度使李金全以亲吏胡汉筠为中门使，军府事一以委之。汉筠贪猾残忍，聚敛无厌。帝闻之，以廉吏贾仁沼代之，且召汉筠，欲授以他职，庶保全功臣。汉筠大惧，始劝金全以异谋。乙亥，金全表汉筠病，未任行。金全故人庞令图屡谏曰："仁沼忠义之士，以代汉筠，所益多矣。"汉筠夜遣壮士逾垣火令图之族，又毒仁沼，舌烂而卒。汉筠与推官张纬相结，以谄惑金全，金全爱之弥笃。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54 诏加马希范江南诸道都统，制置武平、静江等军事。

55 是岁，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庶官皆仿中国，参用中国人，以赵延寿为枢密使，寻兼政事令[7]。

【注释】

①忠武节度使：忠武军治许州，治时属后晋，王令谋为遥领节镇。

②齐王诰：即徐知诰、徐诰。五代时南唐国的建立者，公元937～943年在位。徐州人。初为杨行密收养，后为吴国丞相徐温养子。徐温死后，独专吴政，封为齐王。即位后国号为唐，史称南唐，改姓名为李昪。

③徐知证、徐知谔：两人均为徐温之子、徐诰之弟。

④子嵩：即宋齐丘，子嵩为其字。

⑤辟谷术：又称断谷、绝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修养方法，即只食药物，不吃五谷，静居行气，传说这样可以长生不死。

⑥杨璆妃：吴太子杨璆妃，为徐诰之女。

⑦政事令：官名。辽置，为政事省的长官。主掌参决中外之事，为宰相的职任。后政事省改称中书省，政事令也随改为中书令。

【译文】

45 二十五日，赦免张从宾、符彦饶、王晖的党羽，没有被诛杀的

也不再予以追究。

梁、唐以来，士大夫奉命出使和百姓被俘掠而滞留契丹的，朝廷派使者把他们全部赎回来，让他们得以回家。

46 吴国的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内枢使、忠武节度使王令谋又老又病，牙齿都掉光了，有人劝他退休、王令谋却说："齐王的大事还没有完了，我怎么敢自图安逸！"等到他病情危急了，还极力劝徐诰接受禅让。就在当月，吴主下诏，把帝位禅让给齐王徐诰。李德诚又到金陵率领文武百官劝齐王即位，宋齐丘不肯在劝进表上签名。九月，初四，王令谋去世。

47 初五，任命李金全为安远节度使。

48 娄继英还没来得及安葬梁均王就受诛而死，皇帝下诏命梁国旧臣右卫上将军安崇阮和均王的旧妃郭氏把均王安葬。

49 十七日，吴主命令江夏王杨璘把传国玺和绶带奉送给齐王。冬，十月，初五，齐王徐诰在金陵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元昇，国号为唐。追尊太祖武王为武皇帝。初六，派右丞相徐玠带着上尊号的册书去进见吴主，称言受禅老臣徐诰谨拜稽首上皇帝尊号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宫室、乘舆、服御都和从前一样，宗庙、正朔、徽章和所崇尚的颜色都仍按照吴国以前的制度。初八，册立徐知证为江王，徐知谔为饶王。任命吴国太子杨璇领任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封为弘农公。

唐主在天泉阁宴请群臣，李德诚说："陛下上应天命，下顺人心，只有宋齐丘一个人不快活。"说着，就把宋齐丘阻止他劝唐主即位的信件拿了出来，唐主拿着这封信看都不看，说："子嵩是我三十年的老朋友了，一定不会对不起我。"宋齐丘听了，赶忙叩头谢罪。

初十，唐主向让皇上表，请求更改东都宫殿的名称，都是从神仙经书中取名。让皇经常穿着道士的羽衣，习练辟谷修仙的方术。十二日，吴国宗室建安王杨珙等十二人都降封爵为公，同时都加官，增加食邑。十七日，任命原吴国同平章事张延翰和门下侍郎张

居诠、中书侍郎李建勋都为同平章事。让皇由于唐主仍用上表的形式,写信表示不敢当;唐主上表致谢,但仍不改变作法。

十八日,加封宋齐丘为大司徒。宋齐丘虽然名义上为左丞相,但却不能参预政事,心里大为不满,当他听到唐主诏书中有"布衣之交"一词时,就扬声说道:"臣是布衣的时候,陛下当刺史;现在做天子了,可以用不着老臣了。"回家后请求唐主治罪,唐主亲手写了份诏书向他表示道歉,但仍然不改变原来的任命。过了一段时间,宋齐丘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于是又再上书,请求把让皇迁徙到其他州去,并且斥逐吴国太子杨璇到远方去,断绝与他的婚姻关系;唐主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二十六日,册立王后宋氏为皇后。二十九日,任命诸道都统、判元帅府事徐景通为诸道副元帅、判六军诸卫事、太尉、尚书令、吴王。

50 闽主命令他的弟弟威武节度使王继恭向晋帝上表报告他继承了闽国君位的消息,并且请求在大梁设立住所。

51 十一月,初六,唐国吴王徐景通改名为璟。

唐主赐杨璇妃子的号为永兴公主;妃子一听人们喊她为公主就伤心流泪,不让人们这样喊她。

初九,唐主册立他的儿子徐景遂为吉王、徐景达为寿阳公;任命徐景遂为侍中、东都留守、江都尹,让他率领留司的文武百官到东都去。

52 十九日,皇帝下诏,加封吴越王钱元瓘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进封为吴越国王。

53 安远节度使李金全任用亲信官吏胡汉筠为中门使,军府的事务全部都委托给他办理。胡汉筠贪婪狡猾而又残忍,搜刮民财,贪得无厌。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派了一个清廉的官吏贾仁沼来代替他,并且召回胡汉筠,准备让他担任其他的职务,希望借此保全功臣。胡汉筠却非常害怕,开始劝李金全图谋不轨。二十六日,李

金全上表声称胡汉筠生病，不能起程。李金全的旧友庞令图多次劝他说："贾仁沼是位忠义之士，由他来代替胡汉筠，对您会有很多助益。"胡汉筠夜间派壮士翻墙进去把庞令图的全族都杀了，又向贾仁沼下毒，贾仁沼舌烂而死。胡汉筠和推官张纬相勾结，用谄媚的手段来迷惑李金全，李金全也就更加宠爱他们了。

十二月，三十日，蜀国大赦境内，改明年的年号为明德。

54 皇帝下诏，加封马希范为江南诸道都统，制置武平、静江等军府的事务。

55 这一年，契丹改年号为会同，国号为大辽，公卿庶官的设置都仿效中国，参用中国人，任命赵延寿为枢密使，不久又让他兼任政事令。

三　年

1 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2 唐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吴，愧恨而卒。

3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参判尚书都省。

4 蜀主以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张业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武泰节度使王处回兼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

5 二月，庚辰，左散骑常侍张允上《驳赦论》，以为："帝王遇天灾多肆赦，谓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狱遇赦，则曲者幸免，直者御冤，冤气升闻，乃所以致灾，非所以弭灾也。"诏褒之。帝乐闻谠言[1]，诏百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书梁文矩

等十人置详定院以考之[2]，无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数月，应诏者无十人，乙未，复降御札趣之。

6 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铜器。初，唐世天下铸钱有三十六冶[3]，丧乱以来，皆废绝，钱日益耗，民多销钱为铜器，故禁之。

7 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以为"十年以来，赦令屡降，诸道职掌皆许推恩，而藩方荐论动逾数百，乃至藏典[4]，书吏、优伶、奴仆，初命则至银青阶，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滥，贵贱不分。请自今诸道主兵将校之外，节度州听奏朱记大将以上十人[5]，他州止听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余但委本道量迁职名而已。"

8 夏，四月，甲申，唐宋齐丘自陈丞相不应不预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备。

9 吴让皇固辞旧宫，屡请徙居；李德诚等亦亟以为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润州牙城为丹杨宫，以李建勋为迎奉让皇使。

10 杨光远自恃拥重兵，颇干预朝政，屡有抗奏，帝常屈意从之。庚申，以其子承祚为左威卫将军，尚帝女长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宠冠当时。

11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统军王舆为镇海留后，客省使公孙圭为监军使，亲吏马思让为丹杨宫使，徙让皇居丹杨宫。

宋齐丘复自陈为左右所间，唐主大怒；齐丘归第，白衣待罪。或曰："齐丘旧臣，不宜以小过弃之。"唐主曰："齐

丘有才，不识大体。”乃命吴王璟持手诏召之。

六月，壬午，或献毒酒方于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为！”群臣争请改府寺州县名有“吴”及“阳”者[6]，留守判官杨嗣请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应天顺人，事非逆取，而谄邪之人专事改更，咸非急务，不可从也。”唐主然之。

12 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阳宫。丙戌，左谏议大夫薛融谏曰：“今宫室虽经焚毁，犹侈于帝尧之茅茨；所费虽寡，犹多于汉文之露台[7]。况魏城未下[8]，公私困窘，诚非陛下修宫馆之日；俟海内平宁，营之未晚。”上纳其言，仍赐诏褒之。

13 己丑，金部郎中张铸奏[9]：“窃见乡村浮户，非不勤稼穑，非不乐安居，但以种木未盈十年，垦田未及三顷，似成生业，已为县司收供徭役，责之重赋，威以严刑，故不免捐功舍业，更思他适。乞自今民垦田及五顷以上，三年外乃听县司徭役。”从之。

【注释】

①谠(dǎng 党)言：正直的言论。

②详定院：官署名。后晋置。主掌裁定四方上书并送呈皇帝。

③唐世：指后唐之世。

④藏典：官名。看守国库的官吏。

⑤节度州、朱记大将：节度州指节度使所治之州；朱记大将指所授大将不给铜印，只能给木朱纪作为印信。

⑥有“吴”及“阳”者：“吴”为杨氏的国号，“阳”与“杨”为同音字。

⑦汉文之露台：见本书《汉文帝纪》。

⑧魏城未下:指范延光尚据守魏州,杨光远攻之未下。

⑨金部郎中:官名。属户部,主管天下库藏钱帛的审计、预算和出纳。

【译文】

三年(戊戌,公元938年)

1 春,正月,初二,日食。

2 唐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恭烈王周本因为自己没能保全吴国,在惭愧和愤恨中死去。

3 十九日,唐国任命侍中吉王徐景遂参判尚书都省。

4 蜀主任命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张业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任命武泰节度使王处回兼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

5 二月,初三,左散骑常侍张允向皇帝上呈《驳赦论》,认为:"帝王遇到天灾常常实行大赦,称这种做法是为了修德。假设有两个人正在坐牢而遇到赦免,那么理亏的人就会侥幸得以获免,有理的人就要含冤难伸,这样冤气升腾,上闻于天,足以招致灾祸,并不是消除灾祸的方法啊。"皇帝下诏褒奖了他。皇帝喜欢听一些正直的言论,下诏让文武百官都各自上封书言事,命吏部尚书梁文矩等十人设置详定院对这些上书进行审核,没有可取的就留置禁中,有可取的就加以施行。几个月之后,响应诏书的不足十个人,十八日,皇帝再次颁下御笔书札敦促这件事。

6 三月,三十日,下赦令禁止民间制作铜器。以前,后唐时代天下有三十六处冶铜所铸钱,自从战乱以来,都荒弃停工了,而铜钱却一天比一天耗损得厉害,民间又有很多人销毁铜钱制作铜器,所以要下令禁止。

7 中书舍人李详上疏,认为:"十年以来,多次颁布赦令,对于诸道的职掌又都允许长官推广恩惠,任用他们所亲信的人,而且各地藩镇所推荐的人动辄就超过数百名,以致于藏典、书吏、优伶、奴仆这些人,开始任命就要达到银印青绶的官阶,穿的都是紫色的袍,

拿的都是象牙笏，简直是名义和器物都僭越泛滥，贵贱不分。请求从今往后，各道除了主掌军务的将校之外，节度使所在的州允许奏报朱记大将以上十个人，其他州只允许奏报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其余的官吏只要委托各道酌量调迁就可以了。”

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8 夏，四月，初七，唐国宋齐丘自动向唐主陈说，认为丞相不应该不参预政事，唐主答复他说省署机构暂时还不完备。

9 吴国让皇一再推辞，不住在旧宫，多次请求迁居；李德诚等人也极力强调这么办。五月，十二日，唐主把润州牙城改为丹杨宫，任命李建勋为迎接侍奉让皇的使者。

10 杨光远依仗着自己拥有重兵，干预了一些朝中的政事，常常提出一些抗命的奏事，皇帝常常委屈自己而照他的意见办。十四日，任命他的儿子杨承祚为左威卫将军，娶皇帝的女儿长安公主为妻，次子杨承信也拜受很好的官职，全家所受的恩宠为当时之冠。

11 十六日，唐主任命左宣威副统军王舆为镇海留后，客省使公孙圭为监军使，亲信官吏马思让为丹杨宫使，把让皇迁徙到丹杨宫居住。

宋齐丘再次自动向唐主陈说自己被左右近臣所离间，唐主大为恼怒；宋齐丘回到家中，穿上白衣等待被治罪。有人劝唐主说：“宋齐丘是位旧臣，不能因为一点小过失而抛弃他。”唐主说：“宋齐丘人倒是有才干，但却不识大体。”于是就命令吴王徐璟拿着亲笔诏书去召他来。

六月，初七，有人献毒酒药方给唐主，唐主说：“违反我国法的自有正常的刑罚，要这个东西干什么！”群臣们争相建议把府寺州县名称中有“吴”和“阳”字的都改掉，留守判官杨嗣也请求改姓为“羊”，徐玠说：“陛下本来就是上应天命，下顺民心，并不是由悖逆之道而取得的，然而谄媚奸邪之人却一门心思要更改名称，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不能听从他们的意见。”唐主很同意他的见解。

12 河南留守高行周上书建议修缮洛阳宫。十一日,左谏议大夫薛融劝谏说:"现在的宫室虽然被火烧焚毁,但是比起帝尧的茅草宫室还是奢侈得多;修缮的费用即使再少,也要比汉文帝的露台要多。何况魏州城还没有攻下,国家和百姓都很穷困窘迫,确实不是陛下修缮宫馆的时候;等到天下太平安宁了,再营建这些东西也不算晚。"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还颁赐诏书褒奖了他。

13 十四日,金部郎中张铸上奏说:"我看到乡村中一些没有固定户籍的浮户,并不是不勤于耕种,也并不是不愿意安居乐业,只是因为种树未满十年,垦田不到三顷,眼看快要成为维持生计的基业时,就已被县府的有司收取供应徭役,要求缴纳重赋,用严酷的刑罚加以逼迫,所以人们不免捐弃前功,丢掉产业,想再迁到其他的地方去。请求规定,从今往后百姓开垦田地达五顷以上的,三年之后才准许县府的有司征调他们服徭役。"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14 秋,七月,中书奏:"朝代虽殊,条制无异。请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时敕[1],详定可久行者编次之。"己酉,诏左谏议大夫薛融等详定。

15 辛酉,敕作受命宝[2],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为文。

16 帝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3],戊寅,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煦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悦。帝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帛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4]、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

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以是终帝之世与契丹无隙。然所输金帛不过数县租赋，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

初，契丹既得幽州[5]，命曰南京，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照在晋，帝以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虏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帝不许。

17 契丹遣使诣唐，宋齐丘劝唐主厚赂之，俟至淮北，潜遣人杀之，欲以间晋。

18 壬午，杨光远奏前澶州刺史冯晖自广晋城中出战[6]，因来降，言范延光食尽穷困；己丑，以晖为义成节度使。

杨光远攻广晋，岁余不下，帝以师老民疲，遣内职朱宪入城谕范延光[7]，许移大藩，曰："若降而杀汝，白日在上，吾无以享国。"延光谓节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则不死矣。"乃撤守备，然犹迁延未决。宣徽南院使刘处让复入谕之，延光意乃决。九月，乙巳朔，杨光远送延光二子守图、守英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将奉表待罪。壬子，诏书至广晋，延光帅其众素服于牙门，使者宣诏释之。朱宪，汴州人也。

19 契丹遣使如洛阳，取赵延寿妻唐燕国长公主以归。

20 壬戌，唐太府卿赵可封请唐主复姓李，立唐宗庙。

21 庚午[8]，杨光远表乞入朝；命刘处让权知天雄军府事。

己巳，制以范延光为天平节度使，仍赐铁券，应广晋城中将吏军民今日以前罪皆释不问；其张从宾、符彦饶余党及自官军逃叛入城者，亦释之。延光腹心将佐李式、孙汉威、薛霸皆除防御、团练使、刺史，牙兵皆升为侍卫亲军。

初，河阳行军司马李彦询，邢州人也，父母在乡里，未尝供馈。后与张从宾同反，从宾败，奔广晋，范延光以为步军都监，使登城拒守。杨光远访获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彦询引弓射杀其母。延光既降，帝以彦询为坊州刺史。近臣言彦珣杀母，杀母恶逆不可赦[9]；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国家者固不可无信。然彦询之恶，三灵所不容[10]，晋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杀母之罪，何损于信哉！

22 辛未，以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

【注释】

①清泰：后唐末帝年号，公元934～936年。

②受命宝：主要用于皇帝修封禅、礼神祇。因后唐受命宝被潞王所焚，故需重新制作。

③帝上尊号：一本"帝"上有"八月"二字，为是。

④应天太后：即契丹主之母述律太后，"应天"为后晋所加之徽号。

⑤契丹既得幽州：契丹得幽州在天福元年，即公元936年。

⑥广晋城：即后唐时的魏州城，后晋石敬瑭即位后改名。天福二年六月，冯晖自澶州入广晋与范延光同反。

⑦内职：内朝官职。因其任职于禁内，故称，为宦官所专任。

⑧庚午：一本将"庚午"改作"己巳"，而将下文"己巳"改作"庚午"。

⑨杀母恶逆不可赦：古律有十恶不赦，杀父母者为恶逆，即在不赦之列。

⑩三灵：指天神、地祇、人鬼。

【译文】

14 秋，七月，中书省上奏说："朝代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条规制度却没有什么差异。请求委派官员选择明宗和清泰时期的敕令，详细审定那些可以长久施行的，加以编纂。"初四，下诏命令左谏议大夫薛融等人详加审定。

15 十六日，皇帝下令制作受命宝玺，上面刻上"受天明命，惟德允昌"。

16（八月），皇帝上尊号给契丹主和述律太后，初四，任命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煦为契丹主册礼使，准备了卤簿、仪仗、车辂，到契丹准备典礼；契丹主非常高兴。皇帝侍奉契丹主非常谨慎，上表都是自称为臣，称契丹主为"父皇帝"；每次契丹的使者来到，皇帝都是在别殿拜受契丹主的诏书和敕令。每年除了要奉送金帛三十万之外，每遇吉凶庆吊，年节馈赠，玩好珍奇，也都络绎不绝地奉送过去。甚至于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各位大臣也都有所赂赠；他们稍有一点不如意的，就派使者来指责，皇帝常常低声下气地赔罪。晋朝的使者到契丹，契丹人却非常傲慢，经常说一些不客气的话。使者回来以后，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朝野人士都感到耻辱，但是皇帝侍奉契丹却丝毫没有倦怠之意，因此在皇帝在位时期和契丹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然而所奉送的金帛不过是几个县的田租赋税而已，还常常借口说百姓穷困，不能满数送到。后来契丹主多次阻止皇帝上表时再称臣，只让他写信时自称"儿皇帝"，像一家人之间的礼节。

当初，契丹取得幽州之后，就把幽州命名为南京，任命后唐降将赵思温担任留守。赵思温的儿子赵延照在晋朝，皇帝任命他为祁州刺史。赵思温暗中让赵延照向朝廷报告说敌寇的情况终究是要

变化的,请求把幽州归附于朝廷;皇帝没有允许。

17 契丹派遣使者到唐国,宋齐丘劝唐主给他丰厚的贿赠,等他回去时行至淮河以北晋朝地境时,暗中派人把他杀掉,想借此离间契丹与晋朝的关系。

18 初八,杨光远奏报说,前澶州刺史冯晖从广晋城中出战,乘机来投降,并说范延光在城中粮食已吃完,情势穷困;十五日,任命冯晖为义成节度使。

杨光远攻打广晋城,一年多也没有攻下来,皇帝眼看军队疲劳、百姓穷困,就派内职朱宪进城去劝说范延光投诚,答应把他调到一个大的藩镇去当节度使,说:"如果你投降之后而杀了你,白日在上,我不能享有国家。"范延光对节度副使李式说:"皇上是讲信用的,说了不死就不会死的。"于是就撤下了守备,但是还拖延不决。宣徽南院使刘处让又进城进行劝降,范延光这才拿定了主意。九月,初一,杨光远把范延光的两个儿子范守图、范守英送到大梁。初五,范延光派遣牙将上表朝廷等待治罪。初八,皇帝的诏书到了广晋,范延光带领部众穿着素服在牙门听命,使者宣读诏书,然后释放了他们。朱宪是汴州人。

19 契丹派遣使者前往洛阳,把赵延寿的妻子后唐燕国长公主接了回去。

20 十八日,唐国太府卿赵可封请求唐主徐诰恢复姓李,建立唐室的宗庙。

21 二十六日,杨光远上表请求入朝,任命刘处让代理天雄军府的事务。二十五日,下制书任命范延光为天平节度使,又赐给他铁卷,凡广晋城中将校、官吏、士兵、百姓在今日以前的所有罪责都予以赦免,不再追究;那些张从宾、符彦饶的余党和从官军中逃叛入城的人,也都予以赦免。范延光的心腹将领和助手李式、孙汉威、薛霸都分别任命为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他的牙兵也都擢升为侍卫亲军。

当初，河阳行军司马李彦珣，是邢州人，父母都住在乡下，他从来没有供养过二老。后来他和张从宾一起反叛朝廷，张从宾败亡以后，他就投奔到了广晋，范延光任命他为步军都监，让他登城拒守。杨光远经过寻访找到了他的母亲，把她安置在城下，想对他招降，李彦珣拿起弓箭把他的母亲射死。范延光归降以后，皇帝任命李彦珣为坊州刺史。近臣们说李彦珣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杀母亲的人是罪大恶极不能赦免他；皇帝说："赦令已经颁布施行了，不能再改了。"还是派他去赴任了。

臣司马光以为：治理国家的人当然不能不讲信用。然而李彦珣的罪恶，是天地人三灵所不能容忍的，如果晋高祖赦免他背叛君主的过失，而惩治他杀害母亲的罪行，又哪里会损害自己的信用呢！

22 二十七日，任命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

23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宝册，加帝尊号曰英武明义皇帝。

24 帝以大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丙辰[1]，建东京于汴州，复以汴州为开封府，以东都为西京，以西都为晋昌军节度。

25 帝遣兵部尚书王权使契丹谢尊号，权自以累世将相，耻之，谓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庐屈膝！"[2]乃辞以老疾。帝怒，戊子，权坐停官。

26 初，郭崇韬既死[3]，宰相罕有兼枢密使者。帝即位，桑维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刘处让及宦官皆不悦。杨光远围广晋，处让数以军事衔命往来，光远奏请多逾分，帝常依

违，维翰独以法裁折之。光远对处让有不平语，处让曰："是皆执政之意。"光远由是怨执政。范延光降，光远密表论执政过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维翰兵部尚书，崧工部尚书，皆罢其枢密使；以处让为枢密使。

27 太常奏："今建东京，而宗庙、社稷皆在西京，请迁置大梁。"敕旨："且仍旧。"

28 戊戌，大赦。

29 杨延艺故将吴权自爱州举兵攻皎公羡于交州[4]，羡遣使以赂求救于汉；汉主欲乘其乱而取之，以其子万王弘操为静海节度使，徙封交王，将兵救公羡，汉主自将屯于海门，为之声援。汉主问策于崇文使萧益，益曰："今霖雨积旬，海道险远，吴权桀黠，未可轻也。大军当持重，多用向导，然后可进。"不听。命弘操帅战舰自白藤江趣交州。权已杀公羡，据交州，引兵逆战，先于海口多植大杙[5]，锐其首，冒之以铁，遣轻舟乘潮挑战而伪遁[6]，须臾潮落，汉舰皆碍铁杙不得返，汉兵大败，士卒覆溺者太半；弘操死，汉主恸哭，收余众而还。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劝汉主弥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益，仿之孙也。

30 楚顺贤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范惮之；既卒，希范始纵声色，为长夜之饮，内外无别。有商人妻美，希范杀其夫而夺之，妻誓不辱，自经死。

31 河决鄆州。

32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7]。

33 丙午，以闽主昶为闽国王，以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

使，赐昶赭袍[88]。戊申，以威武节度使王继恭为临海郡王。闽王闻之，遣进奏官林恩白执政，以既袭帝号，辞册命及使者。闽谏议大夫黄讽以闽主淫暴，与妻子辞诀入谏，闽主欲杖之，讽曰："臣若迷国不忠，死亦无怨；直谏被杖，臣不受也。"闽主怒，黜为民。

34 帝患天雄节度使杨光远跋扈难制，桑维翰请分天雄之众，加光远太尉、西京留宋兼河阳节度使。光远由是怨望，密以赂自诉于契丹，养部曲千余人，常蓄异志。

辛亥，建邺都于广晋府；置彰德军于相州，以澶、卫隶之；置永清军于贝州，以博、冀隶之[89]。澶州旧治顿丘，帝虑契丹为后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刘继勋徙澶州跨德胜津，并顿丘徙焉。以河南尹高行周为广晋尹、邺都留守，贝州防御使王廷胤为彰德节度使，右神武统军王周为永清节度使。廷胤，处存之孙；周，邺都人也。

35 范延光屡请致仕，甲寅，诏以太子太师致仕，居于大梁，每预宴会，与群臣无异。

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从，戊午，以景为耀州团练使。

36 癸亥，敕听公私自铸铜钱，无得杂以铅铁，每十钱重一两，以"天福元宝"为文，仍令盐铁颁下模范[90]。惟禁私作铜器。

37 立左金吾卫上将军重贵为郑王，充开封尹。

38 癸亥，敕先许公私铸钱，虑铜难得，听轻重从便，但勿令缺漏。

39 辛丑[11]，吴让皇卒。唐主废朝二十七日，追谥曰睿皇帝。是岁，唐主徙吴王璟为齐王。

40 凤翔节度使李从曮，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会发兵戍西边，既出郊，作乱，突门入城，剽掠于市。从曮发帐下兵击之，乱兵败，东走，欲自诉于朝廷，至华州，镇国节度使张彦泽邀击，尽诛之。

【注释】

①丙辰：十月无丙辰日，疑误。

②穹庐：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这里代指契丹。

③郭崇韬既死：郭崇韬之死见第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正月。

④杨延艺：胡三省注认为，"延艺"当作"廷艺"。皎公羡杀杨廷艺之事见本卷上年三月。

⑤杙(yi 亦)：木桩。

⑥挑战而伪遁：一本此句下有"弘操逐之"四字。

⑦自鄆州入朝：范延光归降后徙任天平节度使，治鄆州，今自鄆州入朝。

⑧赭袍：红袍，为帝王之衣。

⑨以博、冀隶之：即分天雄军的贝州、博州，成德军的冀州，设置永清军。

⑩盐铁：即负责食盐专卖和金属开采冶炼的盐铁使司。

⑪辛丑：十一月无此日，一本作"辛未"，当是。

【译文】

23 冬，十月，初五，契丹派遣使者奉送宝册，给皇帝加上尊号为英武明义皇帝。

24 皇帝认为大梁是舟车汇聚的地方，漕运方便，丙辰日，在汴州建立东京，重新把汴州改为开封府，把东都改为西京，把西都长安改为晋昌军节度。

25 皇帝派遣兵部尚书王权出使契丹，对他们给自己加尊号表示

答谢，王权认为自己家历代身居将相，对这次出使感到耻辱，就对人说："我老了，怎么能向夷狄屈膝下跪呢！"于是就推辞说自己年老多病，不能领命。皇帝大怒，十五日，王权因此而被停职。

26 从前，郭崇韬死后，宰相很少有兼任枢密使的。自从皇帝即位后，桑维翰、李崧却兼任了，宣徽使刘处让和宦官们心里都很不愉快。杨光远围攻广晋之时，刘处让多次为了军事而奉命往来，杨光远上奏请求的事情常常超越本份，皇帝常常或可或否，都由桑维翰根据法规加以裁断和批驳。杨光远对刘处让表示了不满，刘处让却说："这些都是执政大臣们的意图。"杨光远从此便怒恨执政大臣。范延光投降，杨光远就秘密地向皇帝上表评论执政大臣的过失；皇帝明白他这样做的原因，但又无法解决，于是就加封桑维翰为兵部尚书，李崧为工部尚书，把两人的枢密使一职都罢免了；任命刘处让为枢密使。

27 太常寺上奏说："现在建置了东京，但是宗庙、社稷却都在西京，请求迁来安置在大梁。"皇帝下敕旨说："暂时不动。"

28 二十五日，大赦天下。

29 杨廷艺的旧将吴权从爱州起兵攻打在交州的皎公羡，皎公羡派遣使者带着贿赂来汉国求救；汉主想乘着兵乱之际夺取交州，就任命他的儿子万王刘弘操为静海节度使，改封为交王，率兵前去救援皎公羡，汉主亲自率兵驻扎在海门，为他作后援。汉主向崇文使萧益询问计策，萧益说："现在大雨连绵已经有十多天了，海路危险而遥远，吴权凶猛狡猾，不能小看了他。大军的行动应当持重，多用向导，然后才可以前进。"汉主听不进这些话。命令刘弘操率领战舰从白藤江向交州进军。这时吴权已经杀死了皎公羡，占据了交州，就率兵前来迎战，他首先在海口插植了很多大木桩，把木桩头梢削尖，裹上铁皮，派出轻便的小船乘着涨潮前来挑战，然后假装败逃，刘弘操率领战舰追了过去，一会儿潮水落了，汉国的战舰都被那些裹上铁皮的木桩所阻挡，回不去了，结果汉兵被打得大败，士卒因

翻船而掉在水中淹死的有一大半;刘弘操战死,汉主悲伤痛哭,然后收拾残余士卒回去了。在此之前,著作佐郎侯融曾劝汉主停止用兵,让百姓休生养息,到这时因为兵威不振,把原因都归罪于已经死去的侯融,于是就挖出他的棺木,加以暴尸。萧益是唐懿宗时宰相萧仿的孙子。

30 楚国的顺贤夫人彭氏去世。彭夫人虽然容貌丑陋,但是治家有法,楚王马希范畏惧她;她去世以后,马希范开始纵情声色,举行通宵达旦的宴饮,内宫与外朝没有分别。有一个商人的妻子长得很漂亮,马希范就杀了她的丈夫而把她抢了过来,这位商人的妻子发誓不愿受辱,自己上吊自杀了。

31 黄河在郓州决口。

32 十一月,范延光从郓州来京朝见。

33 初三,册命闽主王昶为闽国王,任命左散骑常侍卢损为册礼使,赐给王昶赭色的袍服。初五,进封威武节度使王继恭为临海郡王。闽主得知这一消息后,就派遣进奏官林恩前来向执政大臣说明情况,因为闽主已经袭用了皇帝的尊号,所以请退回册命和使者。闽国的谏议大夫黄讽认为闽主荒淫暴虐,于是就和妻子儿女诀别然后入朝进谏,闽主要用廷杖打他,黄讽说:"臣如果是迷乱国家而不尽忠,即便被打死也毫无怨言;现在因为直言进谏而被仗罚,臣不能接受。"闽主大怒,把他罢黜为庶民。

34 皇帝顾虑天雄节度使杨光远飞扬跋扈,难以辖制,桑维翰建议分散天雄军的兵力,于是给杨光远加官为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杨光远从此心怀怨恨,暗中贿赂契丹并向契丹表白心曲,又豢养了部曲一千多人,常怀叛离之心。

初八,在广晋府恢复建立邺都;在相州设置彰德军,划出澶州、卫州隶属于它;在贝州设置永清军,划出博州、冀州隶属于它;澶州过去的治所在顿丘,皇帝担心契丹会成为以后的祸患,就派前淄州刺史汲人刘继勋把澶州迁移到地跨黄河两岸的德胜津,连同顿丘

一道迁移。任命河南尹高行周为广晋尹、鄴都留守，贝州防御使王廷胤为彰德节度使，右神武统军王周为永清节度使。王廷胤是王处存的孙子；王周是鄴都人。

35 范延光多次请求退休，十一日，皇帝下诏，准以太子太师的身份退休，居住在大梁，每逢朝廷举行宴会都让他参加，和群臣没有什么不同。

当初范延光反叛的时候，他的巡属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把守着自己的辖区，不愿随从他，十五日，皇帝任命王景为耀州团练使。

36 二十日，皇帝下敕令，听任官方和民间自行铸造铜钱，但是不准掺杂铅、铁，每十个铜钱重一两，铸上"天福元宝"四个字，仍然命令盐铁使司颁布钱模的规范。只是禁止私自制作铜器。

37 册立左金吾卫上将军石重贵为郑王，充任开封尹。

38 二十日，皇帝下敕令，认为先前准许官方和民间自行铸造铜钱，考虑到铜料难以获得，便听任铜钱的轻重标准可以随便，只要不使铜钱有缺损和破洞就行。

39 二十八日，吴国的让皇去世。唐主为此停止登朝二十七日，追谥让皇为睿皇帝。这一年，唐主改封吴王徐璟为齐王。

40 凤翔节度使李从曮，厚待文士而轻视武人，爱惜农民却对士卒很严厉，因此将士们都很怨恨他。刚好有一天要派兵戍守西部边境，军队出发刚到郊外，就发生了叛乱，乱兵们冲破城门进入城内，在街市上大肆抢掠。李从曮调动自己帐下的士兵前去迎击乱兵，乱兵被打败，向东逃去，想亲自到朝廷去申诉，走到华州，镇国节度使张彦泽出兵拦击，把他们全部都杀掉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八十二

后晋纪三　起屠维大渊献，尽重光赤奋若，凡三年。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

1 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御使太原张从恩为枢密副使。

2 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卒，羌胡寇钞[1]，无复畏惮。甲寅，以义成节度使冯晖为朔方节度使。党项酋长拓跋彦超最为强大，晖至，彦超入贺，晖厚遇之，因为于城中治第，卡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内遂安。

3 唐群臣江王知证等累表请唐主复姓李，立唐宗庙，乙丑，唐主许之。群臣又请上尊号，唐主曰："尊号虚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后子孙皆踵其法，不受尊号，又不以外戚辅政，宦者不得预事，皆他国所不及也。

二月，乙亥，改太祖庙号曰义祖。己卯，唐主为李氏考妣发哀，与皇后斩衰居庐，如初丧礼，朝夕临凡五百四十日。江王知证、饶王知鄂请亦服斩衰；不许。李建勋之妻广德长公主假衰绖入哭尽礼[2]，如父母之丧。

辛巳，诏国事委齐王璟详决，惟军旅以闻。庚寅，唐主更名昪。

诏百官议二祚合享礼[3]。辛卯，宋齐丘等议以义祖居七室之东。唐主命居高祖于西室，太宗次之，义祖又次之，皆为不祧之主。群臣言："义祖诸侯，不宜与高祖、太宗同享，请于太庙正殿后别建庙祀之。"帝曰："吾自幼托身义祖[4]，向非义祖有功于吴，朕安能启此中兴之业？"群臣乃不敢言。

唐主欲祖吴王恪，或曰："恪诛死，不若祖郑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吴王孙祎有功，祎子岘为宰相[5]，遂祖吴王，云自岘五世自父荣。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历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为世，陛下生于文德[6]，已五十年矣。"遂从之。

4 卢损至福州，闽主称疾不见，命弟继恭主之。遣其礼部员外郎郑元弼奉继恭表随损入贡。闽主不礼于损，有士人林省邹私谓损曰："吾主不事其君，不爱其亲，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邻，不礼其宾，其能久乎？余将僧服而北逃，会相见于上国耳[7]。"

5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吴王恪为定宗孝静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庙号及谥。

【注释】

①钞:同"抄"。

②衰(cui 崔)绖入哭尽礼:衰绖,古代丧礼中五服之一,次于斩衰;尽礼,他本均作"尽哀"。

③二祚:指徐、李二姓的祖先。

④自幼托身义祖:南唐始祖徐知诰,本姓李,幼孤,被行密军队俘获并收为养子,旋即赐徐温为子,徐温为他取名知诰。事见第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宁二年(公元895年)。

⑤岘:李岘,唐玄宗时信安王李祎之子,唐肃宗时曾任宰相。

⑥文德:唐僖宗末年的年号,起公元888年,仅使用一年;徐知诰生于公元888年,至此年公元939年,共五十一年,故称"已五十年矣"。

⑦上国:当时边隅地区的居民对中原的称呼。

【译文】

后晋纪三　起己亥(公元939年),止辛丑(公元941年),共三年。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己亥,公元939年)

1 春、正月,初九,任命澶州防御使太原张从恩为枢密副使。

2 朔方节度使张希崇去世,北方羌胡入侵抢劫,无所顾忌。十二日,任命义成节度使冯晖为朔方节度使。党项族的酋长拓跋彦超势力最强大,冯晖到达朔方,拓跋彦超前来祝贺,冯晖好好地款待他,乘机为他在城中修造宅第,给他很多的服饰玩器,把他留在朔方城中不送他回去,朔方地区内于是安定下来。

3 唐国群臣江王徐知证等不断上表唐主请求恢复姓李,建立唐国的宗庙,二十三日,唐主同意了这一请求。群臣又请求加上帝王的尊号,唐主说:"帝王的尊号是一种虚美,而且也不合古制。"结果没有接受。以后他的子孙都效法他的做法,不接受尊号,又不任用外戚来辅佐朝政,宦官不能干预朝政,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所比不上

的。

二月，初三，把太祖徐温的庙号改为义祖。初七，唐主为李氏已故父母举行哀悼，自己和皇后一起穿上斩衰丧服住进灵堂，像父母刚刚去世发丧的礼节，早晚祭灵共五十四天。江王徐知证、饶王徐知谔也请求穿斩衰孝服；唐主不同意。李建勋的妻子广德长公主假借衰绖孝服进灵堂哭丧，充分表达了哀思，就像哭自己的父母去世一样。

初九，唐主下诏将国事委任齐王李璟具体处理，只有军事上的事情才上报给唐主听。十八日，唐主改名为昪。

下诏书让百官一起讨论徐、李二姓祖先同享祭祀的礼仪。十九日，宋齐丘等人商议说要让义祖徐温的牌位供奉在第七室的东侧。唐主命令将唐高祖李渊供奉在西室，唐太宗李世民居其次，义祖徐温又在太宗之下，都看作为肇始之王。群臣说："义祖是大唐的诸侯，不应该和唐高祖、唐太宗一起同享祭祀，请求在太庙正殿后面另外建造庙宇来祭祀。"唐主说："我从小托身于义祖，当初要不是义祖有功于吴国，我哪能开辟这番中兴大业？"群臣便不敢再多说了。

唐主想以吴王李恪为祖先，有人说："李恪是被处决的，不如以郑王李元懿为祖先。"唐主命令有关官员考证吴王和郑王的后代，因为吴王李恪的孙子李祎于国有功，李祎的儿子李峴曾任唐肃宗的宰相，于是便以吴王李恪为祖先，说从李峴以后五代至于唐主的父亲李荣。这五代人的姓名全都是有关官吏杜撰出来的。唐主又认为从唐初到现在经历了十九个皇帝、三百年，怀疑十世太少。有关官员说："三十年为一世，陛下您文德年间出生，到现在已有五十年了。"于是便接受了这套编撰。

4 卢损抵达福州，闽王说是生病不肯相见，命令自己的弟弟王继恭主持接待。派遣自己朝中的礼部员外郎郑元弼带着王继恭的表章去晋朝朝贡。闽王对卢损不礼貌，闽中有位叫林省邻的士人私下

对卢损说："我们闽主不侍奉自己的君主，不亲近自己的亲戚，不体恤自己的百姓，不恭敬本地的神祇，与自己的邻国不和睦，对来朝的贵宾不以礼相待，这样还能长久吗？我准备穿上僧人服装逃往北方，我们会在中原相见的。"

5 三月，初八，唐主追尊吴王李恪为定宗孝静皇帝，从自己的曾祖父以下的祖先都追尊了庙号和谥号。

6 己未，诏归德节度使刘知远、忠武节度使杜重威并加同平章事。知远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于外戚，无大功，耻与之同制，制下数日，杜门四表辞不受。帝怒，谓赵莹曰："重威朕之妹夫，知远虽有功，何得坚拒制命！可落军权，令归私第。"莹拜请曰："陛下昔在晋阳，兵不过五千，为唐兵十余万所攻[1]，危于朝露，非知远心如铁石，岂能成大业！奈何以小过弃之！窃恐此语外闻，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学士和凝诣知远第谕旨，知远惶恐，起受命。

7 灵州戍将王彦忠据怀远城叛[2]，上遣供奉官齐延祚往招谕之；彦忠降，延祚杀之。上怒曰："朕践阼以来，未尝失信于人，彦忠已输仗出迎，延祚何得擅杀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议者犹以为延祚不应免死。

8 辛酉，册回鹘可汗仁美为奉化可汗。

9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证等请亦姓李，不许。

10 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11 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天子多与崇政、枢密使议[3]，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讲典故，治文事而已。帝惩唐明宗之世安重诲专横，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维翰兼枢密使。及刘处让为枢密使[4]，奏对多不称旨，会处让遭母丧，甲申，废枢密院，以印付中书，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直学士、仓部郎中司徒诩、工部郎中颜衎并罢守本官。然勋臣近习不知大体，习于故事，每欲复之。

12 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两京者皆贫悴，复以李专美为赞善大夫，丙戌，以韩昭胤为兵部尚书，马胤孙为太子宾客，房暠为左骁卫大将军，并致仕。

13 闽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户部尚书延望才名，巫者林兴与延武有怨，托鬼神语云："延武、延望将为变。"闽主不复诘，使兴帅壮士就第杀之，并其五子。

闽主用陈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5]，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祀，求神丹。政无大小，皆林兴传宝皇命决之。

14 戊申，加楚王希范天策上将军，赐印，听开府置官属。

15 辛亥，唐徙吉王景遂为寿王，立寿阳公景达为宣城王。

16 乙卯，唐镇海节度使兼中书令梁怀王徐知鄂卒。

17 唐人迁让皇之族于泰州[6]，号永宁宫，防卫甚严。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扬琪称疾[7]，罢归永宁宫。乙丑，以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璇为康化节度使；璇固辞，请终丧，从之。

18 唐主将立齐王璟为太子，固辞；乃以为诸道兵马大元

帅、判六军诸卫、守大尉、录尚书事、昇、扬二州牧[8]。

19 闽判六军诸卫建王继严得士心，闽主忌之，六月，罢其兵柄，更名继裕；以弟继镕判六军[9]，去"诸卫"字。

林光诈觉，流泉洲。望气者言宫中有灾，乙未，闽主徙居长春宫。

20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注释】

①为唐兵十余万所攻：后晋高祖为南唐兵围攻，事见上卷上年(公元938年)。

②怀远城：似指灵州怀远郡治，治所在今宁夏银川东黄河西岸。

③崇政、枢密使：崇政使职同枢密使，后梁置崇政使，故与崇政使议军国大政；后唐置枢密使，故多与枢密使议军国大政。

④刘处让：后晋刘处让夺桑维翰枢密使之职，事见上卷上年(公元938年)。

⑤三清殿：指上清殿、玉清殿、太清殿；首家以上清、玉清、太清为三清。

⑥泰州：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改扬州海陵县置，治所在江苏泰州。

⑦康化：地名，南唐境内。胡三省注："康化军亦吴于统内所置节镇，或南唐置之，其地今无可考。"

⑧昇、扬二州：昇州，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始置，治所在今江苏南京；扬州，即今江苏扬州。南唐以昇州为西都、扬州为东都。

⑨镕：他本均作"镛"。

【译文】

6 十七日，皇帝下诏书归德节度使刘知远、忠武节度使杜重威两人一起加封同平章事之官。刘知远自认为有辅佐晋室的大功，重威以外戚起家，没有重大功勋。把与杜重威同受制命看成是一种耻辱，制令下达已好几天，刘知远仍然闭门不出，四次上表推辞不肯

接受。皇帝发怒了，对赵莹说："杜重威是我的妹夫，刘知远虽然有功勋，怎能坚决拒绝制命！可以削除他的军权，让他回自己府第去。"赵莹下拜请求说："陛下您当初在晋阳的时候，手下的士兵才五千人，被十多万唐军所围攻，危在旦夕，要不是刘知远心如铁石一样坚定，怎能成就帝业！怎么能因为他有点小过错就抛弃他呢！我私下担心这些话被外人听见，人们会认为那可不是表现皇上宽宏大量的言辞。"皇帝心情这才宽缓，命令端明殿学士和凝到刘知远府宅去说明旨意，刘知远心中惊恐，起来接受制令。

7 灵州守将王彦忠占据怀远城叛变，皇帝派供奉官齐延祚去晓谕招安；王彦忠投降了，齐延祚将他杀死。皇帝发怒说："我登上皇位以来，不曾失信于人，王彦忠已缴械出来迎接你，你齐延祚怎么能擅自把他杀了！"削除齐延祚的官籍，重杖责打后发配边疆流放。议论的人还是认为齐延祚不应免除死罪。

8 十九日，册封回鹘可汗仁美为奉化可汗。

9 夏，四月，唐国江王徐知证等请求也随唐主姓李，唐主不允许。

10 初十，唐主在南郊祭祀；十二日，实行大赦。

11 自从梁太祖以来，军国大政的事，皇帝多数时候都同崇政使、枢密使商议，宰相只是接受成命，颁行制敕，讲求典故，治理文事而已。皇帝鉴于唐明宗朝安重诲专权横行无忌的教训，所以在刚即位的时候，只令桑维翰兼任枢密使之职。等到刘处让任枢密使，奏议商对多不称皇帝心意，正巧碰上刘处让的母亲去世，十三日，下令废除枢密院，将院印交给中书省，枢密院的事务委托宰相分别裁判，任命枢密副使张从恩为宣徽使，直学士、仓部郎中司徒诩、工部郎中颜衍一起罢守本官。然而有功的大臣和皇帝身边的近侍们不明白皇帝的深远用意，习惯旧的一套，每每要求恢复枢密院。

12 皇帝因为唐朝在东、西两京已经除名的大臣都贫病交加，又任命李专美为赞善大夫，十五日，任命韩昭胤为兵部尚书，马胤孙为太子宾客，房暠为右骁卫大将军，并同时退休。

13 闽主忌妒其叔父前建州刺史王延武、户部尚书王延望的才干和名望，巫师林兴与王延武之间有怨恨，假托鬼神的话说："王延武、王延望将要发动叛变。"闽主不再诘问，就让林兴率领强壮士兵到王延武、王延望家中去把他们杀了，连同他们五个儿子也杀了。

闽主采纳了陈守元的建议，在禁宫中作三清殿，用数千斤黄金铸造宝皇大帝、天尊和老君像，日夜奏乐，焚香祈祷，寻求神丹。政事不论不小，全都由林兴假传宝皇大帝的命令来决定。

14 初七，加封楚王马希范为天策上将军，赐给他官印，听任他开府置官属。

15 初十，唐国调徙吉王李景遂为寿王，册立寿阳公李景达为宣城王。

16 十四日，唐国镇海节度使兼中书令梁怀王徐知谔去世。

17 唐国人将吴国让皇杨溥的族人迁到泰州，号称为永宁宫，防守非常严密。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珙推说有病，罢官回到永宁宫。二十四日，任命平卢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琏为康化节度使；杨琏坚决推辞，请求服完让皇的丧期方上任，唐主准许了。

18 唐主准备立齐王李璟为皇太子，李璟坚决推辞，于是任命李璟为诸道兵马大元帅，判六军诸卫、守太尉、录尚书事、昇、扬二州牧。

19 闽国判六军诸卫建王王继严因得将士之心，被闽主忌恨，六月，解除了王继严的兵权，把他的名字改为继裕；任用自己的弟弟王继鏞判六军，去掉了官名中"诸卫"两个字。

林兴诈骗之术被发觉，被流放到泉州。望气的人说闽国宫中将有灾异发生，二十五日，闽主迁居长春宫。

20 秋，七月，初一，日食。

21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出于行武，性粗率，恃勇骄暴，每谓人曰："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数十尺，尝挟弓矢谓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龙者[1]，必有天命。"一发中之，以是益自负。

帝之遣重荣代祕琼也[2]，戒之曰："琼不受代，当别除汝一镇，勿以力取，恐为患滋深。"重荣由是以帝为怯，谓人曰："秘琼匹夫耳，天子尚畏之，况我以将相之重，士马之众乎！"每所奏请多逾分，为执政所可否，意愤愤不快，乃聚亡命，市战马，有飞扬之志。帝知之，义武节度使皇甫遇与重荣姻家，甲辰，徙遇为昭义节度使。

22 乙巳，闽北宫火，焚宫殿殆尽。

23 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编敕，行之。

24 丙辰，敕："先令天下公私铸钱[3]，今私钱多用铅锡，小弱缺薄，宜皆禁之，专令官司自铸。"

25 西京留守杨光远疏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桑维翰迁除不公及营邸肆于两都，与民争利；帝不得已，闰月，壬申，出维翰为彰德节度使兼侍中。

26 初，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子威，避王都之难[4]，亡在契丹，至是，义武缺帅，契丹主遣使来言，"请使威袭父土地，如我朝之法。"帝辞以"中国之法必自刺史、团练、防御序迁乃至节度使，请遣威至此，渐加进用。"契丹主怒，复遣使来言曰："尔自节度使为天子，亦有阶级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赂契丹，且请以处直兄孙彰德节度使廷胤为义武节度使以厌其意，契丹怒稍解。

27初，闽惠宗以太祖元从为拱宸、控鹤都[5]，及康宗立，更募壮士二千为腹心，号宸卫都，禄赐皆厚于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将作乱，闽主欲分隶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闽主好为长夜之饮，强群臣酒，醉则令左右伺其过失；从第继隆醉失礼，斩之。屡以猜怒诛宗室，叔父左仆射、同平章事延羲阳为狂愚以避祸[6]，闽主赐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寻复召还，幽于私第。

闽主数侮拱宸、控鹤军使永泰朱文进、光山连重遇，二人怨之。会北宫火，求贼不获；闽主命重遇将内外营兵扫除余烬，日役万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纵火之谋，欲诛之；内学士陈郯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帅二都兵焚长春宫以攻闽主，使人迎延羲于瓦砾中，呼万岁；复召外营兵共攻闽主；独宸卫都拒战，闽主乃与李后如宸卫都。比明，乱兵焚宸卫都，宸卫都战败，余众千余人奉闽主及李后出北关，至梧桐岭，众稍逃散。延羲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继业将兵追之，及于村舍；闽主素善射，引弓杀数人。俄而追兵云集，闽主知不免，投弓谓继业曰："卿臣节安在！"继业曰："君无君德，臣安有臣节！新君，叔父也，旧君，昆弟也，孰亲孰疏？"闽主不复言。继郯与之俱还，至陀庄，饮以酒，醉而缢之，并李后及诸子、王继恭皆死。宸卫余众奔吴越。

延羲自称威武节度使、闽国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系囚，颁赉中外。以宸卫弑闽主赴于邻国；谥闽主曰圣神英睿文明广武应道大弘孝皇帝，庙号康宗。遣商人间道奉

表称藩于晋；然其在国，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连重遇之攻康宗也，陈守元在宫中，易服将逃，兵人杀之。重遇执蔡守蒙，数以卖官之罪而斩之⑦。闽主曦既立，遣使诛林兴于泉州⑧。

【注释】

①龙：他本"龙"下均有"首"字。

②秘琼：后晋以秘琼为齐州防御史，事见上卷二年（公元937年）。

③公私铸钱：后晋敕令听任公私铸钱，事见上卷上年（公元938年）。

④王都之难：指晋王囚禁王处直之事，见二百七十一卷后梁均王龙德元年（公元921年）。

⑤太祖：闽主王审知的庙号。拱宸、控鹤二都，均为闽王身边近卫军名称。

⑥阳：同"佯"。

⑦卖官之罪：指蔡守蒙任吏部侍郎、判三官时，授官只以财货多少为差；事见上卷二年（公元938年）。

⑧诛林兴：蜀本作"追林兴"；林兴于此年六月被流放泉州。

【译文】

21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行伍出身，性情粗暴直率，仗着自己勇武骄横暴虐，总是对人说："如今天下的皇帝，兵强马壮就可以当。"他的节度使官衙里有一根好几十尺高的旗竿，安重荣曾带着弓箭对身边人说："我能射中竿上的龙头，一定是有天子之命。"一箭射出去正中龙头，因此更加自负了。

皇帝派安重荣去接替秘琼的职务，告戒安重荣说："如果秘琼不肯接受你代替他，我自当会另给你安排一镇为节度使的，你一定不要以武力去夺取秘琼之职，这样恐怕会造成更大的后患。"安重荣因此以为皇帝胆小怕事，对人说："秘琼一介匹夫，天子还怕他，

何况是我这位以将相重职,率领众多兵马的人呢!"每次上朝奏请往往超越本分,被主管官僚加以评判后,就心中愤愤不平,招集亡命之徒,买了战马,有飞扬跋扈的意图。皇帝得知义武节度使皇甫遇与安重荣有儿女姻亲关系,初五,调迁皇甫遇为昭义节度使。

22 初六,闽国禁中北宫发生火灾,把宫殿差不多烧光了。

23 初九,薛融等人奏上他们所编定的敕制,颁行于世。

24 十七日,皇帝颁敕令说:"早先命令天下公家和私人都可铸钱,现在私人铸钱多采用铅锡做材料,钱小弱缺薄,应全都禁止铸造,专门由公家加以铸造。"

25 西京长安留守杨光远上疏说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桑维翰升降官吏不公平并在东、西两京造府邸店肆,和百姓争夺利润;皇帝没有办法,闰七月,初三,把桑维翰外调任彰德节度使兼侍中。

26 当初,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儿子王威,因逃避王都之难,流亡到了契丹,到此时,义武镇缺节度使,契丹主派遣使者来说:"请让王威继承他父亲的领地,如我们契丹的法律规定的那样。"皇帝推辞说:"中原的办法一定要从刺史、团练、防御依次升迁才到节度使的,请把王威送回中原,逐步加以晋升录用。"契丹主发怒,又派使者来送信说:"你从节度使升到天子之位,也是经过一阶一级上来的吗!"皇帝恐怕事情越扯越远,就多予契丹贿赂,并且请任用王处直哥哥的孙子彰德节度使王廷胤来担任义武节度使以满足契丹的愿望。契丹主的愤怒才渐渐缓解。

27 当初,闽国惠宗把太祖原先的近卫侍从编为拱宸、控鹤二都,等到康宗即位,又另外招募了三千多名壮士为腹心之人,名叫宸卫都,俸禄和赏赐都比拱宸、控鹤二都丰厚;有人说二都心中怨恨,将要发动叛乱,闽主想将二都分开隶属于漳州和泉州,二都更加愤怒。闽主喜欢整夜饮酒作乐,强迫群臣饮酒,酒醉时就命令耳边人找醉者的过失;闽主的堂弟王继隆酒醉失礼,闽主将他杀了。多次因为猜疑发怒诛杀皇室亲族,闽主的叔父左仆射、同平章事王延羲

假装发疯发呆以逃避灾祸，闽主赐给他道士服装，把他安置到武夷山中；不久又召回，幽禁在家中。

闽主多次侮辱拱宸、控鹤二都的军使永泰人朱文进、光山人连重遇，二人心怀怨恨。正碰上闽国禁中北宫失火，搜寻纵火犯没能抓到；闽王命令连重遇率内外营士兵扫除大火的余烬，每天役使上万人，士兵们对此深以为苦。闽主又怀疑连重遇知道北宫纵火的事，想把连重遇杀了；内学士陈郯暗中把这些告诉了连重遇。十二日夜晚，连重遇进宫值班，率领二都士兵焚烧了长春宫来进攻闽主，派人在瓦砾中接来王继羲，对王继羲喊万岁；又召来外营兵一起进攻闽主；只有闽主身边的宸卫都在为闽主抵抗，闽主就和他的李皇后一起到宸卫都去。等到天亮，乱兵放火烧宸卫都居地，宸卫都被打败，余众一千多人簇拥着闽主和李皇后从北关出去，抵达梧桐岭，人众渐渐逃散了。王延羲派自己的侄儿前汀州刺史王继业率兵追击闽主，赶到了一个村民的屋子里，闽主一向很会射箭，拉弓杀死了好几人。不久追兵团团围住了房屋，闽主心中明白难以逃脱，扔下弓箭对王继业说："你做人臣的名节哪里去了！"王继业说："你这位国君都没有君德，我这位大臣还有什么臣节！我们的新国君是我的叔父，旧国君是我的兄弟，哪个亲哪个疏？"闽主不再讲话。王继业和闽主一同回宫，走到陀庄，给闽主酒喝，在他喝醉后把他勒死了，同时李皇后及其几个儿子、王继恭都被处死。宸卫都的余部逃奔去了吴越国。

王延羲自称为威武节度使、闽国王，改名为曦，改年号为永隆，赦免了关押的囚犯，颁奖赏赐内外官吏。宣称宸卫都弑杀闽主投奔了邻国；给闽主加谥号为圣神英睿文明广武应道大弘孝皇帝，庙号为康宗。派遣商人抄近路奉表对晋朝称藩国；但在自己国内，设置文武百官都和天子的制度相同。任命已退休的前太子太傅李真为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连重遇进攻康宗的时候，陈守元在宫中，换了衣服正准备逃

跑，士兵把他杀了。连重遇抓住了蔡守蒙，历数他卖官鬻爵之罪把他杀了。闽王王曦已即位，派使臣赶到泉州将林兴杀了。

28 河决薄州[1]。

29 八月，辛丑，以冯道守司徒兼侍中。壬寅，诏中书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无巨细，悉委于道。帝尝访以军谋，对曰："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谨守历代成规而已。"帝以为然。道尝称疾求退，帝使郑王重贵诣第省之，曰："来日不出，朕当亲往。"道乃出视事。当时宠遇，群臣无与为比。

30 己酉，以吴越王元瓘为天下兵马元帅。

31 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蒋、锦州蛮万余人寇辰、澧州[2]，焚掠镇戍，遣使乞师于蜀；蜀主以道远，不许。九月，辛未，楚王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勍、决胜指挥使廖匡齐帅衡山兵五千讨之。

32 癸未，以唐许王从益为郇国公，奉唐祀。从益尚幼，李后养从益于宫中[3]，奉王淑妃如事母。

33 冬，十月，庚戌，闽康宗所遣使者郑元弼至大梁。康宗遗执政书曰："闽国一从兴运，久历年华，见北辰之帝座频移，致东海之风帆多阻。"又求用敌国礼致书往来。帝怒其不逊，壬子，诏却其贡物及福、建诸州纲运，并令元弼及进奏官林恩部送速归。兵部员外郎李知损上言："王昶僭慢，宜执留使者，籍没其货。"乃下元弼、恩狱。

34 吴越恭穆夫人马氏卒。夫人，雄武节度使绰之女也[4]。初，武肃王镠禁中外畜声伎[5]，文穆王元瓘年三十余无子，夫人为之请于镠，镠喜曰："吾家祭祀，汝实主之。"乃听元瓘纳妾，鹿氏，生弘傳、弘倧；许氏，生弘佐；吴氏，生弘俶；众妾生弘倕、弘亿[6]、弘偓、弘仰、弘信；夫人抚视慈爱如一。常置银鹿于帐前，坐诸儿于上而弄之。

35 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遥折来使，遂如吴越。

36 楚王希范始开天策府，置护军中尉，领军司马等官[7]，以诸弟及将校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

刘勍等进攻溪州，彭士愁兵败，弃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绝，勍为梯栈上围之。廖匡齐战死，楚王希范遣吊其母，其母不哭，谓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饱之赐，举族效死，未足以报，况一子乎！愿王无以为念。"王以其母为贤，厚恤其家。

37 十二月，丙戌[8]，禁创造佛寺。

38 闽王作新宫，徙居之。

39 是岁，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裔言于汉主曰："自马后崩，未尝通使于楚，亲邻旧好，不可忘也。"因荐谏议大夫李纾可以将命，汉主从之；楚亦遣使报聘。光裔相汉二十余年，府库充实，边境无虞。及卒，汉主复以其子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损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注释】

①薄州:当作"博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

②黔南巡内:黔南,指黔南节度使;巡内,指在黔南节度使的巡属范围之内。下文"将"当作"奖",指唐末"奖州",治所在今湖南鹤庆。

③李后:后晋李皇后是后唐明宗曹皇后生女;王淑妃是后唐明宗的次妃。

④绰:马绰,余杭人,小时与钱镠一同侍奉董昌,钱镠为钱元瓘取马绰之女为妻。

⑤畜:同"蓄"。

⑥弘亿:他本"亿"下均有"弘仪"二字。

⑦中尉:他本均作"都尉"。

⑧丙戌:依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后晋天福四年十二月无此日,疑误。

【译文】

28 黄河在博州决口。

29 八月,初三,任命冯道行使司徒兼侍中职权。初四,皇帝下诏书:中书的知印只委予上相,因此事情不论大小,全都交给冯道办理。皇帝曾去向冯道征询军事策略,冯道说:"征伐这类军国大事,全在于皇上您自己个人决断。小臣我一介书生,只知道谨守历代的成规而已。"皇帝赞同他的意见。冯道曾声称有病请求退职,皇帝派郑王石重贵到冯家府上去探问,说:"明天还不肯出门,我将亲自前往。"冯道只好出来处理政事。当时冯道受到的恩宠和待遇,群臣中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30 十一日,任命吴越王钱元瓘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31 黔南节度使属内的溪州刺史彭士愁引来奖州、锦州蛮族一万多人侵犯辰州和澧州,焚烧抢劫边镇,边镇向蜀国请求派兵增援;蜀主因为道路遥远,不答应。九月,初三,楚王马希范命令左静江指挥使刘劭、决胜指挥使廖匡齐率领衡山兵五千人前往讨伐。

32 十五日,册封后唐许王李从益为郇国公,以承奉后唐的祭祀。李从益年龄还很小,李皇后把他养在宫中,他侍奉后王淑妃像侍奉

自己的母亲一样。

33 冬，十月，十三日，闽国康宗派遣的使者郑元弼抵达大梁。康宗写给晋朝执政官吏的信中说："闽国自从它兴起以来，已经历了很长时间，但却看到北方不断易主，以致东海上贡的帆船一再受阻。"又请求用对等国家的礼节通信往来。皇帝为这些不逊的言辞发怒了，十五日，下诏拒绝闽国的贡物以及福州、建州等处运送的物资，并且令郑元弼和进奏官林恩安排马上送回。兵部员外郎李知损上书说："王昶僭越傲慢，宜扣留闽国使臣，将他们的货物没收充公。"皇帝就将郑元弼、林恩二人投进了监狱。

34 吴越王的恭穆夫人马氏去世。马夫人是雄武节度使马绰的女儿。当初，吴越武肃王钱镠禁止朝廷内外蓄声妓，文穆王钱元瓘年纪三十多岁仍没有儿子，马夫人替丈夫向钱镠请求让钱元瓘蓄妓，钱镠听了很高兴，说："我家的香火不断，实际是由你做主。"于是准许钱元瓘随意纳妾，鹿氏生下弘傳、弘倧；许氏生下弘佐；吴氏生下弘俶；其他众妾生下弘倶、弘亿、弘仪、弘偓、弘仰、弘信；马夫人抚养他们一视同仁。常常在帐前安放银鹿，把小孩子们抱来坐在上面，自己在一边逗他们玩。

35 十一月，二十一日，契丹派遣使臣遥折来晋朝，于是又到了吴越。

36 楚王马希范开始设置天策将军府，在府中设置了护军都尉、领军司马等官，任用天策将军的各位兄弟及将校等人来担任。又任用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图、徐仲雅等十八人为学士。

刘勍等人进攻溪州，彭士愁的军队被打败，抛下溪州逃进山寨自保；山寨的四周都是悬崖绝壁，刘勍制造云梯栈道上去围攻。廖匡齐战斗中死去，楚王马希范派人去慰问廖匡齐的母亲，廖匡齐的母亲没有哭泣，对使者说："廖氏一族三百多口人受王赐予温饱，就是一族人都为大王您献出生命，也不足以报答您的恩赐，何况只是献出了一位儿子呢！希望大王不要把此放在心上。"楚王认为廖母

贤德，丰厚地抚恤了他家。

37 十二月，丙戌日，禁止建造佛寺。

38 闽王建造了新宫殿，搬进新宫居住。

39 这一年，汉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裔对汉主说："从马皇后去世以来，我国不曾和楚国互通使者，亲戚邻国之间原来的友好关系，可不能忘记了。"乘机推荐谏议大夫李纾，说他可以承担这一使命，汉主同意了；楚国也派遣使臣来答谢。赵光裔担任汉国宰相二十多年，汉国国库充实，边疆没有忧患。等到赵光裔去世，汉主又任命他的儿子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赵损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　年

1 春，正月，帝引见闽使郑元弼等。元弼曰："王昶蛮夷之君，不知礼义，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臣将命无状。愿伏铁锧以赎昶罪[1]。"帝怜之，辛未，诏释元弼等。

2 楚刘勍等因大风，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帅麾下逃入奖、锦深山，乙未，遣其子师邕帅诸酋长纳溪、锦、奖三州印，请降于楚。

3 二月，庚戌，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彦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与义。昔契丹以义救我，我今以信报之；闻其征求不已，公能屈节奉之，深称朕意。"对曰："陛下以苍生之故，犹卑辞厚币以事之，臣何屈节之有。"上悦。

4 刘勍引兵还长沙。楚王希范徙溪州于便地，表彭士愁为溪州刺史，以刘勍为锦州刺史；自是群蛮皆服于楚。希

范自谓伏波之后[2]，以铜五十斤铸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铭誓状于上，立之溪州。

5 唐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琏谒平陵还，一夕，大醉，卒于舟中，追封谥曰弘农靖王。

6 闽王曦既立，骄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寻旧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数以书谏之，曦怒，复书骂之；遣亲吏业翘监建州军，教练使杜汉崇监南镇军，二人争捃延政阴事告于曦[3]，由是兄弟积相猜恨。一日，翘与延政议事不叶，翘诃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斩翘；翘奔南镇，延政发兵就攻之，败其戍兵。翘、汉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溃。

二月，曦遣统军使潘师逵、吴行真将兵四万击延政。师逵军于建州城西，行真军于城南，皆阻水置营，焚城外庐舍。延政求救于吴越，壬戌，吴越王元瓘遣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诠、内都监使薛万忠将兵四万救之；丞相林鼎谏，不听。三月，戊辰，师逵分兵三千，遣都军使蔡弘裔将之出战，延政遣其将林汉彻等败之于茶山[4]，斩首千余级。

7 安彦威、王建立皆请致仕；不许。辛未，以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刘知远为邺都留守，徙彦威为归德节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为昭义节度使，进爵韩王；以建立辽州人，割辽、沁二州隶昭义。徙建雄节度使李德珙为北都留守。

8 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安从进恃其险固，阴蓄异谋，擅邀取湖南贡物，招纳亡命，增广甲卒；元随都押牙王

令谦、押牙潘知麟谏，皆杀之。及王建立徙潞州，帝使问之曰："朕虚青州以待卿，卿有意则降制"从进对曰："若移青州置汉南，臣即赴镇。"帝不之责。

9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余人，夜涉水，潜入潘师逵垒，因风纵火，城上鼓噪以应之，战棹都头建安陈诲杀师逵，其众皆溃。戊寅，引兵欲攻吴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将士弃营走，死者万人。延政乘胜取永平、顺昌二城[5]。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10 夏，四月，蜀太保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季良请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户部，昭裔判盐铁，业判度支。

【注释】

①钺(fu 夫，又读 fu 府)锧：古代腰斩人的用具。钺，通"斧"；锧，垫在下面的砧板。

②伏波：即东汉初将领马援(公元前 11 年～公元 49 年)。他在建武十七年(公元 41 年)任伏波将军，后来便用"伏波"来代指马援。

③捃(jun 郡)：摘取、收集。

④茶山：地名，亦名凤凰山。在今福建建瓯县东。

⑤永平、顺昌二城：地名。永平城，即今福建南平市。顺昌城：即今福建顺昌。

【译文】

五年(庚子，公元 940 年)

1 春，正月，皇帝引见闽国的使者郑元弼等人。郑元弼说："王昶只是一个蛮夷国的君主，不懂得礼仪，陛下得到他赞美的语言不值

得高兴，得到他贬低的恶语不值得生气。臣奉命前来，举止若有不当，情愿被处死，以赎王昶的罪过。”皇帝听了，很同情他。初五，下诏令释放郑元弼等人。

2 楚国刘勍等人乘刮大风之机，用火箭焚烧彭士愁的营寨并向他进攻，彭士愁率领部下逃进奖州、锦州一带的深山里。二十九日，派他的儿子彭师嵩率领各酋长交出溪州、锦州、奖州三个州的大印，向楚国请求投降。

3 二月，十四日，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彦威入朝，皇上说：“我所看重的是信和义。过去契丹人以义救我，现在我用信来报答他们。他们不停地索取贪求，您能委屈自己，侍奉他们，这很符合我的意思。”安彦威回答说：“陛下为了天下苍生的缘故，还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来事奉契丹，臣又算得上什么委屈呢！”皇上听了很高兴。

4 刘勍带兵返回长沙。楚王马希范把溪州州治迁移到便于控制的地方，上表让彭士愁为溪州刺史，任命刘勍为锦州刺史。从此以后，各部落蛮族都臣服于楚国。马希范自称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用五千斤铜铸造一根柱子，高一丈二尺，埋在地中六尺深，在铜柱上刻着誓词，竖立在溪州。

5 唐国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璆拜谒平陵回来，一天晚上，喝得大醉，死在船上，追封谥号为弘农靖王。

6 闽王王曦即位后，骄奢淫逸，苛刻暴虐，猜忌宗族，经常追究旧仇。他的弟弟建州刺史王延政多次写书信劝谏他，王曦很生气，回信责骂王延政；并派遣他的亲信官吏业翘去监视建州军，派教练使杜汉崇去监视南镇军。这两人争相收集王延政的阴私之事报告给王曦，因此兄弟二人相互猜疑忌恨。有一天，业翘与王延政商议事情，意见不一，业翘呵斥他说：“你想造反吗！”王延政很生气，想杀了业翘；业翘逃往南镇，王延政调发部队去攻打他，打败了南镇的守兵。业翘、杜汉崇逃往福州，西部边境的守兵都溃散了。

二月，王曦派遣统军使潘师逵、吴行真率领部队四万人攻打王延政。潘师逵把军队驻扎在建州城西，吴行真把军队驻扎在城南，都隔着水而扎营，并焚烧了城外的房舍。

王延政向吴越求救。二十六日，吴越王钱元瓘派遣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诠、内都监使薛万忠率领部队四万人去救援；丞相林鼎劝阻，不听。三月，初二，潘师逵分兵三千，派遣都军使蔡弘裔率领他们出战，王延政派遣他的部将林汉彻等人在茶山把他们打败，杀死一千多人。

7 安彦威、王建立都请求退休；皇帝不准。初五，任命归德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刘知远为鄴都留守，调迁安彦威为归德节度使，加官兼任侍中。初七，调迁王建立为昭义节度使，进爵位为韩王；因王建立是辽州人，所以划割辽州、沁州两个州隶属于昭义节度。调迁建雄节度使李德琉为北都留守。

8 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安从进依仗他所镇守的襄阳地势险要坚固，暗中怀着反叛的谋划，擅自拦截夺取湖南所进贡的物品，又招收亡命之徒，增加扩充兵力；元随都押牙王令谦、押牙潘知麟劝谏他，都被他杀了。等到王建立迁往潞州，皇帝派人问他说："朕把青州主帅的位置空着等你来，你如果有意去，我马上降旨任命。"安从进回答说："如果把青州迁移设置在汉水南边，臣马上上任。"皇帝也不责备他。

9 十一日，王延政招募敢死队一千多人，乘着夜间涉过河水，潜入潘师逵的营垒，借着风势放火，又在城上击鼓呼喊以接应，战棹都头建安人陈诲杀了潘师逵，他的部众都溃散了。十二日，又带兵想要攻打吴行真的营寨，建州兵马还没有渡过河水，吴行真及其将士放弃营寨而逃走，死了一万人。王延政乘胜夺取了永平城和顺昌城。从此，建州的军队开始强盛。

10 夏，四月，蜀国太保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季良请求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分别掌管三司，初

八，蜀主命赵季良掌管户部，毋昭裔掌管盐铁，张业掌管度支。

11 庚戌，以前横海节度使马全节为安远节度使。

12 甲子，吴越孝献世子弘傅卒[1]。

13 吴越仰仁诠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败去，奉牛酒犒之，请班师；仁诠等不从，营于城之西北。延政惧，复遣使乞师于闽王。闽王以泉州刺史王继业为行营都统，将兵二万救之；且移书责吴越，遣轻兵绝吴越粮道。会久雨，吴越食尽，五月，延政遣兵出击，大破之，俘斩以万计。癸未，仁诠等夜遁。

14 胡汉筠既违诏命不诣阙，又闻贾仁沼二子欲诉诸朝；及除马全节镇安州代李金全，汉筠给金全曰："进奏吏遣人倍道来言，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贾仁沼死状，以为必有异图。"金全大惧。汉筠因说金全拒命，自归于唐；金全从之。

丙戌，帝闻金全叛，命马全节以汴、洛、汝、郑、单、宋、陈、蔡、曹、濮、申、唐之兵讨之，以保大节度使安审晖为之副。审晖，审琦之兄也。

李金全遣推官张纬奉表请降于唐，唐王遣鄂州屯营使李承裕、段处恭将兵三千逆之。

15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闽，和闽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将及女奴持誓书及香炉至福州，与曦盟于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犹如故。

16 癸卯,唐李承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将麾下数百人诣唐军,妓妾资财皆为承裕所夺,承裕入据安州。甲辰,马全节自应山进军大化镇[2],与承裕战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节入安州。丙午,安审晖追败唐兵于黄花谷,段处恭战死。丁未,审晖又败唐兵于云梦泽中,虏承裕及其众。唐将张建崇据云梦桥拒战,审晖乃还。马全节斩承裕及其众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监军杜光业等五百七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赐马及器服而归之。

初,卢文进之奔吴也,唐主命祖全恩将兵逆之,戒无入安州城,陈于城外,俟文进出,殿之以归,无得剽掠,及李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贪剽掠,与晋兵战而败,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杜光业等至唐,唐主以其违命而败,不受,复送于淮北,遗帝书曰:"迈校贪功,乘便据垒。"又曰:"军法朝章,彼此不可。"帝复遣之归,使者将自桐墟济淮[3],唐主遣战舰拒之,乃还。帝悉授唐诸将官,以其士卒为显义都,命旧将刘康领之。

臣光曰:"违命者将也,士卒从将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将以谢敌,吊士卒而抚之,斯可矣,何必弃民以资敌国乎!

17 唐主使宦者祭庐山,还,劳之曰:"卿此行甚精洁。"宦者曰:"臣自奉诏,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处市鱼为羹,某日市肉为胾[4],何为蔬食?"宦者惭服。仓吏岁终献羡余万余石,唐主曰:"出纳有数,苟非掊民刻军,安得羡余

邪!”

18 秋,七月,闽主曦城福州西郭以备建人。又度民为僧,民避重赋多为僧,凡度万一千人。

19 乙丑,帝赐郑元弼等帛,遣归。

20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马步副都指挥使桑千、威和指挥使王万金,成彦温不从而死,马步都指挥使庞守荣诮其愚,以徇金全之意。己巳,诏赠贾仁沼及桑千等官,遣使诛守荣于安州,李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

【注释】

①僔(zùn 尊上)。

②大化镇:地名。在今湖北应山。

③桐墟:地名。在今安徽宿县西南。

④胾(zì 字):大块的肉。

【译文】

11 十五日,任命前任横海节度使马全节为安远节度使。

12 二十九日,吴越国孝献世子钱弘僔去世。

13 吴越国仰仁诠等人的部队到达建州,王延政因为福州军队已经失败离去,就奉送牛肉酒食去犒赏吴越军队,并请求他们班师返回吴越。仰仁诠等人不同意,便在城的西北边扎营。王延政害怕了,又派遣使者向闽王请求援军。闽王任命泉州刺史王继业为行营都统,率兵二万人去救援;一面写信责备吴越,一面派遣轻兵去断绝吴越的粮道。正碰上长期下雨,吴越军队的粮食吃完了。五月,王延政派兵出击,大败吴越军队,被俘及杀死的数以万计。十八日,仰仁诠等人趁黑夜逃走。

14 胡汉筠既违抗诏令不入朝,又听说贾仁沼的两个儿子想要向

朝廷诉说其父被杀一事的真相;等到朝廷任命马全节镇守安州以代替李金全,胡汉筠就骗李金全说:"进奏吏派人兼程赶回来说,朝廷等您一接受替代命令,就马上追查贾仁沼是怎么死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反叛的意图。"李金全非常害怕。胡汉筠乘机劝说李金全抗拒朝廷的命令,自动归顺于唐;李金全同意了。

二十一日,皇帝听说李金全叛变,命令马全节统率汴、洛、汝、郑、单、宋、陈、蔡、曹、濮、申、唐等各州的兵马去讨伐他,任命保大节度使安审晖做马全节的副手。安审晖,是安审琦的哥哥。

李金全派推官张纬拿着表书请求投降于唐,唐主派鄂州屯营使李承裕、段处恭率领部队三千人去迎接他。

15 唐主派遣客省使尚全恭到闽国去,与闽王王曦及王延政议和。六月,王延政派遣牙将及女奴拿着誓书和香炉到福州,与王曦在宣陵结盟。然而兄弟俩相互猜忌怨恨仍然像以前一样。

16 初九,唐李承裕等人到达安州。这天晚上,李金全率领部下好几百人前往唐军驻地,妓妾资财都被李承裕所抢夺。李承裕进入并占领了安州。初十,马全节从应山进军到大化镇,与李承裕在城南交战,把他打得大败。李承裕掠夺安州后向南逃走,马全节进入安州。十二日,安审晖追赶唐军,在黄花谷打败他们,段处恭战死。十三日,安审晖又在云梦泽中打败唐军,俘虏李承裕和他的部众。唐将张建崇占据云梦桥抵抗,安审晖便带兵回去了。马全节在城下杀了李承裕及其部众一千五百人,把监军杜光业等五百零七人押送到大梁。皇上说:"这些人有什么罪过!"便都赐给他们马匹及器物、衣服,送他们回去。

当初,卢文进投奔吴国时,唐主命令祖全恩率领部队迎接,告诫祖全恩不要进入安州城,在城外摆下阵势,等卢文进出来后,就让他尾随部队回来,不准抢劫掠夺。等到李承裕迎接李金全,告诫他也像告诫祖全恩一样。但李承裕却贪图抢劫掠夺,与晋兵交战而失败,损失逃亡的有四千人。唐主惋惜悔恨了好几天,责怪自己告

诫敕令部将不深切。杜光业等人回到了南唐，唐主因他违反命令而遭致失败，不接纳他们，把他们又送到淮北，并且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说："边境上的将校贪图功利，乘着方便占据了保垒。"又说："无论是依照军法还是朝廷的章程，这批人两国都不能容忍他们存在。"皇帝又把他们遣送回去，使者想从桐墟渡过淮河，唐主派战舰拒绝他们，他们只好又折回去。皇帝一一授与南唐各位将领以官职，把他们的士卒组织成为显义都，命令旧将率领他们。

臣司马光认为，违反命令的是将领，士卒只不过是听从将领的命令，又有什么罪过呢！接受遣返而杀掉他们的将领以向敌国谢罪，同情士卒并安抚他们，这样做就可以了，何必要抛弃自己的人民而让他们去帮助敌国呢！

17 唐主派宦官去祭祀庐山，宦官返回后，唐主慰劳他说："你这次出行很清净。"宦官说："臣自从接受诏命外出，一直素食到今天。"唐主说："你在某处曾买鱼做羹，某日曾买肉切成大块食用，怎么说一直吃素呢？"宦官很惭愧而佩服。管理仓库的官吏年终进献多余的粮食一万多石，唐主说："支出收入各有固定的数目，如果不是聚敛百姓财物，尅扣军粮，哪里来的多余的粮食呢！"

18 秋，七月，闽主王曦修筑福州西面的城郭，以防备建州人。又剃度人民当和尚，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很多人去做和尚，共剃度了一万一千人。

19 初二，皇帝赐给郑元弼等人布帛，遣送他们回去。

20 李金全叛变时，安州马步副都指挥使桑千、威和指挥使王万金、成彦温因不跟随他而死。马步都指挥使庞守荣讥讽他们愚蠢，而去迎合李金全的意思。初六，皇帝诏令追赠贾仁沼及桑千等人官职，派使者在安州杀了庞守荣。李金全到达金陵，唐主对他很淡薄。

21 丁巳[1]，唐主立齐王璟为太子，兼大元帅、录尚书事。

22 太子太师致仕范延光请归河阳私第，帝许之。延光重载而行。西京留守杨光远兼领河阳，利其货，且虑为子孙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敌国，宜早除之！"帝不许。光远请敕延光居西京，从之。光远使其子承贵以甲士围其第，逼令自杀。延光曰："天子在上，赐我铁券，许以不死，尔父子何得如此？"己未[2]，承贵以白刃驱延光上马，至浮梁，挤于河。光远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惮光远之强，不敢诘；为延光辍朝，赠太师。

23 唐齐王璟固辞太子；九月，乙丑，唐主许之，诏中外致牋如太子礼。

24 丁卯，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5 己巳，邺都留守刘知远入朝。

26 辛未，李崧奏："诸州仓粮，于计帐之外所余颇多。"上曰："法外税民，罪同枉法，仓使特贷其死[3]，各痛惩之。"

27 翰林学士李澣，轻薄，多酒失，上恶之，丙子，罢翰林学士，并其职于中书舍人。澣，涛之弟也。

28 杨光远入朝，帝欲徙之他镇，谓光远曰："围魏之役[4]，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赏，今当各除一州以荣之。"因以其将校数人为刺史。甲申，徙光远为平卢节度使，进爵东平王。

29 冬，十月，丁酉，加吴越王元瓘天下兵马都元帅、尚书令。

30 壬寅，唐大赦，诏中外奏章无得言“睿”、“圣”，违者以不敬论。

术士孙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灾[5]；劝唐主巡东都。乙巳，唐主命齐王璟监国。光政副使、太仆少卿陈觉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规贪残[6]，丙午，罢仁规为扈驾都部署，觉始用事。庚戌，唐主发金陵；甲寅，至江都。

31 闽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封闽国王。

32 唐主欲遂居江都，以水冻，漕运不给，乃还；十二月，丙申，至金陵。

33 唐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延翰卒。

34 是岁，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损卒；以宁远节度使南昌王定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逾年亦卒。

35 初，帝割雁门之北以赂契丹[7]，由是吐谷浑皆属契丹，苦其贪虐，思归中国；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复诱之，于是吐谷浑帅部落千余帐自五台来奔。契丹大怒，遣使让帝以招纳叛人。

【注释】

①丁巳：据《二十史朔闰表》七月无“丁巳”日，应为八月丁巳，丁巳前漏“八月”二字。

②己未：据《新、旧五代史》中的《晋高祖本纪》可知，“己未”日范延光被杀一事在“八月”。

③贷：饶恕，宽免。

④围魏之役：参看《通鉴》第二百八十一卷“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年）和天福三年（938年）。

⑤分野：古天文学说，把天上十二星辰的位置与地上州、国的位置相对应。就天文说，称分星；就地上说，称分野。古人根据分野理论常常以天象的变异来比附州国的吉凶。

⑥泰州：州名。五代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置，治所在今江苏泰州市。

⑦帝割雁门之北以赂契丹：事见《通鉴》第二百八十卷"晋高祖天福元年(公元936年)。"

【译文】

21(八月)二十四日，唐主立齐王李璟为太子，兼大元帅，录尚书事。

22 退休的太子太师范延光请求回到在河阳的私人宅第，皇帝准许了。范延光装载了很多东西而行走。西京留守杨光远兼管河阳，贪图他的财货，并且考虑到他以后会成为自己子孙后代的祸患，就上奏说："范延光是个叛逆的臣子，不住在汴州或洛阳，而迁往外地的藩镇，恐怕他会逃进敌国，应当尽早除掉他！"皇帝不同意。杨光远请求敕令范延光住在西京，皇帝同意了。杨光远派他的儿子杨承贵带领甲士包围了范延光的宅第，逼令他自杀。范延光说："天子在上，赐给我铁券，准许不杀我，你们父子凭什么这样做？"二十六日，杨承贵手持白光闪闪的刀子驱赶范延光上马，走到浮桥上，把他挤落在黄河里。杨光远上奏说，是范延光自己投河自杀，皇帝知道其中的缘故，因害怕杨光远的强悍，不敢追究他；只是因范延光之死而停止上朝，追赠他为太师。

23 唐齐王李璟坚决辞让太子的位置。九月，初三，唐主同意了，诏令朝廷内外向他致送文书仍按太子的礼节办理。

24 初五，任命前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5 初七，邺都留守刘知远入朝。

26 初九，李崧上奏："各州的仓库粮食，在总计登帐以后，还剩余

很多。"皇上说："在法定以外向人民征税，罪过同枉法一样。仓库官吏特免其一死，但对他们都要分别加以严惩。"

27 翰林学士李澣，为人轻薄，经常醉酒误事，皇上很厌恶他。十四日，罢去翰林学士的官职，把其职掌归并入中书舍人。李澣，是李焘的弟弟。

28 杨光远入朝，皇帝想把他调到另一个军镇去，便对杨光远说："围攻魏州的那次战役，你的左右都有功劳，还没有封赏他们，现在应当给他们分别授与一州，以使他们荣耀。"因此任命他的部下好几个将校为刺史。二十二日，调迁杨光远为平卢节度使，进爵号为东平王。

29 冬，十月，初五，加任吴越王钱元瓘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书令。

30 初十，唐国大赦，诏令中外奏章不得用"睿"、"圣"字样，违者以不敬的罪名论处。

术士孙智永认为天上有四颗星聚集在北斗，分野有灾害，劝说唐主巡视东都。十三日，唐主命令齐王李璟监国。光政副使、太仆少卿陈觉因为私人恩怨奏报泰州刺史褚仁规贪婪残暴。十四日，罢免褚仁规为巡驾都部署，陈觉开始当权。十八日，唐主从金陵出发；二十二日，到达东都江都。

31 闽王王曦乘商人入京，托他带着表章向朝廷申诉自己不曾称帝。十一月，二十三日，皇帝任命王曦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封为闽国王。

32 唐主想就此定居江都，因为河水冰冻，漕运供应不上，只好返回。十二月，初五，到达金陵。

33 唐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延翰去世。

34 这一年，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瑰去世；任命宁远节度使南昌人王定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过一年，也去世了。

35 当初，皇帝割让雁门以北的地区以贿赂契丹，因此，吐谷浑都

属于契丹，当地人苦于契丹人的贪婪暴虐，想回归中国；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又引诱他们，因此，吐谷浑率领部落一千多帐从五台来投奔中国。契丹大怒，派遣使者责备皇帝招降纳叛。

六 年

1 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张澄将兵二千索吐谷浑在并、镇、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还故土。

2 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请于闽王曦，欲以建州为威武军，自为节度使。曦以威武军福州也。乃以建州为镇安军，以延政为节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镇安曰镇武而称之。

3 二月，壬辰，作浮梁于德胜口[1]。

4 彰义节度使张彦泽欲杀其子，掌书记张式素为彦泽所厚，谏止之。彦泽怒，射之；左右素恶式，从而谗之。式惧，谢病去，彦泽遣兵追之。式至邠州，静难节度使李周以闻，帝以彦泽故，流式商州。彦泽遣行军司马郑元昭诣阙求之，且曰："彦泽不得张式，恐致不测。"帝不得已，与之。癸未[2]，式至泾州，彦泽命决口、剖心、断其四支。

5 凉州军乱，留后李文谦闭门自焚死。

6 蜀自建国以来[3]，节度使多领禁兵，或以他职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务，专事聚敛，政事不治，民无所诉。蜀主知其弊，丙辰，加卫圣马步都指挥使、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赵廷隐、枢密使、武信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处回、捧圣控鹤都

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张公铎检校官，并罢其节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学士承旨李昊知武宁军，散骑常侍刘英图知保宁军，谏议大夫崔鉴知武信军，给事中谢从志知武泰军，将作监张谦知宁江军。

7 夏，四月，闽王曦以其子亚澄同平章事、判六军诸卫。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与延政通谋，遣将军许仁钦以兵三千如汀州，执延喜以归。

8 唐主以陈觉及方年常梦锡为宣徽副使。

9 辛巳[4]，北京留守李德珙遣牙校以吐谷浑酋长白承福入朝。

10 唐主遣通事舍人欧阳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许。

11 自黄巢犯长安以来，天下血战数十年，然后诸国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5]。"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汉主遣使如唐，谋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许。

12 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谋反，遣使奉表诣蜀，请出师金、商以为声援；丁亥[6]，使者至成都。蜀主与群臣谋之，皆曰："金、商险远，少出师则不足制敌，多则漕挽不继[7]。"蜀主乃辞之。又求援于荆南，高从诲遗从进书，谕以祸福；从进怒，反诬奏从诲。荆南行军司马王保义劝从诲具奏其状，且请发兵助朝廷讨之；从诲从之。

【注释】

①德胜口:地名。五代时黄河渡口,在今河南濮阳。

②癸未:据严校,"癸未"应为"癸巳",即初三。

③蜀自建国以来:后蜀建国于公元934年。

④辛巳:据推算,四月无"辛巳"日。考《旧五代史·晋书·高祖本纪》,此事记作"五月甲戌。"与《通鉴》不同。

⑤旧疆:指盛唐时的疆土。

⑥丁亥:据推算,四月无"丁亥"日,疑误。

⑦漕挽(wǎn 晚):水运称漕,陆运称挽。

【译文】

六年(辛丑,公元941年)

1 春,正月,初六,皇帝派遣供奉官张澄率领部队二千人搜寻吐谷浑躲在并、镇、忻、代等四州山谷中的人,把他们驱逐出来,让他们返回故土。

2 王延政修筑建州城,周围二十里,向闽王王曦请求,想让建州为威武军,自己做节度使。王曦因为威武军是福州,于是就以建州为镇安军,任命王延政为节度使,封为富沙王。王延政把镇安改名为镇武,并以此称呼。

3 二月,初二,在德胜口建造浮桥。

4 彰义节度使张彦泽想要杀害他的儿子,掌书记张式一向被张彦泽所器重,劝谏制止他。张彦泽很生气,拿箭射张式;左右的人平时就讨厌张式,乘机说他的坏话。张式害怕了,就借口有病,辞职而去,张彦泽派兵追赶他。张式到了邠州,静难节度使李周把这事报告了朝廷,皇帝因为张彦泽的缘故,把张式流放到商州。张彦泽派遣行军司马郑元昭到朝廷去要人,并且说:"张彦泽不得到张式,恐怕会引起预料不到的事情。"皇帝不得已,把张式交给了他。初三,张式到了泾州,张彦泽命令把他决口、剖心、剁断四肢。

5 凉州军叛乱,留后李文谦闭门自焚而死。

6 蜀自从建国以来，节度使大多兼领禁兵，或者因其他的职务而留在成都。委派僚属及助手管理军府的事务，这些人专门从事聚敛财物，不好好处理政事，老百姓也无处申诉。蜀主知道这里面的弊端，二十四日，加任卫圣马步都指挥使、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赵廷隐、枢密使、开信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处回、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同平章事张公铎为检校官，同时罢免他们三人节度使的职务。三月，十四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昊掌管武宁军，散骑常侍刘英图掌管保宁军，谏议大夫崔鉴掌管武信军，给事中谢从志掌管武泰军，将作监张瓒掌管宁江军。

7 夏，四月，闽王王曦任命他的儿子王亚澄为同平章事、判六军诸卫。王曦怀疑他的弟弟汀州刺史王延喜与王延政交结共谋，派遣将军许仁钦率领部队三千人到汀州，把王延喜抓回来。

8 唐主任命陈觉及万年人常梦锡为宣徽副使。

9 辛巳日，北京留守李德琫派遣牙将带着吐谷浑的酋长白承福入朝。

10 唐主派遣通事舍人欧阳遇来请求借道以通往契丹，皇帝不准许。

11 自从黄巢进犯长安以来，天下血战好几十年，然后诸国各有领土，战争才稍微平息。等到唐主即位，江、淮一带连年丰收，军队的粮食常有剩余，群臣争相进言"陛下中兴，现在北方多难，应当出兵恢复旧有的疆域。"唐主说："我从小在军中长大，亲眼看到用兵对老百姓的危害很深，不忍心再谈用兵的事。假使他们那边的百姓安宁，那么我们这边的百姓也就安宁，又有什么要追求的呢！"汉主派使者到唐国来，谋划共同夺取楚国，分它的地盘；唐主不同意。

12 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谋反，派使者拿着表书到蜀国，请求出兵金州、商州以为声援。丁亥日，使者到了成都。蜀主与群臣谋划，都说："金州、商州路途遥远险峻，出兵少了则不足以制服敌人，出兵多了则水陆运输又跟不上。"蜀主于是就将此事推辞掉。

安从进又向荆南请求援兵，高从诲写给安从进一封书信，晓以祸福的道理。安从进很生气，反而诬奏高从诲。荆南行军司马王义劝高从诲详细奏明情况，并且请求出兵帮助朝廷去讨伐他；高从诲接受了这个建议。

13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见契丹使者，必箕踞慢骂[1]，使过其境，或潜遣人杀之；契丹以让帝，帝为之逊谢。六月，戊午，重荣执契丹使拽剌[2]，遣骑掠幽州南境，军于博野[3]，上表称："吐谷浑、两突厥、浑、契苾、沙陀各帅部众归附；党项等亦遣使纳契丹告身职牒，言为虏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来，令各具精甲壮马，将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与之俱灭。愿自备十万众，与晋共击契丹。又朔州节度副使赵崇已逐契丹节度使刘山，求归命朝廷。臣相继以闻。陛下屡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衅端；其如天道人心，难以违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诸节度使设于虏庭者[4]，皆延颈企踵以待王师，良可哀闵。愿早决计。"表数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又以此意为书遗朝贵及移藩镇，云已勒兵，必与契丹决战。帝以重荣方握强兵，不能制，其患之。

时邺都留守、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在大梁；泰宁节度使桑维翰知重荣已蓄奸谋，又虑朝廷重违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于晋阳之难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负之。今重荣恃勇轻敌，吐浑假手报仇，皆非国家之利，不

可听也。臣窃观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噬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中国之土地，收中国之器械；其君智勇过人，其臣上下辑睦，牛羊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为敌也。且中国新败[5]，士气凋沮，以当契丹乘胜之威，其势相去甚远。又，和亲既绝，则当发兵守塞，兵少则不足以待寇，兵多则馈运无以继之。我出则彼归，我归则彼至，臣恐禁卫之士疲于奔命，镇、定之地无复遗民。今天下粗安，疮痍未复，府库虚竭，蒸民困弊，静而守之，犹惧不济，其可妄动乎！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著，彼无间隙而自启衅端，就使克之，后患愈重；万一不克，大事去矣。议者以岁输缯帛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殊不知兵连而不休，祸结而不解，财力将匮，耗蠹孰甚焉！用兵则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又，鄚都富盛，国家藩屏，今主帅赴阙，军府无人，臣窃思慢藏诲盗之言[6]，勇夫重闭之义[7]，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奸谋。"帝谓使者曰："朕比日以来，烦懑不决，今见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为忧。"

11 闽王曦闻王延政以书招泉州刺史王继业，召继业还，赐死于郊外，杀其子于泉州。初，继业为汀州刺史，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沂丰为士曹参军，与之亲善，或告沂丰与继业同谋，沂丰方侍宴，即收下狱，明日斩之，夷其族。沂丰，涉之从弟也，时年八十余，国人哀之。自是宗族勋旧相继被诛，人不自保；谏议大夫黄峻舁榇诣朝堂极

谏[8]，曦曰："老物狂发矣！"贬章州司户。

曦淫侈无度，资用不给，谋于国计使南安陈匡范，匡范请日进万金；曦悦，加匡范礼部侍郎，匡范增算商贾数倍。曦宴群臣，举酒属匡范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范人中之宝，不可得也。"未几，商贾之算不能足日进，贷诸省务钱以足之，恐事觉，忧悸而卒，曦祭赠甚厚。诸省务以匡范贷帖闻[9]，曦大怒，斫棺，断其尸弃水中，以连江人黄绍颇代为国计使。绍颇请"今欲仕者，自非荫补，皆听输钱即授之，以资望高下及州县户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缗至千缗"。从之。

【注释】

①箕(jī机)踞：亦作"箕倨"、"踞踞"。坐时两腿伸直岔开，形似簸箕。一说屈膝张足而坐。为一种轻慢态度。

②拽(yè夜)剌：契丹语，走卒，衙役。同"曳剌"。

③博野：县名。北魏景明元年(公元500年)改博陵县置。治所即今河北蠡县。

④诸节度使没于虏庭者：指赵德均、董温琪、沙彦珣、翟章等人。

⑤中国新败：指张敬达晋安之败、赵德均固柏之败。

⑥慢藏诲盗：语见《周易·系辞上》。慢藏，懒于收藏财物；诲盗：诱海盗者来盗。

⑦勇夫重闭：语出《左传·成公八年》。意思是说勇敢的人也要把内外门户层层关闭起来。

⑧舁榇(yúchèn于衬)：抬着棺材。舁，抬。

⑨贷帖：借钱的文书。

【译文】

13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以向契丹称臣感到可耻，当他接见契丹使者时，必然伸直岔开双腿坐着，漫骂使者，使者经过他的辖境，有时他竟暗中去杀掉使者；契丹因此而责备皇帝，皇帝常常替他道歉谢过。六月，二十九日，安重荣把契丹的使者拽刺抓起来，派出骑兵掠夺幽州的南境，把军队驻扎在博野县，向皇上上表书声称："吐谷浑、东、西突厥、浑、契苾、沙陀各自率领他们的部众前来归附；党项等也派遣使者交出契丹所发给他们的授官委任状及任职文书，诉说他们被契丹所欺凌和压迫，又说自从二月以来，契丹命令他们各自准备精兵壮马，将要在七月向南侵犯，恐怕老天不保佑，与契丹一起灭亡，情愿自己准备十万人马，与晋军共同攻击契丹。另外，朔州节度副使赵崇已经驱逐了契丹节度使刘山，请求归顺朝廷。臣已经把这些情况相继报告了朝廷。陛下多次敕令臣奉承契丹，不要自己挑起衅端；然而天道人心，难以违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沦陷在胡虏境内的各节度使，都伸长脖子、翘起脚跟，以等待王师的到来，实在值得同情哀怜，希望朝廷早作决定。"上表有好几千字，大体上都是斥责皇帝把契丹当作父亲来侍奉，竭尽中国所有来向贪得无厌的胡虏献媚。又把这个意思写进书信里交给朝廷的权贵，并且移送给各藩镇，说已经调兵遣将，一定要和契丹决战。皇帝因安重荣正掌握有强大的兵力，不能制服他，所以感到极为忧虑。

当时邺都留守、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刘知远在大梁；泰陵节度使桑维翰知道安重荣早已积蓄了奸恶的阴谋，又担心朝廷难违其意，秘密上疏说："陛下免除晋阳那次祸乱而得有天下，都是契丹的功劳啊，不能有负于契丹。现在安重荣依仗勇敢而轻视敌人，吐谷浑假借他的手报仇，都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不能听从。臣私下观察契丹多年以来，士兵马匹精锐强悍，并吞蚕食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据中国的土地，收缴中国的器械；他们的国君智勇过人，臣子上下和睦，牛羊繁殖茂盛，国家没有天灾，这些都说明不能与他们

为敌。况且中国刚刚战败，士气低落，以此来抵挡契丹乘胜的威势，这种形势对比相差太远了。另外，和亲的关系已经断绝，就应当调兵守卫边塞，但兵少了不足以对付敌人，兵多了后勤运输又跟不上。我军出击敌人就回去，我军回来敌人又到来，臣恐怕禁卫士兵疲于奔命，镇州、定州一带的地方不再有中国的遗民了。如今天下稍稍安定下来，战争的创伤还没有恢复，府库空虚，民众困苦，就是平静地来守护，恐怕还办不到，怎么能够轻举妄动呢！契丹与我们国家恩义不轻，信誉和誓约都很明确，彼此没有矛盾而自己去挑起衅端，即使战胜他们，后患会更加严重；万一不能战胜，那么国家大事就完了。人们议论认为，每年运送缯帛给他们叫做耗子蛀虫，有所卑恭谦逊叫做委屈受辱。殊不知如果两国不停地交战而不休止，祸害结下而不解开，那么国家的财物人力将要匮乏，与耗子蛀虫相比那一个更严重呢！用兵作战，武官功臣就会过分地要求姑息迁就他们，边藩远郡因此得以骄傲自大，上司下属纲纪混乱，与委屈受辱相比那一个更大呢！臣希望陛下训练农民熟悉作战，修养士兵，安顿百姓，等到国家没有内忧，百姓也有余力，然后再观察衅端而行动，那么行动就一定能成功。另外，邺都富裕兴盛，是国家的屏障。如今主帅入朝，军府中没人管事，臣想到《周易》上说的不好好收藏财物就会招引强盗的话，想起《左传》上说的勇敢的人也要把内外的门户层层关闭起来的道理，乞求陛下略微加强巡视，以杜绝奸媒”。皇帝对使者说：“朕近日以来，烦闷不安，不能作决定，今天看见你们节度使送来的奏章，就好像大醉中醒来一样，请你们的节度使不要担忧。”

14 闽王王曦听说王延政写信约请泉州刺史王继业，就召王继业回来，赐他在福州郊外自杀，并在泉州杀了他的儿子。当初，王继业任汀州刺史，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沂丰为士曹参军，和他的关系亲密友好。有人诬告杨沂丰与王继业是同谋，杨沂丰正在陪侍闽王宴饮，当即抓起来关进牢狱，第二天就杀了，夷灭了他的家

族。杨沂丰，是杨涉的堂弟，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闽国的民众都很哀怜他。从此宗族、元勋、旧臣相继被诛杀，人人不能自保，谏议大夫黄峻抬着棺材到朝堂来极力劝谏，王曦说："这个老东西的狂病又发作了！"把他贬为章州司户。

王曦淫乱奢侈无度，以致费用不够，因此就找国计使南安人陈匡范谋划，匡范建议每天收进一万金，王曦很高兴，加任陈匡范为礼部侍郎，陈匡范把向商人征收的税额增加了好几倍。王曦宴饮群臣，特地举杯对陈匡范说："明珠美玉，只要去寻求就可以获得；像匡范这样的人是人中之宝，不可得啊！"没过多久，向商人征收的税额不能满足每天收进的钱数，就借用各部门的经费来补足，害怕事情被发觉，陈匡范忧虑害怕而死，王曦祭祀追赠非常丰厚。各部门把陈匡范借钱的文书拿给朝廷看，王曦十分愤怒，剖了他的棺材，斩断他的尸体抛弃到水里，任命连江人黄绍颇代做国计使。黄绍颇请求："命令那些想要做官的人，只要不是因祖先有功勋而补官的，都听任他们拿出钱来就授给他们官职，根据资历、职权和名望的高低以及州县户口数的多少来确定官的价值，从一百缗到一千缗不等。"王曦听从了这个建议。

15 唐主自以专权取吴，尤忌宰相权重，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执政岁久，欲罢之。会建勋上疏言事，意其留中[1]；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建勋自知事挟爱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罢建勋归私第。

16 帝忧安重荣跋扈，己巳，以刘知远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复以辽、沁隶河东；以北京留守李德珙为邺都留守。

知远微时，为晋阳李氏赘婿，尝牧马，犯僧田，僧执而笞之。知远至晋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谕赠遗，众心大悦。

17 吴越府署火，宫室府库几尽。吴越王元瓘惊惧，发狂疾，唐人争劝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余何利人之灾！"遣使唁之，且赒其乏[2]。

18 闽主曦自称大闽皇，领威武节度使，与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胜负，福、建之间，暴骨如莽。镇武节度判官晋江潘承祐屡请息兵修好，延政不从。闽主使者至，延政大陈甲卒以示之，对使者语甚悖慢；承祐长跪切谏，延政怒，顾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顾，声色愈厉。闽主曦恶泉州刺史王继严得众心，罢归，酖杀之。

19 八月，戊子朔，以开封尹郑王重贵为东京留守。

20 冯道、李崧屡荐天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副都指挥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以为都指挥使，充随驾御营使，代刘知远，知远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黩贷，民多逃亡，尝出过市，谓左右曰："人言我驱尽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21 壬辰，帝发大梁；己亥，至邺都；壬寅，大赦。帝以诏谕安重荣曰："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得天下，尔因吾致富贵，吾不敢忘德，尔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不亦难乎！宜审思之，无取后悔！"重荣得诏愈骄，闻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有异志，阴遣使与之通谋。

22 吴越文穆王元瓘寝疾，察内都监章德安忠厚，能断大事，欲属以后事，语之曰："弘佐尚少，当择宗人长者立之。"德安曰："弘佐虽少，群下伏其英敏，愿王勿以为念！"王曰："汝善辅之，吾无忧矣。"德安，处州人也，辛亥，元瓘卒。

初，内牙指挥使戴恽，为元瓘所亲任，悉以军事委之。元瓘养子弘侑乳母，恽妻之亲也，或告恽谋立弘侑。德安秘不发丧，与诸将谋，伏甲士于幕下；壬子，恽入府，执而杀之，废弘侑为庶人，复姓孙，幽之明州，是日，将吏以元瓘遗命，承制以镇海、镇东副大使弘佐为节度使，时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达摄政。军中言赐与不均，举仗不受，诸将不能制；仲达亲谕之，皆释仗而拜。

弘佐温恭，好书、礼士，躬勤政务，发擿奸伏[3]，人不能欺。民有献嘉禾者，弘佐问仓吏："今蓄积几何？"对曰："十年。"王曰："然则军食足矣，可以宽吾民。"乃命复其境内税三年[4]。

24 辛酉，滑州言河决。

24 帝以安重荣杀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国节度使杨彦询使于契丹。彦询至其帐，契丹责以使者死状，彦询曰："譬如人家有恶子，父母所不能制，将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注释】

①留中:君主把臣下送来的奏章,留在禁中,不批示,不交议。

②赈(zhou 周):周济;救济。

③发擿(ti 惕)奸伏:揭发隐密的坏事。擿,揭发。

④复(fù 付):免除徭役。

【译文】

15 唐主自认为是靠了专权而夺取吴国的王位,所以特别忌怕宰相的权力过重,因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执政的年代太长,想要罢免他。适逢李建勋上疏谈论政事,他想到这封奏疏会留在宫禁中不批示下发。没料到不久唐主却把这封奏疏下交给有关部门去施行。李建勋自己知道那封奏疏所谈论的事情夹杂着个人的爱憎,于是又偷偷地取回那封奏疏加以修改。秋,七月,初十,罢免李建勋的宰相职务,让他回到自己家里去。

16 皇帝忧虑安重荣飞扬跋扈,十一日,任命刘知远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又把辽州、沁州隶属于河东;任命北京留守李德珙为邺都留守。

刘知远卑微时,入赘给晋阳一个李姓人家做女婿,曾经放牧马匹,侵犯了僧人的田地,僧人抓住他而鞭打他。刘知远到了晋阳,首先召来那个僧人,请他坐下,安慰一番,并赠送给他一些礼物,众人心里非常喜悦。

17 吴越王的办公处失火,宫殿、房屋、府库几乎烧光。吴越王钱元瓘惊慌恐惧,患了发狂的疾病,唐国人争相劝唐主乘吴越困弊时攻取吴越,唐主说:"怎么能够利用别人的灾害呢!"派遣使者前去慰问,并且接济他们的匮乏。

18 闽主王曦自称为大闽皇,兼任威武节度使,与王延政各自整军练兵,互相攻打,互有胜负,福州、建州之间,暴露的尸骨如同草莽一样繁多。镇武节度判官晋江人潘承祐多次请求停止战争,建立

友好关系，王延政不听。闽主的使者到达，王延政用甲士摆开盛大的阵势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对使者讲话非常狂妄傲慢；潘承祐长久地跪在地上，痛切地劝谏，王延政很生气，环顾左右的人说："判官的肉可以吃吗！"潘承祐不顾一切，声色更加严厉。闽主王曦厌恶泉州刺史王继严深得民心，罢免他的官职让他回家，然后将他毒死。

19 八月，初一，任命开封尹郑王石重贵为东京留守。

20 冯道、李崧多次推荐天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副都指挥使、同平章事杜重威很有才能，于是任命他为都指挥使，充当随驾御营使，代替刘知远。刘行远因此忌恨这两位宰相。杜重威所到之处大量搜括财货，老百姓大都逃亡，他曾经出来经过街市，对左右的人说："人们都说我把老百姓全赶走了，为什么街市上的人还这么多！"

21 初五，皇帝从大梁出发；十二日，到达鄴都；十五日，大赦天下。皇帝下诏书晓谕安重荣说："你身为大臣，家里有老母，为了私忿，不考虑困难，抛弃国君与亲人。我靠契丹，而得天下，你靠我而有富贵，我不敢忘记别人对我的恩德，而你竟然忘记了，为什么？如今我拥有天下而臣服契丹而你想以一个藩镇的力量来抗拒契丹，不也太难了吗！你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不要自己又后悔！"安重荣得到诏书更加骄横，听说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有反叛的志向，就暗中派使者和他共同谋划。

22 吴越文穆王钱元瓘病重卧床不起，他察知内都监章德安为人忠厚，能够决断大事，想把后事托付给他，就对他说："弘佐年龄还小，应当选择宗族里年长者立为王。"章德安说："弘佐虽然年龄还小，但是众臣下都佩服他的英明敏捷，请大王不要为此担忧！"文穆王说："你好好地辅佐他，我没有什么担忧的。"章德安，是处州人。二十四日，钱元瓘去世。

当初，内牙指挥使戴恽，被钱元瓘所亲信重用；把军事全部委托给他管理。钱元瓘的养子弘侑的奶妈，是戴恽妻子的亲戚，有人

告发戴恽阴谋立钱弘侑为王。章德安秘不发丧，与诸将谋划，在幕后埋伏甲兵。二十五日，戴恽进入王府，便被抓起来杀了，又把钱弘侑废弃为平民，恢复姓孙，软禁在明州。这一天，将军和官吏根据钱元瓘的遗命，秉承皇帝制书任命镇海、镇东副大使钱弘佐为节度使，当时年仅十四岁。九月，初三，钱弘佐即王位，命令丞相曹仲达摄理政务。军队里声称赏赐给予不平均，举起仪仗不肯接受，各位将领都不能加以制止，曹仲达亲自去劝说，大家便都放下仪仗而拜受。

钱弘佐为人温和、谦恭，喜欢读书，礼待士人，亲自勤理政务，能揭发别人所干的隐秘的坏事，人们不能欺骗他。民众中有人献来上好的稻禾，钱弘佐便问仓库官吏："今年粮食积蓄多少？"回答说："能用十年。"钱弘佐说："那么军队的粮食完全够了，可以对我国民众宽松一些。"于是就命令免除吴越境内的税收三年。

23 初四，滑州上报，黄河决口。

24 皇帝因为安重荣杀契丹使者，害怕契丹人侵犯边塞。二十日，派遣安国节度使杨彦询出使契丹。杨彦询到了契丹的营帐，契丹责问使者被杀的情况，杨彦询说："这好比一个人家里出了恶子，父母管不住他，又能对他怎么样呢？"契丹主听了这话怒气才消解下去。

25 闽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亚澄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改号长乐王。

26 刘知远遣亲将郭威以诏指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令去安重荣归朝廷，许以节钺①。威还，谓知远曰："虏惟利是嗜，安铁胡止以袍袴赂之②；今欲其来，莫若重赂乃可致耳。"知远从之，且使谓承福曰："朝廷已割尔曹隶契丹，尔

曹当自安部落；今乃南来助安重荣为逆，重荣已为天下所弃，朝夕败亡，尔曹宜早从化，勿俟临之以兵，南北无归[3]，悔无及矣。”承福惧，冬，十月，帅其众归于知远。知远处之太原东山及岚、石之间，表承福领大同节度使，收其精骑以隶麾下。

始，安重荣移檄诸道，云与吐谷浑，达靼、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远，达靼、契苾亦莫之赴，重荣势大沮。

27 闽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称兵马元帅。闽同平章事李敏卒。

28 帝之发大梁也，和凝请曰：“车驾已行，安从进若反，何以备之？”帝曰：“卿意如何？”凝请密留空名宣敕十数通，付留守郑王，闻变则书诸将名，遣击之；帝从之。

十一月，从进举兵攻邓州，唐州刺史武延翰以闻。郑王遣宣徽南院使张从恩、武德使焦继勋、护圣都指挥使郭金海、作坊使陈思让将大梁兵就申州刺史李建崇兵于叶县以讨之。金海，本突厥；思让，幽州人也。丁丑，以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副之，张从恩监焉；又以郭金海为先锋使，陈思让监焉。彦筠，滑州人也。

庚辰，以邺都留守李德珙权东京留守，召郑王重贵如邺都。

安从进攻邓州，威胜节度使安审晖据牙城拒之，从进不能克而退。癸未，从进至花山[4]，遇张从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战，大败，从恩获其子牙内都指挥使弘义，从进以

数十骑奔还襄州，婴城自守。

29 唐主性节俭，常蹑蒲履，盥颜用铁盎[5]，暑则寝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丑宫人，服饰粗略。死国事者皆给禄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服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至今用之。唐主勤于听政，以夜继昼，还自江都，不复宴乐；颇伤躁急，内侍王绍颜上书，以为："今春以来，群臣获罪者众，中外疑惧。"唐主手诏释其所以然。令绍颜告谕中外。

30 十二月，丙戌朔，徙郑王重贵为齐王，充邺都留守；以李德琉为东都留守。

31 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诏荆南、湖南共讨襄州。高从诲遣都指挥使李端将水军数千至南津，楚王希范遣天策都军使张少敌将战舰百五十艘入汉江助行周，仍各运粮以馈之。少敌，佶之子也。

32 安重荣闻安从进举兵反，谋遂决，大集境内饥民，众至数万，南向邺都，声言入朝，初，重荣与深州人赵彦之俱为散指挥使，相得欢甚。重荣镇成德，彦之自关西归之，重荣待遇甚厚，使彦之招募党众；然心实忌之，及举兵，止用为排陈使，彦之恨之。

帝闻重荣反，壬辰，遣护圣等马步三十九指挥击之。以天平节度使杜重威为招讨使，安国节度使马全节副之，前永清节度使王清为马步都虞候。

33 安从进遣其弟从贵将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焦继勋邀击，败之，获从贵，断其足而归之。

34 戊戌，杜重威与安重荣遇于宗城西南[6]，重荣为偃月陈，官军再击之，不动；重威惧，欲退。指挥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镇之精兵尽在中军，请公分锐士击其左右翼，重胤为公以契丹直冲其中军，彼必狼狈。"重威从之。镇人陈稍却，赵彦之卷旗策马来降。彦之以银饰铠胄及鞍勒，官军杀而分之。重荣闻彦之叛，大惧，退匿于辎重中，官军从而乘之，镇人大溃，斩首万五千级。重荣收余众，走保宗城，官军进攻，夜分，拔之。重荣以十余骑走还镇州，婴城自守。会天寒，镇人战及冻死者二万余人。

契丹闻重荣反，乃听杨彦询还。

庚子，冀州刺史张建武等取赵州。

35 汉主寝疾，有胡僧谓汉主名龚不利；汉主自造"龑"字名之，义取"飞龙在天"，读若俨[7]。

36 庚戌，制以钱弘佐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国王。

【注释】

①节钺：符节和斧钺，古代授与将帅，作为加重权力的表示。

②安铁胡，即安重荣，安重荣小字铁胡。

③南北无归向：意为吐谷浑如果帮助安重荣，安重荣失败以后，吐谷浑向南不能归依晋，向北不能归依契丹。

④花山：地名。在今河南唐河县南。

⑤颊(huì 会)：洗脸。盆：一种腹大口小的容器。

⑥宗城：县名。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改广宗县置，治所在今河北威县东。唐天祐三年(公元906年)改为广宗县。五代唐时复为宗城县。

⑦龑(yǎn 掩)：南汉主自造以为名的字，取义于《易经·乾》的"飞龙在

天”。

【译文】

25 闽主王曦任命他的儿子琅邪王王亚潛为威武节度使、兼中书令，改封号为长乐王。

26 刘知远派遣亲信将领郭威按照皇帝诏书的意思去劝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让他离开安重荣归顺朝廷，答应授与他符节和斧钺。郭威返回，对刘知远说：“胡虏唯利是图，安铁胡只是用长袍和裤子一类的东西去收买他们。现在想要他们来归附，不如用丰厚的贿赂，才能让他们过来。”刘知远听从了这个建议，并且派使者去告诉白承福说：“朝廷已经割让你们隶属于契丹，你们应当自己安顿部落；现在你们南来帮助安重荣叛逆，安重荣已经被天下人所抛弃，早晚会失败灭亡，你们应该尽早服从教化，不要等到大兵降临，向南向北都无处可归，后悔就来不及了。”白承福害怕了，冬，十月，率领他的部众归附于刘知远。刘知远把他们安置在太原东山以及岚州、石州之间，收编他的精锐骑兵让他们隶属于自己的指挥之下。

开始时，安重荣发檄文给各道，说与吐谷浑、达靼、契苾共同起兵，不久白承福投降了刘知远，达靼、契苾也没去赴约，安重荣的势力，大大地受阻和削弱。

27 闽主王曦即了皇帝位；王延政也自称兵马元帅。闽国同平章事李敏去世。

28 皇帝从大梁出发，和凝请求说：“皇帝车驾出发后，如果安从进反叛，用什么来防备他？”皇帝说：“依你的意思怎么办？”和凝请求秘密留下空着名字的宣旨和敕令十几份，交给留守郑王，如果听说发生变乱就写上各个将领的名字，派遣他们去攻打；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一月，安从进发兵攻打邓州，唐州刺史武延翰报告了朝廷

郑王派遣宣徽南院使张从恩、武德使焦继勋、护圣都指挥使郭金海、作坊使陈思让率领大梁部队在叶县与申州刺史李建崇的部队会合去讨伐安从进。郭金海，本是突厥人；陈思让，是幽州人。二十一日，任命西京留守高行周为南面军前都部署，前同州节度使宋彦筠做他的副手，张从恩监军。又任命郭金海为先锋使，陈思让监军。宋彦筠，是滑州人。

二十四日，任命邺都留守李德琉暂时代理东京留守，召郑王石重贵到邺都。

安从进攻打邓州，威胜节度使安审晖依据牙城进行抵抗，安从进不能战胜便撤退了。二十七日，安从进到花山，遇到张从恩的部队，没有料到他来得这么快，交战，大败，张从恩俘虏了他的儿子牙内都指挥使安弘义，安从进只带领几十个骑兵逃回襄州，环城固守。

29 唐主性情节约俭朴，经常脚穿用蒲草编织的鞋子，洗手洗脸都用一个铁盆子，夏天睡在用青葛做的帷帐里，左右使唤听命的只是些又老又丑的宫女，服饰粗糙简单。为国家而死亡的人，都给俸禄三年。分派使者按察民田，根据土地的肥沃与贫瘠制定租税，民间都称道这种方法公平合理。从此，江、淮地区的调兵，兴办劳役以及其他赋税，都按税钱作比率征收，直到现在仍采用这种办法。唐主勤于听取政事，日以继夜，从江都回来后，不再宴饮娱乐；不过处理政事有些过于急躁，内侍王绍颜上书，认为“今年春天以来，群臣获罪的相当多，朝廷内外都很怀疑恐惧。”唐主亲手下诏书，解释其中的原因，命令王绍颜布告晓谕朝廷内外。

30 十二月，初一，移封郑王石重贵为齐王，充任邺都留守；任命李德琉为东京留守。

31 初二，任命高行周掌管襄州行府事。诏令荆南、湖南共同讨伐襄州。高从诲派遣都指挥使李端率领水军好几千人到达汉水南津，楚王马希范派遣天策都军使张少敌率领战舰一百五十艘进入汉江

帮助高行周,仍然各自运粮以保证给养。张少敌,是张佶的儿子。

32 安重荣听说安从进军举兵反叛,他的谋划也就决定下来了,大规模地集合辖境内的饥民,人数多达好几万人,南向邺都,声称要入朝。当初,安重荣与深州人赵彦之都是散指挥使,彼此关系非常融洽。安重荣镇守成德,赵彦之从关西来依附他,安重荣待他很优厚,让赵彦之去招募同党部众;但是在内心里其实很忌恨赵彦之,等到举兵时,只任用他为排阵使,于是赵彦之也对他怀恨在心。

皇帝听说安重荣反叛,初七,派遣护圣等马步三十九指挥攻打他。任命天平节度使杜重威为招讨使,安国节度使马全节做他的副手,前永清节度使王清为马步都虞候。

33 安从进派他的弟弟安从贵带兵迎接均州刺史蔡行遇,焦继勋拦击,俘虏安从贵,砍断他的脚而把他带回。

34 十三日,杜重威与安重荣在宗城西南遭遇,安重荣摆下偃月阵,官军再三攻打,阵势不动摇;杜重威害怕,想要撤退。指挥使宛丘人王重胤说:"兵家打仗忌讳退兵。安重荣的镇州精锐部队都在中军,请您分一部分精锐的士兵攻打他的左右两翼,我王重胤替您带着契丹兵直冲中军,他一定狼狈不堪。"杜重威听从了他的建议。镇州兵的阵势果然稍有后退,这时赵彦之卷着旗帜策马赶来投降。赵彦之是用银子来装饰铠甲和马鞍、缰勒的,官军把他杀了而分抢了这些东西。安重荣听说赵彦之叛变,非常害怕,就撤退躲在辎重中。官军跟随其后乘机攻打他,镇州兵大败,被杀了一万五千人。安重荣收拾残余部队,逃去保卫宗城,官军继续进攻,半夜时,攻下宗城。安重荣带着十几个骑兵逃回镇州,环城自守。适逢天寒地冻,镇州兵战死及冻死的有两万多人。

契丹人听说安重荣反叛,便听任杨彦询回去。

十五日,冀州刺史张建武等人攻取赵州。

35 汉主病重卧床不起,有一个胡族僧人说汉主名叫"龚"不吉利;于是汉主自己造了一个"龚"字作名字,取《易经》中"飞龙在天"

的意思，读音跟“俨”字相同。

36 二十五日，皇帝下制书任命钱弘佐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吴越国王。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八十三

后晋纪四　起玄默摄提格，尽阏逢执徐正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

1 春，正月，丁巳，镇州牙将自西郭水碾门导官军入城，杀守陴民二万人，执安重荣，斩之。杜重威杀导者，自以为功。庚申，重荣首至邺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2 癸亥，改镇州为恒州，成德军为顺国军。

3 丙寅，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莹为侍中，以杜重威为顺国节度使兼侍中。

安重荣私财及恒州府库，重威尽有之，帝知而不问。又表卫尉少卿范阳王瑜为副使，瑜为之重敛于民，恒人不胜其苦。

4 张式父铎诣阙讼冤。壬午，以河阳节度使王周为彰义节度使，代张彦泽。

5 闽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刚愎，曦宠而惮之。

6 彰武节度使丁审琪，养部曲千人，纵之为暴于境内；军校贺行政与诸胡相结为乱，攻延州，帝遣曹州防御使何重建将兵救之，同、鄜援兵继至，乃得免。二月，癸巳，以重建为彰武留后，召审琪归朝。重建，云、朔间胡人也。

7 唐左丞相宋齐丘固求豫政事，唐主听入中书；又求领尚书省，乃罢侍中寿王景遂判尚书省，更领中书、门下省，以齐丘知尚书省事；其三省事并取齐王璟参决[2]。齐丘视事数月，亲吏夏昌图盗官钱三千缗，齐丘判贷其死；唐主大怒，斩昌图。齐丘称疾，请罢省事，从之。

8 泾州奏遣押牙陈延晖持敕书诣凉州，州中将吏请延晖为节度使。

9 三月，闽主曦立长乐王亚澄为闽王。

10 张彦泽在泾州，擅发兵击诸胡，兵皆败没，调民马千余匹以补之。还至陕[3]，获亡将杨洪，乘醉断其手足而斩之。王周奏彦泽在镇贪残不法二十六条，民散亡者五千余户。彦泽既至，帝以其有军功，又与杨光远连姻，释不问。

夏，四月，己未，右谏议大夫郑受益上言："杨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岁送张式与彦泽，使之逞志，致彦泽敢肆凶残，无所忌惮。见闻之人无不切齿，而陛下曾不动心，一无诘让；淑慝莫辨，赏罚无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彦泽所献

马百匹,听其如是,臣窃为陛下惜此恶名,乞正彦泽罪法以湔洗圣德。"[4]疏奏,留中。受益,从谠之兄子也。

庚申,刑部郎中李涛等伏阁极论彦泽之罪,语甚切至。辛酉,敕:"张彦泽削一阶,降爵一级[5]。张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泾州民复业者,减其徭赋。"癸亥,李涛复与两省及御史台官伏阁奏彦泽罚太轻,请论如法。帝召涛面谕之。涛端笏前迫殿陛,声色俱厉[6]。帝怒,连叱之,涛不退。帝曰:"朕已许彦泽不死。"涛曰:"陛下许彦泽不死,不可负;不知范延光铁券安在!"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彦泽为左龙武大将军。

【注释】

①改镇州为恒州:镇州本是恒州,唐代为避穆宗名讳改为镇州,今改州名从旧。

②并取齐王璟参决:胡三省注认为,此举是为钳制宋齐丘。

③还至陕:因为王周代任,离职回京到达陕州。

④湔(jiān 煎):洗。

⑤阶、爵级:阶为武散阶,爵级为封爵之级。

⑥声色俱厉:一本作"论辨声色俱厉。"

【译文】

后晋纪四　起壬寅(公元942年),止甲辰(公元944年)正月,共二年一个月。

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壬寅,公元942年)

1春,正月,初二,镇州牙将从西面城郭的水碾门引导官军进城,杀死了在城上短墙防守的民众二万人,活捉了安重荣,把他斩首。

杜重威杀死了引导官军进城的向导，把官军得以进城当作是自己的功劳。初五，安重荣的首级送到了鄴都，皇帝命人涂上油漆，把它装入木匣送往契丹。

2 初八，把镇州改为恒州，把成德军改为顺国军。

3 十一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莹为侍中，任命杜重威为顺国节度使兼侍中。

安重荣的私人财产和恒州府库中的财物，杜重威把它们全部据为己有，皇帝虽然知道这一情况，但并不过问。杜重威又上表推荐卫尉少卿范阳人王瑜为他的节度副使，王瑜替他狠命地搜刮百姓，恒州的百姓不堪其苦。

4 张式的父亲张铎到朝廷申诉冤屈。二十七日，任命河阳节度使王周为彰义节度使。

5 闽主王曦册立李氏为皇后，李氏是同平章事李真的女儿；她嗜好喝酒，又刚愎自用，王曦是又宠她，又怕她。

6 彰武节度使丁审琪，豢养了部曲上千人，放纵他们在辖境之内滥施暴行；军中校官贺行政和一些胡人勾结作乱，攻打延州，皇帝派遣曹州防御使何重建率兵前去延州救援，同州、麟州的援兵也相继赶到，延州城才幸免于难。二月，初九，任命何重建为彰武留后，征召丁审琪回朝。何重建是云州、朔州一带的胡人。

7 唐国左丞相宋齐丘一再要求要参预政事，唐主就允许他进入中书省；他又要求领任尚书省，唐主于是就罢免了侍中寿王李景遂的判理尚书省一职，改为领任中书、门下两省，而任命宋齐丘执掌尚书省的事务；以上三个省的事务都要得到齐王李璟的参与决策。宋齐丘任职才几个月，他的亲信官吏夏昌图盗窃了三千缗官钱，宋齐丘判处他从宽免死；唐主大为恼怒，把夏昌图斩首。宋齐丘推说有病，请求免除自己在尚书省的职务，唐主同意了。

8 泾州奏报说派押牙陈延晖带着皇帝的敕书到凉州，凉州的将校官吏们都请求任命陈延晖为凉州节度使。

9 三月,闽主王曦册立长乐王王亚澄为闽王。

10 张彦泽在泾州时,擅自发兵攻打各部胡人,而自己的兵马却都战败亡没,于是又征调民间的马一千多匹用以补充军队。当他离职途中到达陕州的时候,抓到了逃亡的将领杨洪,借着几分酒醉之意,先砍断杨洪的手脚,然后才砍下他的脑袋。王周向朝廷奏陈了张彦泽在任职其间,共做了贪婪残暴违法的事共二十六条,致使百姓失散逃亡达五千多户。张彦泽回到朝廷以后,皇帝看在他曾立有军功,又和杨光远是姻亲的份上,就未予追究。

夏,四月,初六,右谏议大夫郑受益上疏说:"杨洪之所以被屠杀,是由于陛下去年把张式交给张彦泽,使他得志逞凶,以致张彦泽敢于放肆残暴。凡是看到或听到他的暴行的人,无不恨得咬牙切齿,而陛下却一点也不动心,一点也没有责备他;正直与邪恶不能分辨,奖励与惩罚没有章法。朝廷内外人们都说陛下是接受了张彦泽所进献的一百匹马,所以才听任他胡作非为的,臣私下替陛下招致这样的恶名而感到惋惜,恳求陛下公正地审判张彦泽的罪责,绳之以法,借此以洗刷皇上的圣德。"这封上疏呈报上来以后,被搁置在禁中。郑受益是郑从谠哥哥的儿子。

初七,刑部郎中李涛等人匍匐在阁门之下痛切论说张彦泽的罪行,语气十分激动。初八,皇帝下敕令:"把张彦泽的官阶削减一等,爵位降低一级。张式的父亲以及子弟都拜授官职。泾州的百姓已经恢复生业的,减轻他们的徭役和赋税。"初十,李涛再一次地和中书、门下两省以及御史台的官员们匍匐在阁门之下上奏,认为对张彦泽的处罚太轻,请求依法治罪。皇帝征召李涛入宫,当面向他解释。李涛双手捧着朝笏向前迫近殿阶,和皇帝争辩时声色俱厉。皇帝大为恼怒,连声叱喝他退下,李涛就是不退。皇帝说:"朕已经答应过张彦泽可以免除一死。"李涛说:"陛下答应过张彦泽不死,固然不可食言;不知当年赐给了范延光铁券,信用又在哪里!"皇帝气得拂袖而起,回到宫里去了。十三日,任命张彦泽为左龙武大将

军。

11 汉高祖寝疾[1]，以其子秦王弘度、晋王弘熙皆骄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谨有智识，与右仆射兼西御院使王翻谋出弘度镇邕州，弘熙镇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将行，会崇文使萧益入问疾，以其事访之。益曰："立嫡以长，违之必乱。"乃止。

丁丑，高祖殂。

高祖为人辩察，多权数，好自矜大，常谓中国天子为"洛州刺史"。岭南珍异所聚，每穷奢极丽，宫殿悉以金玉珠翠为饰。用刑惨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谓之水狱。同平章事杨洞潜谏，不听。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为子孙计，故专任宦官，由是其国中宦者大盛。

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以弘熙辅政，改元光天；尊母赵昭仪曰皇太妃。

12 契丹以晋招纳吐谷浑，遣使来让。帝忧悒不知为计；五月，己亥，始有疾。

13 乙巳，尊太妃刘氏为皇太后。太后，帝之庶母也[2]。

14 唐丞相、太保宋齐丘既罢尚书省，不复朝谒。唐主遣寿王景遂劳问，许镇洪州，始入朝。

唐主与之宴，酒酣，齐丘曰："陛下中兴，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游客干朕[3]，今为三公，亦足矣。

乃与人言朕乌喙如勾践，难与共安乐，有之乎?"齐丘曰："臣实有此言。臣为游客时，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杀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诏谢之曰："朕之褊性，子嵩平昔所知。少相亲，老相怨，可乎!"

丙午，以齐丘为镇南节度使[4]。

15 帝寝疾，一旦，冯道独对。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怀中，其意盖欲道辅立之。

六月，乙丑，帝殂。

道与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议，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乃奉广晋尹齐王重贵为嗣。是日，齐王即皇帝位。延广以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无得偶语。

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辅政，齐王寝之；知远由是怨齐王。

16 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5]。

17 闽富沙王延政围汀州，闽主曦发漳、泉五千兵救之。又遣其将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宫使黄敬忠屯尤口[6]，欲乘虚袭建州；国计使黄绍颇将步卒八千为二军声援。

18 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刘氏殂。

19 闽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战，不克而归。其将包洪实、陈望，将水军以御福州之师；丁酉，遇于尤口。黄敬忠将战，占者言时刻未利，按兵不动；洪实等引兵登岸，水陆夹攻之，杀敬忠，俘斩二千级，林守亮、黄绍颇皆遁归。

20 庚子，大赦。

21 癸卯，加景延广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

22 勋旧皆欲复置枢密使，冯道等三奏，请以枢密旧职让之[7]；帝不许。

23 有神降于博罗县民家[8]，与人言而不见其形，闾阎人往占吉凶，多验，县吏张遇贤事之甚谨。时循州盗贼群起，莫相统一，贼帅共祷于神，神大言曰："张遇贤当为汝主。"于是共奉遇贤[9]，称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置百官，攻掠海隅[10]。遇贤年少，无他方略，诸将但告进退而已。

汉主以越王弘昌为都统，循王弘杲为副以讨之，战于钱帛馆。汉兵不利，二王皆为贼所围；指挥使陈道庠等力战救之，得免。东方州县多为遇贤所陷。道庠，端州人也。

24 高行周围襄州逾年，不下。城中食尽。奉国军都虞候曲周王清言于行周曰："贼城已危，我师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何俟乎！"与奉国都指挥使元城刘词帅众先登。八月，拔之。安从进举族自焚。

【注释】

①汉高祖：即刘龑，五代时南汉国的建立者。公元911～942年在位，据有今广东及广西之地。享年五十四岁。以史例，此处应称"汉主"，不当称"汉高祖"。

②庶母：父之妾。此庶母刘氏为后晋皇帝石敬瑭之生母。

③以游客干朕：见第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

④以齐丘为镇南节度使：镇南军治洪州（今江西南昌），宋齐丘本是洪州进士，任其为节度使，一为兑现前约，二为使其衣锦还乡。

⑤皇太后、皇后：皇太后即后晋高祖庶母刘氏，皇后即后晋高祖皇后李氏。

⑥尤溪：县名。治今福建尤溪。尤口：即尤溪口。

⑦枢密旧职:指已归并到中书省的原枢密院所典之职。

⑧博罗:县名。治今广东博罗。时属南汉。

⑨于是共奉遇贤:一本"于是"下有"群帅"二字。

⑩海隅:指循州、潮州、惠州一带。

【译文】

11 汉主刘龑卧病在床,由于他的儿子秦王刘弘度、晋王刘弘熙都骄横放纵,只有最小的儿子越王刘弘昌孝顺恭谨,聪明而有学问,于是就和右仆射兼西御院使王翰商量,要把刘弘度派出去镇守邕州,把刘弘熙派出去镇守容州,而扶立刘弘昌为太子。制书正要宣布实行,正赶上崇文使萧益进宫探望病情,汉主就这件事征求他的看法。萧益说:"立太子一定要立嫡长子,违反这一原则是一定会出乱子的"。于是这道诏书便被搁置了起来。

二十四日,汉主刘龑去世。

高祖为人周详明察,擅长权谋,喜欢自我吹嘘,时常讥称中原朝廷的天子是"洛阳刺史"。岭南地区是珍宝异物的聚集之地,他往往极尽奢侈华丽之能事,宫殿的建筑全部都用黄金、美玉、珍珠、翡翠作装饰。施用起刑罚来,非常惨毒残酷,有灌鼻、割舌头,分解肢体、挖肉剔骨、用火柱烧烤、油烹汽蒸等方法;或者把毒蛇聚养在水中,把犯了罪的人投下去,称这种刑罚为水狱。同平章事杨洞潜曾劝阻他,他不听。到了晚年特别猜忌;认为士人大多都是为自己的子孙作打算,所以他专门任用宦官,因此在他的国家中当宦官的人特别多。

秦王刘弘度即了皇帝位,改名为玢;任用刘弘熙辅佐朝政,改年号为光天;尊奉生母赵昭仪为皇太妃。

12 契丹因为晋朝招纳了吐谷浑,就派使者前来责问。皇帝忧郁烦闷,不知怎么办才好;五月,十六日,开始生病。

13 尊奉太妃刘氏为皇太后。太后是皇帝的庶母。

14 唐国丞相、太保宋齐丘被罢免了尚书省的职务以后，就不再入朝进见了。唐王派寿王李景遂前去慰问他，答应让他去镇守洪州，这样他才开始入朝。

唐主和他一起饮宴，喝到酒意正酣时，宋齐丘说："陛下完成中兴大业，是臣出的大力，怎么能把这给忘了呢！"唐主生气地说："公是以游说之客的身份来求见于朕的，现在位至三公，也该满足了吧。可是你却跟人说朕的嘴长得像乌鸦嘴，和越王勾践一样，难以和人共享安乐，有这样的事吗？"宋齐丘说："臣确实讲过这样的话。臣为游说之客时，陛下只不过是个偏裨的小将而已。今天杀臣正是时候了。"第二天，唐主写了一道手诏向宋齐丘道歉，说："朕褊急的脾气，子嵩你平时也是知道的。年轻时相亲相爱，到老了却又相互怨怒，这怎么能行呢！"

二十三日，任命宋齐丘为镇南节度使。

15 皇帝卧病不起，一天早晨，只有冯道一个人陪着他。皇帝命幼子石重睿出来拜见他，又命令宦官把石重睿抱起来送到冯道怀中，意思大概是想让冯道辅立他为幼主。

六月，十三日，皇帝去世。

冯道与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商议，认为正值国家多难，应该立长子为嗣君，于是就拥立广晋尹齐王石重贵为嗣君。当天，齐王即皇帝位。景延广把这些都当作自己的功劳，开始掌权执政，禁止京师的人们相聚交谈。

当初，皇帝病危的时候，曾有命令要征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进京辅佐朝政，结果这道命令却被齐王扣压了下来；刘知远从此与齐王结下了怨恨。

16 十五日，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17 闽国富沙王王延政围攻汀州，闽主王曦征调漳州、泉州的兵卒五千人前去救援。又派遣他的将领林守亮进入尤溪，大明宫使黄敬忠驻扎尤口，想乘着对方空虚袭击建州；国计使黄绍颇率领步兵

八千人做林、黄二军的声援。

18 秋，七月，初十，太皇太后刘氏去世。

19 闽国富沙王王延政攻打汀州，先后经过了四十二次战斗，攻不下来就率军退了回去。他的部将包洪实、陈望，率领水军抵御福州的军队；十五日，双方在尤溪口相遇。黄敬忠想立即投入战斗，占卜的人对他说时辰不吉利，于是就按兵不动；包洪实等人引兵上岸，从水陆两面夹攻福州军，杀了黄敬忠，共俘虏和斩杀了二千人，林守亮、黄绍颇都逃了回去。

20 十八日，大赦天下。

21 二十一日，加封景延广同平章事，兼任侍卫马步都指挥使。

22 元勋旧臣们都想恢复设置枢密使，冯道等人再三上奏，建议把枢密使以前所执掌的职责从中书省再分离出去，皇帝没有允许。

23 有个神降临在博罗县一个百姓的家里，神能和人说话，但却不显现形体，邻里间的人们都去请神占卜吉凶，往往很灵验，县府官吏张遇贤侍奉他极为恭谨。当时循州的盗贼群起，相互之间不能统一，盗贼的首领们共同向神祈祷，这位神大声地向他们说："张遇贤应当做你们的首领。"于是大家都推戴张遇贤，称他为中天八国王，改年号为永乐，设置了文武百官，大肆攻取抢掠海边沿岸一带。张遇贤年纪很轻，没有什么方略，各位将领只是向他报告一下出去、回来了而已。

汉主任命越王刘弘昌为都统，循王刘弘杲为副都统前去讨伐张遇贤，双方战于钱帛馆。汉兵的情势不利，越王和循王都被贼兵所围困；指挥使陈道庠等人拼力死战解救他们，才使他们幸免于难。东部的州县大多都被张遇贤所攻陷。陈道庠是端州人。

24 高行周围攻襄州已经有一年多了，仍没有攻下来。城中的粮食也都吃光了。奉国军都虞候曲周人王清对高行周说："叛贼的城池已经很危窘了，我们的军队也已经很疲惫了，百姓已经十分困乏，不早一点对他们加强攻势，还等待什么呢！"于是就和奉国都指

挥使元城人刘词率领兵众带头登城。八月，攻下了襄州城。安从进全族自焚。

25 甲子，以赵莹为中书令。

26 闽主曦遣使以手诏及金器九百、钱万缗、将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于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

丙寅，闽主曦宴群臣于九龙殿。从子继柔不能饮，强之。继柔私减其酒，曦怒，并客将斩之。

27 闽人铸永隆通宝大铁钱[1]，一当铅钱百。

28 汉葬天皇大帝于康陵，庙号高祖。

29 唐主自为吴相，兴利除害，变更旧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书删定为《昇元条》三十卷[2]；庚寅[3]，行之。

30 闽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为皇州刺史。廷英贪秽，掠人女子，诈称受诏采择以备后宫。事觉，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惧，诣福州自归，曦诘责，将以属吏；廷英退，献买宴钱万缗。曦悦，明日召见，谓曰："宴已买矣，皇后贡物安在？"廷英复献钱于李后，乃遣归泉州；自是诸州皆别贡皇后物。未几，复召廷英为相。

31 冬，十月，丙子，张遇贤陷循州，杀汉刺史刘传。

32 楚王希范作天策府，极栋宇之盛；户牖栏槛皆饰以金玉，涂壁用丹砂数十万斤；地衣，春夏用角簟[4]，秋冬用木棉。与子弟僚属游宴其间。

33 十一月，庚寅，葬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显陵[5]，庙号

高祖。

34 先是河南、北诸州官自卖海盐，岁收缗钱十七万；又散蚕盐敛民钱[6]。言事者称民坐私贩盐抵罪者众，不若听自贩，而岁以官所卖钱直敛于民，谓之食盐钱；高祖从之。俄而盐价顿贱，每斤至十钱。

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羡利[7]，而难于骤变前法，乃重征盐商，过者七钱，留卖者十钱。由是盐商殆绝，而官复自卖。其食盐钱，至今敛之如故。

35 闽盐铁使、右仆射李仁遇，敏之子，闽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于曦。十二月，以仁遇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吏部侍郎李光准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并同平章事。

曦荒淫无度，尝夜宴，光准醉忤旨，命执送都市斩之；吏不敢杀，系狱中。明日，视朝，召复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学士周维岳下狱。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书勿忧。"醒而释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独维岳在。曦曰："维岳身甚小，何饮酒之多？"左右或曰："酒在别肠，不必长大。"曦欣然，命捽维岳下殿，欲剖视其酒肠。或曰："杀维岳，无人侍陛下剧饮者。"[8]乃舍之。

36 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议奉表称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广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9]。李崧曰："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延广固争，冯道依违其间，帝卒从延广议。契丹大怒，遣使来责让，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延广复以

不逊语答之。

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

【注释】

①永隆通宝：以年号名钱。永隆为闽主王曦年号，时为闽永隆四年（公元942年）。

②昇元：南唐国主李昪的年号，时为昇元六年（公元924年）。

③庚寅：八月无此日，疑误。

④角簟（diàn 电）：由细竹篾织成的席子。

⑤显陵：在河南府寿安县，即今河南宜阳。

⑥蚕盐：官府以目前盐价，于春季时给民食用，民随夏税交纳所领盐价，这种盐称为蚕盐。

⑦羡利：正赋之外的无名收入，常表现为一些巧立名目的杂税。

⑧无人侍陛下：一本"无人"下有"复能"二字。

⑨致书称孙而不称臣：即仅致家人之礼而无附属国礼。

【译文】

25 十二日，任命赵莹为中书令。

26 闽主王曦派遣使者带着亲笔诏书和金器九百件、钱一万缗、给将吏的敕告六百四十通，前去向富沙王王延政讲和，王延政没有接受。

十五日，闽主王曦在九龙殿设宴招待群臣。他的侄子王继柔不能饮酒，王曦却强迫他喝，王继柔暗中把酒减掉了一点，王曦知道后很生气，把他连同客将一起杀了。

27 闽国人铸造永隆通宝大铁钱，一枚相当于铅钱一百枚。

28 汉国在康陵安葬天皇大帝，庙号叫高祖。

29 唐主自从担任吴国的宰相以后，兴利除弊，变革了很多旧有

的法规。到他即位当了皇帝以后，就命令执法官和尚书把旧法规删定为《昇元条》三十卷；庚寅日，开始施行。

30 闽主王曦任命同平章事候官人余廷英为泉州刺史。余廷英贪婪污秽，抢夺人家的女子，欺骗说是接受了诏命要为朝廷后宫采择民女。事情败露后，王曦派御史前去查办。余廷英害怕了起来，就主动到福州自首，王曦责问他一番后，将要把他交给狱吏惩办；余廷英退下来以后，马上进献了买宴钱一万缗。王曦大为高兴，第二天召见余廷英，对他说："宴已经买了，给皇后的贡礼在哪里啊？"余廷英又向李皇后进献了钱财，于是又派他回泉州去了；自此各州都要另备一份贡礼献给皇后。没过多久，又征召余廷英回京任宰相。

31 冬，十月，二十六日，张遇贤攻陷循州，杀了汉国的刺史刘传。

32 楚王马希范建造天策府，栋宇的修建极为考究；门窗栏槛都用金玉作装饰，涂刷墙壁用去了丹砂几十万斤；铺盖地面的地衣，春天和夏天用细竹篾编织的凉席，秋天和冬天用木棉。和他的子弟和幕僚们在里面游玩饮宴。

33 十一月，初十，在显陵安葬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庙号叫高祖。

35 在此之前，黄河南、北各州官府都是自卖海盐，每年可以收入缗钱十七万；又通过发放蚕盐聚敛百姓钱财。上奏的人说，百姓因私自贩卖海盐而犯罪的很多，不如听任百姓自由贩卖，而每年依照官府所卖的钱数直接向百姓征收，称做"食盐钱"；高祖同意了这个办法。没过多久盐价迅速下跌，每斤降到十钱。

到这时，三司使董遇想要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而又难以一下子改变从前的法规，于是就加重对盐商的征税，经过这里的每斤收七钱，留在这里贩卖的每斤收十钱。从此贩盐的商人几乎绝迹，而官府又恢复了自卖。至于那个食盐钱，到现在还是照征不误。

35 闽国的盐铁使、右仆射李仁遇，是李敏的儿子，也是闽主王曦

的外甥；年纪很轻，姿容俊美，深受王曦的宠幸。十二月，任命李仁遇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吏部侍郎李光准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两人都为同平章事。

王曦荒淫无度，一次在夜晚所举行的宴会上，李光准在酒醉之中违逆了闽主的意旨，闽主就下令把李光准绑送到都市上斩首；狱吏不敢杀他，就把他关押在监狱里。第二天，闽主上朝视事，又征召他恢复了他的官位。这一天晚上，又举行宴会，收押了翰林学士周维岳送进监狱。狱吏整理好了床榻接待他，并说："宰相昨天晚上就住在这里，尚书您也不必担心。"闽主酒醒之后，果然也把他给释放了。后来有一天，又举行宴会，陪侍的大臣们都已经喝醉离去，只有周维岳一个人还在。王曦说："维岳身材矮小，为什么酒能喝这么多？"身边的侍者有人回答说："能喝酒的人都另有一副酒肠，不一定要身体很高大。"王曦听到这个回答很高兴，就命人把周维岳揪拿下殿，想要剖开他的肚子看看他的酒肠。这时有人说："如果杀了周维岳，就没有人陪侍陛下豪饮了。"于是就放了他。

36 皇帝刚开始即位，大臣们议论要奉表称臣向契丹报告丧事，景延广则主张写封信而不上表，并且只称孙不称臣。李崧说："委屈自身是为了国家社稷，有什么耻辱可言？陛下如果按景延广的意见办，日后有一天必然会落个亲自披甲戴胄，和契丹人交战的结局，到那时后悔也没有什么用了。"景延广一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冯道在中间模棱两可。皇帝最终还是采纳了景延广的主张。契丹果然大为震怒，派使者前来责问，并且说："为什么不先来禀告，就仓促地即位称帝！"景延广又用一些不中听的话语回答了他。

契丹的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想取代晋朝而称帝于中原，就多次劝说契丹攻打晋朝，契丹主很赞同他的意见。

齐王上[1]

天福八年

1 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宫苑使田敬全领永平节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为比而命之[2]，国人非之。

2 帝闻契丹将入寇，二月，己未，发邺都；乙丑，至东京。然犹与契丹间遗相往来，无虚月。

3 唐宣城王景达，刚毅开爽，烈祖爱之[3]，屡欲以为嗣；宋齐丘亟称其才，唐主以齐王璟年长而止。璟以是怨齐丘。

唐主幼子景遏，母种氏有宠，齐王璟母宋皇后稀得进见。唐主如璟宫，遇璟亲调乐器，大怒，诮让者数日。种氏乘间言，景遏虽幼而慧，可以为嗣。唐主怒曰："子有过，父训之，常事也。国家大计，女子何得预知！"即命嫁之。

唐主尝梦吞灵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献丹方，以为神而饵之，浸成躁急。左右谏，不听。尝以药赐李建勋，建勋曰："臣饵之数日，已觉躁热，况多饵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群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论辩中理者，亦敛容慰谢而从之。

唐主问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对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国。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饱喜，何论太平！"宋后自帘中称叹，以为至言。凡唐主所赐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为人奏章，唐主欲为之筑坛。辞曰："国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4]，乃当奏请耳。"

驾部郎中冯延巳，为齐王元帅府掌书记，性倾巧，与

宋齐丘及宣徽副使陈觉相结；同府在己上者，延己稍以计逐之。延己尝戏谓中书侍郎孙晟曰："公有何能，为中书郎？"晟曰："晟，山东鄙儒，文章不如公，谈谐不如公，谄诈不如公。然主上使公与齐王游处，盖欲以仁义辅导之也，岂但为声色狗马之友邪！晟诚无能；公之能[5]，适足为国家之祸耳。"延己，歙州人也。

又有魏岑者，亦在齐王府。给事中常梦锡屡言陈觉、冯延己、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东宫；司门郎中判大理寺萧俨表称陈觉奸回乱政；唐主颇感悟，未及去。

会疽发背，秘不令人知，密令医治之，听政如故。庚午，疾亟，太医吴廷裕遣亲信召齐王璟入侍疾。唐主谓璟曰："吾饵金石，始欲益寿，乃更伤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秘不发丧，下制："以齐王监国，大赦。"

孙晟恐冯延己等用事，欲称遗诏令太后临朝称制。翰林学士李贻业曰："先帝尝云：'妇人预政，乱之本也，'安肯自为厉阶[6]！此必近习奸人之诈也。且嗣君春秋已长，明德著闻，公何得遽为亡国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对百官毁之。"晟惧而止。贻业。蔚之从曾孙也。

丙子，始宣遗制。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罹谴罚。陈觉称疾，累月不入，及宣遗诏，乃出。萧俨劾奏："觉端居私室，以俟升遐[7]，请按其罪。"齐王不许。

自烈祖相吴，禁压良为贱，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冯延己及弟礼部员外郎延鲁，俱在元帅府，草遗诏听民卖男女；意欲自买姬妾，萧俨驳曰："此必延己等所为，非大行

之命也[8]。昔延鲁为东都判官，已有此请；先帝访臣，臣对曰：'陛下昔为吴相，民有鬻男女者，为出府金，赎而归之，故远近归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贫人之子为富人厮役，可乎？'先帝以为然，将治延鲁罪。臣以为延鲁愚，无足责。先帝斜封延鲁章，抹三笔，持入宫。请求诸宫中，必尚在。"齐王命取先帝时留中章奏千余道[9]，皆斜封一抹，果得延鲁疏。然以遗诏已行，竟不之改。

4 闽富沙王延政称帝于建州，国号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将乐县为镛州，延平镇为镡州。立皇后张氏，以节度判官潘承祐为吏部尚书，节度巡官建阳杨思恭为兵部尚书。未几，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迁仆射，录军国事。

延政服赭袍视事，然牙参及接邻国使者，犹如藩镇礼。

殷国小民贫，军旅不息。杨思恭以善聚敛得幸，增田市山泽之税，至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国人谓之"杨剥皮"。

【注释】

①齐王：即后晋出帝石重贵，后晋高祖石敬瑭兄石敬儒之子，公元942年即位。

②引前蜀王承休为比：前蜀宦官王承休帅秦州见第二百七十三卷唐庄宗同光二年。

③烈祖：即南唐国主李昪，庙号为烈祖，《通鉴》以删减旧史书之，此处当称"唐主"。

④焚章不化：道士代人向上天上奏章，焚章不化指已感应天帝。

⑤公之能：一本作"如公之能"，当是。

⑥厉阶：祸端。

⑦升遐：升到很高远的地方，多用来代指帝王之死。

⑧大行：自汉代以后，皇帝去世，梓宫在殡，尚未安葬，称为大行皇帝。

⑨留中章奏：即留滞禁中不下行的章奏，多为内容不可行者；若可行，即付外施行而不留中。

【译文】

齐王上

天福八年（癸卯，公元943年）

1 春，正月，二十四日，蜀主任命宣徽使兼宫苑使田敬全领任永平节度使；田敬全是一个宦官，蜀主是援引前蜀宦官王承休为例而任命了他，国人都认为这样做不妥。

2 皇帝听说契丹将要来入侵，二月，十一日，从邺都出发；十七日，到达东京大梁。不过表面上还是和契丹往来问讯，互相馈赠，没有哪个月间断过。

3 唐国宣城王李景达刚强坚毅，开朗爽快，烈祖很喜爱他，多次想让他以后继承帝位；宋齐丘也极力称赞他的才干，最终唐主还是考虑到齐王李璟年纪为长而打消了这个念头。李璟因此怨恨宋齐丘。

唐主最小的儿子名叫李景遂，他的母亲种氏深受唐主的宠爱，而齐王李璟的母亲宋皇后却很少有机会能得到进见。一次唐主走到李璟的宫中，碰到李璟在那里亲自调弄乐器，大为恼怒，一连责骂了他好几天。种氏乘机向唐主说，李景遂年纪虽然很小，但却聪明，以后可以让他继承帝位。唐主一听发怒说："儿子有过错，父亲教训他，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国家大计，女人怎么能够干预过问！"当即就下令把种氏嫁出宫去。

唐主曾经梦见自己吞下了灵丹，天一亮方士史守冲就向他献上了丹方，唐主认为是应了神验就按丹方吃了起来，结果渐渐地出

现了急躁的毛病。左右近臣劝阻他，他不听。一次把药赐给李建勋，李建勋说："这种药臣吃了几天，已经觉得浑身躁热，怎么还能够多吃呢！"唐主说："朕已经服食很久了。"群臣奏事的时候，经常遇到唐主突然暴怒；然而，有时遇上严正论辩而有道理的，唐主也能肃然起敬地慰勉他，并听从对方的意见。

唐主询问道士王栖霞："什么方法可以使天下获得太平？"王栖霞回答说："为帝王的要治心治身，然后才能治理国家。现在陛下还不能免除因饥饿而嗔怒、因饱食而欢喜的毛病，怎么谈得上天下太平呢！"宋皇后从帘子后听到这话大为赞叹，认为是至理名言。凡是唐主赐予给他的东西，王栖霞都一概不受。王栖霞经常替别人向天帝上奏章，唐主想为他修建一座坛台。他推辞说："国家的用度正很困乏，哪有时间办这件事！等到哪天焚烧奏章不化的时候，我就会奏请陛下建造的。"

驾部郎中冯延己，是齐王元帅府的掌书记，生性奸佞巧诈，和宋齐丘以及宣徽副使相勾结；元帅府的同事凡是地位在自己之上的，冯延己都要暗中用计谋把别人赶走，冯延己一次用开玩笑的口气对中书侍郎孙晟说："公有什么才能，居然当了中书侍郎？"孙晟说："我孙晟只不过是山东的一个鄙陋儒生，文章不如公，谈论戏谑不如公，谄媚奸诈也不如公。然而皇上让公和齐王相与游处，主要是想让公用仁义的道理去辅导他，哪里只能做个追逐声色狗马的朋友呢！我孙晟的确没有什么才能；不过像公这样的才能，正好足以给国家制造灾祸罢了。"冯延己是歙州人。

又有一个名叫魏岑的人，也在齐王府任职。给事中常梦锡多次反映说陈觉、冯延己、魏岑都是佞邪的小人，不适宜在东宫陪侍太子；司门郎中判大理寺的萧俨也上表指出陈觉奸邪乱政；唐主很有些感受和觉察，只是一时还没来得及把他们免除职务。

正巧这时唐主背上生了痈疽，保密不让人知道，暗中找医生为他治疗，临朝听政仍然和往常一样。二十二日，病情恶化，太医吴廷

裕派亲信之人召请齐王李璟入宫侍奉疾病。唐主对李璟说："我服食金石丹药，本来是想延年益寿，不料想反而更加伤害健康，你应当以此为戒！"当天晚上，便去世了。保密，对外不宣布死讯，颁下制令："令齐王李璟监理国事，实行大赦。"

孙晟害怕冯延巳等人掌了权，就想假称遗诏让太后临朝代行天子之事。翰林学士李贻业说："先帝曾经说过：'妇人干预朝政，是导致祸乱的根源，'怎么能会自启祸端！这一定是皇上身边的奸人所施的诈谋。况且嗣位之君年纪已长，圣明贤德，人所共知，公为什么忽然间说出这样的亡国之言！如果真的这样宣布施行，我一定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揭穿这件事。"孙晟害怕起来而没有这样做。李贻业是李蔚的曾侄孙。

二十八日，才开始宣布遗嘱。唐主末年性情急躁，身边的大臣们经常遭到处罚。陈觉借口有病，一连几个月都不入朝进见，等到宣布遗诏的时候，才肯出来。萧俨上奏弹劾他说："陈觉端坐在自己家中，一心等着皇帝驾崩，请按律治他的罪。"齐王李璟没有答应。

自从唐主任吴国的宰相，就禁止买良家子女做奴婢，明令买奴婢的人必须通报官府立字为据。冯延巳和他的弟弟礼部员外郎冯延鲁，都在元帅府任职，草拟唐主遗诏听任百姓卖子女；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可以购买姬妾，萧俨对此驳论说："这一定是冯延巳等人所干的，并不是大行皇帝的遗命。从前冯延鲁任东都判官时，曾提过这个建议；先帝征询过臣的意见，臣回答说：'陛下从前任吴国宰相的时候，百姓有卖子女的，您都为了他们拨出府库中的钱，把人赎出来送他们回家，所以百姓才无论远近都归心于陛下。现在陛下即了皇帝位却反其道而行之，让穷人家的子女为富裕人家做厮役，这怎么能行呢？'先帝认为我这话讲得有道理，正要治冯延鲁的罪。当时臣认为冯延鲁很愚笨，不值得责备他。先帝便把冯延鲁的奏章斜着封上了，抹了三笔，带进了后宫。请在宫中查找一下，一定还在。"齐王命人把先帝留滞禁中的奏章一千多件全部取出来，

都是斜着封口抹上一笔的，果然找到了冯延鲁的那封奏疏。然而由于遗诏已经颁布施行，最终还是没有更改过来。

4 闽国的富沙王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大殷，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天德。把将乐县改作镛州，延平镇改作镡州。册立其妻张氏为皇后。任命节度判官潘承祐为吏部尚书，节度巡官建阳人杨思恭为兵部尚书。没过多久，又任命潘承祐为兵部尚书，杨思恭升迁为仆射，治理军国大事。

王延政穿着天子服用赭色袍服听理朝政，但是在衙门接受参拜和接见邻国的使者时，还是依照藩镇的礼仪

殷国国土狭小，人民贫困，军事战争却没有停止过。杨思恭因为善于搜刮民财而获得宠幸，他增加了田亩山泽的税额，以至于鱼类、食盐、蔬菜、水果，无不加倍征收，殷国的百姓称他为“杨剥皮”。

5 三月，己卯朔，以中书令赵莹为晋昌节度使兼中书令；以晋昌节度使兼侍中桑维翰为侍中。

6 唐元宗即位[1]，大赦，改元保大。秘书郎韩熙载请俟逾年改元，不从。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钟氏为皇后。

唐主未听政[2]，冯延巳屡入白事，一日至数四。唐主曰：“书记有常职[3]，何为如是其烦也！”

唐主为人谦谨，初即位，不名大臣，数延公卿论政体，李建勋谓人曰：“主上宽仁大度，优于先帝；但性习未定，苟旁无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业耳。”

唐主以镇南节度使宋齐丘为太保兼中书令，奉化节度使周宗为侍中。唐主以齐丘、宗先朝勋旧，故顺人望召

为相，政事皆自决之。

徙寿王景遂为燕王，宣城王景达为鄂王。

初，唐主为齐王，知政事，每有过失，常梦锡常直言规正；始虽忿怼，终以谅直多之。及即位，许以为翰林学士，齐丘之党疾之，坐封驳制书，贬池州判官。池州多迁客[4]，节度使上蔡王彦涛，防制过甚，几不聊生，惟事梦锡如在朝廷。

宋齐丘待陈觉素厚，唐主亦以觉为有才，遂委任之。冯延巳、延鲁、魏岑，虽齐邸旧僚，皆依附觉，与休宁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谓觉等为"五鬼"。延鲁自礼部员外郎迁中书舍人、勤政殿学士[5]，江州观察使杜昌业闻之，叹曰："国家所以驱驾群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称旨，遽跻通显，后有立功者，何以赏之！"未几，唐主以岑及文徽皆为枢密副使。岑既得志，会觉遭母丧，岑即暴扬觉过恶，摈斥之。

7 唐置定远军于濠州。

8 汉殇帝骄奢[6]，不亲政事。高祖在殡，作乐酣饮；夜与倡妇微行，倮男女而观之。左右忤意则死，无敢谏者；惟越王弘昌及内常侍番禺吴怀恩屡谏，不听。常猜忌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门，群臣、宗室，皆露索，然后入。

晋王弘熙欲图之，乃盛饰声伎，娱悦其意，以成其恶。汉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挥使陈道庠引力士刘思潮、谭令裡、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习手搏于晋府[7]，汉主闻而悦之。丙戌，与诸王宴于长春宫，观手搏，至夕罢宴，

汉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汉主,因拉杀之,尽杀其左右。

明旦,百官诸王莫敢入宫,越王弘昌帅诸弟临于寝殿,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应乾。以弘昌为太尉兼中书令,诸道兵马都元帅,知政事,循王弘杲为副元帅,参预政事。陈道庠及刘思潮等皆受赏赐甚厚。

9 闽主曦纳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为贤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杀则杀之,所欲宥则宥之。

10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11 唐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为昭武节度使、镇抚州。

12 殷将陈望等攻闽福州,入其西郛,既而败归。

【注释】

①唐元宗:即南唐元宗李璟(公元916~961年),初名徐景通,后改为李璟,又改为李景。

②唐主未听政:因其居丧之期未满,不能临朝听政。

③书记:指冯延巳,当时冯为齐王元帅府掌书记,故称。

④迁客:因获罪被降任于外州的人,当地人就称他们为"迁客"。

⑤勤政殿学士:南唐烈祖李昪所设置,类似于中原王朝的端明殿学士。

⑥汉殇帝:即南汉国主刘玢。汉主刘龑长子。即位一年,即于公元942年为其弟刘晟所杀,谥号殇帝。

⑦晋府:即刘弘熙的晋王府第。

【译文】

5 三月,初一,任命中书令赵莹为晋昌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又任命原晋昌节度使兼任侍中的桑维翰为侍中。

6 唐元宗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保大。秘书郎韩熙载建议等过了这个年头再改年号，没有被采纳。尊奉皇后为皇太后，册立妃子钟氏为皇后。

唐主还没有正式临朝听政，冯延巳就多次入宫报告事情，一天之间甚至去三四次。唐主说："书记有固定的职守，为什么要这样烦琐啊！"

唐主为人谦逊谨慎，刚开始即位，不直接叫大臣的姓名，多次延请公卿大臣议论政治体制的得失，李建勋对人说："皇上宽仁大度，胜过先帝；但是习性却还没有定型，如果身边没有正派的人来辅佐他，只怕难以守住先帝所创下的基业。"

唐主任命镇南节度使宋齐丘为太保兼中书令，奉化节度使周宗为侍中。唐主因为宋齐丘、周宗是先朝的元勋旧臣，所以就顺应众人之望征召他们入朝为宰相，但是朝中政事却还都是由自己决断。

改封寿王李景遂为燕王，宣城王李景达为鄂王。

当初，唐主任齐王，掌理政事的时候，每当出现过失，常梦锡经常直言纠正；一开始虽然很厌烦，但最终还是因为他的坦诚和正直而赞许他。到了即位称帝以后，答应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宋齐丘的党羽们忌恨他，加给他封驳皇帝制书的罪名，就把他贬降为池州判官。池州这个地方有很多遭贬降的"迁客"，节度使上蔡人王彦俦，对他们防备限制得过于苛刻，把他们逼得几乎无法生存，唯独侍奉常梦锡还如同他在朝廷时一样。

宋齐丘对待陈觉一向很好，唐主也认为陈觉很有才干，于是就对他委以重任。冯延巳、冯延鲁、魏岑，虽然是齐王府邸的旧同僚，却都依附于陈觉，和休宁人查文徽臭味相投，互相援引，把持要职，败坏朝政，唐国的人把陈觉之流称为"五鬼"。冯延鲁从礼部员外郎升迁为中书舍人、勤政殿学士，江州观察使杜昌业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叹地说："国家之所以能够驱使和驾驭群臣，是在于掌握了官

爵而已。如果因为一句话迎合了皇上的意旨,就骤然间让他跻身于通达显赫的地位,那么以后再有建立功勋的人,又拿什么来奖赏他们呢!"没过多久,唐主任命魏岑和查文徽同时担任节度副使。魏岑得志以后,正遇上陈觉因遭母丧在乡间守孝,魏岑当即就公开宣扬陈觉的过失和罪恶,把他排挤掉。

7 唐国在濠州设置定远军。

8 汉主骄奢淫逸,不愿听理政事。高祖的灵柩还未安葬,他就奏起音乐,痛快喝酒;夜间外出与妓女鬼混,让男人和女子脱光衣服供他观赏。身边的人如果有违背他的意志的就要被处死,因此没有人敢对他进行劝谏;只有越王刘弘昌和内常侍番禺人吴怀恩多次对他劝谏,但都不被采纳。他还常常猜忌他的几个弟弟,每次举行宴会大家相聚在一起的时候,都要命令宦官把守大门,不论是群臣还是宗室至亲,都要脱掉衣服接受搜查,然后才能进门。

晋王刘弘熙想要算计他,于是就盛装打扮歌妓,以博取他的欢心,促使他更加作恶。汉主爱好徒手搏击,刘弘熙就命令指挥使陈道庠带着力士刘思潮、谭令裡、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在晋王府演练徒手搏击,汉主得知后非常高兴。初八,和诸王一起在长春宫宴饮,观赏徒手搏击,一直到了晚上宴会才结束,汉主喝得酩酊大醉。刘弘熙让陈道庠、刘思潮等搀扶着汉主,乘机把他拉杀了,并把汉主身边的近侍也都杀了。

第二天早晨,文武百官和诸王们都不敢进入宫中,越王刘弘昌率领诸弟来到寝殿,迎奉刘弘熙即皇帝位,改名为刘晟,改年号为应乾。任命刘弘昌为太尉兼中书令、诸道兵马都元帅,主掌朝政大事,循王刘弘杲为副元帅,参预政事。陈道庠和刘思潮等人都得到了很丰厚的赏赐。

9 闽主王曦娶了金吾使尚保殷的女儿,册立为贤妃。这位贤妃长得特别漂亮,王曦很宠爱她;当王曦喝醉酒的时候,贤妃所想要杀的人,王曦就派人把他杀掉,所想要宽宥的人,就下令把他放了。

10 夏，四月，初一，日食。

11 唐国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为昭武节度使，镇守抚州。

12 殷国的将领陈望等人进攻闽国的福州，攻进了宅西面的城郭，不久又被打败，退了回去。

13 五月，殷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潘承祐上书陈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伤天理，一也。赋敛烦重，力役无节，二也。发民为兵，羁旅愁怨，三也。杨思恭夺民衣食，使归怨于上，群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狭隘，多置州县[1]，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粮，将攻临汀，曾不忧金陵、钱塘乘虚相袭[2]，六也。括高赀户，财多者补官，逋负者被刑，七也。延平诸津，征果菜鱼米，获利至微，敛怨甚大，八也。与唐、吴越为邻，即位以来，未尝通使，九也。宫室台榭，崇饰无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3]，削承祐官爵，勒归私第。

14 汉中宗既立[4]，国中议论汹汹。循王弘杲请斩刘思潮等以谢中外，汉主不从。思潮等闻之，潜弘杲谋反，汉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与谭令禋帅卫兵突入，斩弘杲。于是汉主谋尽诛诸弟，以越王弘昌贤而得众，尤忌之。雄武节度使齐王弘弼，自以居大镇，惧祸，求入朝；许之。

15 初，闽主曦侍康宗宴[5]，会新罗献宝剑[6]，康宗举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对曰："斩为臣不忠者。"

时曦已蓄异志,凛然变色。至是宴群臣,复有献剑者,曦命发倏冢,斩其尸。

校书郎陈光逸谓其友曰:"主上失德,亡无日矣;吾欲死谏。"其友止之,不从,上书谏曦大恶五十事。曦怒,命卫士鞭之数百,不死;以绳系其颈,悬诸庭树,久之乃绝。

16 秋,七月,己丑,诏以年饥,国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余人于诸道括民谷。

17 吴越王弘佐初立,上统军使阚璠强戾,排斥异己,弘佐不能制;内牙上都监使章德安数与之争,右都监使李文庆不附于璠,乙巳,贬德安于处州,文庆于睦州。璠与右统军使胡进思益专横。璠,明州人;文庆,睦州人;进思,湖州人也。

18 唐主缘烈祖意,以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金陵尹燕王景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徙封齐王,居东宫;天平节度使、守侍中、东都留守鄂王景达为副元帅,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约以传位。立长子弘冀为南昌王。景遂、景达固辞,不许。景遂自誓必不敢为嗣,更其字曰退身。

19 汉指挥使万景忻败张遇贤于循州。遇贤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则大事可成。"遇贤帅众逾岭,趣虔州。唐百胜节度使贾匡浩不为备,遇贤众十余万攻陷诸县,再败州兵,城门昼闭。遇贤作宫室营署于白云洞,遣将四出剽掠。匡浩,公铎之子也[7]。

20 八月,乙卯,唐主立弟景遏为保宁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屡欲害景遏,唐主力保全之。

21 夏州牙内指挥使拓跋崇斌谋作乱，绥州刺史李彝敏将助之，事觉；辛未，彝敏弃州，与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

22 九月，尊帝母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妃，代北人也。帝事太后、太妃甚谨，待诸弟亦友爱。

23 初，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廷寿入契丹，契丹以为回图使[89]，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及契丹与晋有隙，景延广说帝囚荣于狱，悉取邸中之货。凡契丹之人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90]，不可负。戊子，释荣，慰赐而归之。

荣辞延广，延广大言曰："归语而主，先帝为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乃中国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约故耳。为邻称孙，足矣，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笑天下，毋悔也！"荣自以亡失货财，恐归获罪，且欲为异时据验，乃曰："公所言颇多，惧有遗忘，愿记之纸墨。"延广命吏书其语以授之，荣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决。晋使如契丹，皆絷之幽州，不得见。

桑维翰屡请逊辞以谢契丹，每为延广所沮。帝以延广有定策功，故宠冠群臣；又总宿卫兵，故大臣莫能与之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知延广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兴捷、武节等十余军以备契丹。

24 甲午，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乱之状，诏执彝

敏送夏州，斩之。

【注释】

①多置州县：指改将乐县为镛州，延平镇人镡州。

②金陵、钱塘：这里代指南唐和吴越两国。

③殷王：胡三省注认为"殷王"当作"殷主"。

④汉中宗：即南汉国主刘晟，其庙号为中宗。

⑤康宗：即闽主王昶，其庙号为康宗。

⑥新罗：朝鲜古国名。曾与百济、高句丽三足鼎立，七世纪中叶灭此两国，统一半岛大部，后衰落。公元935年为王氏高丽所取代。书中此处称"新罗"，是用其旧称。

⑦公铎：即贾公铎，其事见第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宁三年。

⑧回图使：官名。契丹所置。主管与中原地区的贸易。

⑨契丹有大功：指其解救晋阳之围及帮助石敬塘即位称帝。

【译文】

13五月，殷国的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潘承祐上书陈奏十件事情，主要是说："兄弟之间互相攻战，违反天理，这是一。赋税征敛过于烦重，劳役征调毫无节制，这是二。征发百姓为兵，使他们羁留在异地他乡，满怀愁怨，这是三。杨思恭掠夺百姓衣食，致使他们把怨恨归咎于皇上，群臣没有人敢说话，这是四。疆土本来就狭小，却又过多地设置州县，增加了官吏，困扰百姓，这是五。修筑道路、准备粮食，将要攻打临汀，一点也不考虑南唐和吴越两国会乘虚来袭击，这是六。搜刮家道殷实的人家，财物交得多的就可以做官，拖欠的就要被处刑罚，这是七。延平一带的各个渡口，征收水果、蔬菜、鱼、米的税，所征的税虽然很少，但由此招来的民怨却很大，这是八。与南唐、吴越两国为邻，但自即位以来，还没有和他们互通使者，这是九。宫室台榭，崇建华饰，毫无节制，这是十。"殷主王延政大怒，削去了潘承祐的官职和爵位，勒令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去。

14 汉主即位以后，国内议论纷纷。循王刘弘杲奏请斩杀刘思潮等人来向朝廷内外谢罪，汉主不答应。刘思潮等人得知这件事后，就诬告说刘弘杲要谋反，汉主命令刘思潮等人暗中对他进行侦察。刘弘杲正在宴请宾客，刘思潮和谭令禋带领卫兵突然闯了进去，杀死了刘弘杲。从这时起，汉主就谋划着要把几个弟弟全部杀掉，由于越王刘弘昌贤能而又很受人们拥戴，因此就特别忌恨他。雄武节度使齐王刘弘弼，考虑到自己位居大镇，害怕招惹祸患，就请求入朝；汉主同意了他。

15 当初，闽主王曦陪侍康宗饮宴时，正好新罗有使者来进献宝剑，康宗拿起宝剑问同平章事王倓说："这把宝剑可以做什么用？"王倓回答说："可以用来斩那些做臣子而不忠心的人。"当时王曦已经怀有叛乱的野心，听了这话，马上脸色都变了。这时王曦正在宴请群臣，又有前来进献宝剑的，王曦命人掘开王倓的坟墓，用这把进献来的宝剑斩杀他的尸首。

校书郎陈光逸对他的朋友说："皇上无道，国家不用多久就会灭亡，我准备冒死进谏。"他的朋友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不听，于是上书劝谏王曦大恶五十条。王曦大为恼怒，命令卫士用鞭子抽打他几百下，没有打死；又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把他吊在庭前的树上，过了一段时间才断气而死。

16 秋，七月，十三日，皇帝下诏，由于年岁饥荒，国家财用不足，特地分派使者六十多人到各道去搜求民间谷物。

17 吴越王钱弘佐刚刚即位，上统军使阚璠强横暴戾，排斥异己，钱弘佐对他奈何不得；内牙上都监使章德安多次同他争执，右都监使李文庆也不肯依附于阚璠，二十九日，把章德安贬降到处州，把李文庆贬降到睦州。从此，阚璠和右统军使胡进思更加专横起来。阚璠是明州人；李文庆是睦州人；胡进思是湖州人。

18 唐主秉承烈祖的旨意，任命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金陵尹燕王李景遂为诸道兵马元帅，改封为齐王，住在东宫；任命天平节度

使、守侍中、东都留守鄂王李景达为副元帅，改封为燕王；向朝廷内外宣告，约定以后要传位给他们。册立长子李弘冀为南昌王。李景遂、李景达两人坚决辞让，没有获准。李景遂自己在心中立誓，一定不敢做嗣君，并把自己的字改为退身。

19 汉国的指挥使万景忻在循州打败了张遇贤。张遇贤向神祷告，神说："攻取虔州，就可以大功告成。"张遇贤率领部众翻越南岭，向虔州进发。唐国的百胜节度使贾匡浩没作防备，张遇贤的十多万兵众攻陷了各个县城，又打败了虔州的军队，逼得州城城门在白天也不得不关闭起来。张遇贤在白云洞建造宫室、军营和官署，派将领四出抢劫。贾匡浩是贾公铎的儿子。

20 八月，初九，唐主册立他的弟弟李景遏为保宁王。宋太后由于还怨恨种夫人，多次想加害李景遏，唐主极力把他保全了下来。

21 夏州牙内指挥使拓跋崇斌阴谋叛乱，绥州刺史李彝敏准备协助他，结果事情被发觉。二十五日，李彝敏放弃了绥州，和他的弟弟李彝俊等五人逃奔延州去了。

22 九月，尊奉皇帝的生母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皇太妃是代北人。皇帝侍奉太后、太妃很恭谨，对待几个弟弟也很友爱。

23 以前，河阳牙将乔荣跟随赵延寿投奔契丹，契丹任命他为回图使，往来贸易于晋朝，并在大梁设置了府邸。等到契丹和晋朝有了嫌隙的时候，景延广劝说皇帝把乔荣囚禁在监狱里，并且收缴了他府邸中的全部财物，凡是在晋朝边境上进行贩卖贸易的契丹人，一律杀掉，夺取他们的货物。朝廷中的大臣们都说契丹对本朝有过大功，不能背叛了他。十三日，释放了乔荣。安慰并赏赐了他一番，让他回契丹去。

乔荣来向景延广辞行，景延广对他说大话："回去后跟你的主子说，先帝是北朝扶立的，所以才向你们称臣上奏表。当今皇上却是中国自己拥立的，之所以还向北朝屈降名分，正是因为不敢忘记先帝与北朝的盟约罢了。作为邻国而自称孙子，已经足够了，没有

再称臣的道理。北朝皇帝不要听信赵延寿的诳骗诱惑，轻视欺侮中国。中国的兵马之盛，也是你所亲眼看到的。祖翁如果一怒之下前来交战，孙儿自有十万横磨利剑，足以用来相待。以后被孙子所打败，惹天下人嗤笑，可不要后悔啊！"乔荣认为自己丧失了货物和钱财，担心回去后会被治罪，同时也想为以后留个凭据，就说："公所说的事情很多，我怕记不住会有遗漏，还是请你用纸墨把它记下来吧。"景延广就让属吏把他的话记了下来交给乔荣，乔荣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报告了契丹主。契丹主大为恼怒，入侵中原的心志这时更坚决了。晋朝派往契丹的使者，都被拘囚在幽州，不让他们见到契丹主。

桑维翰多次恳请朝廷要以谦逊的言辞向契丹道歉，但每一次都被景延广所阻止。皇帝因为景延广有扶立自己即位的功劳，所以对他的恩宠超过群臣；他又总管宿卫兵，所以大臣们没有人能和他相争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深知景延广的这种做法一定会招致契丹的入侵，但又考虑到景延广眼下权势正盛，所以也不敢说什么，只是增加募兵的数额，奏请朝廷设置兴捷、武节等十多个军镇，用以防备契丹军队的入侵。

24 十九日，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向朝廷奏报李彝敏作乱的情况，皇帝下诏，逮捕李彝敏押送到夏州，把他斩首。

25 冬，十月，戊申，立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

初，高祖爱少弟重胤，养以为子；及留守邺都，娶副留守安喜冯濛女为其妇。重胤早卒，冯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见而悦之；高祖崩，梓宫在殡，帝遂纳之。群臣皆贺，帝谓冯道等曰："皇太后之命，与卿等不任大庆[1]。"群臣出，帝

出夫人酣饮，过梓宫前，醊而告曰[2]："皇太后之命，与先帝不任大庆。"左右失笑，帝亦自笑，顾谓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与左右皆大笑。太后虽恚，而无如之何。

既正位中宫，颇预政事。后兄玉，时为礼部郎中、盐铁判官，帝骤擢用至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与议政事。

26 汉主命韶王弘雅致仕。

27 唐主遣洪州营屯都虞候严恩将兵讨张遇贤，以通事舍人金陵边镐边监军。镐用虔州人白昌裕为谋主，击张遇贤，屡破之。遇贤祷于神，神不复言，其徒大惧。昌裕劝镐伐木开道，出其营后袭之，遇贤弃众奔别将李台。台知神无验，执遇贤以降，斩于金陵市。

28 十一月，丁亥，汉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29 戊子，吴越王弘佐纳妃仰氏，仁诠之女也。

30 初，高祖以马三百借平卢节度使杨光远，景延广以诏命取之。光远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单州刺史承祚，戊戌，承祚称母病，夜，开门奔青州。庚子，以左飞龙使金城何超权知单州。遣内班赐光远玉带、御马，以安其意[3]。

壬寅，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将兵戍郓州[4]。

31 唐葬光文肃武孝高皇帝于永陵，庙号烈祖。

32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将兵戍郓州。杨光远遣骑兵入淄州，劫刺史翟进宗归于青州。甲寅，徙杨承祚为登州刺史以从其便[5]。

光远益骄，密告契丹，以晋主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赵延寿亦劝之。契丹主乃

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6]，使延寿将之，委延寿经略中国，曰："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又常指延寿谓晋人曰："此汝主也。"延寿信之，由是为契丹尽力，画取中国之策。

朝廷颇闻其谋，丙辰，遣使城南乐及德清军[7]，征近道兵以备之。

33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谨自守，中书令宋齐丘广树朋党，百计倾之。宗泣诉于唐主，唐主由是薄齐丘。

既而陈觉被疏，乃出齐丘为镇海节度使。齐丘忿怼，表乞归九华旧隐[8]，唐主知其诈，一表，即从之，赐书曰："明日之行，昔时相许。朕实知公，故不夺公志。"仍赐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食一县租税。

齐丘乃治大第于青阳[9]，服御将吏，皆如王公，而愤邑尤甚。

34 宁州酋长莫彦殊以所部温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其州无官府，惟立牌于闳阜，略以恩威羁縻而已。

【注释】

①大庆：指其成婚之礼。

②醊（zhuì 缀）：祭奠时用酒酹地。

③内班：指宦官；御马：一本此下有"金帛"二字。

④将兵戍鄆州：目的是把守黄河渡口，使杨光远不得与契丹相连结，与上文"以安其意"为明暗两手。

⑤以从其便：登州为平卢节度使辖属，即让杨承祚为其父属下，故称"以从其便。"

⑥山后：为太行山、都军山、燕山以北地区的统称，这里主要指妫、檀、云、应等州。

⑦德清军:方镇名。治澶州清丰县,即今河南濮县北。

⑧九华旧隐:宋齐丘隐于九华山之事见第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长兴二年。

⑨青阳:县名。池州青阳县治今安徽青阳。

【译文】

25冬,十月,初三,册立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

从前,高祖喜爱他最小的弟弟石重胤,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来抚养;后来留守鄴都的时候,为他娶了副留守安喜人冯濛女儿为妻。石重胤死得较早,冯夫人寡居,她长得很漂亮,皇帝对她一见钟情;高祖驾崩,灵柩还在停放期间,皇帝就把她娶了过来,群臣都向他表示祝贺,皇帝对冯道等人说:"皇太后有令,和众卿不举办大庆。"群臣退出后,皇帝和夫人畅怀地饮酒,经过高祖灵柩前面的时候,洒酒于地并祷告说:"皇太后有令,和先帝不办大庆。"在场的人不由得笑了起来,皇帝自己也觉得好笑,转过脸对在场的人说:"我今天当新女婿,当得怎么样?"冯夫人和在场的人都大笑了起来。太后虽然很生气,可也拿他毫无办法。

冯夫人被立为皇后以后,经常干预朝政。她的哥哥冯玉,当时任礼部郎中、盐铁判官,皇帝骤然间就把他提拔为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让他参与讨论朝政大事。

26汉主命令韶王刘弘雅退休。

27唐主派遣洪州营屯都虞候严恩率兵讨伐张遇贤,任命通事舍人金陵人边镐为监军。边镐任用虔州人白昌裕为主持谋划的人,攻打张遇贤,多次打败他。张遇贤向神祈祷,神不再说话了,他的徒众大为恐惧。白昌裕劝边镐砍伐树木,开辟出道路,绕到他们营寨的后面去袭击他们。张遇贤丢下徒众私自投奔别将李台去了。李台得知神再也不灵验了,就逮捕了张遇贤前来投降,唐主下令把张遇贤在金陵街市上斩首。

28 十一月，十三日，汉主在南郊祭祀，大赦境内，改年号为乾和。

29 十四日，吴越王钱弘佐娶妃子仰氏，是仰仁诠的女儿。

30 从前，高祖把三百匹马借给平卢节度使杨光远，现在景延广用皇帝的诏命向他索取。杨光远大怒说："这是在怀疑我啊！"于是就暗中召他的儿子单州刺史杨承祚前来，二十四日，杨承祚声称母亲有病，当天晚上，就打开城门奔往青州去了。二十六日，任命左飞龙使金城人何超代理单州的事务。又派宦官带着玉带、御马去赏赐杨光远，以安他的心。

二十八日，派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率兵戍守郓州。

31 唐国在永陵安葬光文肃武孝高皇帝，庙号为烈祖。

32 十二月，初一，派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率兵戍守郓州。杨光远派遣骑兵进入淄州，劫持了刺史翟进宗回到青州。初十，朝廷调任杨承祚为登州刺史，以随他的意，让他方便。

杨光远从此更加骄横起来，暗中向契丹报告，说晋主辜负恩德，违背盟约，境内发生饥荒，官府和百姓都困乏穷竭，如果乘这个机会来攻打，准能一举攻下晋；赵延寿也劝说契丹南征。契丹主于是征集山后和卢龙的兵众共计五万人，让赵延寿统领他们，并委托赵延寿负责中国方面的事务，对他说："如果能够夺取中国，一定立你当皇帝。"此外他还常指着赵延寿对契丹境内的中国人说："这才是你们的君主。"赵延寿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为契丹卖命，策划攻取中国的方略。

朝廷对于他们的阴谋颇有了解，十二日，派遣使者在南乐和德清军修建城池，征调邻近各道的兵力去守备。

33 唐国侍中周宗年老，谦恭谨慎，与世无争，中书令宋齐丘广泛地建立自己的朋党，千方百计地排挤他。周宗哭着向唐主申诉这一情况，唐主从此就疏远了宋齐丘。

不久陈觉被疏远，于是也把宋齐丘外放为镇海节度使。宋齐丘很愤恨，上表请求让他回到从前隐居过的九华山去，唐主深知他这

是讹诈，并非真心，结果只上了一次奏表，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赐给他一封诏书说："明天的归隐之行，是过去就答应了的。朕确实很了解公，所以不愿改变公的志向。"仍然赐给他一个名号，叫九华先生，封为青阳公，享受一个县的租税。

宋齐丘于是在青阳修建了一处很大的宅第，穿的用的以及武将文吏，都和王公的规模一样，只是愤激、抑郁的心情比以前加深了。

34 宁州酋长莫彦殊率领他的部属温那等十八个州归附了楚国；这些州没有官府，只是在山岗或土堆上立个牌子，稍微施行一些恩惠和威猛加以笼络牵制而已。

35 是岁，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壖，西距陇坻[1]，南逾江、淮，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俱尽。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于是留守、节度使下至将军，各献马、金帛、刍粟以助国。

朝廷以恒、定饥甚，独不括民谷。顺国节度使杜威奏称军食不足[2]，请如诸州例，许之。威用判官王绪谋，检索殆尽，得百万斛。威止奏三十万斛，余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称贷于民，复满百万斛，来春粜之，得缗钱二百万，阖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为奏，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不许，曰："吾为观察使[3]，职在养民，岂忍效彼所为乎！"

36 楚地多产金银，茶利尤厚，由是财货丰殖。而楚王希

范，奢欲无厌，喜自夸大。为长枪大槊，饰之以金，可执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泽者八千人，为银枪都。宫室、园囿，服用之物，务穷侈靡。作九龙殿，刻沉香为八龙，饰以金宝，长十余丈，抱柱相向；希范居其中，自为一龙，其樸头长丈余[4]，以象龙角。

用度不足，重为赋敛。每遣使者行田，专以增顷亩为功，民不胜租赋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忧无谷！"命营田使邓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艺出租。民舍故从新，仅能自存，自西徂东，各失其业。又听人入财拜官，以财多少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贾，布在列位。外官还者，必责贡献。民有罪，则富者输财，强者为兵，惟贫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书相告讦，至有灭族者。

是岁，用孔目官周陟议，令常税之外，大县贡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无米者输布帛。天策学士拔跋恒上书曰："殿下长深宫之中，藉已成之业，身不知稼穑之劳，耳不闻鼓鼙之音[5]，驰骋遨游，雕墙玉食。府库尽矣，而浮费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敛不息。今淮南为仇雠之国，番禺怀吞噬之志，荆渚日图窥伺，溪洞待我姑息[6]。谚曰：'足寒伤心，民怨伤国'。愿罢输米之令，诛周陟以谢郡县，去不急之务，减兴作之役，无令一旦祸败，为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恒请见，辞以昼寝。恒谓客将区弘练曰："王逞欲而愎谏，吾见其干口飘零无日矣。"王益怒，遂终身不复见之。

37 闽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阅视之[7]；朝士有不贺者十二

人，皆杖之于朝堂。以御史中丞刘赞不举劾，亦将杖之，赞义不受辱，欲自杀。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仪刑百僚，岂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征邪？"元弼曰："臣以陛下为唐太宗，故敢效魏征。"曦怒稍解，乃释赞，赞竟以忧卒。

【注释】

①陇坻：地域名。一名陇阪、陇山、陇首。在今陕西陇县、宝鸡和甘肃清水、张家川之间，北入沙漠，南至渭河。

②杜威：即杜重威，因平定安重荣有功，被任命为顺国节度使，为避出帝名讳，去"重"字，改为现名。

③吾为观察使：马全节为节度使兼观察使，兵民兼掌，故称。

④樸(pú 仆)头：头饰的一种。亦作"幞头"，即头巾。

⑤鼓鼙之音：指战场搏杀的声音。

⑥淮南、番禺、荆渚、溪洞：淮南指南唐；番禺指南汉；荆渚指荆南；溪洞指彭、莫诸部族。

⑦班簿：朝廷朝拜人员的姓名和人数的登记簿。

【译文】

35 这一年，春夏两季天旱，秋冬两季发大水，蝗灾严重，从东边的海岸，到西边的陇坻，从南边的长江、淮河，到北边的幽州、蓟州，无论是原野、山谷还是城郭、庐舍都布满了蝗虫，竹叶、树叶都被吃得精光。官府再一次向民间搜刮谷物，使差督促索求严苛峻急，甚至封住百姓的碓臼碾磨，不留口粮，还有人因为藏匿谷物犯令而被处死。县令也往往因为督催所办的事务难以办到，便纷纷交给印信自我弹劾，弃官而去。百姓饿死的有几十万人，流亡的人数更是多得难以数计。于是上至留守、节度使，下至将军，都各自捐出马匹、金钱、布帛、粮草以救助国家。

朝廷因为恒州、定州饥荒更加严重，就没有派人去搜刮百姓的谷物。顺国节度使杜威上奏声称军粮不足，请求比照其它一些州的作法来办理，皇帝答应了他。杜威采纳判官王绪所提供的办法，搜查索求一点不剩，总共获得一百万斛。杜威只奏报说有三十万斛，其余的都送进了他的家里；他又命判官李沼向百姓借贷，又搜得一百万斛，来年春季卖出，得钱二百万缗，境内的百姓深受其苦。定州的官吏想援引恒州的例子向朝廷上奏，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不准许，并说："我身为观察使，职责就在于养育人民，怎能忍心学他的所作所为！"

36 楚国这个地方盛产金银，种茶的利润非常丰厚，因而财物货殖的收入非常可观。然而楚王马希范，却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喜欢夸大自己。制作长枪大槊，用黄金作装饰，中看而不中用。招募有钱人家的肥壮润泽的少年八千人，编为银枪都。宫室、园囿、穿的用的等物品，都极力追求奢侈华靡。兴建九龙殿，用沉香木刻成八条龙，用金银珍宝加以装饰，有十丈多长，缠绕在柱子上两面相对；马希范坐在中间，把自己当作是一条龙，他的头巾伸出的脚有一丈多长，用来象征龙的角。

费用不足，就加重赋敛。经常派使差下去巡查民田，专门以虚增田亩数为功绩，百姓由于负担不起租赋而纷纷逃走。楚王说："只要田地还在，何愁没有谷物！"于是命令营田使邓懿文登记那些逃亡人户的田亩，另外招募百姓来耕种，由他们缴田租。百姓们舍弃旧有的田地，租种新的田地，仅仅能够维持生存，从西到东这样流徙，人们把自己的产业都丢失了。又允许人们捐钱以换取官位，按照所交钱财的多少作为官职高低的依据。富商大贾，都安排在重要的官位上。在外地任官的如果回到朝廷，必定要求他们向朝廷进献财物。百姓犯了罪，那么富裕一点的就交出钱财，强壮的就愿意去当兵，只有贫穷衰弱的人接受刑罚。又设置了信箱，让人们投匿名信互相检举，以至有的人因此而被族灭全家。

这一年，采纳孔目官周陟的建议，规定在正常的租税之外，大县再进贡白米二千斛，中县一千斛，小县七百斛；交不出米的就输纳布帛。天策学士拓拔恒上书说："殿下生长在深宫之中，凭借已经完成的大业，因此没有亲身经历过种庄稼的辛劳，两耳也没有听到过战场搏杀的声音，只是骑着马驰骋遨游，住的是华丽的宫室，吃的是山珍海味。府库中的财物已经耗费完了，但是浪费却更加厉害了；百姓生活很贫困了，但是沉重的赋敛却仍接连不断。现在淮南方面是我们的仇敌之国，番禺方面对我们怀有吞并的野心，荆渚方面天天都在打我们的主意，溪洞方面也对我们渐渐怠慢了起来。谚谚说得好：'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希望能够取消输纳白米的规定，诛杀周陟以向郡县的百姓谢罪，罢除一切不急之务，削减建造工程，免得一旦招致祸败，惹天下四方的人耻笑。"楚王对此大怒。有一天，拓拔恒请求进见，楚王推辞说正在睡午觉，不愿见。拓拔恒对客将区弘练说："大王随心所欲而拒绝进谏，我看他的千口之家流离失所要不了多久了。"楚王听到这话后对他更加恼怒，从此终身不愿再见拓拔恒。

37 闽主王曦嫁女儿，拿出祝贺名册仔细查阅；朝廷士大夫有十二个人没来祝贺，把他们叫到朝堂加以杖打。因为御史中丞刘赞对这些人没有弹劾，也加以杖打，刘赞不甘受辱，准备自杀。谏议大夫郑元弼劝谏闽王说："古时候刑不上大夫。中丞是掌握百官威仪和刑罚的，怎么适宜加以拷打！"王曦板着脸说："你想学魏征吗？"郑元弼说："臣是把陛下当作唐太宗，所以才敢学魏征。"王曦的怒气这才稍有缓解，于是释放了刘赞，刘赞最终还是忧郁而死。

开运元年[1]

1 春，正月，乙亥，边藩驰告："契丹前锋将赵延寿、赵延

照将兵五万入寇，逼贝州。”延照，思温之子也。

先是朝廷以贝州水陆要冲，多聚刍粟，为大军数年之储，以备契丹。军校邵珂、性凶悖，永清节度使王令温黜之[2]。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会令温入朝，执政以前复州防御使吴峦权知州事，峦至，推诚抚士；会契丹入寇，峦书生，无爪牙，珂自请，愿效死，峦使将兵守南门，峦自守东门。契丹主自攻贝州，峦悉力拒之，烧其攻具殆尽。己卯，契丹复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门入，峦赴井死。契丹遂陷贝州，所杀且万人。

庚辰，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以河阳节度使苻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阵使，以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以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阵使，以左羽林将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阵使。

2 太原奏契丹入雁门关。恒、邢、沧皆奏契丹入寇。

3 成德节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诣杨光远[3]，为陈祸福，光远遣光裔入奏，称：“承祚逃归[4]，母疾故尔。既蒙恩宥，阖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与光裔复往慰谕之。

4 唐以侍中周宗为镇南节度使，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居咏为镇海节度使。

5 唐主决欲传位于齐、燕二王。翰林学士冯延巳等因之欲隔绝中外以擅权。辛巳，敕：“齐王景遂参决庶政，百官惟枢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余非召对不得见。”国人大骇。给事中萧俨上疏极论，不报。侍卫都虞候贾崇叩阁求见，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观其延接疏远，孜孜不怠，下

情犹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顿与群臣谢绝?臣老矣,不复得奉颜色。"因涕泗呜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唐主于宫中作高楼,召侍臣观之,众皆叹美。萧俨曰:"恨楼下无井。"唐主问其故。对曰:"以此不及景阳楼耳[59]。"唐主怒,贬于舒州,观察使孙晟遣兵防之,俨曰:"俨以谏诤得罪,非有他志。昔顾命之际,君几危社稷[60],其罪顾不重于俨乎?今日反见防邪!"晟惭惧,遽罢之。

6 帝遣使持书遗契丹,契丹已屯邺都,不得通而返。

壬午,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为御营使,前静难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军先发。时用兵方略号令皆出延广,宰相以下皆无所预;延广乘势使气,陵侮诸将,虽天子亦不能制。

乙酉,帝发东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阳。戊子,帝至澶州。

契丹主屯元城,赵延寿屯南乐;以延寿为魏博节度使,封魏王。

契丹寇太原,刘知远与白承福合兵二万击之。甲午,以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杜威为副使,马全节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将兵拒契丹于黎阳。

7 戊戌,蜀主复以将相遥领节度使[7]。

8 帝复遣译者孟守忠致书于契丹,求修旧好。契丹主复书曰:"已成之势,不可改也。"

辛丑,太原奏破契丹伟王于彦容,斩首三千级。契丹

自鸦鸣谷遁去。

9 殷铸"天德通宝"大铁钱[8]，一当百。

10 唐主遣使遗闽主曦及殷主延政书，责以兄弟寻戈。曦复书，引周公诛管、蔡，唐□诛建成、元吉为比[9]。延政复书，斥唐主夺杨氏国。唐主怒，遂与殷绝。

11 天平节度副使、知鄆州颜衍遣观察判官窦仪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与杨光远通使往还，引契丹自马家口济河，擒左武卫将军蔡行遇。"仪谓景延广曰："虏若济河与光远合，则河南危矣。"延广然之。仪，蓟州人也。

【注释】

①开运：后晋出帝石重贵年号，共三年，即公元 944～946 年。

②永清：永清军治贝州，即今河北清河。

③成德节度使：当为"顺国节度使"。后晋自平定安重荣之后，即改成德军为顺国军。

④承祚逃归：指杨承祚去年十一月自单州逃归青州。

⑤景阳楼：南朝陈后主建有景阳楼，隋兵来到时，他自投楼下井中。

⑥君几危社稷：指南唐烈祖死后，孙晟曾让皇太后临朝称制。

⑦复以将相遥领节度使：蜀罢将相领节度使见第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六年。

⑧天德：殷主王延政年号，公元 943～945 年。

⑨周□：原文缺字，一本空格作"太宗"二字。

【译文】

开运元年（甲辰，公元 944 年）

1 春，正月，初二，边境的藩镇飞骑来报："契丹的前锋将领赵延寿、赵延照率领五万兵马前来侵犯，逼近了贝州。"赵延照是赵思温

的儿子。

在此之前,朝廷认为贝州是水陆要冲,就在这里聚集了很多粮草,是大军好几年的储备,主要是用来防备契丹入侵。有一个军校名叫邵珂,生性凶残悖戾,永清节度使王令温罢黜了他。邵珂心怀不满,暗中派人跑到契丹去,告诉契丹说:"贝州的粮食很多,但兵力却很弱,很容易攻取。"刚好这时王令温入朝,执政大臣派前复州防御使吴峦代理贝州的事务,吴峦到了贝州以后,推诚布公,安抚士卒;这时赶上契丹前来入侵,吴峦是个书生,没有亲信的部将,这时邵珂主动向他请战,愿意以死效力,吴峦就派他带兵防守南门,吴峦自己防守东门。契丹主亲自攻打贝州,吴峦竭尽全力进行抵抗,把契丹人的攻城器具几乎全部烧光了。初六,契丹再一次攻城,邵珂引导契丹兵从南门进城,吴峦投井而死。契丹终于攻陷了贝州,所杀害的贝州军民将近一万人。

初七,任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任命河阳节度使苻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阵使,任命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阵使,任命陕府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阵使,任命左羽林将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阵使。

2 太原方面奏报说契丹已经进入雁门关。恒州、邢州、沧州都奏报说契丹前来入侵。

3 顺国节度使杜威派他的幕僚曹光裔到杨光远处,向他分析依违朝廷的利害关系,于是杨光远就委派曹光裔入朝上奏,说:"杨承祚逃归青州,主要是由于他母亲生病的缘故。既然承蒙皇恩宽恕,我们全族都感戴皇上的大恩大德。"朝廷相信了他的这些话,就派遣使者和曹光裔一道前去安抚劝谕他。

4 唐国任命侍中周宗为镇南节度使,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居咏为镇海节度使。

5 唐主拿定主意要传位给弟弟齐、燕二王。翰林学士冯延巳等人想乘此机会隔绝外臣与宫中的联系,好方便他们把持权柄。初八,

唐主下敕令："齐王李景遂参与决策各项国政，文武百官只有枢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可以直接入宫陈奏事情，其余的人除非征召，不得进见。"唐国的人们对这项敕令感到大为惊骇。给事中萧俨上疏极力争辩，结果奏疏中途被扣压了下来。侍卫都虞候贾崇叩首阁门请求接见，他说："臣侍奉先帝三十年，亲眼看到先帝延请接见关系疏远的人，总是殷勤诚恳，从不倦怠，尽管这样，下面的情况还有不能上达的。陛下刚刚即位，所任用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呢，竟然马上就要和群臣隔绝？臣老了，不能再亲自侍奉皇上了。"说到这里便泪流满面，声音哽咽。唐主受到感动，幡然悔悟，急忙把所颁的敕令收了回来。

唐主在宫中建造高楼，召集侍臣来观赏，大家都叹赏称美。萧俨说："只可惜楼下没有一口井。"唐主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少了一口井就比不上陈后主的景阳楼了啊。"唐主一听大怒，就把他贬到了舒州，观察使孙晟派兵对他加以防备，萧俨说："我萧俨是因为直言敢谏而被治罪，并不是怀有异心。当初在顾命的时候，你可是险些要危害社稷的呀，那罪责不是比我萧俨的要严重得多吗？今天怎么反要防备起我来了！"孙晟又羞惭又害怕，赶紧撤掉了设防的士兵。

6 皇帝派遣使者带着信给契丹，契丹大军这时已经驻扎在鄚都城外，不能通行，只好返回。

初九，任命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为御营使，前静难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当天，高行周率领前锋部队先出发。当时用兵的方略和号令都由景延广作决定，宰相以下的官员都不得参预；景延广依仗权势，意气用事，陵辱将帅们，即使是天子也难以辖制他。

十二日，皇帝从东京出发。十四日，滑州方面奏报说契丹兵到了黎阳。十五日，皇帝到达澶州。

契丹主驻扎元城，赵延寿驻扎南乐；契丹主任命赵延寿为魏博节度使，封他为魏王。

契丹侵犯太原，刘知远与白承福联合起来共有二万兵马，予以迎击。二十一日，任命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杜威为副使，马全节为都虞候。二十三日，派遣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人率兵在黎阳抵御契丹。

7 二十五日，蜀主恢复任命将相遥领节度使的旧规。

8 皇帝又派遣翻译孟守忠给契丹送信，请求恢复两国以往的友好关系。契丹主回信说："已经形成的局势，无法改变了。"

二十八日，太原方面奏报说，在秀容打败了契丹伟王，斩杀三千首级。契丹从鸦鸣谷逃走。

9 殷国铸造"天德通宝"大铁钱，一枚大钱相当于一百枚小钱。

10 唐主派使者分别给闽主王曦和殷主王延政送信，责备他们不该兄弟之间日寻干戈。王曦回了信，援引周公诛管叔、蔡叔，唐太宗诛李建成、李元吉的例子作比喻。王延政也回了信，斥责唐主篡夺了杨氏的天下。唐主大怒，从此与殷国断绝了来往。

11 天平节度副使、知邺州颜衍派观察判官窦仪入朝上奏："博州刺史周儒把州城献给契丹，向契丹投降，又和杨光远互派使者往来不断，引导契丹兵从马家口渡过黄河，擒去了左武卫将军蔡行遇。"窦仪对景延广说："北虏如果渡过黄河与杨光远联合的话，那么黄河以南就危险了。"景延广同意他的看法。窦仪是蓟州人。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八十四

后晋纪五　起阏逢执徐二月，尽旃蒙大荒落七月，凡一年有奇。

齐王中

开运元年

1 二月，甲辰朔，命前保义节度使石赞守麻家口，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守杨刘镇，护圣都指挥使白再荣守马家口，西京留守安彦威守河阳[1]。未几，周儒引契丹将麻荅自马家口济河，营于东岸，攻郓州北津以应杨光远。麻荅，契丹主之从弟也。

乙巳，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2]、义成节度使李守贞、神武统军皇甫遇、陈州防御使梁汉璋、怀州刺史薛怀让将兵万人，缘河水陆俱进。守贞，河阳；汉璋，应州；怀让，太原人也。

丙午,契丹围高行周、符彦卿及先锋指挥使石公霸于戚城。先是景延广令诸将分地而守,无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广徐白帝,帝自将救之。契丹解去,三将泣诉救兵之缓,几不免。

戊申、李守贞等至马家口。契丹遣步卒万人筑垒,散骑兵于其外,余兵数万屯河西,船数千艘渡兵,未已,晋兵薄之,契丹骑兵退走,晋兵进攻其垒,拔之。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河西之兵恸哭而去,由是不敢复东。

2 辛亥,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将兵四万自麟州济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

初,契丹主得贝州、博州,皆抚慰其人,或拜官赐服章。及败于戚城及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杀之,得军士,燔炙之。由是晋人愤怒,戮力争奋。

杨光远将青州兵欲西会契丹;戊午,诏石赞分兵屯郓州以备之[3]。

诏刘知远将部兵自土门出恒州击契丹,又诏会杜威、马全节于邢州。知远引兵屯乐平不进。

3 帝居丧期年,即于宫中奏细声女乐[4]。及出师,常令左右奏三弦琵琶,和以羌笛,击鼓歌舞,曰:"此非乐也。"庚申,百官表请听乐,诏不许。

4 壬戌,杨光远围棣州,刺史李琼出兵击败之,光远烧营走还青州。癸亥,以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为东面马步都部署,将兵屯郓州。

5 阶、成义军指挥使王君怀帅所部千余人叛降蜀，请为乡道以取阶、成。甲子，蜀人攻阶州。

6 契丹伪弃元城去，伏精骑于古顿丘城，以俟晋军与恒、定之兵合而击之。邺都留守张从恩屡奏虏已遁去；大军欲进追之，会霖雨而止。契丹设伏旬日，人马饥疲。赵延寿曰："晋军悉在河上，畏我锋锐，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夺其浮梁[5]，则天下定矣。"契丹主从之。三月，癸酉朔，自将兵十余万陈于澶州城北，东西横掩城之两隅，登城望之，不见其际。高行周前军在戚城之南，与契丹战，自午至晡，互有胜负。契丹主以精兵当中军而来，帝亦出阵以待之。契丹主望见晋军之盛，谓左右曰："杨光远言晋兵半已馁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骑左右略阵，晋军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晋阵之东偏，不克。苦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昏后，契丹引去，营于三十里之外。

乙亥，契丹主帐中小校窃其马亡来，云契丹已传木书[6]，收军北去。景延广疑其诈，闭壁不敢追。

【注释】

①麻家口、杨刘镇、马家口、河阳：此四处均为黄河一线军事要地。

②侍卫马军都挥使：当作"侍卫马军都指挥使。"

③石赟分兵屯郓州：当时石赟屯麻家口。

④细声女乐：即轻奏乐舞，不敢让声闻于外，过于放肆。

⑤夺其浮梁：指夺后晋所戍守的澶州德胜渡黄河浮桥。

⑥木书：即书之于木作为信契。

【译文】

后晋纪五　起甲辰(公元944年)二月,止乙巳(公元945年)七月,共一年六个月。

齐王中

开运元年(甲辰,公元944年)

1 二月,初一,任命前保义节度使石赟戍守麻家口,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戍守杨刘镇,护圣都指挥使白再荣戍守马家口,西京留守安彦威戍守河阳。不久,周儒引导契丹将领麻荅从马家口渡过黄河,在东岸扎营,攻打鄆州北岸的渡口以便接应杨光远。麻荅是契丹主的堂弟。

初二,派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李守贞、神武统军皇甫遇、陈州防御使梁汉璋、怀州刺史薛怀让率领一万兵马,沿着黄河,水陆并进。李守贞是河阳人;梁汉璋是应州人;薛怀让是太原人。

初三,契丹在戚城包围了高行周、荷彦卿和先锋指挥使石公霸。在此之前,景延广下令各将帅分地防守,不许相互救援。高行周等人向朝廷告急,景延广迟迟才报告皇帝,皇帝亲自率兵前去救援。契丹解围退走,三位将军哭着向皇帝申诉救兵来得太慢,险些使他们难以生还。

初五,李守贞等人到了马家口。契丹派出步兵一万人修筑营垒,在营垒的外面散布骑兵,其余的兵卒数万人都驻扎在黄河西岸,用数千艘船往来运渡兵卒,营垒还没有修筑完毕,晋兵就逼近了过来,契丹骑兵退却逃走,晋兵就进攻他们的营垒,攻了下来。契丹大败,骑着马冲进黄河而被淹死的有好几千人,被俘和被杀的也有好几千人。黄河西岸的契丹兵伤心地痛哭着撤退了回去,从此不敢再向东边来了。

2 初八,定难节度使李彝殷奏报朝廷,要率领四万兵马从麟州渡过黄河,侵入契丹境内。初九,任命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

当初，契丹主取得贝州、博州以后，都对这些地方的州民加以安抚慰问，甚至还给人们拜授官职，赐给袍服徽章。等到他在戚城和马家口吃了败仗之后，忿怒恼恨之下，把所获得的百姓全部杀掉，把抓到的军士全部都用火烧烤。因此引起了晋朝人的愤怒，他们全力以赴，奋起斗争。

杨光远带领青州兵想向西和契丹兵相会合；十五日，皇帝下诏命令石赟分出一部分兵力驻守在郓州，来防备他。

皇帝下诏，命令刘知远带领本部人马从土门出发取道恒州，去攻打契丹，又命令他和杜威、马全节在邢州会师。刘知远率兵驻扎在乐平不肯前进。

3 皇帝守丧刚满一年，就在宫中演奏起细声女乐。到率兵出师北讨时，常常命身边的人为他弹奏三弦琵琶，用羌笛伴奏，一边击鼓，一边唱歌跳舞，还说："这不算是作乐。"十七日，文武百官上表请求允许聆听音乐，下诏表示不允许。

4 十九日，杨光远包围棣州，刺史李琼出兵把他打败，杨光远烧了营寨逃回到青州。二十日，任命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为东面马步都部署，率兵驻扎郓州。

5 阶、成二州的义军指挥使王君怀率领所部一千多人叛变投降了蜀国，并且请求为蜀国当向导去攻取阶、成二州。二十一日，蜀国开始攻打阶州。

6 契丹假装放弃元城而退走，在古顿兵城埋伏下精锐骑兵，以等待晋军与恒州、定州的军队会合时再发动攻击。邺都留守张从恩多次奏报说北虏已经逃走；朝廷大军正要去追击契丹，碰巧遇上了连续不断的大雨，只好取消了这次行动。契丹兵埋伏了十多天，人困马乏。赵延寿说："晋军都在黄河岸边，害怕我军的强锐，一定不敢前来；不如把军队开到他们的城下，从四面包围进行攻打，夺取他们的德胜浮桥，这样天下大势就定了。"契丹主听从了他的意见，二月，初一，契丹主亲自率领十多万兵马在澶州城北摆开了阵势，从

东到西横亘州城的两个角，登城眺望，看不到边际。高行周的前锋部队当时在戚城以南，和契丹交战，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双方互有胜负。契丹主用他的精锐士兵径直向晋军的中军冲了过来，皇帝也摆开阵势准备迎敌。契丹主远远望见晋军军威强盛，就对身边的人说："杨光远说晋兵有一半已经饿死，现在怎么这么多啊！"于是使用精锐骑兵从左右两边去冲击晋军的军阵，晋军丝毫不为所动，忽然间万弩齐发，飞矢落得满地都是。契丹兵稍微向后退了一点；接着又进攻晋军军阵的东侧，仍然没能攻下。苦战到傍晚，两军死亡的人多得不可胜数。天黑以后，契丹兵退了回去，在三十里之外扎营。

初三，契丹主帐下的一个小校官偷了他的马逃了过来，说契丹主已经传下木书军令，集合军队向北方去了。景延广怀疑可能其中有诈，关闭营垒不敢追去。

7 汉主命中书令、都元帅越王弘昌谒烈宗陵于海曲[1]，至昌华宫，使盗杀之。

8 契丹主自澶州北分为两军，一出沧、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留赵延照为贝州留后。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9 闽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阁门使连重遇，既弑康宗[2]，常惧国人之讨，相与结婚以自固。闽主曦果于诛杀，尝游西园，因醉杀控鹤指挥使魏从朗。从朗，朱、连之党也。又尝酒酣诵白居易诗云："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因举酒属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

安有他志!"曦不应。二人大惧。

李后妒尚贤妃之宠[3],欲弑曦而立其子亚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于二公,奈何?"

会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入真第问疾。文进、重遇使拱宸马步使钱达弑曦于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4],光启闽国,今子孙淫虐,荒坠厥绪。天厌王氏,宜更择有德者立之。"众莫敢言。重遇乃推文进升殿,被衮冕,帅群臣北面再拜称臣。文进自称闽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长五十余人,皆杀之。葬闽主曦,谥曰睿文广武明圣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庙号景宗。以重遇总六军。礼部尚书、判三司郑元弼抗辞不屈,黜归田里,将奔建州,文进杀之。文进下令,出宫人,罢营造,以反曦之政。

殷主延政遣统军使吴成义将兵讨文进,不克。

文进加枢密使鲍思润同平章事,以羽林统军使黄绍颇为泉州刺史,左军使程文纬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许文稹,举郡降之。

10 丁亥,诏太原、恒、安兵各还本镇[5]。

11 辛卯,马全节攻契丹泰州,拔之。

12 敕天下籍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

13 泰州兵救阶州,出黄阶岭,败蜀兵于西平。

14 汉以户部侍郎陈偓同平章事。

15 夏,四月,丁未,缘河巡检使梁进以乡社兵复取德州[6]。己酉,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保义节度使王周留镇澶州。庚戌,帝发澶州;甲寅,至大梁。

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广，既为上下所恶[7]，帝亦惮其不逊难制；桑维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广兼侍中，出为西京留守。以归德节度使兼侍中高行周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延广郁郁不得志，见契丹强盛，始忧国破身危，遂日夜纵酒。

朝廷因契丹入寇，国用愈竭，复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财，各封剑以授之[8]。使者多从吏卒，携锁械、刀杖入民家，小大惊惧，求死无地。州县吏复因缘为奸。

河南府出绢钱二十万，景延广率三十七万。留守判官卢亿言于延广曰："公位兼将相，富贵极矣。今国家不幸，府库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复因而求利，为子孙之累乎！"延广惭而止。

先是，诏以杨光远叛，命兖州修守备[9]。泰宁节度使安审信，以治楼堞为名，率民财以实私藏。大理卿张仁愿为括率使，至袞州，赋绢钱十万。值审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钱一囷，已满其数。

16 戊寅[10]，命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泰宁节度使李守贞将步骑二万讨杨光远于青州[11]；又遣神武统军洛阳潘环及张彦泽等将兵屯澶州，以备契丹。

契丹遣兵救青州，齐州防御使堂阳薛可言邀击，败之。

17 丙戌，诏诸州所籍乡兵，号武定军，凡得七万余人。时兵荒之余，复有此扰，民不聊生。

18 丁亥，邺都留守张从恩上言："赵延照虽据贝州，麾下

兵皆久客思归，宜速进军攻之。”诏以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督诸将击之。辛卯，从恩奏赵延照纵火大掠，弃城而遁，屯于瀛、莫，阻水自固。

19 朱文进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将伐之，会天暑、疾疫而止。

【注释】

①烈宗：南汉立国，汉主刘龑追尊其兄刘隐为烈宗。

②既杀康宗：事见第二百八十二卷齐王天福四年。

③尚贤妃之宠：尚贤妃有宠见上卷天福八年三月。

④太祖昭武皇帝：闽立国，闽主王鏻追尊其父王审知为太祖昭武皇帝。

⑤恒、安兵：一本“安”作“定”，当是。

⑥乡社兵：即民兵。当时为抵御契丹侵略，黄河两岸百姓自备兵械，团结成社，保乡卫土。

⑦为上下所恶：上指将相大臣，下指士卒百姓。

⑧各封剑以授之：即授之以尚方宝剑，使其得有擅杀之权，以威胁百姓。

⑨命兖州修守备：因兖州邻近杨光远的青州，故命其修守备。

⑩戊寅：戊寅及以下丙戌、丁亥、辛卯当为五月的日期。

⑪泰宁节度使李守贞：李守贞为代安审信任泰宁节度使。

【译文】

7 汉主命中书令、都元帅越王刘弘昌到海曲去拜谒烈宗的陵墓，当他到了昌华宫时，汉主唆使盗贼把他杀了。

8 契丹主从澶州北面开始把军队分作两路，一路取道沧州、德州，一路取道深州、冀州，往回撤。对他们所经过的地方都烧杀抢掠，方圆有一千里，百姓的财物几乎都被抢光了。留下赵延照为贝州留后。麻荅攻陷了德州，俘获了刺史尹居璠。

9 闽国的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阁门使连重遇，在弑杀了康宗以

后，常常担心国人会向他们讨血债，于是就相互联姻，想以此来稳固自己的地位。闽主王曦诛杀起人来毫不手软，一次他游览西园，乘着醉酒杀死了控鹤指挥使魏从朗。魏从朗是朱文进、连重遇的党羽。又一次乘着酒兴正浓吟诵白居易的诗道："惟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说着，就举起酒杯向二人敬酒。二人赶忙站起，流着眼泪一再叩拜，说："臣子侍奉君父，哪敢有二心！"王曦没有搭腔，二人感到非常恐惧。

李后忌妒尚贤妃受宠爱，想弑杀王曦然后扶立自己的儿子王亚澄，她派人告诉朱文进、连重遇二人说："皇上对你们二位很不满意，怎么办啊？"

正巧皇后的父亲李真有病，十三日，王曦前往李真的府第去看望他的病情。朱文进、连重遇指使拱宸马步使钱达在马上把王曦杀了，然后召集文武百官在朝堂相见，告诉大家说："太祖昭武皇帝，光大开创了闽国，现在他的子孙们却荒淫暴虐，败坏了祖宗的传统，苍天已经厌弃王氏，应该另外选择一位有贤德的人，拥立他为国君。"众人都不敢说话。连重遇于是就推朱文进上殿升座，给他穿上皇帝的衣服冠冕，然后率领群臣向北面再拜称臣。朱文进自称闽主，把王氏宗族从王延喜以下老老少少共五十多人，全部杀掉。安葬了闽主王曦，谥号为睿文广武明圣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庙号叫景宗。任命连重遇总管六军。礼部尚书、判三司郑元弼言辞抗辩，不肯归服，被罢去官职，免归乡里，他准备投奔建州的殷主王延政，朱文进把他杀了。朱文进下令，遣散宫人出宫，停止工程营建，以表示和王曦政策的不同。

殷主王延政派遣统军使吴成义率兵讨伐朱文进，未能取胜。

朱文进加封枢密使鲍思润为同平章事，任命羽林统军使黄绍颇为泉州刺史，左军使程文纬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人许文稹，献出守郡投降了朱文进。

10十五日，皇帝下诏，命令太原、恒州、安州的军队各还本镇。

11 十九日，马全节攻打契丹的泰州，攻克了。

12 皇帝下敕令，命天下造册登记乡兵，每七户人家共同出供给一个兵卒的兵械钱。

13 秦州兵救援阶州，取道黄阶岭，在西平打败了蜀国的军队。

14 汉国任命户部侍郎陈偓为同平章事。

15 夏，四月，初五，缘河巡检使梁进用乡社兵收复了德州。初七，命令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保义节度使王周留下来镇守澶州。初八，皇帝从澶州启程；十二日，到达大梁。

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广，既被上上下下的人们所憎恨，皇帝也怕他桀傲不驯，难以控制；桑维翰追究他不援救戚城的罪责，十九日，加封景延广为兼侍中，外放为西京留守。任命归德节度使兼侍中高行周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郁郁不得志，又见契丹势力强盛了起来，开始担忧起国破身亡的危险，于是就一天到晚纵情饮起酒来。

朝廷由于契丹的入侵，国家财用更加枯竭，于是又派出使差三十六人分别去各道搜括百姓的财物，临行前每位使差都封赐了一柄宝剑。这些使差带了很多随从吏卒，拿着锁链刑械、刀杖闯入百姓家中，搅得大人小孩都惊慌恐惧，想求一死都没有门路。州县的官吏也借此机会为非作歹。

河南府应出缗钱二十万，景延广却增收到三十七万。留守判官卢亿对景延广说："公位居将相，富贵到了极点。现在国家遭到不幸，府库空乏竭尽，不得已才向百姓索取，公怎么忍心再乘机贪图私利，给子孙增添负累呢！"景延广感到惭愧，就罢了手。

在此之前，皇帝下诏，由于杨光远叛变，命令兖州修筑守备设施。泰宁节度使安审信，借修筑城楼的名义，聚敛民财以中饱私囊。大理卿张仁愿当时受派为括率使，来到兖州，要征收缗钱十万。正巧安审信不在军镇，就拘禁了他的看守仓库的小吏，指令随员取出其中一个仓库的钱，结果就满足了所需之数。

16(五月)初七,命令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泰宁节度使李守贞率领步兵和骑兵二万人赴青州讨伐杨光远;又派遣神武统军洛阳人潘环和张彦泽等人率兵驻扎澶州,以防备契丹。

契丹派兵救援青州,齐州防御史堂阳人薛可言中途拦击,打败了契丹援兵。

17 十五日,皇帝下诏,各州所登记的乡兵,称为武定军。共有七万多人。当时在兵荒马乱之后,又增加了这样的骚扰,以致民不聊生。

18 十六日,鄴都留守张从恩上奏说:"赵延照虽然占据着贝州,但是他麾下的士兵却久居在外归乡心切,应该尽快派兵去攻打他。"皇帝下诏任命张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督率各军将帅攻击赵延照。二十日,张从恩奏报说,赵延照放火抢劫,弃城而逃,驻扎在瀛州、莫州、依水设阻,以图自保。

19 朱文进派遣使者前往唐国,唐主囚禁了他的使者,准备派兵讨伐他的弑君之罪,正赶上天气暑热、疾疫流行,只好作罢。

20 六月,辛酉,官军拔淄州[1],斩其刺史刘翰。

21 太尉、侍中冯道虽为首相,依违两可,无所操决。或谓帝曰:"冯道,承平之良相;今艰难之际,譬如使禅僧飞鹰耳。"癸卯,以道为匡国节度使,兼侍中。

22 乙巳,汉主幽齐王弘弼于私第。

23 或谓帝曰:"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丙午,复置枢密院[2],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数月之间,朝廷差治。

24 滑州河决,浸汴、曹、单、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

汶。诏大发数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纪其事。中书舍人杨昭俭谏曰："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

25 初，高祖割北边之地以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从远亦北属。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以实辽东，州人大恐，从远因保险拒之。及帝与契丹绝，遣使谕从远使攻契丹。从远引兵深入，拔十余寨。戊午，以从远为府州团练使。从远，云州人也。

26 甲子，复置翰林学士[13]。戊辰，以右散骑常侍李慎仪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都官郎中刘温叟、金部郎中、知制诰武强徐台符、礼部郎中李瀚、主客员外郎宗城范质，皆为学士。温叟，岳之子也。

27 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

28 己丑，以太子太傅刘昫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9 八月，辛丑朔，以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顺国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督十三节度以备契丹。

桑维翰两秉朝政[14]，出杨光远、景延广于外，至是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时人服其胆略。

朔方节度使冯晖上章自陈未老可用，而制书见遗。维翰诏禁直学士使为答诏曰："非制书忽忘，实以朔方重地，非卿无以弹压。比欲移卿内地，受代亦须奇才。"[15]晖得诏，甚喜。

时军国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请辐凑，维翰随事裁决，

初若不经思虑，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议之，亦终不能易也。然为相颇任爱憎，一饭之恩、睚眦之怨必报，人以此少之。

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谓所亲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果有分，何不速为之！"至是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预。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见知远有忧色，谓知远曰："河东山川险固[6]，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

30 宋文进自称威武留后，权知闽国事，遣使奉表称藩于晋。癸丑，以文进为威武节度使，知闽国事。

31 癸亥，置镇宁军于澶州，以濮州隶焉。

32 初，吴濠州刺史刘金卒，子仁规代之；仁规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远军于濠州，以崇俊为节度使。会清淮节度使姚景卒，崇俊厚赂权要，求兼领寿州[7]。唐主阳为不知其意，徙崇俊为清淮节度使，以楚州刺史刘彦贞为濠州观察使，驰往代之；崇俊悔之。彦贞，信之子也。

33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34 丙子，契丹寇遂城、乐寿，深州刺史康彦进击却之。

【注释】

①淄州：时为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巡属。

②复置枢密院：罢枢密院事见第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四年。

③复置翰林学士：废翰林学士事见第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五年。

④两秉朝政：指其在后晋高祖朝及出帝朝总掌宿卫兵，任中书令兼枢密

使。

⑤受代亦须奇才：胡三省注认为，“受”，当作“授”。

⑥河东山川险固：河东治晋阳，东有太行山、常山，西有龙门、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北有雁门、五台山。

⑦兼领寿州：即兼领清淮节度使，清淮军治寿州（今安徽寿县）。

【译文】

20 六月，二十一日，官军攻克淄州，斩杀了淄州刺史刘翰。

21 太尉、侍中冯道虽然身为首相，可是对待事情却模棱两可，从来都不轻易作决定。有人对皇帝说：“冯道，是承平时代的好宰相；现在是时势艰难时期，比如让坐禅的僧人去飞鹰搏兔，用非所长啊。”初三，任命冯道为匡图节度使、兼侍中。

22 初五，汉主把齐王刘弘弼幽禁在他的宅第里。

23 有人对皇帝说：“陛下如果要想抵御北狄，安定天下，非任用桑维翰不可。”初六，恢复设置枢密院，任命桑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无论大小事情，都全部委托给了他。几个月之间，朝中的一切就逐渐上了轨道。

24 滑州境内的黄河决口，淹浸了汴、曹、单、濮、郓五个州的土地，大水环绕梁山最后汇入汶水。皇帝下诏广泛调集几个道的民夫去堵塞黄河缺口。缺口堵住后，皇帝想刻碑记述这件事情。中书舍人杨昭俭劝谏说：“陛下刻石记述功德，不如颁降哀痛的诏书；用笔墨颂扬善举，不如颁示责备自己的文告。”皇帝认为他的话说得很好，便停止了这一举动。

25 从前，高祖为了贿赂契丹而割让了北方的土地，因此府州刺史折从远也随州北属契丹。契丹想把黄河以西的百姓全部迁徙去充实辽东，府州的百姓非常恐慌，折从远便据守险要之地，抗拒迁徙。到了皇帝断绝了和契丹的交往的时候，就派使者来告谕折从远，要他攻打契丹。折从远率兵深入敌境，总计攻下了契丹的十多

个营寨。十八日,任命折从远为府州团练使。折从远是云州人。

26 二十四日,恢复设置翰林学士。二十八日,任命右散骑常侍李慎仪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都官郎中刘温叟、金部郎中、知制诰武强人徐台符、礼部郎中李澣、主客员外郎宗城人范质,都为翰林学士。刘温叟是刘岳的儿子。

27 秋,七月,初一,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开运。

28 十九日,任命太子太傅刘昫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9 八月,初一,任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顺国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督率十三个节度使以防备契丹。

桑维翰两度执掌朝政,先后把杨光远、景延广黜为外任,到这时他统一政令,调度指挥,十五个节度使没人敢违抗他的命令,当时的人们都佩服他的胆识和谋略。

朔方节度使冯晖上奏章陈说自己没有老,还可以为国效劳,但是皇帝下制令时却把他给遗忘了。桑维翰借皇帝的诏命让入值禁中的学士拟写答诏说:"并不是制令中忽略遗忘了,实在因为朔方是军事重地,不是你没有人能够压得住阵脚。以往也曾想把卿调回内地,可是接替你的人也必须是奇才才行啊"。冯晖接到诏书,极为高兴。

当时军队和国家都值多事之秋,朝中各部门以及使者来咨询请示的人车水马龙,桑维翰对每件事情都随时裁定决断,乍一看好像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人们还怀疑他马虎草率;可是回去后加以仔细推敲,也还最终难以更改他的决定。然而身为宰相他待人却过于从个人好恶出发,一顿饭的恩惠,他都要报答,瞪眼之类的小仇怨,他也一定要报复,人们对他这一点颇有非议。

当初契丹入侵的时候,皇帝一再地命令刘知远到太行山以东会师,结果他都是过了限期还没有到达。皇帝怀疑起他来,对亲信们说:"太原方面很不愿帮助朕,一定是别有用心。如果真有缘份当天子,为什么不赶快即位!"到这时,刘知远虽然任北面行营都统,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临事制决的权力，朝中的秘密谋划和军国大计，都不让他参预。刘知远也知道自己被疏远了，所以只是谨慎处事，尽到自己所负的责任而已。郭威看出刘知远面有忧郁之色，就对刘知远说："河东这块地方、山川形势险要坚固，有崇尚武勇的习俗，此地多产战马，局势安定就劝民努力耕种，局势动荡就训练士卒，这些都是成就霸王事业的资本，还有什么好忧郁的呢！"

30 朱文进自称为威武留后，代理闽国的事务，派遣使者呈奉表章向晋朝自称藩属。十三日，任命朱文进为威武节度使，总管闽国的事务。

31 二十三日，在濮州设置镇宁军，把濮州隶属于它。

32 当初，吴国的濠州刺史刘金去世后，他的儿子刘仁规接替了他的职位；刘仁规去世后，又由他的儿子刘崇俊接替他的职位。唐烈祖在濠州设置了定远军，任命刘崇俊担任节度使。又遇上清淮节度使姚景去世，刘崇俊就用厚礼贿赂朝中的权要人物，请求让他兼领寿州。唐主表面上假装着不明白他的意图，就把刘崇俊调任为清淮节度使，同时任命楚州刺史刘彦贞为濠州观察使，快马加鞭地赶往濠州接替了他的职位；刘崇俊感到很后悔。刘彦贞是刘信的儿子。

33 九月，初一，日食。

34 初七，契丹入侵遂城、乐寿，深州刺史康彦进击退了他们。

35 冬，十月，丙午，汉主毒杀镇王弘泽于邕州。

36 殷主延政遣其将陈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卢进以兵二千屯长溪。

泉州散员指挥使桃林留从效谓同列王忠顺、董思安、

张汉思曰:"朱文进屠灭王氏,遗腹心分据诸州。吾属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贼,一旦富沙王克福州[1],吾属死有余愧!"众以为然。十一月,从效等各引军中所善壮士,夜饮于从效之,从效给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属讨黄绍颇[2]。吾观诸君状貌,皆非久处贫贱者。从吾言,富贵可图;不然,祸且至矣。"众皆踊跃,操白梃,逾垣而入,执绍颇,斩之。从效持州印诣王继勋第,请主军府。从效自称平贼统军使,函绍颇首,遣副兵马使临淮陈洪进赍诣建州。

洪进至尤溪,福州戍兵数千遮道。洪进给之曰:"义师已诛朱福州[3],吾倍道逆嗣君于建州,尔辈尚守此何为乎?"以绍颇首示之,众遂溃,大将数人从洪进诣建州。延政以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从效、忠顺、思安、洪进皆为都指挥使。漳州将程谟闻之,亡杀刺史程文纬立王继成权州事[4]。继勋、继成,皆延政之从子也,朱文进之灭王氏,二人以疏远获全。

汀州刺史许文稹奉表请降于殷。

37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进同平章事,封闽国王。

38 李守贞围青州经时,城中食尽,饿死者太半。契丹援兵不至,杨光远遥稽首于契丹曰:"皇帝,皇帝,误光远矣!"其子承勋、承祚、承信劝光远降,冀全其族。光远不许,曰:"吾昔在代北,尝以纸钱祭天池而沉,人皆言当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勋斩劝光远反者节度判官丘涛等,送其首于守贞,纵火大噪,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

罪，开城纳官军。

39 朱文进闻黄绍颇死，大惧，以重赏募兵二万，遣统军使林守谅、内客省使李廷锷将之攻泉州，钲鼓相闻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将军杜进将兵二万救泉州，留从效开门与福州兵战，大破之，斩守谅，执廷锷。延政遣统军使吴成义帅战舰千艘攻福州，朱文进遣子弟为质于吴越以求救。

初，唐翰林待诏臧循[5]，与枢密副使查文徽同乡里，循常为贾人，习福建山川，为文徽画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请用兵击王延政，国人多以为不可。唐主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循行境上，觇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营屯都虞候边镐为行营招讨诸军都虞候，将兵从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阳进屯盖竹，闻漳、泉、汀三州皆降于殷，殷将张汉卿自镛州将兵八千将至，文徽惧，退保建阳。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导殷兵袭破循军，执循送建州斩之。

40 朝廷以杨光远罪大，而诸子归命，难于显诛，命李守贞以便宜从事。闰月，癸酉，守贞入青州，遣人拉杀光远于别第，以病死闻。丙戌，起复杨承勋，除汝州防御使。

41 殷吴成义闻有唐兵，诈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讨贼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惧。乙未，朱文进遣同平章事李光准等奉国宝于殷。

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谓其徒曰[6]："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贼臣，富沙王至，何面见之！"帅其徒三十人被甲趣连重遇第，重遇方严兵自卫，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

去。仁翰执槊直前刺重遇,杀之,斩其首以示众曰:"富沙王且至,汝辈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进以赎罪!"众踊跃从之,遂斩文进,迎吴成义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42 契丹复大举入寇,卢龙节度使赵延寿引兵先进。契丹前锋至邢州,顺国节度使杜威遣使间道告急。帝欲自将拒之,会有疾,命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诸道兵屯邢州,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邺都。

契丹主以大兵继至,建牙于元氏[7]。朝廷惮契丹之盛,诏从恩等引兵稍却,于是诸军恟惧,无复部伍,委弃器甲,所过焚掠,比至相州,不复能整。

【注释】

①富沙王:即殷主王延政。其在闽国时被封为富沙王。

②黄绍颜:时为朱文进所任命的泉州刺史。

③朱福州:即朱文进。其以福州为都,故代称之。

④亡杀:胡三省注认为,"亡"当作"立",或"亦"。

⑤翰林待诏:官名。主掌批答表疏、应和文章等事。

⑥南廊承旨:官名。闽国所置,胡三省注认为是侍卫武臣之职。

⑦元氏:地名。恒州元氏县,治今河北元氏。

【译文】

35 冬,十月,初七,汉主在邕州把镇王刘弘泽毒死。

36 殷主王延政派遣他的将领陈敬佺率领三千兵马驻扎尤溪和古田,卢进率领二千兵马驻扎长溪。

泉州散员指挥使桃林人留从效对他的同僚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说:"朱文进屠灭了王氏家族,分派心腹之人把持各州。我们这

些人世代蒙受王氏的恩泽，却拱手侍奉奸贼，一旦富沙王攻下了福州，我们这些人就是死了也还有愧啊！”大家都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十一月，留从效等人各自带着军中平时比较要好的壮士，夜晚到留从效家中喝酒，留从效欺骗他们说：“富沙王已经平定了福州，有密旨让我们讨伐黄绍颇。我观察过诸位的形体相貌，你们都不是久处贫贱之人。如果听从我的话，富贵是可以得到的；要不然的话，灾祸马上就会临头。”大家被他说得跃跃欲试，就拿起棍棒，翻墙进入黄绍颇家中，抓住了黄绍颇，把他杀了。留从效捧着州印来到王继勋的府第，请他出来主持军府的事务。留从效自称为平贼统军使，把黄绍颇的首级装在木箱子里，派副兵马使临淮人陈洪进带着送到建州去。

陈洪进走到尤溪，福州的守兵几千人挡住了去路。陈洪进骗他们说：“义师已经诛杀了福州的朱文进，我兼程赶路是为了到建州去迎接继位的国君，你们还守在这里干什么？”并把黄绍颇的首级拿给他们看，兵众们当即就溃散了，其中有几员大将跟随陈洪进前往建州。王延政任命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留从效、王忠顺、董思安、陈洪进都被任命为都指挥使。漳州的将官程谟听到这一消息后，也杀了刺史程文纬，拥立王继成代理漳州的事务。王继勋、王继成，都是王延政的侄子，朱文进在屠灭王氏时，他们二人由于关系疏远而得以保全性命。

汀州刺史许文稹上表向殷国请求归降。

37 十二月，十五日，加朱文进为同平章事，封为闽国王。

38 李守贞围攻青州已经很有一些时间了，城中的粮食已经被吃光，饿死的人有一大半。契丹的援兵一直没到，杨光远遥对北方的契丹叩拜说：“皇帝啊，皇帝，你耽误了我杨光远的大事啊！”他的儿子杨承勋、杨承祚、杨承信劝杨光远投降，希望能够以此来保全杨氏家族。杨光远不答应，他说：“我从前在代北的时候，曾经用纸钱祭祀过天池，纸钱下沉了，人们都说我以后一定能当天子，再等等

看吧。”十九日，杨承勋斩杀了劝诱杨光远造反的节度判官丘涛等人，把他们的首级送给了李守贞，又纵火大声喧噪，劫持他的父亲让他住到私宅里，向朝廷上表等待治罪，打开城门接纳官军。

39 朱文进得知黄绍颇被杀死，大为恐惧，就用重赏招募了二万兵卒，派遣统军使林守谅、内客省使李廷锷率领这些人去攻打泉州，一路上钲鼓之声相闻，远达五百里。殷主王延政派大将军杜进率领二万兵马救援泉州，留从效打开城门和福州兵交战，把福州兵打得大败，斩杀了林守谅，活捉了李廷锷。王延政派遣统军使吴成义率领一千艘战舰进攻福州，朱文进派遣子弟到吴越国去作人质，请求吴越国出兵援救。

从前，唐国的翰林待诏臧循，和枢密副使查文徽是同乡，臧循曾经当过商贩，熟习福建的山川形势，于是就替查文徽谋划攻取建州的方略。查文徽上表请求出兵攻打王延政，可是国人大多认为不宜出兵。唐主任命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让他沿着边境进行巡察，看看能否出兵；查文徽到了信州，就向唐主奏报说只要派兵攻打，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唐主于是任命洪州营屯都虞候边镐为行营招讨诸军都虞候，率兵随从查文徽去讨伐殷国。查文徽从建阳向前推进，驻扎在盖竹，听说漳、泉、汀三州都投降了殷国，殷国的将领张汉卿自镛州率领八千兵马即将赶到此地，查文徽害怕了起来，退兵防守建阳。臧循驻扎在邵武，邵武的百姓引导殷国的士兵袭击臧循的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活捉了臧循，把他押送到建州斩首。

40 朝廷认为杨光远虽然罪大恶极，但是他的几个儿子却能归降朝廷，因此不便进行大肆诛杀，就命令李守贞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处理。闰十二月，初五，李守贞进入青州城，派人把杨光远在他的另外一处住宅里拉杀而死，对外界说他是得病而死。十八日，恢复任用杨承勋，任命他为汝州防御使。

41 殷国的吴成义听说有唐兵前来，就派人前去向福州的官吏和百姓诈称：“唐国帮助我讨伐贼臣，大兵现在就到了。”福州人更加

感到恐惧。二十七日，朱文进派遣同平章事李光准等人奉送传国宝给殷国。

二十九日，福州的南廊承旨林仁翰对他的徒众说："我们世代侍奉王氏，现在却受贼臣的辖制，富沙王来了以后，我们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于是就率领他的徒众三十个人穿上铠甲直奔连重遇的府第，连重遇正在严密地布置兵卒保卫自己，这三十个人远远地看到这一情况，就慢慢地想往回遁。林仁翰手拿长槊径直向前刺连重遇，把他杀了，砍下他的首级提着向众人展示。说："富沙王马上就要到了，你们这些人要被族灭全家了！现在连重遇已死，你们为什么不赶快拿下朱文进好为自己赎罪！"众人听了纷纷踊跃地跟着他，最终杀死了朱文进，迎接吴成义进城，把朱、连二人的首级装在木箱中送往建州。

42 契丹又开始了大举入侵，卢龙节度使赵延寿率领兵马先出发。契丹前锋到达邢州，顺国节度使杜威派遣使者绕道前来向朝廷告急。皇帝正想亲自率兵进行抵抗，不巧遇上生病，便命令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琪会合各道兵马驻扎邢州，武宁节度使赵在礼驻扎邺都。

契丹主率领大兵随后到达，在元氏县修建了衙署。朝廷害怕契丹的兵势强盛，就下诏命令张从恩等人率兵稍作后退，这样一来各路军队都感到畏惧恐慌，乱得不像个队伍的样子，一路上丢弃兵器铠甲，所过之处，放火抢劫，等到他们后退到相州的时候，已经无法重新整理队形了。

二　年

1 春，正月，诏赵在礼还屯澶州，马全节还邺都；又遣右

神武统军张彦泽屯黎阳，西京留守景延广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张从恩奏契丹逼邢州，诏滑州、邺都复进军拒之。义成节度使皇甫遇将兵趣邢州。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杀掠殆尽，入邺都境。

壬子，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悉以行营兵数万，陈于相州安阳水之南。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将数千骑前觇契丹，至邺县，将渡漳水，遇契丹数万，遇等且战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将谋曰："吾属今走，死无遗矣！"乃止，布阵，自午至未[1]，力战百余合，相杀伤甚众。遇马毙，因步战；其仆杜知敏以所乘马授之，遇乘马复战。久之，稍解；顾知敏已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义士，不可弃也。"与彦超跃马入契丹阵，取知敏而还。俄而契丹继出新兵来战，二将曰："吾属势不可走，以死报国耳。"

日且暮，安阳诸将怪觇兵不还，安审琦曰："皇甫太师寂无音问[2]，必为虏所困。"语未卒，有一骑自遇等为虏数万所围；审琦即引骑兵出，将救之，张从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虏众猥至，尽吾军，恐未足以当之，公往何益！"审琦曰："成败，天也，万一不济，当共受之。借使虏不南来，坐失皇甫太师，吾属何颜以见天子！"遂逾水而进。契丹望见尘起，即解去。遇等乃得还，与诸将俱归相州，军中皆服二将之勇。彦超本吐谷浑也，与刘知远同母。

契丹亦引军退，其众自相惊曰："晋军悉至矣！"时契丹主在邯郸，闻之，即时北遁，不再宿，至鼓城[3]。

是夕，张从恩等议曰："契丹倾国而来，吾兵不多，城

中粮不支一旬，万一奸人往告吾虚实，虏悉众围我，死无日矣。不若引军就黎阳仓，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万全。”议未决，从恩引兵先发，诸军继之；扰乱失亡，复如发邢州之时。

从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阳桥，夜四鼓[4]，知相州事符彦伦谓将佐曰：“此夕纷纭，人无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桥！”即召入，乘城为备。至曙，望之，契丹数万骑已陈于安阳水北，彦伦命城上扬旌鼓噪约束，契丹不测。日加辰[5]，赵延寿与契丹惕隐帅众逾水，环相州而南，诏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将兵趣相州。延寿等至汤阴，闻之，甲寅，引还；马全节等拥大军在黎阳，不敢追。延寿悉陈甲骑于相州城下，若将攻城状，符彦伦曰：“此虏将走耳。”出甲卒五百，陈于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

以天平节度使张从恩权东京留守。

庚申，振武节度使折从远击契丹，围胜州，遂攻朔州。

帝疾小愈，河北相继告急。帝曰：“此非安寝之时！”乃部分诸将为行计。

2 更命武定军曰天威军[6]。

【注释】

①自午至未：自午时到未时。午时为上午十一时到午后十一时，未时为下午十一时到十五时。

②皇甫太师：即皇甫遇。胡三省注认为，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师，只因当时官赏无章，人们相称谓，常就人臣极品而称之。

③鼓城：地名。时属恒州，治今河北晋县。

④四鼓:旧时夜间的计时单位。四鼓又称四更,在凌晨一时到三时之间。

⑤日加辰:日光升到辰时。辰时为上午七时到九时。

⑥武定军:即是由开运元年所登记造册的各州乡兵所组成。

【译文】

二年(乙巳,公元945年)

1春,正月,皇帝下诏,命令赵在礼回师驻扎濮州,马全节回师驻扎邺都;又派遣右神武统军张彦泽驻扎黎阳,西京留守景延广从滑州率兵把守胡梁渡。初三,张从恩奏报说契丹已经逼近了邢州,皇帝诏命滑州、邺都再进兵抵抗它。义成节度使皇甫遇率兵直奔邢州。契丹入侵邢、洺、磁三州,几乎把这些地方抢光杀尽,又进入到邺都境内。

十五日,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率领数万行营兵马,在相州安阳水的南岸列阵。皇甫遇和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带领数千名骑兵到前面去侦察契丹的情况,他们到了邺县,正要渡过漳水,遇上数万契丹兵,皇甫遇等人边战边退;退到榆林店,契丹的大队人马压了过来,二位将军商量说:"我们如果现在逃走,就会全部被杀,一个也跑不掉!"于是就停了下来,摆开阵势,从午时到未时,力战百余回合,双方都死伤惨重。皇甫遇的马战死,只好进行步战;他的仆人杜知敏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了他,皇甫遇骑上马再战。经过很长时间,战况才稍微缓解了一点;回头再看杜知敏时,他已被契丹捉了去,皇甫遇说:"知敏是个义士,不能丢下他不管。"又与慕容彦超跃上战马冲入契丹军阵,把杜知敏救了回来。不一会儿,契丹又来了新的部队投入战斗,二位将军说:"形势已不允许我们逃走,只有以死报国了"。

太阳快要落下了,拒守在安阳水南岸的各位将领,对侦察敌情的部队还没有回来感到很奇怪,安审琦说:"皇甫太师一点音讯也没有,一定是被北虏所围困。"话还没说完,就有一名骑兵回来报告

说皇甫遇等人被几万北虏所包围；安审琦当即就带领骑兵出列，准备去救援皇甫遇，张从恩说："这话未必可信。北虏如果真的蜂拥而至，把我们军队全部派出去，恐怕也不一定能抵挡得住敌人的进攻，公前去会有什么帮助！"安审琦说："成败是天意，万一不能成功，应当共同承担后果。假如北虏不向南来，我们却呆在这里白白地失去皇甫太师，那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子！"于是就渡过安阳水向北进发。契丹兵远远看到这边尘土飞扬，就解围而去。皇甫遇等人这才得以生还，和诸位将领一道回相州，军中都叹服二位将军的勇烈。慕容彦超本来是吐谷浑人，和刘知远是同母兄弟。

契丹也引兵退走，他们的兵众自己也吃惊地说："晋军全部来了！"当时契丹主还在邯郸，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向北逃去，不到两晚上时间，就到了鼓城。

当天晚上，张从恩等人商议说："契丹出动了全国的兵马而来，我们的兵员却不多，城中的粮食也撑不到十天了，万一再有奸人去向契丹报告我们的虚实，北虏出动全部军队来包围我们，我们就要死定了。不如带领军队前往黎阳仓，南边靠着黄河以作抵抗，这样可以万无一失。"议论还没有商定下来，张从恩就带领部队先行出发了，诸军只好跟着出发；一路上骚扰混乱、丢失逃跑不断，又跟当初从邢州出发时一样。

张从恩留下五百名步兵把守安阳桥，夜间四更鼓时，知相州事符彦伦对将领和幕僚们说："今晚乱哄哄的，人们没有坚定的意志，五百名疲惫的兵卒，怎么能守得住桥！"当即就把守桥的士兵召进城内，让他们登上城墙作防备。天亮了，远远望去，契丹有数万名骑兵已在安阳水北摆开阵势，符彦伦命令城上的守兵扬动旌旗，击鼓喧噪，申明号令，契丹兵一时难测城中的虚实。傍到辰时，赵延寿和契丹惕隐率领部众渡过安阳水，绕过相州向南推进，皇帝诏命右神武统军张彦泽率兵赶赴相州。赵延寿等人走到汤阴，得知这一消息，十七日，率兵后撤；马全节等人在黎阳统领着大军，但是却不敢

追击。赵延寿把他的全部精甲骑兵都摆列在相州城下，做出要攻城的架势，符彦伦说："这些北虏马上就要逃走了。"于是派出了五百名披甲的士卒出城，在城北列阵等待；契丹兵果然退走了。

任命天平节度使张从恩代理东京留守。

二十三日，振武节度使折从远出兵攻打契丹，包围胜州，接着攻打朔州。

皇帝的病情稍微好转，黄河以北地区却相继告急。皇帝说："这不是我安心睡大觉的时候！"于是就部署诸将，作出征的准备。

2 把武定军改名为天威军。

3 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奏："据降者言，虏众不多，宜乘其散归种落，大举径袭幽州。"帝以为然，征兵诸道。壬戌，下诏亲征；乙丑，帝发大梁。

4 闽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请归福州，改国号曰闽。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从子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继昌都督南都内外诸军事[1]，镇福州；以飞捷指挥使黄仁讽为镇遏使，将兵卫之。

林仁翰至福州[2]，闽主赏之甚薄；仁翰未尝自言其功。

发南都侍卫及两军甲士万五千人[3]，诣建州以拒唐。

5 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命安审琦屯邺都。甲戌，帝发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马全节等诸军以次北上。刘知远闻之曰："中国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横挑强胡，胜之犹有后患，况不胜乎！"

契丹自恒州还，以羸兵驱牛羊过祁州城下，刺史下邳

沈斌出兵击之；契丹以精骑夺其城门，州兵不得还。赵延寿知城中无余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4]，延寿语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择祸莫若轻'，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计陷身虏庭[5]，忍帅犬羊以残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骄色，何哉！沈斌弓折矢尽，宁为国家死耳，终不效公所为！"明日，城陷，斌自杀。

6 丙戌，诏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威以本道兵会马全节等进军。

7 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冯玉，宣徽北院使、权侍卫马步都虞候太原李彦韬，皆挟恩用事，恶中书令桑维翰，数毁之。帝欲罢维翰政事，李崧、刘昫固谏而止。维翰知之，请以玉为枢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为户部尚书、枢密使，以分维翰之权。

彦韬少事陶宝，为仆夫，后隶高祖帐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彦韬侍帝，为腹心，由是有宠。性纤巧，与嬖幸相结，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于升黜将相，亦得预议。常谓人曰："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

8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为建州行营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将军祖全恩为应援使，姚凤为都监，将兵数千会攻建州，自崇安进屯赤岭。闽王延政遣仆射杨思恭、统军使陈望将兵万人拒之，列栅水南[6]，旬余不战，唐人不敢逼。

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战。望曰："江淮兵精，其将习武

事。国之安危,系此一举,不可不万全而后动。"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寝不交睫,委之将军。今唐兵不出数千,将军拥众万余,不乘其未定而击之,有如唐兵惧而自退,将军何面目以见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与唐战。全恩等以大兵当其前,使奇兵出其后,大破之。望死,思恭仅以身免。

延政大惧,婴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顺,使将泉州兵五千诣建州,分守要害。

9 初,高祖置德清军于故澶州城,及契丹入寇,澶州、邺都之间,城戍俱陷。议者以为澶州、邺都相去百五十里,宜于中途筑城以应接南北,从之。三月,戊戌,更筑德清军城,合德清、南乐之民以实之。

【注释】

①南都:当时殷主居建州,以福州为南都。

②林仁翰至福州:胡三省注认为,"福州"当作"建州",是。林仁翰杀了朱文进、连重遇之后,从福州到建州谒见王延政。

③两军:胡三省注认为,两军当为侍卫之军之外的左、右两军;一说指拱宸、控鹤两都。

④斌在上:有脱文,当作"斌在城上"。

⑤侍中父子失计陷身虏庭:侍中是赵延寿在后唐时的旧官,其陷身事见第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

⑥水南:即建阳溪。

【译文】

3 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人上奏:"根据来投降的胡兵说,北虏的兵众不多,应该乘他们散归部落之际,大举出兵直接袭击幽州。"

皇帝同意这个看法，于是向各道征调部队。二十五日，下诏要御驾亲征；二十八日，皇帝从大梁出发。

4 闽国的旧臣一起迎接殷主王延政，请他回福州，并改国号为闽。王延政认为这时正有唐兵来犯，顾不上迁都，就任命他的侄子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继昌都督南都内外诸军事，镇守福州；任命飞捷指挥使黄仁讽为镇遏使，率兵保卫福州。

林仁翰到了建州，闽主对他的赏赐很微薄；林仁翰从来也没夸耀过自己的功劳。

征发南都侍卫及两军的甲兵一万五千人，赶赴建州抵御唐兵。

5 二月，初一，皇帝到了滑州，命令安审琦驻扎郓都。初七，皇帝从滑州出发；初八，到达澶州。十二日，马全节等各路军队依次北上。刘知远得知这一消息后说："中国疲乏败敝，保全自己恐怕还难以做到；竟敢随意地向强大的北胡挑战，即使打胜了也还会留有后患，何况要是打不胜呢！"

契丹从恒州撤军，让瘦弱的士兵驱赶着牛羊经过祁州城中，祁州刺史下邳人沈斌派兵出城进行袭击；契丹用精锐骑兵夺取了祁州城门，州兵回不了城。赵延寿知道城中没有多余的兵力，就带领契丹兵紧急攻城；沈斌这时正在城上，赵延寿对他说："沈使君，我的老朋友。'择祸不如选择轻的'，为什么还不早一点投降！"沈斌回答说："侍中父子是因为失算才陷身于北虏那边的，竟然忍心带着一帮犬羊之兵来摧残父母之邦；自己不感到惭愧可耻，反而有得意的神色，这是为什么！沈斌我即使弓折矢尽，宁可为报效国家而死，无论如何也不会效法你的所作所为！"第二天，祁州城被攻陷，沈斌自杀身亡。

6 十九日，诏命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威率领本道兵马会合马全节等人一起进军。

7 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冯玉，宣徽北院使、代理侍卫马步都虞候太原人李彦韬，都是依仗恩宠而得以掌权，他们忌恨中书令桑维

翰，多次对他进行诋毁。皇帝想罢免桑维翰的政务，李崧、刘昫一再谏阻，只好作罢。桑维翰知道了这一情况，建议任命冯玉为枢密副使，冯玉内心大为不满。二十九日，宫中下旨任命冯玉为户部尚书、枢密使，目的是为了分散桑维翰的权力。

李彦韬年少时侍奉阎宝，当仆人，后来隶属到高祖的帐下。高祖从太原南下时，留下他陪侍当今的皇帝，成为心腹之人，从此受到了恩宠。他生性机灵巧诈，和那些佞幸受宠的人相互勾结，以蒙蔽皇帝的耳目；皇帝依靠信任他，以至于提升和罢免将相，也让他参与商议。他常常对人说："我不知道朝廷设置文官有什么用处，正想要加以淘汰，以后要慢慢地全部废除。"

8 唐国的查文徽上表请求增加兵力，唐主任命天威都虞候何敬洙为建州行营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将军祖全恩为应援使，姚凤为都监，率领数千兵马联合攻打建州，从崇安出发，驻扎赤岭。闽主王延政派遣仆射杨思恭、统军使陈望率领一万人马抵抗唐兵，他们在河流的南岸列置栅栏，十几天都不出战，唐兵也不敢逼近。

杨思恭用闽主的命令督催陈望出战。陈望说："江、淮一带的兵是精锐的，他们的将领都熟悉作战。我们国家的安危，关健就在这一次行动了，不能不万无一失之后才能行动。"杨思恭生气的说："唐兵深入境内来侵略，陛下为此寝不安席，把国家大事委托给将军。现在唐兵人数不过几千人，而将军却统领兵众一万多人，不乘敌人立足未稳发动攻击，如果出现唐兵因畏惧而自行撤退这种情况，将军有什么脸面去见陛下呢！"陈望不得已，只好率兵涉水去与唐兵交战。祖全恩等人用主力部队挡在他的前面，又派奇兵绕到他的后面，结果把闽兵打得大败。陈望战死，杨思恭也仅仅保全性命。

王延政大为恐惧，据城自守，征召董思安、王忠顺，让他们率领五千名泉州兵赶赴建州，分兵把守要害之地。

9 当初，高祖在从前的澶州城设置过德清军，等到契丹入侵时，从澶州到邺都的城防都纷纷陷落了。人们议论认为，澶州、邺都之

间相距有一百五十里，应该在两者之间修建城池，以应接南北，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三月，初二，重新修筑德清军城，把德清、南乐的百姓合并迁到新城里去。

10 初，光州人李仁达，仕闽为元从指挥使，十五年不迁职。闽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闽主延政以为将[1]。及朱文进弑曦、复叛奔福州，陈取建州之策。文进恶其反覆，黜居福清。浦城人陈继珣亦叛闽主延政奔福州，为曦画策取建州，曦以为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

王继昌暗弱嗜酒，不恤将士，将士多怨。仁达潜入福州[2]，说黄仁讽曰："今唐兵乘胜，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况吾辈乘此机会，自图富贵，何患不如彼乎！"仁讽然之。是夕，仁达引甲士突入府舍，杀继昌及吴成义。

仁达欲自立，恐众心未服，以雪峰寺僧卓岩明素为众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过膝，真天子也。"相与迎之。己亥，立为帝，解去衲衣，被以衮冕，帅将吏北面拜之。然犹称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称藩于晋。

延政闻之，族黄仁讽家，命统军使张汉真将水军五千，会漳、泉兵讨岩明。

11 乙巳，杜威等诸军会于定州，以供奉官萧处钧权知祁州事。庚戌，诸军攻契丹，泰州刺史晋廷谦举州降。甲寅，取满城，获契丹酋长设剌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赵

延寿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还至虎北口,闻晋取泰州,复拥众南向,约八万余骑,计来夕当至,宜速为备。"杜威等惧,丙辰,退保泰州。

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晋军南行,契丹踵之。晋军至阳城,庚申,契丹大至。晋军与战,逐北十余里,契丹逾白沟而去。

壬戌,晋军结陈而南,胡骑四合如山,诸军力战拒之。是日,才行十余里,人马饥乏。

癸亥,晋军至白团卫村,埋鹿角为行寨[19],契丹围之数重,奇兵出寨后断粮道。是夕,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营中掘井,方及水辄崩,士卒取其泥,帛绞而饮之,人马俱渴。至曙,风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车中,令其众曰:"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然后南取大梁!"命铁鹞四面下马[20],拔鹿角而入,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

军士皆愤怒,大呼曰:"都招讨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诸将请出战,杜威曰:"俟风稍缓,徐观可否。"马步都监李守贞曰:"彼众我寡,风沙之内,莫测多少,惟力斗者胜,此风乃助我也;若俟风止,吾属无类矣。"即呼曰:"诸军齐击贼!"又谓威曰:"令公善守御,守贞以中军决死矣!"马军左厢都排阵使张彦泽召诸将问计,皆曰:"虏得风势,宜俟风回与战。"彦泽亦以为然。诸将退,马军右厢副排阵使太原药元福独留,谓彦泽曰:"今军中饥渴已甚,若俟风回,吾属已为虏矣。敌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不意急击之,此兵之诡道也。"马步左右厢都排阵使符彦

卿曰："与其束首就擒[5]，曷若以身殉国！"乃与彦泽、元福及左厢都排阵使皇甫遇引精骑出西门击之，诸将继至。契丹却数百步。彦卿等谓守贞曰："且曳队往来乎？直前奋击，以胜为度乎？"守贞曰："事势如此，安可迴鞚[6]！宜长驱取胜耳。"彦卿等跃马而去，风势益甚，昏晦如夜。彦卿等拥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李守贞亦令步兵尽拔鹿角出斗，步骑俱进，逐北二十余里。铁鹞既下马，苍皇不能复上，皆委弃马及铠仗蔽地。

契丹散卒至阳城东南水上，稍复布列。杜威曰："贼已破胆，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骑击之，皆渡水去。契丹主乘奚车走十余里，追兵急，获一橐驼，乘之而走。诸将请急追之。杜威扬言曰："逢贼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贞曰："两日人马渴甚，今得水饮之，皆足重，难以追寇，不若全军而还。"乃退保定州。

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军失利，杖其酋长各数百，唯赵延寿得免。

乙丑，诸军自定州引归。诏以泰州隶定州。

【注释】

①闽主延政以为将：当时王延政已立国为殷，故当称"殷主延政"。下文"蒲城人陈继珣亦叛闽主延政奔福州"句同此。

②仁达潜入福州：一本此句下有"与继珣"三字。

③鹿角：用砍倒的树构成的形似鹿角的障碍物。一般设置在野外营地四周和衙门前。

④铁鹞：契丹称其披甲的精锐骑兵为铁鹞。因其驰突轻疾，象鹞子搏鸟雀，故称。

⑤束首就擒:一本"首"作"手",是。

⑥迴鞚(鞚控):调转马头。鞚,马勒。

【译文】

10从前,光州人李仁达,在闽国做官当元从指挥使,连续十五年没有得到提拔。闽主王曦时代,他反叛投奔了建州,殷主王延政任用他为将军。等到朱文进弑杀了王曦,他又反叛投奔到福州,向朱文进陈述攻取建州的计策。朱文进讨厌他这种反复无常的行径,就把他罢黜到福清居住。蒲城人陈继珣,也背叛殷主王延政投奔到福州,替王曦攻取建州出谋划策,王曦任命他为著作郎。等到王延政取得福州以后,二人都感到恐惧不安。

王继昌昏昧懦弱,不体恤爱护将士,将士们都怨恨他。李仁达暗中潜入福州,游说黄仁讽说:"现在唐兵乘着胜利的余威而来,建州孤立无援,形势危急。富沙王连建州都保不住,又怎么能来保福州呢!从前的王潮兄弟,只不过是光山的平民百姓罢了,攻取建州竟然易如反掌。何况我们又能遇到这样好的时机,自己谋求富贵,哪里还担心不如他们!"黄仁讽同意了他的意见。当天晚上,黄仁达等人带领甲兵冲进官舍,杀死了王继昌和吴成义。

李仁达想自立为帝,但又怕人心不服,他看到雪峰寺的僧人卓岩明一向被众人所尊重,于是就说:"这位僧人的眼睛是重瞳子,手长超过膝盖,是个真正的天子。"便和大家一起把他迎了出来。初三,立他为皇帝,脱下他的袈裟,给他穿上龙袍,戴上冠冕,然后率领将领和官吏们面朝北向他叩拜。不过还是把当年称为天福十年,派遣使者向晋朝呈送章表自称藩属。

王延政得知这一消息,就族灭了黄仁讽的全家,命令统军使张汉真率领五千名水军,会合漳州、泉州的兵马前去讨伐卓岩明。

11初九,杜威等各军在定州会合,任命供奉官萧处钧代理祁州的事务。十四日,各军进攻契丹,契丹的泰州刺史晋廷谦率领全州

投降。十八日，夺取了满城，俘虏了契丹酋长没剌以及他属下的士兵二千人。十九日，夺取了遂城。赵延寿的亲兵中有投降过来的人报告说："契丹主回到虎北口，听说晋朝夺取了泰州，又统率兵众大举南下，约有八万多骑兵，估计明晚就会来到，应该赶快作准备。"杜威等人一听害怕了起来，撤退到泰州防守。

二十二日，契丹兵到达泰州。二十三日，晋军向南撤退，契丹兵紧随其后。晋军到达阳城，二十四日，契丹的大部队压了过来。晋军与契丹兵交战，把契丹兵向北驱逐了十多里，契丹兵越过白沟退了回去。

二十六日，晋军排成阵列向南行进，契丹的骑兵像山一样从四面围了过来，各军奋力作战，进行抵抗。这一天，才走了十多里路，士兵和战马都饥饿疲乏。

二十七日，晋军到达白团卫村，埋设鹿角做成临时营寨。契丹兵把营寨包围了好几重，派出奇兵绕到营寨的后面切断了晋军的粮道。当天晚上，强劲的东北风刮了起来，破坏房屋，吹折大树；晋兵在营中掘井，刚掘到有水的地方，井围就塌了下来，士卒们只好连泥带水取出，用布帛加以拧绞出水，然后饮用，人和战马都很干渴。到天刚亮时，风刮得更厉害了。契丹主坐在一辆奚族所造的大车中，对他的兵众发命令说："晋军也只有这些了，应当把他们全部抓获，然后再向南直取大梁！"命令披甲的精锐骑兵在晋军营寨的四面下马，拔除鹿角往营寨中冲去，挥舞短兵器攻击晋军，又顺风放火，扬起尘沙，以助其声势。

晋军的军士们都很愤怒，大声呼叫着说："都招讨使为什么还不出兵，让士卒们白白送死！"诸将都请求出战，杜威说："等风势稍微减弱一点，再看看能否出兵。"马步都监李守贞说："敌众我寡，在风沙之内，难以看出双方兵力谁多谁少，只有拼力作战的人才能取得胜利，这场大风实际上是帮助了我们；如果等到风停了，我们也就全都没命了。"说完就大声呼叫："各军一齐击贼啊！"又对杜威

说："令公您好自防守，守贞我用中军去和敌人决一死战！"马军左厢都排阵使张彦泽召集诸将询问计策，大家都说："北虏占有风势之利，还是应该等到风转向了再与他们交战。"张彦泽也认为这话有道理。诸将退下去之后，马军右厢副排阵使太原人药元福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对张彦泽说："现在军中人马又饥又渴，情况已经十分严重，如果等风转向，我们就已经成俘虏了。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逆风出战，我们就更应该出其不意地抓紧发动攻击，这正是兵法上的诡诈之道啊。"马步左右厢都排阵使符彦卿说："与其束手就擒，不如以身殉国！"于是就和张彦泽、药元福以及左厢都排阵使皇甫遇率领精锐骑兵从营寨的西门出来攻击敌兵，其他将领也随后杀了出来。契丹兵后退了几百步。符彦卿等人问李守贞说："是带着队伍往来砍杀呢？还是一直往前冲杀，直到打胜为止呢？"李守贞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断无掉转马头的道理！应该长驱直入直到取胜为止。"符彦卿等人策马冲了过去，这时风势更加强劲了，天昏地暗，如黑夜一般。符彦卿等人统领一万多名骑兵纵横冲杀，呼喊之声震天动地，契丹兵被打得大败而逃，溃败的情势有如山崩。李守贞也命令步兵拔除鹿角出营作战，步兵和骑兵一同向前推进，把契丹兵向北驱赶了二十多里。契丹的那些披甲的精锐骑兵下了战马之后，仓促之间都难以再骑上去，于是纷纷丢下战马以及铠甲兵仗，丢得满地都是。

契丹败逃的散兵游勇一直逃到阳城东南面的水边，才渐渐集结成队形。杜威说："贼兵已经被吓破了胆，不能再让他们集结成队形！"于是派遣精锐骑兵向敌人发动攻击，契丹兵都渡水退走。契丹主坐在奚车上逃了十来里，后面追兵追得急，半路上得到一头骆驼，契丹主就骑上那头骆驼逃走了。诸将请求抓紧追击契丹主。杜威高声地对大家说："碰到强盗，侥幸不死，还想再向他索回衣物钱袋吗？"李守贞也说："两天来人马都渴得很厉害，现在得到了水拼命地喝，喝得大家脚步都沉重了，很难再追得上贼寇，不如保全实

力，撤回去。”于是就撤退到定州防守。

契丹主回到幽州，散失的兵卒渐渐回到了一起；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就杖打他的酋长，每人打几百下，唯独只有赵延寿得以幸免。

二十九日，各军从定州班师回来，诏令把泰州隶属于定州。

12 夏，四月，辛巳，帝发澶州；甲申，还大梁。

13 己丑，复以鄴都为天雄军[1]。

14 闽张汉真至福州，攻其东关。黄仁讽闻家夷灭，开门力战，大破闽兵，执汉真，入城，斩之。

卓岩明无他方略，但于殿上噀水散豆[2]，作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于莆田，尊为太上皇。

李仁达既立岩明，自判六军诸卫事，使黄仁讽屯西门，陈继珣屯北门。仁讽从容谓继珣曰：“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忠、信、仁、义也。吾顷尝有功于富沙，中间叛之，非忠也；人以从子托我而与人杀之[3]，非信也；属者与建兵战，所杀皆乡曲故人，非仁也；弃妻子，使人鱼肉之，非义也。此身十沉九浮，死有余愧！”因拊膺恸哭。继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顾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祸。”仁达闻之，使人告仁讽、继珣谋反，皆杀之。由是兵权尽归仁达。

15 五月，丙申朔，大赦。

16 顺国节度使杜威，久镇恒州，性贪残，自恃贵戚[1]，多不法。每以备边为名。敛吏民钱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货或名姝、骏马，皆虏取之；或诬以罪杀之，籍没其家。又畏

懦过甚，每契丹数十骑入境，威已闭门登陴。或数骑驱所掠华人千百过城下，威但瞋目延颈望之，无意邀取。由是虏无所忌惮，属城多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间，暴骨如莽，村落殆尽。

威见所部残弊，为众所怨，又畏契丹之强，累表请入朝，帝不许；威不俟报，遽委镇入朝，朝廷闻之，惊骇。桑维翰言于帝曰："威固违朝命，擅离边镇。居常凭恃勋旧，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5]，曾无守御之意；宜因此时废之，庶无后患。"帝不悦。维翰曰："陛下不忍废之，宜授以近京小镇，勿复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亲，必无异志；但宋国长公主切欲相见耳，公勿以为疑！"维翰自是不敢复言国事，以足疾辞位。丙辰，威至大梁。

17 丁巳，李仁达大阅战士，请卓岩明临视。仁达阴教军士突前登阶，刺杀岩明。仁达阳惊，狼狈而走；军士共执仁达，使居岩明之坐。仁达乃自称威武留后，用"保大"年号[6]，奉表称藩于唐，亦遣使入贡于晋；并杀岩明之父。唐以仁达为威武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名弘义，编之属籍。弘义又遣使修好于吴越。

18 己未，杜威献部曲步骑合四千人并铠仗，庚申，又献粟十万斛，刍二十万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献骑兵隶扈圣，步兵隶护国，威复请以为衙队，而禀赐皆仰县官。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节钺，帝许之。

19 唐兵围建州，屡破泉州兵[7]。许文稹败唐兵于汀州，执其将时厚卿。

20 六月，癸酉，以杜威为天雄节度使。

21 契丹连岁入寇[8]，中国疲于奔命，边民涂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述律太后谓契丹主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曰："石氏负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谓其群下曰："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

桑维翰屡劝帝复请和于契丹以纾国患，帝假开封军将张晖供奉官，使奉表称臣诣契丹，卑辞谢过。契丹主曰："使景延广、桑维翰自来，仍割镇、定两道隶我，则可和。"朝廷以契丹语忿，谓其无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谓李崧等曰："向使晋使再来，则南北不战矣。"

22 秋，七月，闽人或告福州援兵谋叛，闽主延政收其铠仗，遣还，伏兵于隘，尽杀之，死者八千余人，脯其肉以归为食。

唐边镐拔鄂州，查文徽之党魏岑、冯延巳、延鲁以师出有功，皆踊跃赞成之。征求供亿，府库为之耗竭，洪、饶、抚、信之民尤苦之。

延政遣使奉表称臣于吴越，请为附庸以求救。

23 楚五希范疑静江节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惧，称疾求归，不许；遣医往视疾，因毒杀之。

【注释】

①复以邺都为天雄军:罢天雄军在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即公元923年。

②噀(xùn 迅):口含水而喷出为噀,是为厌胜而作的一种法事。

③从子:指闽王王延政的侄子王继昌。

④白特贵戚:杜威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妹妹宋国长公主的夫婿。

⑤疆埸(yì 易):疆界。

⑥用"保大"年号:保大为南唐中宗李璟的年号,是年为保大三年,即公元945年。

⑦泉州兵:即由董思安、王忠顺所率领的来支援建州的泉州兵。

⑧连岁入寇:契丹入寇自去年正月攻陷贝州始。

【译文】

12 夏,四月,十六日,皇帝从澶州起程;十九日,回到了大梁。

13 二十四日,重新把邺都改为天雄军。

14 闽国的张汉真到了福州,攻打福州的东门城。黄仁讽得知自己的家人已被族灭,就打开城门,拼力死战,把闽兵打得大败,活捉了张汉真,然后进入城内,把他斩首。

卓岩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方略,只是一味地在殿上含水喷酒,撒布豆子,作各种法事而已。又派使者到莆田去把他的父亲接到宫里来,尊奉他为太上皇。

李仁达在扶立卓岩明为帝之后,自己亲判六军诸卫事,让黄仁讽驻扎西门,陈继珣驻扎北门。在一次闲谈中黄仁讽对陈继珣说:"人之所以是人,就在具备了忠、信、仁、义的德性。我前不久为富沙王立过战功,中途背叛了他,这是不忠;人家把侄子托付给我,而我却和别人一道把他给杀了,这是不信;近来和建州兵交战,所杀的人都是家乡的旧相识,这是不仁;抛弃妻子儿子,让她们被人像鱼肉一样宰割,这是不义。我这一辈子总是随波逐流,即使死后也会有余愧的!"说完,就捶胸顿足地痛哭了起来。陈继珣说:"大丈夫就是为了追求功名,哪里还能顾及到妻子儿女!应该把这些事搁在一

边，不要因此招惹灾祸。”李仁达后来得知了这件事，就指使别人诬告黄仁讽、陈继珣要谋反，把他俩都杀了。从此兵权都归李仁达掌握。

16 顺国节度使杜威，长期镇守在恒州，生性贪婪残暴，仗着自己是贵戚的关系，干了很多违法的勾当。他常常借着防备边境的名义，聚敛官吏和百姓的金钱布帛，以充实自己的库藏。富裕人家如果有珍宝或绝色女子、骏马，他都要强取过来；或者诬加罪名，把人杀了，再抄没他的家产。另一方面他又特别胆小懦弱，常常只有契丹的数十名骑兵进入辖境，杜威就已经关闭城门，登上城墙躲在矮墙的后面了。有时只有几个契丹骑兵驱赶着他们所掠得的成百上千个华人经过城下，杜威也只是睁大眼睛，伸长脖子，呆呆地望着他们走远，一点出城拦截的意思都没有。正因为如此，北虏才得以肆无忌惮，辖区下的城池很多都被北虏所血洗，杜威最终也没能派出一兵一卒去解救他们，千里原野，暴露在外的尸骨像野草一样，一望无际，村落稀见，全都成了废墟。

杜威眼见辖区内残蔽败落，自己被民众所怨恨，又害怕契丹的强盛，就多次上表请求入朝，皇帝没答应。杜威等不得朝廷的正式答复，就突然地撇下军镇入朝去了，朝廷得知这一情况，感到非常吃惊。桑维翰对皇帝说：“杜威执意违抗朝廷使命，擅自离开边疆重镇。平日又依仗是元勋旧臣，无理要求朝廷对他宽容，但到了边疆多战事的时候，他却没有一点保疆卫土的决心；应该乘这个机会把他罢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给今后留下祸患。”皇帝听了这话不大高兴。桑维翰又说：“陛下如果不忍心罢黜他，就最好让他负责靠近京师的一个小军镇，再不要委任他负责大军镇了。”皇帝说：“杜威，是朕的近亲，一定不会有反叛的思想；只是宋国长公主急切地想他们夫妻相见而已，公就不要再多加猜疑了！”桑维翰从此以后不敢再谈论国家大事了，借口脚有毛病，辞掉了职位。二十一日，杜威到了大梁。

17 二十二日，李仁达大规模地检阅战士，请卓岩明亲临视察。李仁达暗中叫军士向前冲上台阶，刺杀了卓岩明。李仁达表面上装作很吃惊的样子，狼狈地逃走了；军士们一起把李仁达捉了回来，让他坐在卓岩明所坐的位子上。李仁达于是自称为威武留后，使用"保大"为年号，呈奉表章向唐国称藩属，同时也派遣使者向晋朝进贡；并且杀了卓岩明的父亲。唐国任命李仁达为威武节度使、同平章事，赐给他名字叫弘义，把他编入到李氏族谱之中。李弘义又派遣使者去和吴越国建立友好关系。

18 二十四日，杜威向朝廷进献他的私人部队，步兵和骑兵共四千人，以及这些人的铠甲仪仗，二十五日，又进献粟米十万斛，草料二十万束，说这些东西还在恒州。皇帝把他所献的骑兵隶属于扈圣，步兵隶属于护国，杜威又请求把这些步兵和骑兵拨给他作衙门的卫队，而这些人的供给和赏赐却仍然都靠皇帝负责。杜威又叫公主告诉皇帝，要求授给他天雄军的符节和斧钺，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

19 唐国的军队包围建州，多次打败泉州兵。许文稹在汀州打败了唐国的军队，活捉了他们的将领时厚卿。

20 六月，初九，任命杜威为天雄节度使。

21 契丹连年对内地发动入侵，中国方面疲于奔命，边疆的百姓生灵涂炭；契丹的人口和牲畜也死了很多，国人对战争已感到厌恶和痛苦。述律太后对契丹主说："假如让汉人来做我们胡人的主人，可以吗？"契丹主回答说："不可以。"太后又说："那么你为什么还一心想当汉人的主人呢？"契丹主说："姓石的忘恩负义，令人难以容忍。"太后说："你现在虽然获得了汉人的土地，但是却不能住在那儿；以后万一有个闪失，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又对她的群臣说："汉家儿郎又哪一天睡过安稳觉！自古以来，只听说汉人主动和藩，从没有听说过藩人去主动和汉的。汉家儿郎果真能够回心转意的话，我又何必不跟他们谈和呢！"

桑维翰多次劝说皇帝再向契丹请和，以缓解国家的灾患，皇帝任命开封府军将张晖为供奉官，派他到契丹去奉表称臣，用谦卑的言辞对晋朝以往的罪过表示道歉。契丹主说："让景延广、桑维翰亲自来，再割让镇州、定州两个道隶属于我，才可以讲和。"朝廷听契丹的口气非常蛮横，认为他是无意讲和，只好作罢。到以后契丹主进入大梁时，他对李崧等人说："当初假如晋朝再派使者来一次的话，那么南北双方就不会再打仗了。"

22 秋，七月，闽人有人逐告福州的援兵要阴谋叛变，闽主王延政收缴了他们的铠甲和兵仗，遣送他们回去，但却在险要的地段布下伏兵，把他们全部杀掉，被杀死的一共有八千多人，把他们的尸肉做成肉干，带回来当作食物吃。

唐国的边镐攻克了鄂州，查文徽的党羽魏岑、冯延巳、冯延鲁看到出师有功，都踊跃地赞成出兵这件事。为了满足军用而调拨军需物资，把府库的储备都消耗光了，洪州、饶州、抚州、信州的百姓尤其深受其苦。

王延政派遣使者向吴越国奉表称臣，请求做它的附庸，以求得救兵。

23 楚王马希范怀疑静江节度使兼侍中、知朗州马希杲在当地得民心，就派人去暗中监视他。马希杲害怕了起来，推说有病，请求回朝，楚王不答应；并派医生去看他的病，乘机把他毒死了。